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L18/06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二四冊目次

## 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

〔明〕陳許廷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春秋揆略一卷

〔明〕黃道周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三

春秋實錄十二卷

〔明〕鄭來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九一

春秋纂四卷提要一卷叢說一卷

〔明〕朱之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二六四

麟旨定十二卷

〔明〕陳于鼎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四一八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

〔明〕陳許廷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

典略十二卷》提要

春秋左傳典略序  
春秋何昉乎折四  
涼象政中和曰舉以為  
名爾迺左氏則緣象魯  
史而鑄績粉黼之相與  
比其言語謀議之得失  
稍用吾法而為春秋  
翼蓋古今稱事辭者  
宗焉是以綜學務博取  
裁約也飭練務精抉理

數也數則典約則略鹽  
官陳靈茂左傳共畧所  
絲標指乎其觸額衿冰  
假借譯況不貴依樣貴  
創不索圖圖貴駁所謂

張序二

創者效者樞紐經史觀  
交龜魚或搜討九丘八索  
必已敝或印證圖識齋  
諧所未備友不紆縲乎本  
字不妄舒其藻吹霜歆

露寒暑筆端騰褒裁  
賤萬古魂為辟請天地  
之寂缺也為輪楫以通  
之為丘陵為川瀆為甄陶  
為者也為文章以補之

張序三

銘治估撰不啻就函美  
盪也其纂組比級不啻  
追氏梓人也其搏空奪多  
不啻神君氣為也其挾左  
傳者爭西康成車後宗



之林周諸君不免蒼  
塢囊之穢有如典略之真  
而辨實而澤宕而媚于度  
累累惻惻綿綿延延卒  
至得其儲胥者乎每讀於

張序四

子莊生注鄒子水經往東  
坡易傳佛詩外傳曾不  
知忙何處落解系你  
有味乎典略一編恍乎蒸  
採海濱不五味而味也若

之暑晝夜之而四時而時  
也靈義名家子後先所  
著書雖異而年弱力強  
精神廣大才足以儲饒  
之識足以刺割之於義不

張序五

必排故能出型法不為吊  
詭孤孕奇緣蹄雖術明  
微在府雖佳俸審後生無  
敢添其標榜試殿之洞庭  
岫嶺之間吾知龍威土人

必且虛焉以抱之抱雲以  
後之不亞也檢玉書也  
寧渠大劫通國舉以翼  
左氏以翼春秋

華亭張昂之題



卷之六

春秋左傳典略序

左氏之膏馥乎曩茲也以豔  
以富以巫字必靚持篇必冶  
昧如璧斯羨壹不知肉好倍  
也曰豔道篇盪流碎乘恠

叙一

牒衰絡紫筭伴懷鈿僦費  
無挈甌也曰富描鬼繪夢  
落雉闕猴擊短扶長滿譚  
紹設驅掉五寸不律顓鼓  
而俵舞風僊：手卜夜不



休也曰巫匪巫不稱豔富詩  
巫解者可與讀旨史可與  
旁魄羅狩訟伐同異而不  
詭乎宗止者謝氏辨証鄭  
氏博議種軍鮮足百人墮莊

叙二

語詰習也邈矣征南踵起廓  
抵者為監官陳靈茂典略  
矢諦淵玄籀義虛白而  
以藻響導指歸辨紛解  
願不減詩之韓傳易之焦

林也鴻秘如許則昔之確魁  
鼠準龍雉畫地就圖捫碑  
暗疏者夫復何恠巫而艷而  
富之三與膈早已伐毛洗髓  
不作優孟抵掌是編也張

叙三

征南以張旨史其環奇  
辟聲之觀哉  
崇禎己巳上冬長水禪貞  
默撰註書



春秋左傳典略目序

先文選著五經疑詩與春秋稍已散佚。廷不及闕其全。間欲續成而未遑也。今夏偶取內外傳合高淑兩家衰序之。使事義斷章頭訖條屬。一切本左氏爲要。裨以兩家裨益焉。衰序且竟。因愾然于三傳之迭爲廢興也。雖傳聞親見。污隆異揆。然晉唐以還。崇獎盲史。鮮復病其膏肓者。繫征南之力。爾武子塵標牙韻。未能度越晉人。邵公條例十有七。春秋左傳典略 目序

年。無抹二創。大抵促數耗矣。獨征南於左氏。蒐伐遐異。騁驚極博。微彰顯幽之宏致。徑屈覆逆之殊情。分條同貫。比義合要。皆弋其的。而洞其趣。夾滌稱之。雖義氏緯天。夏后鉢水。允哉無以尚也。長夏餘閒。往復其解。心乎愛之。不自揆茹私。更裨益焉。於約而盡者。疏其旨。於辨而裁者。類其微。於岐而不害者。綴其異。演以靈緯。嚴以鄙裁。其見聞傳聞。淳耀今古者。不敢牘而登之也。目之曰典略。凡十

有二。弓竊愧鬼瑣多蕪。闌單失力。不能揚推左氏。劉異味。闕異境。鼓芳風。以扇遊塵。方駕唐杜。淳耀今古。如味之首腊。柔嘉。嘗將可以動指。如竟之靈竊絕異。遊目可以虞懷。使迴環之者。觀我垂願。肝其駭矚。猶冀千秋而後。丕淮燒策。未施精靈。習其讀。問其傳。闕武庫而興美哉之憾。討先文選之散佚。劉覽於是。而以爲中達之尊。晉語曰。咫聞則多。或非讐言爾。

春秋左傳典略 目序

崇禎二年歲在玄枵。辰在壽星。浙浙陳許。延靈茂甫。識於一笑山之桐臺。



春秋左傳典略目

隱公一十六則

桓公一十一則

莊公一十六則

閔公二則

僖公二十五則

文公一十五則

宣公九則

春秋左傳典略

總目

成公一十六則

襄公二十六則

昭公三十一則

定公九則

哀公九則

共一百八十五則

春秋左傳典略一

隱公起已未盡已巳凡十有一年

○春秋魯史記之策書也

○鉤命決

○重耳

○援神契

△范武子曰

○不書即位攝也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目

△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蒐苗獮狩以昭文章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考仲子之宮

△節八音行八風

△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鄭忽逆婦先配後祖

○大雨霖以震

鄭伯使詎射穎考叔者

羽父使賊弑公于爲氏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二

春秋左傳典略一

隱公

明浙濟陳許廷著

春秋魯史記之策書也。遵周公之典以敘事。故韓起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鉤命決曰。春秋二尺四寸書之。

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受端門之命。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而修春秋。以正七缺。九月而成。卜之以夏殷之易。得陽豫之卦。丘明爲之傳。晦菴曰。左丘明是箇俗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以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張蒼。至賈太傳。作傳訓故。自是以來。習其傳者。儒林詳焉。重耳之有霸心。起於曹衛。句踐之有霸心。起於會稽。春秋之修。憤發於陳蔡。故夫子曰。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

援神契曰春秋三際以九九為限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際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為一際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為一際辭所繇異也

范武子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

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說公羊者以周王筆者皆斤為俗儒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

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孔

子讀春秋老聃踞龜觚而聽其猶在君子之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二

不書即位攝也元年正月

魯隱讓國賢君故為春秋之晉所以不入頌者僖

公有季孫行父為之請命於周使大史克作頌所

謂名生於不足也隱之讓德也隱桓弑械成誰為

之請乎

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二年九月

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為有廉恥之心不欲

自言娶婦故卿為君婚必稟君母之命君母之命

無通於外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

言使言使

蒐苗獮狩以昭文章五年春

蒐甸大司徒植表貉祭司徒北面誓小子斬牲以

左右徇陳誓曰無干車無自后射立旌遂圍禁旌

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既誓鼓而圍之誘鰌

獸以其所食之物火之火弊獻禽以祭社苗如蒐

之鴻車弊獻禽以享祔獮田設弧張以扁緇之以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三

靈鼓毆之羅弊致禽以祀祔狩以旌為左右和之

門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

主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諫徒乃弊致禽饁獸於

郊入獻禽以享烝天子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

白以卽戎水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太白殷之

旗大麾夏后氏之綏也太白以虎上威大麾以日

月上明甸田也貉讀為禡立旌者軍吏各率其士旌以



走之也。祭虞衡守禽之屬禁也。解仆也。田止。則仆。假馬獲禽所算之籌也。蒐主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弊止也。車行遲取數少用車示取物希也。靈鼓六面鼓羅罔也。祊方也和軍門也。師克在和故和為壘門教戰訖次序出和門也。疾雷擊鼓曰駭。譟譟也。偽泰誓曰前師乃鼓。譟譟謂勝敵而譟也。饁獸於郊因田過郊之神位而饁之。冬夏田主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四

在內龍驤也。白黑雜色條讀為條前讀為蕝。淺黑也。淺黑飾章為美。鵠色飾章為騶。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五年春

晉侯非有大無道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薨。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不必淫刑酷罰厚賦浚斂。爲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餒。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之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

也。揚水之卒章告之深矣。

考仲子之宮

五年九月

子夏曰。繼母如母。何以如母。繼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鄭玄曰。因猶親也。繼母配父卽是胖合之義。隱成父志爲別立宮。君子以爲不違而道。仲子生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石經古文虞作效魯作表。手文蓋似之。

節八音行八風

五年九月

春秋左傳典略

隱公

五

八風八卦之風。乾音磬其風不周。坎音鼓鼗其風廣莫。艮音匏笙其風融。震音管簫其風明庶。巽音柷敔其風清明。離音琴瑟其風景。坤音墳其風涼。兌音鐘鐃其風闐闐。匏笙亦以竹爲之而與竹異音。

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八年三月

尚書中候曰。昔者聖主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禮緯曰。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於泰山。考績柴燎。

禪于梁甫。尅石紀號。陳子曰。王靈板蕩。肆覲不飭。赤緹駁于土華。蒿柱圯于絕壁。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已不奉謀主之正朔矣。伯南之釋祊。易許不已銳乎。

八年四月

鄭衆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爲誣其祖。然昏禮婦車至門。卽陳同牢之饌。無祭祀事。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三月廟見。然後宜配。然昏禮親迎之。

隱公

太

夕衽席相連禹娶塗山四日娠啓不待三月故杜  
知先逆而後告廟也

九年三月

積風成雷。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正月必雷。雷不正聞惟雉先聞之。先雷三日奮木舌以令兆民。戒其容止。畏天威也。何休以公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爲弟守國不尚推讓行微不肯。皇天降災雨雪震電。

不義也  
子辭成  
詩文也  
心曰  
微不肖  
又曰賢  
君若見  
此

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返國於當璧致所

十一年七月

詛盟之細犬雞者。或犬或雞。非竝用。刑牲祝神。加之殃咎。例用一牲。不用二也。

十一年十一月

董狐書趙盾弑君。夫子謂之良史。隱公見弑。則書  
薨。策書所諱。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蓋爲人臣  
者。或心實愛君。爲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彰賊名。

公

七

聖賢兩通其事而已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辟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臣其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諱惡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刎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言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也

春秋左傳典略二

桓公起庚午盡丁亥凡十有八年

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案鑿

冕

戰于緇葛

凡祀啓蟄而郊

淳于公寔來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目

子同生接以入牢

公問名於申繻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高渠彌弑昭公

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春秋左傳典略二

明浙許陳許廷著

桓公

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二年四月

清廟雖華以葺屋示儉玉輅雖貴以蒲席示質路

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

曰路車巾車五路玉路爲大凡大朝覲大享社凡

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左右有几優

至尊也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績

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

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表貉則設

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

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喪事仍

几

依其制如屏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純緣也纁席

削蒲藟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次席桃枝。席有次。刳成文。昨讀曰。酢國賓。朝聘者。柏。梓。宇。磨滅之餘。敦讀曰。燾。棺在殯。則梓。燾既空。則加。見皆謂覆之。雖合葬及同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仍。因也。

案鑿

案明齊也。以玉器盛之。謂之玉齋。六案。黍稷稻粱。麥苽也。九章算術。采率五十爲米。二十四曰鑿。一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二

作穀

冕

冕。俛也。後高前下有俛形。在上位者。易失於驕。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

戰於繻葛 五年秋

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反覆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莊公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

蓋忍之至也。故春秋書鄭伯克段於鄆。而丘明謂之鄭志。王貳於號。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抗兵中原。射王左肩。嗚呼。其忤心發於中。卒不可蓋。此。凡祀啓蟄而郊。五年春。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冬至祭於圓丘。祭天皇大帝。北辰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三

之星也。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五德之帝。周人木德。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耳。春秋緯文耀鉤曰。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昊天上帝耀魄寶也。稷感靈威仰而生。契感汁光紀所生。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感精符曰。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滅翼者。斗滅斗者。參滅參

者。虛滅。虛者。房。堯。翼。之。星。精。赤。帝。也。舜。斗。之。星。精。黃。帝。也。禹。參。之。星。精。白。帝。也。湯。虛。之。星。精。黑。帝。也。文。王。房。之。星。精。蒼。帝。也。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天。子。使。史。角。來。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爲。墨。翟。之。學。夏。正。用。郊。亦。借。自。東。周。耳。

淳于公定來

六年正月

寄公爲所寓。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子。夏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四

言與民同也。恤恤于湫乎。攸乎。何嗟及矣。

子同生接以大牢

六年九月

接讀爲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爲子接母。故記稱接子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

公問名於申繻

六年九月

王后腹之七月。以金銀退之。而就宴室。所以肅戒也。太史持同。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太子生而泣。太師縕瑟而吹。同曰。聲某律。太

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以生之辰合律以卜之。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六年九月

卒哭乃諱。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卒哭之後。以鬼神事之。自父至高祖皆諱。諱名不諱字也。禮詩書不諱。文王名昌。詩歌克昌。醢有昌本。周公皆不以爲諱。但言及於君。無敢斥之耳。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五

高渠彌弑昭公

十七年冬

韓子曰。君子言知所惡者。非多其知之明。而嫌其心之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於早誅焉。以及於死。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昭公知其惡。而不能行其誅。使渠彌邀倖於險危。身受僇尸之殃。所以厲人主自斷於強也。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十八年四月。鄭太子辭師昏。而魯人拜檜幹之賜。姜安所不愜。



於桓。譖而戕之。豈隱之殺。實不逞於鬼神。墨墨報報。若迷亂乃志。以快其毒。與抑齊大非耦。桓乘時篡竊。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昏媾以來。惟姜是聽。平意魯軌。本暗夫姜。雖姪女子。有狡焉之心。自恨辱於凡庶之手。如晉羊后之語。羯曜也。若之何。如楚王之妻媚也。

春秋左傳典略

桓公

六

春秋左傳典略三

莊公起戊子。盡己未。凡三十二年。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萊王姬之館

○楚武王將齊

○恒星不見夜明也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卑比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一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同盟於幽

、饗醴

△有臺

△樂及徧舞

、王予號公爵

、庭實玉帛

○○晉侯盡殺羣公子

○有神降於莘

△醜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目

二

春秋左傳典略三

明浙濟陳許廷著

莊公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元年三月

殷公不念母不為不孝曼姑距蒯瞶不為不順朱  
絲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  
行於下

築王姬之館 元年秋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一

天子聘后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令與后家  
為禮王姬下嫁亦如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故  
曰公主莽更之曰室主未之勸學於三禮也安石  
欲稱宋姬為雷為火胡不辨姓耶

楚武王將齊 四年三月

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熊達始僭  
稱王自號為武武非謚也禮王齊則食玉屑玉陽  
情之純致齊之時居於路寢思其笑語志意恐起

動多研玉屑食之以禦水氣楚爲小國僻陋在夷  
武王始起其衆未有代德而僭用王章陳兵授師  
志意盈滿齊而心蕩是不能思成也故鄭曼亦自  
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

恒星不見夜明也 七年四月

參伐狼注之宿西南之維候周四月昏當見而不  
見者狼注南方火土禮參伐西方金主義周人榮  
奢改葬桓王衛朔貞茲舍不卽罪之類應也汲冢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紀年書天再旦左氏以爲夜明再旦則曲而不中  
夜明則稱而不隱經曰夜恒星不見春秋之義稱  
而隱曲而中矣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七年四月

周四月夜半房心見於虛危斗房爲明堂心爲天  
王虛危夾鳩氏之分夜中星實不及地而復齊桓  
行霸復興王室之象兄星之隕宜無雲蔽時乃陰  
雨雨內見星異數多也

臯比 十年六月

武王克殷倒載干戈蒙以虎皮名之曰鉞案字或  
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他書未聞其義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十一年五月

兵事尚神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告命三日以上  
舉書其次此周公之典也王師敗績亦周公舊凡  
周公制禮理包盛衰故周禮載大喪及王師不功  
之事舊凡有敗績之文丘明申其義例也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三

同盟於幽 十六年十二月

許男爵也不以周班後曹滑者春秋序會以國大  
小爲衰不以爵不以同姓也夏后氏貴爵周人貴  
親殷人貴富孔子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饗醴 十八年春

醫也者釀鬻爲醴醴猶體也汁滓一體也公酒五  
齊一曰泛齊成而泛泛然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盎  
猶翁也翁翁然蔥白色四曰醴齊成而紅赤也五

曰沉齊萍沉也三者差清矣泛醴尤濁饗禮先置醴不忘古也

有貳 十八年秋

水蟲爲災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涿擊土鼓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以牡棒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歿淵爲陵文姜曰小童命在天非短孤罪盡愴我爲

棒讀爲枯穿枯榆爲孔以象牙爲十字貫之浮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四

水中也

樂及徧舞 二十年春

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林鐘舞大夏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黃帝曰雲門大卷堯曰大咸以黃鐘之鐘與大呂之聲爲均者據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黃鐘子之氣也

十一月建焉則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阨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沉無射戌之氣也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五

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是其子與辰合也黃鐘律之首雲門樂之尊故以其舞協律陽律以竹爲之管陰律以同爲之管舜置八伯巡狩其方各貢兩伯之樂東岳陽伯之樂舞佺離歌折陽儀伯之樂舞鸞哉歌南陽南岳夏伯之樂舞謨或歌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歌朱千西岳秋伯之樂舞蔡傲歌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歌歸來北岳冬伯之樂舞齊落歌綬

綴虞伯之樂舞寒日歌受終樂以其方奏亦未嘗偏舞也

詩曰以雅以南南亦舞名也周德先致南方巢伯來朝故以象胥通譯四夷言南可以兼三方也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昧四夷之始且以木德王故也虞傳云陽伯之樂舞株離孝經鉤命決以爲西夷之樂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耳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已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六

鵜尾楚也午鵜火周也未鵜首秦也申實沉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姬訾一名豕韋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

王子號公爵

二十一年夏

一升曰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寡也三升曰解解適也四升曰角觸罪過也五升曰散飲不自節也總曰爵其寔曰觴觴酌也服虔曰爵醕也所以醕盡其材也

庭實玉帛 二十二年春

凡侯氏入覲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韞乃朝以瑞玉有纁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記曰偏駕不入王門裨之言裨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釋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七

幣于行主告將覲也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授王人於外王不使人受馬主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晉侯盡殺羣公子

二十五年冬

子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

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桓莊之族夫非封君之諸父昆弟乎。蘭氏之根。蔭氏之苞。聚而熾焉。以除其偏也。殺人子多矣。卒也口牙交梓抑及此。豈非天乎。

有神降於莘

三十一年七月

外傳所稱構杙夷羊驚鷺物之異者何以云神吳

春秋左傳典略

莊公

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或其類也

醢 三十二年七月

鷓鴣雄曰運口雌曰陰諧因酒毒人故字或爲醢。晉石崇爲南中郎得鷓鴣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鷓鴣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燒於都街山屏破水駭雞能解醢毒

春秋左傳典略四

明浙許陳許廷著

閔公

衛懿公好鶴

二年十二月

浮丘公曰鶴者羽族之宗長僊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亦睛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高腳疎

春秋左傳典略

閔公

節則多力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

歸夫人魚軒 二年十二月

魚海中獸其皮雖經年海水將潮毛皆起潮還則復如故在數千里外與潮自相感其皮背有斑文腹純青可以文器



春秋左傳典略五

僖公起壬戌盡甲午凡三十三年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

○○漢水爲池

○○觀臺望雲

、輔車唇齒虞虢之謂

臘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耄老

○夷吾無禮

○沙鹿崩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六鷁退飛過宋都

○六畜不相爲用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金鼓以聲氣也

、楚子入餐於鄭加邊豆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展禽

○鞭七人貫三人耳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背惠食言

○愷以入于晉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介葛盧聞牛鳴

○般有二陵

、秦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春秋左傳典略五

明浙許陳許廷著

僖公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四年春

威公之功德莫大於帖荆時荆強大卒暴征之勝未可命也先犯其與國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不采阻常武而以文德柔之善勝者不戰也經再言盟者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必有美者焉

漢水為池 四年夏

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東漢則禹貢之導漢自嶓冢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其源出於西和州微外與涪水合入於江

觀臺望雲 五年正月

分至啓閉視日旁五雲之物降豐荒之祲象黃為豐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和之美者揚雲之雲其色紫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鼎如斧下如蟠石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荀子曰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元命包曰陰陽聚為雲五合慶三合商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注以露布散者其國尚武文采者則露凝重也輔車唇齒虞虢之謂 五年秋

輔頰也易咸其輔頰舌車領車牙所載也內皆為車外頰為輔武王封虞仲之庶孫以後虞仲處中

周爲西吳。周公學於號叔散。宜生學於太公酌。酒切肺除師學之禮。約爲朋友。

臘。

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苦陰勝。故以戊日臘。戊者。溫氣也。或曰。臘者。接也。漢家火行衰于戊。故曰臘。食新曰臘。臘一曰離臘。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七年秋

夏后氏作禹貢。商伊尹作獻令。成周之會。亦夾陰。

春秋左傳典略

卷公

三

羽以受贊。齊管仲賀獻於周。乃城陰里而環菁茅之封。大約方物致貢有九。一曰祀貢。菁菹茅匭。三牲魚腊。鰓之菁。盧牛封麓。輝玆海物。屈天地之美也。二曰嬪貢。壓綵猷泉。江歷照貝。姊妹之珍。翡翠之羽。三曰器貢。厲砥磬錯。浮磬怪石。鍊枝蘭鼓。形弓檠。磐間象之旌。魚支之鞞。鮫肢白旄。四曰幣貢。織貝文皮。石壁圭瑗。歆琮玄縑。碧璽瑱。青馬乘。黃玃白象耳。橐駝白玉駒。駼駼駼。五曰材貢。鄂桐。

岱松。樅幹。栝柏。篠簜。箇輅。六曰貨貢。瓊鐵銀鏤。蟬。

珠。金錫。瑤琨。琅玕。丹青。蜃貝。文犀。象齒。龍角。火龜。

七曰服貢。玄纁。璣玕。絺紵。織纈。虎豹狐狸之紕。罽。

八曰旂貢。夏翟。揚鷺。臯雞。孔鳥。茵鶴。短狗。露犬。白。

鹿。大麋。青狐。九曰物貢。橘柚之包。渠展之鹽。遼東。

之煮。禺禺。海蛤。蟬蛇。大蟹。

耄老。九年夏

耄鐵也。老人面如鐵色。六十七八十無正文。

春秋左傳典略

卷公

四

夷吾無祀。春秋

馬融曰。共世子惡傷父之志。不自明而死。夷吾改。

葬。以旌父過。故曰無禮。非第以賈君故也。

沙鹿崩。十四年八月

蓋嘿然襲于地中。漢書載晉史之卜曰。陰爲陽雄。

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

女。與王氏土也。陰也。劉氏火也。陽也。陰數六十四。

陽數五。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十五年九月

幽陰之惡非法令所得繩也。其人尊貴非刑章所能加也。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章其事以大震穢行之人。神道助教此故為深。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兌下之睽

三三兌下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

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

春秋左傳與略

傳公

五

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

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十五年十月

兌為羊離為戈兵震變為離刺羊之象三至五有

坎象坎為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震為竹竹為筐

震變為離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不實坎為月

月生西方故為西鄰坎為水兌鍾水坎責之澤澤

償水則竭故不可償兌為金離為火金火相遇而

相害故無助姬姓火羸姓水離遇坎故敗姬震為

龍諸侯之旗離之震故焚旗震為車車遇坎故脫

輻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則克故不利行師

震為木離為火火動還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故

敗於宗丘坎為弓故張弧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

我姪者我謂之姑故姪從姑

六鷁退飛過宋都十六年正月

物或以火化或以風化東方之鹽以火化西方之

鹽以風化鷁雌雄相視而孕化以風者也風師曰

春秋左傳與略

傳公

六

蜚廉應劭曰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鷁者或蜚廉

之類其逆行於吼天正傲客之恒好豈知以折傷

奔厲譴告人君乎故曰非吉凶所生凡鳥之死皆

散於風鳳曰靡鷁曰吡

六畜不相為用十九年夏

房為馬祖祭之者不用馬馬主天駟牛主天苑又

有天雞天狗天豕之星蓋六畜各有其祖也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二十二年十一月



屈於不知已。感槩

展禽 二十六年春

展禽名獲。柳下其采也。莊曰。柳下季季五十字禽二十字。

鞭七人貫三人耳 二十七年秋

貫如貫魚之貫耳。助句也。正義亦作此解。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二十八年三月

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爲六百跳。杜言百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九

猶勵言每跳皆勵勉爲之

背惠食言 二十八年三月

食消也。爾雅曰。食僞也。

愷以入於晉 二十八年七月

兵樂曰愷。師有功。元帥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

獻於社。執律所以聽軍聲也。夫吹律以知吉凶。聞

聲而審勝負。有虔秉鉞。故六軍威之。此建旆之時

事也。故兵志曰。出軍之日。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

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

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

弱。少威明。乃疏軍還軫。猶躬執戎兵。占風驗律。其

於繫建倒載之旨。何居。蓋兵象消與不消。氛沴釋

與不釋。生氣復與不復。易移奪於外。寧之始。斯役

不踰時而猶愆於同律之聽。甲兵之耀者。徵歟。

介葛盧聞牛鳴 二十九年冬

服不服。不服之獸也。其役有貉。隸征東北夷。所獲

春秋左傳典略 僖公

十

者。通獸言。東夷所獲者。曰夷隸。掌與鳥言。以八律

之音。聽禽獸之語。周衰。官失之矣。

天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

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

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孕觀

之鷁過都。伯姬大祥。焚巢之鳥。咩毫。四國未火。木

母振條。衆鳥夾日。南風改服。此乃上天之所使。自

然之明符。在昔秦祖。以功受封。公冶公明。表於傳

志玄王之燕卯起家。文考之丹書受命。何有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叶同律。自非斯倫。猶季路之於生死也。

穀有二陵 三十二年冬

其阨道在兩穀之間。山高而曲。參差相嶽。魏武惡其險。討蜀時。更開北山。高道何休云。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秦過北門。左右免胄而下。三十三年春。

春秋左傳典略 傳公

十一

兵車之法。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呂氏春秋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

秦者隴西谷。名周孝王邑。非子於秦谷。

春秋左傳典略六

文公起乙未。盡壬子。凡十八年。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宋鄭上祖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趙盾將中軍。趙衰趙盾。孰賢。

穆叔如莒。爲仲逆已氏。自爲娶之。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一

鄭驥由是遂亡

交綏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有星孛入於北斗

飾棺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渾敦窮奇。機饗饗。



春秋左傳典略六

明浙濟陳許廷著

文公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二年四月

不復書公直言及晉處父盟若言魯之賤人往與之盟也魯之賤人不合書名舉其所爲之事而已言及不言名是微人之常稱也以微人常稱與處父爲偶若處父亦賤也魯以微人敵微人直也晉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以卿敵公不直也如此書經者以魯之直厭晉之不直也然則不貶處父稱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畱其名所以惡處父也

宋鄭上祖 二年八月

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卑統下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 六年秋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玄曰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也周禮安在烏行而求之乎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六年冬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二

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卿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迴

心於左右政之。批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雖朝於廟。則如勿朝。故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也。

趙盾將中軍 七年夏

禮緯曰。庶長稱孟。適長稱伯。慶父。長庶也。故稱孟。

春秋左傳與略 文公

三

氏。趙氏旄車之族。叔隗之姓。故稱宣孟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夜半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然六月乃大暑。季冬始極寒。以斯知衰者之揆所積然矣。

趙衰趙盾詭賢 七年夏

賈它多識以恭敬。文公蓋長事之。從亡十有九年。且孤突之孫而偃之適也。盾非姬氏。則狄人耳。夷

之蒐。二勳並登。盾寵大矣。乃眈處父易其班而上之。它之奔狄。則令史駢送其帑。與其器用財賄。盡出諸竟。所以遷夜姑之迹於晉。深於商任之錮矣。爲政以來。亂兵不輟。民志無厭。受齊賂成宋亂。納捷菑而弗克。諸侯之屬晉者。皆貳于楚。囚解揚。勿能報也。盾何能之有。襄公薨。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已殺公子樂於鄆。復背先蔑。拒子雍。由是秦晉兵交。無有寧歲。桃園之甲。雖君侈而懷諫。自詒

春秋左傳與略 文公

四

伊。感然屬徒。公介皆其私人也。爲子君者。能無猜焉。卻缺言於盾曰。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其若之何。當日與人之誦可知矣。卒也。孟姬之譏。幾墜其胤。踏其宗。遺孽不殄。愍庇成季之德耳。冬。日夏日之稱。它豈媒但也哉。

穆叔如莒爲仲逆已氏自爲娶之 八年冬

子夏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

之妻婦者。是嫁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鄭玄曰。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報夫之昆弟。則是亂昭穆之理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彼已之子。於夫教也。以母匹者。與以婦承者。與。

鄭瞞由是遂亡十一年

長狄世爲國主。綿歷四代。種類相生。當有支屬。止

春秋左傳與略文公

五

獲數人。乃云其種遂絕。又三丈之人。當有匹偶。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仲尼所譚。丘明所傳。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實疑之久矣。蘇氏曰。蓋遊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秦時大人見於臨洮。其遺種與何休曰。蓋長百尺。勒畢國人長三寸。

交綏十二年十二月

綏安也。軍務進取。恥言其退。故以綏名焉。司馬法

曰。將軍死。綏又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十三年春

此由秦適周之孔道也。秦阻西戎。適子生以不名。令於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不尚文德。不羞詐力。汎舟之役。僻倪形勢。遂深入於韓。今襄公使乞術與東諸侯。遠結恩好。晉虞其要約外。援東西圖已。故令嘉控其地。以塞夷庚。

春秋左傳與略文公

六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十三年夏

鳥尾曰。帑。尾爲鳥之後。妻子亦人之後。故俱以帑言也。秦滅魏。劉氏徙大梁。漢高祖之祖豐公。又徙沛。故高祖爲沛人。或曰。漢儒補注。此句以媚於世。賈逵上肅宗疏曰。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周定王弟季子食采於劉。亦稱劉氏。卽劉康公也。劉子玄以漢爲陸終後。未詳其

有星字入於北斗十四年七月

字一名機槍機雲如牛槍雲如馬預以史服不言其占非末學所得詳言按春秋緯文耀鉤云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嶠鳥鼠梁州屬

春秋左傳典略文公 七

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七星一主日二主月三命火四繫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孔演圖曰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覓見態天官曰杓杓龍角魁杓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布度定記分州繫象史服所占或非絕學運斗樞曰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七等州國氏人名字也

飾棺十五年夏

飾棺以華道路及墳中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嬰二畫嬰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榆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春秋左傳典略文公 八

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纁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綠邊為黼文畫荒綠邊為雲氣火黼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大夫以上有褚褚屋也以褚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冬衣以青布抑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懸於池

下榆搖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紼縫雜采爲形如瓜分然。綴貝於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披亦以絳帛繫戴引之。不使欹傾也。車行持翼旣礪樹於壙中綬當爲綬讀如冠紼之紼蓋五采羽四注於翼首也。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十五年夏

子夏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殺也舍子蔑而立難斯其資不足之義深歟。毀請待命君子末不亦善乎之私之也。

渾敦窮奇檣机饗餐

十八年冬

神異經饗餐目在腋下檣机能關不退渾敦無七

窮山海經驩兜亦獸名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言禹則曰世濟其美言鯀則曰世濟其凶恐難陷盾。

春秋左傳典略

文公

十

春秋左傳典略七

宣公起癸丑盡庚午凡十有八年

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楚子盟吳越

遂殺洩冶

屈蕩尸之

、

元戎

春秋左傳典略

宣公

楚重至于郢

文字

子家奔齊

春秋左傳典略七

明浙濟陳許廷著

宣公

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三年春

武王微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盍為不寐王曰告汝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

春秋左傳典略 宣公

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貲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係何暇寐王曰定天係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去

楚子盟吳越 八年夏

外傳曰芊姓夔越則夔與越皆楚之別封或非夏

后之後熊渠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僭王之始也

遂殺洩冶 九年冬

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子曰比于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行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為復矣

春秋左傳典略 宣公

屈蕩尸之 十二年夏六月

尸當作戶戶止也止戶曰戶禦門曰門漢王嘉坐戶殿門失關免師古注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關入之亦證此義

碑 十二年冬

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城堞曰碑於以僻倪非常又碑益也或曰女垣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女子之於丈夫也

元戎 十二年夏

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鉤車備誤鉤輦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進也戎車也司馬法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

楚重至于郢 十二年六月

重輦輜一物也載物必重謂之重蔽前後謂之輜人挽曰輦夏后氏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春秋左傳典略 宣公

一斧一斤一鑿一耒一鋤周人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文宇 十五年六月

蒼頡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故文謂之字

子家奔齊 十八年十月

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於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于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租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此遭君喪禮也以歸父之公忠宜宜冥鑒焉卽其君薨家遣奔辟瑣尾之時壇帷成踊一何其善於禮也予故志其儀爲思遭喪者靳焉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四

春秋左傳典略八

成公起辛未盡戊子凡十有八年

△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重器備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

○國饒則民驕佚近實公室乃貧

○韓厥言於晉侯立趙武而反其田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衛人來滕共姬禮也

○晉景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

△穆姜不以妾爲嬖

△施孝叔沉卻犂二子于河

○晉侯使呂相絕秦

○韓韋之跗注

○三肅使者

○范文子使視宗祈死



○聲伯占夢

、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二

春秋左傳典略八

明浙游陳

成公

仲叔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

二年夏



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四面縣象宮  
室曰宮縣軒縣缺南方其形曲判縣左右之合特  
縣縣于東方或階間也鄉飲酒記曰磬皆間編雷  
玉路金象樊纓皆五采屬飾之玉路十二就金九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一

就象七就革木五就樊讀如鞞天子之飾并以賜  
諸侯者既夕禮士薦馬纓三就為送殯設非常也  
孤乘夏篆卿乘夏纓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  
乘役車夏五色也篆讀如瑑轂約夏纓亦五彩畫  
無珠如纓帛無文章也墨車不畫棧車不革輓而  
漆之役車可載任器其飾皆無樊纓古之民得命  
然後乘飾車駢馬庶人木車單馬而已新築人且  
懷扶嬰環以望君公之塵垢夫寧過其志矣哉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炭益車馬重器備

二年

互物屨物以共閭壙。互物有甲蒨胡大蛤曰屨。將井梓先塞下以屨禦溼也。謂泥車茅馬有益於常者。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禭尾繫疏飾。小服皆疏。始喪乘之。素車芬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卒哭乘之。藻車藻蔽。鹿淺禭革飾。既練乘之。駢車翟蔽。然禭髮飾大祥。乘之。漆車藩蔽。豺禭雀飾。禫乘之。禮窮則同。天子至士皆乘之。士喪禮曰。主人乘惡車。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二

白狗帶蒲蔽。御以蒲敢。犬服木鎗。約綬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袂。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以知貴賤。皆同。故非僭此也。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王大牢包九个。遣車九乘。厥戎車廣闊。率輕皆有焉。益車馬。此其類也。明器士喪禮亦有之。重者重於疾度也。然醢醢百。宋襄公葬其夫人矣。士喪禮曰。陳明器於乘車之西。器西南上。綯茵苞二簣三黍。稷麥。壽三醢醢屑。器

松文

用疏布。醢二醢。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未耜。兩敦。兩杆。槃。匱。匱。實杆。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竿。燕。器。杖。笠。蓑。茵。著。用。茶。實。綬。澤。焉。韋。包。長。三。尺。一。編。管。簫。三。其。實。皆。淪。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秘。設。依。捷。焉。有。鞬。鞬。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輜。中。亦。短。衛。此。器。備。類。斯。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三

木車不漆。蒲蔽。以蒲為蔽。犬禭以白犬皮覆軾上。又以其尾為戈戟之殳。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小服短兵之衣服。讀為簾。素車以白土墜車。芬讀為蘋。蘋。麻。以。為。蔽。其。禭。服。以。素。繒。為。緣。藻。讀。為。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墜。車。以。蒼。繒。為。蔽。鹿。夏。皮。為。覆。冬。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駢。車。邊。側。有。漆。飾。也。翟。細。韋。席。也。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豺。胡。大。髯。赤。多。黑。少。之。色。韋。也。雀。黑。多。赤。

少之色韋也。惡車，卽木車也。狗臂，覆筭也。白於喪飾宜蒲敢牡麻莖，不在於驅馳。館鑄，約繩也。吉時用素館鑄，用木取少聲齊翦也。祔者，車裳帷于蓋弓垂之貳副也。攝猶緣也。乘車，惡車，遣車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廡，與也。个，牢具也。遣車九乘五戎之外金玉象木也。革屏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綰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苞，二裏莫羊豕之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四

肉筭，畜積類也。所以盛種屑薑桂之屑也。晷覆也。析所以展苞筭審鯁也。每器異析，久當爲炙。謂以蓋案塞其口，流匱口也。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兩有則實祭器，不實明器。士唯有明器而實之。竿，矢簾茶茅秀綏廉薑澤澤蘭皆取其香且禦淫黍稷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爲敬，弓矢設之宜新沽麤也。弭以骨角爲飾，秘弓檠，依纏絃也。捷，附側矢道也。依

捷，皆以皮爲之。鞬，弓衣也。骨鏃，短衛，示不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朝輦也。凡爲矢，前重後輕。音蒲

孔狀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五年夏

凡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可以爲大夫矣。重人，晉之隱士，宜此德音。伯宗不能薦之於君，以採朝廷之急，懷其善而晦其人，蔽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五

賢罪深，故被戮無後。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蒲坂之間愛其道，其罪先輕，故直喪明而已。斯言聞諸曾子。

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

六年夏

鹽，鹽也。河東鹽池，袤廣百一十六里。鹽雖是鹽，惟此池名鹽，餘鹽否也。周禮作苦鹽，直用不凍治散鹽，爲之。

國饒則民驕，佚近實公室乃貧。

韓厥言於晉侯立趙武而反其田  
八年夏

武王克殷。患殷民富。侈奢昏厚。葬以破其產。爲其富而驕。逸故設法以貧之。若遷都近鹽。則民皆商販。富者彌富。驕奢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爲富。獻子惡民之富。乃是愍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

韓厥言於晉侯立趙武而反其田  
八年夏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六

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乎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衛人來賡共姬禮也。  
八年冬

晉景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十年六月。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民之有疾病者。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七

分而治之。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厥之病。使陽子同藥。子明炙陽子儀。反神于越。扶形于游。按摩秦醫知藥之不至。不知桐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可復生也。其沽功者與。

穆姜不以妾爲奴  
十一年三月

娣奴婦者。弟長也。長婦謂稚婦爲娣。稚婦謂長婦爲奴。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伯仲。故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奴。叔向之娣。謂巫臣氏爲長叔奴。相與。

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施孝叔沉卻犂二子於河

十一年三月

子夏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夫孝叔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無義大矣然則如之何於管氏請絕可也苦成叔之後赦也已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八

晉侯使呂相絕秦

十三年四月

晉自惠公以來當大喪大亂之剗秦之反胙於絳者三矣自繆連蹇叔以貪勤民襲鄭滅滑而亡師於穀秦雖阻兵晉實倍德繆公自是不復東征也至西乞歷聘又使詹嘉塞桃林之塞以絕其輜軒秦之不獲與晉楚爭諸夏也且終春秋之世東諸

疾亦損之斯以有獻孝之情發而業帝基爾

韎韐之跗注

十六年六月

韎聲也急疾呼茅蒐成韎跗注戎服自要以下而注于腳跗相連也

三肅使者

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首不至地也四曰振動以首搶地也五曰吉擗謂期以下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擗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九

擗一拜也八曰褒擗再拜也九曰肅拜俯其首而肅之也今時禮也

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

十七年五月

春秋惟叔孫昭子與范文子兩人祈死何得身死適與相當膏肓以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且命者冥也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調和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

死之修  
而人  
不  
得  
人  
之  
修  
而  
人  
不  
得  
人  
之  
修

植璧乘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是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祈。非果死。今左氏著其事於義。爲短。故杜斟酌傳文。以爲自殺。

聲伯占夢

十七年十一月

嬰齊舍玉之兆三稔矣。猶欲贈惡於人。未知舍萌之典。周禮在魯。盍亦聘焉。周人作咸夢。夏后氏作致夢。殷人作騎夢。王者占日夜有夢。則晝視輝祲。以死占之。掌夢觀建厭休王。以占六夢。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則發幣以聘。夢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焉。夢故不爲妖矣。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十

騎讀如倚聘問也。舍萌釋采也。贈送也。

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

十八年

六駟六閑之駟。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騶馬給宮中之役。天子馬六種。種各二閑。邦國齊道田各用一閑。騶馬三之。二耦爲乘。乘馬

一師四圍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御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每廐爲一閑。馬二百一十六疋。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天子馬曰龍。

春秋左傳典略

成公

十一

春秋左傳與略九

襄公起巳丑盡巳未凡三十一年

○金奏肆夏之三

○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謂艮之隨

○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君可以冠矣

△桑林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司慎司盟

○歌鍾二肆及其鐸磬

○商族於市

△夷狗入於牽臣氏

○晏嬰居桓子之喪

○南風不競多死聲

△齊慶封圍高唐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

○孔子生

○程鄭問降階

○子產獻捷於晉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為掩書土田

△國子賦魯之采矣

△汜祭

○小雅周德之衰

○公享士鞅射者三耦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齊放高止於北燕

△謔謔出出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于公子稠

△旬設庭燎

春秋左傳典略九

明浙浙陳許廷著

襄公

金奏肆夏之三 四年夏

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肆夏之三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九夏皆以鐘鼓奏之。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已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窕冥冥。不獨有大卷之音者乎。

以鐘鼓  
開樂表

燿燿皎日。欽麗於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燿燿皎

日。欽入於地。厥晦惟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珎珎。勿驅勿馳。惟慎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緊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惜惜清廟。儀儀衮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祐。 肆夏二章章四句

有鬱其鬯。有儼其彝。九變未作。全乘來之。既醑既醉。爰棘爰舞。象物既降。全乘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棘音胤小鼓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麟之儀儀。不繫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簪不斂。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雉及管。我有牢醕。自雉及管。我有貨幣。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王有虎臣。錫之鉄鉞。征彼不德。一撲而滅。王有虎臣。錫之珪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王有掌封。道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饗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錫之。龍旂九旒。 章夏四章章四句



璫璫衡并。璫璫綸翟。自內而祭。君爲之則。齊夏一章章四句

洪源誰孕。疏爲江河。大塊訖埏。播爲山阿。厥流浩

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族夏二章章四句

醴酒既酌。嘉賓既厚。饋爲之泰。醴酒既竭。嘉賓既

悅。應爲之節。醴酒既罄。嘉賓既醒。雅爲之行。被夏三章三句

桓桓其圭。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桓桓其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三

圭。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齊夏二章章四句

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

席上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小

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

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

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

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

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

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

篚。公又舉奠。禪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卒

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

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

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

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四

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

東。告於公。乃降復位。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

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五年十一月

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

迎於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

人袒。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

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

塋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於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尸。亦如之。奉尸斂於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五

君升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

賜恩惠也。布衣鋪絞衾衣。不哭厭於君。不敢申其私也。凡宮有鬼神。曰廟。王吊則巫祝前。巫主招弭以除疾病。諸侯臨臣之喪。使祝代巫執筭。居前下天子也。釋采祝爲君禮。門神明。君無

故不來也。祝南面。房中東。鄉君。牆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欲視斂也。出。不敢必。君之卒斂事逆降。後升者先降。撫手按之。凡馮尸與必踊。君撫之亦踊也。南面則當塋之東。以君將降也。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殯在西墻上。入門右。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節謂執奠始升墻及旣奠。猶重南東時也。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聒尊者也。辟。遂巡辟位也。式。小僂以禮主人也。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六

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謂艮之隨。九年五月。周以黃鐘爲天統。故周易以純乾爲首。殷以林鐘爲地統。故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夏以太簇爲人統。故連山易以純艮爲首。周者天之道。周布於四時也。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周人三龜。竝占三易。竝筭。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是也。

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殷易簡於夏也。揲者求爻所得有七八九六三多爲交錢六爲老陰也。三少爲重錢九爲老陽也。其爻變兩多一少爲單錢七爲少陽也。兩少一多爲折錢八爲少陰也。其爻不變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艮二之八未考二易於意云何艮之隨內動之爲德外悅之以言故曰隨其出也。

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君可以冠矣。九年十二月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七

金縢曰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與大夫盡弁則已冠矣。大戴禮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國君冠而生子是文王亦十二而冠也。士二十乃冠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

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玄曰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歿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旣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以皮弁皆鞞朝服素鞞公冠加四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金石之樂冠時爲節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八

也。皆玄端其醕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特惠於財。漢惠二十有一而冠厭于呂姁耳。

桑林 十年五月

殷樂韶濩此云桑林蓋殷有二樂湯能紹禹以寬政治民除其刑虐覆護下民故曰濩桑林者禱桑林以得雨遂以名樂。

司慎司盟 十年七月

二司天神諸侯親於天子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五等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損天子乃祀方明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深高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九

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曰天之司盟天子巡狩之神其盟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司盟非一神也司慎未知何神

歌鐘二肆及其鐃磬 十年十月

歌鐘者歌必先金奏也故鐘以歌名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編縣十六枚在一簾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曰肆及其鐃磬則鐃磬亦二肆也鄭音之

流辟滌盪其淫有過於衛無不及焉自女戎賄晉而三駕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然不五年悼公短折所謂好樂無荒豈唐之風與

商旅於市 十四年夏

凡建國王立朝而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旅陳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商陳時之貴尚以求利審其贏閔足以觀息耗而易風聲故賢君之治也彫文不粥於肆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

應劭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白虎通因井爲市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

疾狗入於羣臣氏 十七年十一月

思之不庸則有牛禍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視之不明則有羊禍聽之不聰則有豕禍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羣臣削株儼本斯金爲蠶矣

晏嬰居桓子之喪 十七年十一月

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子夏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菁者也。苴經大。幅左本在下去五分之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之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之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之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有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

春秋左傳典略

卷八

十一

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旣虞。剪屏柱。相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旣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子夏曰。齊者何。緝也。麻者。象麻也。牡麻經。右本

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薦蒯之非也。疏衰裳齊。

牡皮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莽者。問者曰。何冠也。子夏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總麻三月者。子夏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衿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袂尺二寸。衰

春秋左傳典略

卷八

十二

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

不言裁而言斬者。痛甚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要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絞麻爲繩作帶也。苴

經杖絞帶者一以苴目此三事也冠繩纓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盈手曰搗搗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此先據首經而言本謂麻根下猶內父左本在下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屬著者著之冠垂之爲纓小功以下左縫前後兩畢之末向外攝之也鍛而勿灰加以水濯勿用灰而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三

已米二十兩曰溢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夾戶旁之屏所謂梁闇闇廬也廬有梁卽柱楣也受者服是服而除以輕服受之初死冠升與旣葬衰升數同故曰冠其受也冠升與衰升數同故曰冠其衰也總者治其縷細如絲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

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爲喪服幅三衽者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積之也齊緝也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衣帶下尺者要也衽所以掩裳際也屬連也連幅謂不削南風不競多死聲十八年十二月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四

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歲月俱在規管之口南風律氣不至故多死聲

齊慶封國高唐十九年十一月

或以齊侯呼衛下而與之言何不卽執之反揖令登城甘被羽負耗於矢石間耶三國時曹操與馬超對語徐晃與關羽對語皆仇敵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當日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二十一年春

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蓋宣公之女也。以衛父之年計之。姑姊齒已七十矣。

孔子生

二傳皆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是在歲在實沉辰。在大火勞塵席冷。由水火之相征。載筆書麟亦明。堂之布政。誕於日昃。故匹夫以休世。知續經而書。孔子卒不知纂經而書。孔子生休甯以傳者。私識或文無礙耳。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十五

程鄭問降階。二十四年冬。

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儉。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孫周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何以目之。小人趙孟晉之。大臣榮其寵祿。不能圖恤社稷。君至於淫。以生疾禍。孰大焉。何以目之。賢人。

鄭子產獻捷於晉。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十二年秋。

聘義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

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旅之三爲聘客。初與二其介也。當以篤行君子爲之。而用小人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瑣瑣斯其所取災也。

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月。二十五年十一月。

地之物生有五。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十六

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毳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援神契云。五穀藏神。四瀆合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凡糞種。挈剛用牛。赤緹用羊。盆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狙。勃壤用狐。埴埴用豕。疆柴用黃。輕壤用。

大此土化之法也

毛物貂狐貉貉絳毛者皂物柞栗也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謂之鱗屬膏當爲秦蓮矣也津潤也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審腹謂之羽屬專圓也美物薺茨也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胃耀後大體短脰謂之羸屬虎豹貔也叢物萑葦也痺猶短也挈讀爲駢盆壤多盆鼠也渴澤故水處也勃壤粉解者埴壤黏疏者彊稟彊堅者輕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七

樊輕脆者搏圉也鴻脰也耀讀爲哨頤小也榮音檻樊音敦

國子賦魯之柔矣 二十六年七月

魯之柔矣逸詩也詩曰馬之剛矣魯之柔矣馬亦不剛魯亦不柔志氣庶庶取予不疑孔晁曰不疑和之心也

汜祭 二十八年十一月

汜祭猶亡于禮者之禮也祭食之禮今已矣請存

九祭之辨曰命祭曲禮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曰衍祭衍延也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般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醢處末酒醬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脯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于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曰炮祭炮包也猶兼也少牢饋食禮曰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散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八

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有司徹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曰周祭猶徧也公食大夫惟魚腊醢醬不祭餘皆祭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是也曰振祭曰擣祭不食者擣則祭之特牲饋食禮曰尸左執觶右取菹捩于醢祭于豆間是也將食者擣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勿祭謂之振祭曰絕祭曰繚祭鄉飲酒禮多者繚之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鄉射州長射



禮略者。絕則祭之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曰共祭。共猶授也。祭食膳夫授祭也。

小雅周德之衰 二十九年六月

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當時親見其衰而不親乎文武成康之盛也。先文達亦本其說。按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小雅周德之衰。猶大雅爲文德之廣也。子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十九

皇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由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

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公享士執射者三耦 二十九年夏

鄉射記曰。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翺旌獲。白羽與朱羽。糝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旌。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君

春秋左傳典略

襄公

二十

樂作而後就物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國中射。燕射也。郊射。大射也。諸侯立大學在郊。竟射。賓射也。皮樹。閭。皆獸名。周書曰。北唐以閭。一角岐蹄。杠。檀也。鴻。鳥之長脰者也。諸侯之射。以四耦。魯何以三耦。三耦已無所取之也。

齊放高止于北燕 二十九年九月

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錫也。表高的

明雖婦人猶欲闢弓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善行者無徹迹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爲幸斯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致其罪以示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矯厲以篤教也

諱諱出出 三十年五月

城郭之所人民之聚有天鳥則射之若夜中嗚呼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恒矢射之若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三十一

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在矢射之降于莘鳴于亳敷於宋太廟皆其物也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 三十一年秋九月

質家親親文家尊尊嫡夫人右媵左媵無子質家

先立娣文家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先立弟

文家先立孫其孿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

本意立後生伯禽之封啓以商政行其舊俗魯人

立齊歸之子亦殷人之道之從也

何設庭燎 三十一年十月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官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燭於門外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庭燎之擬天子由齊桓始也

春秋左傳與略

襄公

三十一

春秋左傳典略十

昭公起庚申盡辛卯凡三十二年

○叔孫紱而婉

○○令尹賦大明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周公蔡蔡叔

○火中寒暑乃退

△讒鼎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

△羊舌氏

○北燕伯欵出奔齊

△四嶽

△北陸西陸

○○武子問電於申豐

△穆叔生筮之遇明夷之謙

、朝聘有珪享類有璋

、令尹爲王旌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

○○日月之災

△析木之津

○○火水妃也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觀從之先佐開卜

○○少皞鳥官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一

○○雉爲工正

△和如羹焉

○○五聲六律七音

○○子產疾卒

○○景王鑄無射

○○日食不爲災

○○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鸛鵒來巢

△平子殺展與夜姑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公孫於齊

△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麗

△攜王

○齊侯使宰獻而請安

△龍輔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三

○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凶

春秋左傳典略十

明浙詩陳許廷著

昭公

叔孫綏而婉

元年正月

子貢曰大車不綏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綏則不成其音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

令尹賦大明

元年三月

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

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

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子國視篡位為

良圖故宣其志於大明不知重黎之運曆於亥也

故觀志者必謹四始五際微矣哉

亥為革命一際也辰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

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

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

周公蔡蔡叔 元年五月

上蔡字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云撓蔡散之也故詰爲放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元年秋

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也自林鐘而

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

微不得其正黃鐘爲聲氣之元所用七聲皆正律

春秋左傳與略

昭公

二

無空積忽微蓋其盛也五降之後而曰不容彈者

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

火中寒暑乃退 三年正月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季冬之月日在

癸女昏婁中旦氐後卽次房心是旦火中也

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殷衰之

時沒於泗水武王克殷鼎乃出見

羊舌氏 三年正月

世族譜云羊舌氏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

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及果掘羊頭示之

唯其舌存得免遂號羊舌氏以獻惠之削株掘根

橫地公族非凍集木之思著無度之美必難免於

富子之謀亡人之詛矣瘞羊舌在不其或然

北燕伯欵出奔齊 三年冬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

春秋左傳與略

昭公

三

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

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

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

而亡吳自大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

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

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

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

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

及  
不  
及  
不

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四嶽 四年春

白虎通曰嶽者何謂也嶽之爲言楠應劭曰楠功考德黜陟幽明也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四

天下其唯泰山乎衡山銓德鈞物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舉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于西方也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元命苞曰畢昴之精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

北陸西陸 四年正月

陸道也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北道之宿虛爲中西道之宿昴爲中也日在北陸玄枵之次也春分西

道之奎宿晨見東方

武子問雹於申豐

鄭玄曰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幽詩歌之此獨非政典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五

失藏冰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詳著藏冰之禮亦其寓言也

穆叔生筮之遇明夷之謙

五年正月

邵子曰明夷者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不待繁鳥萃棘已兆其鵲鵲之情矣楚丘之占未之及也

朝聘有珪享頌有璋

五年春

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琥以繡享夫

入璜以黼。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已聘而還。玉相厲以輕賄。而民作讓矣。

采成文曰絢

令尹爲王旌 七年二月

禮緯稽命徵曰。天子旗九刀曳地。諸侯七刀齊軫。大夫五刀齊較。士三刀齊首。以不成子之贅行。而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物采儼於共主。橈已填矣。又何加焉。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當卿。離明當士。夜半當皂。人定當輿。黃昏當隸。日入當僚。晡時當僕。日昃當臺。環齊要略曰。大夫者之言扶也。士事也。皂造也。輿衆也。僚勞也。

孟僖子不能答郊勞。七年三月

凡賓未入竟。壹肆爲墮。墮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

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

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及竟。張旌

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

事。遂以入。竟。賓至於近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

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

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於

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

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七

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償勞

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

出。賓送拜。此答郊勞之禮也。求而行之。何病。有。

日月之災 七年四月

凡日食。天子伐鼓以責上公。諸侯用幣以請羣陰。

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甚。微望

時月與相射。卽食。故月食謂之闇。虛。

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宗之精也。爲鷄

二足爲鳥三足爲鷄。在日中而鳥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畢之北。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兔四足。爲蟾蜍二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

析木之津

八年十一月

天河在箕斗二星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隔河析木。水故此次爲析木之津。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八

火水妃也

九年四月

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庚以乙爲妃。丙以辛爲妃。壬以丁爲妃。戊以癸爲妃。甲以己爲妃。畏之故爲之。妃妃合也。水火合而相薄。夫妻合而相親。雖同其欲。必從其勝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九年六月

凡物得時氣之尤。爲人食之弗勝用。休廢之脂膏。

此見前  
言典略  
無動則

和之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蠃羽膳膏膻。香牛也。臊犬也。腥雞也。膻羊也。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棗。鴈宜麥。魚宜苽。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有辨。牛夜鳴則厲。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豚鳥鵠色而沙。鳴狸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蜷。牝乾雉。鱠乾魚。鮮魚羽。鴈膺惡臭也。冷毛而毳。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九

毛長總結也。赤股猶白肉。躁疾也。鵠失色沙漸也。狸豕也。豕水屬腥。當爲星。其肉如米。般文也。臂前足。蜷蜷。蜷蜷。蜷蜷。

觀從之先佐開卜

十三年五月

大人掌卜之三兆。帝顓頊之玉兆。帝堯之瓦兆。有周之原兆。原田也。灼龜發於火。似玉。瓦原之象。縛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三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體有五色。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尅。兆有



四部曰方曰功曰義曰弓。絲謂之頌。

少皞鳥官 十七年夏

通卦驗曰。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自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

雉爲工正 十七年夏

雉夷也。西方曰鷩。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鷩。搏埴之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

工也。南方曰翟。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鷩。攻皮之工也。伊洛之南。曰鞞。設五色之工也。仲尼學樂於

萇弘。問禮於鄭子。是聖人無常師。

和如羹焉 二十年十二月

此說和羹而不言鼓。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食飲。亦不及鼓。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蕪。鹽。鼓。蓋秦漢以來始爲之。

五聲六律七音 二十年十二月

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

角也。宮中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

聚宇而覆之也。宮數八十一。徵數五十四。商數七

十二。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下生以九。生六。三

損一也。上生以六。生九。三益一也。樂緯動聲儀曰。

應相生。應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黃鐘初九

下生林鐘。初六。林鐘上生大簇。九二。大簇下生南

呂。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九三。姑洗下生應鐘。六三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一

應鐘上生蕤賓。九四。蕤賓上生大呂。六四。大呂下

生夷則。九五。夷則上生夾鐘。六五。夾鐘下生無射

上九。無射上生中呂。上六。同位象。夫妻異位。象子

母。所謂律娶妻而樂生子也。叶圖徵曰。日冬至成

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

成地理。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

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神鬼可得而禮矣。圓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出日之處。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二

鐘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天社六星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

黃鐘。黃鐘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無商音者。大武之樂。武王伐紂。不用商音也。五聲以外。武王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樂循易也。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十二律。卽乾兌離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三

震八卦也。京房包育執姤丙盛分動六十律。卽屯蒙需訟六十四卦也。易可以分六十四卦。何獨十二律不當分哉。梁沈重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後儒詘之爲續脛。亦固矣。

子產疾卒 二十年十二月

密縣邢山上有子產冢。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邢東北向新鄭。其隊道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

也。山多美石。不用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有云是祭仲冢。

景王鑄無射二十一年春

凡病鍾之聲。十有二。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麤。微聲。箭。回聲。衍。侈聲。作。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薄聲。甄。厚聲。石。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四

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此鳧氏之善者也。景王選單旗之言。忽州鳩之聽。明淫其矣。無射有林能爲病乎。夫武北出滅商。南國分陝。反自麤。內上宮。關於無射。謂之麤。亂知麤之敗。姬也。今王寫無射以宜之。此火德之大期。弗可悛也矣。其後秦滅周。鍾自洛陽徙於長安。宋武帝滅姚泓。移於江東。隨開皇九年。平陳。遷置西京太常寺而毀之。俯仰古今。何止金盤仙人之泣也。

硯讀爲袞。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裏。上下正。傷則聲緩無所動。下下大也。下大則聲放。偏侈則聲離散。險謂偏弁也。險則聲斂不越。達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形微小也。錯聲小不成也。鳧谷子飛鉗。涅錯禁人。不語回形微圓也。衍無鴻殺也。侈中央約也。侈則聲迫。作出去疾也。弁中央寬也。弁則聲鬱。勃不出也。甄。猶掉也。微薄則聲掉。大厚則如石。少聲于上。謂之鼓。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五

鼓。上謂之鉦。于鍾唇之上。祛也。鼓所擊處。深室之也。遂謂所擊之處。深而圍之。以擬擊也。日食不爲災。二十一年七月。日躔惟一黃道。終古無出其外也。月於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道半出黃道北。半出黃道南。而爲南北二交。朔時若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同度。不能掩日光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凡是朔日。經度必同。如更同緯度。適在二交之上。

乃能揜其光而食耳。

唐一行日議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與日一交。一歲兩交。或有兩食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止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共一百餘食。要不第以婁角爲晝夜之中斗井爲短長之極勾股而知之也。其在治忽乎非與。

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二十五年夏。

天產者動物。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九穀之屬。陰。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六

德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陽德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如是然後能合天地之化。而華其類。饗醴在碑東。穀物爲陽。醴在碑西。肉物爲陰。減而進者以進爲文。盈而反者以反爲文。

鸛鵒來巢。二十五年夏。

天鳥來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

巢上則去之。然不可以虛發。嚇播芥之羽。

平子殺展與夜姑。二十五年秋。

男女之陰訟。聽於勝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就之以聽陰訟之情。不使宣也。意如欲殺展與夜姑。故暴著其情。不顧季妣之牆茨。不然夫饗檀何幸。免於祁勝鄆臧之比與。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二十五年秋。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聚舞者。小胥比之而饋。

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十七

其不敬。巡舞列而扶其怠慢。姬公之典禮也。今公庭徹縣。陪吏樂備。此河隈海澨。多抱器而投爾。吾以昭公成愈於亡。

公孫於齊。二十五年九月。

公徒之敗。由驪戾陷西北以入也。孟氏執郈昭伯。以夫旌。夫已氏之旌也。昭子身爲正卿。以忠孝自獎。反不計賊。欲安衆而納公。何辭之暇。與若宜書曰。婦出其君。何夫子微辭亦沒沒也。不勞之不可。

能也。豈其然乎。

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蒞二十六年

中候適維貳曰昌受符厲倡變期十之世權在相

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固主異

載震言昌受符為王命之始期十之世自文敷之

至厲王除文為十世也以刻對姬刻為其姓故鄭

玄以豔妻為厲王婦非龍齡之妖刻豔古今耳

攜王二十六年十二月

春秋左傳與略 昭公

十八

幽王既歿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與平王竝立

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即伯服也此時平

王安得不居洛邑耶

齊侯使宰獻而請安二十七年冬

燕禮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主人宰夫也射人為

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東受

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

曰諾敢不安齊用此禮安魯侯耳非自請安也

龍輔二十九年五月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鑄金為

之山澤之國出使用之也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

之龍輔或以英帑輔之帑函器也英華有畫義故

曰畫函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二十九年秋

貌之不恭惟金沴木視之不明惟水沴火言之不

從惟火沴金聽之不聰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惟金

春秋左傳與略 昭公 十九

木水火沴土王者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

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

出龍貌共體仁則鳳鳥來儀

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二十九年秋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而有慝德故革命創制改正

易服變置社稷以後世無及勾龍者不可而止棄

功乃過於柱故湯廢柱而以棄代之

不先書鄭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三十年正月

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及卑。強弱相參。衆力相須。賢愚相厠。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鄭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驕姬之妖。重耳以興。天下雖瓦解而不土崩。海內雖鼎沸而不益溢。天生季氏。以二魯戾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王者猶王。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聽用隸豎僥倖之私。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迨春秋左傳典略 昭公 二十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凶。三十二年夏。吳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三十八年。冬十一月。而滅吳。然以天占人者。必以人占天。子胥死。

越王欲伐吳。范蠡諫曰。吳雖妖。試幸措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王之腹心也。死已三年。乃能攻之。史黯欲前知於天道。未勝之時甚哉。其相蒙也。

春秋左傳典略十一

定公起壬辰盡丙午凡十有五年

范獻子去魏獻子柏椁

孔子爲司寇

莊公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少帛精夜

子大叔九言

伍員謂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目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魯始尚羔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

春秋左傳典略十一

明浙辭陳許廷著

定公

范獻子去魏獻子柏椁 元年正月

君以松黃腸爲槨黃腸心也大夫柏槨不用黃腸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紼君裏槨虞筐

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

孔子爲司寇 元年七月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

孔子之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

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敢及厥辟將不堪

公曰不妄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莊公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三年二月

邾子好潔遺命以人爲殉欲備地下拚除又慮與

柩同入汚履藏內故別爲便房先納車及殉也

拚謂灑掃

少帛精夜 四年三月

通帛爲旂。雜帛爲物。通帛謂大赤。雜帛以帛素飾其側。少帛雜帛也。結菁也。夜旆也。尾猶用赤。則旆通身大赤。大赤周正色。

子大叔九言

四年三月

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三字以上爲句。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

伍員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四年十一月

子胥因吳之衆。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非常之事。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

二

寧可常理言之。蓋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慰連尹棠君之魄也。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六年夏

賓至於近郊。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受。儉之。如君使卿勞之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間。大夫帥致於館。夕。夫人歸禮。

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孔穎達曰。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桓子獻鄭俘。亦得報夫人之聘。又強孟氏往者。虎欲困三家。以深媚晉也。

魯始尚羔。

八年夏

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膳。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麋。執之。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

三

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虛文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十年夏。齊人非服義而歸田。蓋踊以當魯耳。夫子固不欲受之也。夫齊之壓魯久矣。視其之會。辟萊夷之兵。卻秕稗之享。方將昭德禮以光載書。豈真以四邑。



易吾三百乘乎且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  
 秦繆之於晉侯置而君之獲而舍之賂以河東猶  
 朝濟而夕設版要盟不獨齊何遠弱於魯納地效  
 璧哉蓋無故而鉢之以女謁魯必疑則猶未敢微  
 服而觀也惟先入四邑而承之以康樂彼婦之敗  
 雖諫將不聽齊已知之矣

春秋左傳典略

定公

四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

哀公起丁未迄庚申又迄癸酉共二十七年

△三批

○趙鞅使大子綰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取峰旗於子姚之墓下

○亳社災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春秋左傳典略

哀公目

十

○車子鉏商獲麟

△哀旬

○杜預曰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

明浙濬陳許廷著

哀公

三揖 二年夏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三揖者士有上中下士卑故旁揖之又曰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趙鞅使大子統 二年夏

春秋左傳典略 哀公

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又奔喪之禮入門哭盡哀括髮袒齊衰以下入門哭盡哀免麻於宇東蓋齊衰以下乃免也使大子免者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始發喪以免代之免制如冠狀廣一寸麻布爲之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紒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二年秋

凡棺用能溼之物梓施能溼桐速朽墨翟尚儉

棺三寸辟榑也大夫無辟時僭耳桐棺三寸罰之重也素車不以嬰柳士柩亦乘人用車馬者亦示貶也

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二年八月

公侯建旂孤卿建旌周禮也而鄭有蜚狐吳有肥胡齊有靈姑鉅簡主之蜂旂皆自爲名以奸王制王何異之有焉故鄭之析旆不如齊之渠門齊之渠門不如衛之精茂至若大屈之間申孫之注雖

春秋左傳典略 哀公

荆齊之殊號非彤旅之僭端衷之於義未爲也 二 毫社災 四年六月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哀衣應步帶著桃父桓公怪而問之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民之戒在於桃父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十三年夏

吳以蠻夷爭盟上黨楚伏如龜齊竄似鼠晉已無

鳩越其有豸乃不再世。亡者地遠民勞而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閭閻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伐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

春秋左傳典略

哀公

三

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強北征。失策而歿。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車子鉏商獲麟

十四年春

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其母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

子瑞冉子疑天下之妖。其於援神契之言。俱膚也。范雍曰。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麟麒麟步郊。不爲暫有。鸞鳳棲林。非爲權來。故不若鸛鵒。非窮桑之德產。蜚蜮非沂鄆之嘉蟲。而特書有也。

哀旬 十七年春

旬卽乘也。四丘爲甸。出車一乘。故以甸名。衷中也。四馬爲上乘。二馬爲中乘。一轅兩牡夾之。卿也。

春秋左傳典略

哀公

四

杜預曰。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

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  
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  
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  
之元年正月也。皆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  
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  
魏國之史記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  
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  
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

春秋左傳與略

哀公

五

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  
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  
秋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卽  
春秋所書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若此輩甚多。略  
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  
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於  
洞澤。疑洞當爲洞。卽左傳所謂焚澤也。齊國佐來  
獻玉。磬紀公之甒。卽左傳所謂甗媚人也。諸所記

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  
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  
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  
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  
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  
卽位居毫。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  
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  
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

春秋左傳與略

哀公

六

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  
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  
爲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  
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春秋左傳典畧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陳許廷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萬厯中諸生以  
薦授兵部司務其書以十二公爲十二卷皆摘取  
左氏中單文隻字可資考核者證以他書繁稱博  
引以詭麗爲宗不專主於疏通經義然就其所論  
亦往往失之穿鑿如衛懿公好鶴則取浮邱公之  
言秦人歸孥則指爲漢興之讖多未免於蕪雜也

# 春秋揆略一卷

〔明〕黃道周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揆一

卷》提要



春秋揆畧

漳浦黃道周著

後學龍

門人胡夢錡較

嘉義林希諫

嘉義林希諫

龍溪林英中重校刊

春秋者何仲尼之所治也仲尼治之則曰王何仲尼之所謂王也仲尼之所謂王則亦仲尼王之而曰天何天之未絕斯王也文王在上則維仲尼知之矇者則必以爲天囚也然則不以別春秋揆畧

一

楚乎曰固哉其別楚也楚何別焉自以命於荆則荆之其通於我猶子也則子之於楚又何別焉然則內夏正名何也曰合六服辨五等與之天而霜露照臨之所謂內正也京師四達三千五百里日月二極之所從紀也楚去王城不二千里而狄之者齊魯之陋儒也曰杞公也伯來則伯之夷來則子之楚僭則狄之夫僭則滅之不聞其僭則狄之也然且不滅者天也倚地者隘而多偏倚人者蹠而多牽倚天者嚴而平管

夷吾之所踰言也終身以為大惡王與楚則不相目也祭仲來聘荆人來聘不繫其國則天繫其國則地人之則微者也夫謂進之則王人之退之也難乎哉故王與楚不相目晉與齊不相踵秦者天曜之後勁者也秦之後晉也其數十有四晉之後荆也倍之齊之先荆也三十六夫其始見則二月食朔之年也何謂與魯俱始也曰其天縮也故後之故齊之先荆從日也晉之後荆從星也秦之後晉從月也其交數也齊一

春秋揅畧

二

見而盟荆一見而敗晉一見而滅秦一見而載故秦戰人者也晉滅人者也荆敗人者也齊盟人者也故齊為盟國晉為滅國荆為敗國秦為戰國各於其始命也此四者皆易姓之國也以其為禮義則與其臣以其為劇亂故與其私人從日之策而荆見從星之歷而晉見從月之望而秦見堯池於八十三之而六之者仲尼之所謂天揆也三者一也六者倍也三者前紀也六者後會也僖公之十七一也襄公之十二也哀

公之十四三也僖公之十七而小白卒先其二年而秦見先其二年則雉之震响也震响者雷先作而雉先寤也故六其秦見之年而天下之諸侯盡三其秦見之年而春秋之諸侯盡盡矣乎曰齊晉而已矣姜壬沒則小白不享小白不享而重耳乃裂此其初首也襄公之十年則會於祖之歲也十年會於祖其明年魯作三軍則已二紀矣又之而會于橐臯黃池之會則亦已矣日食之數終石門之載窮周裔之烈則亦止

春秋揅畧

三

於此矣子曰秦伯其至德乎秦伯讓天下而以其裔伯雖在五服之外而孰敢屏焉孰敢屏之則亦天畜之天畜之則與楚等而不與楚等者無所從也從紀者也紀者數之極也故春秋之天有參者焉因而之六而戰國盡有兩者焉因而之四而戰國盡何為其四之也四維之繫則百有二十焉百有二十則聖人所經理其天下也天下之數則有盈縮不可以較天動而每過人動而每絀六之與四每絀其三故宣公之三

年楚至而問鼎於是卜郊而牛死是則定王之元年者春秋之判聖也干周則已支魯則午為人時以揆其日則昧昧乎其將夜宣公之六年趙盾既弑其君又帥師以逞於陳則是謂天下燔無伯也燔無伯則大夫將侯下體生上且項領焉而與楚是屬滅陳圍鄭天下想義焉則於此始也夫項領焉而與楚是屬則晉悼公不亦其可乎曰子產曰彼所謂政國也政國則三卿也天縱之矣天縱之則不得不與楚與楚而秦

春秋揆畧

四

不出者百二十年於是為內天之暱而攘其所健故倍焉而易侯倍焉而秦乃復倍焉而秦乃帝彼謂之揆則此兩也兩揆者仲尼之所治也然則仲尼者為治春秋而出與曰然仲尼者為治春秋而出也前乎此者則已蚤後乎此者則已晚蚤而臆則以世為惑晚而道之則以世為吠跡當其事而述之則自以為嚙舌故仲尼之所治天下皆不能知也非天下不能知之近古之智者皆不能知之也季子札莢宏不足以知

之乎曰是亦仲尼之受也何而不知也然而言之則已頗圖之則已過故莢叔不若公子札之理也曰若此則但紀之而可矣何為其多緒也曰陋也夫天殺動地殺治人殺亂積而著久而泯當時而繁繁而不殺則久之必以為厭趨而置之燼殺而不繁則人皆知其釜而不知其墓故人托於地與天相語而地負之以貢於聖智是故沼沚之亦有龜圖也仲尼則得其文焉是以稽於史冊聞見相闕而得其進退治亂纖微

春秋揆畧

五

之數以為易詩書禮樂之紀干以命王支以命公參之得二以命年日食以得策空其時日以得著災異之錄以得侯三而一之以類務十其十二以終諸侯半其甲陽之日以錄事半其歲陽之辰以錄言故事千有八百言萬有八千條派之各二百四十變而通之推而長之攷元於上古稽朔於甲乙歷者以為歷律者以為律令者以為令逆者凶迪者吉此所謂易也曰吾子之所謂易也哉曰何哉我所謂易也我所謂天



也哉春秋者天也故逆數也春秋者上生之東周下絕之西秦乘除廢興非人之能也仲尼能之酌於人以不蔽於天測之則皆義起之則皆禮傳曰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千八百起禮則不爲野矣夫千八百者義變則禮亦因焉故聖人之於禮不能詳也詳之亦不能存也故托之於春秋春秋則有五禮焉公即位逆夫人子生來逆女女歸逆王后主王姬媵女覲婦其數曰嘉嘉禮則曲曲則不一即位不即位緩即春秋揆畧

六

位以夫人以婦逆女逆夫人納幣不用幣來歸不以歸築館於內外假鐘磬於始廟子生而命名庶生而別族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冢宰宗伯議之春秋備之有事太廟吉禘卜郊三望四祭雩社考宮獻羽受昨錫命追錫命告廟視朔其數曰吉吉禮則曲曲則不一禘有正失祀有從逆卜有瀆信廟有世數飾有文質羽有隆殺命有先後雩有貞淫朔有中閏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徒議之春秋備之王崩葬公薨葬諸

侯卒葬君夫人卒葬女卒葬大飢大災大水大旱日食其數曰凶凶禮則曲曲則不一含賵視斂先後備缺葬改葬已緩已速薨會加等不告不致赴卹相及用鼓用牲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空議之春秋備之會遇同盟共侵共圍共伐自侵自圍自伐帥師約戰入取救城戍築遷復狩大蒐疆田滅國治兵作賦其數曰軍軍禮則曲曲則不一盟位後長從甲多寡爵有升降人有等列師有誓命敵載詛告命將遣役犒

春秋揆畧

七

師飲至偏戰次舍城築以時蒐狩以數田賦以制降服以誼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馬議之春秋備之諸侯朝王天子之使來聘來求來歸侯伯來朝卿大夫來聘乞師報聘相如相命相唁侯伯大夫來奔內臣出奔叛納執獲歸放刺殺其數皆賓賓禮則曲曲則不一之京師之王所公來大夫來或朝或化相得不相得報有貴賤伯國以倍奔復執納或國或人或地或賄或罪不以罪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寇議

之春秋備之於是冢宰又敬考其頌土以定五等遵其時憲以為稱命辨其世系以為譜族內以封視外以祿殺論其世掌以為命事之能正其疆域以為迎送之節慎其名稱以不干其天子君公之令共官之屬各百二十冢宰率之各治其事其數曰官禮皆官也春秋官天者也王官人者也五等諸侯官地者也官數不一不可以義起可以義制而以禮起春秋者制義者也義非人也故六官皆天也六官之禮三十有六

春秋揆畧

八

其辨七十有二其人七百有二十春秋備取焉然則天下有道春秋且殺其半何哉春秋之殺其半也征敵者軒轅以來而有之也天下有道且討以為令焉使諸侯得共其筋力也明晦災景歲各分出焉在其殺其半也然則仲尼曰未之能何也曰玉以禦火非學火也室以禦風雨學禦風雨乎仲尼教者也非學者也春秋之侵伐攻殺三分其一千有二百不知其後駕之將盡之也夫以命其司馬司寇使學者則於此焉

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故春秋多禮之所不設者焉天王出居非故也下會曰狩非故也天王殺弟亦曰殺弟非故也公出居而取邑曰取非故也人臣逐其君而會諸侯非故也戊辰即位非故也無其故而見之則亦有其禮焉故禮非一設若鐘磬之在簾也春秋義起之故不以其典六官之所通則可以相治也於是謂之官聯通而象之為禮諧而成之為樂據質而文之為書然則所謂詩者何也吾卜子之所謂表

春秋揆畧

九

也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春秋者詩景也景者陰也春秋者詩之陰也易之道其陽為詩其陰為春秋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周公者春秋之所為極也僖公之十七小白乃卒小白之前有詩焉小白亦有周公之意乎曰何為其無之也伐楚伐山戎伐北戎驅狄復衛下拜周公之昨何為其無之也然則秦穆

亦可乎曰其誓則可以書其詩曷不可以賦黃  
鳥者小白之後也小白以後無詩焉則秦康公  
之詩何也曰皆穆公之詩也渭陽之作餞於世  
子權輿之詩為德而不卒韓之戰之所為權輿  
焉權輿木瓜而後則亦已矣故晉不見一見而  
滅夏陽秦不見一見而獲人之君采芩權輿不  
可以已乎於是而後乃絕也采芩而絕則仲尼  
不與重耳之為伯乎曰亦伯也則有詩與春秋  
焉晉之乘楚之檮杌則所謂春秋也齊晉之猶  
春秋揆畧

十

及詩也齊秦之詩絕周公之極遠宣王之景熄  
何謂也仲尼以周公之極治小白以宣王之景  
治重耳有詩者文武之景匿無詩者宣王之景  
熄也何以爲宣王之景熄也雲漢之詩熄而諸  
侯之災不告於天子天子無以恤下國畿內之  
災患不見於春秋日食弑君其數將敵崧高之  
詩熄而專封之威盛天子無以建諸侯諸侯私  
易其疆土伯主帥師以取天子之邑蒸民之詩  
熄而城戍之義乖或攘同姓之險而屏其夏肆

韓奕之詩熄而諸侯不親迎以大夫揭其夫人  
王臣外遂而逆王后江漢之詩熄而諸侯懈征  
大夫帥師者至八十常武之詩熄而楚之侵伐  
過三十滅國十有四六月之詩熄而諸侯不佐  
天子王師敗績於貿戎時有諸侯往敗其天子  
采芑之詩熄而戎伐凡伯王人儕于大夫天子  
之老以爲顏行車攻之詩熄而盟會之事一百  
八十王臣之會十三從王之行僅得一吉日之  
詩熄而天王出居會晉於河陽諸侯乃有從楚  
春秋揆畧

十一

以田於雲夢鴻鴈之詩熄而諸侯去國大夫數  
遷遷者若寄歸者若戲庭燎之詩熄而諸侯倦  
勤王臣荐至而大夫僅五聘于京師公孫敖又  
不至而復沔水之詩熄而諸侯相執又執人于  
京師我公僅二至於王所鶴鳴之詩熄而諸侯  
相危朝無恒節出則必致別國為柄大夫互市  
祈父之詩熄而侵伐圍滅戰敗入取戍遣之士  
或殲或棄或潰約三百六十而天道不極白駒  
之詩熄而大夫數奔賢人外離君棄其臣兄棄

其弟黃鳥之詩熄而內子乖違我姜還齊而邾杞棄我二姬我行其野之詩熄而諸侯大夫復不以禮內者不受外者不與我公之出至以見卑於齊斯干之詩熄而考作非時斷刻踰制楚晉以般其諸侯而我隊大屋以傲其外無羊之詩熄而天下大殘災害迸至飢饉旱潦崩震妖孽日食之外尚七十二事此二雅者仲尼之所謂揆景也故宣王之景熄而春秋之臬燼然則仲尼其為宣王平日何為其宣王也宣足以為

春秋揆畧

十二

西平不足以為東故以平之終年為魯之元始則於宣揆平焉耳何為其為宣王也武王之自名曰有道曾孫發宣王者則亦武王之道孫也桓莊之間仲尼猶曰天子未絕所以子之也是春秋之天也天之則不書即位不已等於外國與夫天之則何即位之為文澤未斬於穆在上崩則蒞之蒞則嗣之無一日而無天子也天子者天也夫誰敢干之故不可以即位不即位為義外國之諸侯則有不告者矣是所謂等殺也

然則桓莊而下諸侯薨立皆為天子告乎曰告之告之而無以正則亦猶不告也夫春秋者將使天下之諸侯皆告之皆正之而為春秋乎曰然則所為王也非所為天也天有旋還聖人立極王侯大夫游之若水之澹魚而紛氲之澹鳥也漠漠焉耳聖人為政而必執之則又與天下為亂與其易之也則必有漸其不易者雖反其頂背夜數十寢東南西北自直也故天以詔治賢王以詔百姓夫使今之百姓楚不禘蚡冒吳

春秋揆畧

十三

不禘闔廬越不禘烏喙之主猶曰成周成周者則亦春秋之王之為也故春秋以為一大不以為五等以為百世億不為一時子曰民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何為其使知之也然則春秋所不書者多矣何擇焉史闕誤而猶書之則是無去也曰以禮不禮義不義擇之當無當知之夫禮不禮義不義當不當則仲尼兼取之何擇焉帥師非君命則不書是使人無君也大夫卒不眎則不書是使人無臣也外相伐不告則不書

是使人易相侵也史闕日食則不書是使人相爲盲也且夫弑皆書薨卒者是使齊晉之貴南董也夫聖者之於此則必有取矣秦晉之大故其闕於前者多矣小白之前非皆不告重耳之後非皆告也秦晉之大故其闕於前則取之詩易也故或取之詩焉或取之易焉或取之禮樂焉是所謂書也不然則史而已事遠而猶隆則使人亂事近而多殺則使人斷史有四德而仲尼無取焉質而不野謂之辨文而不誣謂之信

春秋揆畧

十四

載紀必備謂之該甲乙不爽謂之核春秋之一官也而春秋不易也故春秋之旨突然不可宣也春秋之大義確然示人簡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春秋則亦憂患焉耳春秋曰何爲其爾藉藉也倍此之年則將芻芻焉詩曰如蜩如蟬如沸如羹自秋徂冬則號號默然又安能以多言爲故春秋則有一喜焉五幸焉闕事者五十所爲一喜也夫天下皆若此則我可以不作我乃可以易道治天下諸侯之正卒者百有二

十得葬者百有二十公夫人薨卒二十四大夫卒二十四公出反致及公子歸至八十一諱其三公一夫人二子二如會而暨外之卒葬三百六十此五事三百六十仲尼之所猶幸也夫此皆天下之大戚也不則亦以爲故也而春秋何幸焉曰其得以正沒也俛存也其免於篡弑獲殺執刺放用者若蠶之越於毫末也及其不得而後爲隱之痛之飾之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於是則有大慮焉大患焉大憂焉大閔焉大

春秋揆畧

十五

慮之數二百四十小國來朝外臣來聘及大夫如聘一百二十二同會同盟伯會衆會私盟相遇相如一百二十二此兩者禮疎則釁起數多則無上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慮也大患之數二百四十諸侯專伐九十二專滅者三十一百二十二大夫帥師七十六大夫會盟四十六一百二十二此兩者勢重則下必貪權移則上必殆習以爲侈則不可以已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患也大憂之數二百四十內伐內

侵內圍會伐會侵會圍與夫諸侯之入人取人也與夫戰而敗而掠而次而城而戍而遷其數一百二十有二此兩者得不可繼失不可反善未足師而惡則相踵與兵相尋莫知其亡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憂於是以閔其生而祈榮於是以閔其死而祈全凡春秋之諸侯大夫弔者六十復者二十一其數八十有一凡伯主疆臣之執人之君者十四賄人之免者二執人之臣者十五殺其子公子及其君大夫者五十

春秋揆畧

十六

其數八十有一此兩者是仲尼所大閔也此已自春秋而始也所謂天戚之非小白重耳之所能理也於是其中又有隱異焉克弟也訟君也諸侯送女也兄又殺其女弟也女夫人之會也執使而及於婦人也歸兄弟俘也敵國獻捷也祭田而假也歸田而復取也師而可丐也戰而獲君如獲寇也取子而殺如殺物也戕人而用如用牲也誘君而殺如誘孺子也臣出而盜盜來而臣也殺公子爲盜刺公子若客也執人則

於京師歸人則於楚也內出叛也外入納也平則不肯而輸禍也會則不見而曰如也盟則不可而曰逃也逃則不可而曰乞也乞則不可而乃復也復則不可而乃疾也內入若滅也君入若據也殺則不當而曰放也侵則不足而曰襲也自降自潰非敵也自殲自棄非戰也大去非亡亡非去也此三十六事者其數八十一克弟訟君各一送女弟殺女弟各一女姬之會婦使之執各一歸之數三獻之數三假之數一取之

春秋揆畧

十七

數一乞師之數四戰而獲君之數一取而殺子之數一戕用之數三誘殺之數三竊之數一刺之數二盜來之數三盜殺之數三執歸之數四出叛之數五入納之數五輸平違平之數四會不見之數一如會逃盟之數三乞盟之數一不至而復之數五復而疾之數二滅言入之數一入若據之數二放之數三襲降潰殲棄之數各一亡之數二大去之數一於是有夫人如會而大夫專會二而殺世子弑君之數不與焉此八

十一事者仲尼之所隱異也此八十一者重耳小白能治之乎夫亦其為之以為後則也曰非伯主之為之也曰然則王奚有焉曰訟而直之取而反之惡而殺之寘而放之飢歸粟災斂卹則猶王也曰天乎哉天下之無道也則自為禮義之不審始也交質子而以為信也納郤鼎立武宮而以為功也伐原伐楚而以為義也功德不立相率城遷而以為仁也相獲以獻而以為武也乞師而以為順也降人而以為治也放其

春秋揆畧

十八

臣殺其大夫而以為則也隱叛人而以為厚也會斂卹災而以為大德也弭兵而以為大惠也城盟而執大夫以為大勞也後至而使大夫會之又使大夫會其大夫而以為大辨也仲尼於此則有不舉者焉後此之年有異罰者則亦祖此也獲君曰慮殺臣曰裂滅國以灌取師以阮此春秋所無有也然而此於獲晉侯戕鄆子圍原殲遂始也故齊桓秦穆仲尼所謂僇首也宋茲父晉重耳仲尼所不舉也楚子傲者也圍鄭

而降之舍之取之原滅十五國取之譚遂其後之執人之君取之韓用人之世子取之鄆故不為首焉是虜裂阮灌之所從始也然則寘其君何始乎曰始於乾侯也不始於乾侯則於河陽也然則夫人如會何始乎曰此已在二南之前矣其不為禮義也則不待審也天下之無道也宋不量德而戕用人之君自以為文王君子猶以謂為禮焉禮義之喪也若此乎然則執殺滅人有禮乎曰有之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

春秋揆畧

十九

類是禍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是則夫文王所以侵伐戰敗執獲殺滅人之道也然則仲尼何如乎曰以周公治魯以文王治天下文王周公者宣王之所揆景也文王以詩周公以禮仲尼兼取之不相遠也然則如魯何曰以六禮治其宮六禮治其廟六禮治其朝六禮治其野何謂六禮治其宮曰逆夫人也大夫宗婦之別也夫人至而出入也異姓之來逆女求婦也女歸而卒而來歸也王姬之為主也此六紀四

十九事者仲尼將以治其宮何謂六禮治其廟曰禘祀以典考廟獻樂以數朝朔以時修治以節享祀以順變故以義此六紀三十事者仲尼將以治其廟何謂六禮治其朝曰非疾則必朝非憲則不觀非地則不涉非典則不作非太室不數修非閔雨不數雩此六紀二十八事者仲尼將以治其朝何謂六禮治其野曰臺不臨民圉不蔽澤城不嘗敵田不改畝復築復賦以時治兵蒐狩以法此六紀三十六事者仲尼將以

春秋揆畧

二十

治其野故仲尼以此百四十四事以治其國朝聘會盟侵伐師旅之數不與焉以二十四禮總其治以百二十畧之司徒司寇司空是春秋所謂魯官也若此則已治矣如王室何曰仲尼又以文武治京師周公治其國宣王治其天下二南者文王所以治家也二雅者文王所以受昨也仲尼之於京師則有二事焉曰兄弟也昏姻也故王室之事五十有五會盟下國十有三聘使宗國二十有一其九者則亂也仲尼取十有

二焉曰兄弟也昏姻也祭公來遂逆王后紀季姜歸京師劉夏逆王后于齊單伯逆王姬王姬兩歸于齊此六者仲尼所取以治內也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天王出居於鄭天王居於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此六者仲尼所取以治外也故王室之亂則自出居於鄭始也昏姻之禮衰則嫡庶之道亂嫡庶之道亂則母子之情失母子之情失則兄弟之變生兄弟之變生則君臣之義頓君

春秋揆畧

二十一

臣之義頓則中外之防潰中外之防潰則戎狄之難作故狩于河陽戎伐凡伯王師敗績周公出奔王猛不得正於內卿伯不得順于外則此兩者之以也仲尼以六事正昏姻故得之二南參芻蕘萊左右采之言六禮之必備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言九嬪之承屬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言天子之娶婦也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則天子之遣女也又以六事正兄弟故取之二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及恭之致福也宜爾室



家樂爾妻孥言有禮之辨好也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言嫡少之不奸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言  
閨闈屏宇之有其制也仲尼以此八詩者董十  
二事故鐘簋不改而禍釁不作仲尼之治晦故  
宣王之景絕宣王之景絕故文武周公之極壞  
周公文武之極壞故天降疾威天降而人不弔  
故弑君者三十誘而殺之者三戕而用之者三  
人變之酷三十六故震雷雨雹大雨雪隕霜不  
殺草殺菽冰木隕星隕石星孛星沒大旱久不  
春秋揆畧

二十二

雨災及四國官廩社觀之屬凡效於天者三十  
六地震山崩大水大飢饉及鳥獸昆虫之孽凡  
效於地者三十六於是石門之歲終於舒州伯  
盟之統絕而王魯之道决决者潰也斷斷乎其  
已矣日食之數於是亦三十六故弑君父戕殺  
誘用之君與夫日食天變地異各三十六一百  
四十四者是天之亂其天下也二禮之治宮廟  
二禮之治朝野一百四十四者是仲尼之治其  
家國也夫天亂之而仲尼且治之何其不與天

爲戾也曰將且治之天則先創之以爲不可矣  
而且使仲尼治者是天之仁也天人之故若表  
之於晷影也而特不可見於冥晦與盲者量其  
脩短也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  
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而有其進退不與世之爲  
固也文王受命之年以至於仲尼之沒參之而  
得七焉文王踐祚之年以至於吾仲尼之沒兩  
之而得五焉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春  
秋者天之所以治其天下也天既治之而文王  
春秋揆畧

二十三

無憂仲尼者猶以文王爲憂患也是其所以自  
揆也然則仲尼其爲文王乎曰何哉其爲文王  
也治之以文亂之以宣此所謂王也春秋則天  
也春生而秋殺之顯其生殺以與萬物者陽盛  
於寅陰盛於申所謂大禹也春未且生乃生之  
秋未且殺乃殺之藏其生殺以與萬物者陽育  
於子陰育於午所謂文王也子曰吾之志見於  
春秋夫其志則不及行之也行之取夏時焉而  
猶以周正爲藏然則仲尼其窮乎曰何哉其窮

也仲尼上之而堯舜禹下之而夷夏再闢置春  
秋而兩之得三十焉所謂十其一歲之日王數  
也而仲尼中出焉兩而得其半文王上之而五  
帝軒轅下之而夷華再闢置春秋而兩之得三  
十六焉所謂十二其一歲之日公數也而文王  
中出焉兩而得其半此兩大聖人者皆履天之  
中以景炤於南北開闢之後未有匹也然則文  
王得支仲尼得干文王爲伯而仲尼不爲王何  
也曰此兩大聖人者皆天也不王也侯伯之與  
春秋揆畧

二十四

匹夫一也然且皆以億世爲王然則文王者以  
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者以三千六百  
年爲春秋生於其間則其交也然則五文王之  
春秋有五文王者出焉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  
尼者出焉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  
爲再開闢曰而何以知之也曰以春秋知之也  
曰何知之也揆之往代而知之也往代之年得  
春秋之事焉來代之言得春秋之言焉春秋之  
年以至於中國之盡而盟而戰而敗而滅六統

六閏千八百二十五春秋所以立事也尚書之  
興秦繆之誓魯哀之歷所以溯往也四其文王  
之春秋五其仲尼之春秋置十而半之得春秋  
之言焉故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不約於書詩簡  
於大易以自爲符契不可增損者所以知來也  
其可以增損者則人也事有隆殺人有遷代而  
天因之故仲尼則至矣所謂天鐸者矣夫天則  
亦默默也而與仲尼以筆舌仲尼則亦何言之  
有然則仲尼何其多所是非也曰仲尼而何所  
春秋揆畧

二十五

是非也是非者人也人天從之矣過莫大於偏  
惡禍莫大於強人以大辟晉趙盾鄭公子歸生  
楚公子比許世子止此四人者不弑其君則仲  
尼何賊焉夫世子止自以爲弑也則弑之而無  
悔也且天下未有敢輕以藥而嘗其親者也輕  
以藥而嘗其親則是以親爲嘗也趙盾之弑其  
君則趙孟之志也公子比既居其宮公子歸生  
既治其兵則罪奚往焉此四人者皆自以爲服  
而以爲仲尼入之則是人之曲而仲尼之質也

且非仲尼之言也時固有執簡者矣夫皆非仲尼之言也鄭伯曰克實恐其不克也許田曰假其詞實假之也盜殺鄭公子盜殺衛侯之兄實盜殺之非盜則不得殺之也盜竊寶玉大弓實盜竊之非盜則不得竊之也三盜來奔實以其人與地來奔非人與地則不得來奔也天王狩于河陽實狩之非狩則無以爲請也出居言在實在也三軍之耳目也公孫夫人孫實孫也非孫則莫之敢逐也大夫公子帥師實志於帥師

春秋揆畧

二十六

也戊不卒而刺則實戊不卒而刺也傷其不卒戊與其刺也而仲尼則何所是非焉曰然則予奪之如何曰是非人也予奪王也仲尼不人而不王則亦何所予奪之有杞伯與子則誠伯與子也五等之辨則猶昔也突忽歸出則猶未有所與也鄭伯突世子忽復歸則亦足以相敵也時既無王衆之所君則君之衆之所子則子之衆之所大夫則大夫之小白入于齊則誠非世子也取予糾殺之則誠亦公子也取諸我而

殺之則亦三軍之耳目也等公子則何所不可焉而先入者以爲利晉人殺欒盈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在其官則官之樂盈不在其大夫則不大夫之以其人殺則人之以其國殺則國之人有與也國未有與也而春秋何與之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殺其大夫山其名佚則佚之其名存則存之謂其殷國也故佚而猶存之蔡人殺陳佗夫蔡人則以爲陳佗也不知其爲君也知之亦以爲陳佗也而殺之則陳佗之陳人殺

春秋揆畧

二十七

其公子過以其公子過也而殺之則公子過之而仲尼何競焉然且有所諱不諱者何也地以藏死者故多隱焉國之有墳隴林藪也所以自蔽也春秋之諱三公與其二子是也天以導生者故多白焉國之有臺社郊野也所以望其祥祿而達其風雨也春秋之書觀魚觀社丹楹斷桷躋僖公卜郊不從鼠食牛角牛死是也不諱三公二子則後君無以嗣其位諱四大禮者則君子無以教於天下萬世甚哉聖人之慙也夫

人者國母也與其兄弟會可以隱矣而必書之書之不己而九之十之又以君之女會於諸侯夫君與諸侯皆以爲可也則又焉敢隱之也然則仲尼者其無所可否乎曰焉有所可否也傳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故天所可則仲尼可之仲尼所否則天否之仲尼者猶無所可否也曰然則人所可否亦天乎曰亦猶之人也廣而漸之則天也夫廣而漸之則天則天下後世者猶以勤王爲大義從其盟王爲大信春秋之春秋揆畧

二十八

臣上聘者不寡矣而仲尼皆削之何哉仲尼之果也是抑人之爲義也且與人以盟至河而復則何所可否焉曰已矣人皆蔽於天而不達於人天之未喪斯文也魯猶得爲文王也天之將喪斯文何以大夫之狎至者以爲京師之事則僅五十焉猶夫空其時舉也而陳衛從王公如京師再朝王所五使大夫執歸者二城周者一以十二公之間得此十二勤王者亦足以教矣足以立紀矣子展有曰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

事晉楚以蕃王室也伯主反復則何以堅事爲詩曰旣阻我德賈用不售夫以其朝人而耻於外則不如死其社稷如河五復夫亦春秋之義也然則春秋亦以此立義乎曰亦何不以此立義也春秋之所意起也雖其小瑣亦未之無有也祭則有春秋焉春曰祠秋曰嘗其大紀也惕於風雨霜露則其明意也雖百世猶此享祀則其大禮也達於天下爲孝思則其詩也卜日而進退之上下於六候則其易也治亂之則未遠春秋揆畧

二十九

過於三十者則吉卜之義也若夫沼沚谿澗之菜湘之承之采之芼之筐筥錡釜亦無不選也則若書王不書王時不月月不日亦各有復義是也君子之言也若五味之同醖也一言而出之則必有數義者是則君子之治言也未至於治人也至於治人矣未至於治世也故有嚴之則日善之則日亦有惡之危之則日有弛之散之則不日亦有隱之慎之則不日於其情也則悉重於散內侵之言日重於月言月重於時於

其義也則各以散起也或日以正之或不日亦以正月而日以重之或不月亦以重君子之言也若日之映物而各異色也以謂去之則非缺也立武宮則日立煬宮則不日非遠脫也子般卒則日子亦卒則不日非疎失也以謂正之則非一也同文而異情同事而異制其閏朔庚甲且有不正者矣士文伯曰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胡可常也然則春秋如之何春秋者將使其家宰宗伯之屬稽測而起之春秋揆畧

三十

觀其雷電風雨薄蝕災異之方與夫歲月時日雲物明晦以知夫憂患變故之所自來而成說動作之適其所故王省歲公省月卿士省日大夫省時君卿大夫士以此遞相詔也故繫之時月日以惕之天繫之疆域分野以惕之地繫之五等之臣以使人敬相接也夫其有通於禮通於樂通於詩若書者則是一時之治也仲尼猶且迂之以觀於三千六百五十年之盛衰參於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年之往聖來聖乃以其經

曲小瑣與之明察別白之臣率其一百二十屬以論之無缺而起其禮義則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其人也然則仲尼其自以為王乎曰何自以為王也實有其大實也非素也而又將揭百王者為星為月為日以行於春秋之中然則其自為天與曰天非人之所能為也天王崩十公薨十二諸侯卒百二十殺弑君三十六入滅國三十六地變三十六天變三十六非人之所能為也曰然則勤王十二無王之月一百有八無春秋揆畧

三十一

事之月五十非仲尼之為與曰然則天也非仲尼也仲尼而必無言則何以總其紀遂散焉不知其春秋然則言止於此乎曰已大矣觀往以測來觀亂以測治智者明之仁者誠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詳之則禍也索之則躁也營之則過也亢之則傲也夫言則已太矣然惡夫以仲尼之言殺人者猶以玉戚刺彘而八尺之梟為杖也以八尺之梟為杖乃使天為覆缶而人以為醢日南北行而東西起以為恠然則子而始

揆之乎曰何哉我而始揆之也仲尼於此既已  
筆之書訓之口存之策火而不滅垂世者八倍  
有一於茲何哉我揆之也曰得不已遠乎曰吾  
近取之禮內取之詩以本諸易攷之詩書而誰  
則遠之天慮人之昧昧也而示以日月之相逐  
又以為不足故示之弦望又以為不足故斃其  
七宿又以為不足故示之極示之極又不足故  
示以明漢之起沒也然且一歲之內半其晦冥  
風雨乃使人瞶瞶焉百目而千喪夫不通於易  
春秋揆畧

三

與禮與詩者則必以我為警言是以仲尼為警  
言也然則今之言春秋者安取焉其通於詩禮  
易者則取之三家氏者猶未夫為知禮也左邱  
明者世典也游夏者儒守也典故其徒富富而  
近於書守故其徒約約而不悖於禮詞有文質  
義不相擊天下之數不參不合六官之屬同考  
而異蹟夫以邱明而固游夏以左氏而陋公穀  
則是河漢笑箕井之斐小也夫以河漢笑箕井  
之斐小乃共棄之以雷霆霜雹之是尚是游夏

姑舍以學秦之律令也使為秦之律令則不可  
以二世而何以治萬八千世之天下吾為天揆  
焉爾吾不知吾仲尼之治之則必以為仲尼之  
治之也

二編刻於庚辰復月未廣其傳而春秋揆  
中已有刻本同人欲見者多因復不能秘  
天地間朗斯文有在果副夙心微言至論亦  
種種傳矣又吾師詩文多不起草每成卷帙  
輒為求者藏去間有所見片言隻字秘錄以  
中雖管蠡無幾而法則俱著嗣得隨錄以集  
大成云

癸未秋月門人胡夢鎔再識

春秋揆畧

三十三

春秋揆畧終

春秋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書通爲一篇其說謂揆者晷也表晷也曰南則其晷陰曰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又謂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及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兩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爲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經世之學說春秋自三傳以來未之前聞卽邵子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真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曲爲之說矣

春秋實錄十二卷

〔明〕鄭來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實錄

十二卷》提要

敘春秋實錄



六經皆切世用而春秋于法家  
爲近比事卽招案書法卽斷書  
法一本周禮猶斷之用律然必  
案明備而後斷瞭然截然當之  
者懣然閱之者快然以法格不  
法法當如是顧衮鉞法嚴一字  
微乎微乎視律文更閱其義例  
散見于三傳而衷于康侯蓋國  
制然取其兼考同異而統于一



耳左氏雖正案乃其詳或錯出國語本末未備公穀雖晚出各本師說或與左氏謬戾而義例昭合者何可廢也經生誦習左氏覆卷不失一二者百一或先

春秋序

二

經或後經或依經或錯經剖析如鏤塵者千一若乃苞國語鉤二氏所見所聞所傳聞如指掌判義例如貫珠微詞奧義炳若日星所誅進千萬世爲法誡若

素王面命恐萬人不得一也無它案無統紀也案蒙則律訛案漏則律疑一事出入尚多猶豫而欲以定萬世是非窺聖賢微渺之間其可乎旣以胡明經當

春秋序

三

以案翼胡彙三家言筆削一衷康侯以爲寔錄童而習之學者知所宗庶幾出入不諄所聞斯鄧氏之志也鄧子剴直無瞻徇內外明法堅不可燒其言曰吾

與割腴無寧取裁文省而事核  
巨細畢舉夫浮誇于道法何當  
茲千古談經嚆矢非特爲帖括  
津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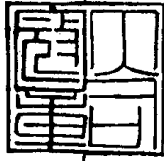
時

春秋序

四

崇禎壬申仲秋朔二日

友人西吳沈演撰



春秋實錄凡例

計五條

一春秋案左斷胡故以左傳爲主而採公穀史國及家語周禮六經大全等書以佐之補左缺也

一春秋左傳或先經始事或後經終義不便觀覽今從彙串每題總爲一傳便引用也

一春秋褒貶從胡而左與胡觴者必削定是非也

一春秋經題外有傳題左題隱題事實各主俱錄於正傳後或附見於正傳內其傳無可附而事有所關者

春秋實錄

凡例

一

仍爲附錄備事跡也

一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其餘文章膾炙人口而無關經斷當別覽之茲不具載從簡便也

鄧來鸞繡青謹識

春秋實錄卷之一

昭武

鄧來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母聲子桓公兄也按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

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

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

立而奉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公攝位而欲求

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春秋實錄

卷一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

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

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

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成焉他邑唯命請

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

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

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

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部北鄭貳于

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

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太叔又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

得衆公曰不義不難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

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

太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

春秋實錄

卷一

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

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

緊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

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

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

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

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者蓋以

馬以乘乘馬日賄貨財日賄衣衾日襚珠玉日含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殯不及尸弔生不及哀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聘弓鏃矢不出境場束修之問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二年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夏五月莒人入向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

春秋實錄

卷一

三

人入向以姜氏還

無駭帥師入極費庠父勝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戎請盟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卿爲君逆也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

鄭人伐衛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討公孫滑之

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交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既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會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

春秋實錄

卷一

四

故有伐鼓用幣之事

附錄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號公政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藎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

採繁採蘋雅有行葦河酌昭忠信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

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

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

以對請于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

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

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

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

馮出居于鄭宋穆公卒殤公卽位

春秋實錄

卷一

五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尋盧之盟也

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

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

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

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

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

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

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

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

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春州

吁弑桓公而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

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

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

春秋實錄

卷十

本

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

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

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

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

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

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

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鞏帥師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

春秋實錄

卷一

七

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儒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

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

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

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

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

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幣地焉遂往陳魚而

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秋衛師入郕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

主其祭子祭於孫止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

春秋實錄

卷一

八

則易姓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

初獻六羽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

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

用六佾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

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郕宋

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郕也將救之間於使者曰師

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

恤社稷之難今聞諸使者曰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附錄 公子彊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以報入郕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更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於齊也

秋七月 月令春天子賞公卿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

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夏天子賞封諸侯慶賜遂行

春秋實錄

卷一

九

無不懼悅命大尉贊俊傑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

位秋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

明好惡命有司修法制戮有罪嚴斷刑冬天子察阿

黨使罪無有淹赦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固

封疆備邊境命將講武飾敘事

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

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盟于宿秋公伐邾爲宋討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

伯弗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

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祓庚寅我入祓 鄭伯請釋泰山

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祓易許出使宛來歸祓不

祀泰山也

附錄 鄭公子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

成昏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

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

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春秋實錄

卷一

十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

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穀梁諸

侯之參盟於是始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

質子不及二伯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以成紀好也

附錄 無駭辛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

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公命以字爲展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國之懸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災 邦畿外五百里侯服歲一見又五百里甸服二歲一見又五百里男服三歲一見又五百里采服四歲一見又五百里衛服五歲一見王者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冬公會齊侯于防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

春秋實錄

卷一

十一

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爲

師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夏羽父先會齊侯鄭伯

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戊申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

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

子謂鄭莊公於是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上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秋鄭師入郕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人不會王命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

春秋實錄

卷一

十二

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公會鄭伯于郕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太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及



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  
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登弧登周  
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出  
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  
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  
一二父兄不能共臆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  
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

春秋實錄

卷一

七

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  
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  
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  
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鄭國爭此土也  
吾子孫其覆亾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  
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  
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  
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  
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

能與許爭乎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  
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  
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  
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  
齊于社圃館于蔦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蔦氏立  
桓公而討蔦氏有殂者

春秋實錄

卷二

古

春秋實錄卷之二

昭武 鄧來鸞繡青父編

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母弟也謚法闕上服遠曰桓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

祀周公卒易祔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

周公祔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結祔成也盟曰渝盟

無享國

二年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

春秋實錄 卷二

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春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

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

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爲賂故立

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

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

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

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臧哀伯諫曰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

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

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紱紃紃

昭其度也藻率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

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

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

春秋實錄 卷二

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

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

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

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忌諫之以德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

公告于宗廟反行飲至百爵策勲焉

三年公會齊侯于贏 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曆家曰日光以望時還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掩密故日光溢出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禮記婚禮

春秋實錄

卷二

三

親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雁入揖堂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受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春日蒐夏日苗秋曰獮冬曰狩諸侯田狩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鄭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檜鼓而動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令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

春秋實錄

卷二

四

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大雩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過則書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雩求雨之祭也爲壇於南郊之傍雩五方上帝

配以先帝自鞞鞞至祝敵皆作曰盛樂他零用歌舞而已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紀來諮謀齊難也

附錄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

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千

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

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

春秋實錄

卷二

五

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

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

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

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

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

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

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鐃

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蒞舍中

秋教治兵皆如之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

戰法虞人菜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

十步爲一表田之中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

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非後至者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

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

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

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摠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

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鐃車驟徒移及表乃

春秋實錄

卷三

六

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

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

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

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

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

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

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

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

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太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之者何以火攻也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譏盡物故書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烝衆也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

春秋實錄

卷二

七

具故曰烝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周禮公之子如侯伯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以會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

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十一年附錄 鄭伯寤生卒鄭昭公之伐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初祭封人仲是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

春秋實錄

卷二

八

附錄公羊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道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兼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延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

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鄆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遂帥師而伐宋

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

天地間猶火之着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

氣蘊伏其盛在下故藏冰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

用事故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冰

春秋實錄

卷二

九

乃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四時無

愆伏凄苦之氣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

秦滅無燠年

夏五孔子曰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

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之間以指隱桓隱桓之

日遠矣夏五傳疑也穀梁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鄭子人來華盟且修曹之會

乙亥嘗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

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不若已所自親者也日甸粟

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無甸之  
事焉穀梁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

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

之椽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

于天子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

求私財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

春秋實錄

卷二

十

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

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

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六月乙亥昭公入鄭人謂之狡

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

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會于袤

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

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

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于公使

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

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

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

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

春秋實錄

卷二

十一

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

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

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附錄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

以授百官于朝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

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諫之以

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

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

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

殺彭生

附錄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

春秋實錄

卷二

十三

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君

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

已甚矣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亯會之高渠彌相七月

戊戌齊人殺子亯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

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

免仲曰信也

春秋實錄卷之三

昭武 鄧來鸞繡青父編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在位三十有二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與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摎幹而殺之去其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其築之何主王姬者必自公門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

春秋實錄

卷三

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於是乎始判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仇乎紀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

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 公羊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

一者第一殺也自左鵬射之達於右鵬中心必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

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

春秋實錄

卷三

二

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附錄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祈侯曰吾甥也止而享

之騶甥甥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

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

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

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不從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

八年甲午治兵 治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皆習



戰也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殲善  
殲者不亾此之謂也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  
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  
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

附錄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  
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待菴戊公問不至請代弗  
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僖仲年生公孫無知有  
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紉之二人因之以作

春秋實錄

卷三

三

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  
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茲遂田于貝丘見大豕  
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  
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  
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 曰我奚御哉  
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於門中  
石之紛如殲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  
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公孫無知  
虐於雍廩春雍廩殺無知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初襄公立無常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夏公伐齊納子糾  
桓公自莒先入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喪戎路傳  
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  
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臣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殲之管仲請囚鮑叔  
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奚

春秋實錄

卷三

四

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  
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  
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  
乎臣之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  
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桴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  
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  
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  
是也公曰若何鮑子曰請諸魯公曰施伯魯君之謀

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于祖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公曰若何對曰殺而以其屍投之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公使束縛予齊使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

春秋實錄

卷三

五

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春秋實錄

卷三

六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一年夏五月公敗宋師于鄆 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

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濇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有恤民之心

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歇孫生擄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

春秋實錄

卷三

七

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既反爲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叔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殺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葬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皆醢之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六月齊人滅遂而戍之

春秋實錄

卷三

八

冬公會齊侯于柯始及齊平也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公羊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管仲至三覺三浴之

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譁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

春秋實錄

卷三

九

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公曰諾國旣安矣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

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狻猊振旅秋以獬廌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處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

春秋實錄

卷三

十

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懽忻足以相安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故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夏單伯會伐宋 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附錄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

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

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

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

成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

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

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復會焉

春秋實錄

卷三

十一

齊始霸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諸侯爲宋伐邾鄭人間之而

侵宋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

冬十有二月同盟于幽 鄭成也内外寮一疑之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夏齊人殲于遂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戎

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二十二年附錄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

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

寬政赦其不開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

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謫請以成告詩云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使爲工正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

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

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是謂鳳凰于飛和

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

春秋實錄

卷三

十三

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

立之生敬仲及陳之初亡也陳完于始大于齊其後

亡也成子得政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非禮也曹劇諫曰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

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

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國語曹劇諫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

觀民于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

土發而社助時也收穡而益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丹桓宮之楹刻其桷

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國語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

春秋實錄

卷三

古

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

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常也惟正月

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

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求乎陰之道也以

朱絲營社或曰晉之或曰爲闢惡人犯之故營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

之眚不鼓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旣成鼓而駭衆用牲

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事也天子非展義

春秋實錄

卷三

古

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

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

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

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

及惠王卽位取爲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官近于王

官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

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

大夫奉子顏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顏以奔

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于頹鄭伯聞之見號叔曰盍

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

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

五大夫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頹也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楚令尹子元欲盡文

春秋實錄

卷三

五

夫人爲館于官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

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

之側不亦異乎子元曰婦人不忌襲讐我反忌之秋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之門子元闚御疆

闚梧耿之不比爲旃闚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

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

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

有易乃止

冬築郛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都曰城

臧孫辰告糴於齊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爲四隣

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

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

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

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

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

急病而懷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

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

春秋實錄

卷三

六

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圭與玉磬如齊告糴

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

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

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

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

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二十九年春新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

而入周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大閑每廐爲一閑閑有

二百一十六匹內年歲下馬不食穀馳道不修

延廡者法廡也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卽位數年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 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

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以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

春秋實錄

卷三

七

相遺俘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爲管仲城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附錄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

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殺益于稷門公疾問後

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夙奉般公

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偕叔待于鍼

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灰且無後飲之歸及遶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春秋實錄

卷三

八



春秋實錄卷之四

昭武 鄧來鸞繡青父編

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子般弑卽位在位二年爲慶父所弑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

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成季之將生

春秋實錄

卷四

一

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

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亾則魯不昌又筮之

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

手曰友遂以名之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

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

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

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

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禮記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

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子祫及其高祖 王制天子諸

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遠主

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齊

初公傳奪卜齡田公不禁秋

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

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

春秋實錄

卷四

二

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

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

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外也哀姜與知之故

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

之

冬齊高子來盟

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

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自爭門至于吏

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譚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

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  
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之擇利而爲之  
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  
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孔禮  
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  
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  
人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  
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

春秋實錄

卷四

三

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  
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  
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盧于曹許穆夫人  
賦再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  
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春秋實錄卷之五

昭武

鄧來

鄧來

鄧來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兄也母成風位

元年春王正月

初成風聞季友之絲遂事之而出僖

公焉故成季立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

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

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

春秋實錄

卷五

分災討罪禮也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

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上無天王下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恥之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

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

救之可也

楚人伐鄭 申公闕班殺子元闕穀於菟為令尹自毀

其家以舒楚國之難秋楚人鄭鄭鄭鄭鄭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

公敗邾

師于偃盟于棼謀救鄭也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成

將歸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 莒人

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拏公賜季友汶

陽之田及費公羊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

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

子奚師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

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涖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

此矣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

春秋實錄

卷五

二

疾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

不與為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侯戰穀梁內不

言獲此其言獲何惡季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

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

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

以殺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

國忘亡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為干與垂棘之

壁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驕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敍邑之南鄙敢請加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之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假道乎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假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所以事大國也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荀息曰宮之奇

春秋實錄

卷五

三

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必不從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之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記曰唇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虞公不聽宮之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抱璧牽馬而前曰臣之謀何如公曰子之謀已行矣璧則猶是也而馬之齒已長矣公殺

春秋實錄

卷五

四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服江黃也  
楚人侵鄭 闕章因鄭聃伯  
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  
楚人伐鄭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貢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春秋實錄

卷五

五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

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帖楚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序續也 公羊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

春秋實錄

卷五

六

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伐陳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旣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公羊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叔孫戴伯會諸侯之大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附錄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

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  
齊既與諸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  
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  
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  
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  
安食不飽我辭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

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披乃徇曰投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  
出奔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  
王世子云者惟王之貳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穀梁  
鄭伯逃歸不盟 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

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  
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  
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  
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于奔黃 楚圖穀於莧滅弦弦子奔黃于  
是江黃道柏皆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  
楚又不設備故亡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  
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  
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  
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  
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  
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

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勝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鷄之賣賣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鷄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楚人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儵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何憚

春秋實錄

卷五

九

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濤塗之譖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弗許鄭必受盟

春秋實錄

卷五

十

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春秋實錄 卷五 十一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夫人成風非哀姜也傳誤

九年夏五月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耄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桓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十年秋狄滅溫溫子奔衛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及其大夫荀息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春秋實錄 卷五 十二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疾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殛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殛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



息侯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苟息有焉公羊苟息可不食其言矣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苟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苟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苟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苟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苟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

春秋實錄

卷五

莊

其言矣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必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

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十三年春秋侵衛 諸侯城衛楚立之郭懼狄難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淮夷

病杞故且謀王室也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

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

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國幾

亡

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春秋實錄

卷五

莊

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

大夫救徐 楚人伐徐徐卽楚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

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

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於是展氏有餘慝焉晦者何冥

也震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

天戒之故震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之

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以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閫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

春秋實錄

卷五

五

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君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于戍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淳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優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歿夕以入則朝以歿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

春秋實錄

卷五

六

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慮惡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凌人不祥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秦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伯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

春秋實錄

卷五

十七

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隕石記聞也聞其磧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鵠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鵠何以書記異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鵠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鵠微有知故月之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謀鄭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十七年夏滅項 淮之事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春秋實錄 卷五 文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狄救齊 齊侯之大夫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姬生昭公甯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子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一月乙亥齊

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葬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冬邢人狄人伐衛 圍范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人執滕宣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春秋實錄 卷五 宋

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亾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歟爲幸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邢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脩省德乎無

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以報范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脩好于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梁亾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春秋實錄 卷五 干

遂取梁

二十年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故也于是衛方病邢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諸

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

春秋實錄

卷五

五

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伐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齊而脩祀紆禍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及邾師戰于

春秋實錄

卷五

五

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師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亾國之餘不鼓

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附錄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

春秋實錄

卷五

五

是乎得有人有人而救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

春秋實錄

卷五

五

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

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饗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由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

春秋實錄

卷五

壬

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莢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從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

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洩之僕

春秋實錄

卷五

壬

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寔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夫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云盍亦求之以成誰慙對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

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  
成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  
善人

冬天王出居于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  
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  
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  
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  
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

春秋實錄

卷五

七

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豐郇  
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  
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  
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  
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  
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  
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  
乎又前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  
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顏叔王子出狄師夏狄  
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  
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桀王又啓之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  
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  
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  
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  
先后其謂我何事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  
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  
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太叔以  
隗氏居于溫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  
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

春秋實錄

卷五

八



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  
鄢父告于秦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  
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  
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  
余莫敢止

附錄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

春秋實錄

卷五

五

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  
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  
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  
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秦晉伐郟楚闔克屈禦寇  
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父而繫輿人以圍  
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  
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  
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

圍陳納頓子于頓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  
于我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盟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  
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  
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曰小人恐矣

春秋實錄

卷五

五

君子則不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  
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  
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

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聞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賓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戌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

春秋實錄

卷五

主

共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

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

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

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

卻穀將中軍卻漆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

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

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

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

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

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

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將伐曹假道

春秋實錄

卷五

主

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

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

襄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

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

多歿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

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敷之以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僇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諶怒曰勞之不啻報於何有藝僇負羈氏魏犇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胃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踊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諶以徇於師立舟之僇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春秋實錄

卷五

三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

伯欒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若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畱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

春秋實錄

卷五

三

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

其不擬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  
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臨其腦是以懼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閻勃請  
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曰焉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  
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  
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車  
七百乘鞬韞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  
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  
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  
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尚將右胥臣  
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右師潰狐尾設二旂而退之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縳以中軍  
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及癸酉而還

段其大夫得臣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

也先戰夢河臣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  
也太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久而利國猶  
或爲之况瓊王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  
敗也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  
及連谷而外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使子人九  
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  
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  
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  
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鉅鬯一卣虎賁三  
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  
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者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

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春秋實錄

卷五

三

有行者誰翰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祥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天王狩于河陽 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

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餕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將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國語

春秋實錄

卷五

天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令諸侯而滅兄弟非

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三十年夏狄侵齊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問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春秋實錄

卷五

五

及公子鞅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使公爲之請納王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欽治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公治既服將會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臥治厯辭卿

晉人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之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耄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經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春秋實錄

卷五

甲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遷如京師遂如晉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夏四月四卜郊 家語定公問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而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公曰郊不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

春秋實錄

卷五

單

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于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鬯粟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

以黼之袞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旂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不從乃免牲 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郊用三辛以二月卜二月上辛

不吉卜中辛不吉卜下辛又不吉乃免牛全曰牲傷曰牛

猶三望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三望者何

望祭也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秋

春秋實錄

卷五

單

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可以已之詞

狄圍衛十二月衛遷于帝丘 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

康叔曰相奪余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

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

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陳祀命

三十二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夏狄有亂衛人

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杞子自鄭使舌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  
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  
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  
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  
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  
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侯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夾是間余收爾骨焉秦  
師遂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  
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  
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  
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  
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備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  
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  
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春秋實錄

卷五

聖

固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開敝邑杞子奔齊逢孫楊孫  
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  
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  
以敝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  
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晉原軫曰秦違  
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  
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  
其師其爲从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  
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  
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  
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  
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曰夫人請之吾舍之  
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墜

春秋實錄

卷五

聖



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傾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繫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歟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

春秋實錄

卷五

聖

晉人敗狄于箕狄伐晉及箕晉侯敗之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餽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子也也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實錄

卷五

果

春秋實錄卷之六

昭武 鄧來鸞續青父編

文公名典傳公子母聲妻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

朝使孔達侵鄭伐縣皆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

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

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師圍

戚六月取之獲孫昭子

衛人伐晉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春秋實錄 卷六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後晉侯禦之先且居

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孤鞠居為右甲子

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

于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

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

斬囚會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

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焚之曠曰吾未獲焚所

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

於明堂灰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

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灰焉晉師從

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湔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

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

重施于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

春秋實錄 卷六

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

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

者藏主也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敬也

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

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  
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  
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  
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  
秋匪解饗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  
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  
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  
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  
春秋實錄 卷六 三

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

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

衙之役

子遂如齊納幣 凡君卽位好甥舅修昏姻娶元妃

以奉采盛孝也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

娶也

十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以齊潰 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

上曰逃

秦人伐晉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

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入也能

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以江故

春秋實錄 卷六 四

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

遇息公子朱而還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

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之賦菁

菁者莪臧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故敢不愼

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

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

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凶不允宜哉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秋楚人滅江 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  
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  
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  
穆之謂矣

晉侯伐秦 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公與之宴爲賦淇露及彤弓不辭  
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

春秋實錄

卷六

五

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露則天子當  
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  
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  
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五年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卽東夷楚成大心仲歸

帥師滅六楚公子變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

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

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

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  
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晉狐射姑出奔狄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

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十一月

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夷駢送其帑公羊君

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

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

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

春秋實錄

卷六

六

朝而走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于在矣不告閏月棄時政

也何以爲民先王之政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餘於中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

餘於中事則不悖

七年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

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

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

春秋實錄

卷六

七

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鄆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偃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

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弗聽

狄侵我西鄙

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

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

春秋實錄

卷六

八

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

公孫敖如莒蒞盟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

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

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且爲

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叔仲

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

之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

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

八年冬十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盟於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穆叔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宋司城來奔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曜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

春秋實錄

卷六

九

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私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孫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

司城蕩意諸來奔効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九年及箕鄭父夷之蒐晉人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箕鄭父士穀蒯得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

春秋實錄

卷六

十

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冬楚子使椒來聘執幣傲叔孫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十年夏秦伐晉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

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  
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  
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  
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秩其僕以徇或謂子舟  
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無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  
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子伐麇  
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春秋實錄

卷六

十一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敵于鹹 鄭瞞侵齊遂伐我  
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爲  
右富父終甥駟乘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  
終甥搃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  
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  
班御皇父充石公子殺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  
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灰焉宋公於是  
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  
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

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門衛人獲其季弟  
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長狄也弟允之三人佚蕩中國  
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有矢射其目身橫九  
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其之齋著王子成父殺  
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穀梁

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  
不忌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  
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  
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

春秋實錄

卷六

十二

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  
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爲令狐之  
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  
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  
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  
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

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褻褻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春秋實錄

卷六

主

瑕

十三年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何以稱太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犂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壽羣公廩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春秋實錄

卷六

古

十四年附錄 齊侯潘卒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子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五月昭公卒舍即位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晉卻



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也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簫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

春秋實錄

卷六

主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齊

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襄

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

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又執子叔姬

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

叔姬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

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

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

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

以城下之盟而還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謂諸侯不能也遂伐

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

春秋實錄

卷六

主

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谷齊侯弗及盟 及

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谷請盟齊侯不

許曰請侯君問

夏四月公四不視朔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

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

君北面受之乃察一月之政頒於其國此之謂視朔

毀泉臺 有蛇自泉臺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八月聲

姜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  
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  
羣蠻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楚人謀徙  
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若伐庸夫  
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  
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訾賈謀人乃出師旬有  
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麋同食次于句瀝使廬  
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  
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

春秋實錄

卷六

七

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  
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  
貝自伋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  
滅庸

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公子鮑禮於  
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  
也時加修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

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  
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  
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  
為司馬鱗曜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  
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  
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亾子猶不亾族夫人將使公田  
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  
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至國人諸侯誰納

春秋實錄

六

八

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  
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  
若後君何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  
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晉荀林父  
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  
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  
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俟宣  
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  
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  
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  
又朝以藏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  
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  
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

春秋實錄

卷六

九

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以無以加焉古人  
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豕不擇音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  
急何能擇命之圖極亦知以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  
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  
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  
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  
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爲太子也與郕

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僕納  
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  
于池歆以朴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  
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  
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襄仲臧叔如齊惠公立且  
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  
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

春秋實錄

卷六

十

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  
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必君命可  
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矣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奔秦既而復  
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  
殺適立庶子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春秋實錄卷之七

昭武

鄭公歸書

宣公

名倭一書也公乎也按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季文子如齊納賄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

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秦

公會齊侯于平州 以定公位公子遂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為立公故以賄齊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

春秋實錄

卷七

一

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

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

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

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隼林伐鄭 楚為賈救

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

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

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

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

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

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

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

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

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

春秋實錄

卷七

二

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

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

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既合

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成者謳曰睥其目瞻其

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

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聞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冀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

春秋實錄

卷七

三

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缺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宜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忌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

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也遂扶以下公喉夫縶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

犬雖猛何爲聞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

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

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

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

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

俄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

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

春秋實錄

卷七

四

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

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

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

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二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曷

爲不復卜養牲養三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

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

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

楚子伐陸渾之戎 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

春秋實錄

卷七

五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

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春秋實錄

卷七

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公羊子曰其諸所謂

雙雙而俱至者與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

荀林父救鄭伐陳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

謀會通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

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

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

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黑壤

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有疾也譏何譏爾大

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若有私喪則哭于館

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懷而從之若賓死未將

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春秋實錄

卷七

七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

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楚人滅舒蓼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彊之

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于周

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

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

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二子請殺之

公弗禁遂殺洩冶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春秋實錄

卷七

八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固畏其偪也公

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告以族不以名也凡諸侯

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失臣某失守宗廟敢

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夏公如齊奔喪五月公至自齊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

取成而還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按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

遷于繹皆此山之地邾魯二國之交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季文子初聘于齊

冬子家如齊邾故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

鄭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子伐鄭及櫟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

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秋晉侯會狄于橫函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

春秋實錄

卷七

九

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橫函衆狄服也是行也

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

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

况寡德乎

丁亥楚子入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

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輟

諸粟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

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

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

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

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

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

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

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納

春秋實錄

卷七

十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二年楚子圍鄭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

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

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且巷出車吉圍

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

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



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  
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  
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  
克佐之趙索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  
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

春秋實錄

卷七

十一

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  
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  
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  
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譴政有經矣荆尸  
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  
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  
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  
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  
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  
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  
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  
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  
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  
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

春秋實錄

卷七

十二

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  
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  
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  
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欲馬于河而歸聞晉  
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敗之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  
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宜  
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  
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  
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  
皇戌使如晉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  
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  
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

春秋實錄

卷七

三

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誓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  
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葦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于楚我曲楚直  
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遂當  
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楚叔

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  
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  
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  
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  
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  
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  
二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  
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  
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

春秋實錄

卷七

南

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  
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  
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以致晉師晉魏  
鉤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  
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  
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  
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  
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來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

無日矣不如備之晉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微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廩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濱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

春秋實錄

卷二

主

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躡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

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危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

春秋實錄

卷七

末

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

附錄 晉師歸桓子請夾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在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聞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

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  
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  
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  
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  
寒王巡三軍拊而免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  
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  
春秋實錄 卷七 十七  
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晉井  
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  
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  
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  
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

晉殺其大夫先穀 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晉人  
討郟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  
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  
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  
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  
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  
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  
春秋實錄 卷七 十八  
子使復其位

晉侯伐鄭 爲郟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  
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  
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  
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  
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  
役惡宋曰鄭昭宋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  
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見晏桓子襲之言魯樂桓子告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

春秋實錄

卷七

七

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志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

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

聞之君能致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

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命臣之祿也寡君

有信臣下臣獲考厥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

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

春秋實錄

卷七

三

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

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

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

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

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  
億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  
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  
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  
曰何爾司馬子反曰億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億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  
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

春秋實錄

卷七

主

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  
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  
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處于此臣請歸莊王曰子去我  
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引師而去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  
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嬖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  
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  
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

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恃其雋才而不  
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  
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亾之道也商  
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  
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  
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  
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  
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  
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  
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  
載周能施也卒是道也其何不濟

春秋實錄

卷七

主

秦人伐晉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  
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  
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  
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

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初稅畝 非正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古者什一籍而不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慈菲盡取焉

春秋實錄

卷七

五

冬螽生 爾雅謂之螽蟴螽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治而自生故螽曰螽蟴

十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敵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傳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火樂器藏焉爾

十七年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也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

春秋實錄

卷二

五

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歟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禮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繪以公子疆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

逃歸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歸父還自晉至遂奔齊戎怒必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庶庶夫太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

春秋實錄

卷七

季

襄郎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春秋實錄卷之八

昭武 鄧來鸞繡青父編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按論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三月作丘甲 爲齊難故作丘甲 周禮因井田

制軍賦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四

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井爲七十五人今

四丘出四甲爲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是增三之一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

春秋實錄

卷八

一

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戰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項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人而封  
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  
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  
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  
子曰師敗夫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

春秋實錄

卷八

二

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  
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  
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  
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  
可止也已

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御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爲後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

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

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

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卻子使速以殉告

其僕曰吾以分詢也師從齊師于辛六月壬申師至

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日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

春秋實錄

卷八

三

腆敝賦詰朝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

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

侯曰太未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

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棄其車繫桑本焉

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

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

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

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絀于水而止韓厥執繁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

春秋實錄

卷八

四

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惡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間而語發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鞏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絳地五百里焚雍丘之茨侵車東至海

春秋實錄

卷八

五

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里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里東南其畝今吾子疆里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復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

春秋實錄

卷八

太

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聞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帥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甌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令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及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則是終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盡國盡子一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公羊子

春秋實錄

卷八

七

附錄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  
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  
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  
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  
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  
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

春秋實錄

卷八

八

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  
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  
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  
先王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繆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  
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  
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

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執衽皆百人公衡爲質以  
請盟楚人許平

附錄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  
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  
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  
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  
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  
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

春秋實錄

卷八

九

獲於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  
尹襄老襄老於於郢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  
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歸尸可得也  
必來迎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營之  
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  
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  
以求之鄭人懼於郢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  
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  
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巫

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以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春秋實錄

卷八

十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寔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公至自晉拜汶陽之田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討赤狄之餘焉麇咎如潰

春秋實錄

卷八

十一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下國之大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

衛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鄭伯伐許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

五年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宗而問焉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如之何伯宗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以其言告之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穀梁子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鄭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伯與許男訟皇成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子報皇成及于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者

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季文子以輦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廟由已非由人也武公名叔伯會之玄孫隱公之高祖也傳十一世朱子曰太祖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一世一遷廟壇壇鬼大衛孫良夫帥師侵宋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樂書帥師救鄭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

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與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吳伐鄭 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

春秋實錄

卷八

古

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叔侯羽軍楚師鄭囚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

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音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

春秋實錄

卷八

五

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吳入州來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閭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

爾以譏惡貪僻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敎吳乘車敎之戰陳敎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人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

春秋實錄

卷八

七

子綏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貳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伯主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鞏之戰

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使皆反其所侵地公羊子

晉樂書帥師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楫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

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

春秋實錄

卷八

七

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明日而亡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樂卻爲徵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主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晉士燮來聘且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



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  
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復之季孫  
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  
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  
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  
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

春秋實錄

卷八

太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復命公享之賦韓  
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  
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  
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  
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  
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  
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晉侯使

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

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

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

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

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

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春秋實錄

卷八

尤

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

萃凡百君子莫不伐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鄭公子班聞叔

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孺四月鄭人殺孺立髡頑

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秋七月公如晉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莜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

春秋實錄

卷八

子

夏公會晉侯于瑣澤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莜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克令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

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榦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隋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春秋實錄

卷八

子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節也今成子隋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秦桓公既與晉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營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縠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

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  
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迂晉侯于新  
楚

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晉侯強  
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曄送孫  
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  
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  
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  
之

春秋實錄

卷八

三

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 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  
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  
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  
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以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  
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執而歸諸京師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  
其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  
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 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  
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  
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  
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  
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春秋實錄

卷八

三

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  
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而有成  
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  
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  
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  
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  
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  
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  
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濫開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

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水水木介甲冑之象正月夏之

仲冬天未甚寒雨下著水而成冰是寒過其節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

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

樂懼宋恃勝也

春秋實錄

卷八

酉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

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

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

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曄如衛遂如齊

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姚

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

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至何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

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蹇惠公不振旅箕

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

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

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

春秋實錄

卷八

壬

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旬趨進曰塞井夷竈陳

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

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

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

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

各顧其後莫有聞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晉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

春秋實錄

卷八

壬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成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呂錡夢射月中之退而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

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傷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詢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陽穀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吾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

春秋實錄

卷八

壬

稱其伐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官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犇曰晉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犇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

以上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平侯不且公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車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齊宋衛皆失軍

春秋實錄

卷八

天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違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

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亾之魯必夕亾以魯之密邇仇讐亾而爲讐治之何及卻曄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

春秋實錄

卷八

天

魯之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譖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代公執也其代公執柰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

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

孫行父公羊子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癸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隼盟于扈 歸刺公

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伐鄭 鄭太子髡頑頭縞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

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

春秋實錄

卷八

辛

于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

于首止諸侯還

九月辛丑用郊 郊用正月上辛夏之始可以承春以

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用者不宜用也官室不

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

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

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

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八年公如晉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

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

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

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

春秋實錄

卷八

辛

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

施令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

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

魏頡趙武爲卿荀蒙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

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弁糾御戎

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

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遇寇

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  
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  
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  
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鄭伯侵宋及  
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申鄭皇辰侵城  
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  
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  
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

宋永寶錄

卷八

三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  
吾譽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  
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  
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  
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冬楚子鄭人侵宋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  
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

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  
谷楚師還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鄭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杅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  
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春秋實錄卷之九

昭武

鄧來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在位二十一年按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

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冀諸瓠丘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

春秋實錄

卷九

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

以為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

子然侵宋取犬丘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

諸國

二年鄭伐宋 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惠歸于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驅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七月庚辰鄭伯輪卒於是子

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徒晉師侵鄭諸大夫欲

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謀鄭故也孟獻

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

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我

春秋實錄

卷九

二

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

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

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知武子之言故也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為簡之師克鳩茲至

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

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

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

廖亦楚之良也若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

公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過心疾而卒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樸 公如晉始朝也孟

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

君是望敢不稽首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

諸侯使士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

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

春秋實錄

卷九

三

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郕外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之

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

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

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

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

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

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

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

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

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

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

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當爲侯奄祁奚請老晉侯

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

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

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

春秋實錄

卷九

四

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謫立其子不爲比舉

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

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

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祁奚有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

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許靈公爭楚不許于雞澤知武子伐許

四年附錄 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

春秋實錄 卷九

五

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誦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冬公如晉 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于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編小關

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

成屬鄆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

于淮上吳子不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

春秋實錄 卷九

六

冬成陳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附錄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莒人滅鄆 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鄆中

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七年城費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後故季氏城費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鄭僖公之爲春秋實錄 卷九 七

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計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君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且聽朝聘之數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觀聽命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

春秋實錄 卷九 八

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遂遠  
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  
守以老楚扶信以待晉不亦可乎驪曰詩云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  
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儼而師徒以  
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  
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兵于蔡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  
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亾者  
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  
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  
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  
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  
君在君若之臭味也懼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

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  
公獻俘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  
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諸侯伐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偃士匄門于  
郭門衛北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郕人從趙武  
魏絳斬行栗甲戊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械盛饌  
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  
行獻子曰遂圖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  
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  
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  
公子嘉公孫輒公孫鼂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  
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驪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寔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

春秋實錄

卷九

士

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敢與爭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

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禮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

春秋實錄

卷九

士

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會吳于壽夢也三月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偃陽

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斷其帶以徇於君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偏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授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率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

春秋實錄

卷九

主

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子宋公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官謂之夷俘偏陽姁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

至于師故長于滕已酉師于平首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駢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駢爲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刳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

春秋實錄

卷九

十四

亥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戌之鄭及晉平楚子囊伐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人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

樂厲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子名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春秋實錄

卷九

五

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成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太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左

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暮晉荀罃至于西郊宋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

春秋實錄

卷九

六

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母蘊年母壅利母保姦毋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駘衍成甲



戊晉趙武入盟鄭伯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  
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  
侵掠晉侯使叔盼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  
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  
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鐻磬  
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

春秋實錄

卷九

七

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  
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  
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  
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  
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  
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公日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載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平始有金石之樂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使良霄太宰石臬如楚告  
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  
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十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  
台遂入鄆 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且拜師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  
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春秋實錄

卷九

八

十三年夏取郟 郟亂分爲三師救郟遂取之  
附錄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  
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鄆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  
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竈窋之  
事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  
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  
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  
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  
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附錄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嚳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春秋實錄

卷九

五

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之乃舍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官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輒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見衛北官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

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復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食鑿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廐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特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會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

春秋實錄

卷九

十

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已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拏於戚而入見蓬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鄭使子行於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鄭人執之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曰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告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歸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公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歸語臧

春秋實錄

卷九

主

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公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知因而

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事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位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附錄 楚子囊伐吳卒將歿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歿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春秋實錄

卷九

主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日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渙梁戊寅大夫盟 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渙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邾之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侯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諸侯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孟孺子速邀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

春秋實錄

卷九

重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渙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歿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卿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

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

之喪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

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殿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

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

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

春秋實錄

卷九

重

莊子斬其櫛以爲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止郭范鞅門于陽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

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灰不從禮不穀卽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尚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若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春秋實錄

卷九

重

爲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餒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歟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附錄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楊曰大無侵小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邾水歸之于我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侯要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姊嬖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紀

春秋實錄

卷九

庚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殺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戊子尸諸朝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歿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穀梁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威

故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  
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

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

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變

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歿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

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

春秋實錄

卷九

三

滅是無天也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

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

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

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

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欲皂牧

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

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濯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

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

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賔通幾亾室矣懷子患之祁

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成桓主

春秋實錄

卷九

天

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吾父歿而益富歿吾父而專于國有歿

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

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與其多士也

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

奔楚宣子殺叔虎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

請叔向不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

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

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邪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亦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叔向都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殛紂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免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春秋實錄

卷九

元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鋼樂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冬會于沙隨復鋼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二十三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

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

春秋實錄

卷九

辛

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趙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爲政樂氏在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橫慝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

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宜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官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陳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宜子逆諸皆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曰矢及君屋灰之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灰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灰樂盈

春秋實錄

卷九

三

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榮庭戌邯鄲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

以追之獲晏釐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莊子卒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孫紇斬鹿門之闢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夙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

春秋實錄

卷九

三

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



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統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甲夜入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謂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春秋實錄

卷九

三

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

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公會諸侯于夷儀 將以伐齊水不克

叔孫豹如京師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穀梁

春秋實錄

卷九

三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嬖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此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拍楹而歌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郈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儂埋皆必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必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凡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疾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春秋實錄

卷九

章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

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水剗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春秋實錄

卷九

癸

秋八月己酉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 衛侯入于夷儀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于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享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乳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隊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子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

春秋實錄

卷九

七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辛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必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

春秋實錄

卷九

八

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從近闕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

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歿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孫林

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

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

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

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

曰寡君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

春秋實錄

卷九

左

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弗怨寡人

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

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

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

關出公使止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

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衛侯如晉晉人執而

囚之于士弱氏

附錄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

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

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

遇之于鄭郊班荆相爲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

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

楚令尹子木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失獨無族姻乎

春秋實錄

卷九

左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

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信也商頌有之

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沃賜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  
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  
也若多鼓軍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  
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  
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  
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

春秋實錄

卷九

里

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  
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  
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葺食師陳焚茨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兵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  
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之叛楚教之車乘  
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  
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

也若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  
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  
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  
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  
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  
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甚於此椒舉要于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  
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齒也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  
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之

春秋實錄

卷九

里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  
是成也夫小人之性覺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  
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  
石惡陳孔吳鄭良霄晉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于趙

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盾至于宋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

春秋實錄

卷九

壘

于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夜也趙孟及子晉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

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厥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春秋實錄

卷九

壘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

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固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春秋實錄

卷九

盟

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崔舍政則以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蒞事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遂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官弗克反陳于微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適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春秋實錄

卷九

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卽位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冤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而

歸五月公至自楚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  
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  
之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  
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  
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晉侯使  
春秋實錄 卷九 一  
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  
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  
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垂國多矣誰能治之杞夏餘也  
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  
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賦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  
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  
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子來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

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  
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鄭鼓父黨叔爲  
一耦

吳子使札來聘 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于周樂使工  
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  
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  
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  
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威險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  
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



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或叫于宋太廟曰謠謠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謠謠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嗜酒爲寢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穀谷皆自朝布露而罷旣而朝則

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子產斂伯有氏之灰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灰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伯有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灰子產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

會以謀歸宋財旣而無歸于宋 三十一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穆叔

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癸巳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慙而有嘉客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附錄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盍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閥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

春秋實錄

卷九

五

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輪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塏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

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廡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詞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春秋實錄

卷九

五

春秋實錄卷之十

昭武

鄧來歸

昭公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夫人孟子通齊薨于乾侯按諸法威儀恭明日昭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昭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于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俾聽命令尹使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

春秋實錄

卷十

一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圍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德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紫而入許之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邾午謂趙

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

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謫譴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

春秋實錄

卷十

二

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蕪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之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晉之欲背

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三月取郕 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  
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濱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  
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  
其跽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  
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  
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  
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  
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

春秋實錄

卷十

三

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  
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  
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  
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  
不辟汚出不辟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  
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  
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  
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然望楚而歸  
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

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

則有刑猶不可一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  
妣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  
可一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  
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之吳濮有魯楚之執事  
豈能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  
莒魯爭郕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冗也  
去煩有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  
乃免叔孫

春秋實錄

卷十

四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  
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  
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  
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  
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  
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  
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  
懼選于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

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肥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左角參爲右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

春秋實錄

卷十

五

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

叔弓帥師疆郕田 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隴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展與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繼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午齒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

春秋實錄

卷十

六

緹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夫子近德矣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韓須如齊逆女齊  
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  
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謂之請曰送從逆  
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晉少姜卒公如晉  
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  
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  
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  
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

春秋實錄

卷十

七

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三年夏叔弓如滕 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  
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  
先入乃先授館敬子從之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  
其寵人冬燕大夫北以殺公之外寵公懼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  
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灾古者日在北陸  
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

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

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  
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  
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  
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  
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驕  
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  
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  
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害誰能禦之七月之  
卒章藏冰之道也

春秋實錄

卷十

八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  
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  
歡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  
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

侈天武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輔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此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

春秋實錄

卷十

九

人不聞其恃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刑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墮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人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

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夏諸侯如楚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

春秋實錄

卷十

十

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

春秋實錄

卷十

十一

使速殺之

遂滅賴 賴子面縛鉅壁士袒與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遠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鄢 言易也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鄢鄢叛而來

故曰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衛受其書而投之帥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

春秋實錄

卷十

十二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旣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氏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尸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



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公如晉 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  
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  
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  
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  
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  
禮之本末將於是在而屑屑然習儀以亟言善於  
春秋實錄 卷十 三

春秋實錄

卷十

三

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  
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  
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爲盟主  
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  
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吳  
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  
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蓬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冬楚

春秋實錄

卷十

四

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之役蓬射以繁陽  
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闢  
吳師出蓬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  
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  
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  
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  
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驪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  
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  
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  
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  
使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  
焉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  
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  
楚子次於萊山蓬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  
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  
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

華合比請殺之柳閭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廓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冬叔弓如楚 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官廐尹棄疾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春秋實錄

卷十

五

七年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蓬啓疆曰臣能得魯君蓬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親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

春秋實錄

卷十

六

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餘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投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僂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謂則效已矣國語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

之昌大器庶爲樂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防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

春秋實錄

卷十

七

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吉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廢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八年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出奔鄭

叔弓如晉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

春秋實錄

卷十

八

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遠怨於其身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  
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  
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  
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  
將天下實賀

秋蒐于紅 自根牟至于商衡革車千乘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

陳宋戴惡會之壬午滅陳使穿封成爲陳公曰城麋

春秋實錄

卷十

九

之役不誚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  
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  
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  
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興且陳氏得政于  
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替睮無違命舜重之以明  
德寘德於遠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  
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  
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夏四月陳災 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

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  
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祀以五  
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  
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冬築郎圍 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  
圍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夏齊樂施來奔 齊惠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

春秋實錄

卷十

十

驅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  
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  
馳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  
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  
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  
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  
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  
王黑以靈姑釵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庚辰戰于

春秋實錄

卷十

主

氏始大

以伯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取郟獻俘  
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  
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能佻  
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  
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十人十人至將不  
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

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  
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  
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  
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  
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春秋實錄

卷十

主

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景王問於其弘曰今  
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  
之歲也歲在不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  
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  
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惑今幣重而言  
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  
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棄  
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  
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  
斃之何故不克然盼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  
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免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大蒐于比蒲 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

春秋實錄

卷十

三

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祫祥 修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

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用隱太子于崗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裏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春秋實錄

卷十

四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郕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愬遂如晉冬十月公子愬出奔齊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

之更受二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  
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  
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  
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  
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  
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  
不免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  
開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

春秋實錄

卷十

主

馬督焉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  
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  
出僕析父從右尹于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轡與之  
語曰昔我先君熊繹與呂伋王孫牟受父禽父並事  
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君熊繹辟  
在荊山草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

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用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

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

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

王命剝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

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

春秋實錄

卷十

美

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  
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  
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  
獲沒於祗官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  
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  
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晉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緡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咸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如何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圖

春秋實錄

卷十

七

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吾不爲怨府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

大司馬遽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遽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閭韋龜中犂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遽氏之族及遽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州城而名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

春秋實錄

卷十

天



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  
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  
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則師及訾梁而潰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  
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華曰請  
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太  
春秋實錄 卷十 无

莫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  
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  
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  
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  
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令子旗爲令  
尹平王封陳蔡復遷也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卜尹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  
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余升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初共王無冢適有籠子五人無適立也乃大有事于  
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  
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  
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  
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  
入再拜皆壓紐闕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  
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

奸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有一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于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開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勢而勤可謂無謀爲羈終身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忘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惡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

春秋實錄

卷十

三

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疆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

以齊侯出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惺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蕩蕩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蕩蕩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濱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春秋實錄

卷十

三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人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

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經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之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慎於豚上其

春秋實錄

卷十

晉

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退造于除癸酉退朝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禮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谷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戴倫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不與盟晉人執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

春秋實錄

卷十

晉

凍

公如晉至河乃復 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入州來 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晉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春秋實錄

卷十

章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宜于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耐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耐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子

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耐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滌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簫入而卒去樂卒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

春秋實錄

卷十

美

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難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貴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實是失信也何以庇民若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遭奸所喪茲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復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貳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獻鞮歸

春秋實錄

卷十

主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邾人會齊人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

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夏公至自晉 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勿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勿惡識國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昭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

春秋實錄

卷十

主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國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鼈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若矣

狄邾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烏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鵲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

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宗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官

冬有星孛于大辰 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大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墟也陳太皞之墟也鄭祝融之墟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

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余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余皇則對師

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礮牽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五月火昏始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竈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

春秋實錄

卷十

聖

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弗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官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官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柙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成公傲司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

寇列諸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鄆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邾子入郕 郕人籍稻邾人襲郕郕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孥於邾邾莊公反郕夫人而舍其女

春秋實錄

卷十

聖

十九年春宋公伐邾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郕俘請師二月宋公伐邾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郕俘附錄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夫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干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

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  
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  
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  
爲辭容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二十年附錄 楚子之在蔡也耶陽封人之女奔之生  
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  
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正月楚大夫羸氏至自秦費無極言于楚

春秋實錄

卷十

聖

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  
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牧南方是得天  
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費無極又言于  
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  
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  
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  
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  
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

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

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何敢來也對曰使而失命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  
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  
崇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  
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  
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  
諸焉而耕於野

春秋實錄

卷十

留

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  
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  
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  
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設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  
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  
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丙申殺公  
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



勝向勝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惑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宋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疆向宜向鄭楚建別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夫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春秋實錄

卷十

望

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慝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慝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後而所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叔孫爲政季孫欲惡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

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華費逐生華疆華多僚華登疆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疆相惡乃譖諸公曰疆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譏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疆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子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太心豐愆華慝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庚午宋城葛穀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春秋實錄

卷十

吳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費于東國而謂蔡人曰  
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  
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  
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  
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  
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登  
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

春秋實錄

卷十

星

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  
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苦維偃州員華  
登帥其餘以敗宋師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  
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  
復卽之厨人濮曰衆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大  
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兄華貍曰吾爲樂  
氏矣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  
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

而送之乃復入楚蘧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  
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楚蘧越使告于宋  
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  
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  
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  
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  
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  
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  
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  
寧華定出奔楚

春秋實錄

卷十

星

六月叔鞅如京師王室亂 王子朝賔起有寵于景王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畢穆  
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  
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難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  
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  
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

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  
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寧卒無子單子立劉蚩  
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葬王子于單氏丁巳葬  
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  
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  
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  
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  
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  
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  
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醲延定稠子朝奔京  
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  
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告急于晉七月以  
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  
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勝伐皇大敗  
獲鄆勝壬辰焚高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

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  
反伐之辛未伐東園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  
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單子劉蚩以王師  
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邾人城翼還將自  
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戎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  
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  
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  
推而履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  
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  
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  
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  
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  
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  
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  
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

如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  
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  
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  
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  
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  
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  
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始至

晉人圍郊 王子猛卒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庚戌晉  
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

春秋實錄

卷十

聖

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晉箕遺樂微右  
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  
京毀其西南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鄆潰丁未晉  
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秋七月昌子庚輿來奔 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  
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  
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  
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

鐸逆庚輿于齊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  
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  
出聞烏存執戈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收之曰  
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  
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旻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  
奔命收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  
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

春秋實錄

卷十

聖

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  
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  
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  
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  
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  
侯爭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鷄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  
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

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奔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單子取訾劉子取墻

人直人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

劉子還已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庚寅劉

子單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

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官尹辛敗劉師于唐

春秋實錄

卷十

襄

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閭丙寅攻蒯蒯潰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

疾而復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

孫使梁其經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

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

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

子叔孫受禮而歸

冬吳滅巢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

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守在四竟慎其四

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之民無內憂而又無

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

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

不亡何害夫正其疆場修其土四險其走集親其民

人明其伍侯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

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

念爾祖率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土

春秋實錄

卷十

襄

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全數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子戌曰此行也楚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

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

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

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

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

謂乎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  
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鄭伯如晉子  
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  
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廢不恤其緯而  
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蠹蠹焉吾小國懼  
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  
餅之聲矣惟蟬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  
而與宣子謀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夏會于黃  
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

春秋實錄

卷十

季

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  
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  
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性生其六氣用爲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  
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  
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  
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  
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

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  
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  
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  
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  
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  
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  
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  
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  
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春秋實錄

卷十

季

有鸛鵒來巢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  
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也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褰與孺鸛鵒之巢遠哉遙  
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  
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  
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  
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嬖與襄人擅通而懼乃使其妾  
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

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平子之難圖季氏介其難季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官于季氏且讓之故季氏昭伯亦怨平子季氏昭伯之從弟會爲說于季氏而逃于季氏季氏執旃季氏怒拘季氏老將旃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季氏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

春秋實錄

卷十

季

子公若獻弓與公爲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日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季氏季氏以難告季氏季氏以可勸告季氏季氏懿伯曰諛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

春秋實錄

戊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季氏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許子家子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愚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季氏曰必殺之公使季氏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害孟氏執季氏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季氏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

春秋實錄

卷十

季

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  
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  
內外以公命示子家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  
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  
內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  
於難罪孰大焉通內外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  
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春秋實錄

卷十

季

二十六年夏公圍成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填適齊師謂子猶之人  
高齋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  
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  
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  
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  
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  
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  
曲棘使羣臣從齊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

春秋實錄

卷十

季

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  
鉅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  
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賈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  
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  
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  
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單子如晉告急戊午劉人取  
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  
敗績已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  
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于胥靡  
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  
塞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冬十月王起師于滑  
辛丑在郊遂次于尸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  
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歸奉周  
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  
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



戊盟于襄官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癸未王入于  
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  
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  
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  
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  
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  
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  
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郊廓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  
春秋實錄 卷十 三

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  
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  
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  
無違天罰放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  
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  
則擇立長年釣以德德釣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  
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  
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  
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  
春秋實錄 卷十 三

不濫官不涸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嗚呼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  
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  
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  
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  
爲其民也是以先王尚之

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師不能退吳公子

春秋實錄

卷十

季

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可克季子雖至不吾  
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我若何光  
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  
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  
獻體收服于門外執蓋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  
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置劒于  
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鉞交于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  
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

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  
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  
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  
亂而還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龜  
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  
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  
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

春秋實錄

卷十

季

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  
甲執米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  
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  
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  
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  
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  
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  
而以難服

公如齊 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  
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  
求于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  
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個  
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  
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春秋實錄

卷十

宣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  
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  
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  
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褰之公賜公偃羔裘使獻龍  
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偃公爲之  
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  
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  
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  
凡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使

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  
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  
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  
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  
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  
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  
裔也而棄在野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  
又甚文將自同于先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剪喪吳  
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  
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  
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  
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  
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  
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不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適歷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

春秋實錄

卷十

宣

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

春秋實錄

卷十

奎

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

冬黑肱以濫來奔 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

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

春秋實錄

卷十

奎

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勿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

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及孝公于晉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共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王使富

春秋實錄

卷十

元

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于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閑閑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

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

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

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

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

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

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已

丑士彌牟營成周計文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

于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

春秋實錄

卷十

辛

之以爲成命

春秋實錄卷之十一

昭武 鄧來鸞續青父編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夫人定姒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魏舒合諸侯之  
大子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偃曰將建  
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姦義必有大咎晉不  
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載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  
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  
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  
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  
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  
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  
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爲政  
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  
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  
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  
龍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

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

戊辰公即位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  
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  
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  
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  
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  
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  
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  
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  
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  
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  
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  
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  
駕鷺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  
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榮駕鷺曰吾欲爲君諡使子  
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  
之乃止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十一

春秋實錄

卷十一

二

而合諸墓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煬

公考公之弟也若曰煬公以弟繼兄魯一生一及所  
自始今定公以弟繼昭公則亦煬公以弟而繼考公  
者也然煬至昭已二十世矣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  
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  
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春秋實錄

卷十一

三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

也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闕  
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其上懸法象巍然高大謂  
之象魏之門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板 邾子在門臺臨廷闕以  
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闕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  
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盟于郟脩邾  
好也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頤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

一裘一佩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  
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  
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  
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  
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  
過也二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因請而獻佩於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四

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  
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次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  
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  
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  
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  
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  
水潦方降瘧疾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  
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毛於鄭鄭人與之

明日或施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沈人不

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

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

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

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祝社

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春秋實錄

卷十一

五

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

衛侯使祝鮀私於長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

蔡將先衛信乎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玉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

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

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

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

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

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

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分

康叔以大路少帛綰旄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

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

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

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殷政疆以周

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

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

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叔啓商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六

甚間王室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

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

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

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

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

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藏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



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  
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楚人圍蔡 秋楚爲沈故圍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豁爲吳太宰以謀  
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  
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  
春秋實錄 卷十一 七

子治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  
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  
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  
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  
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  
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二月庚午二師陳于  
栢舉閭廬之弟夫祭王晨請于閭廬曰楚瓦不仁其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八

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弗許夫祭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  
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  
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祭王曰困獸  
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  
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  
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公羊伍子胥父誅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廬閭廬  
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與師而復讐于楚子胥曰  
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  
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楚有美  
裘焉囊瓦求之弗與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  
歸乃用事乎漢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  
爲前列楚人聞之怒與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  
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  
矣於是與師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復讐奈何  
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

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通古之道也

庚辰吳入郢 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舛我  
以出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  
吳入郢以班處官子山處令尹之官夫繁王欲攻之  
懼而去之夫繁王入之左司馬戌反息而還敗吳師  
于雍澨闕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  
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  
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由君實有之楚子在公  
春秋實錄 卷十一 九  
官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  
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  
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  
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  
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  
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  
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于君疆場之

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  
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  
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  
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秦師乃出

夏歸粟于蔡 以周亟矜無辜

於越入吳 吳在楚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十

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鄭恃  
楚至是始滅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

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

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

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

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

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  
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  
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累  
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宋樂祁犁言於景公曰諸  
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  
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  
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淵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十一

于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  
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  
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也乃執樂犁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  
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  
梁曰寡君懼不待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淵伐子  
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淵也不如待

之樂祁歸

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  
夫不告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侵結以侵我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八年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揚州士皆列  
坐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  
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  
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  
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歿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十一

二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  
焚衝或濡馬禍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  
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顧  
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  
獲焉名之曰陽州

公會晉師于瓦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執趙鞅  
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  
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晉士執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

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  
歟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  
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  
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  
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  
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  
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行將行王  
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  
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  
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  
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  
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  
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從祀先公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  
瑱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欲逐之告公  
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

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  
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子囚  
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丁亥殺公何藐乙  
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誛逐公父歆及秦遄  
皆奔齊陽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入于亳社誅  
于五父之衢齊人歸卽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季寤  
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  
叔孫氏仲孫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  
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  
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盜竊寶玉大弓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  
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歆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  
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  
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  
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  
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  
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  
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

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吾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春秋實錄

卷土

五

得寶玉大弓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失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

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缺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寶者何璋劉白弓繡質龜青純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又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

春秋實錄

卷土

六

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五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騶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踰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襁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乎情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

子也吾睨子公賞東郭書曰彼實旅也乃賞犂彌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會齊侯于祝其

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

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會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于德爲不義於人爲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

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十七

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

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

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

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

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

郕謹龜陰之田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

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

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

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遽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

道二子獨帥我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

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匹夫而焚惑諸侯者罪

當誅使司馬行法首足異處齊人來歸三田雖有文

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

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

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政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旣定使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大

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國人曰吾以劒遇朝公

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

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

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二子及齊師復

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

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

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

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

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宣言於邠中曰侯犯將以  
邠易於齊齊人將遷邠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  
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紆  
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  
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  
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  
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  
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

春秋實錄

卷十一

九

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  
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遽富  
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  
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  
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煩焉子爲  
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

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  
與處冬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 始叛晉也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爲季氏宰  
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邠季氏將賀費公山不狃  
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十

樂頡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遂墮費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歛處父謂  
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  
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  
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諸諾歸告其父  
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冀諸晉陽絕衛之道

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濱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濱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泰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必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官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春秋實錄

卷十一

主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必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

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晉趙鞅歸于晉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

春秋實錄

卷十一

主

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亾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



攜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欒氏再禽焉不動使罪人  
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好旗鼓不敏于  
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  
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  
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  
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  
俎實也脤曰脤熟曰膳祭祀之肉盛以俎器以賜同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吉

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於是  
乎受俎實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  
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  
婁豬盍歸吾艾殺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  
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  
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  
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  
公孟彊出奔鄭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速告人八

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  
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吾憂  
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  
皆有歎也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  
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  
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壬

春秋實錄

卷十一

吉

申公蕞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  
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  
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春秋實錄卷之十二

昭武

鄧來鸞續青父編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遜于越按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桓舉也廣丈高倍

夫屯晝夜九日如于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

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附錄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

子以甲盾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

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

春秋實錄

卷十二

一

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叔正

恭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

其害虞思於是娶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

女艾諜澆使李舒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將或豐之

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素勞與

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

天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三月越及吳平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

及沂西田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

田而受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初衛侯游于郊子

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

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

春秋實錄

卷十二

二

命抵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為太子君命

也對曰郕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郕必聞

之且亾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世子于戚

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經

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齊人輸范氏衆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

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

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于

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  
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  
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  
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  
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  
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素車縶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  
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  
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

春秋實錄

卷十二

三

巡列曰羣子勉之厥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  
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  
卒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  
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  
羞太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  
車中獲其讎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  
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既戰簡子曰  
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  
於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軻將絕吾

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軻皆絕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  
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  
墓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求援于中山  
五月辛卯桓官僖官災 夏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  
官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  
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攷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

春秋實錄

卷十二

四

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韋公室  
自太廟始外內以倭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  
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技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  
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則可爲也命藏象  
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  
拾濟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官孔子在陳聞火  
曰其桓僖乎

附錄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  
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

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夫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四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臧于吳 春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臧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臧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春秋實錄

卷十二

五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闢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蒐和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以田以與蠻

子而城之且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鼻楚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 春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栢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察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栢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歿于栢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春秋實錄

卷十二

六

六年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歿也再敗楚師不知歿歿一也其歿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隗卒于城父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祓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以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奴之  
子茶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  
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  
疾亦姑爲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  
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  
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  
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齊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  
獻馬于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

春秋實錄

卷十二

七

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  
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  
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黠曰此誰之命也陳  
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  
忌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  
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亾一大夫若我  
不可不必亾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  
廢典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奴殺王甲拘江說囚王  
豹于句賓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  
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  
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  
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  
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  
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駟不致  
殺諸野幕之下

春秋實錄

卷十二

八

夏公會吳于郕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  
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  
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  
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  
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亾矣棄  
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  
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  
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與大國也大國不以禮

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  
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  
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及自鄆以吳爲無  
能爲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季康子欲伐  
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  
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  
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

春秋實錄

卷十二

九

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  
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  
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  
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  
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  
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報茅夷鴻  
以束錦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憑恃其  
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

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  
盟于鄆秋而背之求成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  
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鄭駟弘帥師救曹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  
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夙  
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

春秋實錄

卷十二

十

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  
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  
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姦宋宋  
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  
鍾邾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公伐曹將  
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詆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  
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吾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洩對曰魯雖無有立必有與楚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辱辱亾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春秋實錄 卷十二 十一

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夏齊人取讎及闡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桮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

春秋實錄

卷十二

十一

齊人歸讎及闡 秋及齊平臧賔如如齊蒞盟齊閭丘明來蒞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

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師哭于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伐齊 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

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公會  
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弑悼公赴于  
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  
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  
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平  
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春秋實錄 卷十二 十一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也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  
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  
焉二三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  
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諸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

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郕洩爲右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  
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主百爲已徒卒老  
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  
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下不能死何以治  
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  
曲糴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  
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  
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春秋實錄

卷十二

古

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日然則  
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  
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爲郕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  
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  
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  
子謂其弟書爾以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間丘明相厲  
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公孫夏命其



徒歌虞殞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王公孫揮命其徒曰  
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  
絃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  
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  
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  
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  
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  
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  
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

春秋實錄

卷十二

五

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  
不衷何以使下國

衛世叔齊出奔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于朝出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官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  
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  
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疾臣向魍納美珠  
焉與之城組宋公求珠魍不與曰是得罪及桓氏出  
城組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殞于鄆

十二年春用田賦 季叔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  
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  
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  
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  
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  
老幼於是乎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  
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  
爲足

春秋實錄

卷十二

六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  
貢對曰盟所以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  
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  
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吳徵會于橐初衛殺吳行  
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

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詔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伯乎太宰詔說乃舍衛侯

春秋實錄

卷十二

七

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嵎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鉞元公之孫遂圍嵎鄭罕達救嵎圍宋帥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嵎獲成郛延以六邑爲虛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將盟吳晉爭先吳曰於周

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已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吳人乃止

春秋實錄

卷十二

八

國語吳王夫差旣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侯于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帥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人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止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謀曰越爲不道背其

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工  
孫雄進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必事不可以  
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富貴以長歿也  
與我同雖然彼迫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  
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  
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  
備刑罰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  
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  
罷之諸侯必說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振鐸勇怯盡  
春秋實錄 卷十二 九

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  
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  
於越入吳 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  
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  
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  
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必國請待之彌庸不可  
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  
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  
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

其間也自劉七人于幕下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  
取之公羊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有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反袂涕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其不言來不外麟於  
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恒有於中國也 麟膚身  
牛毛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  
設武備而不爲害舍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  
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  
汪氏曰前年星孛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主生西主  
敘而戾氣見於東仁獸獲於西聖人感麟而作春秋  
作起獲麟故文止於所起苟曰經成而麟已獲  
秋筆絕於哀十三年十二月魯哀公十四年春  
尊孔子作經之效如此其盛故曰文成於魯

春秋實錄十二卷

浙江吳王  
埠家藏本

明鄧來鸞撰來鸞字緒青宜黃人天啟壬戌進士  
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編專爲科舉而作故其凡例  
曰春秋從胡凡左與胡觭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  
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從簡便也其書可  
不必問矣

春秋纂四卷提要一卷叢說  
一卷

〔明〕朱之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纂無  
卷數》提要

春秋纂序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事莫桼於  
左辭莫辨於公穀雖傳會支離  
糅見主于定名分其義一也胡  
文定折衷以就感箴豈必盡符  
聖經而名義貞肅國維待張或

胡序

一

亦夫子所心許迨制義翹長劉  
經討傳而筆削之旨益晦滄起  
先生起而釐之有纂理準參衡  
義嚴一揆提要之精詳叢說之  
簡密其見于各疏者略凡例以  
表微期是非之允當一事分志

端委有條一人附標初終靡忒  
述十二公與國者述東周十二  
王陵替之迹也其曰義之中有  
不義不義之中有義與夫欲盡  
人以回天而天卒不可回歎戲  
論世識洞然犀俛仰研情氣餘

胡序

二

裂皆前賢多所未及春秋匪徒  
作纂豈徒述哉竊意先生詳於  
天道乃所以深責人事也人事  
莫先於仁孝賊仁孝莫大于亂  
本而習偷抑咎聞吾研老宿之  
說春秋者曰託始於隱以教孝

也訖於獲麟傷仁厚之澤不克  
終也或問之曰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夫子不云乎周以仁厚肇  
基而統集于止孝達孝之接武  
有以生之有以成之雖天道實  
人事也東遷以還振振公姓纂

胡序

三

服無聞且淪歎多端仁孝道喪  
以致乾綱解紐夫子冀因魯史  
義正之蓋周公之喬切企一變  
至道者隱當平季尚襲賢聲惟  
大義未明祈嚮稍舛或謂其貴  
惠信邪遂父之惡或謂其內不

承國於先君上不受命于天子  
若然奚翅賢智之過徒徇名以  
貽身戮與於不孝之大者不書  
即位疑亦削之夫關雎麟趾之  
意漸卽淪亡寧復望其行周官  
法度乎春秋之作所以救仁孝

胡序

四

之失盡人事以挽回天道烏容  
已也循是說亦有合於董子不  
通春秋必蒙首惡蹈篡弒之義  
今觀先生之纂於紀仁孝暨反  
是者娓娓言之當亦行夫子之  
志爾僅侈屬辭此事無誣失也

哉

蜀仙井授易弟子胡世安頓

首書



胡序

五

讀春秋纂小敘

眼光高出萬世始可著天下之書亦必眼光高出萬世迺可讀古人之書使讀古人書而不能浩乎有得發所未發指所未指引端立說以自著於書類匪眼光高出萬世者也孔子作春秋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匪眼光高出萬世者乎誰復起而纂之者

春秋纂

周敘

一

況春秋三家言多回舛公孫弘用董生之議韋賢進蔡千秋之說賈逵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橫見側出動尋極至若王儉之自比謝安而先無辭於何點矣迨宋紹興以左氏傳屬胡安國點句正音發明傳註始見宣尼之旨粵稽光武詔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諸王刪於儉者爲樊

侯學張霸又減其繁辭名張氏學已既各

出眼光矣 滄起先生奮跡西河蚤年置身天祿石渠間通貫乎天人之學周洽乎古今之籍至是蹇臥東山著作可盈筭穀然志在乎春秋其眼光高出萬世取而纂之表章微言崇獎絕業古人所未言而深切著明之古人所已言而委曲旁暢之不

春秋纂

二

惟功在一經而精群經之旨不惟功在一日而洩百代之藏或映發乎四傳之中或疏觀乎四傳之外羽翼聖經得會未有曷纂乎爾顯者纂微者纂無顯微不纂無顯顯微微不纂云爾洵眼光有高出萬世者矣 小千章 令吐京者可四稔距汾不過三百里以公事詣郡輒朝夕奉 先生教出



春秋秘旨指陳商確且庭訓兩大賢同炙

經義蓋以章端家業爲可與言是以侍

先生久沐浴先生之教者深也歲暮章以

讀禮南歸拜辭先生惓惓以春秋纂公

之海內授資以佐殺青垂教苦心於茲可

見初匪眼光高出萬世而能發所未發指

所未指乎先生真能讀古人書以著天

春秋纂周序

三

下書天下萬世行知俎豆無已也仙井胡

先生龍眠方先生讀先生書而序已詳

哉言之小子於茲唯有服先生之教澤

仰先生之高深而已

順治庚子八月江東私淑後學周士章薰

沐拜手識



### 春秋纂序

春秋之有四傳猶天之有四時也四  
時各行一令以奉天四傳各持一說  
以表聖以言乎得各有得也以言乎  
失各有失也曷言乎得也左氏事該  
而撰密公穀志約而識尊胡氏思微

春秋纂序

一

而本徹曷言乎失也左氏竭情而碍  
於理公穀好奇而局於見胡氏砭時  
而傷於鑿妍媸並陳瑕瑜難掩譬祖  
梨橘柚不同味而皆可於口步罟脩  
寒不同聲而皆適於聽奈何祖公羊  
者排左穀嗜穀梁者黜左公治左氏

者亦如之甚矣何休范甯杜預之偏也自宋迄今五百年來復宗胡文定公傳敍諸學官辨香是奉彼三傳者直高閣度之眼不一瞥矣夫一家之說固難以窮聖經之變而亦無以服三子之心于是後起之彥廣稽遐涉斥異扶同此盾彼矛盈庭坐訟其意止於辯傳而不專於明經其咎不在以傳解經而在於強經從傳宜學士家童而習之白首懵然也余謂古今善讀春秋者無過子車氏其言曰春秋無義戰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旨深哉春秋之事以爲義義之中有不義焉以爲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焉隨時以制宜因勢以合變遠求之不得近求之不得合求之不得難求之不得聖人所以貴微言學者所以貴意逆也余老耄無知鹵莽從事妄取四傳及劉子董子近代雜著羅列几面錯綜折衷或以一是破三非或於四非標一是有時依例以合之有時畔凡而乖例各有所採不沒作者之苦心見不敢拘異乎經中之妙旨敢曰有得無失庶幾殊塗同歸云爾雖

然天生聖人使明天之道而終不令  
擅天之權聖人作經但著天之常而  
終不能測天之變故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紀聞見寓褒譏實欲盡人以回  
天而天卒不可回至天不可回而春  
秋可以不作矣何也亂臣賊子孔子

春秋其序

四

所必誅也而天固宥之不惟宥之且  
張之矣夷狄孔子所必却也而天固  
進之不惟進之且尊之矣是故鸛鵒  
夏來昭公秋孫主君將去天蚤示兆  
于夷禽焉卽宋公貽子叔詣輦各欲  
納公而皆斃而意如固無恙也彗孛

東垂靈麋西獲鬲移命革之象天業  
于三百二十四年之先告之後來卽  
六國之衆謀臣策士之多併力以圖  
終不能得志于狄秦也人固無如天  
何聖人亦無如天何也孔子所以反  
袂拭面嘆吾道之窮而絕筆也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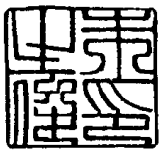
春秋其序

五

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得之矣

肯

順治癸巳中夏五日汾人朱之俊撰



春秋提要

周十二王悼王立未踰年敬王崩在春秋後故不與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隱公之元年也

平王○桓王○莊王○僖王○惠王○襄王

頃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

列國見於年表者十九

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

宋○杞○陳○吳○邾○莒○薛○許○小邾

魯十二公

春秋提要

隱公不書即位桓公四年七年去莊公不書即位閔公不書即位

僖公不書即位文公元年無宣公正月成公哀公襄公昭公

定公元年無哀公

五伯春秋終入吳

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

周來聘七○錫命三○歸脤一○贈葬四○來求三○

魯君臣朝聘於周八

公如齊十有二桓莊四如皆非朝故不數如晉二十○如楚二○

魯大大聘列國五十有六四事而往非專行聘禮者不數

諸國朝魯四十○齊聘魯五○晉聘魯十有一○宋聘

魯四○衛聘魯四○陳鄭秦吳聘魯各一○楚聘魯

三

盟一百有九

凡盟會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

特盟參盟同盟始終

春秋提要

石門子藏特盟之始終也瓦屋鄭陵參盟之始終也

于陶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十有六

齊盟二皆同尊周也晉盟十有四皆同外楚也

殊盟二○淮盟四○來盟五○外大夫聘而遂盟五○

會九十七○殊會四○平五○來七

過七志內之過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過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

人自為盟三

惡曹之盟中國未有伯也鹿上之盟中國殆無伯也  
清丘之盟中國又將無伯也

侵六十

清師掠

伐二百十有三

聲罪致討曰伐

戰二十三

僖公

之戰諱不書敗莊公乾時之敗以與魯戰雖敗不諱

遷十○滅三十

內兵書滅曰取若取卿取取卿是也惟僖公滅項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不諱

敗師十有六

諱道而勝之曰敗

取師三

悉虜而俘之曰取

取國邑十有

六○襲一

輕行而掩之曰襲

追二○戌三

春秋提要

三

元集

以一國而用晉侯之師三

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城二十有九

勞民故書內城二十三齊伯外城三獨城邢為美晉伯外城二獨城周無譏

築八

執三十有一

齊五晉十五宋三邦一楚七

獲八

君生會曰獲大為生死皆曰獲

降者脅服之辭潰四上曰潰獻捷二獻者下大上之辭

講武二

桓大閱非其時莊治兵非其地

蒐五○狩四○乞師五

如楚一齊來四齊次者四魯次者四齊衛次者三晉楚

次其次為其次

制楚得失七

召陵以義臨城濮以威勝鄆陵以幸勝蕭魚以善勝  
于泓以不度德不量力而敗于邲以將不用命而敗  
召陵以求貨弗得而還

救二十三

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  
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貞  
救邲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雩二十有一

旱祭也書秋者七八月者四七月者二九月者七冬者一郊九

春秋提要

四

元集

者門非時大不敬皆一

望三○烝嘗三

冬祭也

土田十

災異一百二十三

日食三十六○星孛三○星隕隕石各一○不雨七

○無冰三○大雨震電一○雨雪三○大雨電三○

地震五○山崩二○大冰九○有年二○大旱二○

饑三○無麥苗一○大無麥禾一○隕霜不殺草李

梅實一○隕霜殺菽一○雨水冰一○多麋有麋有

蜚螻生各一○六鵠退飛一○螟三○螽十○牛傷

四○牛死二○官室災六○震廟一○屋壞二○齊

大災一○宋陳衛鄭災各一○宋陳災各一

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

北杏○兩鄆○兩幽○于櫟○于貫○陽穀○首止

○甯母○葵丘

齊桓兵車之會四

于洮○于鹹○牡丘○于淮

春秋提要

五

元集

晉文五書爵○晉襄退三強春秋許也晉悼五會三駕○晉

平七合諸侯五合大夫

春秋五始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

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孔子相魯

會于夷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叔孫墮邱季孫仲

孫墮費石尚來歸服

王人三

救衛于洮翟泉

命大夫三

魯單伯鄭祭仲陳女叔

魯三家所始

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郕公賜汶陽之田及費而季

孫氏始公孫茲侵陳叔孫氏始公孫敖救徐孟孫氏

始

春秋提要

六

元集

春秋纂

汾陽朱之俊著

秣陵後學周士



春秋叢說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

叢說

卷一

元集

故逐季氏而言又零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

三統合於一元。故春秋書春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明此乃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

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

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春秋所重在民。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然何爲無惡戰伐之辭。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故使起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

春秋無義戰。蓋盡惡之也。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也。

叢說

卷二

元集

霸王代興。直與周爲終始。周之不至爲夷狄。猶幸有霸也。而周之不得行天子亦不幸有霸也。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故逢丑父、轅濤塗、魯季子、吳季子、四臣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逢丑父當斬。則解楊蹶山不宜赦矣。轅濤塗雖不忠於齊而忠於本國。猶當曲赦之也。魯季子不能止慶父之問於身。前而討於身後。君子不取焉。吳季子之歸吳闔廬之弑已成矣。若追而責之。其力不足以討而徒自殺其身。季子

不爲也。

春秋之立法。多於實。作春秋之意。亦戒多於勤。

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淚。

春秋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惡。

始於微。善失於滿。原其亂之所起。未有不由於意也。

春秋器從名。地從主人。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

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凶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

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

叢說 卷三 元集

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鄭娶莒女以。

同居。目曰莒人滅鄆。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

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

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毋爲子娶。奔喪。父母。

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

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惟樂盈良霄不書。

大夫以其絕於國也。雖然。書殺大夫亦非一律矣。有盜。

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

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

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皆由。

弑君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弑必書君。而蔡侯吳子。則。

不君。忽暴客。狎刑餘。濁斯濯足。不戒履霜之漸也。

邾人滅須句。成風請封之。婦人不出戶庭。猶存繼絕之。

心焉。

叢說 卷四 元集

則君平居則正其爵。至薨則從其稱。從其稱。所以副臣。

下之尊敬。正其爵。所以存王度於不凋也。雖然。正其爵。

矣。而於會盟。總稱。惟曰諸侯。世族所稱。猶曰公子。公孫。

魯君侯也。卒以稱公。至於盟會。亦或侯之。吳楚子也。僭。

故不薨。然至世族。亦稱公子。惟其爵之貴爾。

徐人取舒。何也。舒者。屬徐。今屬魯。而徐人取之也。取非。

易之謂。滅非用大師之謂也。衛侯滅邢。可謂易矣。而不。

書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用大師矣。而不書滅。知預例。



之矣。

徐之初也。稱戎盛而稱徐。又盛而人之。又盛而子之。楚之初也。稱荆盛而稱楚。又盛而人之。又盛而子之。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因其進而進之也。王道衰諸侯偕一再降而政逮於大夫。又再降而制歸於夷狄。因其退而退之也。

昔來朝者三十有六。皆邾杞曹滕之君。未有一大國也。來聘者三十有一。皆晉宋齊秦之人。無一小國也。二百

叢說

五

元集

四十二年之間。魯之朝楚者屢。而楚未始一朝魯。其來聘也。偃然以大國自居。而聖人亦因以大國書之矣。始其來聘。進而入矣。未名通也。其再至也。進而名矣。未氏通也。又至而名氏通。於是始與中國諸臣儕無別矣。聖人豈不欲中國盛而夷鎮卻哉。不得已也。書以國遷者。凡七。邢衛蔡各居一。而許處其四。悉議其輕動而不能自反也。

熊侶。國宋九月。熊招。國宋五月。熊當。國宋十月。凡楚三

國宋矣。而不能以宋攻楚。無時止也。

季姬許嫁邾。邾子請強委禽焉。既歸邾矣。而邾子復往而參其會。其取死者固非以其道也。

豕韋禍蔡。大梁凶楚。玄枵見饑於宋。鄭星紀定占於吳。越有不可誣者。師曠梓慎裨竈言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在越。而吳不利。皆以歲言之也。

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有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謀利謂之盜。

叢說

卷

六

元集

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邾之戰。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季扎廢道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賊之。喻之失國。可以監矣。是皆樂為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以禪之所致者也。

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遜公子間。子間亦不聽。後皆無亂。是知一臂之為重。而國為輕也。

晉文公之出也。歷者七國。齊桓女之。楚成享之。宋襄公贈之馬。而秦穆公厚待之。此四國者。皆異姓也。而能維之。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同姓也。而皆不禮焉。○詩於衛取木。斥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之美也。而桓文不與焉。

公子與夷之復其君。其心可信。此真權也。祭仲之與而後改其心。不可信。此非權也。苟息之死。成君之亂。命此非權也。曼姑之拒全君之亂。命此真權也。四臣事異而

元集

元集

元集

心同而義則各殊矣。

春秋是非長於治人。異失同貶。有使人見之者。有使人思之者。明微其義於此。自著其罪於彼矣。在惡不能服人在位欲使自服。不必偏舉其詳也。

春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於其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達道。蓋卽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皆爲悉從輕典乎。蓋諸侯有罪。中國不能討。而夷狄討之。故春秋取

其大傳而略其小過也。

息伐鄭而內蔡敗楚。而滅紀。犯魯而危鄭。勝蔡而懼皆以小仇大。不度德量力之過也。

春秋之于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僅隨之而移。兩島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

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救而書次。其次爲貶。蓋救患宜急。不宜緩也。

黃驥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成必書以罪輒也。○

元集

元集

元集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

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隱公取郕。取防。以鄭歸於我。視成公取郕。襄公取郕。昭公取郕。絕人之嗣者。猶輕也。

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稱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

春秋纂

汾陽朱之俊著

男朱

臨問業

○隱公名息姑惠公繼室聲子所生惠公以手文而立仲子為夫人生桓公在位十一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攝也攝者何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也  
沒而謚隱公公不欲成其為君而國人君之也故隱  
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此不書即位之意也自處之

春秋纂

隱公

元集

道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沒而謚隱公之意也  
人處隱公之道也○殷革夏命以丑為歲首仍謂之  
十二月改時不改月也周以子月為歲首時月併改  
矣故此正月乃周之子月夏十一月也與周禮正月  
同周禮正歲乃夏正月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私盟之始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及我欲之  
暨不得已也邾魯之附庸故稱字不日其盟渝也又

卑者之盟不日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觀詩叔于田二篇段一馳馬試劍公子耳非有大志  
如晉曲沃武公也其徒諧媚從臾非如武公之徒深  
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鄭伯日以  
殺弟為事不過追恨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已寤生耳  
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知段之無能為也祭仲  
公子呂切切進諫猶以曲沃武公待段公豈不內笑

春秋纂

隱公

二

元集

其腐哉左氏譏失教殺梁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  
公之謀者又何其腐也姜氏欲之焉辟害二語怨極  
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盈意滿惡有絕母之  
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  
及泉一語愚之益足明鄭伯之凶而狡矣叔段之亂  
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亦深惡  
莊公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朋

以天王之尊而下賄諸侯之妾非禮也前則仲子則名家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私要尋叛信安在乎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奔者往而不反來者出而旋歸特以人臣例無私交故病其越竟耳春秋有三來例者內女貶者中國略者夷狄

公子益師卒書內大夫略外大夫以別內外也

春秋纂

隱公

三

元集

二月春公會戎於潛書會之始亦書外交之始內為主我有以制彼外為主彼有以制我危公之幾為戎所誘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書入國之始

非我之國都而擅入之違義而逞無天王矣我之國都使敵入之弛備以應無宗社矣兩失之辭也

無駭帥師入極未賜族故不字

此大夫專兵之始向我邑也人入我不報而入非所

入之人是遷怒也莒之猶在于極何為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書盟戎之始

盟之不巳而請婚請婚不巳而求援納幣稱臣皆自此始蓋戎入內地便於窺伺塞外無防矣故他盟不書此盟獨書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不親迎而遣大夫失在紀也遽使伯姬歸紀失在魯也夫世子而親迎文王有文定之詩諸侯而親迎韓

春秋纂

隱公

四

元集

侯有梁山之咏不親迎而遂往者歸之道亦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外相盟之始○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

氏薨隱公母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京房易傳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從中成之也天變之待人改過如此而不悟宜有州吁之變矣○淮南人術

朴精於曆數。唐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師法疑前史誤耳。

三月庚戌。天王崩。不書葬魯。不會也。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周大夫。世執朝權。家父所賜。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經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于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譏世卿也。○周鄭交質。周人將界。

春秋纂

隱公

五

元集

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周之禾。而周鄭交惡。此何等世界。而左氏猶以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段迂話評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忍出諸口哉。鄭莊公。小人之雄者也。射王中有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作此瞞心之語。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司馬懿誅曹爽。車駕宿伊水。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及司馬昭哭高貴卿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相遠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失在周也。然不共奉王喪。而致令有求。魯亦與有罪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卒。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總麻。而王哭之。禮也。諸侯別於天子在臺。而名。天王崩。則不名。大夫別於諸侯。在生而名。諸侯生。則不名。

春秋纂

隱公

六

元集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合於石門。散于賦。春秋之始終也。蓋斯時無霸主。有同事無主事。

癸未。莒宋穆公。

與夷在宣公時。當立者也。宣公廢之。而立弟穆公。穆公既已爲君。則與夷可立。可不立者也。穆公又逐二子而立之。卒爲莊公所弑。是與夷之神宣公爲之。而穆公成之也。夫以宣公之愛穆公。至廢其子而立之。

穆公焉得不廢已之子而立宣公之子以報宣公平  
其意俱未為失也。孰知立與夷適所以殺與夷也。穆  
公之失不在不立其子而在逐其子為已甚耳。然穆  
公已非所當立。莊公又弑與夷而篡之。莊公之甚也。  
季札為知幾矣。○莖或曰。或不及時而日渴。莖  
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莖也。

四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杞取牟婁。諸侯相伐  
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纂

隱公

七

元集

州吁有寵好兵。莊公不教以義方。以衛詩綠衣諸篇  
考之。所謂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矣。石碯諫  
之是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為此反語  
也。若不補一段正論於後。老成一語。將為口實。楚圖  
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反語也。若  
非夫人鄆曼捷悟。發明濟師二字。作何歸着乎。蓋桓  
公之弑。莊公之過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書特相  
遇之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齊鄭為一黨。魯宋陳蔡衛為一黨。有東天子而周衰  
有東諸侯而天下分矣。

秋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國合黨。惟盟主師知其得魯權而四國畏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吁弑君故  
不稱公子

所以弑君無忌者。以有衛耳。去衛而已。失其據  
矣。故書殺于濮。以識其愚也。○石碯使其宰殺子

春秋纂

隱公

八

元集

厚于陳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宣  
公也

國家多難。惟賢是先。衛有州吁之變。石碯立賢以鎮  
之。且眾之所欲立也。得眾可以靖難。故經獨詳其得  
眾。不書入于衛。變文以示義。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左  
作天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魚猶觀社也。大惡之辭。公實  
為非。禮托言略地。使果能略地。則武靈之胡服不為

非而公非其人也。大惡之者以其文過也。

夏四月。莒衛桓公。○秋。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衛以亂緩於莒。而以非王命之。公。公其侯。謚法亂矣。

九月。考仲子之官。初獻六羽。

考者始成而祀之也。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將

萬馬。用六羽。尸子曰。初獻六羽。始屬樂矣。然為仲子

羽雖減而亦借也。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

春秋纂隱公九元集

邾人告鄭而鄭即助之伐宋。宋人告魯而魯不能救

之。却鄭後七年。公雖伐邾。晚矣。

螟食苗心。○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隱公思其忠。故葬之。加一等。然不能用其言何益。

宋人伐鄭。圍長葛。

前書圍而後書取。宋人之惡彰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納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鄭人將解怨釋仇。且離

宋魯之黨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

長葛。

此齊魯交好之始。○陳桓公不受鄭成。失善機而長

惡念。卒受鄭侵。五父之諫。可謂先見。鄭伯如周朝桓

王。王不禮焉。周桓公亦以為非。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城。不

也。時

春秋纂隱公十元集

叔姬伯姬之娣。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非禮之常

所以書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

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

其薄友恭之義。

秋。公伐邾。

始焉。宋救公。公可以有宋而不救。失宋矣。繼焉。鄭來

盟公不當有鄭而可以有鄭公又致而淪焉失鄭矣  
今見鄭與宋盟兩國俱失而復伐邾也始慮不定類  
然若此可不慎哉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王聘之始凡伯周公之胤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  
蓋世為王臣楚丘衛地一人而言伐見其以衆天子  
之使聘還取道于衛戎以衆伐之衛不能救其罪可  
知言以歸則非凡伯有失節之罪○陳五父盟軟如

春秋纂

隱公

十一

元集

忘洩伯知其不免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遷而瓦屋之  
參盟不及鄭戴之役又三國合以仇鄭宋衛意者從  
齊黨其勇而釋鄭憾甚難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夷庚夷入祊

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從之山下皆有湯沐之邑許  
田成王賜周公者祊田宣王賜鄭伯者祊近于魯許

近于鄭鄭不思所承受而歸祊于魯以祀周公為辭  
隱然致易許之請魯受而墮其術中其罪均也經將  
來歸者五善惡不同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  
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  
二伯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

春秋纂

隱公

十一

元集

不疑也如此盟誓方舉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不  
復顧忌信安在哉

八月蔡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盟及

失禮○經書三○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未賜族  
甚矣○公有其二○故稱名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十年之間宰嚭凡伯南季三至魯庭公朝聘之  
禮不行於王室及武氏子來求聘又不奔喪會葬其  
罪大矣若曰攝而不君何是歲出會齊侯于防謀伐



宋昭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秋辛○夏城郎不  
也○秋七月

周三月夏正月也雷電大作八日之間既雨又雪非  
災而何然發於九年者陽數已極隱可以返國矣惜  
不審也○鄭伯禦戎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  
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害寇而速去之若為三覆以待  
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乃可

春秋纂

隱公

十一

元集

以逞從之盡殪戎師輕而不整一段千古夷情不能  
出此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雖鄭人以王命來告實則假王命以行其  
私○鄭主其意齊主其事而公主其役也愈下矣

十年春王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何以不稱公子貶也曷為貶羽父始而會宋以伐鄭

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  
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齊鄭後期公獨敗宋蓋公為鞏所用矣公敗則以為  
公罪必謀害於行間公勝使宋致其怨齊鄭忌其功  
而乘間圖公耳郕防近于魯魯能有之鄭不能有也  
鄭特入之以示武於諸國而又以示德於魯未必其  
中心讓也

春秋纂

隱公

十四

元集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易取之罪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王命討宋鄭假之也○惡可信乎○郕人不合鄭怨之也  
惡足罪乎曰入者非順詞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也許

二君不特言者譏旅見也○滕薛爭長周之宗盟興姓

為後乃長滕侯○王取田于鄭而與鄭蘇忿生之田  
君子知桓王之失鄭也○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  
大敗之○君子知息之將亡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三國共役○齊魯無功而不敢受○鄭伯有功而不敢專○  
觀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之辭○鄭莊之  
智術過人遠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春秋集

隱公

十五

元集

不書楚隱之也○先是疊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明其  
讓之實○營莧裘將老焉○懼反譖於桓公而請弑之○  
使公當日即殺疊以正其請○依之罪矣○有今日之事  
哉○仁有餘而義不足惜夫○  
○疊反言以探隱公者○欲  
以居功於桓也○使隱許之殺桓○彼必即以殺桓為隱  
罪而弑之矣○蓋隱已為君者也○殺桓於隱○無所增不  
德○疊也○桓未為君者也○弑隱于桓○有所利○疊可以德  
桓而忽其意矣○

○桓公名莊惠公子隱公弟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世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隱當斷  
而不斷○仁者之過○桓當忍而不忍○不仁者之過○君子  
其痛隱而惡桓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磬假許田

許田魯朝宿之地也○鄭以祊易許祊薄于許故加磬  
焉○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故諱易言假也○

春秋集

桓公

元集

事不近情者○宜拒而絕之○鄭為周公祊豈情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地近垂

垂之會○鄭為主○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既假  
之田○又要之會○鄭大亟矣○勢亟將為人所制○

秋大水○冬十月

骨肉之變○氣化為水○以周公之東征而零雨也○隱桓  
之間何如哉○後宋督弑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  
而歸○又皆宋諸侯由是伐魯○交兵結仇○伏尸流血○故

十三年夏復大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滕侯爵降而稱子罪之也

督之欲殺孔父欲取其妻也然不殺孔父妻終不可奪不兼殺殤公孔父終不可得而殺也不宜言其數戰疲民君亦不可得而弑也以一婦人之故禍及國君賊臣無忌甚矣然孔父亦不能無過焉使戰息民安督安得借口其妻不出督亦安得見之而欲之是

春秋纂

桓公

二

元集

役也孔父實累君矣雖然督欲奪人妻其心已先無君既動於惡不至弑君不止是殤公之變宋督弑之也弑之而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公羊又以爲莊公弑與夷豈非以其不討亂而目之乎或曰殤公之亟與鄭戰以馮在鄭也馮或疑而憾之未可知也故督借是弑殤公以媚馮耳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此爲賂故立華氏也臣殺君在官者殺無赦子殺父

在官者殺無赦壞其室使無形滂其宮使無影凡民怨之諸侯賂以成之乎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督未死而賜族督也妄之甚矣魯受賂而立華氏魯也貪之甚矣庇亂人取亂器而又立亂族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始罷楚地

桓公身行弑又成人之弑身受賂又爲人賂欲使天下胥爲逆焉宜杞侯之不敬也公爲齊陳鄭三國討賂○此

春秋纂

桓公

三

元集

等大事當鳴鼓攻之披髮救之而臧哀伯乃以迂腐之說進哀伯不足論何左氏之闇于裁也

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來朝方一月而興兵以入之其何辭以責杞乎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自是以後經不書王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會于贏成昏于齊也逆女者公子翬也送姜氏者齊侯也娶姜氏者魯桓也聚好亂禍淫之人以

為救矣桓公宜逆而不逆齊侯不宜送而送直以夫  
婦委之齊侯矣鄭公子忽之力辭婚也豈真以齊大  
非我耦哉蓋亦聞其風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相命也盟不  
排血善之也○六月公會杞侯

于郕杞求成也○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楚傳鄭  
逆之應○公

子弔如齊逆女非禮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

侯於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輕姜氏而重齊侯齊侯來乃迎而會之非逆姜氏

春秋纂桓公四元集

也齊侯輕公而重姜氏姜氏至故來而會之兼會公

也君子曰有私焉蔽苒兆而雄狐緩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桓書有年是反常也○芮伯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

內寵也故逐之隋獨孤后亦然代人行妬其造化免

氣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蒐狩之始武不足威敵孝不足格先徒遠地害物

春氣傷矣昭公之九年築郎豈非桓公作法之涼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非正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二日者  
傳疑也○夏齊侯鄭

伯如紀詳朝而  
欲襲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

伊陟為相不以父榮禹作司空不以父辱惟其材耳

稱子而因父是以父使子也非德非勲惟大臣之意

耳

春秋纂桓公五元集

城祝丘

齊將襲紀而畏齊故為之備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

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左右二拒抗王師于緡葛

射王中有三國先奔故王亦卒亂是敗王者蔡衛陳

也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父矣且

曰王亦能軍是天子同於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

也故經不書戰事敗者存天下之防也○將有亂整  
兵有堅瑕鄭之與王戰也計在避整趨亂以分整者  
之神妙於攻整者也隨之禦楚也計在避堅擊瑕以  
分堅者之力妙於攻堅者也惜鄭子元之計行而隨  
季梁之計不從也

大雩○蠡○冬州公如曹州小國過我故書

魯宜雩山川不宜雩上帝雩因旱而見以明雖雩亦  
早耳

春秋纂

桓公

六

元集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謀齊難也○秋

八壬午大閱宜冬而秋非時觀婦人非義○蔡人殺陳陀

寔者何州公也寓公有名有不名失國不幸者不名  
如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是也失國自取者  
名之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是也○陳侯浮穢于  
蔡與蔡人爭會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陀殺  
太子而蔡人報之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紀侯來朝欲四公以請王命求成于齊也

子而命名必取於父為類申繻之言其有諷乎莊公  
以同物命之日同于不受父而可同他人乎齊詩所  
以賦我甥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二國為楚所逼失地而奔諸侯不能救之而以失地  
賊之虛其來朝之意以名稱者見無國而止存其人  
也哀之也○春秋無事必書首時秋冬獨於四年七

春秋纂

桓公

七

元集

年闕焉志當世之失刑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則冬烝周則春烝魯從周也五月復以夏承春敬  
時之典亂矣黷不必言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今八月也不可以雪而雪夫人恃齊而淫猶  
雪恃雨而驕也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此書遂之始。往則自王命。故稱逆后。歸則由父母。故稱紀季姜。不沒其所自來也。亦不以貴驕其親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何譏焉。曰。朝魯非朝周父。疾而出。誰其普藥。父疾不起。誰其受命。得無有因疾而好大位者乎。子亦憂之。又畏魯不敢不來。故受享。

春秋集

桓公

元集

奏樂而嘆耳。父雖疾而以子代。不廢公也。子來朝而獻樂。嘆不忘親也。傷哉世子也。

十年春王正月

十年正月書王紀常理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惡衛侯之失信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此鄭釋班餽獨後之憾也。鄭主兵而序在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書來戰者。不與三國加兵於我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自興師而自為盟。醜顏矣。結怨固黨。故奪爵以貶之。

○虞公求王於虞叔。又求寶劍焉。故伐之。公奔共池。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始立忽為昭公。以為公要鄧曼也。繼立突為厲公。以解其執也。公羊以為行權何哉。若善行權者。許之而歸背之可也。君為重則一已之信為輕矣。不害人以行權而害君以行權乎。雖然鄭莊公殺弟自謂

春秋集

桓公

九

元集

常保其國。身沒未幾。公子五爭。忽儀廢突之際。其禍懽矣。此亦莊公之報也。○惟和惟斷。開廉敗郎師于蒲騷。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大夫會盟之始

公會宋公子夫

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愈盟愈叛愈會愈疑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則何如不逐昭公以拒之然宋之無信極矣一時而三會焉卒辭而不與平何哉○楚莫敖伐羅舉羅高蹈闕伯比決其必敗卒雉經於荒谷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春秋纂

桓公

十

元集

來戰于郎宋貪戰也往戰于宋魯貪戰也安得責人而不責已乎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鄭資其力以篡國魯取其賂以立督宋人無厭○鄭有以致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或稱人或稱師以其戰之不整故亦以不整為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援鄰國非禮也不和而戰

非戰之道也大崩曰敗績可恥也

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修十二年武文之好也

無冰

桓不能治內而務外故當冰不冰董仲舒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無燠年漢武元狩六年亦無冰故有衛后巫蠱之禍

夏五○鄭伯其弟語來盟

春秋纂

桓公

十一

元集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官米而藏之御廩所以奉宗廟者也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御廩以火不如勿嘗而已矣此與漢惠帝四年未央宮凌室災織室災相類天戒若曰內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桓公不能制

夫人以貽痛于莊公。漢高不能制其后，以貽弱于惠帝。一而已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與國而用諸侯之師于是始

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曩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于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伐鄭之役，焚渠門，取牛首，以太宮之椽歸爲廬門之椽。

春秋纂

桓公

十一

元集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患祭仲之專，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泄謀而糾反，被害是突之奔。祭仲逐之也。陸淳曰：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微君也。祭仲方廢忽而立突矣，又逐突而立忽焉，如此其反覆不足恃也。忽又不備，爲人所弑。爲世子時，何其勇爲君，何其德。

哉

許叔入于許。非復國之義也○公會齊侯于艾。謀定也○邾人牟人莒人來朝。稱人狄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非國都，何爲城之？突非正君，何爲入之？未大必折，大都禍國之害見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

春秋纂

桓公

十二

元集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此先蔡于衛，下後蔡于衛，陳者以蔡後至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突未出而有責于鄭，則伐之。突既出而恐無得于鄭，則又納之。宋之失也。鄭不和用，鄭以伐宋。突既出，又用宋以伐鄭。此魯之失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母而奪子婦。倫理絕矣。殺其急薄二賢子朔實與構焉。以是得君。天道能無報乎。二公子立。豎卒而逐惠公。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

去以道歸。以禮劉敵。謂行權不亂。得國不居。遠不攜。

春秋纂

桓公

十四

元集

而邇不迫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

齊。復書王者著桓之罪身。雖廢而王法不赦也。

蔡侯淫其妹而殺其夫。夫又魯君也。使彭生殺之。又

以彭生除之。其後襄受殺而見彭生。彭生猶能爲厲。

哉。何魯侯之不思若也。○鄭太子辭師昏而魯人拜。

檜幹之賜。姜安所不愜于桓。譖而戕之。豈隱之殺實。

不逞於鬼神。墨墨報報若迷亂乃志。以快其毒與。○高渠彌弑鄭昭公而立公子亮。首止之會。齊人殺子盛而轅渠彌祭仲迎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智免仲曰。信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纂

桓公

十五

元集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卽位  
在位三十二年不書卽位繼弑君也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  
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  
人絕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冬十月乙亥陳

侯林卒

天子嫁女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然諸侯同姓者多

春秋纂

莊公

元

矣○何○必○使○有○喪○者○況○又○仇○也○穀○梁○於○逆○以○爲○義○不○可○  
受○於○築○以○爲○仇○讐○之○人○不○可○以○接○婚○姻○切○切○然○猶○存○  
一○復○仇○之○義○也○楚○王○伐○隨○王○心○蕩○夫○人○鄧○曼○知○其○  
祿○盡○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此○社○稷○  
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之始桓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討及追錫之桓  
無王王無天矣

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邢鄆郛

王姬歸于齊我主而歸于仇故獨書之以著桓公忘  
親釋怨之罪後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大功竟忘  
父仇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師師伐于餘  
丘

餘丘邾邑也慶父事幼主掌兵權故殺子般成季不  
能遏其惡矣前輩弑隱公而寫氏不能明其罪後仲

春秋纂

莊公

元

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皆猶主兵故  
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

宋公馮卒

姜氏初會齊侯于禚次饗于祝丘又次會于防于穀  
又次于莒而如齊不與焉皆著公不能防閑其母以  
至此極耳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于義

故載馳作視齊雄狐敵箭載驅之什何如哉

三年春王正月弱會齊師伐衛

不稱公子何惡其會仇讐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穀梁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

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周桓王七年而

後葬爲子者罪後王之罪爲臣者罪天下之罪也

春秋纂

莊公

三

元集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冬公次于滑欲救紀而

紀侯命之故用地而不以爲盜去國而不以爲奔經

於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

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

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爲君儀君鄭十

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爲君者也故春秋因

其實而君之

五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

卒

夏齊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賢而齊滅之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爲賢者諱

也而公年大共復九世之讐齊襄能爲祖復讐不愛

於紀侯之賢舉莊不能爲父復讐何愛於齊侯之亂

乎復讐一事借齊侯以愧魯侯也紀侯使弟服罪於

齊請立五廟齊襄非與復九世之讐而紀侯則已存

九世之主矣

春秋纂

莊公

四

元集

六月己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侯稱人卑公之敵也○雙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

大譏今不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忘父而縱母此

禽荒也他人荒於事公獨荒於心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郕黎來來

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稱

名鄧黎來介葛盧是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人公何也逆天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既絕於天子矣衛不可一日無君二公子立黔牟正也焉能保其後之必固而始立之耶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王不勝諸侯故朔入耳朔恃諸侯而勝有勝勢無勝理黔牟恃王而敗無勝勢有勝理詩名書

春秋纂

莊公

五

元集

入著其惡也至齊人來歸衛寶則四國貪賂之罪彰矣

秋公至自伐衛○強

凡與其國有微焉發動非我出即彼入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魯地

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者姦發文姜至魯地者姦發齊侯也既至魯地何不計取而殺之哉○三甥於

楚文爲兄弟於鄧爲甥舅仕於鄧故謀滅楚區區一享鳥足延涓陽之餘祀耶鄧侯不殺楚子而楚卒滅鄧三甥噬臍之言驗矣

夏四月辛卯彗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秋大水○無麥苗

彗星不見夜明也如雨者非雨也○秋大水淫而無極禍水盛也無麥苗子非其種也倚嗟昌今之咏譏之矣

春秋纂

莊公

六

元集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郎之次欲要擊陳蔡反爲所覺而不至徒暴師耳故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無故伐同姓而人不降我可耻孰甚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襄公背所期之言○繼無知之寵○故無知帥連稱等怨恨之○從攻襄于田○所襄有豕○行彭生○即見豕身而索報○足見戶下意○魯桓為之推也○殺無知者○莒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貝丘之亂○孟陽代公死○床上石之紛如○死堦下○徒人費死○門中夫費轅血方新○不惟無憾○而反袒示以緩賊○入匿君而出○圍死○慷慨從容○費實兼之○視二子更奇矣○胡文定反曰○逢君致

春秋纂 莊公 七 元集

亂死不償責○寬哉○襄公鳥獸行○大臣若高國賢智○若管鮑無一言焉○而僅以田獵畢弋之細○故株連波及于徒隸服役之人○是遵何法乎○夫孔父仇牧○皆大夫也○故從赴得書費微乎其微○誰其赴矣○沉獄久銅○無平反者○故特表而出之○

夏公伐齊納糾○小白入于齊

糾之不稱公子者○以桓公之功奪之也○夷吾自泰先入○晉則重耳讓之子糾○自魯緩入○齊則小白先之○蓋

先則得勢○非速乘其機○寧待之於後耳○子糾生賁之慘○失勢故也○鮑叔稅仲堂阜之囚○使相桓公踐先達相救之約耳○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不言公敗也○是役幸有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以誤齊師○故二子獲而公免耳○安可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哉○

春秋纂 莊公 八 元集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不義之辭○冬浚洙○畏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察獄以情○可以戰○長勺之勝是也○曹劌之論精矣○鼓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其轅亂旗靡○故逐之○肉食者何足以語此○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

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宋師不整○公子偃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故敗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此荆消夏之始。蔡侯以慢息媯故。息侯誘楚伐之。獲其君歸。蔡侯又卒。蔡息媯于楚。動之滅息。兩國之相仇。蔡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皆胡豹曹陽邾益之類。亦猶是矣。獨楚人滅蔡。以蔡子歸。不書名者。楚子無罪見討故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春秋纂

莊公

九

元集

譚子弦子溫子皆書爵者。不比於失地之君也。獨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書名者。以徐子斷髮。搗夫人以逆吳子。旣已屈服而後奔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郕之戰。百姓愁怨。陰氣大盛。二國俱水。劉向以爲宋閔公驕慢。明年與其臣來萬。傳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弑公之應。嗚呼此真禍。

水也。婦人以揚其波。萬則逆而激之矣。四國火不弔者。許人也。二國水不弔者。又許人也。許無災而以不恤災。先亡魯人弔宋。怨不廢禮。蓋猶行古之道也。冬王姬歸於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夏四月不歸於父母而往守宗廟。此知大義者也。其卒其葬。悉書可比衛之共姜矣。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

春秋纂

莊公

十

元集

宋萬出奔陳

南宮萬旣爲魯獲。則歸不宜復爲大夫。萬稱魯侯之。美閔公又何爲妬其言也。萬怒。搏公絕其脰。仇牧聞而趨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商若乎門。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萬弑君於婦人之前。宋人請萬于陳。飲之酒。而以犀革裹送。見醢于宋者。亦陳之婦人也。巧矣哉。○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于我。

保之何益此極平之言從極怒之心出之石勒何物亦能以此意對祖士雅可為千古遷吏之法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侯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地○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

衣裳之會一序齊于諸侯之上獨書爵始霸之辭雖無王命然以謀王事諸侯奉之不正猶正也自是無相會矣王風之什絕筆于莊公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王霸興衰之機也是會始平宋亂後宋人

春秋纂

莊公

十一

元集

背會故伐宋○北杏霸之始也遂人不至齊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領氏上婁氏須遂氏禦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遂滅五年矣餘黎殘喘猶能為怒臂之一逞視彼請後存鄫稱臣降虜者何如哉君子曰紀季宋高不足以存亡三甥四族不足以存

冬公會諸侯盟于柯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曹子知管仲之為君圖霸也必不以小利失大信故手劍刳之魯所求者

地齊所求者霸魯之求小而齊之求大也曹子可謂審勢矣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其下曹沫而讓魯君不待言矣○鄭厲公獲傅瑕於大陵與之盟而赦之暇殺子儀納厲公應蛇鬪南門之妖也厲公入反殺傅瑕以賊君死何如原繫之以不貳死乎暇謀類祭仲而仲得終身專鄭者幸也

春秋纂

莊公

十一

元集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北杏之會也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宋服也

荆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楚以蔡滅息故入蔡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末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侵宋○冬十月

既成霸則論專征者未成霸則論主兵者齊桓成霸在盟國之後故是師先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

鄭無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又以緩告楚而致楚師不能病宋徒自病耳而南北諸侯從此共爭鄭鄭不得息有矣自取之也

春秋纂

莊公

十三

元集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不言公著疑也疑與齊從不知可事不可事也周之宗盟蓋同姓爲重厚現在衛下齊桓長之在衛上終於春秋何也蓋齊桓始勸方欲收諸侯楚亦方驕陳介於兩大齊不進陳陳將附楚矣此桓公之用權也況三恪之後周亦以爲客乎○北杏以後有會無盟至此服鄭而始爲盟曰同者猶未敢專主其權也至

僖二年盟貫齊始爲盟主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

鄭不朝也旋執之而旋釋之詹自齊逃來公羊曰倭人來矣倭人來矣叛同盟而受倭人是魯爲藏倭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

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劉歆曰麋之爲言迷也蓋此獸之淫者也是時公將取齊之淫女

春秋纂

莊公

十四

元集

其象先見天成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夫靈臺之咏麋爲瑞毛重之孽麋爲災麋何異哉然既有雄狐自有牝麋以相應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夜食也日在魯衛分魯有齊姜衛有南子宜示變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螽○冬十月

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螽生南越含沙射人淫亂之氣所生似淫婦之爲害何公不寤而必娶齊女



乎○齊魯以兵諫楚子繼而自削楚人以爲大關左氏謂其愛君闇于義矣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

重事可以兼輕事○輕事不可以兼重事○滕淺事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遂與二君爲盟○本非魯公意而又失滕陳之好○故冬各來伐○春秋之書遂

春秋纂

莊公

左

元集

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非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齊桓好色以妾爲妻○適庶數更○犯葵丘之盟矣○故致大災○過成於人者○其災淺○過成於己者○其災深也○鄭伯號公納惠○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王享王于

西辟○王與之武王之略○自虎牢以東○號公爲王宮于玆○王與之酒泉○先是王以后之鑾鑑于鄭伯以爵器○子號公○鄭伯由是惡王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五刑之疑有赦而不及大眚○赦若妄下○則奸人得志

春秋纂

莊公

左

元集

矣○孔明治蜀○軍旅繁興而赦不妄下○得春秋之旨○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衆人擅殺國政亂矣○公子完奔齊後反以有齊存亡吉凶之幾不可測也○其象先見於周史之筮○後陳公而陳桓子始大于齊○敬仲辭一卿之秩而開一國之基○辭卜夜之宴而創數百年之業○敬仲卽公子完也○盟于防不言公高侯仇也○此來議婚事也

冬公如齊納幣

母喪未再期而尚昏。母雖不成。母子亦難為子。雖曰因母之親。實忘父之仇。父不親迎而得母子親納幣。而得婦不親其所當親。親其所不當親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仲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墨子云。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公羊以為尸女也。信矣。主於觀女。曹劇之諫。以社為辭。

春秋纂

其公

十七

元集

曰。君舉必書。四字悚然。使人主不敢妄動。見史之有權。善累而後進之。荆即稱人者。舉道不待再。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秋丹桓宮楹。

遇于穀。盟于扈。皆要結姻好也。公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此時計莊公之生已三十六年。越禮甚矣。朝于外。非正也。嘉禮不野合。此為委大與於草莽矣。丹楹刻桷。無益於桓公之見殺。欲以誇大仇國之女。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

盟於扈。結姻好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莒曹莊公。

夏公如齊迎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大水。

姜氏不從公而來。非禮也。不書至而書入。宗廟勿受之。國人勿受之矣。宗婦與大夫同見。雖然。使人之夫見其妻。雖然。使人之妻見其夫。無別甚矣。不太辱夫。

春秋纂

莊公

十八

元集

人哉。且男女同贊。非禮也。不敬鬼神。政令不時。則水失其性。哀姜入而先公恫矣。湯湯之水。其有極乎。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即郭公也。

郭公。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善善而惡惡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于陳  
天災有幣無牲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于門則非禮矣  
穀梁曰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大旱陽勝也拜  
而請之以柔制剛之道也日食大水陰勝也朱絲管  
而晉之鳴鼓而攻之以剛治柔之道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莒夏公至自伐莒○曹殺其大夫  
不書名爲  
陽賢諱

春秋纂

莊公

十九

元集

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愛女之過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陶

書同盟陳鄭服也晉文致人以必戰爲武齊桓致人  
以不戰爲武故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  
之盟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

秋公子友如陳莒原仲○冬杞伯姬來

友與公子慶父公子牙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叔通乎

夫人以魯公友于是借朋友之喪避兄弟之變不得  
已也然終非臣禮故譏之其他如祭伯來朝祭伯來  
聘尹氏來告其喪皆誣上行私春秋所不許矣  
莒慶來迎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衛立子頽齊奉王命聲其罪以討之而衛直與交戰  
故齊主兵而以爲衛主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春秋纂

莊公

二十

元集

晉獻公烝齊姜生太子申生娶二女于戎生重耳夷  
吾又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  
駘外二五諛言于公令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  
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初史蘇爲獻公卜伐驪  
戎之兆曰袂以衞骨齒牙爲得戎夏交梓晉以男戎  
勝戎而戎以女戎勝晉交梓之驗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息嬌。夫人立而言謂子元。不尋諸此。而振萬於未亡人之側也。子元借此伐。以飾懸耳。原無戰志。鄭人桐丘之奔。宜不待楚暮有。烏而止矣。書救鄭。善之也。○初楚子滅息。以息嬌歸。生諸敖及成王焉。未言其荅楚子之間。可謂正矣。及責子元情辭俱屬。知其至性也。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楊雄之為莽大夫也。息嬌哉。子

春秋集

莊公

主

元集

完伐鄭歸處王宮亦烝息媽矣

冬築鄆大無麥禾滅孫辰告糴于齊

麥熟於夏。禾成于秋。書於冬者。以冬摠計歲入。舍虛實。俟冬知之耳。○年造。言不產是已。為其有餘。而使他人代其不足也。且告糴之後。又新延廩焉。其用民力為已悉矣。韓昭侯作高門。屈室白謂其時。訕舉。廢築鄆新廩。何為乎。方文仲之如齊也。以豐圭玉。罄往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廩○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蜚為重臭惡性不食穀食穀為災女淫禍國之兆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時也○

紀自亾而姬自存何傷乎一坏之土自在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郭也○秋七月齊人

降郭○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

齊人伐山戎

春秋集

莊公

主

元集

齊桓越千里之險北伐戎而後南征楚德行于邇威

及於遠也○史記曰○山戎伐燕○燕人告急于齊○桓公救

燕遂伐山戎○刺令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道○莊

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不相送出境

吾不可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業

納貢于周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

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此夷狄將動○中國將衰之時也○獻戎捷以振之○使人  
民知有華夏○諸侯知有天子○可以警懼夷狄矣○而左  
氏以不相遺俘病之○迂矣○經曰○齊侯之來○獻捷○快之  
也○是經固不以爲病也○一年而三築臺○冬之不雨  
其爲是乎○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爲管仲也○或曰齊自有穀○昭十一年齊桓城穀而寘

春秋纂

莊公

三

元集

管仲焉者是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宋爲先恪○故桓公賴宋爲多○北杏之會○不得宋則不  
能主○諸侯會鄭伐鄭○堅其心而悅其意也○至死而以  
孝公屬宋○則齊之用宋久矣○神降于莘○號公享之  
神賜之土田○史嚚知號之將亡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

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燕

如齊不言奔何○慶父主兵得自致也○初莊公割臂以

盟孟任○而生子般○公疾季友欲立般○而牙有一生一  
及之說○且牙弑械成○友和藥○酖牙于鍼○巫慶父乃會  
圉人榮○報鞭之辱○殺般于黨氏○馬友于是聞于計矣  
于叔牙操之已感○以激慶父之亂于慶父防之甚疎  
以致般之死○設沒後牙語友曰○我爲子受藥矣○奈何  
不以飲圉人併飲慶父也○友何辭以應之哉○

秋伐邢

春秋纂

莊公

三

元集

○閔公

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年九歲卽位在位三年不書卽位亂也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遼國救而四鄰不救者宜受下罰京師救而列國不  
救者宜受中罰夷狄救而諸侯不救者宜受上罰如  
齊之勇於救難可嘉也○齊仲孫來省魯難歸謂君  
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不謀討慶父而謀納季子季子忠有餘而權不足而

春秋集

閔公

元集

霸國又不以靖難爲事君子病之矣其曰來歸喜之  
也季子避難出奔何不赴於周赴於諸國以愬其罪  
知季子心畏慶父矣恐討賊不成不得歸也季子不  
書奔爲賢者諱也○號公敗犬戎于滑汭舟之僞曰  
無德而祿殃將至矣遂奔晉

冬齊仲孫來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魯僭不足言矣獨異其不禘於

太廟而禘於莊公是太廟群廟之主反爲莊公屈  
前人而尊後人并其所爲失禮者而又失之殆哉○  
藉以重禮報周公周公之廟行之可也而郊祀天  
祀帝周公何與哉雪之僭始於桓禘之僭始於閔郊  
之僭始於僖魯之好僭非一君也而其臣效之伯  
而下十八世未嘗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又安見  
爲成王之所賜哉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子邾○公子慶父

春秋集

閔公

二

元集

出奔莒

是年八月慶父使卜繇報奪田之恨賊公子武闢故  
一孫一奔也夫人不歸齊畏桓公也夫人孫子邾內  
夫一賊慶父出歸莒外失一賊蓋邾莒相通也慶父  
通於哀姜亂而復淫身弑二君謂莒小不能制孰知  
卒斃于莒得謂非天道哉○季子以賂求慶父于莒  
使公子魚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一日齊  
人取而殺之于夷僖元年桓公取哀姜而縊之于夷

此千古快事。左氏謂齊人之殺哀姜爲已甚。魯不能討而罪齊之討乎。

冬齊高子來盟

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當時內無季子外無高子慶父直篡魯矣。僖公非桓公不能立。故子之美稱獨施於二子也。

春秋集

閔公

三

元集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受甲者皆曰使鶴皆潰走。所存者五千人耳。若非齊侯戊曹衛幾無國矣。故齊之平魯難不足以美桓齊之定衛難深以服桓也。或曰穆王乘八駿西遊而不亡懿公以禽荒而身死豈非國人實甚乎。曰非也。鶉之奔奔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衛公釋民而愛鶴叱諫而貴優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

達其馬此達其馬者也

鄭衆其師

高克好利文公惡之使將兵禦狄于竟久而弗召衛之望救如望雨焉而克翱翔河上詩所謂賦清人也師眾離散克不勝誅矣鄭君其何以爲國哉○優施教驪姬夜半泣諫晉公遠太子申生于是使伐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曰親以無災狐突曰敵不可盡梁餘子養罕夷曰逃罕舌大夫曰死人

春秋集

閔公

四

元集

申其說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痛況哀怨之氣在於一時不足招青而致災乎獻公滅耿滅霍滅衛滅虞號何其得志於外女戎潰內父子兄弟間釀亂無已此可爲不脩內治之戒也里克諫君謂嗣適不可帥師及見太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尤可爲事君之法○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

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

水火集

閔公

1

元

春秋纂

汾陽朱之俊著



觀問業

○僖公

名申閔公庶兄毋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不書即位繼統君也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滅而齊救之桓公之義也亂則救之滅則封之遇亂繼滅之道也而公羊以專封罪之謂實與而文不與甚矣公羊之苛公羊之迂也

春秋纂

僖公

亨集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遷邢而無私城邢而用衆美齊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楚人伐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

師于鄆獲莒挐

邾受姜氏宜特討不宜因榿之會敗其師同會者懼矣○莒人求賂伐魯公子友給莒挐屏左右而相搏



也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取而殺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氏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魯與衛兄弟衛有狄難魯之城之宜爲諸侯先顧獨後期者以魯有內難也然有內難亦宜急外難我急人人亦急我矣

夏五月辛巳莖我小君哀姜

春秋集

僖公

二

序集

虞師晉師滅下陽

此用苟息假道之謀也虞虢已處必亡之勢晉之滅虢滅虞未必皆假道之力特論其正則虞仍拒晉而亡無假道而亡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劔閣失守則易破矣虢失下陽不懼而又敗戎卜偃謂虢亡不可以五稔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得江黃以離楚之內交合宋以生江黃之外懼齊以

敵楚宋以敵江黃制江黃者在宋也而即用江黃以制楚二國來盟而楚人失其右臂矣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

月雨

舒從楚徐從齊齊未能取楚而徐取舒者徐亦以齊之力取之也是伐楚之先聲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春秋集

僖公

三

序集

謀伐楚也齊宋在外江黃在內二國雖小爲楚腹心之患道諸侯以入腹而江黃乘其背此必勝之謀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圓蕩公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合八國之師侵蔡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楚之門戶也齊欲攘楚不得蔡無由入也楚何以

不救蔡有江黃以牽之也楚恃蔡以拒齊不如齊用江黃以制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使屈完如齊非以求盟完觀齊之盛而盟者畏齊也此屈完之權也桓亦因其求盟而退舍以禮楚者畏楚也此桓公之權也

齊人執陳轅濤○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濤塗欲齊桓循海而歸為齊謀不忠為陳謀忠也鄭

春秋集

信公

四

信公

申侯教齊桓取道陳鄭之間為齊謀忠為鄭謀則不忠也○陳鄭于蔡懼楚而不懼齊東循以歸焉知非誤齊以為楚乘楚之服還師伐陳所以堅其事齊之心耳陳成歸轅濤濤塗怨申侯召陵之友已勸申侯城虎牢之賜已遂譖諸鄭伯申侯由是得罪詐遇詐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齊恨未已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驪姬一泣而太子有東山之行再泣而太子有新城之繼婦人之毒淚能變丈夫之慈心可畏也哉初獻公欲立驪姬卜之不吉筮之吉筮短龜長公從其短故有此禍卜繇驗矣○申生不拜繞輪之蛇不辨毒胙之譖將死而以重耳為屬又使猛足請狐突出而匡君其愛父為恭其成弟為讓嗚呼至矣○里克聽優施吾吾之歌欲中立以自免不鄭惜其言使疏以

春秋集

信公

五

信公

閒之里克弗從稱疾不朝三日而難作克之終不免也宜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

與其子俱來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王在而世子蒞盟是蔽父也諸侯尊世子以抗王是蔽君也皆非正也惟是王有以愛易世子之意而桓公合諸侯以控扶之是即四皓之羽翼天子也有止

亂之權而無其跡此齊桓所以難也

鄭伯逃歸不盟

王使同公召鄭伯以從楚叛齊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我不以鄭爲咎而爲王咎矣楚以夷犯夏乃命叛其尊王室者而從其得諸夏者何以示天下乎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纂

僖公

六

亨集

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者以其繫二國之存亡也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者以其爲敵國之鄉導也不臘之嘆官之奇已先知之矣○虢君好諛誅諫自取滅亡不待鴟奔之謠也出亡而猶信已之獨賢竟不知其所以亡豈不悲哉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因諸侯伐鄭故圍許諸侯移師以救之楚子退舍

武城忿未息也而諸侯已罷兵矣致使蔡逞其奸將許君以見楚可以愧諸侯之不勤於討矣遂則若同至然然許君以銜壁見楚子人以爲遂我猶以爲緩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

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春秋纂

僖公

七

亨集

申侯自楚而來鄭之從楚或申侯之謀未可知也異國之人而效謀徒使人疑耳既爲鄭而又欲忠於齊齊未必信而鄭疑矣不疑其用齊以敝鄭則疑其用楚以敝鄭故殺之以說于齊也初楚文王寵申侯謂其專利無厭恐其不免言果應矣○寧母之盟衣裳之會也子華欲去三族以求成管仲以其奸父命而辭之子華歸而得罪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薨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乞請服也

兵車之會也。王命而不正。則宰輔之貴。夷于士。庶仲子之賄是也。王命而正。則下士之微。夷乎方伯。洮之盟是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先是里克敗狄于采桑。梁臼靡欲逐之。里克恐其速禍。號射曰。示之弱矣。狄必來。夫怨不可深。而威不可

春秋集

僖公

八

宣集

不立威立則自不敢怨矣。一制永安之道也。待中國不宜使之怨。而待夷狄不宜使之易。易我者侵我之漸也。○禘廟已非諸侯之禮。致妾亦非祀享之宜。僖公崇其母而輕宗廟乎。不稱姜氏貶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

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管仲不敢當上卿。而宰孔顧兼三公乎。王雖重其使

孔實不量其力矣。是會桓桓拜天子之胙。晉侯請隧

色無慙乎。宋子在喪與外事。非禮也。○宰孔以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夫

齊桓之霸業全在伐戎與伐楚耳。又以勤遠而病之。

則天下何貴於霸哉。孔奉王命而敎晉侯以淪盟。已

實無禮。又敢責人乎。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是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宋儒趙鵬飛云。葵丘

春秋集

僖公

九

宣集

之會。惟六國會。鹹杜丘皆七國會。淮八國會。有九國乎。九國云者。猶國紀云。叛者九起耳。○勢有盛必有衰。桓之救邢。衛其勢方盛。中國之憤方深。而狄銳已盡。故易爲功。桓不救陳。陳勢將衰。諸侯之志將渙。而楚勢方張。故難爲力。管仲亦知其無可奈何而聽之矣。況仲旋沒也。

甲子晉侯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其爲子而弗予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予而予之者。莫能使人之亦予也。夫太子申生死。非其罪。則齊與卓不宜爲君者也。荀息從君之昏而立之。斯時獨無夷吾重耳在乎。里克以申生屬重耳而欲納之。故殺齊於次。明年殺卓於朝。荀息死焉。惜謀之不就而夷吾入也。夷吾入而里克死矣。里克死而弑君之名成矣。或曰。克之失在不應迎夷吾而立之耳。夫夷吾長於重耳。又有秦助。

春秋纂

僖公

十

亨集

克安能拒之哉。經書弑其君卓者。以爲一日爲君亦君。爲萬世之綱常計也。里克之勇於殺者。以爲殺世子而奪之君。誰則君之。爲一時之國本論也。○平鄭謂里克曰。我無心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至哉言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齊侯許男伐壯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冬大雨雪

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群妾。故事一之象見諸電。○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遇太子於下國。責夷吾無禮。請帝降罰。敝于韓。惠公果有韓原之禍。所謂妖夢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此卻芮之謀也。平鄭曾言于秦伯。出惠公而納重耳。秦使來誘。晉疑之。故殺鄭及七輿大夫等。以其爲克。

春秋纂

僖公

十一

亨集

之黨也。○天王賜晉侯命。受玉情內史過決其無後。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兩侯爲會。婦女廁其間。如日月會而妖星來犯也。前大電後大雪。意天示儆乎。○楚人伐江。滅黃。齊不能救。貫澤之會。管仲不欲受江黃之盟。政慮此耳。齊不救黃而狄來侵衛。不兩強之勢也。○齊侯使管仲告平子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仲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受下卿之禮而還。穎東世祀。皆其謙德所致。

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夏四月莖陳宣公○公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秋

七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春秋纂

僖公

十二

齊集

杞未亡而先城緣陵以遷之是以杞舊封與夷也避夷也前勇而今怯矣○汎舟之役秦不閉晉糴也及秦饑而晉不與糴號射之謀也見不及秦子桑矣夫平豹在秦勸秦伐晉者為父仇也號射何為者無故而陷其君以不義乎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公愛其女使自擇配故有此遇夫季姬方為內女而先遇其夫失其貞矣未成婦禮而遂仕其夫失其順

矣鄆子主國而為內所使何以禦外難乎姬與魯皆不能無過觀後年書歸則知左氏先歸寧怒止之說誣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地

沙鹿崩劉向以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

狄侵鄭○冬蔡侯貜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

春秋纂

僖公

十三

齊集

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滅黃諸侯莫恤故楚安然伐徐諸侯雖救徐卒

敗于楚豈其救之不力乎蓋亦霸業將衰華夷相半

之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

厲在秦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而不知楚委厲以餌之而專於伐徐也諸侯名為伐厲而實多具竟

麥徐于楚以敗徐也。故攻其所必救。不若實救其所必攻耳。○蟲者。時魯兵三年未歸。師困于敵在外。求糧如蟲蔽于野。在外索食。此其應也。

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郕。○巳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

劉向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于其祖。以譴告之也。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春秋纂

僖公

古

京集

徐服齊而諸侯不能救。敗徐者敗齊也。非夷狄之相敗而霸業之將敗也。

十有一月壬戌。獲晉侯。及秦伯戰于韓。晉侯。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略。是以有與人之誦。此一役也。晉先賂秦伯。幾獲秦伯。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而秦獲晉侯。以歸。然秦伯獲晉侯。能舍而服之。若晉侯獲秦伯。必殺之矣。由因其資。入因其力。饑因其粟。三施而無報。天所不容。故有此敗。是晉侯之爲秦獲。

非戰之失。而其所以爲君者。有獲之道也。○初。郕芮。

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二語。

所謂借衣者。被之借馬者。馳之也。方惠公被獲未歸。

呂甥作爰田。作州兵。皆順民心而爲之。二子之才。何。

減狐趙惜事。非其主殺身而名不顯耳。余謂芮敏勝。

偃甥文勝。衰忠勤。則頡頏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

飛過宋都。左氏曰。風也。

春秋纂

僖公

圭

京集

石五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鵠先數聚辭也。目治也。五者奇數。過奇而變六者盈數。過盈而退。是謂宋得諸侯而不終之象矣。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其兆於此乎。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友以文在其手。而賜字命爲世卿。生有異姿。故獲異賞耳。仲遂何祥。而亦賜字乎。季欲定魯而不足。遂乃亂魯而有餘。故人君不宜私賞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叔牙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會。淮而謀。鄆伐厲。以救徐。諸侯亦多故矣。所討者多。故力分而罔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春秋纂

僖公

十六

亨集

管仲先公死。五公子遂爭立。鮑叔牙。隰朋。賓胥無。皆賢者。又先後繼仲以死。易牙。豎刁。開方。三人無一人死者。若留以亂齊國。豈非天哉。或謂桓公好內。致亂。則文公之妻懷嬴。獨何辭乎。文公勤業。與晉終始。靈公亂而悼公以興。晉亦非無亂也。而霸業不衰。桓公止于其身。頃公亦有求霸之志。而無其臣。景公有能霸之臣。而無其時。豈非天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

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秋。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伐淮夷。魯頌未嘗不私以為己功。則齊桓之卒。魯傳當為之立後而定亂矣。齊桓以季公屬宋。而未納之。宋公之伐齊為季公也。而魯固救齊。非桓公之志矣。穀梁不知何以予魯與狄之救。而罪宋也。當時齊師幸有亂之敗耳。不然。季公不得立矣。又幸狄不大勝耳。不然。廢立之事將狄主之矣。周平王借犬戎以

春秋纂

僖公

十七

亨集

誅伯服。而戎卒亂。周狄何可使之救也。季公立而桓公始得葬。則宋之有功于齊也大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昔狄滅衛。齊桓救之。今桓死而狄復伐衛。以救齊為名。欲因齊之亂。乘衛之不備耳。齊之衰。狄之橫也。狄之強。衛之災也。何善而進之。然則何以稱人也。狄而如人。惡之極矣。○鄭伯始朝楚。賜之金鑄三鐘焉。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



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宋有弱佐無霸主司馬子魚勝于狐趙襄公不用其言執滕子嬰齊而盟曹南執鄆子而用于次睢之社口血未乾而今復國曹也威既不立信又不成德闕而動其誰服之

衛人伐邢

邢衛皆受狄患邢何爲佐狄以伐衛哉衛深處國之

春秋集

僖公

上

京集

憾所以報也是時衛大旱師興而雨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桓公沒而楚無忌正欲借盟會以窺伺中國而鄭伯

甘心朝之引之來會何無恥哉邢之助狄鄭之助楚

居中國之地而長夷狄之心罪之首也卒也衛受狄

禍宋受楚禍諸夏之君不宜恨狄楚而恨邢與鄭耳

梁亡

亡于秦也梁好土功而耽酒色嚴刑峻法自亡之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識之○夏鄆子來朝○五月己巳

西宮災○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邢助狄伐衛宜衛之見伐也狄與邢盟齊何爲而亦盟之乎稱齊人狄人者言狄人之無異于齊人也齊人之無異于狄人也桓公之霸業蕩然矣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秋僖公○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春秋集

僖公

上

京集

邢衛同受狄難而邢先伐衛衛復伐邢左右手自相

聞故狄坐而視焉安得起而侮我乎○鹿上之盟

宋人求諸侯于楚也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尪以文仲之諫而止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

以伐宋

在會而執其君以伐其國夷狄之所爲何無道也宋

方恃齊既不至。五國皆楚之黨也。不量敵而無備。以往宋之不智甚矣。他日楚滅陳滅蔡。皆自此會始也。○宋公不從日夷兵車往會之言。中楚之伏。幾於亡國。幸而不亡者。以日夷守之於內。子魚戰之於外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楚伐宋而魯不與。魯之正也。楚來獻捷以威魯。魯爲

春秋纂

僖公

十一

中集

之盟于薄。請釋宋公爲宋伯也。○楚執宋公而釋之。

子魚謂未足以懲君。又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是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

子伐鄭。怒鄭如楚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不書公而書及爲內諱也。

魯之伐邾。從成風之請。猶母意以求服敵。敵其可服乎。而又忘備焉。其僅失冒。猶幸也。○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是役也。大司馬固不欲戰。而公欲戰。戰又不乘其未濟。未列而擊之。必待其陳。是惟恐敵之不勝。已之不敗也。而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昔之執滕子用鄆子者。誰乎。是何異盜跖以分均。後出爲仁義哉。晉戰無如子魚也。利用以致志。阻隘而鼓僥。惜宋公之不用也。○心不外者。乃能集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

春秋纂

僖公

十一

中集

事。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侯忘宋定亂之德。受指于楚。而圍其邑。且乘人之敗。不可以爲威。徒彰已之惡耳。○晉太子圉爲質于秦。欲與嬴氏逃歸。嬴氏遺慰數語。情理俱至。而終之曰。不敢從。亦不敢言。事君事夫之道盡于此矣。季隗待重耳二十五年。不爲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爲不怙。然其從容詳妥。似皆遜之。惜乎懷公歸而復事。

文公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楚救鄭公與之戰傷股七月而死夫宋襄雖大侵小  
茹柔吐剛其不得爲霸主明矣楚則夷也秦則狄也  
況秦穆未嘗主盟也故謂五霸爲宋襄秦穆楚莊者  
皆非也應邵謂是夏昆吾商大彭豳韋氏與齊桓晉  
文而五也其說近之矣蓋霸以扶王五霸者三王之  
羽翼也昆吾扶夏彭韋扶商齊晉扶周各有其時矣

春秋纂

僖公

三

亨集

秋楚人伐陳

以宋襄之昏暴興殷既不足扶周又不能身擒于楚  
又再敗于泓天下有囚虜而稱霸者乎  
楚以其貳于宋而伐之然其貳也從後見者也其始  
從楚伐宋未見其貳也以伐宋之後朝楚稍後于鄭  
故疑之耳天下有不貳于代人之時而貳于代人之  
後者乎卒以取焦城頓爲子玉之功謂能靖國使爲  
令尹而終敗于晉豈非伐陳之功誤之哉○重耳

出奔于狄狄人納二女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

歷七國齊宋秦楚或贈馬或納女或饗禮而鄭衛曹  
不禮焉乞食于衛五鹿拜與塊之賜裸浴于曹曹伯  
薄觀其駢脇智不及召羈之妻奇從者而具殮寘壁  
也齊姜恐泄公子桑下之謀而殺懿姜醉遣公子是  
亦羈妻之流也及河與舅犯爲白水之盟公子入殺  
懷公子高梁伐不禮者○蒲城之役寺人披逮于君  
命重耳踰垣猶斬其袪及呂卻謀焚官害文公披告

春秋纂

僖公

三

亨集

難公潛會秦師火發而公不獲呂卻乃如河上秦伯  
誘而殺之二子亦足以報惠懷矣○初晉侯守藏之  
豎頭須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忠也公入聞言而  
遽見文公之霸也宜哉若鄭厲之於傅瑕衛獻之于  
甯喜是皆不沐而心覆者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其始在鄭伯怨惠王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與衛滑

故不聽王命。執伯服游孫。王怒而以狄伐鄭。鄭以臣怨君。執天子之使。固罪也。王用夷伐夏。可乎。況又以狄女爲后。召父逃之。叔帶歸而復與隗后通。后既亂而後廢之。晚矣。出居于鄭。自絕于周。于鄭失君臣之義。君臣同罪也。于后亂夫婦之經。夫婦同罪也。于帶構兄弟之難。兄弟同罪也。而王有其三矣。春秋譏王蔽于匹夫之忤。不顧天下之重也。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春秋纂

僖公

五

享集

王絀狄女。顏叔懼狄之怒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王方伐鄭。而出居其地。不爲鄭所困者幸也。不有晉文。孰與與陽葵之甲哉。叔帶之有寵於惠王。猶子頹之有寵于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于汜。猶惠王之適鄭。處于櫟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秦伯欲納王。晉文公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迎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乃朝王。

請隧不許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滅同姓故名。晉滅虞虢。非同姓乎。而不名。衛何以名。以衛幾失其國。不微而復入人之國也。虞虢則有虞以任過。故略晉之君耳。先是衛二禮請仕于邢。至是掖殺國子。爲內應云。

春秋纂

僖公

五

享集

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國陳使納頓子也。○莖衛文公。○冬

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莖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莖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衛急兄弟之難。故甫莖舊君而卽爲我伐齊焉。可以愧魯矣。魯畏齊之甚。方便展喜犒師。而又乞師于楚。

矣○齊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爲師晉故

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麇祖熊渠故祀之安有祀視

融熊渠之禮哉楚反以是讓而滅之非其罪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率○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先代之後迫于東夷不能以侯伯禮見以子禮見

春秋纂

僖公

三十

序集

故魯秋入杞以責之然不能庇其患而責其禮之薄

杞安藉于魯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鄆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

會諸侯盟于宋

夷主盟而諸夏從之主者僭矣故終僖之篇貶而稱

人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以民

未知義于是乎出定襄王以民未知信于是乎伐原

以示之信以民未知禮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三段

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于是乎字標之說得事事有心  
心霸者行逕和盤托出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衛晉侯伐曹

未有君不得其國人可以成事者衛侯知國人不與

楚何不攻圖于晉以求釋怨而乃有襄牛之出乎晉

欲以曹衛怨楚意在致楚不在衛服不服也特假曹

衛爲用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以不卒戍刺之知無罪也○楚人救衛○

春秋纂

僖公

三十七

序集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曹衛雖得罪晉文然同姓之國執曹伯當歸京師而

以與宋晉故欲怒楚耳執同姓之君以畀異姓而曰

將以致敵是愈曲也我曲彼直晉楚行師之分豈但

譎於齊桓哉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

是役也其謀冒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

曹衛為主。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地界宋。以淡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搆之。曹衛告絕于楚。而晉有曹衛矣。晉有曹衛。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機。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線索皆在我。而不在人。諱則諱矣。然而自

春秋纂

僖公

天

亨集

妙也。○中軍不敗。得臣不應死。應死者左右軍將耳。晉能赦荀林父。而楚不能赦得臣。過於罰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鄭地○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晉侯以臣召君。是為何心。蓋晉侯挾天子之靈。以討許衛。卽以討許衛之勢。羅天子。以諸侯兩爲所用。君體與臣體俱傷矣。衛侯出奔。叔武攝位。以受盟。故稱子。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晉侯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以攝之。已立而謀反。衛侯衛侯之反。叔武反之也。何意其篡我哉。然元咺愈爭。則衛侯愈疑。以爲叔武之黨也。故殺之。衛侯不有其有功之弟。元咺亦不有其無禮之君。而不知已之無臣禮也。晉侯無霸道。衛侯無兄道。元咺無臣道。惟叔武全其弟。不全其身。遇亂行權。難哉。

春秋纂

僖公

元

亨集

陳侯欽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溫卽○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侯召王。欲王賞其功。借以威諸侯也。自尊之意甚于尊王。顧踐土之會。猶天王自來。溫則召王矣。王始畏晉侯。出而就之。其後遂不復至。君制于臣。君子爲天王諱。若諸侯相與朝王也。公朝于王所者。再而不知所朝者之非其地也。若幸之實傷之傷之故諱之。

也○天王下勞于踐土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  
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  
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使人兄弟相賊又寵其臣以虐其君快心于衛晉文  
蓋喜于致人之亂非靖亂者也故書人以貶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侯歸元咺出矣衛侯執元咺復矣然訟君得勝元

春秋纂

僖公

三十

亨集

咺知忠于叔武不知忠于衛君也甯武諸臣知忠乎  
衛君之被執不知力爭于叔武之被殺也元咺復立  
公子瑕○晉文公出敗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  
退而修政居三日夢天譔大蛇曰爾何敢常明君之  
路劉向之言也

諸侯遂圍許

許不往會  
討不臣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曹豎侯儒貨莖史日以曹爲解晉侯恐反

曹伯然衛與曹偕命而不偕後非信也○晉侯作三  
行五軍以禦狄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冬復來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  
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公侯當天子之卿與天子之大夫盟降一等矣然其

春秋纂

僖公

三十

亨集

分猶可勉而及也至諸侯之大夫違禮盟公侯則偏  
上矣王子而違禮下盟則疆下矣尊不成尊卑不成  
卑無等則皆人也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是時季氏世卿公子  
遂專權大夫擅政之萌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律以君臣之義殺元咺正也。既失事君之禮，誰有守國之功？特不應殺公子瑕耳。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及咺之子角，再歸而殺元咺與公子瑕，是晉夷吾之屬葛藟之不若也。初，晉侯使醫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公爲之請納王與晉侯王各十穀，乃得歸。夫使衛侯有罪，當請于王而誅之，不宜以醫殺也。使衛侯無罪，當即釋之，不宜受玉也。○國語載晉侯執衛侯歸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

春秋纂

信公

三

信公

雖直不可聽也。然則衛侯之不死而得歸，皆王之力也。咺雖不敢以其直加于衛侯，而衛侯終不得辭，不直之名于天下矣。

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

晉人先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方合秦圍之，是晉之圍鄭實恃秦爲強也。秦師退，鄭不懼晉矣。晉亦知鄭未可攻而去之，佯欲擊秦，託言報秦，以美其名。借晉果擊秦，秦攻之于外，鄭要之于內，晉必敗矣。晉其敢

乎。○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圍。」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公而兼冢宰，重其使也。公所聘者周，所畏者晉。天子之使先至，則聘周自不得遲，而聘周則聘晉又不得緩。故命其自周聘晉耳。以二事歸臣之罪也。公子遂如京師，身至而心去之，遂如晉，身至而心至之，其

春秋纂

信公

三

信公

心已無王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牛卜日始改名曰牲，蓋郊定而卜牲以明敬也。未卜郊而卜牲，是郊爲牲後矣。望細而郊重以辨時也。重不舉而行細，是望爲郊先矣。不郊亦無望可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冬，杞伯姬來求婦。



伯姬以姑而爲子求婦于魯親親之道亦有辭矣特  
書于策戒防其漸婦則有夫姑則有舅婦人夫死尚  
從子顧制子之事乎且杞以伯姬來求我亦將以夫  
人應之兩國之妃自行婚媾其曠然無男子與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

作楚丘爲狄難遷帝丘以避狄難思桓公不置矣衛  
兩爲狄所困康叔不寧見夢成公欲其自強于政治  
耳若云相奪子祀夫狄不奪子祀相奪子祀乎甯武

春秋纂

僖公

三

序集

子獨請改祀于狄至之日其識不可及也○遷帝丘  
卜曰三百年次年狄與衛平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提卒○衛  
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  
耳卒

晉文速于勝楚而致其失不如齊桓之緩於盟楚而  
俟其服也敢於召王而要其待不如齊桓遜於下拜  
而成其節也桓公會不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則會

畿內而盟于虎桓公不納子華不以子抗父而文公  
則聽元囑直以臣虐君功速而罪愈彰勢盛而跡愈  
逆晉文直齊桓之罪人非其匹也○文公將殯于曲  
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夫晉執牛耳故有聲如牛秦師  
來軼將以戎事興焉馬強牛弱牛所爲嘆也○秦將  
襲鄭蹇叔諫之不聽蹇叔哭送秦師且言收子骨于  
二陵之間後果敗歸秦穆素服郊次嚮師而哭始悔  
不用忠言也

春秋纂

僖公

三

序集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鄭  
爲杞子所誘也蹇叔所辯在賓主勞逸耳夫勞逸之  
不敵遠近之形也遠近之不敵賓主之勢也此時鄭  
實不知而蹇叔曰鄭必知之及弦高矯命犒師示鄭  
之有備蹇叔之言若先設爲弦高誑秦之地妙矣哉  
此一役也蹇叔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  
之而秦穆孟明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弦高以買  
人而倉卒應變消禍却敵智敏功大殆先于佚狐燭

武矣。不開鄭賞而用之何哉。余謂鄭有三異。買焉。或謀知鑒于脫楚。或斬韓起之請環。足參弦高而 equal 立矣。彼陽翟居奇。貪買凶終。烏足道哉。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用姜戎者。示以夷狄攻夷狄之意也。初先軫獻要擊之謀。襄公曰。秦伯與吾先君有結。不可先軫以不弔。贈不假道。為辭從之。殽之役。秦匹馬隻輪無返者。穆

春秋集

僖公

三

亨集

姬在秦。曾免夷吾。文嬴在晉。安得不免三帥。先軫不顧而唾。何哉。晉不念舊。而詐虐以逞。結怨強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先軫之罪也。○秦穆公晚年。棄百里奚。塞叔不用。而用其子。至貪念勤民。淫兵暴骨。安在與人之一。用人之周乎。濟河封尸。幸晉不出耳。何功之有。而以不替孟明。為美談耶。西戎之霸。本由二老。而幾喪于三子。夫三子者。以謀國則不忠。以承考則不孝。不是之殉。而殉三良。甚哉其相蒙也。

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報升陘之役也。再伐則已甚矣。平王不撫其民。而遠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公為成風報怨。而殘民以逞耶。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

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公用公子友。則治有可稱。用臧文仲則事無可採。

敗狄而稱人何也。以狄侵齊。國衛晉不能救。于其見伐而勝之。是為狄所加。而後應之也。罪其遲也。○箕

春秋集

僖公

三

亨集

缺。擗其妻。媼之相敬如賓。文公因臼季言。宥其父罪。箕之戰。卻缺獲白狄子。襄公以三命命。先軫免。胃入狄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此草妖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考竹書記年。亦冬隕霜。不殺草木。大禹以興。雖君德盛衰不同。臣伐其君。其象則一。是時僖公死。公子遂專權。文公不悟。後有子赤之變。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為武于楚也

春秋纂

僖公

天

序集

○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書即位繼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據曆法閏當在去年誤于今年三月置閏是不歸餘于終也日食者天時倣人事也誤閏者人事失天時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穆伯聞叔服之能相人也使見二子焉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葬僖公緩作

春秋纂

文公

序集

主非禮也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以栗易桑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此殷禮也

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既非敵王所愾又非歲時來朝且喪制未畢也即終喪矣亦必以士服入見後賜之冕璧以見無天子命不敢遂為諸侯也王賞之重如此奈何自棄其命喪制未畢而錫之受者虧孝錫者傷恩矣

晉侯伐衛

以不朝王也。然晉亦幾不朝王矣。何以責人之不朝故先且居勸君朝王而已。從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商臣譖目射聲忍人也。況既立而又欲黜之。不速禍乎。激江竿而洩其謀。環宮甲而肆其毒。至王請食熊蹯死而不許。真忍矣。夫多置官甲。益以叛具。廢長立少。與以叛名。皆失在父也。若商臣之惡。人人知之矣。

春秋纂

文公

二

京集

稱世子以見其有父而無父。顧稱君以見其有君而不君也。潘崇書策師亦不成其為師。又何誅焉。○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戈弓瞑。王生而以亂取弑死。而以順爭謚。異矣。楚共王將死。自諡靈。與厲群臣以其知過而諡之曰共。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讓得之。之為美也。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晉知秦懷必報之志。復暱以死馳之。其氣勝秦矣。暱

被黜而以死自奮。成國之勇。真得死所者。君子哉。先軫死秋而晉不勝。狄不如復暱死秦。晉即勝秦耳。○敗于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我於秦穆見之矣。

丁丑作僖公主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以大夫盟公。恥辱魯也。出不書。反不致。為公諱也。

春秋纂

文公

三

京集

然不貶處父。稱人者何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留其名。所以惡處父也。

夏六月公孫敖即穆伯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討備也。○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國廟論統。不論分。雖以叔繼侄。叔不得以先。侄況兄弟乎。夏父忌為宗伯。欲尊僖公。而謬言有所見。新鬼大故鬼小。夫以年則新鬼大。故鬼小也。以分則故鬼

大新鬼小也。僖公雖長已為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臣繼君猶子繼父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議喪娶也。按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謂喪娶。蓋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居喪之禮不可以吉事雜其心。娶後于喪而欲娶之心先於喪心無喪矣。故議之。○春秋之義屈

春秋纂

文公

甲

亨集

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以君行禮而臣民之情為小。以天行政而君之禮又為小。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卽曰恐他國納之先期而往不可謂非行權。君子有以誅其志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此大夫會伐之始

潰者如積水然放而無所閑也。其君憤于心其民置於財而後衆潰敵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勝秦矣。晉人不出自處甚高封殺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于待秦也。秦三敗之後而僅得一不戰左氏之譽秦稍過其實矣。○秦敗于殽歸作秦晉庶幾能改過者而復起彭衙之役今又取王官及郊其名為憤兵

春秋纂

文公

五

亨集

故貶而稱人自後知悔見伐不報君子善之。雨錫于宋。

劉向以為宋先殺大夫而無罪之應。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娶之應也。後八年十月魯亦錫公伐邾取須朐城郕矣。在宋為既而錫已死在魯為將而錫未生其機則已動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襄公悔前盟之非請改盟焉。自恥之甚於恥人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伐江故晉伐楚伐楚則楚自歸而江之急解矣孫  
臆之代衛救韓代衛救趙皆此術也是役王使王叔  
桓公助之經不書者以示夷狄非天子之所親伐有  
諸侯在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禮宜卿逆而卿不往在齊而稱婦入國不書至君子  
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春秋纂

文公

六

齊集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  
聘

秦伯以同盟滅秦服避寢降饌有矜恤之心焉晉其  
何以爲情哉江不能救而再伐秦何也○甯俞來聘  
不答賦湛露不敢于天子宴樂之章也不答賦彤弓  
不敢于諸侯獻功之禮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賜○三月辛亥葬我

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成風以莊公之妾僭稱夫人僖公崇禮厚母之意也  
天子亦以夫人之禮待之可乎合兼事者以其貴非  
夫人而稍簡之也去天稱王以示貶也○王又使會  
葬夫婦以耐姑廟成婦雖別爲立官甚厚之矣而廟  
中猶無妾也奈何既葬之後遂有二夫人乎天子順  
成其禮何以爲法

夏公孫叔如晉慢王事

秦人入郟爲民于楚

○秋楚人滅六

春秋纂

文公

七

齊集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果遇喪焉意亦聞晉侯之  
疾而往乎不然使大國知之其罪甚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斯時秦強于西楚強于南狄強于北晉襄一年之內  
三退強敵轍之戰敗秦也箕之戰敗狄也許之戰離

楚也。霸業不墮在斯乎。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軍。陽處父言而易之。公洩其言。致有此變。夫處父當言於未命帥之前。不當言於既命帥之後。既命易之爲侵官矣。處父任剛。虛誕。寧羸知其不可從而去之。而今果自速其禍乎。雖然。公家之利。知無不言。射姑刺人於朝。兇暴如此。其

春秋纂

文公

上

亭集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閏朔。非禮也。有朔則告。雖閏亦朔。且告朔者。謹月之始。而以月之所行終之也。若不告朔。將是月爲廢月矣。故以朝于廟。幸之以猶朝于廟。危之蓋幾幾不朝矣。

七年春。公伐邾。甲戌取須句。○遂城郛。○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

今狄之戰。趙盾之罪也。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乎。如曰。國利有長君。公子雍長而且賢。故迎立之。則立之耳。又以穆嬴之偏。皆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曲在晉矣。求公子於秦。秦送之。而晉拒之。其跡不可居。其心不可信也。今幸晉勝耳。若秦勝。則公子雍必入。趙盾必誅矣。然晉雖勝。而外招敵國。內棄良臣。晉國之難從此始。靈公又不賢。而成篡殺之禍。雖非趙盾

春秋纂

文公

九

亭集

弑君而盾立之者。所以弑之也。○士會從先蔑奔秦。居秦三年而不相見。同罪故也。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泄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戎可會乎。亂生于會。盟者而戎之僭。不必言也。以祖

宗之所營爲戎醜之所處傷哉左氏以兩稱公子爲  
褒則公三遺如京師遂如晉又何以貶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餘

初穆伯如莒爲襄仲聘婦見其美而自娶之亂兄弟  
之倫矣茲復棄君命而從已氏焉人之無良至此極  
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不能主兵司城不能守土而其君不能御臣也

春秋纂

文公

十

亨集

權歸于大夫惡得不亂死與去有三道死則一道耳  
去則二道或幾或遽去於幾者或同於死而去於遽  
者不得同也蕩意諸殆去於幾者也司馬公子印握  
節而死

節而死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夫人姜氏如齊○三

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卒未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初晉襄公蒐于夷將登先都箕鄭父而以士穀將中

軍克先阻之克先趙盾之黨也自趙盾代士穀當國

諸大夫不平三子報失職之恨陰使賊殺克先而三

子亦被殺于群下矣書曰晉殺其大夫者謂不明正

其罪而盾擅殺之也

楚人伐鄭

以晉君少而不在諸侯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救鄭○夏秋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

震

春秋纂

文公

十一

亨集

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水  
則搖於屋則瓦落夫臣下而專雖正且震而汎邪平  
正則小震邪則大震矣

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夷狄無禮則嚴以拒之拒之使不與中國同夷狄有

禮則寬以進之進之使不與夷狄等雖然拒之者常

也進之者暫也君書晉臣書名進之矣○送死不及

尸緩也而自秦來則以爲禮矣取其慕通中國之好



也。

楚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夏秦伐晉

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微書秦伐而不書晉伐者舉伐戎正也戎伐華不正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雖欲弑弑君之君遲之十年矣君臣之分已定

春秋集

文公

十一

序集

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似宜受無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書聖人之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欲伐宋而宋知之先為其弱以避伐也楚司馬無

畏以宋違載燧之命至扶其僕以殉辱極矣糜子恥

之逃歸失位降爵故均不列于諸侯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

僭地○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

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穀梁謂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

善射射僑如目身橫九畝而左氏云富父終甥搃其

喉以戈殺之一不同也公羊謂三人一殺于魯一殺

于齊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而左氏謂晉滅潞而獲僑

如之弟焚如二不同也左氏又云代齊之役長狄退

走至衛衛人又獲其季弟簡如是又非三人三不同

春秋集

文公

十一

序集

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矣

其兄尚在乎且狄世為國主綿歷四代支屬實繁止

獲數人乃云其種遂絕耶蘇氏謂遂放不使在中國

故云遂亡總之記獲于戎狄不妨誕其詞以夸後而

各述所聞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齊所偏○杞伯來朝

請絕叔姬而無○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

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西乞術敗于晉故使之來聘以言伐晉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之戰秦晉志皆不在堅戰故交綬而止勝負既

不分曲直亦無據矣○史駢謂秦使日動而言肆懼

我也與卻芮謂秦使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同見昔彭

衙之役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春秋纂

文公

古

序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

遽蒞卒

文公卜遷于繹利民而不利於公以  
利民遷之五月卒君子謂之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三時失矣春無望于夏夏無望于秋也不雨而五穀

熟是地不承天澤而私自行令也必有臣下欲得民

以勝君者劉向以為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

炕陽失眾之報也○趙宣子恐以謀臣資敵國故使

壽餘偽叛誘復隨會于秦秦伯明知晉計而從之還

臨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  
也秦穆明知故縱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晉自  
謂秦自正矣

世室屋壞

譏不脩也劉向以為金沴木木動也木動者大本傾

也周公之祀忽諸以逆祀而壞也周公稱太廟魯公

稱世室群公稱官公羊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

盛魯公燾群公燾盛新穀燎  
新舊雜也

春秋纂

文公

五

序集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自文公以朝晉服楚之國皆至是魯輔晉伯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

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

同盟于新城

同外楚也獨蔡不與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

按孛一名機槍機雲中牛槍雲中馬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天官曰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游岱以東北也布度定記分州繫象史服所占或萍絕學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春秋纂

文公

去

序集

齊如生獲晉如生捷菑邾文公卒國人立驪為定公捷菑奔晉故晉納之及薄城服其立長之言引兵而去之君子善趙盾之能從義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不義宋公而來賢也

不以國氏誅止其身也商人弑舍而讓其兄元使元為若弁元而弑之矣元知之故漫語以辭之俟商人死而後立也商人以弑得之亦以弑失之可不畏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單伯周卿為魯如齊

齊君舍魯甥也商人弑舍故忌魯矣單伯以王命求昭妃于齊齊人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焉○先君之女則稱伯叔姬時君之女則繫之以子今日子叔姬宜為文公之女矣然文公逆婦姜纔十年而其女遂為昭公妃又生子舍可疑也故或以為僖公女耳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春秋纂

文公

十七

序集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穆伯幸有殺難二子得孟愆而歸喪焉仲尼因而不削者蓋曰父之醜雖不可掩而子之哀又不可沒也書之以風夫孝者耳○禮曰不足則資之宗殺也舍子蔑而立難斯其資不足之義與惠叔毀請待命故國之公族聽其歸殯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不移終  
違王命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不服而入之或獲大城得而弗有直以出入為辭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為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而晉以受賂不能討齊  
罪在晉不在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春秋纂

文公

大

亨集

出姜無罪而使不安于魯故叔姬無罪而亦使不安  
于齊男子不能定國難領使婦人當其兇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齊侯無禮而討有禮者恃晉之受賂無人責之也晉  
之無禮可知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有疾不視朔正當無疾而勤于視朔以解之無疾不

視前之有疾者盡不可信也公厭政人厭公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納賂也○秋八月辛

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泉臺在圃中公母姜氏嘗居蛇從之出如先君之數  
數十象官將不居也是月薨姜卒魯人以為妖而毀  
之信禍福之說忘祖宗之勞非毀其居直自毀其行  
矣○蛇有龍性未馴故其象不見於宮壺即徵於國

春秋纂

文公

十九

亨集

君詩咏應蛇之祥而褒姒亂周鄭內蛇與外蛇聞而  
厲公死赤帝子白帝子又復何異乎漢高斬白帝子  
而先主亡于白帝城其應甚可畏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雖饑而勝以饑誤庸而出其不意也庸不饑而敗  
以饑輕人而已則無備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公作處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夫人欲騁其淫而要公子鮑

春秋纂

文公

主

序集

以行弑君則無道宋之諸臣獨不愧於司城乎然則何以罪國人也○以國人貪夫人不義之施而遂成無制之禍也○胡文定責蕩意諸不能止弑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與孔父仇牧苟息三子○閑其君以死職者不同故春秋削之豈其然乎夫三子從君于昏安見其閑昭公雖無道乎不如殤閔之甚與晉獻之嬖溺貽禍也徒以欲盡去群公子不能其國人以子鮑隙而構殺之今釋鮑弗誅而獨引絕峻削于效節

之司城何居且意諸有父之命有君之寵是一死而兩授之也張柳剗不負王生況君父乎康侯感憤時事慷慨效忠而動引高哀以裁死節固矣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趙宣子請師討逆謂明聲之猶恐不聞也備鐘鼓以先之卒立君而還不成其為討矣其稱人賤之也夫鮑雖未與弑不能討賊而立乎其情若與知之者我以爲鮑可廢也

春秋纂

文公

主

序集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諸侯盟于穀

晉不能救魯故也自此魯專事齊矣

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拜殺之盟  
復合諸侯以平宋也晉不能平宋亂而復責鄭始多求而鮮成事矣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帶卒

齊侯戒師期而醫者知其將死卜者知其死不以疾

襄仲因其語偷又謂不能食魯之麥魯畏齊師而卜者知其先齊侯終惠伯以卜事告龜而卜楚丘又知惠伯之有咎何所遇之皆死人哉公因隕而薨死不以正也○周甘燿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懿公則邠歌之父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中池相嘲乃殺公而納之竹中夫既以爲君而殺之是用賊爲君效君爲賊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一時兩使偕行一賀惠公立一謝齊來會葬魯不敢失禮於齊欲以親齊齊侯亦欲以新立親魯也使爲遂介爲得臣使實無禮介不能爭若卒于弑而如齊謀婚義不應從也惜乎叔孫之懦也

冬十月子卒

文公夫人生子赤敬嬴生宣公敬癸嬖而私事襄仲

春秋纂

文公

五

亨集

宣公長而屬之襄仲襄仲請于齊而立之弑子赤弑不忍言于不日見之○公子盼宣公之同母弟也非宣公殺子赤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出姜無罪而宣公殺其子襄仲實助廢以篡嫡魯不能討齊亦不能討乎市人皆哭而朝之人無聞焉嫡已在喪而弑之弑其子自不能安其母也○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及立襄仲以君命召叔仲入而殺

之埋馬矢中胡氏謂死非君命失其所也夫叔仲持

之正爭之強可謂義形於色不畏強禦矣彼殺世適者既與奚卓庶孽殊而仲叔侃侃以殉殉兼三大夫之節而猶謂死非其所耶夫所稱君命論當否不論有無若苟息從昏雖命亂也猶有取焉而奚罪夫殉適者東門氏之逐也季孫猶憾之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知行父之遺恨斯彭生爲得所矣

季孫行父如齊

春秋纂

文公

五

亨集

書二卿如齊于子卒之前始謀也夫人歸齊于子卒之後成謀也終以行父如齊而謀大露矣

莒弑其君庶其

魯專弑君故弑君之賊來奔季文子欲逐莒僕以諷宣公未可知也宣公不能去莒僕而行父能去之獨惜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奈何復與之先後如齊以求婚會哉○行父逐莒太子僕于境外自比于齊功二十之一

終

○宣公

名按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謬姜在位十八年書卽位如其意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迎女

魯於出姜之歸恐齊見討故結昏于齊以自釋其罪  
喪禮之不守而議昏焉無其母并忘其父道君爲惡  
如仲遂者不勝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婦有姜之辭

出姜甫歸而婦姜復至魯之無禮甚矣齊不責魯逐  
母之罪而許其納婦何耶以者急之詞亦輕之詞也

春秋纂

宣公

宣公

至者異魯之詞亦異齊之詞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猶不放者也河曲之戰不用命者穿與胥甲也  
穿何以不放趙盾庇之也故桃園之罪他日亦不歸  
穿而歸盾也盾何以庇穿也穿其族子也晉放胥甲  
而立其子克是舜所以待鯀也克乎其何以當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

方會平州以拜成也仲遂敢于逐嫡而嫡又齊之女  
逐齊女而又敢于聘齊之女不獨視君如奕抑視夫  
人如戲矣如齊者亦見齊之無人而弑立之臣往來  
無忌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秋弑子來朝

受弑子赤之賂也出姜大歸而不問敬嬴求婦而卽  
從是鬻一女復鬻一女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春秋纂

宣公

宣公

宣公

魯以弑君賂齊而諸侯爲魯討齊又皆取賂而還兩  
會于扈皆受賂鄭穆公所以不足于晉而受盟于楚  
也○齊桓有事於楚道先由蔡楚莊有事於宋道先由  
陳雖其興師之正不若齊桓而行師之謀則一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柴  
林伐鄭

是時楚師已在鄭矣盾帥師救陳又自陳而次于柴  
林安得反尾楚師而至于宋哉左氏何以言救宋蓋

諸侯伐鄭則楚伐宋之圖自解雖不放實救之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崇秦之與國也晉欲求成于秦而侵其與國非求成之道也宜秦之勿與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華元生獲也以其獲而復歸之故知其生獲也誰使華元敗者羊斟也羊斟愛羊元不與食故以元入鄭

春秋纂

宣公

三

宣公

師也誰使華元歸者文馬也其敗也非馬也其人也其歸也非人也其馬也然則樂呂何以不歸呂為司寇非元帥宋不欲歸故鄭亦不歸之也不歸故不書也穀梁曰盡其眾以救其將華元雖獲不病矣然而于思棄甲之誦何以當城者之誦哉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伐晉圍焦以報崇也晉以救焦遂侵鄭不能勝秦

而遷怒于鄭也楚闢椒不辭其難以救鄭而趙盾又畏楚而去也偽言欲示弱以驕之既欲驕楚則不侵鄭可也鄭獲宋之大夫晉為宋報恥而不能獲其一卒然則始公伐鄭必為秦所遂而飾詞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靈公不君故稱名

晉侯欲殺趙盾鉏麇往刺而觸槐觸明擊斃而救主靈輒倒戟以禦免君之殺臣如此其難也而桃園之弑曾不須史臣之弑君如此其易也夫靈公彈人而

春秋纂

宣公

四

宣公

犯其惡趙盾驟諫而觸公威故穿起乘之然則書穿弑君可矣穿之弑不待書而知也盾也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若與于弑者故以弑君歸之也○凡弑君而卿在不討者或弑君之人於卿無與而卿之權又不足以討之也若穿之弑君盾雖不與其謀而穿之所恃無畏者盾也是盾不假手於穿而穿實代手於盾也使盾歸而執之直一宰夫事耳而盾又不問豈得為無罪乎盾之罪情不勝法也若止以勿嘗藥為弑



父則太嚴矣。危而不慎。亂其中也。以弑罪止者。欲爲子之慎也。豈止一嘗藥。遂能救父之死哉。止不能禁父之病。而使之勿死。故旋罪而旋赦之。盾實能防穿之變。而使之勿弑。故既罪而難出之也。假使石厚從州吁弑君。而石碯勿討。惡得爲純臣耶。○士會諫靈公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過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夫驟諫二字。豈所以待庸暴之主乎。盾之殺機萌于此矣。公子慶忌亦驟諫吳子。吳子不聽。慶忌出君。

春秋纂

宣公

五

序集

于艾卒殺之。○呂氏謂皆實主弑。故亡不出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仇。得誅惡之旨。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牛之口傷。改卜又死。此其爲人之不虔也。當悔過懺罪。再改卜焉可也。郊不可廢。慢郊而病牛牛廢而廢郊。無禮甚矣。不郊而望。前此譏之。今又若是。何魯之專行望而不行郊也。左氏曰。無望可也。非欲其無望。

也。疾其無郊也。○牛取其後。而傷于口。食者病。自口入。謀者禍。自口出也。至後而有牛足出于背者。則下妖上益甚矣。

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遂欲問鼎。偏周而取天下。而諸侯曾無有討者。知諸夏之無能爲矣。幸有王孫滿正言以折之。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莒鄆穆公。

春秋纂

宣公

六

序集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稍卒。

二國亂矣。魯人又以亂平之。是益亂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不書公子宋而曰歸生者。以禍實始於歸生也。宋食指動。此細事也。何爲乎以聞于君乎。公食龜。因以不召宋宋染指。因以謀弑公。先公爲難此大事也。何爲乎而不以聞於君乎。歸生權不足以禦亂。始以畜老

師殺比方君父。繼懼反譖而遂從之。獄有所歸矣。一  
聞之。樹君臣死焉。禍機所動。可畏哉。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迎子叔姬。

大夫娶而公爲主。非禮也。大夫而敢於欲公之主者。  
以公多求於強國。強臣得而制之也。鄭能却公子圖。  
使卑行卑禮。而公不能辭高固使卑行尊禮。委禽而

春秋纂

宣公

七

亨集

非其願矣。

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固來逆。公不宜爲主。而爲主。遣使反馬。固不宜親來。  
而親來者。以報公也。然歸寧之禮。在適歲之後。叔姬  
亟來者。其亦以夫傷父之志。而亟于歸寧也。

楚人伐鄭

去冬之伐稱楚子。與其討弑君之罪也。今稱人。又罪  
其數犯中國也。一事而褒貶其詞。兩盡其義耳。

七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

先是刺盾者入門至于堂背無人焉。曰。嘻。是子之易  
也。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  
頭而死。公羊所傳。與左氏稍異。然行刺者不可復見。  
盾故可復見。卯。

秋八月螽。冬十月

一君之世而三螽。言其甚也。螽。魚卵所化。水虫也。而  
爲穀災。所引非其類也。公伐莒。取向如齊伐萊。軍數

春秋纂

宣公

八

亨集

賦。不量其力。而示威于外。如螽之奮迅作聲。以足  
自摩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衛欲爲晉致魯也。前定之盟。不日。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冬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聘。是會晉侯止。公以賂  
免。不直在已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不及齊而復是委君命也大夫未致事而死猶以尸將事豈有身尚在而自行自止者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齋不稱公子貶也貶以著其罪知無以見赤地下也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終事而聞則不緯知卿喪不室作樂而不知廢繹是其心終在於樂而不在乎卿

春秋纂

宣公

九

齊集

也萬用其無聲箭避其有聲何不掩鬼之耳并箭而亦用之也哉

戊子夫人薨氏薨○晉師自狄伐秦○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董子以為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而一滅國伐陸渾我觀兵於周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敗晉于邲流血色水國宋九月析骸而炊剗歃以為日踰楚鄭分也夫邲之戰

楚不為虐鄭不為困晉受其敗災宜為晉然姬姓月異姓月鄆陵之戰共王中日日乃復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城平陽晉愍○楚師伐鄭以與晉平也

人不罪天罪之矣倍宣襄昭四妾母皆薨以夫人葬

以小君不一一貶以正之從同同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秋纂

宣公

十

齊集

魯君兩朝于齊一聘于周無畏于周而以諸侯之禮待周有畏于齊而以天子之禮待齊也定王以孟獻子為有禮厚賄之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為不○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祭西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滕為守禮之國伐喪凌小宋惡甚矣故稱人貶之○

鄭伯敗楚師于柳林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畏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而死在傳引孔子無自立辟之言家語記孔子以此干律冶而曰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此皆非孔子之言也夫君臣之義夫子所最嚴也冶未嘗損干陳而責其不去豈聖人之義訓哉文定不察

春秋纂

宣公

士

序集

其理而因仍附會誤矣陳殺諫臣是宜爲楚所滅株林澤陂之賦蓋傷之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昔也求婦隱弑而以田畧今也辱女往朝而以田歸田則如故也弑逆者如播種焉若之何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完卒○齊崔氏出

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自此以前弑者半爲篡自此以後弑者半爲淫○今

尹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齊還及宋聞闕叔之亂謂君天也不可以逃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夫春秋諸侯互爲通逃數如齊皇在晉州犁在楚曾公山不佞之所羞而揚揚對壘夫安知連尹可以贖知盞乎克黃獨恥逃天寧凜大節遂使國無通臣宗無餒鬼寧獨子文之勲德乎哉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

春秋纂

宣公

士

序集

人衛人曹人伐鄭以及楚平也○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書取罪之也魯之禍自齊爲之齊勢在上流魯勢在下流也然魯亦自肯爲下流所趨性樂比淫而侈禍哉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

國佐來聘○饑○苑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人討逆中國不如故序楚于陳鄭之上○鄭人討靈公之亂歸生卒斷其棺而逐其族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橫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先稱人不與外討也○後稱子幸其有此討也○徵舒可殺栗門可轅而陳不可縣楚莊聽申叔綏田奪牛之

春秋纂

宣公

七

序集

諫而卽封陳○可謂速於改過矣○然二子從昏宜潘詭托楚以報君之仇○不尸之而又納之○是漏獄也○君子爲楚莊惜之○莊王能赦鄭而不赦陳○以陳亂故也○而又不貪夏姬之色○若靈王之討慶封○特以其入吳爲楚病○非真討其篡也○以是爲名耳○而靈王亦以篡得之○是豈得與莊王並語哉○春秋之法○嚴於論賢○輕於論不肖○嚴之乃以惜之○輕之乃以忽之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莊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挑戰焉○宜其敗矣○夫鄭君以能下人○信用其民○而楚子許之成○晉臣以不能下人○各行其意○而楚師敗之○楚以寬而御衆○故鄭服○林父以懦而御衆○故衆專也○楚樂伯獻麋于鮑癸而獲免○晉魏錡獻麋于潘黨而獲免○何相報之巧也○莊王之伐晉也○先使豚尹觀之○待其賢人死而後伐之○勝而又不敢以爲功○口中忘食而

春秋纂

宣公

七

序集

嘆懼諸侯之畏已而作臺○又以薄德而不敢受賜○宜其伯也○又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宋附庸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卿不書○以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伐之非救之亦非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晉特

夏楚子伐宋○秋螽

以其救蕭又伐陳與國也陳鄭宋皆在河南鄭西邊于楚宋東邊于楚而陳介二國之中欲致西諸侯必先得鄭欲致東諸侯必先得宋欲致鄭宋必先得陳楚得鄭而不能有以宋人未得也蓋有宋以牽鄭非獨鄭不可得即得陳亦難用矣是制楚者事在宋也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春秋纂

宣公

五

中集

討邲之敗及召狄之罪也先穀佐中軍貪躁違制偏師濟河是趙穿復出於河曲而樂縶再東于涇次也卒以致敗殺之固宜獨不念先軫之勲而盡滅其族乎荀林父身為元帥軍令不行楚嬖人伍參蚤已知之而晉不知今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役舍林父而殺先穀晉於是失刑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討伐陳背盟之罪孔達繼而死衛人以殺告而免于伐此亦權也然既已死矣即以殺書之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為鄭故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華元以不假道殺楚使申舟知國必亡而故為之是忿兵也安得不敗雖然華御事先示之以弱卒有孟諸之辱曾小國麋子之不如華元不畏啓釁獨殺楚使以報扶僕之恥顯抗敵而默幹蠱人知其忠不知

春秋纂

宣公

十六

中集

其孝也

莖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以情告且舉子反為君子子反即以其情告王而謂宋有不欺之臣夫子反動於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動於不欺之名以聽子反各之於人甚矣哉楚君臣墮元穀中而不

覺也。然楚君臣亦有謀矣。楚軍止有七日之糧。晉使解揚致命於宋。救兵將至矣。不如先救之。以爲已恩。故去之。輸情一事。左傳爲登床公羊爲乘堙。夫兩軍相對。大帥夜入敵壘。能必其不執乎。余謂乘堙之說。近○宋司城子罕。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去。西家之淹。經其宮而○不止。楚將攻宋。士尹池諫王。謂宋主賢相仁。不可攻也。

六月癸卯。晉侯滅赤狄氏。以潞子嬰兒歸。

春秋集

宣公

十七

享集

晉之滅狄。以鄆舒之虐。君夫人耳。潞雖狄乎。未嘗侵掠中國也。既知其狄。不宜與婚。既以姊妻之。妻之而爲亂臣所弑。晉爲之討亂。而恤其患。方哀矜安定之。不暇何爲乘亂而執其君哉。

秦人伐晉

乘晉掠狄土而窺其虛也。魏顆敗秦師于輔氏。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而顛。故獲之。老人見夢爲女報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

王臣專殺天王。何在殺人。不忌爲賊。而况在天子之輦轂下手。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王事。諸侯與大夫會。諸侯卑矣。然猶有諸侯也。大夫與大夫會。直無諸侯矣。

初稅畝

傷井田之壞也。三代之法。豈必皆行於後世。然既壞

春秋集

宣公

十八

享集

而復之。則難未壞而守之。則易。君子之責人。責其易者也。

冬螽生。螽○饑

惟蟲冥冥。喙張而逞。履畝初行。蠹翼爲梗。以爲我食之。猶君多取之也。其代君分過乎。助君爲虐乎。○經有三饑。宣公居其二。倫有二逆。宣公居其二。弑君而逐嫡母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宜榑火

昔宣王講武之所遂以為廟王子捷之變天意恐為  
滯人所用而災之也

秋郊伯姬來歸

內女出者行之失也書以謹之夫人歸者命之窮也  
書以矜之○士會將中軍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冬大有年

前此水旱蟲蝗饑饉之變多矣忽有年何也天之災

春秋集

宣公

十九

宣集

變以儆君也君既不戒其民何罪蓋疾其君而矜其  
民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中卒○

夏葬許昭公蔡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稱字

季札以光弒叔終身不入吳國叔肸以宣殺赤終身

不食宣食此有為者也陳仲子無為者也○季孫行

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

于齊齊頃公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

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客

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齊之患自此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甲戌楚子旅卒

必無所禦內無所防而賊入焉摠以見其國無人也

春秋集

宣公

二十

宣集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宣公因齊得國刻意事之至是齊弱晉強始聘于晉

欲借晉以去三桓也宣公得終正寢幸矣

歸父還自晉至糴遂奔齊

季文子當時不能計棄仲之罪而以罪後之人夫仲

當討則宣不當立宣之立久矣俟其薨而罪其臣臣

又沒而以罪其子子安能服哉而歸父處變有禮故

善其能以禮退也○季文子之逐歸父也曰其父昔



取弑君也。夫襄仲之黨宣公固矣。成公爲其子而逐父之黨。以彰父弑君之罪。是父子相訐也。當時而訐過之大者也。過時而訐又可知也。然歸父欲去三桓而不克。雖被逐而其義自足。

宣公

三

年集

春秋

汾陽朱之俊著

男木問業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書卽位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米

周二月今十二月也而無米宜寒而溫反常甚矣。

三月作丘甲

春秋纂

成公

利集

古者九夫爲井。除中。公田實八家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成兵車一乘。今使每丘出一軍。歛太重矣。爲齊難作丘甲。益兵以備敵可也。益稅以困民不可也。益兵則必益稅耳。○自宣公稅畝而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又使諸侯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

之制窮則皆宣公啓之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欲援晉以敵齊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劉康公微戎而敗于徐吾氏也夫不共王命者五侯九伯征之可也而顧愍王師自伐勝猶恥矣况又敗乎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

二年春齊侯伐我西鄙

取龍及巢丘

春秋集

成公

二

利集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以曲縣繁纓孔子惜之

謂名器不可假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驪戰于鞌

齊師敗績

得四驪並出

此一役也齊師勇甚高固築石投人餘勇可賈齊侯不介馬而馳欲滅此朝食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張

侯矢貫手及肘左輪朱殷不敢言病齊何其驕而晉

何其懼也斯時敗幾在晉齊一蛇爲祟驂絀于木故

不能推車而及豈真卻克之善戰哉而侵車至海齊

侯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欲齊東其敵而以國君

之母爲質踊陪一笑之罪不至此也齊人拒之以理

而以肯城借一粟之晉始氣奪而許之平矣○逢丑

父與頃公易位寢于輅中使公如華泉取飲公操飲

而至曰韋取清者公用是佚而不返丑父代君受斲

春秋集

成公

三

利集

可謂忠矣而劉向反以重身輕君之祭父爲知權輕身重君之丑父爲不知權何其悖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去國五十里

卻克性忌而陵人范文子畏其驕怒于晉願之伐齊

以泄其怒也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至此乎請肯反其所

取侵地蓋悔之也夫晉爲卻克而使人之君至是惡

得無悔晉侯悔而郤克危矣○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而奔晉申叔隤所為夫子有桑中之喜而竊妻以逃者也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為萬世用人聽言之法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宋始厚葬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檜華元樂舉之罪也

春秋纂

成公

四

利集

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

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婁人許人邠人盟于蜀

齊地

齊秦大國也魯衛宗望也陳宋先恪也合而盟矣何

畏晉畏晉可也畏晉而竊與楚盟不可也卿不書置

盟也蔡侯許男為國君而乘楚王之車為其左右甘

子夫位故亦不書也棄中國從夷狄諱之可也于此

獨不諱者蓋前此猶知夷狄之不當從今則安之若故矣公不自諱而人為諱乎按鞍之役魯衛與焉楚將為陽橋之役以救齊而魯衛遂與楚盟反覆甚矣○晉獻齊捷于王非禮也鞏朔又非命卿而來故定王卻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諸侯之從晉者方從楚來也晉之伐鄭者方盟鄭後也楚伐鄭之服晉晉救之而敗則服晉者自必轉而

春秋纂

成公

五

利集

服楚矣晉欲服鄭在服楚而服楚則鄭自來不能制

楚而討鄭鄭其能拒楚乎然晉之卒敗于楚者以兵

力之疲于齊也使移鞍之役以拒楚則晉可以師諸

侯矣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有罪子非許父之人新宮災者所以見篡弑之人子亦不用其命不慎其事也哭特具文耳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目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

取汶陽棘獨不服以魯稽晉威非能自勝齊也且又  
稅畝作丘甲則爲齊之民樂於爲魯之民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赤狄之餘○冬十有一月晉侯

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春秋纂

成公

六

利集

其聘是也其盟非也○于晉衛之大夫爲專于魯之君  
爲辱矣

鄭伐許

稱國以伐狄之也狄之者何從楚伐衛之喪又叛諸  
侯之盟也人伐我喪居喪以應之可也晉襄公之盟  
緣從戎也我伐人喪又居喪以踵之不可也鄭襄伐  
許未踰年鄭悼又伐焉以吉禮從金革之事非孝也  
○荀庚在楚鄭賈人益將寘諸藉中以出謀未行而

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庚善視之如實出已○晉趙

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禍女士貞伯曰神福仁而禍

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貞

伯看禍福分量甚精可斷人過分之想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

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郟公欲叛晉故城而叛之○鄭

伯伐許

春秋纂

成公

七

利集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  
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秋大水

梁爲大山河爲大水一崩一壅以見君威殫而澤竭  
矣岐山崩而周遷梁山崩而晉弱矣輦者教伯宗以  
素縞哭祀對君可謂知禮伯宗請見之于晉君辭而  
不可此以嘉其能退而非伯宗之懷善也○秋大水  
陰勝陽也權不能自操求援於大國是過其源挽其

流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從楚久矣至是又從晉而卒去晉者以晉德不能撫威不能服惟要之以盟耳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春秋纂

成公

人

利集

楚子勝晉不肯作武庫以為武有七德非已所堪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適使晉市恩齊結怨耳○人主於先君既毀之宮不得復立者以勢之遠也故不宜立者持書曰立以譏之○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視流而行速貞伯決其不久

取郛

歸強昭則立武由人滅微國則立武由已此權臣之惡乎抑君之志乎隱之而已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以辭會也○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

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僂如帥

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楚伐鄭晉救之晉因楚師退而侵蔡楚亦救之晉六

軍之卿佐十一人欲戰者八人惟知武子范文子韓

獻子獨以遷戮為不可變武子以三卿為衆而從之

非從其衆也從其善也衆不可以為善善可以為衆

春秋纂

成公

九

利集

也○韓獻子論遷都謂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近寶公室乃貧老成經國非一切心計之臣所知也劉敬論周都洛邑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吾民識議俱高一層矣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鼠細者也牛巨者也以細食巨改而又食巨之不振而為細所侵也曰此臣犯君之象也夫魯政在大夫

久矣。豈至今日而見象乎？魯之無角也久矣。牛德不足，以當君是其爲大夫也。鼠爲細物，不列於牲。陪臣而已矣。是大夫衰而陪臣執國之象也。後世且有鼠舞門鼠巢樹者，所惡愈大，不假同物爲妖更甚矣。

吳伐鄆○夏五月曹伯來朝

此齊夢之二年。吳始見於經。吳本伯爵，後書子者，春秋之法，四夷雖大皆曰子。

不郊猶三望

春秋纂

成公

十

利集

如此者三矣。郊而望，順則成禮。不郊而望，略則非禮。是宜爲無望矣。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鄆

楚齊公子始子嬰齊

○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杞子杞伯救鄆八月戊辰同盟於

馬陵○公至自會

合八國之君以救鄆。至是諸侯少協而晉少振也。

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弔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弔爲君子哉。重爲之禮。

使歸求成，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人矣。

吳入州來

楚屬國

巫臣自楚之齊曰：吾不處不勝之國，以其不足以難楚也。有齊之晉，又見諸臣志不在諸侯，不足以報楚也。乃使吳而通吳于晉。蓋吳未與盟會，驟興伐楚之師，恐吳孤而無援，通吳于晉，而吳可以專志于楚矣。教吳乘車、教之戰陣，使盡習中國所長，而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以逼楚。蓋楚與吳接壤，而吳又習楚

春秋纂

成公

十

利集

之俗，故難楚者惟吳耳。而自入州來始，故記之。或曰：以夷伐夷，何記焉？夫吳之夷，非楚之夷也。吳爲泰伯之後，姬姓之長，濮陽諸姬，楚實盡之，而吳報之，其以大吳也。○巫臣怨子重子反，殺其族，遺書責之，有使爾罷於奔命之言。自入州來，果一歲七奔命矣。

冬大雩

不月而時非之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七年之中，一下一奪，然田藉晉之力以得之，則亦必

以晉失之矣。齊之與魯非其本心。特劫于卻克之請耳。至齊頃發憤刷恥。晉亦畏齊矣。畏齊則以魯奉之。其在汶陽之田哉。

晉欒書帥師侵蔡

向侵蔡未得志。今又侵之。是貳過也。侵蔡侵楚而復侵沈。是遷怒也。一時而有三侵。然蔡為始事。故獨書之。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

春秋纂

成公

主

利謀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錄伯姬也。伯姬守節逮火而死。故詳錄其禮以志賢也。壽蕩意諸之父。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欒卻欲殺同與括。正不能用莊姬之請以殺之。然原屏戾于行師而未必勇于作亂。殺之過其罪矣。原屏

之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公立八年命乃至。何緩也。霸王弛于政。天子惰于賞。兩失之矣。

冬十月外。邾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吳楚伐鄭。晉不能救。及其既成。又率諸侯伐之。何義乎。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春秋纂

成公

主

利謀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諸侯貳于晉以歸汝陽之田也。晉人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也。然自此德日不競矣。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伯姬賢名聞於諸侯。故衛晉齊三國爭來媵焉。女既嫁。制于夫。初嫁則其制者尚隱焉。故父已終其制。女

之事而使其從夫之命也。送女至三月之後，遣使致成言，得如向者所戒之命否也。蓋亟欲女之順，而再三致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伯既受晉盟，又受楚賂，宜其執也。若為晉不能庇，鄭應明告于晉，使晉自為計而從楚，可也。然鄭雖與楚會，復躬朝于晉矣，是從楚者輕從晉者重也，責之

春秋纂

成公

南

利

可也。執之甚矣，交兵而又殺其使乎。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三都焉。小國不備，何以守國？巫臣池上之言，應矣。

秦人曰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德晉而備楚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黑背者，剝之父也。子嘗為君矣，子為君，父為臣，不與

使命可也。受晉命而輕用其師，故曰侵。○晉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盟于修澤。鄭伯乃歸。

夏四月，五不從，乃不郊。

屢卜郊而五不從，天之不享甚矣。蓋承天者，君也。魯以臣制君，不順，故不享。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勝。

春秋纂

成公

主

利

充夫人之意，專行可也。勝者以備數也。而姬恒始此焉。若伯姬者，庶幾也。同姓勝之禮也，不足為伯姬美也。異姓勝之，非禮也。乃足為伯姬美也。○杞叔姬賢，雖不及伯姬，然未聞其越禮，故四書于策。

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諸侯有喪，大夫會葬。公葬晉侯，將等晉于天子乎。抑魯君之夷于大夫也。○晉侯大厲之夢，與桑田巫之言合。二豎之夢，與醫緩育膏之言合。厚遺良醫是矣。



胡爲怒不食新之語執巫而殺之哉晉侯將食陷廁而巫言始驗亦奇矣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犇來聘已丑及郤犇盟

公請受盟而晉使大夫臨之輕公極矣然適以啓強臣之僭也○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使訟諸晉晉侯令至勿敢爭

夏季孫行父如晉○叔孫僑如齊○冬十月

春秋纂

成公

未

利集

蟲牢以後晉固厚齊魯亦親齊蓋三國皆強臣爲政而溪相結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天子之臣無奔以諸侯不敢受也諸侯之臣無非天子之陪臣天子之逃臣誰使入之而書出之○晉郤至聘楚且蒞盟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焉金奏作而郤至驚走不敢當兩君相見之禮也冬楚公子罷如晉報聘盟于赤棘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攻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大雖大不敢加也小雖小不敢奉也晉主夏盟行使諸侯而魯未聞天子命晉不得專之故乞之也况晉久失諸侯人心懈怠以魯爲人望而使貴卿求之其情亦孔亟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

春秋纂

成公

十七

利集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  
至伐秦○冬葬曹宣公

公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不敢過天子又不得不過天子是以天子爲塗矣○秦桓公旣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晉是以令諸侯而敗秦師于麻隧○郤錡乞師不敬孟獻子知其必亡成子受服不敬劉康公謂其不反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

于衛晉復之也○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歸不稱叔孫去臣之族尊夫人也稱夫人則不稱婦矣稱婦者有親迎之者也○今者君安在乎直曰以夫人耳以夫人而曰婦者見夫人之實婦而君不以婦迎之也近者在國中遠者在境上在館次未有夫人將入而君不出者也

春秋纂

成公

十八

刊集

冬十月庚申衛侯臧卒○秦伯卒

君薨而無賢子夫人嘆之夫人慎之矣以其有子而無子太子不仁父死不哀也若立弟鱄則無子而有子矣○曹人不義負芻皆欲從公子欣時亡子臧逃立春秋高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孫歸父賢而被逐故使其弟嬰齊後之稱父之氏而繼兄之嗣強也於其卒之日而知其長於禮也歸父

本以東門為氏及嬰齊紹歸父之後改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文公執曹伯不歸京師而厲公執曹伯歸京師乎執之不為虐矣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執之執之而歸天子治之罰中其罰也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春秋纂

成公

十九

刊集

共姬以其賢而及其夫厚共公者厚其姬也然以夫重婦君子不重其事以婦重夫君子不顧其名不欲以婦之賢通致于夫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

蕩澤之亂魚石止元于河上畏其挾晉援以討桓氏皆無祀于宋耳既許元討山而終不免于去者為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恐見及也但所奔在楚宋正楚所

穀。季。故。卒。助。魚。石。入。彭。城。耳。○晉。伯。宗。好。直。言。其。妻。  
參。戎。之。恐。及。於。難。三。郤。果。譖。而。殺。之。韓。獻。子。所。以。歎。  
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倚。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魴。秋。邾。人。會。吳。于。鍾。離。此。會。吳。之。始。亦。以。諸。侯。之。大。

夫。為。會。之。始。○許。邇。于。蔡。畏。難。而。請。邇。于。楚。也。

諸。侯。常。與。楚。會。矣。則。夷。狄。之。會。不。自。吳。始。也。吳。秦。伯。  
之。後。猶。賢。乎。楚。而。來。會。中。國。異。之。也。亦。少。異。焉。可。也。

春秋纂

成公

壬

利集

胡氏曰。會而殊會。外之也。○吳為讓國。故以客之禮。  
待之。則不稱爵可也。非夷之也。觀吳越春秋曰。壽夢。  
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  
之禮樂。因為歌咏。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魯徒以。  
權譽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口於乎。禮也。  
則吳豈真不好禮者哉。○宋恃膠不伐。而之。取于。  
洧陵。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不冰。

木。冰。為。木。介。者。甲。甲。木。象。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  
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之。類。也。冰。臨。木。者。若。臣。將。執。  
于。兵。之。微。未。幾。而。有。沙。隨。若。丘。之。事。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  
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廩。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楚。已。中。月。而。猶。書。日。食。蓋。楚。之。敗。在。甲。午。之。晦。而。中。  
國。之。日。食。在。丙。寅。之。朔。也。此。所。為。內。憂。也。時。楚。師。未。

春秋纂

成公

壬

利集

大崩而書敗績者。以共子中目也。故敗其一人勝敗。  
其三軍也。○此一役也。士燮欲釋楚以為外懼。及反。  
而使祝宗祈死。老成懷憂國之心也。郤至見楚子必。  
下。免胄而趨風。干戈行揖讓之禮也。欒鍼君前父名。  
使無侵官。乃撤公而出於淖。造次謹典守之責也。又。  
攝飲子重。執轡從容。示以暇整。疆場若尊朝之間也。  
州犁晉人在楚而輸情于楚。黃皇楚人在晉而輸情。  
於晉。事君無欺貳之情也。兩軍對壘。種種可觀。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鄆陵軍中楚子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殺機已萌於此矣能逃敗北之罰乎○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以其後也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傲備設守是以後耳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與伐自尹

武公

春秋集

成公

三

利集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歸者晉釋之歸也其釋者是則歸者非矣○君子嘉晉侯之使人不失其國而深悔晉侯之使人幾失其國也雖然曹伯無公子欣時其能反乎故諸侯恃外不如恃內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全之于荅丘

乞師不與無大罪也而胡爲執之又○不執于逃會之時而執于來會之日是使諸侯不朝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

行父及晉卻鞏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公庶弟穆姜意欲立者

晉不見公執季孫皆僑如之譖也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宣伯懼罪出奔耳公子偃何罪乃遷怒而刺之乎宣伯在齊又通聲孟子復奔衛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春秋集

成公

三

利集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謀伐鄭也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何畏楚哉蓋諸侯之心不一而晉厲公與大臣不和不能及外事矣○晉范文子反自鄆陵謂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恐及於難使祝宗祈死六月士燮卒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穆孟子使靈公逐之

九月辛丑用郊

此必不下而用之不然又將不郊矣蓋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不可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服

伯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反爲大夫歸至貍軫而卒應璦瑰盈懷之夢矣夫重君命以著其大夫重大夫以著其忠于爲君無嬰齊君且不得君矣

春秋纂

成公

壬申

刑錄

而區區重此大夫乎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貍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鎬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卻氏矜功伐已取怨于衆公前而射殺寺人於公亦有難下之勢矣惟是溫季鄢陵之戰雖違樂范亦以爲國耳樂書何爲而怒之設計陷害以至于死獨無狐兔之傷與未幾而樂遂踵卻誰謂非好還耶且季臨難不亂引罪待死謂宜特宥以獎悔過而曼無分

別晉于是乎失刑矣文之興也魏顛同罪異罰况信知勇兼如季者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書僇蓋有易置其君之意故執于匡麗程滑國人之怒而遽弑之弑公非二人意也不然春秋書法何獨嚴于趙盾寬于書僇哉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及書僇可以得其情矣○晉卿之賢固以宣孟欒武

春秋纂

成公

壬申

刑錄

爲首稱矣然盾弑靈書弑厲二子皆有名章徹而魯史所載有盾無書胡氏于董狐之獄不煩再訊獨州蒲一傳讀者反覆推詳竟莫省其旨歸豈謂厲不君故稱國以弑而不著書之名氏爲仲尼特筆耶然春秋魯史也孔子未必取成策而漫爲之更變也桃園不以盾赴魯史安從書盾匡麗果以書赴魯史安得漏書或曰匡麗積謀不比桃園之倉卒書僇從容鎮定以撫國人誰敢實赴其名氏宋鮑之于昭公楚圍

之于郊。教皆是類也。此於從告之說。似為可據。然讀春秋者。欲一一以類求之。頗多難合。而康侯作傳。樂謂聖人有特筆。春秋多微詞。往往索之。淵深而不免於支離晦澁焉。其詳見於陸子胡傳辨疑一書。即康侯復起。當無以易之矣。○周子。即孫周也。生十四年矣。時在周。迎立之。是為悼公。大夫逆于清原。初見群臣。數言凜然。不待其逐。而不臣者已。喪志矣。盟而館。館而朝。節次甚妙。漢文帝從代來。頗有此風。真千古

春秋纂

成公

三

利集

應變定難之法。且逐不臣後。用人行政。又有可觀。宜其復霸也。○晉厲公視遠步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卻伯語犯卻叔語。迂卻季語。伐國佐語。盡單襄公謂俱必有禍。後果如其言。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圍而楚復救。晉至而楚始還。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其言復

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黶是矣。○鮑叔一薦管仲。功高千古。聲孟之讒。率也被刑。而非其罪。叔幾餒矣。知不如葵。疑非孔子之言也。匡句須實知鮑國。何異叔之知仲哉。仲得返齊。實由施伯施伯蓋心奇仲。而陰縱之。茲國繼牽。後又由施孝叔。聽須用國。施氏之于管鮑也。恩紀浹乎二宗。義故通于累世。斯亦千古之美譚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

春秋纂

成公

三

利集

邾子來朝。○築鹿圃。不時也。○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諸款也。宋也。○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嬖之子四歲卽位在位三十一年書卽位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受之天子宋卽欲私封且不取楚索何取封

人之叛臣而且以三百乘戍之哉晉其專地之僭以

著登叛之失宋雖亡地而未始亡封也諸侯有討叛

之功而魚石不臣楚子獎亂之罪著矣 獲宋五大夫齊人不許晉以爲討

春秋纂 襄公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次于鄆

鄭服楚以私恩也晉討鄭以公義也故書法不以私

揜公悼公會諸侯大夫爲宋討叛臣其師甚正伐鄭

使韓厥當其前蓋楚兵不出厥自足以當鄭卽楚兵

出後以東諸侯撓之未晚也用人之師若以人當其

前非所以懷諸侯也先後用兵皆有節制焉輔主之

師哉

欽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侵不以救鄭 ○九月乙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冬徧侯使公孫剝來聘晉使荀偃來聘

天子之喪不問諸侯之聘是修失其輕重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 楚使 ○夏五月庚

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初衛侯卒鄭伐之今鄭伯卒衛亦侵之

春秋纂 襄公

未可知也○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爲櫬齊姜薨季

文子取以葬婦乃用姑之櫬非禮也季孫自樹六楨

於蒲圉定嬖薨匠慶用其楨季孫亦弗御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謀鄭故也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臯巖險聞于天下彭

城非宋有也。而爲宋有者。伯主爲宋討。故令宋有之也。虎牢實鄭有也。而不爲鄭有者。以中國討鄭。故不令鄭復有之也。且鄭恃其險。挾楚之近。以抗中國。晉先爲城守。以偏之。鄭畏諸侯之衆。不敢棄晉。南向楚。亦不得越鄭而蹂躪中國。是虎牢之城。晉功在天下。更大于彭城之功。及宋而止也。此孟獻子之謀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春秋纂

襄公

三

利集

禍始于此。楚自召禍耳。楚伐吳而兵力分於吳。諸侯之患解矣。吳受楚兵。不得不以中國爲援。成之會吳。所以不召自至。晉亦以楚強難制。而與吳修好。使之敷反于其內。以分楚勢。自是而三國抗衡矣。人謂吳仇楚。夷狄相攻。中國之禍不知。吳合晉。同姓相助。實周室之幸也。○祁奚舉仇解狐。舉子祁午。吾不難其臣。而難其君。又難其友。惟其舉仇而後舉子。所以見信于君與友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詣首如武子以爲

過○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然王臣預盟。亦有不書同者。蘇子之于女栗。王人之于洮。于翟泉。是也。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

春秋纂

襄公

四

利集

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諸侯至而陳侯不至使袁僑來是輕諸侯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諸侯安在乎大夫專矣意者諸侯曰陳以大夫來我亦以大夫與之盟也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不如會也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卒

死而有謚稱其謚不稱其名死而無謚則不諱名古之道也且諱謂臣子不便呼君父之名耳若書之史冊是爲公典安可諱也于莊公名同書同盟僖公名

春秋纂

襄公

五

刊集

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宋人是也如唐元帝獻宗以音相似而諱丙諱淳者非○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之絳授書僕人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夫絳之授書知明主可爲忠言也豈待士魴張老之止哉晉侯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兩語至當至公有帝王之度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豹不拜肆夏文王而拜

鹿鳴三章與賓命不答賦湛露彤弓之意同○魏絳

論和戎乃詳言后羿遊畋事而終之以虞箴此段與

和戎之旨何關是時晉侯好田故及之耳晉侯思而

自得之曰然則莫如和戎乎絳言和戎之利曰夷狄

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夫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

情太王制狄人漢制匈奴總不出此四字既盟諸戎

修民事田以時蓋用和爲戰守也經國許謨豈偷安

春秋纂

襄公

六

刊集

忘備之說哉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前公嫡母此生母也○葬陳成公○八

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公聽政晉侯享公夫諸侯朝王尚無聽政之條况兄

弟之國乎晉太侈魯太弱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巫莒外孫

莒女嫁鄆鄆女嫁莒是母子相爲報也。猶可言也。毋無子而女有子以女之子爲毋之子是母子相爲代也不可言也。亂宗失祀罪之大者也。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皆受晉命而行是姬姓一家之會無他諸侯也。主人而亦中國矣。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春秋纂

襄公

七

利集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自會

進吳以拒楚。卽非同姓亦制強紆近之權。而况姬宗之長乎。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宣子以陳通于楚憂晉不能保陳而城棣以救之此

卽管仲之憂不能保江黃也。人事雖盡而偏于地勢難哉。○晉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以少卻給子上。子上信之處父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遁矣。楚于是殺子上。無故而害一令尹。處父亦毒矣哉。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可疑者三。黨仲遂傾歸父結晉仇齊總欲以專魯耳。而有忠於公室之譽。蓋人惑于其小廉曲謹不

春秋纂

襄公

八

利集

求其大節也。○季文子相三君至四十年及其功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可謂賢大夫矣。至殺適立庶一事。康侯備責焉。而惜其不得與晏嬰等。夫吾所爲文子惜者。獨恨不得爲成季耳。文公之有子赤。猶莊公之有子般也。成季不畏慶牙而誓死奉般。何其忠也。仲遂之權不加于慶父。而文子請齊立接。靡然從之。殆弗思之甚者。故孔子譏之曰。冉思可矣。而誤解云。三則私起而反惑。夫弑立何事而惑待三思乎。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伯姑客卒○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桓公○滕子來朝

昔人

非以兵滅之以女滅之非以女滅之以婦滅之愛其婦及其女愛其女立其甥鄆曠然無男子矣鄆女之如昔者亂其宗實昔女之嫁于鄆者始其禍也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小

春

襄公

九

利集

邾子來朝

城費

行之方卒而季孫宿急為此舉不惟不忠且違父志尹孝也他日定公欲墮之不得蓋城之者堅耳

邾子宿如衛

邾子叔之聘事雖在元年而以國家多難故緩報而不以為議矣

八月蟲○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被弑而死以瘞疾赴于諸侯夫從晉義正而勢孤從楚習便而勢順君欲持正而無其權非特不足以集事而甚至喪身惜哉

陳侯逃歸

春秋

襄公

十

利集

大夫為政以鄭事脇陳侯故逃歸楚以十月圍陳悼公十二月始會諸侯救之臣民幾于楚多矣有二虞為楚內圖陳侯能無懼乎蓋小國密邇強敵其國人皆知畏楚雖救而不能拯其難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

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郕丘晉悼公修文襄之業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于會。鄭伯獻蔡捷，亦預焉。夫諸侯不親朝聘之事，而大夫聽命等大夫于諸侯矣。書人以見其無君。無臣，則有君。有君，則無臣矣。○鄭事晉，楚子驪欲持兩可之策，子展欲全五國之信，小國如此，其難也。

公至自會。○莒人伐我東鄙。  
知魯有晉楚之事故也。鄆田接于魯，復伐魯以疆之。鄆遂屬莒矣。以子亂鄆之宗，以兵滅鄆之土，而并移師于魯，何縱行無忌哉。

春秋纂  
襄公  
十一  
刑集

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魯與晉兄弟之國，相親禮也。可以示助于諸侯。況又有士匄之不辱命也，來會故書。

九年春，宋災。

聽讒而殺其臣，外火也。聽讒而殺其子，內火也。讒人亂國之外政，又必亂國之內政，故云罔極。○樂喜救火，始終處分極詳極細，極迂極妙，蓋倉遽之事有卒。

而應之反亂，而無益開而應之反整，而有緒。此類是也。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通于僑如，欲廢成公，故被放于太子之宮。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晉人以不得志于鄭，故以諸侯復伐之。然甫盟而楚

春秋纂  
襄公  
十一  
刑集

師又至矣。鄭安得不從楚哉。晉欲得鄭，當先制楚。欲制楚，當先結吳楚。畏吳之犯其後，不敢長驅鄭郊矣。

○晉卿多讓，故少者位長者之上，以其能也。晉侯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出積解困，所以幣更實，以特牲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爭。○晉侯問

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可以冠矣。」公歸而冠于成公之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楚地

晉欲通吳非治相道則無由至以其道阻故會而又會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近宋小國○公至自會

欲以封宋之臣滅人之國向戌誠有功矣偃陽何罪乎宜戍之堅辭不受也是役荀營本不欲攻而荀偃士句固請之師久不下二子乃請班師知伯怒而投

春秋纂

襄公

十三

利集

杞二子親受矢石始滅之偃之罪著矣○宋享晉侯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魯侯懼而去旌至著雍疾卜桑林見疑過禮為祟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轍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偃陽楚與國晉滅以與宋則楚連鄭師以伐宋勢也晉宜伐鄭不宜滅偃陽晉欲救宋又不宜伐秦自分其兵力而多樹敵非計也雖然晉方借吳為援楚不得不借秦為援楚伐吳而晉伐秦亦其勢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因鄭人之從楚伐宋故伐之鄭與宋俱鄰于楚而宋服晉鄭服楚自宜罪鄭而功宋矣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三卿不書大夫以卿失其職卿非其卿故大夫犯義大夫亦非大夫也○鄭子孔當國為載書將誅

春秋纂

襄公

十四

利集

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焚書于倉門之外而眾乃定夫作法不準諸人情誰其順之人不奉法而輒加誅焉誅之不可而復廢法焉上下俱失之矣

戊鄭虎牢

諸侯欲共距楚而不能有主畏楚也畏楚而委鄭于楚故委虎牢于鄭也始鄭從楚則取虎牢而城之為中國制鄭也今鄭將從晉則取虎牢而戍之為鄭拒楚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邲非無服晉之心而勢成服楚之勢晉亦知其不能禦楚而庇鄭聊致怨而還耳無能禁楚而徒勞鄭鄭獨當其不幸于晉亦無益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家各有其一此公室之始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而假立中軍三軍所由作也晉欲六軍而六卿強魯作三軍而三家盛上偏則下

春秋纂

襄公

十五

制禁

侈徒為禍階耳

夏四月丁未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子展以晉厚宋故伐宋以挑之以宋激晉師之至卽以晉師激楚師之至又以楚師激諸侯之師皆至而乃棄楚從晉其勢甚曲其謀甚苦故曰鄭之從楚非其心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待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晉絳十年五月會諸侯一駕也十一年四月會諸侯二駕也至是再會三駕也意在必得鄭況和戎息民以求諸侯內先固哉○鄭人賂晉侯以三師二車歌鍾女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報和戎之功也絳始

春秋纂

襄公

十六

制禁

有金石之奏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之從楚則子駟子國子耳之誤也至是子展謀欲從晉而其勢甚難故伐宋以求伐于諸侯而辭于楚也楚不得鄭執一行人何益自是鄭從晉楚不能爭矣○王叔與伯輿爭政坐獄于王庭士句聽之使二子合要王叔不能舉其要乃逃夫以諸侯之卿而聽天子卿士之訟非禮也

冬秦人伐晉晉易秦

晉得諸侯而楚孤故乞旅于秦而秦伐晉也然夷狄自相援中國自相盟華夷之分正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郕莒

救台者其名入郕者其實受命不受命季孫視之若無輕重矣然言之無禮于魯久乘勝入之不為已甚且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也

春秋纂

襄公

十七

利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服鄭抑楚而聘魯同盟振矣同姓敦矣○吳壽夢卒而魯君臨于宗廟則知吳之非夷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鄭不可得思泄憤于宋既已失鄭宋亦不畏楚矣○晉侯縣上之蒐范宣子一讓而其下皆讓由是國民和諸侯睦刑善也夫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郕○秋九月庚辰楚子

審卒○冬城防長齊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何鄭地叔老聲伯子

是役也為吳謀楚以莒貳于楚故執莒公子而又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是吳與楚俱黜也乃又欲執戎子駒支其御諸侯太嚴矣惟吳求晉故率諸侯之師會之會吳而楚自懼也○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

春秋纂

襄公

十八

剛集

扎扎慕曹子臧之節棄其室而耕于野

二月乙未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從晉鄭亦服晉秦獨助楚宜諸侯之師至矣○是報櫟之役也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至櫟林軍師不和而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鍼死于恥士鞅奔于秦

已未衛侯衍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

衛侯雖無道孫氏既殺君使又敗公徒罪在不赦然衛侯不奔晉而奔齊以何未得事伯主之禮耳○觀定姜以三罪責衛侯不止射鴻之失而已其君實甚信如師曠所言但右宰穀從而逃歸自謂狐裘羔袖倖免于罪他日何顏以見衛侯哉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不出楚以吳爲不能而勿傲吳自隘而擊之楚反

春秋纂

襄公

九

卷八

不能救故兵以不能爲能也○初楚敗吳于庸浦今吳敗楚于皐舟○士鞅荅秦伯謂武子之德可庇樂驪之汰而樂驪之汰難庇樂盈之善夫父之報身受之故能庇其汰身之報子受之故不能庇其善不易之理也其後曲沃人見樂盈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卒無救子樂氏之亡者歷之報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朴父鄭公孫蒍莒人

邾人于戚杜父邑

會七國之大夫于戚臣之私邑謀定逐君之賊荀偃

誤悼公而爲此舉也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卒剽弑而衍歸數年之間衛有二君晉不能定亂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何成來聘二月己亥及何成盟于

劉

何成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吾在晉吾兄爲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

春秋纂

襄公

二十

卷九

劉夏非卿故書名辱后矣○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納賂求盜以師慧爲人玩而充數焉慧過宋朝有無人焉之嘲蓋譏宋不能爲鄭殺三盜得賂而後歸之重淫樂而輕相國殆以滑稽寄其不平者也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地名不敢至成也○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

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之霸業不滅于桓文惜其蕭魚以後三大會皆使荀偃士句臨之所以制于諸卿者此其漸也大抵霸主之才御外有餘御內不足齊侯失之于三豎晉卓縱之于偃句用人雖不同而同歸于僇故臣下得而專之惜哉○宋人獻玉于平子罕弗受弗受可能也聽懷璧不越鄉之言而寘玉于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不可能也廉之道大成廉耳此固子罕之所呵也

春秋纂

襄公

主

判集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二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

寅大夫盟

屬諸侯于大夫則無其屬大夫于諸侯則非其勢故詳書諸侯之國爵而終之以大夫以見大夫之亢乎諸侯而不能掩諸侯也

晉人執莒邾婁子以歸

為我故夫與盟者大夫也所執者君也大夫安得不強君安得不弱蓋斯時晉亦大夫為政矣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震于外地者夷狄侵中國之象也震于內地者大夫專會盟之象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春秋纂

襄公

主

判集

晉雖主兵與會者皆大夫惟鄭伯一君耳故序鄭子晉之上○晉荀偃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敗楚師于湛阪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晉悼公沒而齊益強三年之開齊師五至于魯魯也輕魯者輕諸侯也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夏

衛石買帥師伐曹○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防○九

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其宗室一罪也○亂宋政二罪也○達不適仇陳  
乃宋仇而奔陳三罪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齊不畏晉邾亦不畏魯大者強小者強大者弱小者  
弱相恃者相因也○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於農

春秋纂

襄公

幸

附錄

務子罕諫之弗許○築者之詭怨國父而德子罕○子罕  
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或問其故○子  
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訕有祝禍之本也○夫子罕以國  
體爲重所全者大所防者微豈暇置人我德怨於其  
間哉○卻鞅子聞韓獻子將斬人止之不及○命速以殉  
曰○吾以分謗非惟有心且覺不情矣○乃知人臣不任  
德于已而專務掩人之失固是佳事然在真心爲國  
之人猶作第二義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先是石買伐曹報重丘人之訕孫蒯也○茲乃執之然  
不先執孫氏而執買不執買于伐曹之日執買于爲  
使之時買過矣晉亦過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齊侯四年之中伐鄙者六國邑者四無禮已甚故諸

春秋纂

襄公

幸

附錄

侯之師皆至而國幾危也○中行偃與弒厲公者將  
伐齊○夢厲公以戈擊之梗陽之巫知其必死勸伐齊  
以快志焉○沉玉濟河幸而成功卒頭瘍目出以殉宣  
子誓祠事于齊乃瞑受舍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與邾圍齊而卒滅邾是非伐齊伐邾也卒書伐齊以

見其行事則終事之失可知

取邾田自郿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

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遣喪不伐禮也

齊已敗于平陰又侵之是黜武也○鞍之戰齊敗而不

肯獻賢則知齊之君臣勇于兵事敗於外不敗於內

也○若乘其敗而復伐之晉爲無禮甚迫之致命矣○范

氏素不與邾氏伐齊肯自以爲厲階乎

春秋集

襄公

五

利集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崔杼殺諸麗藍而兼其室高氏衰崔氏強崔強而齊

弱矣○殺公子嘉討西官之難與純門之師也子孔

固當罪而子展子西擅殺焉故不去大夫以譏之

冬葬齊靈公○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城武城

兩大夫自相會約以國托晉大夫叔向以政晉大

夫向之賢而不免者勢使然也○城西郭城武城異

齊也○先魯以所得齊兵作林鍾而銘功武仲謂借人

之力無功可銘且取怒于齊非禮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莒邑

莒數伐魯督揚之盟諸侯爲二國解也至是則二國

自相結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春秋集

襄公

五

利集

十二諸侯環邪而齊不服一不伐喪而齊遂受盟力

攻之不如德攻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澶淵之會君與之盟而臣伐之蓋三家欲借兵威以

自強外伐其敵實內伐其君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久事楚樊欲背之而事晉故國人殺之履與謀亦

奔行大事者謀雖正而得衆心爲難

陳侯之弟出奔楚

不能御臣使逐其弟天下之國皆臣制君也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夏公至自晉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分位不同而使同事一夫滅

禮甚矣况又以賞竊邑之盜乎姑姊非同室之人君

之姑姊非賞盜之物罪之大者也季孫禮外來之盜

春秋纂

襄公

五

附錄

而欲去封內之盜宜臧武仲謂不可詰不能詰耳○

寧殖臨終囑子寧喜掩逐君之惡名其後也悔嗟無

及矣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氏之叛晉始于欒鍼之死秦師而厲怨范鞅也是

時鞅為政盈毋欒祈宣子女也淫而懼討譖愬宣子

構成此禍冤哉○叔何免難不聽樂王鮒之請而望

祈奚之救奚果乘驛見宣子而免之蓋鮒若所愛者

也奚若所敬者也何不妄依人以求免君子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之變起于交有雖交而不食者從無頻食之理

惟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曆法

所不載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銅樂氏也

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纂

襄公

夫

附錄

此大事左氏不載以孔子作經之人必待他人以入

而丘明附經為傳不敢以增者損經之體又不敢以

附者小孔子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

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盈之出奔天王許之無掠哀其困也齊納之曲沃閭

其寬也。以書之德。以盈之才。召而歸之。如士會然。晉得一人矣。乃錮而又錮。婦人之譖。行世臣之報。薄亦復何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即子南

子南爲令尹。過寵觀起。王三泣之。卒殺子南。而輟觀起。然子南之罪。不至死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子馮爲令尹。亦有寵。人皆無祿。而多馬。若非聽申叔豫之言。幾蹈子南之轍矣。申叔真所謂生死而

春秋纂

襄公

无

利集

骨肉者。○鄭公孫黑肱且死。惕然戒貽子以安。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至哉言也。消災弭亂。總不出此。伯張之訓。可爲萬世戒。

二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

杞伯句卒。○夏。邾界我來奔。庶其○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導陳侯以叛。晉卽楚者。二慶也。奔母弟公子黃于楚者。亦二慶也。慶氏不義。固不可赦。至用楚以殺之。危

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欒盈急矣。欒氏入晉亦急矣。若非天棄欒氏。晉幾不免。然滅欒氏者。范氏也。助范氏滅欒氏者。趙氏也。他日趙氏勇于滅范氏。其猶欒氏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言救後次。非救也。匿救之形。宣救之聲。蓋畏齊而不

春秋纂

襄公

子

利集

敢救。又畏晉。而不敢不救。兩怯矣。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

季孫命攻滅氏。滅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夫以武仲之知。而不容于國。孔子所以嘆也。

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卽穆叔○仲孫羯帥師侵齊。

以君克臣。何足爲賀。况欒盈又非其罪也。○范宣子以世祿爲不朽。穆叔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不朽。宣子

重諸侯之幣由于自矜世祿之一念子產之寓書蓋以德進也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莊襲莒身傷臣獲既與之平矣而又伐之信安在哉杞梁華舟耻不與五乘之賓而溪入多殺陷陣以死惜又失此二勇也○齊侯與臧紇議伐晉紇爲君似鼠聞晉亂而後作寧將事之矣

春秋纂

襄公

三十一

剛集

大水

劉向以爲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中百姓騷動又仍犯強齊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前魯趙分後晉趙分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將以伐齊以水不克而楚師至鄭矣托救邾之名行抗中國之事故伯國行師不可不慎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齊楚固相結晉驅之也而小國受其難矣諸侯伐齊之師還而救鄭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黨

叔孫豹如京師

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而後僅有此王安得不嘉其有禮乎賜之大路

大饑

春秋纂

襄公

三十二

剛集

非發廩以賑乏則徙民以就食非爲粥溢以救饑草則興工作以聚失業此大祲之權也○晉程鄭問降階于鄭子羽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知其將亡鄭卒而子產因知然明之賢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將欲弑君故不能久留司馬宣王之不欲與蜀戰者其志在內圖也○鄭子產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春秋纂

襄公

三

剛集

臣有弑君之心。樂於君之淫。其妻以為名。而齊莊不悟。趨死如鶩。悲哉。○邢劭噴能死亂君。而邢僕又能死治長。此勇而忠也。陳不占。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及往。問闕駭死。此怯而忠也。晏子獨謂人有君。吾無罪。悖逆之甚。有愧二子矣。左氏固詭稱之。余以為非晏子之言。而左氏之言也。左氏好文。其辭不顧名義。多如此類。至師曠之論衛侯。史墨之論季氏。皆抑君而臣是助。其最甚者。曰畜老猶憚殺之。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趙盾崔杼之事。為晉史易為齊史。難而南史為尤難。何也。盾假仁者也。責以大義。奚辭焉。而杼也。戾然殺三人。而猶執簡以往。是死者一時之史。而往者萬世之史也。春秋作而史有成。簡矣。能執能往者何人哉。是故史以人重。輕而國以史升降。史誠得其人。一董狐足以充晉乘。而苟非其人。即百倚相無以辟禱祀。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許伯

杞伯小邾婁子于夷儀

報朝設

莊公在則以報怨為重。莊公弑宜以討逆為重。晉可以得志于齊。乃受賂而反。經何以不譏不勝譏也。至與崔杼同盟于重丘。晉亦一齊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

同盟于重丘受崔杼之賂也○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許

為制何○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吳救元庶故滅之○冬鄭公

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吳子

春秋纂

襄公

三

剛集

自輕而見殺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始也政由甯氏繼也罪在甯氏矣始也祭則寡人繼也鬼則寡人矣喜其何以見武子乎○喜嘗受命于

殖使納獻公以掩其逐君之罪然于剽也父立之而

子弑之于衍也父出之而子納之真奕棋之不若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奔而書叛自林父始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衍不成爲君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  
右宰穀知之遂緩知之其弟鮒知之喜必欲復之以  
成父志何哉幸而得復又不知所以自處喜殆動于  
政由齊氏之語而以專取禍者歟○鄭伯賞入陳之  
功賜六邑于產辭受三邑焉子羽謂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  
子

召公以討衛侯是叛君者無罪宜其失諸侯也洹淵  
之會執衛侯而囚之受女賂而釋之○晉人執甯喜

春秋纂

襄公

羊

利集

爲其伐戚而殺晉成林父訴之之故也非討其弑君  
也是時趙武爲政叔何爲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崇  
尚虛譽何益于人國哉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洹淵

謀取西鄙以與亂臣皆晉諸臣之謀也知有臣不知  
有君諸侯大夫交起爲亂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棄也又一驪姬淫也又一申生而宋公又一獻公也

何成之惡則過于荀息矣不殺左師而獨殺伊戾乎

獨悲合左師當時有賢臣之名而于太子夫人之間  
傾危若此哉○楚聲子之復伍舉君臣朋友之間蓋  
兩得之然伍舉不歸楚楚無鞭尸事矣禍福所倚豈  
可料哉聲子與子木論晉故謂維楚有才晉實用之  
歷數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之故立談間一部  
掌故棄賢資敵不待其言之終而聽者悚然矣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

春秋纂

襄公

羊

利集

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兩國三十年不通好矣今景公不事侵伐遣貴卿行  
聘亦云賢矣慶季之車美叔孫爲之賦相鼠慶季不  
知也

夏叔孫豹會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環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南北二霸各分諸侯天下大變始於此○楚人方患



吳而結諸侯。何成。倡為弭兵之說。晉楚陳及與會者皆許之。獨司城子罕力諷其非。且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甚矣司城之哲于治也。趙武為晉臣。推使楚主盟。夷夏倒置。不共王命。自弱而已。何以為泰。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弟鱄也。

喜畏公之矣。不敢與盟。故使公子鱄約之以分其罪。公子鱄亦恐公之疑已為喜黨。故不欲盟。公耳。公怒。

春秋集

襄公

毛

劉集

不得已而與之約。喜傷而鱄益懼矣。不逃得乎。鱄勇于退。故免禍。喜不能勇于退。故及禍。且喜多邑。是食違父貴而能貧之。戒忠孝兩失之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經言十二月。左云十一。啖助氏云。依經當作三閏月。

然不可考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米。

杜預云。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建子。書無米為災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慶氏之惡已甚。中國不能容。而逃在吳越。卒死于吳地。泰伯有靈。其殛之也。豈能享朱方之富哉。○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不如不告也。

春秋集

襄公

毛

劉集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也。諸夏之君始旅見于楚矣。是時宋公反。襄公獨行。公之行。昭伯勸之。宋公之反者。何戍阻之也。然昭伯志在遠圖。何戍惟知近利。終以魯為正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甲寅至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楚夷也。其必以閏卒也。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亦以見。

喪禮之不詳矣。不使其偏天子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衍卒。

闕弑吳子餘祭。

君子不近刑人。况越俘爲我之仇乎。使開守舟而往。觀焉。俛得其便矣。○鄭饒子罕請出公粟以貸叔向。有鄭罕宋樂之稱。

仲叔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春秋纂

襄公

堯

利集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

平王失政而屯戊于毋家。周人怨焉。揚之水雅降爲風矣。平公失政而城其所出。大夫嘆焉。揚之水姬卽于夷矣。椒聊之實安在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

主人三耦不足。取于家臣。客也。六卿不和。喪其家乘。故知臣之專政不如無專也。○公楚反。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公曰。欲之而言叛也。公欲不入。榮成伯賦。

式微。乃歸。公治惡其欺。而辭祿以去。此乾侯之形也。得寬之以至易世幸哉。

杞子來盟。

晉治杞田。不以義。魯歸杞田。不以誠。故杞子來以要結之。三國皆私也。

吳子使札來聘。

季子賢者也。彼知光父子之能霸吳。而故以身讓也。全身以興國。一身之節猶爲小。而宗社之復振大矣。

春秋纂

襄公

卑

利集

胡氏謂書法比于楚椒秦術之例。殆有貶焉。非也。季子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以下字。字是反覆想像光景舞象節以下語。便着實。歌屬聞舞屬見。聞虛而見實。虛則疑實。則信其慎如此。○季子見叔孫穆子悅之。嘆不得其死。好善而不能擇人也。聘于齊。悅晏平仲。勸速納邑與政。晏子從之。是以免樂商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適衛。稱衛多君子。如晉宿子戚。藏孫文子之邑聞鍾聲焉。謂文子。

爲巢幕之燕也。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至晉謂叔何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齊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貜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父淫其子婦，子弑其父，真夷狄矣。而晉從弭兵之小

春秋集

襄公

望

利集

信畏楚之援而不討，惜哉。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保傅何在？使夫人至此，保傅之失職，亦當討也。伯姬守宵不下堂之義，卒不肯從，宜避火，貞可風矣。○城杞老人與晉悼夫人之食，使之年言月言，朔言甲子，了了于心口，而猶不知紀年乎？趙孟召而謝過焉，重其賢也。此與臧文仲所遇之重館人、伯宗所遇之絳人，皆非常人也。伯宗趙孟皆不沒人善，而臧孫不問。

亦不言，攘善蔽賢，益徵于此矣。

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罪在王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良霄即伯有。

良霄雖嗜酒荒淫，而獨還無兵，猶賢于不醉而叛者，不以惡入也。然飲酒宿室，莠生于門，不待稗籩而已，知有羊肆之禍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集

襄公

望

利集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蔡弑君，人變也。而無一國之君致討，輕蔡者諸侯甘自輕也。宋遇災，天變也。而合十二國之大夫爲會，重宋者大夫欲自重也。自輕者非也，志不在公義也。自重者亦非也，志僅在私恩也。○鄭族大寵多，輿人之謗安知不起于此輩？初子產辭政，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是子產之得布其手足，而需之歲月，以有

子成在也。不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安能待之三年以誦其成哉？

三十有一年春，工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正井  
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巳亥仲孫羯卒。○冬十月

滕子來會葬

子野者，敬歸之子也。甫立而過，哀毀瘠，以至卒。是有人君之德，無人君之福也。乃又立公子稠，十九年而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衰，袵如故，衰是無人君之

春秋

哀公

四

集

德踐人君之位也。穆叔不欲武子立之，魯之衰可知矣。左氏云：立子野，次于季氏，此必季子因子野賢，忌而圖之，未可知也。○滕子來會葬，情而多涕，涕可也，情則不可而多涕，又近于婦人。子服惠伯所以卜其死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弑君者，展與也。置其子之大惡，而歸罪國人，蓋展與

春秋

哀公

四

集

國人之攻莒子弑而立之子，不能為父討賊，即與子弑，况身為戎首，是國人之罪，皆其罪也。國人且不忍而况子乎？○趙文子稱隨武子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又曰：利其君，不忘其身，兼仁知而有之，推尊之至矣。嘗攷二子生平，功能識量大略相同，而獨惜無輔霸主盟之大業。夫自趙盾不在諸侯，隨會佐之，而晉之霸業始衰。邲之戰也，中行桓子猶欲爭之，爭之不得，而知難養晦之說，乃始藉為口實，而明棄諸夏，以長楚氛，則隨會之謀居多焉。而謂光輔五君，以為盟主，豈其然歟？甲氏留吁之役，區區殘邑，其何捷之役？而太傅是崇，敬見是錫，有硯殊榮，不懼為楚人笑乎？未幾房帷怒客，郤獻逞忿，弗知禁也。而私告其子諄諄退避，所謂於國無隱情者，如是耶？而爨用敬承，亦遂終身不敢抗楚，至鄢陵之戰，惴惴外寧，之是憂而歸，而所歎夫非先子之遺訓乎哉？趙武繼盾猶焚之繼會也，于是聽弭兵之說，為交見

之舉讓楚尸盟而南北之勢始一分而不可復合矣  
故曰夫二子者晉國之善人君子也若貴以輔伯主  
盟之大業則謀身之知較重于利君之仁焉隨武子亦稱范

春秋左傳

襄公

卷五

利集

春秋纂

汾陽朱之俊著



觀問業

昭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書即位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鄭地

春秋纂

昭公

貞集

楚子圍以婚謀鄭鄭為單行禮以防之衆始垂衆而入事已遂會于虢公子招陳侯之弟也不稱弟何貶也夫將者必欲待其弑而圖之則已晚故先誅之以杜其亂亦先事之謀也將之以信而備之以武楚雖先歆盟在晉也故先書趙武

三月取鄆

魯也尋盟未退而伐莒晉也求貨假幣而為請楚也參行不義而疆取是為三失若非叔孫之敬命幾不

免焉。諸侯之會而以貨稱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鍼之出奔。毋所遣也。鍼亦無怨心。而安然去之。其賢勝于叔段。母子而秦景亦不追。雖曰不能容其母弟。方之鄭莊猶賢矣。○子哲子南。兄弟爭室。子產謂國無政所致。放子南于吳。子哲後縊于周氏之衢。○趙孟詵偷。又儕于隸人。又視蔭不及待。穆叔劉子泰后子皆知其不久也。

春秋纂

昭公

二

貞集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閭。即太原

是役也。毀車崇卒。五陳相離。以誘之。狄人笑而薄之。故敗。賴魏舒能謀。又荀吳善聽也。伐夷狄者。無事窮追。故以太原為界耳。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諸侯之與弑君也久矣。展與貪立。孰肯既立而討賊。諸侯貪賂。孰肯恤難而與師。亂賊之接踵也。知十弑而僅一討也。去疾未立而書莒。以見當有莒之辭。豈

國而不稱公子。殊于大夫也。

叔弓帥師疆郕田。

因莒亂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邾敖實弑。而書卒者。蓋從其赴。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前號之會。公子圍緝蒲為官。設服離衛。諸大夫已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後靈王會申伐吳。執慶封而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亦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

春秋纂

昭公

三

貞集

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中人粲然皆笑。孔子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是也。此亦麇事之定案也。○晉平公有疾。醫和知為蠱惑。與前醫緩言。景公育盲同。二子殆。醫諫與而舍。醫論政。漫及良臣。非懲言也。夫二豎六疾。豈獨身病國亦有之。或問扁鵲子之兄弟。孰為善醫。對曰。臣之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下。長兄治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鵲者。鏡血脈投毒。

藥。副肌膚間而名聞于諸侯。知是說也。可以攝生。可以保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韓宣子代趙武為政。欲致諸侯。而人心已散。德不足而示威于平丘也。宣子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貫如此。○叔弓既辭郊勞。又辭致館。叔向稱其知禮。人固不可無讓。

春秋纂

昭公

四

貞集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有三罪。棄其疾作而殺之。亦非刑人之正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公凡四如晉。季氏訴于晉。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已。故托至河有疾而反也。公不得入而宿何以入乎。季孫之得于晉。非得于其君。得于其臣也。不獨魯弱亦以見晉之衰也。此必季氏求好于晉而借君命以往歟。

二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

叔弓欲避懿伯之忌。而子服椒為介。謂公事有公利。無私忌。請先受館。而敬子從之。是惠伯急公。敬子崇私。介先入而賓從之。反其職矣。○齊之山姜而出也。晉之由姬而韓魏趙也。此戰國之形也。兩國之君不知。而其臣叔向晏嬰知之。二子各自知之。不為其所。而私相言之。哀哉。

五月葬滕成公。○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雩。

春秋纂

昭公

五

貞集

雩

北燕伯欒出奔齊

燕簡公欲立寵人。遂思去諸大夫。諸大夫合謀殺公之外嬖。而不及君。是失在君。不失在大夫也。君自懼而奔耳。且是時齊子雅方放盧蒲癸于北燕。燕伯懼諸大夫譖於齊。以為懼齊之逐臣。故獨奔齊也。○定燕之難。復燕之地者。齊桓公也。後蘇秦教燕仇齊而敵齊。燕亦自此困矣。其猶不若北燕伯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走時昭取于吳當雪而雹如聚當異姓而同姓相為隱也然其中有激之者迫于季氏思強國為援耳氣鬱而不得舒陰包陽也申豐藏冰之說殆隱其旨以荅季孫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徐子失出

申之會楚子侈甚矣忘其夷而忘其為弑君之夷執

春秋集

昭公

不

貞集

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諸侯莫較而幸有慶封之一言也討賊者在賊乎陳蔡小國也為其所滅而不敢救委之天道亦已怪矣晉世為盟主不敢與爭是畏夷也畏賊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晉賴吳之伐楚而楚不敢北向今又與楚同好遂其伐吳之謀而使之專意南向是使吳不得通中國也

外同姓之宗盟而長僭夷之暴虐適所以自弱其輔

而辱諸侯也晉之無經甚矣慶封吳所封也吳入楚

楚仇之故伐慶封者剪吳之羽翼也而以討賊為名

宜為慶封所不服也齊之賊逃于吳而楚討之猶繁

之齊者反其本惡也不專書楚子歸于諸侯者不與

其飾惡也以賊討賊益張其暴耳○楚子伐吳起章

華之臺築乾谿之宮民怨于下臣畔于上公子棄疾

作亂靈王逃亡卒死于野晉侯許會不頓一戰而楚

春秋集

昭公

七

貞集

子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九月取鄆○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之卒豎牛之禍也而杜洩不能脫主于難然夢

牛不祥真為妖夢也叔孫初生筮之亦有牛兆與夢

合矣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作三軍者季氏也舍中軍者又季氏也始則已僭其

實而二家分半以任過今也已竊其令名而二家發



毀以成功。其矣季氏之巧于取魯也。○晉女叔齊之議魯侯。謂儀不可當禮也。使政不在家而懿伯能用。乃為善于禮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亦借外國之叛臣。以儆國內之叛臣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盼泉。○

春秋集

昭公

人

貞集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伐吳。○此越始吳越徐楚。雖比于夷狄。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後。楚祝融後。徐伯益後。越大禹後。上世皆元德顯功。通于周室。然吳尤為同姓。故書通吳。破楚以見能助。晉者吳也。書通越。困吳以見不能助。吳者晉也。楚盛。晉衰。越強。吳弱。此姬姓之興亡也。○凡行使者。必先犯難之勢。而後全身之哲。吳蹶由侃侃申說于鼎俎。

之間。卒亢強敵而成君命。解揚之流也。

六年春。王正月。祀伯益姑卒。○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宿于魯有三大罪。取郕取卽。取牟婁防茲。致襄公不敢入晉一罪也。叔孫幾死于楚。歸指楹而斥之二罪也。昭公因莒人納叛之愆。幾為晉執。三罪也。宿恐晉討已。借聘以自結。晉為享之加。適宿以為得晉譽。遂欲止公而據其國。是季氏之僭。皆晉縱成之也。晉所

春秋集

昭公

九

貞集

以怙季氏者。皆晉諸臣從諛其間。比私交而不顧公義也。○鄭鑄刑書。叔向以異國之臣。詰書于產。以規其失。此段交情忠告。後世不能行矣。若渾罕之論作丘賦。猶在本國言之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寺人柳。諸右師。即伊戾。諱太子痤之故智。而平公不知。察左師不知。諍前人之覆轍。後人復蹈之。後人笑前人。不見後人鑒前人也。○宋平于痤初無纖隙。而

合左師力謀殺之。寬哉。向戌奸克其罪浮于伊戾江。克而在春秋中。邇列十賢大夫。讀者不察。可勝扼腕哉。

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吳防之房鍾

徐儀楚來聘。而薳罷執之。而逃懼其叛。而伐之。伐之而吳救之。敗于吳者。薳罷也。歸罪于薳罷。而殺之。楚之用刑若此。何以服遠哉。○韓宣子適楚。楚人弗迎。楚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亦將弗迎。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可見凡有禮于人者。皆其高于自處者也。彼侮人者。自處何地。自視為何人乎。

春秋集

昭公

十

貞集

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欲納簡公也

魯向倚吳。晉爲固。敦好同姓。今見楚伐吳。而晉又衰。遂通好于楚。往吊其敗矣。夫敗亦何足弔耶。

七年春王正月。齊平。

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則以齊爲可弱矣。故齊來求平。而魯暨之。他日魯亦求齊平矣。何異吳之許越。

成而後亦求成于越也。

三月公如楚。

公朝晉不納。又往朝楚。襄公憫而見夢。周公魯憫襄公。故襄公來。憫公也。○孟僖子爲介。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將死。囑子事仲尼。故孟獻子問孝。子告之曰。無違正。無違僖子也。抑僖子不惟知禮。且知言。不則誰能博識鼎銘。而知仲尼之必達。後此敬叔出亡。至載寶而朝。乾侯之事。懿子實助季氏。以伐公徒。則違禮違父。雖聖人不能化焉。而後知僖子之深于學也。叔孫舍如齊。○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集

昭公

十一

貞集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

與臣齊惡同名。何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以惡爲稱。豈以爲戒乎。然人君之名。仍最以善。不可戒以惡也。○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門。子產以爲未祀鯀也。鄭伯有強死爲鬼妖。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鬼有所歸。故妖止。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莒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與過共殺偃師而立留然不書過者經重首惡而

使招一人任之也卒之留奔過殺楚放招于越而陳

滅矣○晉築虎斯之官而石言于魏榆魯鄭之君不

吊而賀耶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賀官成也

春秋纂

昭公

十二

貞集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過以立留被殺留不得安知過之必死矣

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與○葬陳哀公

或執或放或殺皆自楚為主陳之不能為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滅陳之後諸侯畏而從之故不召自至

許遷于夷

欲遠鄭而近楚楚亦從之故以自遷為文○周甘人

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晉以王辭直

致閻田焉夫天王與列國止以辭之曲直為勝負君

臣之分蕩然矣謂周之弱不弱于封建吾不信也

夏四月陳災

陳釀火者也楚救火者也救火者因人之災而已以

為利焉牽牛奪牛之謂也○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

春秋纂

昭公

十三

貞集

之法故子產有火為水妃之論如庚以乙為妃丙以

辛為妃壬以丁為妃戊以癸為妃甲以己為妃畏之

故為之妃妃合也水火合而相薄夫妻合而相親雖

同其欲必從其勝也○陳再滅于楚矣一復于申叔

一復于觀從豈敬仲奔洩冶死而忠臣義士空虛無

人耶與嬖袁克敢奮焉用玉用馬厚葬其君而又請

私盡喪禮加經而逃亡國之餘無失禮焉幾見殺而

不顧烈哉克乎

秋仲孫矍如齊

自襄二十年叔老聘齊後至此復修舊好也

冬築郎園

國已為三家有矣興可已之役以驅民就之故書以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樂高本齊公族又無大惡特以嗜酒好內齊侯乃自弱其枝聽陳氏逐之國祚所以終移耳

春秋纂

昭公

十五

貞集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戊子晉侯彪卒諸侯不相吊故○九月叔孫舍如晉葬

晉平公○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楚討弑父之賊于蔡之罪益見楚之罪也初楚誘陳而卒縣之茲誘蔡而復克之貪詐凌虐豈能久乎○

初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平公之喪柳織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莖又有寵小人工于中君如此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北蒲

昭公之失在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昔施于父今施于母無微而蒐以逞其童心焉○晉荀盈卒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飲工以罰其不聽飲嬖以罰其不明定知宗于一言揚杜舉于千載宰人有此奇節乎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此之謂也

春秋纂

昭公

十五

貞集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稷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官佗鄭卒

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蔡嬰城堅守乃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攻遣使請命于楚弗許楚量中國之不能而卒取之韓起其何以師諸侯哉

諸侯哉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誘其君而殺其父。又滅其國而虐其子。恐甚矣。雖執以歸。直世子力屈就擒耳。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伯燕伯于陽。

齊向欲納而不克。納。今高偃因陽之衆而納之。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元公新立故○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每至晉。輒爲所却。蓋晉之諸臣皆曲爲季氏地。而屈公也。

春秋集

昭公

十六

貞集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與南蒯謀亂。故書名黜之。易不可以占險。南蒯謀叛而得黃裳之筮。亦凶兆也。

冬。楚子伐徐。

楚子圍徐。懼吳次于乾谿。以爲援。欲求鼎于周。求田于鄭。令尹子革與之語。似順非順。所謂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在引倚相。不知祈招之詩。見之王悟。

不能自克。故外難未興。而內難作矣。

晉伐鮮虞

其曰晉狄之也。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于地。禮尊于身。晉荀吳僞會齊師。假道鮮虞。而遂伐之。非狄而何。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靈無道。滅陳蔡而縣之。作乾谿之宮。三年不成。卜得天下不吉。至詬天而呼壅而降罰。觀從率群失職。

春秋集

昭公

十七

貞集

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脇比而立之。預謀朝吳。絕封陳蔡。觀從之功大矣。○芋尹無宇向逆折楚圍。且以章華爲逋。敢。僞僞有辭。卽驕主不得亢焉。而其子申亥又從王葬王。以二女殉。美哉。世濟其忠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使公子比弑虔者。棄疾也。殺公子比者。又棄疾也。使人任其惡。而已討其罪。是猶知君不可弑。而假手于人。末滅焉耳。若楚虔者。以弑得之。以弑失之。天道。

○初楚共王以璧祈神卜立五子棄疾而拜厭紐至是爲平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衛地。○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晉成虎斯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中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爲平丘之會。

春秋集

昭公

大

貞集

內有不足而以虛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當其時衛人怨齊人驕魯人意晉無禮而欲一一以禮責人叔向彌縫支吾猶懼不及而叔鮒以貪聞之求貨于衛小人不顧國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晉合諸侯由是而終後雖爲參盟不能爲盟主也。○晉以諸侯而上要天子之老偏也以中國而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悖也不與爲幸。昭公雖未嘗有不義晉之心若有不義晉之舉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昭公之娶同姓欲恃其援耳。然弱娶于強女出門而已。路人視之矣。意如有可執之罪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也。而晉不以其罪執之意在求賂而不在求義。故不與之以霸討也。○晉執意如惡伯不欲私去欲得盟會而後見遣。蓋反挾之也。宣子患無能歸意如者叔向以叔魚對鮒往假爲除館西河之言感恩知己且泣且告平子懼先歸此與樂王鮒權取魏氏同一機謀小人雄詐過人自有可用處。其後二鮒皆以墨敗。或其欲之未厭有以致之大抵使貪之道必先使之不貪而後其才能爲國用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滅陳與蔡者楚虔也。中國不能討而封陳與蔡者棄疾也。中國若不知陳與蔡受之先王固非楚所得滅亦非楚所得封歸于國者如自有之耳。○觀從與朝吳謀封陳蔡平王謂從將唯所欲從從謂爲卜尹辭。

春秋集

昭公

十九

貞集

尊富居卑貧豈懲父起之隱痛而思蓋懲耶朝吳智  
不出此卒中無極速飛剪翼之譏悲哉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請季孫晉使景伯辭○吳

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  
意恢與亂君爲黨書名惡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春秋纂

昭公

二十

貞集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

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也然祭而去樂雖曰念大臣

似乎慢先君矣俟祭畢而告可也○晉邢侯與雍子

爭郤田叔魚受雍子女賂而蔽罪邢侯邢侯殺之叔

向三數叔魚之罪而以歸魯季孫爲惡之一者賞其

功而惡其心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吳蔡忠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因費無極之譏也無極既逐朝吳又出蔡侯朱喪太  
子建而殺伍奢平顧朝吳有功兩國而事兩王無極  
所以譖楚王所以信也人臣而可有二君哉○桑器  
不獻晉之失禮也藉談守典而忘其舊故王責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圍鼓鼓人叛而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克之非獨  
示威示信而已易服亦易叛數服數叛數討豈一勞  
永逸之計哉孔明服孟獲七擒七縱南人不復反而

春秋纂

昭公

三

貞集

後舍之故得一意中原正用此法真老成之謀也○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孑行

穆子召之對曰臣委質于君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

也穆子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夫亡國之不幸至有欲死而不得者益可憐矣傳內

無風沙釐事特表之以補其闕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誘而殺者多矣楚以爲常中國以爲變曰此非中國

之所聞也。雖夷狄相誇猶異之。况夷狄而誘中國乎。  
○子產不從韓宣子玉環之請。為人爲已。殆兩得之。  
又不許賈人私鬻理法。兼全宜宣子之謝過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平子不肯救日食。固非。叔輒哭日食。亦非也。

秋。鄭子來朝。

春秋纂

昭公

三

貞集

昭子問官于鄭子。是遠方小國之君。勝中華之令主。  
矣。仲尼聞之。見鄭子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因其貳楚而陰襲之。幾驚王室。獻俘文官。專以應。  
夢其名。正。而其行事實不義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大火也。

宋衛陳鄭同時附楚。以示罰也。何以附楚而火興。楚。  
爲祝融之後。火之虐人者。火之能使人近之而。

自焚也。神實之。言而應而後不應。子產祭不信者。非。  
子產之倖免。正王道之不測耳。○鄭大水。龍闕涸淵。  
國人謀崇子產。不許鎮物定紛。是何等識力。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以地則吳非楚敵。以兵則楚非吳敵。楚地廣而吳兵。  
強。勝負敵也。論其常。應楚勝吳耳。勝負相當。楚已爲。  
敗。況其有不能相當者也。楚思譏而內敗。吳用賢而。  
內勝也。○楚先敗吳。獲餘皇矣。吳復敗楚。取餘皇歸。

春秋纂

昭公

三

貞集

用三長。潛伏舟側。呼應擊亂之謀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周以火德。王故其衰而諸侯皆火。火不安其位而流。  
炎布虐。此數之不可逃者也。申繻述其徵。梓慎詳其。  
應。古人象緯之精如此。然裨竈欲禳而子產不肯者。  
不欲與其權于鬼神也。且既云宋衛陳鄭皆火矣。鄭。  
獨可免乎。衛爲顛頊之墟。星爲大水。火爲火。火猶。



及之況鄭爲祝融之墟實爲火房又王火者乎禳主而遷客不能也宋衛陳鄭災而鄭獨以德消變者以子產臨事而備也陳獨先亡者以遇災而又不修救也許無火災而以不吊亡是鄭之有災甚于許之無災也國貴有令政耳矣必天災之害人國哉

六月邾人入郕○秋蔡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報入郕之役也○邾夫人爲何戌女○狗一私戚請于君

春秋

昭公

二十四

貞集

而與女伐國列國皆政在大夫故其禍如是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已卯地震

孝子蒙弒其名是也○其心亦也○悔不嘗蔡之失則其

葬父必勇故書弒以聽止也○書葬以赦止也○聽之者所以

勸後之爲人子使知慎也○子使知勵也○止自責諱位

教之者所以勸後之爲人子使知勵也○止自責諱位

子弟哭泣歆飭粥○不容粒未踰年死情亦可憐矣

○費無極令楚子直太子于城父以通北方此即置處申生故智也其言較二五蒲屈之說局勢更廣局

勢廣則其藏姦益愈微而人不覺矣

秋齊高穀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以莒不事齊也○齊景爭霸不爭于遠而爭于近故霸

功不成○莒之廢婦恨莒子之殺其夫及老託于紀

障紡焉以度及師至則投諸外使齊師夜絕而登真

千古女俠也以一老女子與國爲讎而其事卒濟國

亦何所不當備哉

十年春王正月○夏公孫會自郕出奔宋

春秋

昭公

二十五

貞集

會者子臧之子也○書公孫者賢之也是以于臧之善

及于會也○子臧讓國而出會之出待放也○其出不同

其善同也○子臧之善雖以及于孫會不敢墮前人之

緒邀其庇也○自克焉耳故君子重之○楚執伍奢使

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及而使遣之此與斬祛之

寺人君命三宿而一宿至者已不啻淵霄矣奮揚使

人執已以至聽奉初以還不忍後命之語真可動天

地泣鬼神王直其辭而免之可見臣事暴主亦有持

正而全者人何不勉為正哉。和揚而處奢之地。料別有權術。必不肯面斥君過。一言觸怒而動君之殺機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康侯欲歸其獄于宗魯。宗魯為孟之孫。雖山豹以進豹與謀亂。不許而以死堅之。安得以獄歸魯也。特惜其不早與繫言為之痛耳。然與繫言則繫又必謀豹矣。宗魯以為已由豹而事

春秋纂

昭公

三

貞集

繫故不忍而以身許繫。無益于繫。以身從之。此戰國俠士之風也。為于情。不勝于義。若以盜坐之。則齊豹何為哉。○子產子大叔論政。謂唯有德者能以寬張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濁民狎而亂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夫子產之猛意。在使民鮮死耳。水濁多死。則是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末世樂寬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旨深矣。寬而能使民無死地也。惟有德者能之。此寬之所以難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與君爭而出。皆亂人也。書名惡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莒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來聘凡十一始。于荀庚。終于士鞅。

季氏欲惡叔孫于晉。故激鞅之怒。至加牢焉。失禮甚矣。蓋自是聘不復志也。○齊烏枝鳴戌。宋華氏敗宋師。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

春秋纂

昭公

三

貞集

韓信出背水陣意也。然非重恩誘于前。嚴法驅于後。則亦未可輕言。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與宋分國而居矣。

○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己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有累世之怨而不知報。即楚亦難信之。無論忘親事。仇為罪之大。恐亦非自全之道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

里出奔楚

初三人奔陳、自陳入宋、今又自宋奔楚、唯見亂賊從橫耳、宋也、禁之不嚴、有地不守、而縱有罪、楚也、怙之已甚、有惡不討、而亢不衷、宋也、亂人去矣、楚也、亂人來矣。

人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文公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遂伯魯下僭上、僭軍政之本亡矣、昌間之蒐何爲。

春秋纂

卷八

三

貞集

六月叔鞅如京、蒞景王王室、亂秋叔

諸子並爭、亂在家室、非有他寇、犯京師、故言王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

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猛者、當立之王子、雖未成爲王、而王所歸也、是劉

子單子者、王人也、王城者、王土也、以當用之人、入當

守之土、雖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原缺二十九至三十二葉

惡皆其諸平子公、以伐之于家駒、諫曰、譏人以君儆

幸不可、且夫牛馬、雖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

久矣、君無多辱焉、不聽、故敗、夫昭公出奔、民如釋重

負、則又非季之得民而昭之失民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于季氏、非惟無去之之力、與去之之才、亦無去之之心、代爲其臣報怨、而以其身徇焉、子家驪所謂事若不克、君受其名者是也、自始至終、季氏節節皆

春秋纂

昭公

三

貞集

姦公節節皆庸、故乾侯之辱、非不幸也、國有大蠹、能

去之上也、不能去而置之、猶憚焉、負一可去之罪、而

有待去之意、不能去而欲去之事、一不濟而成一終

不可去之形、乃始肆然無忌、而爲所欲爲、庸君舉動

可勝嘆哉。

齊侯唁公子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公欲討其臣、乞於齊、齊景公欲助昭公討其臣、卒

制其臣、故各有不能言之意、而請辭慰勞、欲借禮以

掩兩國之臣也。○昭子謀納公憤平子之見欺使祝宗祈死書卒者見舍之爲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公有夢知其不能終而果于往以納昭公不恤已之死而恤人之亡好義也夫。

十月二月齊侯取郕。爲公取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夏公圍成。

春秋纂

昭公

卷四

貞集

天王出則諸侯避舍諸侯出則大夫讓邑。君之不幸臣之不幸也。敢忘其艱乎。公居郕公入境矣已失位而猶書至者重君也抑賊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

于郕。○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景公謀納公不克。齊臣不樂其君納人之君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不忍直稱爲東周又不得名爲西周也。天王

而得入此幸之矣。而實悲之。幸者以其身悲者以其位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以子朝奔楚者以楚爲立少而不立適也。然楚卒不能立者夷狄固不能定中國之大君也。景王寵愛子朝而適以棄之。群小之所附得勢而不得義疎薄子猛而卒以亡之。正人之所向得義而不得勢究至兩無立焉。徒以亂王室耳。何益哉。

春秋纂

昭公

卷五

貞集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夏四月吳弑其君餘。

僚既已爲君安得不稱弑。然光實諸樊之後季札不立則國宜諸樊之子孫也。而光又能興吳雖弑君不可末滅乎。故季子歸而不問也。且國人皆欲弑之僚不得衆亦不可以爲君矣。○後伍員教闔廬以三師肆楚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于是乎始病。

楚殺其大夫卻宛。

費無極譏子惡于子常而殺之也。子惡恃國人悅已，無見幾之明，惜哉！沈尹戌因諷未已，切諫子常，乃殺無極以謝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昭公之困，勢固應見制于臣，亦若其數使然。宋公欲納公矣，宋之臣未嘗受賂也，而宋公以病卒，豈非天哉？齊有晏子，晉有叔向，而不能力勸其君以納公，豈

春秋纂

昭公

三

貞集

非知勢有不能而聽之乎。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地

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兩書如晉次于乾侯，何入晉之難也。不谷魯外晉矣。○不得于晉，望于齊，不得于齊，復望于晉，公窮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葬已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公始終在鄆矣。齊來唁，稱主君卑辱之也。○叔詣欲納公，無病而死。季孫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魏戌不能斷梗陽人之獄，上之大宗，梗陽人賄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戊使閻沒女寘諫焉，饋入召食，比置三嘆。

春秋纂

昭公

三

貞集

獻子乃辭，斯夫二子以食諫，醉飽之外，不加一語。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失其愧，代爲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臣強取于君，厚施于民，故民喜爲臣用，不爲君用。○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孔子以爲失度，嘆晉之亡，史墨以爲法姦。

莊氏中行氏之亡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詩竟如也

公居于鄆。既居本境。猶有齊之機焉。其不克納公者。以齊君有恤公之志。而其臣阻之也。若夫公在乾侯。如晉者屢矣。若不聞焉。是晉之君臣。俱無恤公之志也。公柰何自失其境。而罹此大辱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春秋集

昭公

王木

貞集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意如以臣逐君。定公惑于范鞅。而荀躒亦墮其計。非雖不克納公。且與之會。且導之叛。是六卿分晉之勢。成于此日矣。晉侯一昭公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雖曰唁公。實則誚公耳。是時意如從知伯來。詐伏罪。夫子家子勸公。忍一慚而歸。以眾晉不果。荀躒掩耳。

而走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第此

顏夫人急于報仇。忘乎失節。叔術急于懷妻。緩于國難。俱失其本矣。雖術有讓節不足取也。魯內有賊臣。不義之人。奔之如響。此為濫矣。春秋書齊豹曰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三叛人名。懲不義也。故曰。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集

昭公

王木

貞集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自乾侯取闕。

魯地書取。以兄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外云爾。闕為邾邑。必地瘠而人寡。故季氏與之以少塞公之意也。

夏吳伐越。

史墨曰。不出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子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邾人郚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是時天子猶在者惟祭與號耳諸侯相帥城之此變之正者也士鞅無為王室之心而欲藉其名以令諸侯外以制諸侯內實以制晉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出奔者內有人則復外有人則復鄭伯突之復國傳瑕復之衛侯衍之復國其弟復之若昭公則何恃哉臣皆為季氏用有一子家駒而不能聽從也齊晉之

春秋纂

昭公

昭公

貞集

大臣又皆季氏之援終以客死悲哉

元年春王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諱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

昭公無罪而逐死國宜其太子者也定公何以得立哉出於季氏之私意定公受之然季氏能奪君之位不能奪天王之正朔故無正月以見昭公之不得正其終也季氏為一弑矣定公之不得正其始也廢太子行及務人季氏為二弑三弑矣

春秋纂

定公

貞集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之始

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仲幾之罪何不受功也執之者誰晉陪臣韓不信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即位皆于朔日則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時周魯皆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吊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

使大夫則不可也。不敢輕君。故不使大夫。不忍忘親。故不克親往。禮雖廢。而情兩盡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

穀梁謂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時窮力畢。而後雩之。夫使求而無益。不雩可也。求而有益。亟雩可也。何必至時窮人力盡而後雩乎。殆病民矣。苟可以。有拯於民。吾不以爲咎也。

立煬宮。煬公考公之弟魯以弟繼兄而立始于此

春秋纂

定公

二

貞集

欲絕昭公之墓兆。而立煬公之廟。何其犯邇而媚遠也。煬公爲伯禽之子。昭公獨非伯禽之後乎。

冬十月。隄霜殺菽。菽。豆。草之難殺者。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殺。舉重也不殺。草舉輕也。言殺菽知草皆死矣。夫草孟氏叔氏也。勢少衰矣。菽則季氏也。希則魯君之政令也不行于下久矣。安能殺之。然人不能殺之。而天殺之也。

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先君客死。不復而淫于女樂。心已蕩然。無存。無門以守。無觀以示。京房易傳。所謂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也。若云奢僭。其來已久。何至今日始災。昭公受此大厄。故魯有此大災。神恫之矣。

秋。楚人伐吳。

蘧瓦稱人。以其見誘而敗。故貶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僖公嘗修泮宮。復閼宮。而春秋不書。獨書作南門者。

春秋纂

定公

三

貞集

明不當作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書之。以見非正也。○邾莊公卞急而好潔。聞惡夷射姑之慘肉而杖已也。以瓶水沃廷。謂爲射姑旋焉。公命執之。弗得。自投于床。廢。墮于鏹炭。爛遂卒。夫人之急潔。不知火之更急潔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平子擅立定公。晉怒而公朝。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

叔何忌及邾子盟于援。公新即位。與邾修好。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季氏無道而晉不討討楚之無道已失輕重矣乃荀寅又求貨于蔡晉人假羽旄于鄭而失諸侯宜晉之兵終於此哉雖以十八國伐楚不如齊桓之少十而伐楚矣○鄭子大叔自會反未至而卒晉趙盾子為

春秋纂 定公

之臨甚哀感黃父會中子大叔九言之贈也

夏四月庚寅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雖不會召陵而蔡非執人之國亦非殺人之君也藉晉威以行虐君子咎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

此即前會之諸侯不書劉子不與盟也定公受國于意如故為此盟書公及內為志也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

原缺第五至十二葉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季

邑 ○秋大雩

三家之中季氏最強而墮費者以有陽貨之難又臨以孔子故不戰自服耳孟氏之不戰自服者恃齊也實非恃齊也蓋所以為魯害者季氏也而陽貨又憑之勢愈趨于下主權愈弱故不得不振而墮費焉若孟孫叔孫不專于魯其墮可緩也叔孫自勇于墮郕孟孫未嘗難于墮成也特恐齊人至去其保障耳故

春秋纂 定公

十三

貞集

孔子欲墮不終墮也豈以孔子之神武助之以魯君而不克竟其事哉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今盟于黃齊魯為盟之終也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謀伐晉也

夏桀滅滿閭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曹不

築非其時夏蒐亦非時內受女樂而外好佚遊君臣之志荒矣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主分晉之謀者趙鞅也此時已無晉矣雖曰六卿擅晉而荀范中行之得地不如鞅之險也其勢已成矣故書叛以危之

春秋集

定公

十四

貞集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

趙鞅始叛荀范擅伐趙氏知韓魏子與荀范相惡遂欲逐之驅之使叛耳孰知有荀范在則趙氏之勢不成荀范不能為叛而能禁人之叛迨至荀范入于朝歌而無有制趙氏者矣

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

荀范者趙氏之仇知韓魏者趙氏之援諸侯叛于外猶可為也大夫叛于內不可為也無援之大大叛

外猶可為也有援之大夫叛于外不可為也大夫叛而不歸者猶可為也大夫叛而復歸者不可為也其黨盛矣其謀深矣故荀范在內則趙氏出荀范在外則趙氏歸鞅之復入亡晉之漸也豈特叛同歸獨為縱失有罪哉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晉趙陽出奔宋

戌怙富而驕又欲去南子之黨以正君自任宜其不克而速禍也陽戌之黨戌奔故亦奔耳

春秋集

定公

十五

貞集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衛北宮結來奔結為成黨

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也春秋誅楚而罪陳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攜李吳子光卒傷足將指

句踐忠吳師之整再遺禽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于頸師屬之目越因伐而大敗之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衛有內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圖霸。鄭衛魯既與同盟。惟宋未絕晉。至是亦始終事齊矣。

大王使石尚來歸賑。賑日賑熱日賑

諸侯助祭于宗廟。然後受俎。實魯不助祭而行賑。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父以寵內欲逐子。子以欲殺母故出奔。兩失其正矣。

春秋纂

定公

十六

貞集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罪宋公也。兄弟而不相容乎。

大蒐于北蒲。軍政不屬公也。○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助范氏。懼晉而城二邑。助臣叛君而勞民。以備敵。其失甚矣。

十有五年春邾子來朝。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謂皆失禮。有死亡之道。及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矣。是

使賜多言者也。

魃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犂彌之侵魯。野兕來犯也。孔子之却敵。麒麟來威也。然孔子能為君定外難。不能定內難者。魃鼠已食牛之膏盲而不可為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子親帥師。故稱楚子。非子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牛死之應也。

春秋纂

定公

十七

貞集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也。以宋地處宋人。似也。然為臣而伐君之國。非正也。若知地之無罪。當言于宋公而復之耳。

齊侯衛侯次于渠條。謀救宋也。○邾子來奔。喪。非禮也。○秋七

月壬申。姒氏卒。哀公母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

日下鼠乃克葬一作下

葬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無備之甚也

辛巳葬定姒不赴不祔不以夫人禮葬○冬城漆謀伐邾也

春秋纂

定公

十八

貞集

○哀公名蔣定公于母于如四歲即位在他二十七年十四年春秋絕筆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隋侯許男圍蔡

蔡之報楚楚甚也楚復報蔡蔡不甚也而闔蔡稱爵怨楚之罪者曰猶賢乎蔡始無怨而楚滅之也

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魯之郊僅于此一見耳而鼯鼠又食改卜始就蓋重

幸之而重傷之矣○夫椒之役夫差入越違伍員之諫而許越行成自誤甚矣或曰吳赦越未為大失但

春秋纂

哀公

貞集

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一語覺此時無歸着耳且其意不出乎哀矜而出乎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于赦越也若赦越之後修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楚子西曰闔廬恤民故敗我夫差勞民將自敗彼時識者已知有泓上之師矣豈在越之赦不赦哉吳人越不書不告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三卿帥師三家各欲貪利而不相讓也取則不義及則無厭奈何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公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

春秋纂

哀公

二

貞集

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三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貨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貨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以南子之亂不得志于靈公其不子也猶以法

窮也若輒則假托祖命惘然稱兵以拒父子之謂何

鞅之納蒯聵助父也故稱世子者見子猶在父祖未嘗絕也子自絕父耳○靈公之命自立郢耳郢辭乃立輒并不奉祖命也卽有祖命子不可拒父况未嘗命耶人納其父而拒之罪在萬世非一時之罪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

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鄭黨叛人固罪也趙鞅

春秋纂

哀公

三

貞集

幸勝以獲粟千車爲喜而且自矜其雋功焉抑思致范中行氏之亂者誰耶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國大而遷地有其險地小而遷民恣其怨矣事急而委罪于臣臣安能庇君哉○蔡旣背楚江汝之命請遷于吳而又悔今年殺公子驪明年放公孫獵豈以請遷吳爲非而委罪于二子以說耶自是無復有盡忠謀國者矣

以子拒父而齊助之悖矣。輒若有祖命則讓于中子。郢無祖命則位仍歸之父耳。無父之君不可爲也。無父之師不可與也。齊也。昔助晉爲臣伐君。今又助子圍父。何以令于諸侯而得不內亂耶。

五月辛卯桓宮傳宮災

桓僖之官宜祧而不祧也。三家之意以爲桓季氏所

哀公

四

貞集

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故天譴以災非譴桓僖謹三家耳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黨范氏比年四城何利于國犯不諱之義乎○周

人殺長弘以黨于范氏趙鞅爲之討也

宋樂光師師伐曹

討樂大心  
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闚邾

賤者爲盜。微者爲盜。不以弑與之明。不成爲臣也。展與聞乎殺亦盜之徒也。

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討弑君之賊。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遽殺。故  
不夫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郭

春秋纂

哀公

五

貞集

霸主而執人以歸夷。是楚爲中國。晉爲夷狄矣。況我蠻恃誠以歸晉。謂其能庇我而拒楚也。士蔑奉趙孟之命。詐會我而誘執之。欺我以和楚。豈大國之所爲乎。戎蠻無罪。罪在晉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

之社

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將刪詩定禮以救萬世也魯之君臣用禮樂者誰哉人之屢見于官社示禮樂之亡于朝也雖亡于朝猶存于野則孔子之力也迨秦

有坑焚之禍。而禮樂之存者幾希矣。意天悲孔子而先于定哀之間。示其應也。不然何災之迫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鞅助父伐子。正也。惜以范氏故。借以爲名耳。○晉圍栢人。栢人宰張柳朔。其仇王生所舉也。至是不忍負。

春秋纂 哀公

六

貞集

王生遂爲范氏死焉。夫王生舉一仇而爲其君得一死事之臣。柳朔既身止死。又命其子以從主。其于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可謂較然不欺其志者矣。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景公在位五十八年。有晏嬰而不能霸。嬰之才。罰佐以下者也。重孔子而不能用。孔子之德。王佐以上者也。不能用其下。焉能用其上乎。然齊桓之霸已成。以適嗣未定。而後終亂。故冢祀爲治國之基也。陳氏已

移政于下。而景公求樂于上。志不及遠。卒以覆國。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敝。年彌進而德彌退者耶。○古今管晏並稱。而晏實遠不及管。何史遷不足管子而願爲晏子執鞭乎。是殆未以孔子之言斷之也。孔子稱桓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述景之富曰。民無得而稱焉。此亦管晏之定評也。史遷舛錯。不辨自明矣。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纂 哀公

七

貞集

六年春。城邾瑕。皆備晉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故伐之。○吳元年。曾伐陳矣。而今又勤兵于遠。不如備越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乞將立公子陽生。先逐國高。弒君之謀見矣。

叔還會吳于相。姓會結好○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有死仇之志。而又不肯崇日。以移禍于臣。有死

命之德。宜其不失國也。○楚子將卒。欲立庶兄公子西等。皆辭之。子西等乃立章。夫春秋時。讓國之公子。曹子臧。吳季札。尚矣。若宋之子魚。衛之子南。楚之子西。子期。子開。皆當幾固讓。終守臣節。蓋亦庶幾乎曹吳之風。其視乘隙構會。若鄭突。楚圍者。不霄淵哉。或謂臧札之讓。冥鴻遠引。不與國事。白公之亂。子西奚辭焉。是又不然。當其能讓。則吾取其讓已耳。仲尼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夫彼哉之嘆。自與取節之義。不相蒙也。

春秋纂

哀公

八

貞集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景公將立荼。乞使陽生走而後復者。蓋既出而立。可以市恩于君。樹威于衆耳。陽生恃乞而求立。陳乞庇陽生以行詐。陽生之入。陳乞入之。則陽生使朱毛之弑荼。亦陳乞弑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齊桓既沒。宋襄圖霸。齊景既沒。宋景圖霸。故妄意伐曹而侵鄭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計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鄆。

吳引昭公享范鞅。十一牢故事。徵百牢焉。子貢謂吳無能爲也。然伐我之兆。見于此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

春秋纂

哀公

九

貞集

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二邑。實自召之耳。季康子之罪。可勝誅乎。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斯時以大伐小。輒以其君歸。魯先行之于邾。故宋亦行之于曹。○檜亡。春秋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則詩繫曹檜于國風之役。于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



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王也。

吳伐我

吳爲邾。故興師伐魯。未必有加于魯。而魯速爲城下之盟。何畏吳也。故不書盟以諱之。○公山不狃。叛入于吳者也。聞叔孫輒吳將伐魯之言。惓惓以勿覆宗國爲託。亡不忘君。視陽貨奔齊而請伐魯者。何如哉。迨吳克東陽。獲公甲叔子輩三人。同車俱死。王嘉其

春秋纂

哀公

十

貞集

能謂國未可量。則不狃必有與難之言。益信矣。或謂不狃之叛。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之召。豈無意乎。

夏齊人取讎及剛

冬齊歸之季姬嬰故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兵未加。而魯與之邑。蓋魯之無備已儆于吳。而深畏于晉也。○歸邾子者。懼齊吳之伐也。邾子又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拊之以棘。後復奔魯。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剛

邾益齊出也。魯歸邾益。則齊人歸讎矣。故皆書歸以美其能還善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先圍宋雍丘。以深入敵境而敗。不義無謀。往遺宋禽。非宋之詐也。

夏楚人伐陳即吳故也○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春秋纂

哀公

十一

貞集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人殺悼公。赴于師。以卒書者。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或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弑耳。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伐齊非義

○五月公至自

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

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諸侯不能救。吳獨救之。雖意在仇楚。我義其救陳也。

○延陵季子請退吳師。以成子期之名。計季子此時九十餘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夏帥師伐我

伐我云者。我自致寇也。是役冉有三刻踰溝。用

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義之。

夏陳轅頤出奔鄭

春秋纂

哀公

十一

貞集

頤附上以刻下。托公以替私。故國人逐之。○頤道渴

其族轅咺進醴糗。服脯焉。頤喜其給。而怪其諫之不

早。咺曰。懼先行此三字。說得可畏。卽杜甫所謂受諫

無今日也。亡國喪家之人。不得先問其過。皆爲此三

字耳。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陳書生逆亂之族。而能損軀死國。可方晉欒鍼矣。○

方吳伐齊。子胥諫之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

而有欲于我。不如早從事焉。夫夷狄與中國同欲。則

爲中國所制。強則因以窺中國。五胡之于晉。金元

之于宋。所欲同故也。然進得所欲。退而易失其故。進

得所欲。退而不失其故者。越之于吳是也。遠近之勢

異也。此子胥之所以懼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莒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纂

哀公

十三

貞集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以是爲恥。故出奔。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爲家一人以兵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譏季孫也。以丘賦猶不足。又以田賦焉。不度于禮矣。

孔子惡冉求聚飲附益之言。蓋在此時。○孟子卒。夫

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也。孟子爲姬姓。何以請

于天子乎。禮不取同姓。而齊桓廣收宗女。晉文復妻

懷嬴。且以是致霸矣。何獨咎于昭公哉。季氏專國。昭

公旅死。不成其爲君。故孟子卒。亦不成其夫人也。

公會吳于橐皋

吳既敗齊。曾以為德。將為之合諸侯以親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故竊盟魯宋。吳怒。藩衛

侯之舍。子貢陳墮黨崇仇之說。而歸衛侯。然則子貢

于父母之邦。亦有功矣。衛侯歸。效夷言。彌牟尚幼。即

知其死于夷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不。正。曆。

春秋纂

哀公

北

貞集

李孫怪螽而問之。孔子曰。火猶西流。可歷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

報雍丘之師也。二國不仁。前後皆書取。殆兩責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進而稱子

晉皆讓楚成矣。吳為同姓長。而不可以至會乎。惜其

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為越所誤也。吳有霸天下

之志。以謀陳而敗。記此者。以見姬氏之自相競。而不

能競于異姓耳。若其欲長晉也。猶未為失也。吳泰伯

之後。晉唐叔之後。吳則在周。以親以讓。猶為長藩。而

况晉非武王之所封乎。晉之長也。特以其霸國耳。安

見晉宜霸。吳不宜霸也。夫差請冠端而襲曰。好冠

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之強。乘其出會而伐陳。

於越入吳

吳自黃池歸。又幾年而亡于越。蓋越猶疑吳有諸侯

春秋纂

哀公

主

貞集

之援。故遲之。而惜同姓諸姬。不能拯吳之亡也。斯時

晉衰極矣。衰吳所以衰。晉衰晉所以衰。周故假手于

越耳。不然。越有殺閻廬之罪。吳有赦勾踐之德。而天

如是相報乎。

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

九月螽。

是年再大陽

兩年三螽。虐取于民之效也。螽斯三咏而益微其仁

螽災三見而不改其虐。誰之咎與。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路史曰文之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春秋書孛皆展次此何爲而東之耶桓之四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書狩皆地名此何爲而西之耶昔者成王定鼎郊廓以爲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爲

春秋纂

哀公

十六

貞集

西甯大夫東遷之元年泰始強大號曰西泰聖人繼書而終得無意乎夫麟王者之嘉瑞也孛彗所以除舊而布新者除舊于東而西遷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扶面泣涕沾襟遂放筆而稱苦道窮也書者帝王之典而恭誓終之更明矣○家語云子與子貢講道德有赤氣起貫于天子曰魯端門常有血書西飛爲鳥則非特緯書也拾遺記云夫子生時麟吐玉書故以爲聖人之應也

○續經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乃其所以取信于小邾之本也小邾亦知子路之不可而故請之大國多欲豈不爲小國所笑哉齊子方闕止之臣也陳成子殺闕止將及子方陳逆爲之請其出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見魯衛之士

十四年

十有六年夏四月孔丘卒公誅之子貢曰生不能用死

春秋纂

哀公

十七

貞集

而誅之非禮也

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子闕葉公聞殺齊管修也而後入帥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繼葉公任子西子期之子而退老于葉○葉公之論白公勝也曰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看信字甚深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似爲此信字補一注腳十有七年衛太子疾請殺渾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明年莊公爲虎幄于藉

圖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使請良夫。良夫乘衰何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擇劍而食。太子使人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者。紫衣袒裘帶劍也。機鋒敏捷。此千古除惡妙手。惜不能圖石圃而卒與莊公同被其害也。晉立班師。齊執班師而立公子起。石圃又逐起。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牽彌之亂。出公又出。卒于越。

二十年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黃池之役。先簡子與吳。

春秋纂

哀公

十八

貞集

王有質故也。使于吳。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

黯何以得為君子。因黯有四十年越必有吳之歸也。

二十有五年公至自越。宴于五梧。孟武伯為祝。惡郭重。

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蓋識三桓也。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公後孫于邾。遂如越。

二十有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盟于晉陽。三子皆從。季

康子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

不召。曰。罔將召之。叔孫曰。他日請念。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者。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自為之。哀公藉于人以為之一。弊不如一。弊矣。漢末用其法。召諸侯兵以除宦官。而漢隨以亡。庸手作法。派禍可勝道哉。

春秋纂

哀公

七

貞集

春秋纂

無卷數 山西  
巡撫採進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錄是書大抵隨  
文生義罕所根據如成風請救須句乃婦人左袒  
母家之常態遽以繼絕美之如斯之類所見頗淺  
又如芮伯萬母事引隋獨孤后以責其妬與經義  
了不相關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

麟旨定十二卷

〔明〕陳于鼎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麟旨定無

卷數》提要

小引

麟旨定者陳爾新氏所手定也  
麟者聖王之瑞也聖王在上麟  
遊於郊聖王不作故作春秋曷  
爲有麟耶此蓋先事而見者也  
後事見者五帝之星雲龍鳥先  
事見者易之馬範之龜麟得比  
焉有王者起是非賞罰悉取裁  
也旨者脂也枯者可腴苦者可  
甘淡者可味又指也仰可見月

俯可得津了然於目快然於心者也是非者水火分黑白別之物賞罰者榮辱天淵生死今古之懸無弗了也無弗快也孔子生周衰不振之候見君臣夷夏之辨顛倒擾亂而又駕爲支吾影附之說以聘問會同使人陰爲鬱鬱不敢究詰故取了然於目快然於心者一大振之子夏親承其旨以分授公穀至漢而

張序二

其徒日盛帝太子諸王俱好之左氏不得與分半席良以紀事編年之書不如斷章取義如利刃截物了然於目快然於心也漢末晉初倂干盟夷亂華中國之氣日鈍故公穀之鋒不張至宋而北兄南弟稱獻稱納奄奄忽忽甚于東遷安定憤積於心義形於手若稔知有金元之禍者此亦所謂先事而見者耶

張序三



本朝取士四傳並行

文皇鼎定燕京忽獨行胡傳亦似  
預知有土木之禍及今日遼左  
之患者雖然此猶外懼也抑有  
內憂內憂者從傳而有傳題傳

張氏由

題而復有比合比合不已轉展  
附會以明白正大之旨而爲影  
響射覆之具是非幽渺榮辱榮  
亂從此士心橫驚猶龍氏作指  
月以救之弗止也爾新氏於諸

說靡所不收而又取衷於我

現聞姚師其言曰明正者以應  
功令支離破碎則期與天下共  
摘其謬欲使學人收旁營之力  
滙於體研本旨果能如是則由

張氏由

安成而見康侯了然於心快然  
於口中國可尊夷狄可攘無兄  
弟獻納之醜又將由康侯而見  
公穀卜夏以庶幾於孔子了然  
於心快然於口三家何所藉以

逐君六卿何所飾以分國晉楚  
齊秦何所假以兼併君臣夷夏  
可無支離影附之說比者不强  
比無背公死黨之臣合者不强  
合無翻案翻局之擾何至以么

卷六

麼小醜致

主上孤立獨憂

社稷哉爾新蓋先事而見其然歟  
麟遊於郊又何疑乎爾新家學  
淵源今辛未孟兄復以壁經拔

幟南宮矣由堯舜湯文以迄孔  
子自有比合可傳可經奚獨一  
春秋哉颺言於

庭頒學宮著令甲日可誅也予不  
敏未能參末議一二獲觀成事

卷七

與有厚幸矣

崇禎辛未仲春花命日長洲社弟  
張我城德仲氏謹題



鑒定參閱名公姓氏

李紹賢	印渚	戴東旻	還初	姚希孟	孟長
孔貞運	開仲	劉廣生	海輿	文震孟	湛持
蔣允儀	韶賓	田生金	成叔	倪嘉善	迪之
李覺斯	曉湘	余煌	武貞	蔣燦	駿仲
蔣如奇	一先	方拱乾	肅之	湯啓祥	宣仲
周純修	景文	姜應甲	端公	吳炳	可先
房之麒	昂若	張昌胤	長卿	陳鑑	子明
姓氏					
楊千楷	心符	劉其德	子尚	汪全智	來燕
呂大器	先自	劉承棠	無伐	溫日知	與恕
顧懋勳	元俞	朱稷	南圖	秦廷奏	進思
陸鏊	味道	王相說	懋弼	劉夢謙	涵長
許捷	雲賓	劉孔敬	若臨	虞大復	元見
鄒嘉生	靜長	何謙	非鳴	遲大成	之萊
李獻明	明需	龔士驥	季良	張明熙	贊皇
程鐸	仲聲	王龍震	長甫	湯本沛	行仲

胡士昌	首生	張立中	道伯	劉白俊	彥伯
楊四重	凝一	張維烈	仲舉	李寅賓	賓王
韓法愈	去病	劉伸	元長	路進	修期
李九華	瑞生	沈榮	彥威	唐起鳳	
蔣棟	萬壑	陶志遴	賓可	蔣星燁	五聚
馮夢龍	猶龍	周銓	簡臣	馮士驊	仲先
周鍾	介生	茅兆清	太清	湯鶴翔	雪翎
姚宗典	文初	陳振藻	雲起	陳宗之	玉立
姓氏					
吳振鯤	鵬先	湯啓煒	美舍	陳星燁	
湯原忠	良臣	沈明掄	伯敘	張我城	德仲
姚宗昌	瑞初	孔尚蒙	聖初	湯啓峻	章伯
莊國英	延仲	蔣善源	長源	賀元封	漢年
鄭之槃	逸少	王彝軾	聖馮	史順震	爾長
陳允昌	明伯	章正宸	羽侯	文秉	孫符
劉煒	醒初	張封	無傾	汪六樂	咸若
馮靖	贊明	史薰		方鼎	爾鉉

王期昇 爾晉 汪四聰 杜若 張 銖 聲子

姓氏

麟旨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平陵史順震爾長鈔

隱公

元年 必稱元年

首發體元之義明君職也。

乾元坤元俱以天地之心言。元字最要洗發體者與之一也。職字須重看。用字政從此生出。祖述意不可遺。正見心法無二。謂一為元似作而寔述。一與元兩字要挑醒。馮猶龍曰。深明其用四字要玩。馮仲先曰。畢竟如何體元。只一正心便是。

麟旨定

隱公

元年 會葵丘

明一元之用。君相胥此矣。

以元字總論。君相層疊發之。要見自貴者始。職字事字有味。調元亦在格心上論。不指治化。其寔宰周公與調元何干。姑備題面耳。易夾谷孔于攝相。糾聘相不調元總謬。

元年 春王正月

兼述作以脩經而大用大明矣。

先以述作泛論起。隨發兼字意。就中須見聖人所以述作之意。方知春立文大有關係。不是沉常著述。

元年 恒贈 此比有借字作調元者不如從合安

述古示體元之用創制示法天之義

元年 秋七月

經紀年月示體元因時之義焉

俱有易詞與天地合德就正心言與四時合序就行四德言勿分心政

○元年 家父聘

紀元責相人君之職明矣

上體元人君之職下人主之職在論相上天地合德以舜典商訓證下

君相一心以帝歌陶康證

應公

元年 歌聲獲

明大用大分皆有所述焉

上下俱祖述下用堯命舜舜命禹必稱元后為先

元年 春王正月 同生 札聘 述作 神繼

此比同生傳下易說幽取郭則比陳午傳分述作文質俱兼帝王之道

易踐土河陽則比踐土傳分述作名寔 易相舉入郢則比入郢傳

分述作賞罰

此外有元年歸贈突救蕭魚題主正心以王朝廷百官遠近皆一千正

不知傳語只論理耳妄搭經股何謂

春王正月 夏時冠月 加王于正 首繼隆公

筆削之始必垂大法明大統正大倫焉

建子之月舊史必仍書冬十一月而聖人志在行夏時故改作春正其

紀事一依周月次序則就尊周朔中即寓行夏時意大一統意在書王

上與正月無干亂端意要透惟宜立者輕君父之命而後暴弑者得以

矯命大法安得不漸減也三段皆春秋始創勿分輕重

△春王正月 已卯烝

正時之意即于尊王朔中寓焉

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俱在本比內說完後將春王正月已卯烝作

應公

一驗 其旨微矣句可玩

春王正月 盟蔑

行夏時以垂法從周文以尊君

俱自聖人意上發 統頒三正周建子而書春曰行夏時爵列五等曾

侯爵而稱公曰吾從周

春王正月 克段 首繼明大法 首述正人心

擅立薄恩者皆首紀以示戒焉○題面不佳應刪

春王正月 歸贈 加王于正 係王于天

尊王之義有大大一統者有法萬世者

○春王正月 秋七月 夏時五月 天時五月

兩紀時月酌古今之宜合天人之理

春王正月 瓦屋 行夏時 變周制 下或易習命不安

聖經之作有法萬世而公天下者焉

春王正月 滕子朝 以夏時冠周月 微魯史用五刑 俱有春秋天子之事

行天子之事有不嫌于改朔黜爵者焉

△春王正月 不告月

兩紀時月建正置閏之義明矣

建丑建子豈若夏之可行故告顏淵曰行夏之時唐典周制不以附月

麟旨定

弗數故告子貢曰我愛其禮

春王正月 荆敗蔡 借魯以明周制不可違 借楚以明周制不可僭

俱大一統舊主成九嬰齊伐鄭傳今從指月改正

○盟茂 我所欲曰及此是事實書法可起不可收後做此

首紀盟而示公世之意焉

此私字對講信脩睦說與宿傳不同我公之私原無實指須就汲汲欲焉而非出于弗獲已上虛舉方妙稱公稱字是通例提過

盟茂 南季 祭仲 蔡季 突救 鍼奔

循例以字人而褒貶尤致意焉

變即在常中看出依傳倒叙此等題全在書法上發

南季 祭仲 紀季 蕭叔 易家父 祭仲 盟制 盟起同

循例字人皆道之正也

周制本如此非聖人立例也中點四股前後總發○凡脫母傳題起來皆用本傳凡如仍叔榮叔俱王朝大夫單伯女叔皆列國命大夫

許叔蔡叔皆諸侯兄弟

舊有脫去中國附庸只出三比主尊尊貴親親割裂傳意不可出

△南季 女叔

兩字大夫皆所以尊王也

麟旨定

上與列國大夫異下與諸侯私命異俱重尊王上發道之正

只南季蔡季以尊尊親親分只南季蕭叔以尊王貴夏分俱欠自然刪

、突救 鍼奔 與奔同 添南季蕭叔引例

變例明是非見道之中矣

從常道說來見變而不離乎正 罪鍼借紀季傳公子不當去國

盟茂 盟蔡丘 易命重不盟形說

主惡要盟而律以伯信 蔡丘權作講信脩睦然畢竟影響

、盟茂 瓦屋 從周文 尊君 變周制 復古 要發所以可從可變意

盟茂 盟幽 稱公 從周文 從常例 如開石于伐鄭皆是 比陳午傳

南季 女叔 宰周聘 華元聘 比州公如曹傳

稱字稱公一尊王之心也

凡脫母比題各要歸根本傳

△盟茂 戰耶

兵好皆非不得已上重私字下亦有私忿字

盟茂 朔入

大義公天下私盟爭國均貶焉

此外有元年春王正月南季蔡季突救鍼奔主述作常變 又有南季

突救梁丘盟貫題比邦鄭伐宋傳皆主常變支離可刪

康旨定

克段 擊即鄭伯 又擊克段于郕

強國志于剪弟經盡詞以誅之焉

當時莊公以順母之名覆剪弟之實故人知段之自及而不知莊有以

養之春秋推到隱處見他私心不過看得位重乃憐謀如此不誅而正

之何以杜人心之隱禍哉授大邑正是不為之所命飛襲鄭勢所必至

善養人惡養弟相形以見莊之罪重書法先收專目鄭伯而以不稱弟

于鄭緊束上去 仲先曰此傳是文定第一推鞠文字描摹惡養如畫

志即意也總一心字包之

克段 夾谷

下比與王政善養無干應刪

盟茂 克段 克段私結信 兩傳俱有公天下

克段 立晉 考叔純孝 石碣純臣

觀良于春秋而得純存純忠焉

克段 如紀 剪弟 謀小 皆誅其意

兩邊皆欲取固與且俱有志字及誅意字以王政善養王若與繼比斷

克段 弗克納 薄恩 書曰不念鞠子哀 易曰乘其墉弗克攻以克與弗克此

克段 河陽 誅意 原情

此外有克段書救題主薄天倫重民命合甚無謂一經之中此類甚多

可勝牽合乎又以書救亦作王政善養者則夾谷已無謂矣刪之

康旨定

歸賂 書谷

王室寵內持嚴責相之法焉

稱天是通例只提過從天王拂經倒歸責相參看總傳忠智等語壞法

亂紀自王朝始句重是定咥獄處紀法二字要拈醒

咥賂 南季聘 盟洮 葵丘 歸賑 加劉夏逆同

抑宰臣不同于常秩者正大倫也

下四比作例辨起倒本股作去本股依爵次議此例之常仍用咥起繼

咥賂 歸舍賂 嫡妾總起要見君相同責前後互貶意然首題必無出理宜刪

、壇 祭伯來阿諛順旨無體國之誠

禮私交之事俱嚴其責于王臣焉

、歸 逆后若逆

崇君后之稱明有尊也

歸 突救降齊禮

△ 歸 歸三田重法 俱於天作處

○ 盟 宿凡書助者惡之

惡要盟者欲人心復古也

通傳只有信字無公字信即是公總傳所謂以忠信誠慤為心是也先

摩旨定

隱公

八

輩以無司盟固私有司盟亦私必欲盡去司盟之陋直追大道之公洗

發已為透徹現聞先生又將孔子惡盟與先王設盟苦心扭定一發見

其世異心同可謂搜骨見髓乃知傳中精意洗發不盡必須明眼人耳

仲先曰一傳只發明凡書盟者惡之一句玩結語故知二字呼應自

明書法須如傳結收一句不得單收書盟

、盟 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盟則必叛可釋惡盟之心矣

下二比正見盟不足恃惡在盟不在伐

盟蔑 盟宿

望人自信兩干要盟者惡焉

混作同單勿入蔑便意倒凡書盟者惡之魏去違實疑更添石門瓦

屋要之凡盟皆惡通一經言豈能盡出

、盟 宿 踐土

私盟之惡即不與司盟者益見焉

果字宿字又况字宜體貼 易黑壤平鄭也王叔桓公臨之

、踐 土 毫北易黑壤同

皆載掌司盟而不以為善者總叙混作未繳本股

盟 宿 會防凡盟皆惡 周官外盟

摩旨定

隱公

九

志古崇玉盟會皆不與焉

上非古道下非王事借踐土召陵挑別而私盟不義略帶

大全添入盟實蕭魚乙酉江西曾出遂開濫觴之漸今若作文須以盟

實蕭魚挽入宿防見雖制外服內仍是宿防之事也勿作好邊

盟 宿 遇清古者不盟而信 凡盟皆惡

、盟 宿 城中城凡書盟皆惡 司盟者猶不貴况私盟

、盟 宿 救邾書盟皆惡 一賊

、盟 宿 伐衛雖載掌司盟猶不以為善况云云

志大公而重大權尤惡夫私盟脩怨者焉



○遂伐楚 踐土 即前題說

兵信之公者猶譏其甚者可知已

全要照發本傳

盟宿

長勺 戰字司盟猶不書况云云  
至于善陣德已矣况云云

聖人思盛德之世而盟與戰皆譏焉

或脫出踐土盟戲謬又或脫出踐土清丘 代盟明戲大鹵代長更謬

盟宿

城郎 結信非公載掌司盟猶不云云况云云  
與役非時役不違時又當云云况云云龍見四句

或脫出踐土城成周謬

盟宿 朔人

麟旨定

隱公

十

志公天下故于私盟爭國者均貶焉

或脫出立晉

或易印入 踐土影發爭國私盟謬甚有添出晉命札聘作公天

下者尤謬

盟宿

葵丘 連制而信喻  
明禁而信喻 無味宜刪

祭伯來

此書來

不與王臣私交杜黨意也

非王命是事實原字即本字對末流看取心是朋黨之原杜之之法惟

有明義乙丑會墨于人臣義無私交句竟草草點過非加祭叔聘同

朝聘略分點

○祭伯來

白秋來 外交杜朋黨  
內交慈淫惡 存防

兩觀春秋不與朝者而黨禍夷禍熄矣

祭伯來

會渚 正本  
存防 下易盟唐用謹辨同

俱是外交各有三段後患上書來下書會盟唐則書日

祭伯來

王所 來朝  
俱正本

祭伯

祭叔 濟西 汶陽 下交  
私復 俱正本 比年要傳

友如陳

茲如牟

不與貴戚之卿重王命也

以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論起倒不書官混作

麟旨定

隱公

十一

友如陳

單伯至

主因王命有無而待之異傳曰古似不可以單伯當之姑備

外如觀魚舍至題雖取忠節皆主卒日不可出

二△會潛

舉說 書會虎

譏內君之會戎示有所也

外戎雖通例然即此見其不當會非二意書法亦只重戎字體用非

判然為二就無不覆載中自有箇內外聖人因而內外之故曰使之各

安其所各安則無事交通則亂生別內外之道政所以全覆載之德外

字即聖人馭戎妙用策不可施三段極明不可與通之意非流弊也

仲先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文定兩言看得甚利害文中要挑發

會潛 長岸 內戎狄 內小人

○盟扈 長岸 內君子外小人爲聚 內小人外君子爲否

若添盟茂會潛如傳中國之有戎狄二句引起只盟茂會潛主內中國而外四夷稱字內之也舉號外之也要發各安其所意再加宿唐同元年會潛加稱王正月盟同

觀經所書王者之體備矣

王德之體卽就行王道者心上說不宜大開要之原不可求經股只取

慶肯定

隱公

士

題面大耳下比或易夾谷主孔子卻來衷甚晦

會潛 盟暴 內若塞 致金 位候王上 易會申黃池同

深謹外交亦有見于素防之弊也

以會戎爲主三段就中點綴不可作流弊說脫本比仍要繳應要之此三段皆春秋以後事借經比出已久通至朝諸夏者乃呼韓朝漢而崇其禮也若搭會申等比則以夏朝夷矣何居乎

春王正月 會潛

主正朔不加奚會同之有直做或主大一統外四夷作合亦得

會潛 盟唐

譏其會謹其盟略有淺深故所引三段之弊亦小異

○會潛 狩耶 譏外交明王道 譏遠狩全上德

會潛 滅邢 加盟茂滅譚以別內外辨親疎論起

譏交夷明王道貶覆親立人道

天子與天地參何獨外戎狄乎聖人與天地合德同姓與異姓異別乎

會潛 夾谷 明王道實交夷 策不可施三句 行王道正用夷 十人爲夫禮三句

重聖人意作文上內中國外四夷下治中國禦四夷各有引語三段

○會潛 黃池 點戾 崇友

入向 入極 據事直書

慶肯定

隱公

士

直紀內外用兵見上下之失焉

據事直書之事正應以事言之之事義自見矣之義正應以義言之之義據事直書只一入字稱人不氏帥師點起義既在入上只發明逆而不順而爲逆者之不臣縱逆者之不君自明不當用套語

入向 點稱人

經紀虐小而擅與縱皆罪也

斷卽從按而生故曰直書

入極 點不氏稱師

望國重兵虐小上下之失咸見矣

庚辰盟唐

特謹交夷嚴其辨也。

此與會潛有別上重所字此重辨字謹是謹辨非謹始也要發垂戒意

中國而夷狄二句正見聖人謹華夷之辨如此而公與欽血豈義乎久

居中國在魯東郊便見因仍之誤加四盟只照獨書日書法

盟茂 宿唐密 石門 戎伐 鄭伐

謹華夷之辨故獨嚴交夷之信焉

以四盟引起書法即以膺狄發明謹嚴之旨倒盟唐作去四盟大意同

狄伐邢 鄭伐許

麟旨定

觀待得夏效夷者則知謹嚴之旨矣

兩邊皆是外四夷兩則字莫放過正是嚴處春秋之旨句重 或易勝

子朝荆伐鄭略僻且楚非純夷未妥

茂 宿 密 石門

盟有不必謹者以其中國也

盟唐 鹿上會孟執伐 乞師伐齊取穀 會號

謹交夷之信以弊不可長也

要發謹辨之意斯須不謹禍端迭見 只孟執乞師會號三比同要之

皆後事不應搭經股如備之

盟唐

伐鮮虞

上以久居東郊起後世乃有云云

貶交夷效夷者皆謹嚴之旨也

盟唐

瓦屋

庚辰

謹始

穀梁氏

上謹中國之維于夷後世乃有云

云

下謹世道之戾于古其未至于云

盟唐

會首止

特詞謹防

殊詞嚴分

盟唐

如齊茂如京

華夷之辨

添宿密兩如齊照特書書法

盟唐

盟唐至

有脫出宿石門垂覆者無

夷夏君臣作眼目添宿茂越覆只照書法

味

麟旨定

盟唐

伐衛及戰

交夷

五盟

滅項

三取

紀信內夏外夷

五盟

歸濟西

歸三田

歸謹聞

講信特謹類之異

綸逆姬歸

善脫綸逆女

去姬歸同

嚴婚禮于經始特譏小國之變常焉

夫婦人倫之本句極重親迎所以正始也常禮不書此變常故書非正

正字即作常字看姬歸只作事實

姬歸

猶書歸

志內女之歸以辨分也

寄莊廿五歸杞傳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者也

歸順 綸逆

正人倫之本亂法變常均貶焉

入春秋之始句要發

○盟密 子係紀非爵伯繼子無國

觀傳疑之文可以知慎矣

本據舊史

云指聖人說先儒傳授云指後世之先儒說闕疑慎言

云則胡氏自謂此傳全為說經者發舊主聖心之慎未當其實與

夏五同但傳意熟與不熟耳作文要得揣摩意惟王縉山先生文最得

麟省定

隱公

共

春王正月

盟密

義而削疑而歸

加春正月

夏五同

以凡闕文總起依有字口氣點入二比總作串重本比

舊有穀鄧朝壬申朝題此本大全註出然既有明傳矣可復添枝綴葉

乎去之

若春王正月

不書

春正月王

不書

公在楚

不書

雖有明傳題面不佳應刪

○盟密

有年

存舊史之闕文立與王之新法

○鄭人伐衛

強國擅大權以修怨正之以王法焉

重無王命上修怨帶之術不言戰免衛正專罪鄭也伐字非書法曰

罪致討正見天子之大權加克段只作修怨事實加侵戰國人等

比隨事序去後斷罪之輕重大意在擅與上發揮

升陞

取鄭

改日戰減日戰

兩諱內兵存臣禮也

重書法上總發意要玩特婉其辭特字亦須斷到擅與上

有搭戰紀滅譚兩邊引起者欠通又有用汪氏註添搭乾時滅項者因

客語客謬之謬矣

○伐衛

遂伐楚

麟省定

隱公

共

強國擅與之罪即禁執言者發見也

○伐衛

伐衛及戰

兩紀應兵因服與抗而異辭焉

以書伐而不書戰比出鄭無命齊舉命略起

伐衛

遂及盟

專兵

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雖有言可執亦以禮命論用

或以遂伐楚執言宋楚平安利未妥如此則脫母亦可出矣

伐衛

長勺

重王命戰專

雖有言可執云云重王事慈許至于善陣云云

或脫出遂伐楚盟戲照修怨詐戰亦未妥

伐衛

春秋伐晉

惡修怨

雖有言可執云云惡資夫其自相侵伐云云

伐衛

及狄盟

征伐天子之權云云 况修怨乎 盟會中國之禮云云 况要夷乎

伐衛

秦伐晉

遷怒 負王禁 欲過 款王德

此外有途伐楚取濟西比照伐衛取牟耆者又有伐衛朔入白入伐楚主有言可執亦禁况修怨乎以正取國不貴况逆命乎俱無味悉刪之

日有食之

必恭

紀常度之變儆君心也

治曆明時提起重遇災而懼作作文須於災而非異處討出文機

舊有聲帥師

會樂

戰奪

政權

滅陳

夷狄

題不佳應刪

○季子歸會宋

麟旨定

禮公

大

酌尊賢報功之典而知世官非矣

先發祿所以可世官所以不可世意透後入二比實之傳本即世祿辨

世官要識輕重現聞先生曰趙武不但世祿亦世官者本不可搭題

若出權借反田事作祿

上易白入滅譚三國伐宋

俱管仲 敗箕卻缺俞

聘下易書救

枝子 起聘 厥子

晉侯伐衛

先且居 會奔

後 舍至同

城賈

盈奔

位非尊賢 功無祿報

與前題反此出劉和字先生終久安 大對根據莫除 易歸父如晉同 人主孤立無助 題面雖新而可城宜刪

笙奔

鞅聘

大對根據莫除

易歸父如晉同

人主孤立無助

題面雖新而可城宜刪

求聘

仍叔

友如陳

遂如齊

經于上下世官皆著其非禮焉

周魯分作上是襲祖父之世官下是啓子孫之世官下二比書法仍

主季仲因卒題不可出故借比勿潤

求聘

印求

加刺刺刺金只主端本一意

杜非命之求必端本以著罪焉

以不言使起倒求字作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一串下蓋恐

大臣乘喪而擅命故謹之以嚴分勿以嗣子居喪不可使大臣攝位不

當使平看既非王命如何又責天王

△石門

書而不節

經志大公故不以外盟爲常焉

麟旨定

禮公

九

春秋惡盟之例本是據天子志大道之言推出作文須得怪歎意復得

慨想意方合傳中低回之神

石門

瓦屋

會鄧

北杏

只石門

會防同

亦有主合者

諸侯以盟會爲常非聖人大公之志也

總發大意如單不重各股事迹

只石門會鄧同然不如以公世經世作合以敬信理義作眼目較勝

△石門

瓦屋

書而不節

錄外盟而謹參盟皆志大公也

外盟自石門始參盟自瓦屋始上從常事論起原到古道下從周制論

起原到流弊各寫透傳意自有闢人之妙不必扭捏 現聞先生云此題兩邊本不相涉只據兩傳開作勿扭勿渾石門以前俱是內外相盟故傳即存而弗削發非常典意瓦屋以前俱是二國相盟故傳即書日發謹始意

○石門 虎牢 易下陽同 公天下故惡結盟 孔子語証

石門 狩郎 講信非常典 玉法

石門 胥命 惡外盟 自敬自信 善不盟 易食易生 俱志古述

石門 如紀 外相盟特書 王者敬信之法 外相如亦書 王者與繼之義

石門 入櫟 紀外盟 望盛世意 制復國 待衰世意

麟書定

○石門 晉宋伐鄭 在春秋亂世云云非常也 在春秋衰世云云不教也 俱重玉法

四、伐杞取牟嬰 特書曰取 加入向同但玩法意略重

小國素制而兼地經特著其惡焉

看杞邑也句便見官不得強奪或曰一段只因本傳書取而追論之非比事以其罪作文借以照看亦不妨官人擅與一段固見其玩法稔惡亦有感慨時事意

取長葛 以鄰入 下連三邑同但似似強兼耳

諸侯素王制于兼地削地見焉

牟嬰 濟西 汶陽 加入向只帶在末

此題因辨取字論出作文直將擅取之不可如傳辨論末用一二語收歸篇上勿用倒傳法

○濟西 汶陽

兩罪復地之擅正本意也

本字猶言原委非本邑之本不請于天王便是擅兵爭奪

取牟嬰 會曹伐 邾祿 蘇固玉等之位大司徒掌之 邾祿 魯有九儀之辨大司徒掌之

濟西 汶陽 取郛 取郛 加取郛同 復地正其本 兼國諱其惡 比郛防傳脫

取長 郛入 會郛 陳先 衛先 許先 秦地制 比會曹伐傳脫

祭伯 祭叔 濟西 汶陽 私交 比友如陳傳脫

麟書定

△遇清 亦及 壽迎

首惡期而遇者遇禮存矣

私為之約自然莫適主矣所惡在簡禮所以可惡在欲簡禮欲字正對

恭肅之心心字看一日無國君之禮一日無人君相見之禮蓋惟國君

決不可無禮也須重發 書遇皆惡就書及上看出非又一書法

清 垂 謀殺 魯濟 謀伐 梁丘 謀伐 防 止出遇清遇垂或

詳內外之遇皆惡其簡禮焉

渾作內外小分二書法依傳總收彼此算要挑剔正見莫適主處

遇清 胥命 近古之不期

遇清 桃丘弗遇 期而後遇非禮 要體遠欲字

入極 遇清 公選近古 不約異古

四國伐鄭 以宋公爲首

首序大國之兵嚴誅黨之法也

玩可但已乎及告哀公 云 卽不黨亦不爲無罪也惟不討而又黨便

是助他爲惡而誅討者所先治矣須知誅殤正所以誅吁傳末誅亂臣

數句全在誅吁上發邪說指除君害一語 朱南圖曰不恤難正是不

討賊春秋以大義責諸侯不止欲其不黨而已也

四國伐鄭 觀魚 從邪說黨惡 孔子哀公 達忠言縱欲 晏子景公 隱公

應旨定

四國伐鄭 滅下陽 黨惡報怨 徇利滅親 俱爲首惡

執曹伯 圍彭城 雖先發後開可也 雖誅亂討賊可也 比圖長葛傳脫

鞏帥師 去其公子

貴戚專兵深示早辨之戒焉

不義猶然敢強正以能辨不能辨嘗試我處此時能辨只須能其兵權

便使奸人喪膽矣傳中說及鐘巫何等痛切勿作泛常謹權語公子公

孫一段亦不可遺 朱南圖曰全從不義強其君上發惟其不義所以

固請爲無君也

四國伐 鞏帥師 嚴黨惡之誅 或以上止作不義事實從傳亦可 謹縱權之戒

會四國伐鄭 再序四國

復詞紀兵嚴誅討之法也

只是一次伐鄭所以再序爲重詞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于此甚有深

情亦令後人按其事而三歎也 加四國伐鞏帥師總序同單

伐鄭 會伐 首止 首止 定州吁 孔子討陳桓 定襄王 孔子美晉仲

特許美惡之大者無非爲大倫計也

會伐鄭 三師城邢 再序四國 惡 冉書三師 美

會伐鄭 遂救許 善九 惡極 加四國伐圖許同

會伐鄭 秋七月 易秋七月 春王正月同 再易六月而 楚子入陳亦同 隱公

應旨定

討罪之意不爽化工之神焉

會伐鄭 有年 俱有量筆化工語

觀春秋化工之筆誅討嚴矣

會伐鄭 盟暴 俱繁詞 大分 上以義精詞簡起 大防 下以紀約志詳起

伐鄭 會伐 會宋 盟宋 黨惡 皆復詞 茶防 誅黨惡 惡競力

伐鄭 會伐鄭 平丘 平丘

立晉

紀外君嗣位而擅置專立者皆譏焉

明字可味只因晉爲諸侯之子故衆曰宜立晉亦自曰宜立冒昧爲之

把受父受王于古常經都晦滅了若但說正倫晉固應次及何不正之有味傳語意略及重晉邊亦得

、同生 小邾朝 出會城瀾召伯賜齊侯命公即位文公嗣世信公同又上易踐引冊命晉侯爲侯伯亦同

兩紀諸侯受命君親之倫定矣  
現聞先生曰此亦借題發傳意勿說爲聖人所子兩爲字有味更有出成三公如晉 不朝陽生入篡茶作反上題者甚謬宜刪

、立晉 歸訪入 松授受松取與俱重大倫

、觀魚 年 特亦觀魚

識內君遂遊以禮充欲也

麟書定

引髮子言明諸侯出必有事非責其不朝王勤民也縱欲不充全在又爲之辭上明知其非而故縱更無足以坊公之欲者矣禮欲字極重傳中直推到鐘巫之禍所謂以欲棄禮則身必危也

河陽 如京 起狩 只借以發義見人君不可無事遂遊 逃職○或出勝薛朝 王所是昧巡遊之義

、王所 入郕 王事 民事

借此發傳要說非此不出意 或出楚丘 星言 晉侯伐衛 朝王 風駕 晉侯伐衛 子溫 同

或出郕母 通王 衛伐邢 師與 亦同 若黃父 謀王 歸三田 景公 太僻 刪 而雨 出舍 公

之

祭伯來 觀魚 交非王命 出非民報

觀魚 郕 郕 伯益成舜周登千侯

觀魚 咸丘 逸遊 伯益成舜周登千侯

觀魚 觀社 非禮 王事民事 倍伯 交命受事 曹叔

觀魚 刻柄 縱欲 倍伯 御孫 俱授謀

觀魚 蜜母 拒忠 倍伯 仲父

觀魚 晉侯伐秦 復諫文過可議 復諫而文過 倍伯

觀魚 夾谷歸田 復諫而文過 倍伯

觀魚 曹陽歸田 失忠 鍾至 遠忠 訪國 政 合而不必太開

、伐邢 圍許 伐秦 武宮 上易朝王所入而爲是 比觀社傳脫

麟書定

歷稽戎祀不違乎禮法也

、衛師入郕 衛師入 加四圍伐鄭 立晉同

外君用民之暴非繼亂所宜也

繼州吁句極重君道要發透不徒說父母斯民之道立國之始自家利

害亦與民相關暴在重衆上

入郕 次郎 圍郕 城邢 滅陳蔡 去國郕同

歷觀稱師之義知與國之暴矣

將次郎等比稱師例論在前倒入郕如單

次郎 城邢 滅陳蔡



三紀用衆而立義提焉。

三作以本股也。此等題只發明經解不重事實。

城邢

滅陳蔡

晉盛不稱師不足張角連衡之勢

出入城邢同

入郕

滅陳蔡

總足著其暴

入郕

齊鄭入郕

殺民命暴

入郕

盟唐至

稱師暴

雖各有三段然少味直刪

入郕

圍郕

不義少味可刪

考宮

正名之曰仲子之宮

正非禮之祀以定分也。

正仲子之名而立宮之非禮自見然非禮全重嫡妾上非論廟制也亦

摩旨定

隱公

美

不當泛論嫡妾須發隱公探先君之邪心以成仲子而定桓公方切蓋

正仲子為妾則隱讓桓逆皆明文中要識此意德仲曰傳只提正名

二字須寬寬發議若實講立宮非禮便不似傳語意且不見關係之大

歸罪

考宮仲子之罪仲子之宮

將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二句叙起即點入周以夫人贈之魯以夫人

宮之倒聖人正名上重發定分以隱掛讓之實辨二句反覆明聖人意

考宮

夫人至

單舉姓氏妻以氏繫姓以氏繫號夫人

有比首止葵丘出者雖嫡妾君臣立意亦大然終少味

獻羽

書初加考宮只照別宮意不必以正名正典為合

紀別祀之樂而因以正典焉。

下一初字正借此以明前日用人之僭言前此僭用的原未曾重今特

以別宮故降耳自成王說來故曰前不專罪隱公亦不可言今日之用

六為是末流意綴發于後

獻羽

王所正典正本

獻羽

楚子國鄭

原前之僭正大典原前之善正大倫

獻羽

稅畝

因降樂明前僭正典因加賦還新法務和

獻羽

作三軍

用樂正大典日初變兵護大權日作

獻羽

舍中軍

變兵護大權日作皆不勝傷師慮後之意

獻羽

益來

明前之僭

外有以考宮六羽比大賓邢丘主禮樂刑政者題面似大然合而又合

終屬支離

○邾鄭伐宋

序鄭伐

紀兵先小國明首事也

只講主兵之實而罪自見不必復講首惡之罪何如邾既主兵自當首

叙非聖人特先之以誅首惡也州吁一段又因首邾推論非以此比說

四國伐邾

邾鄭伐

梁丘易齊鄭如紀同若易石門則得非盟乎安見無主之者

變常紀主兵撥亂之法可例也

以梁丘辨班序論過重郭主兵作州吓如傳辨後仍繳首報

、梁丘 陽穀 盟貫 侵蔡伐只郭鄭伐鄭同或梁丘遂伐楚門或過聖會救鄭更好

循例紀爵尤因事以重主者焉

傳意重變上倒作亦得曰從曰因聖人初非有心要發禮字事字透

○盟貫 陽穀 侵蔡伐只郭鄭伐鄭同或梁丘遂伐楚門或過聖會救鄭更好

變例先諸侯以事之有所主也

出伐宋郭先戰紀齊先非杏盟幽俱齊先宋同戰紀比是齊先宋勿主先紀

四國伐 郭鄭伐

主兵之法黨惡與首謀俱先焉

傳定

從本傳推出不可創作亦須依傳相生下來勿大開起處以事同總問

外如石門四國伐鄭舊主王制王法去本比而從合應刪石門亦是盟已辨在前

蟬 族書

特紀物異寓憂民之心也

在聖人意上發

也城中丘 告糴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兩紀事而見民食之重焉

入鄭籍同或三國伐宋兵大無麥禾亦同又有易師還盟

過糴欠通總之作此等題自聖人意上發勿認其

辛 觀魚 郭公不用言不用人 照傳以客形主勿對

、伐鄭圍長葛書圍

以重兵加無罪惡可知已

此傳重一圍字蓋圍為重兵惟亂賊可用長葛鄭邑何罪乎正是虛

詰問使宋殤心事曉然則罪狀亦曉然又不可明指出忌馮仲先曰

書法必合書取方全單股喝起圍字不收亦得

圍長葛 圍彭城以下比形說如單見環城之兵非亂賊不可加

圍長葛 取長葛

詳攻奪之兵彰其惡也

傳定

全重圍上發取亦根圍來若曰城守經年必取之後已勿以圍取分點

亦勿入後傳理法字

圍長葛 取長葛 滅下陽 執虞公以合法此

肆暴貪利者皆詳始終以見罪焉

四國伐鄭 圍長葛黨有罪無味可刪

外又有圍彭城棄疾圍蔡見誅亂討賊可也圍蔡傳明有非為討賊舉

句何得搭股指月用此題未是

六 輪平 特傳輪平

強國以利結成悖于義矣

貶鄭只在一輪字以利相結專指鄭結魯叙鄭乘間納成後便叫破歸  
訪取部防斷罪方實審王室便是義正與利成反看玩特稱二字是  
利成之始須重發杜敗亡之本意張德仲曰要知當日之成非求以  
聯魯鄭之交正欲離宋魯之黨則平處先已不是矣况其間可乘自不  
得不以利結後日紛紛構禍皆緣于此

盟宿遇清會伐鄭伐宋圍長葛輪平歸訪入敗菅  
取部防

以上五比叙起納成之由即以未二比照破利字如單去未二比同

輪平歸訪入部防

慶旨定

慶公

平

貶強國之結內以其成于利也

下二事叙處便說明見今日以利相結然不可謂平時即以二事許魯

歸訪入伐宋部防

強國兩委地于內利交可知已

全以輪平為主斷他平以利不以義不可復于二事上尋話

○輪平盟幽

以利結成者愧主義之信矣

主字要發見其所主路差便走入篡弑攘奪一路去

○審母新城

即舊蔡丘踐土題

兩觀尊王之義而利交者愧矣

輪平

會防利成非為王室私會非奉王命

俱以尊王貶各有證驗

輪平

盟柯正以義易世

以平字作骨

輪平

盟賈平雖春秋所善盟雖春秋所惡

出盟賈宋楚平同

輪平

城楚丘肥釋怨

俱明道義

輪平

突救正義不謀利

下易城濮同

輪平

歸訪山戎獻捷

驗利交

比山戎傳○下邊是驗稱

歸訪入

部防伐楚次江黃伐陳

驗謀外

比陽穀傳脫

若下二比易平州濟西則比行父如齊傳脫驗濟惡易入鄆執聘則比

慶旨定

慶公

平

三軍傳脫驗縱權易會說取鄆則比展與奔傳脫驗惡

盟艾

齊魯平魯鄭為他日伐宋之謀

諸侯講信深罪其事之私焉

○秋七月

書時又書月

春秋備時月見天人之理一也

無事必書是通例書時又書月纔是此傳的穴四德之德

只講天人一理而法天意自見不必另講如何法天雖統說四時亦

婉轉在秋上論方與四比題有別王月是王者應時出治之月如月令

是也周介生曰為學二字須拈出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備時月之紀示法天也

春布德和令行殷施惠夏贊俊遂良行爵出祿秋厲兵詰暴戮罪斷刑冬察隱固封備邊講武此亦順時申飭見一息不容弛非拘定其時行其政

○秋七月 家父聘 天人心一理 下易訓聘錫命同

就聖人意思上作文上望君下責相周易虞史點入

○秋七月 六月雨 天人心一理 加三不雨同

○秋七月 于師 歸田 明天人心一理 去于師同

麟皆定

○秋七月 不告月 法天立政 奉天謹禮

孟秋之月戎路迎秋于西郊還反議賞罰于朝月朔之日玄端朝日于

東門闔月闔左居千門中

○秋七月 無冰 行天德 春夏秋冬悉書 備玉事 兩雹水雪悉書 皆明天人心一理

△秋七月 狩 金玉德 備時 謹微

外如秋七月同生札聘主明天人之理兼帝王之道便屬紐紐且禪繼

未可輕出又有秋七月獲麟題下只有天人相感對不整俱刪

取長葛 直書于策

大國玩法兼地特本天理以誅之焉

要知天理王法原非兩截理所不容即是法所不赦作文將此意痛發王朝列國鄭人點過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圍長葛 取長葛

稔惡用兵不善之積者矣

綜他前後事正見其惡之積處至是一轉須體傳中口氣

加孔父同只照傳點

取長葛 言汶陽取 王列國鄭人點過 倒宋逆理 齊兵韓字點過 倒魯衛命

外如取長葛人許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忌馮下重無王歸束都不好

刪之

麟皆定

七 歸紀

錄內女之膝謹禮旌德之意寓焉

不與嫡俱非貶叔姬只謹禮于微意近多倒褒德作

加伯姬歸歸鄭總叙同單只加歸鄭單重表賢

綸逆 叔姬歸 上比作小國大夫接我則書

論事與賢俱不可以位廢也

以不廢事照不廢賢倒作

△庶其奔 會奔 不以位廢事 不以位廢賢

△城中丘 書

曰役民非時動之以君心焉

人君之心極重乃體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政與勞字相對民力四句要發正見民力當重處

△三國伐宋 楚子伐鄭

一伯用民即用以爲養者也

管仲節兵魏絳息民俱知民力之爲重者題雖僻而意佳

中丘 城向 城費 城成周 中丘 視丘 城向 城成周

不以時義之合否皆重民力也

滾作總是勞民爲重事有去城向此出者以成周城于冬時且義也

麟肯定

終未安或以襄十五城成郭代不時非義更爲穿鑿

中丘 城費 不時非義

不義比如浚洙 同納糾懼齊 城虎牢 通鄭 城杞 私母家 作門觀 倍測 猶

可出外如城中城 因言命懼鄭 城郭取須句 備郭 城諸郭 備郭 城郭

欲背晉 城武城 懼齊 城宮父及霄城啓陽城毗 皆黨范氏而懼等

皆不可用

城向 城郭 俱時且義

惟勞民爲重故合時義者猶謹焉

築郎囿 城成周 時 同上 係創始完舊耳

城中丘 築郭 完舊非時 指夏 玩傳凡書云元還 創始非時 指大無 是發重民力之例

外有本大全註出城郭楚丘緣陵城成周墮邱費單主義邊無謂況二邑墮矣而謂之興作可乎斷宜刪

△中丘 咸丘 仁民 夏無發人衆無起土功 愛物 春無殺胎卵無焚山林

近有添克段主親親仁民愛物者非傳非合宜刪

中丘 浚洙 遠天時 涉地利 俱重勞民

中丘 呂閭 訓民 先養 特變文稱弟

年聘 特變文稱弟

大國私弟因修禮而示貶焉

麟肯定

體公

室

全以母弟之義發故一曰僖公母弟又曰私于同母方與語背傳異來聘亦是寵愛然重平日絕偏繫之私正篤友恭之義聖人非欲人寡恩也思必求可繼自不當以非禮寵之耳

年聘 語盟 鉞奔 辰奔 重垂訓上發 加照背傳異同

紀諸侯待弟而私與薄均譏也

語盟 黑背侵

二國寵弟皆非其禮也

○公伐邾 不恃財而自足

以奉詞紀虛小之兵因其所飾也

無詞只在爲宋討上。淪盟總是非義而曰伐正欲加之罪也。如傳  
辨論魯罪自明不必着斷罪語。

盟蔑 邾鄭伐宋 公伐邾 去公伐邾作無詞之案

即小國無罪可聲見飾詞者之非矣。

如單不信就在非義內盟蔑伐宋二事不可竝提上二比隨去一比題  
意不全不可出。

公伐邾 齊人伐衛 下比照主兵者有言可執二句倒本比如單

同詞紀兵飾詞與奉詞自異矣。

○遂伐楚 會扈伐陳 加大國即執費弗傳須記

慶肯定

紀執詞討罪之兵而無詞者愧矣。

主有言可執有罪可討然不可以每比分屬或齊人伐衛 詩立邾齊人

伐鄭 詩從楚 同又易三國伐宋楚子伐鄭或公至國齊宋公伐邾俱同。

但稍僻耳。

△公伐邾 蔑僑侵宋 爲宋爲晉

皆以舊好爲案上因所托而書伐下陋之而書侵。

凡伯聘

視王禮之隆知臣職之意矣。

并傳此周聘之始舊主南季傳以失正責天王亦得。

伐凡伯歸

王臣因夷橫而失節罪在怠義者也。

戎以徒衆劫凡伯故書伐只解事實無貶戎語罪凡伯提起即就以歸

易詞倒衛失職

伐凡伯 狄入衛

與國縱敵而致寇因之矣。

舊用啓患者非

伐凡伯 桃丘弗遇 急義失信

年△遇垂

慶肯定

志外遇而深惡其簡禮焉。

宋以幣請衛侯許之便見非不期矣收書辭。

○歸訪入訪

強國委分地于內而授受之罪均焉。

傳首至未易許也叙鄭以訪易許之始末周制至邑矣原鄭魯所以有

訪許爲王室特恩而二國不可以輕與也。用是見鄭等語斷鄭罪其

言我入訪以下斷魯罪作文斷過鄭罪轉到魯上兩截發或鄭魯參差

說明排偶碎讀亦可魯非義即自鄭無君親上看勿涉假許 馮仲

先曰味傳意責鄭甚嚴而責魯意甚婉作文仍當以責鄭爲主而魯渥

○歸祊無書法

用是凡三字要體而謂天王

而敢與人云正摹他無君親心事云

○我入方入

不順望國之受地衡之義而已

惟妨非我有故義不可入非二意作文須本鄭之無君無親翻斷營罪

輸平 歸祊 入祊 假許

卽易地之始終強國茂倫之罪著矣

麟旨定

總公

平

以傳首一段搭勿兼用假許傳如傳將數比叙明倒歸昉斷罪蓋輸平者歸昉之始謀而假許者歸昉之成算昉之歸所以踐前約而要後利也無書法還該去入昉

輸平  
歸枋

強國欲踐易地之約。蔑倫之心著矣。

照歸祊單比作或加入祊不成題以傳首無入祊卽以味大義茂大倫合亦無謂

歸祊  
入祊

假許去人勸同  
加會垂亦同

主交譏易地直作比題兩傳各有湯沐朝宿以近相易等語俱重特賜

歸祊入以四國伐

地相與  
職方形方司徒掌之  
兵相用  
旅賁虎賁司馬掌之

腎命

葵丘踐土

蕭金

崇信 崇信

比瓦屋傳

葵丘

踐土垂隴

佐聘

桓文之盛必書名

比曹殺傳

上二題雖似整然題意不佳應刪

○瓦屋

謹參盟之始志大公也

始者參盟之始非弊之始勿作汎常謹始話頭蓋聖人直欲盡去司盟

勝可定

隱公

无

不但惡參盟而已。須會傳意。渾發勿泥瓦屋講。總是惡盟一意。蔑傳重私字。以爲盟之心言。宿傳重信字。以盟之必叛言。石門外盟之始。故發非常意。從無盟前看出。瓦屋參盟之始。故發謹始意。從有盟後看出。謹其始也。正與後其末相照。作文宜有呼應。談虎云。參盟雖始于今日。而其實不自今日始也。看得甚好。蓋自有盟之一日。卽已有參盟之一日矣。始字正對數箇。然後字至是字而言。故總結之以變周制。

毫北伐宋

水華向奔

交臂子而不信。

宋元公殺賢而攻華氏

卽盟質之不足恃。知聖人謹參盟之意矣。

要見盟之後事如此。乃知誠欲復古。不得不變周制矣。勿說瓦屋流弊。

○瓦屋 胥命 蕭魚

志大道之公故屢致意于邦交焉

將二比渾發聖人意思不必以下二比承瓦屋說以信待人句單屬蕭魚

△胥命 蕭魚論信推誠

取其合公世之志 蕭魚亦有趙武入盟事只取其信鄭不疑耳講美處須像足謹參盟句意

瓦屋 胥命善不盟 敘樂 傳而比

瓦屋 稅畝變法之始 公世 務本

瓦屋 黃父以信待人 以信待人既屬蕭魚搭比未妥

麟旨定

胥命 蕭魚 城邢 楚丘以信待人 今古之感 以正待人 王伯之辨

比緣陵傳脫

△浮來 特言及

譏非禮之謙而謙德明矣

我所欲日及見公實自屈非大夫敢抗也言小國人微者下句較重講

失禮處要將謙字辨明

、浮來 長檣

太甲之非謙于謙而尤者益見已

借晉形講如單悼公辭稽首亦在君臣上見得好處

或單就謙先出蔡丘叔弓如晉主桓無忘下拜弓無敢為賓若易舍至

主卻邾夷之坐然非謙矣

浮來 會蜀忠 易 俱失體

浮來 康良盟抗 半

○浮來 札聘通謙 易 中 肅 題新而整

無駭 入極 友如陳 茲如牟主傳前一段

別貴戚之稱昭公選之法也

△入極 三卿伐莒易 易如京同 又 聖 闢 同 出 聖 折 戰 辭 同

總以公選意起始幸其存終惜其廢稱名稱族非書法須知無駭只不世官耳非即公選

麟旨定

若出季歸駭葦大意同但分賢與世作仍以古者云 起

入極 茂如京仲 會 說 齊 魯 執 聘 士 城 成 周 邑

春秋官人始近古而後遂私焉

以古者置卿云 起即以無駭未世貼近古講數語轉下四比分講而

以先王之禮總斷于後帶微後意不世官則于禮是而治之由也世官

則于禮非而亂之由也

△駭葦字 會 說 句 聘 官 魏 曼 多 侵 邑

歷紀世大夫其世之者非也

總發意不必四股講只就字論官邑論世官之非不宜于四字生枝節



<p>字比易魚石奔<small>目夷字子魚</small>比易華元聘<small>華氏諡也</small>官比易魴聘<small>臣比</small></p>	<p>易韓厥伐趙鞅歸同</p>	<p>仲蔑如 叔豹如 季宿如 韓起聘 趙鞅歸 曼多侵</p>	<p>主內外官人以世須點出專魯分晉之禍</p>	<p>有單摘官已出鞅聘起聘者欠通</p>	<p>行父如 蔑如 作三軍 句聘 起聘 入晉陽</p>	<p>主世官貽禍 只作三軍入晉陽同要發由字或出土鞅聘趙鞅歸<small>上主</small></p>	<p>臣不具 亦新然僻矣</p>	<p>祭伯來 城費<small>主襄內諸侯一段搭</small></p>	<p>麟書定 隱公 聖</p>	<p>○入極 胥命<small>古者盟辭不以世官</small>皆近古</p>	<p>入極 單伯伐<small>命官</small>皆近于古 比曹殺大夫傳脫</p>	<p>外翼胡有三國伐宋晉侯伐鄭傳題主伯國置卿猶近于古已與傳意</p>	<p>不吐下股又無明據刪之</p>	<p>南李聘</p>	<p>王禮加不臣之國失正甚矣</p>	<p>要見威福不上操其流愈趨愈不可遏不得已意不輕</p>	<p>咥爾 南李聘 錫命 王所 蔑如京 公如京</p>	<p>上隆下殺君臣皆失而尤重君邊</p>
---	-----------------	--------------------------------	-------------------------	----------------------	-----------------------------	--	------------------	--------------------------------------	-----------------	---	--	------------------------------------	-------------------	------------	--------------------	------------------------------	-----------------------------	----------------------

<p>遂伐楚<small>征伐</small> 漢梁<small>政事</small> 國邱<small>陪臣</small> 黃池<small>夷狄</small></p>	<p>柄之漸移由王者不操也</p>	<p>總發其原皆自天王句題面不佳 外如南李聘伐楚蔑如京三軍主</p>	<p>王侯之失公侵鄭黃池主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大場俱不可出</p>	<p>震電雨<small>必書</small></p>	<p>紀天道之失度所感可知已</p>	<p>陽失節應君陰氣縱主臣要發聖人所書之意</p>	<p>○城邱<small>夏</small> 加城中丘同</p>	<p>聖國非時與役無愛民之心矣</p>	<p>麟書定 隱公 聖</p>	<p>禦暴保民勞民亦不妨但非時妨農必不可耳分財用一段甚言民不</p>	<p>可妄用非既罪非時又罪不能分財<small>云</small>也無愛養何重全在意字上</p>	<p>發與民漠不相關情景大作字勿放過其罪<small>云</small>猶云其罪果輕乎重</p>	<p>乎當自見矣</p>	<p>城中丘 城邱 城費 墮邱費</p>	<p>違時制而與役無愛民之意矣</p>	<p>非制邊不是責越禮蓋勞民重事雖制猶當分財<small>云</small>况非制而可妄</p>	<p>與乎作文總起碎作不必大開墮邱費只將來驗其非制城邱補入</p>	<p>只城邱城費同 此與城中丘城費相似但中丘傳<small>時義此傳是時</small></p>
---	-------------------	------------------------------------	-----------------------------------	-----------------------------	--------------------	---------------------------	----------------------------------	---------------------	-----------------	------------------------------------	--	--	--------------	----------------------	---------------------	--	-----------------------------------	--

制勿混

城郎 城費 城成周 去城費只在時一邊說

役民有道違時制者皆非矣

借士彌牟計丈 云見時制之役猶如此況非時制而妄興乎

城郎 狩郎 龍見大見亦常期非時無人君之心

城郎 浚濠 原圖其圖有常所非地將王者之德

外有城中丘囿費題主非時勞民明禮革僭傳非傳合非合不成題

會防 書會不異其文

諸侯定謀出于私從例以議之焉

書會定

此書會之始故周官行人至會聚爾通論經例左傳以下只辨左氏所

稱之非以明今日非王事相聚當從皆議之例蓋列國無會名凡書會

皆議也若果奉命應有異文褒之必不從凡例書會矣只用辨駁成文

若直然斷罪及無味近多責假命者非現聞先生曰不異其文非又

一書法即所謂凡會皆議也

○會防 召陵

自相會以行私與近王事者異矣

講召陵不用律禮只重仗義責楚上春秋猶不滿其無王命果如左氏

所云宋頁不王無異于楚鄭所奉命反勝于桓矣然其實云仍繳不

如召陵意不然以召陵之無命而有尊王之心春秋猶序其績況奉命討罪乃不異其文哉

加中丘伐宋敗胥取郕防同

會防 會中丘 伐宋 敗胥 取郕防

諸侯兵好出于私經所以議之也

此一事也宜總叙總作中略點三段仍收不異文書法切勿用假命忌

馮事全以防字鄭字已字形王都而辨其私

會防 中立

兩議諸侯講好以其皆出于私也

書會定

同單略分私謀私期總是書會不異文

○會防 伐宋

列國兵好皆私從凡詞以議之焉

加會中丘同屬在書會邊出中丘伐宋同或以定期出師為假命先

期出師為縱權合亦可

會防 齊人伐衛

主奉王命討不庭句作法同單指月云此句即就宋公不王云折他

豈可搭題應刪

輸平 歸防入 會防 中丘 取郕防 驗利成驗私會 比輸平傳

部防比上下皆屬須知中丘部防實事非驗也終屬不合

會防 城楚丘 私會 非王事 不與文 舉卦 非王命 無美詞

會防 黃父 非諸侯所得為 不與文 特臣子所當為 無美詞 德重王事

會防 會蕭 雖小陵之舉云云 一五一反須 股小 雖城濮之績云云 此照得

加召陵城濮同或搭召陵侵主桓文之功禍矣上重王事下重王命意

雖整而詞不整

十○中丘 亦不與文

師期出于私非奉命可知矣

只就師期上見他非奉命討不庭

麟旨定 隱公 吳

會伐 去其公子

內臣專兵經示戒于制亂焉

登到此際威勢已成雖有英主亦拱手以聽而已故傳曰其將能乎又

日制之未亂見縱權已非一朝夕也現聞先生曰玩傳不待鐘巫之

變則子蟬弑械已成直待時而動耳罷其兵權此伐鄭時語此傳無此

意伐鄭傳用辨字此用制字便見淺深

會伐鄭 會伐宋

兩戒內臣之專重兵權也

此固字先字見其無君體貼始字今字口氣不當兩開合此二役乃見

積其強惡也

敗管取部防 皆敗書取

望國詐勝而取其地直書公見罪焉

戰者兩俱有罪以宋之失未嘗皆陣而戰故特書曰敗取非其有而不

隱以取之中猶有重于此故直書曰取作文全在辨聖人書法不必復

作斷罪語○主詐與合是正格近來多趨簡易槩從倒作濫觴于丙辰

然此題從倒尚無礙餘有確不可倒者願諸君尚以大雅自持

敗管

稽覆師之稱而罪有專屬矣

麟旨定 隱公 宅

敗是紀實非斷罪書法文只發詐戰而罪自寓

△取部防

論內惡于取邑不得不直書也

作文以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喚起不諱書法如傳辨斷須從不諱中見

罪他意方妙然小惡直書原非無貶

敗管 取部防 升陞 取部 取部 取部

兩變文以紀兵即事而可按也

如單升陞書戰管則書敗滅國書取此亦書取

取部防 取部 取部 取部

不諱兼邑之惡權其重者也

就書法上發如單

敗管

戰泓許戰日敗只敗之者有罪皆陣日戰兩人俱有罪

易戰奚長夕同但戰敗比甚多詐戰必須用本股皆陣惟戰泓有據餘

易比斷宜刪

△取郛防

取郛 取郛 黑壤 沙隨 平丘

比黑壤傳

隱顯其詞無非愛君上諱人不諱小下諱曲不諱直

宋衛入鄭

即強國致人之兵而善戰者矣

慶公

慶公

吳

只主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句彼算定宋殤必來報故示之隙又料其

不敢久在鄭故伏于郊

伐戴取

稱伐稱取加入鄭同

強國以奇兵兼敵殘民甚矣

甚字全在兼字上論兼指戴與三國殘則敵國本國俱殘奇勝亦從平

日用兵料出要極發奇勝之禍以定善戰之罪服上刑句是此傳定律

○伐戴取

伐鄭國新城下易吳伐鮮虞同出新城猶父同或五國伐鄭同圍齊同

兩紀兵而奇正分矣

什倍則國伍倍則攻正與以寡覆衆相反以奇正立論事迹點綴在出

勿實講以涉于合主客要分

克段 四國伐 伐戴取 入許 從王伐

以習用之奇兼敵殘民甚矣

以前後四客股起歸倒本比總發用奇之罪

克段

伐戴取 親親仁民

伐衛

伐戴取 專王命殘民合

兩題皆無味

○伐戴取

陽穀用奇發兵用奇制敵

若搭書救鄭主善戰殘民不戰全民搭盟戲主奇勝善勝

入郕

慶公

慶公

吳

諸侯托違命以虐小難掩其不順矣

借不書入郕入字斷罪矯假指伐宋非指入郕然知伐宋非王命則知

入郕非討違命矣全要根伐宋來

伐鄭 伐宋 國長葛 取長葛 會防 中丘 伐宋 入郕

觀強國構怨之由而虐小之罪者矣

以入郕問起隨以忌馮交惡事作案以會防假命事倒單斷作

、會防

王臣王師不行伐宋不出入郕加中丘敗管取郛防同

觀私逞之迹則知討小之逆矣

倒本股作收入字忌馮事亦須點出

、入邾 遂圖許 假王命，虛小可議，加會防伐宋，會溫王所同。

滕薛朝 書而不削，不特言。

紀內外為禮，兩著不臣之罪焉。

且列國至示譏也。責滕薛滕薛二君不特言以下責魯，自相朝聘，只主修朝聘者說，慨然受之上擬天子，此意重志荒帶說。○此小國來朝之始，傳首發朝聘之制一段，絕有感慨慧眼人自當融入講中。

滕薛朝 穀鄧朝 如晉復 如晉復

諸侯邦交以勢，無當于王制矣。

傳以典禮大壞起，而總係之以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則從來主責魯

滕薛定

隱公

至

者非不朝周而朝魯，其失在來朝也。而來朝不報，則魯實強于諸國耳。不朝周而朝魯，其失在屢往也。而屢往不納，則晉實強于魯，還以朝制為主而不報不納就中作感慨波瀾為是。

年聘 年聘 邾朝 邾朝 上下只出一比，同或年聘滕薛朝同，或俞聘小邾朝或起聘邾于朝俱同。

重尊王之禮，私朝聘者必議焉。

主缺述職一段作俱責來朝聘者，收一切書而不削。

△滕薛朝 會向 旋見

拉使

朝會皆非禮，上賓主皆非下使介俱失，只發議論不重斷罪。

○滕薛朝 白狄來 大分，大防，夷狄于天子世一也。

穀鄧朝 二駕伐邾 會號 至河復 比會曹伐邾傳脫

來朝不報，屢往不納，以意升降，以勢上下。

△時來 入許 書會，書及。

辨志以紀兵好，而望國不臣之罪見矣。

以書法叫破，即就魯志倒不臣作，須本前四惡來，方與積字相合，會及非特書後不必復倒。

時來

本志紀兵，謀小之惡自見矣。

只辨其為鄭志而惡自見。

滕薛定

隱公

至

入許

內君志于虛小，不臣甚矣。

須貼今又口氣重發積字，只說不臣未透，為國以禮禮字，亦不可忽。

求聘 凡伯聘 入祊 伐宋 入許 加伐邾，取鄆防同。

詳內君之惡，為不臣之戒也。

將五不睦隨叙隨斷，俱就臣道說。

伐邾 入祊 去同 伐宋 取鄆防

觀伐國取邑之事，內君之不臣見矣。

伐邾 伐宋 舊主盟宿傳無，明股屬此為實。

入極餘丘行父如

以名而不氏作一頭以書公子不書官承之私與專不得分屬蓋下比不出垂隴則慶父行父皆貴戚也傳中三句相連原就益師一身說文中只提明大意勿泥三人

友如陳稱公子重隴不書官

摘搭二段未妥或伐餘丘私行父如專同或又添入極無駭名更

無味

○突救 鍼奔 春王 黃池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

變例微詞皆聖人之不得已也

變例蔑傳自明下因魯無君中國無伯詞不得不微也

隱公

語

麟旨定

陽羨陳千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海陵陳允昌明伯較

桓公

元年

述古編年法之可久者也

通論帝王不專指魯編年可久自後人見得如此非夫子故編以垂法也祖述意不可遺

元年

體元 明大用 編年 垂大法

現聞先生曰隱元年編年之法已具桓元年體元之義亦存但以編年

麟旨定

桓公

為第二義故于桓發之作文須知交互不可分屬

元年

公即位

文 編年 久遠可行 漢文孝武 收元 情義得中 舜禹

公即位

書即位 加文即位照不嫌同詞

深絕逾君示禮不可汨也

隱桓之禍由夫婦不正故正仲子為姜而後知桓非適嗣而隱為寔讓桓為寔寔與考宮傳同意然則公羊至末不過申上文耳 禮字極重出于禮則入于邪春秋垂訓不得以邪汨之也

或出踐土

叔武 札聘 諸樊

反照攝讓之非題意不佳易葵丘裏謀 子魚 總繆

會垂

稱會

強國要好之志有所利也。

只發鄭志圖許其罪自見勿涉黨惡公即位修好子鄭則鄭不無乘機之意。會字是事實非書法。

○假許田 不印易而謂之假加會通只作事實加歸朝只照明加壁

春秋正義深致意望國之易地焉。

隱惡許改總在假字上見義利二字極重只為見利忘義遂至不顧君親故曰篡弑之漸其曰國惡義係于魯不係桓也無君在廢朝觀之禮上與棄先王所錫有辨現聞先生曰通傳所重在諱國惡改過意又從此推出來見聖人一字之間多少含蓄使無君無親者有可新之路

慶定 恒公

玩又以見而已也口氣自見作文照傳重發諱國惡意而以易則已矣。假有歸道咏歎足之蓋聖人作經在此事二百餘年之後還作望其改過何異說夢。

○滅下陽 執虞公 圍彭城 伐鄭大鄆 族利正義

觀義利之懸知聖人戒利之義矣。

只論道瑣不重事迹 易滅下陽伐鮮虞同 有出輪平突救者突救無功難說推之可行 有出召陵使夾谷歸田晉陽朝歌者夾谷歸田有禮字無義字終牽強 又有單出正義邊搭伐鄭大鄆墮郕費主推之天下國家者題面雖美終屬偏股不可出 正義比可易伐楚次來

盟于師 放利比可易伐衛歸俘

△假許 伐鄭大鄆 放于利無君親之心下易墮郕費同

此傳而比也。只作比勿作傳。

○假許 荆聘 許改過

△假許 納捷菑 許改過

假許 齊取濟西 各有義利字及孟子語

○假許 益來 諱以諱其改不諱以善其改

隱顯內惡重改過也。

假許 國書伐 自新

慶定 恒公

盟越

徇內志以成惡者直者其罪焉。

稱及是事實宜就魯志中發出鄭罪因此一盟人便不復致討所以為定位也要看戰即傳首盟字無俟貶絕正是深斥其惡勿作書法收會垂 盟越 加假許同只帶在會垂內

辨內外之志強國黨惡之罪者矣。

以二志叫破即就魯志倒入鄭人黨惡作。

時來 會垂 兩邊俱是鄭志

假許 盟越 魯狗鄭欲而與地諱惡鄭狗魯欲而與盟若罪傷重君親意此作



有以會垂盟越外為主比戰郎戰宋罪在彼無情致刪

大水

觀內君之致災知天變不可諉矣

有以大水六月兩作非致異和致祥者不佳且不確刪

年二 春王正月書五加元年春王正月同桓督致貴

重討賊作就王法中說出天道

及孔父書及書大夫書名

賢狗難之臣足為國重也

經以君及父者言以君故及之也先攻後及甚有關係生而存則不可

無書定

桓公

四

得弑正父所以異于牧息處聖人以處命不渝賢父全在平日能為有無義形于色上初有君子一段要發君前臣名辨其非貶不重

四國伐鄭 三國伐宋賈兵父無格君之功十年意不比且

及孔父 叔姬歸鄭兩傳皆有節義字上易仇牧同

及孔父 子哀奔殺身而節著愛身而逸存

嘉致忠而貶濟惡不以素行拘也

○及孔父 行父如齊十年十一戰而終能死難

及孔父 蒐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云云必先為非禮動民而後云云

及孔父 舍至上有御宗社下亦有社稷之辭俱表其節

△滕子朝降而稱子

首黨大惡者經以王法黜焉

春秋為亂臣一段是黜滕主意先鄰而朝見不但不能討罪又重于後之朝者或曰以下是胡氏啖紫申明所以黜滕之意重發

加滕薛朝只照書法再加滕子朝點出終身不稱侯加楚子入

陳或黃池只照四夷雖大皆曰子句

滕子朝 杞朝 穀鄧朝 執戎蠻加即位稱年為朝同

首黨大惡者黜之同于夷焉

照先鄰國意及狄之書法如單

無書定

桓公

五

○滕子朝 小邾朝進 行王法 加滕薛朝來朝同

滕子朝 多虞禹敷蛇龍周公誅管蔡 禹敷防風周公誅管蔡

滕子朝 荆聘前使今于中國而失狄 前使今人夷狄而中國 進慕義 帝王之法 天地之心

滕子朝 盟齊滕先鄭朝降稱子 鄭伯鄭朝降稱其下

下易椒聘同但俱就稱子說耳

○滕子朝 踐土召諸侯實夾狄按實定名 召天王實不及諸侯去齊全召

黜諸侯而扶王室正大倫也

○滕子朝 楚子伐鄭書 禮先施 金重聖人汲汲諄諄上 望兵先加 比宣九御然救傳

滕子朝 吳伐鄭不復稱侯 兩傳皆各實字 不與本會

黜侯伯之爵以其同于夷也

下易楚子入陳或黃池同○吳楚非純夷指月易戎蠻子赤更確加  
滕薛朝同○或作傳題大謬

○滕子朝 歸三田 春秋天子之事仲尼以天自處

黜爵不嫌自專紀績不嫌自叙俱就書法上議論

○滕子朝 吳入郢 名實 傳奉天詳

滕子朝 獲麟 經修帝王法行 里九四凶防風管蔡 經成帝王瑞應 圖書鳳鳥麟趾昭虞

有以降而稱子城不繫鄭搭出城虎牢者兩傳不整宜刪

會稷成宋亂 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

慶書定

桓公

六

貪利黨惡者特筆罪之焉

桓與諸侯兼責以賂故而立為相其罪更甚于不討而黨之者故曰甚

又曰極為賂故三字最重倒特書所為書法

會稷成宋亂 澶淵宋災故 加中丘特來同只問起會不書所為

兩詳外會之實所關大也

君臣父子義利輕重要說得兩事一般不必大開亦勿分主客書法只

重特書所為餘講末略帶

取郕鼎 齊取濟西 或有單出兩本此 比行父如齊傳脫

按內外得賂之迹成惡之罪明矣

後有取鼎之事則知立華以賂書成宋亂即不必詳公而罪已明後書

齊人取田則知請會以賂書行父如齊即不言其故而事已著

有搭會艾假許以臣為君隱比會不書所為者參差不整刪之

取鼎納廟 盡載其事謹書其詳

惡逆賂之章謹亂明也

取賂以章太廟一串說下重明示百官上垂訓意須切發 德仲曰罪

桓全根不致討而受賂來若但說不宜真太廟于理未合

只取郕鼎止就得非其有說

加季子歸 公子牙 處父 適得臣如適歷 只點綴在後同單然此等題無

慶書定

桓公

七

出理

取郕鼎 執魯齊 執郕子 武王遷九鼎義士猶或非之况云云 齊桓存三亡義士猶曰薄德今云云

納賂虐小者必甚其罪焉

取郕鼎 意如至 示百官 于牙慶父云云 勸諸侯 外携內叛云云 俱有貽人國家意

惡章賂勸利者戒其禍也

把朝 無恥

親惡無恥情可原也

當以天子數命翻出惡紀之意見得紀非懼齊親魯則黨惡之誅斷不

相貸無貶在稱侯上 朱南園曰惟求魯如紀而後免于貶便見外此

之必貶不可說煞

加滕朝糾聘穀鄧朝和牟葛朝先以書法辨明倒單作

滕朝 糾聘

黨惡之誅上下皆不怨焉

融會皆有貶三句含吐發怨紀之意天理人倫要發

杞朝 紀朝 俱就免貶處發朝桓之失

兩怨親內者原其情也

杞朝 如紀 原情 兩邊俱用據其迹反起

杞朝 次厥貉 不貶杞志非黨惡 滕穀鄧許牟葛証 前三國志非從夷 宋鄭陳証

滕穀定

外有以黜黨惡合滕朝以傷懼外合會鄧者俱無味刪之

○會鄧

紀列侯懼外傷內治之失也

懼楚良是特懼之而不得其道故可傷始字對其後後字離合不在人

之多寡在所以會盟者何如如三國會鄧亦是合但不本天理信義便

是夷盛衰之由由字根道字來安中夏正所以待四夷 現聞先生

曰是以懼也下緊接滅虜等事見徒懼無益聖人傷之故代畫自治之

策勿把滅虜為不能自治之流弊也天理信義須貼在傷之之內講勿

泛說在前 猶龍曰纔說盟會便有箇離合通一經中彼離此合合而

離離而復合多少事迹各有箇好否只看所以會盟者何如耳服役終

世作一句讀 仲先曰此傳從懼字上發議三國所以懼只緣我無算

大者而楚大我無算強者而楚強聖人傷之傷今日之懼非為後日也

會鄧 敗幸 侵陳宋 侵衛 亦可去會鄧脫母出

即懼外無益知守國有本矣

補出滅鄧以蔡鄧聯絡下不必分股說鄭須見終春秋之世

鄭事可易大棘 楚命 鄭師侵宋 楚今也

○陽穀 夾谷 加召陵歸州同 戊午南開本廣疑出三比

能悼信循理而強大在我矣

滕穀定

借齊桓孔子發意先以楚強齊大起纔有力○上比易圖宋 伐原示信 定王示義

甚確又易蕭魚 晉悼 推誠 亦好

會鄧 非杏 盟齊 踐土 或會鄧 盟齊 盟踐土

觀子奪會盟之迹識自治之道矣

體傳會盟四句意發不重事迹四比皆自離而合但所以合者有得失

故夷因之盛衰耳 加盟蜀蕭魚同雖主齊桓晉文晉悼作眼目然不

重有伯上

○非杏 盟齊 蕭魚 會申 未易刪戲同

大意同前但主自盛而衰由不能自治一意

○會鄧 北杏 蕭魚 會申

上自衰之盛下自盛之衰如此配搭似亦可出但于本傳離合之義有

礙耳總之細碎分貼便屬支離如盟幽蕭魚

及會鄧 召陵 蕭魚 盟宋 會申

皆同竟以盛衰兩開庶幾直捷

厥貉 新城 盟宋 會號

傳中子奪抑楊皆就中國說能自治禦夷則進而予之楊之不能自治

懼夷則退而抑之奪之豈謂子夏奪夷抑夷楊夏耶然題面相沿已久

姑存之 加敗華荆聘作進退

又有出城邢楚丘綠陵椒聘術聘札聘主安中夏待四夷不知待四夷

之道即在安中夏上循理惇信是也于三城三聘何關 只城邢椒聘

同

會鄧 求車 見王室衰亂之由則知安待云云

為世道王道慮兩謹其所以衰者焉

會鄧 會陽穀 傷懼外

○會鄧 北杏 齊始戴齊 夷夏盛衰 各有其後云云

為世道王道慮特致意懼夷戴伯之始焉

會鄧 三國伐宋 其後卒滅云云 故能南推云云

內治有得失而國勢因之矣

會鄧 楚人伐鄧 傷始懼 卒滅鄧云云 會中華云云

志內弱外強之事經世之慮也

會鄧 盟齊 傷懼外 王道之微 始懼楚也 伯道之替 楚始與會盟 各有後弊

○會鄧 滅舒蓼

聖人有感于內外示治禦之道焉

自聖人經世意發上三國自謂知懼而聖人已預為之傷其後卒滅鄧

云 下中國尚謂無事而聖人已早為之慮是時疆舒蓼 云 以安內

攘外作骨

△會鄧 會楚于宋

觀懼夷婚夷之會知中國所由衰矣

皆有夷夏盛衰之由句上示謀國者當循天理惇信義安夏以待四夷

下示經世者宜畏簡書樹聲援懼夷以存中國

會鄧 清丘 始懼楚 不能循理惇義 同外楚 不能任賢修政

禦夷之策有超于會盟之外者焉

會鄧 衰喪 天下莫大于理 莫強于信義 制敵莫如仗義 天下莫大于理

○會鄧 盟蜀 伯仁賢修政事 各有勤楚 雖大節是焉句

懼夷宗夷者不知夷之不足畏也

○會鄧 盟宋 始慢楚 其後滅鄧云云  
始交是 其後伐吳云云 俱有傷字  
會鄧 邢丘 懼楚之始 其後卒滅云云 夷夏 喪政之始 後此漢梁云云 君臣

○會鄧 長峴

上重在自守。循理悼信。乃最勝者。而大小強弱不足較也。以天下大勢。言故曰夷夏盛衰之由。下重在勸賢去讒。遠佞乃最先者。而廣土衆民。不足恃也。以一國要圖。言故曰日本末強弱之由。

、會鄧 二雩 傳懼外而忘自強 惡其災而忘自省

△會鄧 黃池

桓公

士

志內并強弱之迹。責中國者深矣。

上修中國自強之政。安夏以待與。下正中國常尊之體。治內以禦外。

外如會鄧。敗蔡。盟齊。蕭魚。執齊會申。 懼外無以弭其禍 駕外有以制其強 下易圖宋城。

漢同。正定王示義。伐原。示信。大獲示禮。易伐楚。次召陵同。再易伐。

陳伐鄭。會號亦同。對偶參差不整。可刪。

盟唐公至 書至

特危內君之結外。以中國無可危也。

惟中國俱同。惡故以意外望我。非真以誅討望之也。須發聖人汲汲討。

罪意。加會垂會。稷同。倒單作。 會垂可易明趙

國新城至 夏出冬 還欠 黑壤至 止公 重丘至 黨

三紀內君返國。義各有在焉。

伐鄭至 想六 納突 伐鄭至 欠伐鄭至 伐上每 同

久比易壯丘 三月出 侵蔡至 六月出 踐土至 五月出 九月歸 止公

危比易會淮至 齊討滅 項止公 伐齊取穀至 用夷 黑壤至 不與 沙隨至 倫如諸

召陵侵 楚 懼 圍成至 臣強 會吳伐齊黃池至 吳可 畏

黨比易伐衛至 莊納 不充

有出侵蔡至踐土至。單就久一邊。主人臣愛君不忘上說。勿涉危字。

易圖新城至會淮至同。又如會黑壤至盟平丘至。侵齊至會吳伐蔡。

桓公

士

至主會盟。侵伐之危。俱屬偏股難出。

又有出侵蔡伐楚至平丘平丘至上。則危在涉方城漢水之險。下則危。

在不與盟。益覺支離。且侵蔡伐楚已作久矣。何得又扯作危宜刪。

盟唐至 辰陵 鄭齊 以討賊望夷 魯晉 以討賊子夷 俱有夷狄有君句

兩致傷中國之意。重討罪也。

盟唐至 吳救陳 討罪 恒患 俱有居夷序序句

危交夷而略恤夏。重傷中國也。

三 春正月 不書上

略王號于首月。傷法之弛也。

以桓無王起重責天王失政鄰國魯臣就中點綴

會羸

謹內君圖婚示正始也

恒以懼討乞婚于齊。或寄會防傳非王事而自相會聚。

○胥命 特起不命之文

特取不盟思古道也

此盟之美惡未可知。聖人但見其偶爾相命。輒已神遊遠古。全在古者與人情中間。較量出胥命好處。不可說二國若何信喻也。以信易食一段。不可遺傳中有能字。獨為字。特起字。相照應。須發透。現聞先生曰。

信論

桓公

古

信論非說相命後不叛為信。乃今日不待結盟。而是以相信之信也。與私字對看。不與叛字對。朱南園曰。聖人深志大道之公。欲挽之而無從。故咨嗟傷悼。借此以寄復古之思。作文須得此意。不當泛言志古。

盟蔑 盟宿 石門 瓦屋 胥命

二國當澆俗而輸情。宜其見取于春秋矣。

如單。或出盟。度盟宿伐。邾。宋。胥命同。

胥命

盟幽 魯論命

俱是信論。各有以信易食。即你

胥命

季子歸 虞夏

古者親親尊賢。並行不悖。

△胥命

召陵 荀卿

善胥命

取不盟不戰者。掩世之意也。

兩邊發聖人意。惟志古者之不盟。王者之不戰。故見近似者而喜。

△或搭書救邾。大意同。全于末世多疑。戒貪功賞。上形出兩邊好處。

胥命

盟葵丘 荀子

不盟而信。論可善。孟子不欺而志。論可美。

胥命

縛奔 論信

荀卿

外有胥命。盟蒲。題以取信。論惡要盟。比少味。刪之。

會杞于邾

或同後會邾。傷其失所。主亦可。

紀小國求援之好。矜其情焉。

日食既

信論

桓公

古

紀天變之大。傷王道之微也。

從王伐鄭。荆敗蔡。

觀夷夏無王之迹。天變微矣。

聲逆女 荀卿

經重大婚。譏望國之失節焉。

節就在禮中。所以節此禮也。重不親逆。斷罪。

加履綸逆。分紀魯作。紀小。于魯。皆近于齊。皆當親迎。

途謀

會謀 姜至

論

加盟逆同

只舉逆

姜氏至同。

望國失婚禮之正。經詳書以示譏焉。

以不親迎叙起。將公之行不重姜氏。姜之見不能謹始。分作不言以至。是事實。只收詳書。

聲逆 送謹 去聲逆同

內君輕大婚。因致人于非禮焉。

齊之越境送女。曾不親迎。致之也。一申下。

聲逆女 會謹

經國母而重外君。失禮甚矣。

總以親迎起申作。只會謹大意同。

姜氏至 不言以至

經紀易禮。深示防微之意焉。

聲逆 送謹 姜至 公如齊至 蔑如京 比如京傳

婚姻禮廢。則夫婦道苦。淫僻罪多。朝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凌叛禍起。

有年 特存而不解 加大有年同

送君獲祿。聖人獨以為異焉。

天理不差一段。正見其為異。非二意也。此一事也。一段最有味。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于望國歲豐。獨存其可異者焉。

六月雨不重傳。公只証他公有年。皆不書耳。

秋大水 有年

紀異為祥。紀祥為異。聖人誅討之法也。

或主傳宜得水旱一段。亦得。

有年 夏五 因魯史之舊文。立與王之新法。雖傳實合

有年 宋人國曹 天造人心 兩傳皆有。蓋筆他工誤

他如有年。獲麟作德逆致祥。經成致瑞者。比意不倫。刪。

四 年 ○狩郎 非其地而必書

譏望國遠狩。全王德也。

微字就不地上說。對大事言。戎祀大事。本當講也。而行之不地。其事若

微然。犯害民間之物。百姓苦之。王德從此虧矣。可不謹乎。事有微德便

不論微。須看王德全。全字曰。全豈容得一絲缺漏。諸侯田狩不過郊。

大野。魯之郊也。

有于此傳。威天下順天下。出滅譚 管仲修河陽 天王者不知傳中威順

皆指蒐狩言。與二比何涉。易大開比。蒲或治兵。躋僖公是不威不順。

亦非傳中威順之意。若搭大事太廟。權主戎祀說。亦有出闕宋 晉文蒐被

立武官者。總謀斷斷宜刪。

待郎 大閱 下易蒐紀同

兩譏講武。以不地不時也。

以武孝意總起分作○此主傳勿錯認合

○狩郎 無米

兩謹于微王德全王事備矣

德以心言事以政言兩微字有辨上指非地為微對戎祀大事下指無米為微對經邦大訓全在聖人意思上發

狩郎 狩郎 非地 全王德 非人 正人心

狩郎 大水無夢苗 全王者之德 存王者之心

△狩郎 築郎 原謂其圖 疾首蹙額云云 欲與偕亡云云 俱有違字

議講武與役之遠為民之心也

慶定

桓公

大

狩郎 王所 謹微 正本 俱非地

○狩郎 執仲幾 每謹于微王德全矣 每謹于初禍亂熄矣

講武討罪者皆謹其非地焉

△糾聘 帶和

相臣寵惡經原其任而責之焉

邦興建于太宰是柄雖在王而法皆在宰承命以聘非但不能詔王更有與其為惡意亂亂典也以定典之人而自亂之故曰亂首稱實正見其任重而責無可逭文末宜帶收書名書法  
加咥昭錫命盟洮葵丘劉夏遼歸脈只起例倒單

咥昭 糾聘 榮叔錫命

承命寵惡無所辭其責者也

榮叔一段只辨弒君之賊不當聘起手即當叫起書名如單重發後入二事辨之

糾聘 榮叔錫命

懲惡之嚴始終致責君相焉

始既貶宰終又譏王所以明亂賊之不可崇者義無不至不重君相一心意如傳問起略分總作

咥昭 糾聘

慶定

桓公

大

嚴相臣之責正大倫也

俱重書名上稱爵不稱爵帶說已封未封亦胡氏料想其如此須活用

糾聘 執祭仲 君臣 嫡庶

責兩相之深惟任重也

俱有任重責深句俱以相為主而以已封及王命重之

咥昭 糾聘 河陽 錫命 未封稱侯既封稱子 臨諸侯曰王君天下曰子 比賜命傳

糾聘 戰郊 重將之責

糾聘 札聘 任之重責之深 望之重責之備

春正月甲戌巳丑



經文因革斷以義而示以慎也。

寄盟密傳兼用不書王意分因革作

△齊鄭如紀存而不勝

存謀小之迹諫其意也。

志惜只以齊言此是事實修經以下。是斷罪不虞紀人之覺則為如。不覺則滅矣。春秋只書紀侯大去。未見齊人滅紀。故于此存其蓄謀實跡。使天下知今日之朝乃去之由。而異日之去乃意之效也。不削深心。正在此該重發滅紀是齊志勿泥竝驅朝紀句兼鄭斷罪志即意也。效猶迹也。

摩肯定

桓公

子

如紀 大去

誅小國之去明失守之由也。

先以紀侯去國問起倒單發聖人存如紀以明去國之由。纔有情誅意之效句重。

加遷三邑以鄰人只明聖人著罪之由同單。

如紀 城邢

誅圖小而幸存小者重興繼也。

雖主與滅繼絕照出合下傳發意仍有關切為妙。須知楚丘傳深辨邢之未滅不得為興繼也。宜刪。有加楚丘緣陵從傳倒亦異兩字作者。

△如紀 如曹著其由錄其本

以外相如此

謀人依人者皆託之乎朝焉。

如紀

取須句

非與滅繼絕之意。非崇祀保小之禮。

如紀

升陞

亦與于興滅繼絕之意。亦與于誅暴禁亂之兵。

城邢

同圍齊

下易圖彭城同。即上題合升陞傳脫者晦而謬剛。

如紀

河陽

劉敵誅志之順。亦助原情之順。

如紀

侵崇

以尊卑大小難起明滅紀之由。以未成非道難起見執君之端。

讓謀小而成大者以志惜而心逆也。

如紀

子會陳

劉敵誅意。校梁存陳。

摩肯定

桓公

主

聖人公天下示意于圖小存小焉。

兩邊須提明得書之由轉下存而弗削俱有興繼意。

如紀

從祀

誅意。假禮專國。誅情。假禮專國。

○仍叔聘

書之子

經明公選于任子者譏焉。

傳專在公私上論。徇私徇字正不能公選之病。政由是敗。要發得弊。緊引周衰以戒後世意。亦要透之。子二字重與他傳泛論世官不同。玩一

則曰童稚一則曰子弟之弱者便見。

季子歸賢

令狐陽子謂趙盾能便將中軍。或易三國史宋舊載首止。

兩觀任使知賢能之益于政也

○遂如齊 歸父如父故 取鄆 舍至世故 歸父奔 舍至同

建官惟其公則無世官之害矣

借以發傳意就聖人意思說不可倒書法亦不可賢官人者以傳中父故世故皆實指古人也疑是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非疑其先世

敗箕缺之父商焚 晉侯伐衛 先軫

卻缺救 樂書救缺不以苒廢 或敗箕 舍至同 竝同上

世故比易鄆鼎哀伯信伯之子 或連觀魚○城濮書救樂枝之子書

晉侯伐衛 先且居軫之子 ○盟新城盾救陳 趙盾裏之子 若盟屈令狐

便非佳事亦有易會宋城濮河陽者○鄆陵士變士會之子 若變聘則

不可謂賢又有出甲氏者厥伐鄭或連起聘厥之子然只可說 雞澤新

舉其于午 或連會號祈午介趙武 然不可獨出會號○士句聘變之子

行父如季友子 或連友如陳○郎面豹之子舍

若易嬰齊如叔盼子 叔盼繼履而食不食宜祿何世家可疑乎或若丘

父故比易敗箕前之 或卻缺救鄭缺入蔡不如上確○教如京文伯惠

之○歸父奔仲遂之子 ○夏伐陳獲變子產之父子國陳尸公朝

若戰鄆盟宋則不可用

又會宋會號二比或作世故或作父故不知趙氏已滅武非世家而同括皆武之叔其父朔何罪而云父故耶○如出敗箕會號主尹氏卒

城濮 新城 甲氏盟屈 鄆陵趙衰趙盾 世相

經重將相之選皆不以世疑焉

以伊陟二句擬出不妥又有加求賄荆伐鄭立子朝以下二比作夷狄

侵凌國家傾覆者尤謬

他如會號新吳屬祈午 執伐衛王生為張柳期 或易季子歸親小白入

前止同 因公選二字生出穿鑿之甚

又有侵崇盾用 城杞晉葉絳 主援引親黨四句上比或易河曲趙穿有

或鄆陵士句童 主施及童稚下比或易秦晉圍鄭不用燭 作賢者老身

不用尤屬不經甚有以雞澤盈奔俱主祈奚下是 作公選者更無謂亟

刪之

仍叔聘 季子歸

識世官而與賢臣為國計也

上徇大臣之私伊陟云 下不緣宗親之故竟親九族云 不重仍叔

季子只重兩傳末國家治亂意發揮

祭伯來 盟洮 敗箕歸父 舍至不以貴尊不以廢輕 比盟洮傳

尊主命而明公選位與類弗計矣、

、仍叔聘 初稅畝

仕者世祿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耕者九一君子不以天下奉一人、

城視丘

經紀內役見時義肯失焉、

夏則非時助紀畏齊鄭則非義總見無愛民之心、

從王伐鄭 不稱天 言從王 不言戰不言敗

因王威之襲而寓軍政于中焉、

三綱軍政句重總括端本明義存防三段意而首段三綱則重討賊上

麟旨定

桓公

三言

加咍贈只問不稱天王書法舊主對作未是、

糾聘 從王伐

寵大惡而懲小過失天討矣、

須補出宋督 加卽位會稷同 加咍贈只問不稱天書法、

○大雩 特謂之大

望國僭禮因變而志其失焉、

性命之文在聖人修經因事褒貶無容心上說本邵氏註然玩傳諸侯

不得祭至林放乎一段則祀典確與性相關故聖人雖因早以書却

有精義存焉非通徹性命曉暢

戊午貴州程得之天子

為壇南郊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燔柴以告自韜輶至祝散皆作諸侯

雩境內山川歌舞而已

大雩 吉禘 四卜郊

每志望國之僭其義精矣、

總重僭上傳末一段要透 加墮邱費作治國如指掌、

吉禘 四卜郊

享親享帝皆因事志僭焉、

以僭為主而以在喪于寢不時過下點明因事而書書法、

、大雩 襄歸 性命之文 治國如掌 性命之理 天下可定

麟旨定

桓公

五言

上自聖人修經之義說下自義利之辨說虛實不倫語須斟酌

有比大闕作戎祀僭分者無味又有合次滑作非鬼而祭見義不為者

尤為穿鑿刪之、

、州公如曹 書

隆外君之爵將以表其微也、

度其國危是罪案稱公一段是經例外相如以下纔是所書之意只主

將有其末二句作文中把公字翻弄咏歎勿直斷罪以犯下傳

加寔來同單仍收本傳勿犯下

如曹 葵丘 曹南

從尊爵之稱意其常相乎王也

以宰周公宋公論起周制制州公作或以公而出為侯或以侯而入為公要說得活

會葵丘 曹南

兩稱公俱周制非特筆重發天子王者字樣宰周公只就三公言勿兼宰說

或易宰周聘華元聘或祭公逆壽納幣俱同天子三公只有周公祭公王者之後隨易宋公等此皆是

△如曹

會葵丘 以父師係益以列國入相以宰師係以三公行端按桓公

須因周公而想州公之稱方得傳意

△梁丘 葵丘 毛伯錫 召伯賜 比賜命傳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臨諸侯曰天子君天下曰天子

△梁丘 葵丘 追戎 敗狄 稱公 尊王 禦夷 比敗賊傳

丙子江西單出葵丘敗賊二比非

六 寔來 書名

名失國之君自棄者可戒矣

正名二句意重正名兼名不名所以處寓公之禮即係于此傳末勸戒亦此意此亦大國偏之但是有以自取耳須依傳或字法點此題全是

商度所以待州公者發春秋正名之意若直斷州公便無味

加獻舞曹陽邾益大意同或棄賢三句一總活用

石門 寔來 滅邢 去石門同

以諸侯不生名起例下分二股總發正名經世之本

寔來 獻舞歸 譚奔 弦奔 溫奔 陽歸 益歸 去曹相同

釋寓侯之所以別勸戒昭矣

主貶自取原不幸只重有罪無罪待寓公意輕重發勸戒意要識主客不泥題次之先後加石門略照不生名

石門 寔來 譚奔 弦奔 溫奔 去弦奔溫奔同

變例以名諸侯以失國非不幸也

倒單石門辨起譚弦溫比斷

寔來 譚奔 滅邢 滅邾

數失地覆親之罪故獨有所名也

以失地滅同姓則名句做主上辨自取異于不幸下辨中國異于夷狄

寔來 譚奔 滅遂 殲遂 以兩傳末勸戒意比

兩紀事而善惡強弱之勸戒昭矣

寔來 戰韓獲 變常例以罪失國謹當例以重君國

上書名下不書師敗績兩邊皆有正名二字皆以孟子辨起

、定來

納頓諸侯失國托于諸侯禮也定則即取故書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楚以楚納故書納

紀失國之君不與其托于諸侯不與其納于外夷

會鄭

小國謀難于逆君失所主矣

主下紀朝傳諸謀齊難作勿斷罪

、大閱以不時非禮志

志望國失政之武明豫道也

以不時非禮起重失政作不時內勿脫獨許三時意失政內依傳串入

厲農意未雨徹桑正應豫字要發如傳收非特以不時非禮志書法

慶賀元

桓公

元

大閱

治兵失政失政長而大閱非時

△大閱

追戎失政失政侯而治兵非時

紀備敵躡敵之兵皆欲其豫圖也

大閱

大膏失政失政

、大閱 告糴

經于望國兵食皆譏其不豫焉

大閱

吉禘俱有三失

、大閱

蒐紅不時非禮馳致不時非禮

、大閱

昌間不時非禮三綱軍政之本

子同生子同生

經重國本于始生示法焉

始生自然未誓只辨明所以不稱世子之故略點明不重全在定于立

嫡上發明與子之法始生之義最重始生即書則分明志定無匹嫡奪

正之際而國本固此聖人借魯事以垂訓意現聞先生曰其曰定于

立嫡猶曰必如此乃是與子之法若惟其子而與之則必至尊配嫡庶

奪正故明法以垂訓使人眾著于達禮也德仲曰始生即書不特見

立子必嫡正見立嫡之尤係于始也後世請早建儲正得此意

同生 札聘

慶賀定

桓公

元

酌禪繼之道惟其可而已

只以書法發意不重事是體可禪可繼口氣及不拘不必字

四國伐鄭與賢不與茶

與賢與子二句反照全是借題發意易過清長篇皆作宋碭下易戰顧

齊桓屬令狐趙盾迎荀息晉獻不同然畢竟反傳宋安

有出盟宿宋宣與射始朝曹桓定總之支離可刪

同生 首止一國之本齊會

兩重嫡儲與子之法明矣

以與子定于立嫡起分一國天下作題面雖好亦屬杜撰

同生 白人 立子以嫡 不稱世下 無嫡亦長 不稱公子

兩紀儲君立嫡立長之義明矣

同生 滅下陽

聖人以天下為家示定儲設險之義焉

俱有天下為家句上以繼對禪言下以守國對外戶不閉言正本以防

配嫡明天下達禮設守以待暴客望衰世小康

同生 札聘 桓舉 入郢 酌禪繼之宜 示命計之公 比入郢傳

可禪可繼忽與忽貶全要說得活

易入蔡荆聘則比荆聘傳主子可繼賢可禪威以刑接以禮易取郭執

廉肯定 桓公 三

仲幾則脫比陳午傳禪繼文質俱宜刪

紀朝

原來援之志傷其失所主焉

公告不能事實不可遺正見其可憫處其能國平句要發須知主桓豈

得無罪若律以黨惡則非其志故死貶耳

加會卿同 再加大去只帶貽禍意

紀朝 大去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歷觀失主者未有能善後者也

分三支作甚大方要見主不可不慎意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榮辱成敗勿分貼鄭不聽孔叔失親之戒曾不聽子家無信之言要綴

歸本傳

紀朝 戰紀 求援非人 魯鄭証 倖勝非策 鄭蔡証

鄭逃 侵蔡 取郢 圍蔡 即上題脫母

觀失主倖勝之禍可為小國永戒矣

更有擬會鄭郭陵代紀朝公圍成比俱作失所主穿鑿之極斷斷宜刪

年七 焚咸丘 書焚咸丘

欲推愛物之心而寓意于紀淫獵焉

廉肯定 桓公 三

書焚亦是紀實傳中無斷罪語但就易禮釣弋原出聖人愛物之心知

人君當推此心及物不宜有淫獵之過也 焚林則禽獸無所逃與古

之昆蟲蟄而火田但去莽驕者異矣故曰淫獵

焚咸丘 滅申氏 愛物 益物類 易禮 仁民 盡夷類 伯禽宜玉

識淫獵而貶珍吏仁愛之心也

殺鄭朝 特貶而書名 特去秋冬二時

經于遠國修禮誅黨惡而傷失刑焉

名二君所以立人道去三時所以彰天道二意無輕重俱從遠字發故

二書法 二圖在方域之外

加石門 <small>不名</small> 秋七月 <small>僭時</small> 只發例起或有脫出二比主尊諸侯備天時者無味	殺鄧朝 獻舞歸 滅邢	遠國親惡直比之失守覆親者焉	須說得失地滅親之惡極大方于比殺鄧有力 加石門只引例起	滕子朝 殺鄧朝 邾牟葛朝	每歲黨惡之誅撥亂之法也	三或字凡無所不用其誅非罪有輕重總論總作	朔奔 小邾朝 <small>天討</small>	上雖洩職逐之實莊王斥之下雖桓公請之實惠王命之借題發意見	命討不可偏廢又須緊貼天道發方與去秋冬有關 上易單伯伐宋	齊諸師于周 齊人伐衛 惠王討立于類 執曹伯 <small>歸州</small> 下易踐土 <small>襄王命</small>	單伯會之 侯伯會之 定王 獻見命士 俱同	夏糾聘 夏殺鄧朝	兩絕討罪之望不得不寄慨于天道焉	總問書法一罪王室一遍刺諸侯發去二時意書名帶收	加秋七月只作例起 全加春夏秋冬同	石門 秋七月 <small>尊諸侯</small> 備天時 嚴傳中起例語作題無味宜刪
--	------------	---------------	----------------------------	--------------	-------------	---------------------	--------------------------	-----------------------------	-----------------------------	---	----------------------	----------	-----------------	------------------------	------------------	--

朔奔 小邾朝 垂隴 放甲父 <small>命討出于上</small> 比曹殺傳	滕朝 殺鄧朝 邾牟葛朝 會扈 <small>命討出于下</small> 執意如 <small>伐宋</small> 召陵侯	黨惡貪利者貶之無不至焉	比朝歌傳上下皆三或字 貶爵書名稱人 不序稱人書侵	年○已卯烝	經志時祭彰後潰也	周正紀事不過斷穀梁之誤見此烝非以不時志也合時莫截斷就時翻出所以書烝之故所謂先錄其本作文只渾渾發書法意若定講潰禮便是丁丑烝矣	已卯烝 丁丑烝	望國潰禮必志合時者以顯之焉	以上比為主下比在中發之辨其為再烝之潰而書	有搭待郎作夏數得天者此豈巡待之待耶可笑	△已卯烝 益來 <small>彰後之美</small> 加丁丑烝歸公同	○家父聘 不貶家父	不貶王臣寵惡專責相也	家父聘魯豈為無罪但春秋專重相臣故不貶耳當就不貶家父推出責相意須說得君相一心透纔見羣臣無預論相須也發勿板責糾
---	---	-------------	--------------------------	-------	----------	---	---------	---------------	----------------------	---------------------	-------------------------------------	-----------	------------	---

加糾聘同單只書法兼糾耳當以糾與家父總叙于前而以責相意總斷

頃贈 糾聘 家父聘 錫命 含贈

立君相互貶之文示一心也

說君相一心正見相之任重不可以君相平論嫡妾君臣略分仍總發  
頃邊只榮叔糾邊兼家父榮叔同

糾聘 家父聘 錫命

迭紀寵惡深明君相一心之義焉

始黜糾家父不與終貶王榮叔不與略點總發一心

禮書

恒公

○家父聘 友如陳 不貶父責相 不貶季正本

不貶寵惡私交者罪有所歸也

○糾聘 榮叔聘 三不雨 六月雨 只糾聘六月雨同 比六月雨傳

君相一心故入主之職在論相君民一體故君國之道在子民

糾聘 家父聘 會首止 會葵丘 責相 尊條 合葵丘傳

不以名糾者名家父不以殊會子鄭者殊會罕孔

糾聘 家父聘 秦人伐 晉侯伐 字相不可以羣工自此 虞心 賢者不可以當人自伐 秦誓 此節例伐秦傳

經之責人加意于任之重人之賢者焉

△家父聘 大棘敗獲 若相一心 加糾聘同 上易榮叔錫命同

、家父聘 戰郊 不貶家父重相任 不貶六卿一將權 有加糾聘出者  
重將相之任皆專其責焉

丁丑烝 再書

再紀望國之祀漬可知矣

不惟漬且非時然非時即在漬內再書一貶貶只在今日之烝但不再書不見也要在春秋之文上發板板斷罪便少味

伐凡伯 巳卯烝 丁丑烝

經主明義不拘文之詳約也

只以學者觀聖人書法上看不重事實上三意下只一意

禮書

恒公

祭公來遠迎王后 不稱侯

王室輕使大臣而致其專經正之以禮也

按祭周聘傳有以二事出則祭公本受二命但禮當再報不當遂行故

為畢然總由天王輕使致有遂行之失也 禮天子婚使大夫謀于同

姓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迎而公監之

祭公逆 劉夏迎

王室輕使大臣未律以禮節矣

舊主分作還以靖公例祭公為是見今之祭即後之靖但宜卿逆使監

乃遠使謀婚失禮節矣何怪其專行不報哉比之夏則過重與過輕同



謬方之靖。則失禮與合禮殊途。故不稱使。

劉夏逆 射姑朝 君臣

季姜歸 父子 交非

謹王后之歸。敦化原也。

重發化天下以婦道。勿太黏季姜。正始本于來歸。主化基于閨門。有二意。然兼逾與歸總說。此單股亦不可以之為主。須體貼自歸者而言意。

逾王后 季姜歸

酌王后之稱。母儀婦道昭矣。

兩自字要發。所謂詞之各當而不相悖也。正始二句總發。勿分貼。

應定

桓公

美

逾王后 季姜歸 河陽 毛伯 賜命

比毛伯錫命傳

謹君后之稱。內外之教彰矣。

各兼分與恩二意。而語氣略重。思邊。

季姜歸 王姬歸

經譴婦道。于王后王女皆抑焉。

季姜歸 會首止 易會葵丘同

抑揚君后之稱。臣道婦道昭矣。

自逾者而言。自歸者而言。自天王而言。自臣下而言。俱自聖人意中說。

射姑朝

急修禮而忘國。父子青失矣。

責父子。俱以宗社為重。何急于朝桓。本非王事來。兩邊俱用。無書法。

有出寡母 鄭文使 陳宣使 盟洮 子華 子欽 作急述職者。華欽未必代老疾。且通王

貢。謀王室亦非朝于天子。不成題。

又盟洮 款下 盟成 鄭 雞澤 光繼 會申 佐 繼 作已誓未誓。據同生傳。經

稱世子。必皆已誓耳。今何所徵。其已誓未誓。而搭出乎。

射姑朝 仲孫來 急修好 父子之失

射姑朝 高子盟 緩省難 君臣之失 未見整處

狗君父之命者。非忠孝之正也。

應定

桓公

主

或主陳年。傳達禮獻。依二句。欠切。不若從合。

立秦人伐晉。以桓下拜。不以從命為忠。對不以從命為孝。亦不佳。

秦人伐晉 注 魏 魏 魏 魏 作孝子。盡道以事其親。亦欠通。

又搭盟尾 註 莊 以狗父命 狗母命 比 有何味

年 春王正月 書王

以益數正大惡。明常理也。

天人渾講。要就益數上。發出常理意。總聖人不獲已之思也。天道直是

見其當誅于天。非但水旱凶災而已。

加有年。糾聘。敘鄧朝。主宜見誅于天人。總起如單。

桃丘弗遇弗

春秋重信故譏有約者焉

重既約又背惡其失信非以中變非義照他失信書來奪爵只于書法中見之約出于衛重不可以地在于衛作對弗者還詞釋字義非書法

桃丘 戰郎 惡曹

惡與國失信于後事之譏可推也

就說經者揣摹聖人之意看以桃丘爲主以郎曹書法推之總是失信不可增非義一層現聞先生曰須玩傳中一則字

桃丘弗遇 追鄙弗及失信

桃丘弗遇 捷留弗克納失信

桃丘弗遇 捷留弗克納失信

外如桃丘楚丘以兩衛地牽搭搭出無味之極又有桃丘會義伐約信

而果于不義以信義比亦牽強俱刪

來戰于郎以三國爲主而警來戰于郎

罪凌內之兵以所戰者非也

先論兵之宜用後斷三國用兵顛倒不知類要透發不但責他逞忿正

責其以小忿與師不伸大義也必誅不聽詞氣甚嚴書來戰正以三國

爲主首齊即于三國爲主內抽出帶收德仲曰惡不知類正所以惡

釋賊也須體汲汲誅討之意若直說不當來便無味

加侵西伐北同只辨起來戰書法

四國伐郎 盟越 會稷 戰郎 侵西 伐北

伐郎只點還首齊以越稷翻斷不知類意收來戰書法如單

盟越 會稷 戰郎

主昧大義而逞私憤小怨提起上二比倒本股作收來戰

盟越 會稷

二君黨惡大義靡矣

要含天下之惡無過于此釋此不討更無可討意

四國伐郎 戰郎

同詞以變主兵之例重大義也

體傳猶字串作須不失主賓方妙鄭請于齊而齊以衛師助則鄭無齊

不行吁無錫不動也齊從鄭請逞小忿而大義不伸錫從吁說釋私憾

而大惡遂定豈非一律

戰郎 同國齊 大南

經誅忿兵兩以兵之當用者律之也

以下二比形議如單

○同國齊 大南

兵之可用者惟誅暴應敵也

只發兵必誅暴應敵然後可用。闇影戰郎之非不可說春秋與之下文悖道縱欲及誅禁者得已不已而先之反不得已而應之看時說云兩邊俱要發不得已不知傳只承敵加于已言豈可浴襲混用指月辨其謬良是

出滅庸應敵入陳禁亂大意同上題面更新又河曲應敵圍彭城禁亂

或齊人伐衛禁亂敗賊應敵俱同又彭衙亦作應敵細詳應敵比惟大國滅

庸為確若河曲彭衙則方責其應敵矣豈可混搭即敗賊傳亦無應敵語

四國伐鄭 鄭鄭伐宋 戰郎異詞責王兵

桓公 同詞責黨惡 卑

以四國伐鄭兩邊比斷各收書法 去首比更安

伐邾 取繹 救成至 救晉次皆有兵者聖人之所重句 合救邢傳脫

戰郎 澶淵宋災故兩傳皆有尚為知類也乎句

戰郎 國書伐未有書來戰者無有不書四鄰者 下易同國齊主未有書同者

經之特筆有原罪于加兵者有原罪于致師者

十二 盟惡曹齊魯

固黨之非經微詞以貶焉

全要根戰郎來玩傳中既字文字可見固黨即所以結怨一串說不平現聞先生曰傳意雖本不討桓而逞忿說然須以逞小忿影出不能討

相為妙

戰郎 惡曹

修小怨而復結之悖道甚矣

不以道即前悖道指討桓說體既又二字串作勿以戰盟分

戰郎 惡曹 救鄭 馬陵備兵又回其黨 恤患復協其謀 比馬陵傳無味剛

執祭仲稱字

命臣見脅必大其任以深責焉

尊王命重貴正卿只帶說下底上保重保君上未有不能庇身而能保

君者抑揚其詞舊云字仲為抑名突忽為揚愚謂不然名突以見其篡

廢旨定桓公 卑

為抑氏忽以見其正為揚而仲之立者如彼廢者如此貴賤倒置也玩

傳自得其解

及孔父 執祭仲 突歸 忽奔 單伯至

兩酌詞以紀命卿深罪其廢立也

只以執仲提起以孔父單伯問下倒仲之納突廢忽上作總收書法美

惡同詞經權互用只繳處一誅

去突歸忽奔則主常變不泥美惡不嫌俱倒重木股

執祭仲 突歸 忽奔加孔父只作倒措起

命卿見脅而不保其君失職甚矣

此廢立一事如單以下二比入講却不可平書法單倒執仲

突歸 忽奔

即二君之廢立見命臣之罪矣

總叙總發不能保君意仍倒執仲書法

及孔父

執祭仲 單伯伐宋

常變不泥 美惡不嫌 俱倒重本股

執祭仲 單伯會伐宋

以美惡不嫌同詞句比少味

及孔父

執祭仲

常以正名 變以定罪

照傳問起倒單透發輕重權衡意

執祭仲

會蜀

仲為命大夫而至云云 父為上卿而使其君云云 俱不能保君

廢定

桓公

突歸于鄭

不稱公子

不繫之鄭

書歸

易庶君之返深誅其逆焉

惟其不當立是以不當爭不當爭而爭之是違先君之命而義絕于父

不得為先公子矣串說總收二書法歸者易詞依傳用在後辨其非順

若干起處提過便無味

猶龍曰玩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而即繼以

小白

云

蓋小白亦不稱公子傳亦曰以王法絕之但小白係國而突

不係國于此辨其順逆可見內無承上無稟例不得稱公子其斷罪只

不係國一書法耳

仲先曰絕突之不當立與糾不書子同與桓不稱

公子不同鄭欲作兩意看一以父子言一以嫡庶言不知突忽之事重

嫡庶不重父子必分為當立繼可以內承上稟責他此法固不可施之

于突輩也還兩意串講為是 兩俱有見特併存之

突歸 白人

子奪嗣位者辨其分也

只重不係鄭與係齊上嫡庶長切作眼難易各帶祭仲管仲可引一證

突歸

易

忽歸

難

許叔入

難

朔入

紀歸國入國者義各不同焉

歸人開作要見詞同而意異難易以勢言順逆以理言說易處須見出

不順說難處須見出非逆

廢定

桓公

突歸

易

入櫟

難

入夷儀

難

行歸

順

順

二君之歸國入國而理勢不同焉

只就突衍二人看突勢易而理逆衍勢難而理順總叙後即以歸有二

義入有二義先提明後分作

易詞比鄭復歸

曹

赤歸

曹

伯歸

傳云所以累乎

楚比歸

順詞比

襄歸

盧

吳歸

歸

邾益

難詞比

小白入

衛侯入夷儀

外者似不

難

去疾入

王猛入

天王入

逆詞比

朔入

難

以國氏

各

忽奔

以國氏

各

宜君而不君自取可知矣

須從分正上發不能君意不獨仲罪非關失援總發明其自取也末發欲人自強于為善意雖以國氏猶必名之二書法一直收曹羈傳明斷可入講

伐宋 伐戴 入郟 入許 執仲 忽奔 圍新城 宋伐鄭

楚圍鄭 蕭魚 夏伐陳 會號

伐宋四比出汪註于傳無據本宜以分正對國削乃扯強弱作對且曰五伯之後亦不宜搭五伯等比副之

圍新城 宋伐鄭 秦晉圍鄭 入滑 楚子圍鄭 伐陳 會號

積棄而復振賢臣自強之效也

麟旨定

桓公

器

執祭仲 忽奔

君臣之不振自取之也

自取俱就平日言以仲權重忽分正挑剔子產事總用

執祭仲 忽奔 夏伐陳 會號

君相之不自立有媿于賢臣矣

去執仲只主子產能立比照忽之不能自立

忽奔 會號

強弱存乎人不在援之有無也

夏伐陳 會號

賢臣當內外之強能自立也

能自立自字正與大國之助反須得變其常度意志士仁人宜發子產所獻之捷乃公孫舍入陳之捷夏伐陳在獻捷之後現聞先生曰傳言子產能自立者以無藉大國之助而時刻皆云子產之當強以其能馳詞執禮不知詞禮特當晉當楚事迹耳須知之

盟戲 蕭魚 溴梁 澶淵 易會號 平丘同

賢臣援事抗伯能以禮自強矣

此主左傳卻微朝事單屬當晉邊夫以御晉而述此四事便將搭出諺當晉比易會平丘 問鄭乙立故然事 盟平丘 子產公即位 垣事在襄公

麟旨定

桓公

器

之月也 當楚比易會之入陳 陳乃楚與而鄭敢 楚陳蔡伐鄭 鄭不服楚 亦晦 報其井堰木刊

惟爭承此確餘俱不安

突歸 忽奔 紀其不當立 惜其不能立

執仲 會號 見實 俱在相臣上論

兩觀鄭相見自取自立之實焉

突歸 忽奔 夏伐陳 會號 立突廢忽 同上

、會號 舍至 子產當晉當楚 萬曆丙辰會試加夏 比舍至傳 叔舍以禮以忠 伐陳築鄆圖更全

用禮以當強賢臣之能自立也

葵丘 會號 以桓形襄 加乾時良霄同 比諸兒傳脫

○伐楚 戰 伐陳 會號 比三國伐宋傳脫	二臣于內外之強節兵以制之執禮以當之 齊自管仲得政兩權西抑他日子產相焉當晉當楚	召陵 盟 蔡丘 會號 盟平丘 同上	公會 盟 蔡丘 會號 盟平丘 同上 比滅遂傳脫	○會號 歸三田 子產 比行父如 傳脫	觀強國顯君之臣而不能者規矣	伐陳 會號 夾谷 歸 墮邱 贊 比鄆陵傳脫	伐北鄙 夏伐陳 展會申會 比殺三卿傳脫	麟書定 桓公	執良霄 伐陳 會號 會申 子產 善詞 比蕭魚傳脫	蕭魚 執霄 伐陳 會號 同上	會號 越入吳 子產 執禮 易城楚丘以衛文對 比如晉至 傳脫	○伐陳 會號 雅父 栢舉 子產 國勢強 比長岸傳脫	觀二國強弱之由賢之係于國重矣	伐陳 會號 墮邱 墮費 執禮當強 影鄭忽 以鄭伯五伯起 用禮化強 影季友 以魯伯三桓起	只會號墮費同舊主慶父奔傳然無明文	盟折	紀內臣之結盟欲明其不可恃也
---------------------	---	-------------------	-------------------------	--------------------	---------------	-----------------------	---------------------	--------	--------------------------	----------------	-------------------------------	---------------------------	----------------	---	------------------	----	---------------

屢季在數會上見蓋會以申固其盟只出一盟雖不見得屢亦要各書下文方與茂宿有別柔書名蔡叔書字點起收書而不削書法	盟折 夫鍾 會闕 會虛 會龜 武父 伐宋戰宋 加穀丘同 去伐戰同	詳紀盟會之煩志大公也	全在屢數上寫出盟會不足恃重發公天下意聖人非惡其離叛直惡其盟會傳重垂戒不重斷罪皆存弗削正明不可恃之實其事可謂著明句妙見得雖有倚固于盟會者而視如此之叛離亦當曉于其不足恃矣 現聞先生曰盟者春秋所惡二句非斷罪語只以起聖人皆存弗削意若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長亂甚矣會者諸侯所不得而	麟書定 桓公	數會厚疑甚矣然而皆存弗削者于以見 云 作文須平起離叛不然似添武父戰宋矣	盟折 夫鍾 會闕 會虛 會龜 武父 伐宋戰宋 加穀丘同 去伐戰同	詳盟會之不足恃志切公世也	叙處就將末二比證明離叛然後發意方與一盟四會題別	武父 伐宋戰宋	只盟會不足恃一意	盟曲池	謀紀而與舊偕無救于亡主吳氏註
---	----------------------------------	------------	--	--------	-------------------------------------	----------------------------------	--------------	-------------------------	---------	----------	-----	----------------

盟穀丘

公欲平宋鄭宋未肯平見盟不足恃

△盟武父

即內君謀大之盟而往事皆虛矣

此離叛之迹只據以發盟會不足恃見前日盟會之非不可直作罪其離叛前此盟會後此戰伐此是中間一件關節處向說宋辭平是宋叛離公盟鄭是魯叛離然玩下傳畢竟不該以魯對宋

○伐宋戰宋

又戰于宋

不與二國正人之兵示自治之道也

書定

相公

哭

責賂屢盟二語是料想魯鄭當時問宋之詞然取其賂云味二也字

非謂桓突之罪更甚于宋只見宋有可伐之罪而桓突非伐宋之人舊說云惟可伐而不伐正見二國不能治人處聖人豈以治人望桓突乎又云合二書法總描傳中明明只是又曰戰于宋一書法那一書法從何添設相沿之誤若此可歎

會稷 郕鼎 執仲 突歸 盟折 四會 武父 伐宋戰

大意同單宋責賂乃突歸之後執前言而需索無厭也公平宋鄭正爲鄭求免于宋是一事

會稷 郕鼎 執仲 突歸

戰宋 去歲宋司

只見二國有惡于已不可治人

執仲 武父 加伐宋同

主傳責賂于鄭一段單責宋

有出齊人伐衛 奉命 取須句 尊命 主用賢治不宜一句甚影響又或出

齊人伐鄭 晉侯伐衛 尊命 主用賢治不宜者總之宜刪

○戰郕 戰宋 加伐宋同

紀內外之兵罪各有在焉

皆非以上及客之例單著罪于客來往二字須發透

時來 入許 戰郕 戰宋 同上 上此可易會盟

書定

相公

哭

盟越 首盟 會稷 郕鼎 突歸 實力 即前題脫比

討非其罪而胡以來伐非其人而胡以往

會紀戰敗 以絕爲主

小國倖勝昧于自治矣

重自治上省已之理曲直相已之勢強弱總在自己做工夫引咎辨論告訴俱是徵詞當時紀自治之計惟此一事可爲耳要發勝與滅倚伏之機緊切須寓傷紀意及爲他設處意勿板責他爲援非人只帶入加大去同只作不能保其國

紀戰 完盟 引咎 滅黃 效死 伐非郕 辨論 同圍齊 下許

讓小國倖勝以其失已亂之道也

現聞先生曰當以紀為主借列國以斷之須聯絡有情效死二句乃啓下面告訴事非落實語若呆贊四國便沒情致

△鄭人伐衛衛服伐北鄙滅江召陵侵

歷觀應敵有道而戰爲無策矣

以紀爲主借列國比斷猶不得免句要發

辨鄭皇武會號鄭子產一教易滅江一告易圍宋公孫固如行

父如晉文十五齊使西鄙公使告晉華元如取鄭晉人入郢申齊如

召陵侵晉使于周若易石買伐曹未是

慶書定

鄭人伐衛北鄙引答賁賁滿出兩比意殊不全理義辨論指月欲主彭御傳互載傳未

紀戰大主侵蔡獲貞伐鄭栢舉國蔡

以鄭蔡形紀作去首二比同只侵蔡獲栢舉同勝蔡敗楚倖有大小故禍亦有大小國蔡未便滅然降之還之矣須發禍福相乘意透而

大國小國亦要醒豁

△紀朝彭衙

兩惡交兵以其失應敵之道也

二傳各有引答三項宜總用起見小國大國待敵當如此

○紀戰鄆陵非已亂之道

倖勝之當戒無小大一也

宋大水盟柯上易戰紀侵齊至毅同若易鄆陵以卻至先齊趨風作不廢禮甚穿鑿

上魯方敗宋于鄆而往弔其災下魯方敗齊于長勺而釋怨于柯

會鄭于曹

公子鄆突比之至矣今虞齊衛報怨又爲此會本王氏註

無米書于策

紀常燠之變戒君政之弛也

當有謹微意須玩一察字政治縱弛泛就垂訓上說

無米六月雨政治縱弛得連敬天勤民致順

慶書定

夏五

觀經之傳疑見聖心之慎矣

其自言其語人皆引以證聖心之慎世意二句乃說經者自家之意不可謂聖人以傳疑之文教人慎然即此可見不言之教有關世道人心

春王正月夏五其義斷自聖心其事則因舊史

聖經所以稱作者在義不在事也

即此二事以見修經大義勿專就二股說上比兼筆削與密傳稍別

有出春王正月盟蔑兗段咺昭無米已上四比作君臣父子朋友兄弟

夫婦者經邦大訓乃概說耳豈可如此牽合刪之



語盟 書名

貴戚尋盟經著私親者之失焉

寵愛在平日即遣盟亦見之語無後患與年背稍異傳只論理如此前  
定是事實書法只書名 稱弟是寵愛通例茲獨義係于名殆不可曉  
現聞先生曰聖人非謂凡弟概不當任使語而賢即任之無不可弟恐  
未必賢耳亦非不欲寵愛乎弟但于政為生亂之階其弊多至君失國  
而臣喪家又豈所以愛也不然春秋中兄弟相殘為世大感得一寵愛  
其弟者而可道之以薄哉

加會曹只作前定事實加許叔蔡季只辨起書名如單

慶會定

桓公

至

語盟 許叔入 蔡季歸 高子盟 屈完盟

經辨貴戚前定之盟而變例罪君之私焉

以高屈比叙前定之盟作事實隨以叔季挑書名書法重私愛斷罪

去語盟以分之戚于君權之定于臣開作仍以本比形講許叔蔡季傳

無明文似難作起

語盟 高子盟 屈完盟

以下二比辨來盟為前定倒作如單

高子盟 屈完盟

略紀二臣之盟以非前定也

就不稱使上發盟不盟未定意勿以非前定提過而歸重裁義作權  
乃權柄之權非于其能權也

御廩災

御廩災而新則不書

略望國之興役重本之意也

自不書新作上發重本意其新必矣必字可參有國急務數語要發隱  
然有非此不可勞民意

御廩災

雉門兩觀

不書新作

舊主重本示孝華僭示忠今作似不必不如願題倒單

御廩災 築郎

桓公

至

略內役之興以奉先之異于自奉也

御廩災

滅陞渾

與安與土木云云異矣

伐山戎

築郎

務外即上題脫出

有搭構季以不書新作不書報越主教孝作者亦穿鑿

乙亥嘗

特紀望國之祀以不時不敬也

秋嘗以物成薦新為義舉于周正之八月則物尚未成周官每戒期卜

日而享舉于災後之四日則禮多未備事字心字宜發

加御廩災願傳作提起不時不敬一邊

已卯燕 乙亥齊以得時起重潰禮

宋以四國伐鄭以失時起重不敬

以王制論兵而不許其私相假焉

私相用重兵統上說與非王命而擅與者稍別就其私相用便是大亂之道不必推下一層不以者言不當以也

加武父戰宋只作修怨事實再加執仲突歸亦同

或以兵皆統于天子擬出齊人伐衛召伯康 召陵侵 劉文公謬

以四國伐鄭 以楚伐齊 以吳戰柏舉

經謹兵制迭議私相假者焉

桓公

總敘同單總收以字書法要玩三怨字正私之實

△以伐鄭 會曹伐鄭以弱假強 大司馬九伐 以小先大 大宋伯九儀

兵制禮制均著其不可亂焉

二傳俱有意字俱重杜亂上發

求車曾求

謹王室之下微室利源也

觀化意重發求是衰亂根源後而不儉又是求的根源上有好者至不厭矣極言有求之害古之人君至止也見得不求與求安危之效甚大亦甚捷傳來二句重看

△盟本會本召陵侵 執邢犂只四邑 執邢同 勿錄認解歌傳

諸侯大夫之求利王室倡之也

受齊賂受宋賂晉靈求利國賁蔡賂賁宋賂有范求利家要形容皇皇

惟恐不足意俱本天子來 加求車同

歸俘衛別路 會夷儀 崔杼賂 公圍成 梁丘據取貨 瓦奔 佩裝拘蔡

若出歸俘庶其奔會夷儀瓦奔則題面頭腦難記

外有出奔母受方 輸王 黃父 輸王 主租稅所入各有職貢者謬甚宜刪

突奔蔡不書所逐之臣而以奔為名

正出君之自取端其本也

桓公

只體君實有困而出于臣語意虛翻自取不必論及馭臣非道亦不必

推到藉其力以得國上總之傳原通論諸侯之奔非黏定突末句要玩

突奔 衍奔 款奔

主凡諸侯之奔數句自取事實須分別大意如單

突奔 入櫟

紀諸侯之出入端本謹禮之意寓矣

忽復歸稱世子 稱復歸 加忽奔同

經于嗣君返國者不能自立之實焉

惟君位已亡故為既絕而復歸二書法原一意其曰厭詞總是傷其不

能自立當根本傳作文末一段是因諸侯而推及大夫加忽奔同

同生 盟折 忽復歸 咥復歸

紀君臣復國有不可之別焉

同生忽歸作一邊諸侯世國稱復以許之柔會咥歸作一邊大夫不世稱復以絕之

忽復歸 咥復歸 加忽奔同奔同

別還國之稱權以世不世之義而已

以稱復總問兩邊事實不重只借以明諸侯大夫之義

同生 盟折 下易入極同但與傳倒

慶會定

桓公

孟

官與國異故有世不世焉

同生即書諸侯世國柔不氏大夫不書官就中發出可復不可復意亦借題發揮勿作于魯看

許叔入

著貴戚復國之難正以大義也

全在難詞上發意若實講非義便像過詞了難在事勢上看而所以難之故根不伸大義來惟因亂竊入故進退觀望不勝疑畏也

會艾

內外講定小之謀經原情以罪焉

鄭強則挾鄭以爲利叔入則定許以爲名罪可掩乎本李氏註

邾牟葛朝 稱人

慢王黨惡者春秋所狄也

不奔喪而朝弑逆一申講重朝

入櫟 櫟公後降節而不書獨書

相率字要看收稱人

于庶君據險深明謹禮之意焉

傳中禮字最重作文體貼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句發強都之害見爲

國不可不謹禮全就書法上發聖人垂戒意不專責鄭莊

慶會定

桓公

孟

克段 入櫟

如單克段內兼點制邑但不與京城平莊公親戒句可味見得設險有

小利以動人若此 加遇垂只作突之復國

克段 入櫟 衛奔 楚師滅陳 墮郕費

楚比易楚于代徐比歸

示設險之戒深鑒于禮之不可不謹也

以禮制論起重莊公不戒制京之禍而城櫟貽患作次將楚衛引到邱費隨即墮費事體出削厲公復國之意大發垂戒

去墮費倒本股作克段中入講內以下二股挑之

入櫟 衛侯奔 比歸

著昧禮之戒以強都每貽害也。

未大必折有國之害既證上文謀國之誤又起下文云及書法之意

宜會傳血脉作文

衛奔 比歸 加會厥術歸楚于伐徐盧吳端同止出會成楚于伐徐同

兩觀強都之害知禮之當謹矣

須看未大必折一必字要即二事以決理勢之必然勿泥事實講

衛比有易衍歸者尚可若易寧殖伐許林父入威者謬○楚比易陳蔡

歸滅陳蔡圍蔡俱同

衛奔 比歸 墮邱費

桓公

美

聖人知強都之必害故爲國而杜其害焉

上二比只證明未大必折故夫子云雖聖人爲國亦不能外禮也須

照故字口氣

○入櫟 墮邱費

示越禮之戒觀謹禮者可知已

傳原即夫子行事以證書法之意不可對作

、入櫟 滅下陽 既書入櫟則其國已復下陽既焚而虞亡矣

待衰世之意于設險失險均戒焉

盛世自無違臣誰敢據險自無暴客何必重險故總言待衰之意上邊

亦非謂險可廢也兩邊須不相悖

、城中城 設險城虎牢案險同上

陳蔡歸 栢舉 城陳蔡設險之效中無字證栢伍貞失人之效蔡聲子語對雖驚然穿鑿則

衛奔 比歸 舍中軍 季孫樂施奔氏謹權俱在聖人意上發

戒險而重衆皆有所鑒也

入櫟 溴梁 設險遺患似泛宜刪委政遺患

衛侯奔 廬吳歸 會尾 栢舉 設險之效貪利之效比朝歌傳脫

○會襄伐鄭 詳會地而後言代

紀諸侯兵好深責其疑于義焉

桓公

美

疑字最重疑于爲義未有不果于爲不義者疑字從是非邪正之明處

來作眩惑字看不作遲疑字看言昭公明白當輔諸侯領計其勢而疑

于輔之乃終于納突也始終二字不作前後解輔正則疑與邪則果總

爲諸侯心事不可謂會疑于爲義伐爲果于不義要知此疑詞是說經

者加他的當日諸侯則一心向突未嘗疑也 現聞先生曰輔正與邪

爲義爲不義亦是互語總是一意總是一時

加忽歸 弱入櫟證其計勢而疑于義倒單作

忽歸 入櫟

觀爭國者之勢其疑所自來矣

從分之邪正說到勢上日以二句宜發

會義伐 會曹伐

經紀兵好干昧義昧禮者譏焉

上以勢論人而不計其義責諸侯下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責宋莊俱是納突事宜總叙

會義伐

次滑 疑于義 亦少味 仕于義

△會義伐

納捷箇 疑于爲義 姑庶 勇于從義 長幼

會曹

即二國之有定序而知不可紊矣

慶公

桓公

卒

只見蔡之先衛乃儀位一定非義可得而先後蔡衛皆文昭當侯爵但蔡叔凡也或王所封康叔弟也成

王所封

會曹伐鄭

去會曹同

責大國易諸侯之序以謹禮也

以至之先後易序即是以意之向背爲升降亂序在伐鄭上而以會曹照出宋王兵宜責利字禮字俱重要發定民志意亂所由生一段不可忽

伐鄭

牛首

伐鄭

非林

會宋

會義

只本股伐鄭

會義同

春秋謹班序徇意挾勢者皆非也

齊子光先至故牛首一長滕薛非林再長邾莒責主會者晉趙武少懦故會宋一絀于子木會號再絀于子園責爭先者

盟幽

會淮

盟蜀

會申

許先滕滑再先那曹黃桓

一先楚共再先楚黃黃楚

勢

會邾

會邾

伐鄭

伐鄭

齊先宋

先先邾莒

意

侵蔡

許先

會祖

和莒先

會宋

先先黃池

夫差

竝同上

此外有會曹伐鄭召陵臯臯會曹先蔡伐鄭以後至先衛俱就蔡衛說召陵先蔡臯臯以陀爭先衛殊不知臯臯諸侯未序豈可擬題意勢二句搭題一經甚煩且多疑似姑存其稍顯者

△新築

難澤

易作三軍不入倍征戰端受縣受郡同

下又易比歸先歸復所後者則

桓公

空

慶公

以利心操賞罰禮之所以亂也

以繁縷爲誘以欲殺魏絳爲阻新題中之稍有意義者但傳謂後世非指春秋時耳

○會曹伐鄭

肆皆

違王制茶禮

後世有以禮賞誘人云云

廢王法失刑

後世有姑息爲政云云

△會曹伐

執鄭伯書伐

春秋重禮義惡夫亂分素防者焉

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二利字不同須辨

△會曹伐鄭

邢丘

案序

率人

不以禮

委權

愛人不以德

△會曹伐鄭 會黃父後世有以醴齊云云

于易序而謹失禮于勤王而待以正

至伐鄭書至

志內君返國誅厲之法嚴矣

無王法爲不義只一意俱指納突書至是著其黨附之罪勿涉危意須以前兩次會伐引入斷罪味莫之禁也句有傷天下之無王法使逆桓得以出入自如之意

加會曹伐鄭舊主素王制玩王法對作不如作事實提過倒單有味再

加于義伐同

靡定

桓公

空

城向主與中丘傳

經重勞民卽合時之役猶謹也

按十一月徒枉成則以周時論亦可與役但聖人重勞民故書

衛朔奔書奔

名失國之君以其見絕于王也

寄五國伐衛傳解殺害伋而立已五年矣周室欲討洩職逐之而立黔

牟是朔乃天王所絕也豈可復抗以入國乎收書名書法

盟黃平齊紀凡諸衛故也

卽小國要盟于大見不得已之情焉

主總傳小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句紀魯之姻甥在齊故齊欲納朔而我欲平紀也

盟趙

卽內外約信見盟不足恃也

以尋蔑而盟下卽曹伐鄭罪自見矣出汪氏註

戰吳

主盟黃未幾而戰見盟不足恃或主疆場有守禦之備較好或主

內兵書敗曰服無味

盟黃 盟趙 戰吳 伐邾

靡定

桓公

空

望國結信而遠渝春秋深惡之也

正月盟齊而五月戰二月盟邾而八月伐總見盟不足恃

○蔡季歸書歸

經賢貴戚惟終無得國之心也

季之賢在以道以禮上而其能以進去以禮歸者良是不爭故也劉敞

四句總發于後勿分貼其去其歸季字也歸順詞合之方見其貴現

閻先生曰蔡季奔齊傳中初無此意公子不去國二句承以道句既歸

何以不有國承以禮句玩傳意蓋謂蔡季嘗獻舞嗣位人心大定之後

而不忘父母之國充盡忠孝之節此何等有禮強以奔喪爲禮對上從

權者非且與不爭意為兩臂

蔡季歸 季子歸 書字歸 曰季子曰來歸

兩觀其戚之歸其賢皆足嘉也

以順封人而去以獻舞立而歸以力不支而去以見思而歸皆重歸上

蔡季歸 子哀奔 歸國之賢 去國之賢 子於此書字又與歸去邊未終

△蔡季歸 元奔歸 劉啟 蘇轍

經于兩賢皆予其主就之善焉

上始終以不爭為心所以為宜收書子書歸下始終以討賊為心所以

然收詞煩不殺俱串在歸上方妙

麟旨定 桓公 室

蔡季歸 麟奔 見費春秋 劉啟 合于春秋 殺梁

經于外臣去就而旌其賢美其信焉

○蔡季歸 舍至

經于內外之賢皆因其歸國而予之也

去以道歸以禮季之賢也故志其歸而稱字忠事主禮立身舍之賢也

故于其至而稱氏各側重以禮句上重不爭看下重衛社稷看

蔡季歸 履奔 去歸令宜 退退失正 對無味剛

盟茂 蔡季歸 稱公 虛位 上易盟超同 以蔡季比 係諡 定名 下易錫命失禮之實 代蔡無謂

貞伐鄭 會宋 子棄殺共王之諡 忠 子木鄧蒍之諡 孝

出貞伐吳屈建伐吳同下易滅舒鳩同 此等題與傳非所得三字何涉

以諡擬題已屬可已外如盟茂 陰號放 午伐鄭 紀名從 此與陳侯午傳 上之文 鄭之實

合反愚者違禮二句又蔡季歸 諡鄆陵 父名 又會葵丘 殺君命 秦人 下拜

伐晉 殺父命 俱作忠孝殊不知傳意在僭禮上說豈可如此擬出俱刪

之

伐邾

宋邾爭疆魯從宋志主背趨之盟說

春王正月 從魯主

麟旨定 桓公 室

子適君之終猶以王法正其罪焉

已沒而王法猶在不赦誅討之法其嚴乎

春王正月 平州 執曹

經嚴誅討有感于當時之廢法也

照傳倒作全要體貼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意

公與姜如齊 曰與

內君失闕家之道春秋特治其本焉

麟旨定

陽溪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平陵史順震爾長較

麟旨定

元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黜國君擅立正大倫也

內無所承矣上又不知所請一串下然其無承是遭時如此不宜加貶

同生 春王正月

內君擅立之罪不可以嫡嗣解也

如傳例為諸侯上末皆通即位以前言之

麟旨定

莊公

夫人孫齊 孫

紀國母之出明大義以絕之焉

只孫字一書法而以恩義為斷案使若字要看見非臣子無恩乃自知

愧服也

孫齊 孫邾

同詞以絕國母以義裁恩也

主哀姜去至義重矣一段重本股作有如去而弗返句宜體見文姜義

無歸道也

有擬城楚丘

許穆夫人賦載馳 宋人圍曹 宋襄公母賦河廣

比姜氏如昔傳主聖人錄

于國風大場不出刪之

逆王姬 不書如

略內臣之主仇嫁立人道也

重義不可受一意義乃復仇之義齊字要醒實莊公非責單伯

築館 書

不正望國之變禮重複離之義也

端本本字是本始之本指命魯時言惟始不曾辭所以今日無可奈何

而有外館之築知其不可只因居喪不便行禮非念及于仇讎也故人

以此舉為合禮聖人獨以為廢人倫滅天理大變指父讎加逆王姬以

麟旨定

莊公

尊周居喪問起重端本渾作如單

榮叔錫命 不稱天子

追寵大惡經譏其違天也

敝見主壁因終喪人見而錫桓不入見故王使追錫為諸侯

加舍贈並叙分作總譏王之不天君臣嫡妾作眼或加咀贈從王伐

作天位天討欠通

、錫命 肆肯 失刑 幣賞

王姬歸 書歸于齊

紀嘉禮之成顯忘仇之惡也



齊字最重。書歸于齊。然後知單伯之違為齊。而逆節之築為齊。而築體傳未著明二字發。

加逆姬築館倒作同單。

王姬歸。歸俘。

加逆姬築館倒作同單。

上結正忘讎之罪。下結正黨惡之罪。上書歸于齊。而後下及書歸。

寶然後。

○遷三邑。以師遷。

紀大國之迫小。顯其暴也。

以迫字為案。以與繼為斷。迫之為已屬。言迫之使去而以地屬已也。須

摩書

莊公

三

從紀民猶足守。上寫出齊以大眾相迫。最為慘毒。勿入泛常遷國話頭。

此傳書法。只在以師遷。通經遷國有三宿陽皆國。獨此為邑。遷宿遷陽

皆稱人。獨此稱師。故傳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則其為書法甚明。舊俱

沿習。故不再貶而罪已見謬甚。

加大去主。自是而滅句同單。

取長葛。遷三邑。遷宿。

去首此傳而合。

大國迫小。經變文以見其暴焉。

以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問起倒單。

遷三邑。城邢。

主與滅繼絕。但邢未嘗滅下。語須斟酌。

遷三邑。

伐餘丘。

邑不言遷。罪迫小。而曰伐。戒縱權。

兩稱邑所不當稱。肆暴縱權之罪見矣。

遷三邑。

伐衛及戰。

邑不言遷。遷不言師。以師遷者。見紀民云。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見齊人云。

遷三邑。

伐鮮虞。

迫小不仁。與滅繼絕。却救合義。用兵禦伐。

伐於餘丘。

特書。

志大夫握權之始。垂戒深矣。

此邑耳。其曰伐何也。正與下法不當書而書相應。幼年首以字著眼。重

垂戒不重責莊公。人知慶父凶逆氣焰。因于專主兵權。而不得其起于

何日。開于何事。聖人特志其由。以明亂之所兆。都從此一節而始。

摩書定

莊公

四

聲伐鄭。

會伐宋。

伐餘丘。

入杞。

伐邾。

會救鄭。

詳志內臣專兵。戒縱權也。

三段平看。三不能要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要發。

聲伐鄭。

會伐宋。

入杞。

伐邾。

會救鄭。

觀二臣擅兵之迹。可以知禍本矣。

發再為主將。擅兵兩世意。繳本股。

慶父如。

遂得臣如。

二臣之造禍。由擅兵也。

全在成季不能遏惡。仲伯不能免死。上形容。

入杞 伐邾 會收鄭

內臣久擅兵權可為縱權者戒矣。

得權在擅兵兩世三軍服其威令上須總三役論之。

餘丘 北杏 諱一國之權 諱天下之權

○餘丘 下陽 邑而曰伐 設險待暴 威季 官之節

特筆有二縱權素險之戒昭矣。

都重垂戒上 加鄭入伐衛滅譚同。

餘丘 邢丘 征伐大析莊委慶父卒致子般之禍 朝聘大事仲委大夫卒致梁之盟

經謹大權兩戒委兵委政者焉。

莊公

會稽

國母悖行內君失子道也。

三 溺會伐衛 不稱公子而書名

黨仇虐親經所深貶也。

會仇讎伐同姓是總斷行文須體傳中況與口氣不稱公子者以其忘

先公之仇即不得為先公子也要知貶溺正所以貶公

絕季入 不書奔 不書名

責戚奉命紆患其情更可原矣。

重存祀上原他有紀侯之命見非盜地下敵不得已而為之見非棄君

避患亦是從二書法想出聖人不貶季意作文將二書法並提挑明聖

人意思然後將季所處時勢如此而承命為不得已之計渾融發透入

者難詞不重然亦可見季不得已處傳只說不書名其添出書字來

加庶其奔鍼奔夷奔辰奔同客比只辨書法見用地不與其夷下敵

同去國不與鍼辰棄君同所以不書奔不書名再加許叔蔡季亦同

庶其奔 鍼奔 牟夷奔 辰奔 各一比同

觀用地去國者之非義可以諒責戚矣。

許叔入 蔡季入 紀季入 鍼奔 辰奔

即待責戚之例知諒存祀之情矣。

莊公

只倒不書名邊重存祀上而有命亦不可遺

紀季奔 庶其奔 牟夷奔 只主不與庶其牟夷同罪邊

許叔入 蔡季歸 鍼奔 辰奔

待責戚之異論其所以去國者也

不宜板着有罪無罪講此四句是辨明不書名之非貶機括全在書不

書字上見出貶不貶意許蔡雖搭入與歸須在去國上論無罪

許叔入 追奔鄭 順封人 而去 蔡季歸 而去

不貶責戚原其去國之無罪也。

書字只還以諸侯兄弟之常例無予之意但影照書法連無罪意亦輕

紀季入

大夫

計忠 微子 避忠 太王 告免其貶題意不佳可刪

紀季入

高子盟

奉命紆難 少味宜刪 權命位難

紀季入

滅邢

奉命存祀原情于之 禮命存小從禮美之

紀季入

子襄奔

存祀 存道

次滑

齊大

內君駐師亦不勇于義矣

只重義字玩較而書次

云宜以教紀為主而以柳齊串入方見一舉

兩善不可分股亦不可交互見義不為傳者據其教紀斷他如此其實

莊未嘗見復讎之義也畏字正與勇字相反傳引易文只辨鼓亂之

義

莊公

七

說為謬不必以利用貼教左次貼伐德仲曰雖云一舉而兩善并須

知重在報讎上

加繪逆會澤同主魯紀有婚姻之好于齊有父之讎

次滑 次陘

子襄駐兵亦辨兵之所用而已

要發所以善史議意上重教紀帶抑齊下只整兵慎戰一意俱以義字

為斷

舊有次陘次鄭題單生伐而次邊不知伐而書次正借以申明教而書

次之義原不當偏出次鄭是東諸侯之師非鄭師也搭之甚謬

侵蔡伐楚

伐鄭次鄭

利用侵伐 左次無咎

次鄭非左次則此題亦不可擬出以題面整姑備之

書救鄭

偏陽

夾谷

吳救陳

怯

概觀義兵不專以退怯勝也

歸重進與勇上借各股發意勿涉贊詞綴次滑上傳首尾只有勇字

蓋進即勇退即怯非四項也如此擬亦未妥且如吳救陳季子曰吾請

退以為子名何獨非退而必謂之怯耶如出宜總用勿分貼

退比易楚子圍鄭

退師

士句侵齊還○怯比易弗克納○勇比易墮費

仲尼命申句圖書伐并有勇牙 須樂頌下伐圖書伐并有勇牙

義

莊公

八

次陘 召陵 圍新城 遂救許

同上俱就齊桓說師進次于陘師退次于召陵不舉新城即移救許

或出次陘 召陵 追鄭 弗及 怯 主進退得宜勇怯失宜夫平搭尚

未安况復分得失乎又有出伐戴 次聶北 追戎 救成至 怯 單主

失義邊尤謬悉刪之

次滑 遂救許

以義酌救勇怯之得失見矣

進退勇怯分貼上下各有兩善意

次滑 弗克納

見義不為 謀六五 聞義能徙 同人九四

次滑 職郊

見義不進 知難不退

次滑 書救鄭

駐師者怯義 還師者近仁

次滑 次郕

怯于義 放于義

享祝丘

紀國母越禮所以甚其罪也

既非人又非地市下方得甚字意

過垂

于爭國能者者僅不沒其實而已

突衍儀剽胡氏未嘗立斷案此傳竟全遺蘇轍語甚善其說而第辨此

麟旨定

莊公

九

會之非子儀耳則此傳宜突儀並用見聖人待此兩人者僅不沒其能

君之實非有所與也未以止亂意味歎于後過垂實屬公非子儀或于

起照明或于文尾一煞便了 仲先曰此傳須兼鄭突卒傳看突儀雖

兩用仍照傳收到厲公非子儀上方是庚戌劉君于曜文最得 三國

過垂謀取紀也

入櫟

突 過垂 儀

執曹伯 衛奔 衛奔

澳梁 劉 札聘

去八櫟 澳梁同

二國之爭立由不能讓也

儀剽處突衍之亂正如賊處負笏札處光之亂皆宜讓不宜爭者也玩

其適與句雖無傷重然亦須串在儀剽上賊札皆國人所推立與儀剽

相類故引以結二國二君之局勿用之突衍不可借過垂作子儀只

虛補可也

入櫟 過垂 衛奔 澳梁

以讓教天下故爭國者皆不與焉

次滑

公會于 儀謀紀 冬會鄭

其年突 人與會 國齊

劉立 會宋 與會

與會 同上股僻難記

盟戚 札聘

二君能以國讓可為已亂者法矣

以鄭衛之亂起如子臧季札云體一國二君意發須人不如是則亂

麟旨定

莊公

十

不止意不可板講二子之賢 取札之讓當以光弑僚時言 上易執

曹同 下易會向 是壽夢同 或出途伐秦 曹宣卒 吳救陳 札主 同

過垂 比歸 爭國昧義 如子臧季札可也 為曹子臧季札不亦善乎

召陵 城濮 盟戚 札聘 桓文止亂以處父繼 比救江傳脫

子哀奔 宣即位 劉同 盟戚 札聘 比洩治傳脫

歷紀辭辭辭國者皆善于自處者也

子哀叔盼善處昏亂之朝繼洩治子臧季札善處爭奪之日繼儀剽

書救 倡陽 盟戚 札聘 重將權 徽林父 比戰姬傳脫

召陵 桓盟戚 蕭魚 札聘 比書救傳脫更牽強

城楚丘 盟戚 札聘 越入吳	<small>曹子誠吳季札 比公至晉傳脫</small>
臣得處發之節君得處困之道可以風矣	
宋楚平	<small>華袁嬰 國盟戚 札聘 國之忠 比別我傳脫 元袁嬰 國之節 緣出李徐儀對</small>
大抵辭國爭國題大場必不出况復牽合比搭尤無謂已上題盡可刪	
大去	<small>不名</small>
不貶外君去國權以道也	
論紀侯之去總以太王事為主傳中道義亦可則當字面俱有斟酌蓋	
不以養人者害人道也然正以其不爭而去去而能存如太王去邠方	
為合道紀侯之去于能存一段無了但就今日言亦見不以養人者害	
人者之道至于不存意都在後故卒紀侯以明為君之未玩傳只是	<small>莊公 止</small>
無貶與字勿重看。不與之意即在其中也。大字是紀實只收不名。	
加寔來只點異于失地之君而不名倒單作。	
、大雩 大閔 大去 大無 大蒐	<small>去本比如傳分二段</small>
稱大之文惟去國近道者無貶焉。	
三段辨過書法倒單作。	
○大雩 大閔 大蒐	<small>去大蒐同</small>
經于望國戎祀特詞以譏僭焉。	
總叙略點三段以戎祀作目總斷其僭。	

大去 滅黃	
祭道義于去國守可予而去亦可恕也。	
下股只借來引本股勿兩開所謂道之以不養人者害人必去之時其	
民從之去之後聲基開統比效死弗去力量更大	
大去 歸鄭	
國君能去不能存經與而不盡與焉。	
下比照不錄其卒書法不可以不爭而去去而不存分屬二句都在大	
去內看出宜總發于前而收二書法于後。	
大去 哀奔	<small>愛人恕其合道 太王去邠 愛身貴其存道 微子去紂</small>
大去 札聘	<small>去國 恕其能權 辭國 惜其過中</small>
如紀 紀季入	
大國之行于小者似禮義而非也。	
殷聘世朝為禮與滅繼絕為義兩邊俱要發出行詐之志來存紀謂存	
紀祀于鄭。	
待禘 齊侯稱人魯公書及	
內君講武而親仇心亦忍矣。	
無人心就待內推出至情上圭宗廟句最重。	
待禘 盟防	<small>下易納幣同</small>

兩卽內君忘仇之事皆子心所不忍也。

狩者其爲樂下主乎已其事上主乎宗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俱重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句發。

、狩郎

五國伐衛平公之敵所以平公不亡

狩膳

國祭此志仇正人心

無王

五  
如齊師加會禮祀丘同

于國母恣行示謹微之意焉。

○郎黎朝

特書曰朝

屬夷修禮特嘉其進于夏焉。

麟書定

莊公

三

書名是通例不重只引起書朝耳能修朝禮謂來時能成禮非止謂能朝也王命爲小邾子因數從齊桓尊周故桓請于王而命之非以修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于禮觀之所行必漸同于中國則其得受爵命豈偶然哉。郎因僻小故附東夷蓋邾之別裔非純夷也。

、盟茂

郎黎朝 蕭叔朝 小邾朝 介葛來

別附庸之類特嘉進于禮者焉。

以書字書名引例問起倒書朝作同單小邾股帶講。

盟茂

郎黎朝

蕭叔朝

介葛來

單出盟茂

郎朝同

辨附庸之類貴夏賤夷也。

二例字宜味非聖人有意貴賤之。

○郎黎朝 小邾朝

夷屬能進于禮其屬命有自矣。

一順作不必總叙亦勿作兩截收書朝進于禮推開說勿泥定朝禮。

、盟茂

郎朝 會首止

會葵丘

內夏外夷

尊君抑臣各發意

比首止傳

兩異詞以紀事實華尊王也。

盟茂

郎朝

城邢

城楚丘

貴夏賤夷

貴王賤霸

比楚丘傳

、盟茂

同郎朝

介朝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比單伯至傳

兩有所字貴中國尊王命見矣。

麟書定

莊公

古

以儀父單伯爲主餘比相形借盟茂傳中國附庸列國命大夫二例。

只蕭叔單伯至同。

、郎朝

小邾朝

吳伐邾

黃池

進修禮

比伐邾傳

、小邾朝

進于夏

杞子朝

變于夷

桓公

比杞子卒傳

以一禮分夷夏而人貴善變矣。

以聖人黜爲杞子對上王命爲小邾子上補前此黎來下補後此成公。

成載杞卒傳作黜陟爵次不知小邾非聖人爵之。

、朔奔

小邾朝

命于王

比五國伐衛傳

外有五國伐衛小邾朝作于奔當惡修禮以重王命有何意味刪之。

五國伐衛 賄而稱人

深貶諸侯黨惡以其逆命也。

逆王命以黨有罪一申意重王命上人諸侯所以人公非只貶公蓋可  
以人諸侯而不可以人公故人諸侯而公亦與矣。

加朔奔初起如單。

、五國伐衛 圍宋 人諸侯所以人公  
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兩人諸侯黨惡附夷之罪著矣。

六 年 ○突救衛

褒王臣恤忠論其理而已。

麟書定

莊公

主

救卒即口 朔不可以存卒拒朔分股褒救衛全在申王命上當時雖

不勝五國使之得入然順是逆非自有定理以常理論王命自是可申。

詎料諸侯不顧順逆哉聖人所據者理理所當為則褒之成敗非所計

也。不計成敗方可申理作此要有感慨激勸意 仲先曰傳中三理字

緊相呼應須要挑醒。

加南季聘只照書字書法 加從王伐鄭順傳倒本比見王威之褒如

此無怪其不振也。

、朔奔 伐衛 突救衛 朔入 去朔入同

知抗王之惡則納者宜貶而拒者宜褒矣。

以王命絕朔起斷其無可入之理納者非拒者是總發聖人不以成敗  
論事意。若去朔奔即屬朔入傳此傳無公至下傳無朔奔。

伐衛 突救衛

經重王命故子奪兵之順逆焉。

總以朔陷其兄一段論起伐救小分後總發或曰以下意。

突救 齊人伐衛 有載城邢傳作以王命與師者正題

經重王命申之奉之者皆予焉。

本股只是申命不可言奉命。

、突救 城楚丘 于突有申王命之理無功必褒  
桓公有尊王命之罪有功必貶

麟書定

莊公

共

○突救 盟兆 順逆  
公私

王臣之微有以申命褒者有以奉命尊者。

兩邊皆從聖人意發苟有申王命之理功之成敗弗計也苟為奉王命

之人位之大小弗計也二命字不同上乃廢朔之命非救衛之命

、突救 楚子入陳 恤忠不計其功  
計罪不計其食 兩邊皆以或曰難起

○突救 宋楚平

兩觀聖人褒貶知功輕于命矣。

上君子行法以俟命故貶褒如此下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

此稱人稱字下兼元反。

、突救 書救鄭 重王命 重民命 俱就無功辨起

、突救 沙隨 計理不計功 義不榮勢

○突救 會申 行法侯命 以表立命 上亦有守義字面

△突救 厥愬 王 理命 衰 伯 心 九 怨

兩不計恤患者之功論理而原心也

○突救 黃父 申王命者褒之以理 稱字 勅主事者待之以正 無美詞 總以有功無功論起

、突救 召陵侵 申命無功亦褒 奉命褒功必貶

、突救 栢舉 申王命本五國逆命來 論理不計其功 達王命本管人限命來 論功不計其心

、突救 入郢 子恤忠 惡肆淫 皆不計其功 社公

摩音定

、五國伐衛 突救 栢舉 入郢 君子行法侯命故其褒貶如此 聖人心無毀譽因善惡而施褒貶 比入郢傳同上

○突救 黃池 行法侯命 以人勝天 衛朔書名書入 公書至

朔入至伐 衛朔書名書入 公書至

逆君復國兩屢詞以見罪焉

朔所以見廢于王者為殺兄故朔所以始殺兄今又逆命者為爭國故故春秋大義一段只就取國上論作文以朔逆王命斷罪以魯不當黨融入其中二書法總收 春秋之情只是大義公天下 現聞先生曰朔罪在弑兄使王法不行則春秋當以王法誅之今王既廢朔春秋又

何誅焉故但誅其逆命而已數傳皆是此意

朔入

逆君抗王命以復國經深絕之也

重逆王命上殺兄之惡就王命中見之

公至伐衛

志內君返國誅惡之情見矣

玩傳詳論朔之惡用一故字轉下四段總束春秋之情見矣句宜歸重罪朔但罪魯意亦不輕全在罪魯中發出誅朔意書至在黨惡附奸例中

摩音定

許叔入 朔入 上易句入同 社公

辨書人之義以勢與理論也 主人有二義三句上理順勢難下勢易理逆

、伐衛 突救衛 朔入 公至

深惡以逆取國者詳致其責焉

看春秋之情見矣句則知聖人甚惡朔之弑兄而逆命故無所書而不致意總起以朔罪重當拒不當納意融會成文詳倒四書法總歸到朔上

伐衛 突救衛 朔入



逆君藉勢復國經深惡其抗命焉

主連五國拒王官一段須貼勢無難意發揮只收書入

春王正月 伐衛 突救 朔入 公至伐 札聘 去首此同 去札聘同

以天下為公故許貶逆爭者焉

札聘股直就選賢與能說順傳做下 雖正取國猶未之宜即就選賢

與能內看出今添隱公貴無命非傳本旨還宜去首比為是

朔入 札聘

倒作與上題同札聘選賢與能亦在聖人書法上論故曰春秋大義

春王正月 朔入 此題宜刪若出則體雖字况字意發

麟肯定

莊公

尤

立晉 札聘 不貴以正取國 備貴以賢讓國 俱屬論理不重于奪

上易隱春王正月同 或小白入去疾入同 首比一總不妥至如小

白實是以正得國者豈可作能俱應刪

伐衛 至伐衛

兩貶內外黨逆所以罪逆者至矣

公之罪亦在伐時當總叙混作書法連收為是

許叔入 朔入 難逆

朔入 衛鄭歸 俱有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句一陷兄一殺弟上重逆

朔入 廬吳歸 神繼公天下選賢與能不以為異 封建公天下典滅繼絕不私其身

歸衛俘 特著

即致賂之事諸侯之罪可結矣

衛賂總在齊齊分歸列國故曰四國皆受朔之賂結正者歸結其事而

昭正其罪見前此極力援朔至逆命不顧皆根于欲貨一念故曰迷惑

之端端字重看未發垂戒意

伐衛 突救衛 朔入 歸俘 加朔奔同 只伐衛 歸俘同

諸侯以利黨惡經結正其罪焉

總叙倒本股同單

○歸俘 獻夷捷

麟肯定

莊公

序

因分利而正黨惡之罪因矜功而抑略遠之非

言齊歸衛實則知 云以來獻稱齊侯則知 云用此論起前之黨朔

只為貪今日之利前之遠伐只為貪今日之功舊作正義明道不切

七 恒星不見隕如雨

謹天象之變傷王道之微也

不見夜明也經星隱沒常經泯滅之象眾星奔流諸侯放恣之象

伐衛 突救衛 北奔 踐土

紀天象之應有見于逆王命者有見于專王政者

上二比在星隕之前則天變有日下二比在星隕之後則天變有微

大水無麥苗

經謹天災王者之心也

曰畏曰重皆在聖人書法上看蓋聖人之心如此亦以示天下後世爲君者當如此也玩國之亡無日矣要得竦動人君意有以宋大水六月雨作畏天災重民命者大謬刪之

大水無麥苗

六月雨畏天災重民命至心皆有國之亡無日

大水無麥苗

無米成存王者之心

夫人會穀

魯地也齊地也有味重一歲再會意

麟書定

非公

注

加會防同加會禋祀丘如師亦同

次郎侯年次郎侯

望國駐兵深識其非義焉

師次皆事實只重一侯字傳末其曰次曰以侯即所謂侯而次也非二書法無名妄動與傳首用大眾曰師相應罪全在勞民上意字要發聖人正從侯而次上推勘他出來二或曰乃不可知之詞如傳活說若是皆非義矣正見無名處傳中總叙次者言只觀其所以次者而美惡自著非以伐與救形本股也

次郎侯 次聶北 次陘 次匡 次雍榆 去末二此同

予奪次兵所以次之意異也

三意字俱從次來須發透要見重衆意用大眾曰師句是總案曰善之識之深貶之正是置予奪處傳雖三段自有主客

次聶北 次陘 次匡 次雍榆

經紀次兵宜于討而不宜于恤也

如傳分二段繳云若夫侯而次者非直不可與慎戰茲論且當與緩師同罰矣

只次陘

次匡 或次陘 次雍榆 俱可若次聶北次陘則係聶北

傳須辨

麟書定

非公

注

次聶北 次匡 次雍榆

次有用之于救者其意可識也

總論總繳中分三段

出聶北雍榆同但聶北終能救雍榆遂不能進略有別耳然不可以齊緩師魯畏敵分

次郎侯

伐楚次陘其長此傳而合

次郎侯

追濟西飲不至而侯無名

次郎侯

次厥貉侯而次無各安轉供以陘北

○甲午治兵

其志

內君簡久役之師，經譏其黷武也。

俟而不至，至華齊之，是論所以治兵之故。黷武乃治兵之斷，不班師而復治，方且欲用而未已，故譏其黷武。

加次郎倒單作。

圍宋

午伐鄭

子文治兵于戰，俱是治兵之善者，然于傳無着落。

治兵

浚洙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治天下不以山谿之險。

經因整衆而譏黷武，因設險而譏勞民。

治兵

大青

黷武

圍鄭降齊

直書

麟旨定

莊公

臣

內君非義而無以服人，其惡著矣。

傳意是據經文分解，總是據事直書而惡自見。黨仇虛親便是非義，然不必黏定說。蓋伐國自有義，即即傳所謂名也。假使所會非仇，所伐非同姓，便可謂義。于是莊公之惡著矣。句可玩前二傳只說他無名黷武，尚莫測其師之所用，到此方有着落。魯鄭俱文之昭。

武尚莫測其師之所用，到此方有着落。魯鄭俱文之昭。

圍鄭降齊

宋人圍曹

用兵失服人之義，用兵失省己之道。

圍鄭降齊

平書不肯

用兵非義者，無以服人，平怨無本者，難以強人。

圍鄭降齊

夾谷歸田

非義難以服人，順理有以化敵。

○師還

齊師

不齊公

班久役之師，經示重衆之義焉。

重衆之義，全在役久上。須就俟及還通論，乃見得久至是師爲重矣。句當玩蓋論其常，君爲重至于黷武害人如此之甚，則邦本一搖，雖有君孰與戴之。即欲不重師，不可得矣。此所謂王道輕重權衡也。害人是害本國之人，義係于師，故不稱公，非略公稱師也。與葉林會，瓦略將稱師者別。

次郎

治兵

圍鄭

師還

去治兵同

紀內師之出入者，勞民之戒也。

照得將左氏問起不言公書法，混作總倒。

麟旨定

莊公

臣

公伐邾

次郎

圍鄭

師還

加治兵同

變例以重師者，久役之罪也。

以平日重君如此，忽轉而重師，正所謂權衡也。大意同上。

○公至自伐衛

師還

上易公伐衛同

觀重君重衆之文，王道之權衡見矣。

不必倒單，亦不可大開，宜從書法總作。君師互發，方見輕重權衡意。

○次滑

次郎

書之所以先元后也，書之所以先邦本也。

同上，此題須認勿誤以兩次字。

比。

次郎侯

圍鄭

兩紀望國用師示毒衆之戒也

以其次其及皆不稱公問起卽本侯與國上發勞民毒衆意然不可以無名黷武二句分貼宜從不至不服字發出久意

次郎侯 圍邲 師還 伐宋 伐邲 伐徐皆稱人 比伐宋傳

上黷武下節兵 只師還伐宋同

次郎侯 圍邲 師還 戰韓獲重衆 比戰韓傳去上二

師還 表婁上加公伐邲下加于師召陵同

經明王道有譏用衆之久者有譏制敵之非者

上輕重之權衡稱師不稱公下曲直之繩墨反以晉人及之

莊公

○公伐邲 師還 戰邲 戰邲重將而尤戒其專 比戰邲傳

俱倒下比君將不稱帥師而此獨稱師將稱元帥略其副而此並書四卿

師還 戰邲戰 同上

師還 邲陵敗因事重師

師還 會无

重師之義有戒黷武專權者焉

上罪莊公下沒士鞅無斷罪語 加公伐邲大棘只于二邊引起再加

次郎圍邲裴林同

○公伐邲 師還 單伯伐 城邲 比大棘傳

酌君將與師之稱王道寓矣

兩邊皆主王道輕重之權衡句皆在書法上發○滅邢河曲兩傳亦有

輕重權衡字但就斷罪論若與本傳王道對則未整

齊無知不稱公孫

割裂經文爲傳難以作題

年聘 季子歸

親親而失于尊賢親親而得于尊賢借題發意不重事迹○指月主比

作以兩傳俱有親親尊賢及堯周等語也

莊公

季歸 敗邲 湮淵 會統用季子親親不悖尊賢

季子歸 叔舍至俱親而賢

孔父 仇牧 北杏 葵丘孔曰成仁五日取義影費石

紀臣節而錄伯功足爲效忠用賢者勸矣

盟蕲 葵丘

觀二君興亡之具用人當慎矣

總以齊之強大論起申略分相形發意然以盟蕲代諸兒終未妥

丙午秦聞漆石門作齊之強大絕可笑 或出狩蕲齊尤謬

北杏 兩會邲 兩盟幽 會檉 首止 甯母 葵丘

伯主成九合之功由用舍得也。

總敘事迹倒所以興作親賢人兼照朋鮑叔不專管仲遠小人虛補

○葵丘 長峴

二國之興衰皆係于用人也。

各兼用全齊桓用管仲不用豎刁易牙楚平用無極不用屈巫伍員

、葵丘 戰郊

經重將相于任之得失致意焉。

上任管仲不使豎刁易牙參之下任林父而使先穀參之

舊有小白入救邢季子歸春王正月作管仲成一匡季子安社稷者其

麟定

莊公

注

牽扯刪之。

九年 盟既 曰公與齊人盟

內君謀定仇國忘親甚矣。

此時縱不當棄危報怨但公志于安國圖嗣則人倫天理何在重德深

怨宜發透收書法若曰此固齊之大夫也而及之盟何意乎 子糾之

母魯女也故管召奉以來奔

會澤

盟既

城邢

高子盟

邢狄伐

師救齊

入郕

圍蔡

去城邢入

則同

譏內若以德報怨兩酌其宜焉。

下四股借來為莊公設法勿着子邢楚說

鄭人伐衛

原延怨淺

盟既

彭生怨深

伐齊

楚丘德重

大鄭

集大德

報

或以下二比易肩救陳

見會尼傳齊

鄭陵

亦是集

同

會澤

彭生

小白入

射鉤

城邢

恤患

楚丘

存亡

並同

舊俱主怨有深淺德有輕重分作 猶龍曰德有輕重二句原以起下

二句惡莊之以重德報深怨也今平搭四股無當

或出盟既

怨深

伐齊

德重

侵曹伐

怨淺

楚鄭侵宋

德輕

上二股不當忘

而忘下二股不必報而報

又鄆陵

德輕

伐宋入

過報易王夫

入郕

恐

重 圍蔡

當報

上非以德報德之宜

下合以直報怨之宜

尤謬宜刪

○邢狄伐衛

圍蔡

加城邢入郕同

麟定

莊公

天

酌怨德之報惟相當而已。

須體如之何口氣發邢人以德報德楚昭以直報怨只借題發意繳云

夫必有受重德如邢者而後可以德報夫有有蒙深怨如楚者而安可

不以直報

構李

戰鐵

同上

夫差報讎于夫椒公孫危取諸旗以報趙孟之德殊僻

戰韓

師救齊

泰穆報齊惠以直

亦同

或有易城楚丘

木瓜之

射姑奔

史駢不報私

殊謬

須知盟既傳無以怨報德以怨報德邢狄傳無以德報德邢狄伐衛在

本傳則重狄在此傳則重邢

盟既 國祭

怨有必不可忘者報之得失分矣

俱是父母之讎上以德報之爲滅天理下以直報之爲合天理

會澤 盟既 城楚丘 伐齊 比邢狄伐衛傳脫

以深怨而德報重德而怨報比亦屬支離

納糾白入 糾不齊子 小印繁齊

辨爭立者之分國統定矣

以不書子繁齊爲主納與不稱公子帶之重長幼字不可兩開宜以糾

廉皆定

莊公

无

形白申講管仲召忽一段乃胡氏所據以論糾白之公案須入講

納糾

不與庶弟之爭國明大分也

只重糾弟也句又未嘗爲世子帶之

小白入

表嗣君之分正明立長之義也

只重當立而以無承稟挑之後引管仲證難詞作事實亦見非逆詞

納糾 白入 取糾 葵丘

經定國嗣之邪正于其子奪二臣見之也

同單但仲忽事略重點耳引仲忽不可自生議論只據孔子成語

取糾 寧母

下易葵丘或首止同

雖說傷勇徒義要在證糾白上詳然終屬強借

白入 救邢 伐楚 首止 葵丘

下四比只借以證白當立體聖人稱仲語意點綴客股在中渾渾發揮方是但下四比傳無明文終未妥

救邢 伐楚 寧母 葵丘

觀傳故字只重所事得正意不專重成功○前題已謬復脫本比將何

據乎○此題易渾渾安中攘夷等比須記非杏盟柯兩傳各有盟幽比

廉皆定

莊公

三

狄伐衛傳有攘夷比在首止則搭三比

乾時敗

言敗 不計公

隱顯內甥示復讎之義也

傳前後兩榮字妻不相背正從雖敗亦榮處跌出莊之敗非惟不足榮

翻足恨也是聖人書法之妙處

加納糾同此之敗即納糾之師也 加戰美或戰升陞只辨書法起

乾時 升陞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盟

變例紀內甥終不以直詞榮之也

如單先挑敗字沙隨平丘用在中宛轉辨之收不言公書法

去升陘同破滅變例字

取子糾得子

大國忍于戕弟不仁甚矣

置而勿問正是當時善處之術然後快于心正是一人心防後患意書  
法收稱子惟先公之子所以不當取而殺之復字要點出

加納糾以稱子不稱子分

○浚洙音

勞民以設險忽邦本矣

本末字緊關勞民于末即是不知本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魯畏齊

靡言定

莊公

至

故備之

○浚洙

追戎設險無本  
追冠無備

○浚洙

告糴務本不務本  
治民不治實

責望國君臣以其不務本治實也

○浚洙

滅下陽洞庭彭蠡  
潼關鄆嶺俱重守國

經議設險失險者守國之道備矣

○浚洙

昌間周以保民為本  
官政以三綱為本俱是不知本

○長勺

音魯為土

至國挫敵去王事遠矣

齊陳列欲戰而魯必俟三鼓克之故曰詐望敵等事是既敗後逐奔常

法不可謂詐也重接乃而用詐帶之不言伐而言敗正是以魯為主非

二書法不師不陣不戰泛論道理言精神可以折衝文告守禦方說及

臨時待敵之道正已亂寡怨之事與戰陣相反聖人非空空不要人戰

自有賢于戰者在也重發已亂寡怨意仲先曰若論王事只有不師

當時豈可復得只守不戰一法猶足已亂寡怨庶幾于王事一流于詐

便不可挽回矣聖人責魯意中全要歸還王事已亂之道寡怨之方俱

在圭魯書法上見

長勺

伐非鄙不師  
書救鄭不陣  
盟戲不戰

莊公

至

惡望國詐戰以其去王事遠也

以長勺問起即以下三比論待敵之道照傳倒入本股

伐非鄙

書救鄭 三伐鄭 大鹵有加翔澤戊閔作文告守備者

歷觀應敵之善者善戰之罪昭矣

而况兵刃二句緊接長勺今增出大鹵為善戰甚無謂

○伐非鄙

書救 盟戲

不師上矣其次雖師猶不陣又其次雖陣猶不戰遞下三段總說已亂

寡怨二句歸到長勺此只借事論理勿黏定展會諸人死講

召陵

齊桓  
不戰書救鄭不陣夾谷不陣

深求應敵之善者王事明矣。

同上但倒轉耳。○召陵陳諸侯之師故為善陣易次陸主厚集其陣。

盟戲不戰蕭魚楚屬士句還不陣澶淵齊服夾谷不師歸田齊化

同上去蕭魚澶淵歸田同。

書救鄭不陣盟戲不戰出盟戲士句使劑同

經于不陣不戰者以其近王事也。

補一句善為國者不師吾不得而見之矣其次云。

長勺 秦晉圍鄭之武說秦徐越伐吳吳早設備

望國挫敵經者其失善禦之道也。

摩音定

莊公

聖

倒本股作下二比借股論傳不可便許為王事。

○秦晉圍鄭 徐越伐吳

應敵之道惟修備與詞者得之也。

前後綴出本股

○伐北鄙傳伐北鄙應展禽校詞于展喜。

會說 會耶子產有備楚坐乘而入

伐楚次 入滑管仲責楚上易完盟同

雞澤 戊陳晉使士句告齊俱同

文告比再易會應

子家執訊與趙盾書。納捷辭。鄭人辭曰齊出覆且夏。

伐陳子產當晉仲尼曰非文辭不俱可若伐陸渾王孫滿袁婁國子貴

雞澤士句告齊盟平丘子產彘子貢卻吳會鄭子貢辭吳盡屬牽

強

守備比再易千伐鄭西展完守人保子孔不致會楚師可用至如戰吳公告魏滅陸渾

其私勸四國災子產校兵登陣戊陳宣子會于城赤棘宣叔修伐北圍成孟

案海 國書伐冉有請一子艾陵敗季孫命俱未安

長勺 盟戲

望國之挫敵德更衰于善陣矣。

主至于善陣一段串作 或出盟戲易二伐鄭大南代長勺未是。

摩音定

莊公

語

外如盟戲蕭魚夾谷歸田主不戰駕外伯臣之績又北鄙書救或書救

夾谷又士句使澶淵夾谷歸田俱主不師又書救盟戲或召陵三伐鄭

俱主善師 皆割裂傳意不可用。

記此傳搭股惟召陵北鄙可兩用上可作不陣亦可作不戰下可作不

師亦可作文告

、長勺 乘丘曹劌公子饒俱詐

○長勺 敗莒曹劌李友

望國君臣勝敵皆停于王者也。

上王者之事自不用兵上論下王者之師自用兵上論一則以魯為主



而不書伐一則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俱重接外而詐帶之

長勺 召陵 惡者戰 子不戰 俱有王者之事

長勺 彭衙

以王事望天下故內外之應兵皆昭焉

各以應兵問起倒受伐為主上文告守禦王者已亂寡怨之事下引各辨論王者息事遠怨之事

長勺 大鹵 非玉事 非玉師

公使宋 書侵之始

望國犯大而無名兵所由召矣

辭書定

莊公

望

魯宋未嘗有隙僥倖勝齊遂侵宋以致次郎之師本張氏注

遷宿 不無更

大國迫小深惡其不仁焉

傳中不泛講大國字小國常王道詔而直從遷國軍事寫出小民懷土

至情何等悽惻故不但曰不仁而曰不仁之甚全在民情上描只倒不

再貶句遷是事實

有擬遷夷儀為去危即安行父如 庚午 為違害就利者可恨亟刪

遷宿 遷夷儀 強遷 自遷 小味

遷宿 秦狄伐晉 迫小不仁 資夷非義 亦迄

大郎乘丘 書次 書敗

以修怨之師而詐挫之兩俱失矣

照傳語意遞講後將事理二字說透交議意次不以事即無名意就報

復上說即帶地故曰深入責當重不奉辭令句小人之道對王者之事

言書次書敗交議之也 味傳誠有罪也緊接管人 云 當仄卸魯邊

而後分責之

加長勺侵宋只作報復事實 加敗郕是啓患乃宋為乘丘之役故侵

我照單分作

齊宋次郎

辭書定

莊公

美

二國以念駐師其事不足道矣

齊報長勺宋報公侵大衆深入字要挑剔

加長勺公侵宋只作報復事實

○乘丘

惡望國禦敵示遠怨之方也

詞令便是理所謂禮義辨論也小人之道四字最妙從竊出情景上描

來宋有罪意不可脫惟宋有罪則魯有詞矣而何莊之計不出此也

長勺 侵宋 次郎 乘丘 敗郕 去賊謂同

原事以責報怨此事以責勝敵

長勺侵宋是報復于郕是積忿照單二意作加北鄙同只比照管罪

乘丘 伐北鄙

舊主始用詐以克敵繼奉詞以却敵近主比事倒置總牽強

次陘 次以伐北鄙勝以

紀駐師勝敵惟事與理而已

或出伐鄭次鄆 夾谷理 同俱與傳語反以題面正大存之

乘丘 敗莒 此小人之道此強國之事各有詔令云云

君臣詐勝皆失待敵之道矣

敗蔡舞歸 書名

慶書定

莊公

是

絕外君之下敵示保國之道也

獻舞之可絕全在服爲臣虜上玩一服字正是他自己疚心處大凡競

業保身之主卽不幸臨難自反無愧必不甘心屈降如夔子是以以此

反照則獻舞平日可知欲使有國之君一段要發收生名書法危溢之

行大槩說不專指媿息嬌一事須知獻舞未嘗亡國現聞先生曰夔

子一段又因臣虜上推出來的子單題意甚輕羅織一經事于一傳中

以伸辨駁胡氏往往如此○其意直二句一意只說無罪見討不可把

不服字當有守服爲臣虜直與獻舞一般因他說先君事不認其罪見

失地非自取耳

加路嬰兒等比總叙渾作只重失節

荆敗蔡

正夷狄之名以其僭王猶夏也

主楚人伐鄭荆聘二傳能通稱王在春秋前此能賞

敗蔡歸 弗賓滅胡歸楚俘入曹歸用公昔戴災來傳聞無胡羽明

就服爲臣虜上斷其自取作○傳言八國摘出三股題面不全應刪

敗蔡歸 譚奔 滅黃 滅夔歸

經惡失守之君參之三國而罪定矣

以黃譚論起蔡之臣虜轉下夔子不名而獻舞獨名重發加石門只

將不生名書法問起

獻舞歸 譚奔 滅黃

歷紀諸侯被患獨絕失正之甚者焉

主國君死社稷至虜甚矣倒單作雖重失節仍脫不得有罪意

滅遂 正弦奔徐有陽歸失虜甚出滅黃弦奔路歸同

歷觀諸侯處患其等益降焉

順傳作起繳見本股

獻舞歸 譚奔

于被患之君罪失節而恕有恥也

以不死社稷總問起分無恥有恥作有罪與不辜略點入

獻舞歸 變歸 加石門

紀國君之自辱以其異于無罪也

叙獻舞過卽以變亦臣房難起說明變無罪幾句倒獻舞獨名上

變歸 徐奔 比譚奔傳脫

經于被患之君恕其無罪者絕其無志者

因亡而君虜則名獻舞是也變亦虜而獨不名國亡而君奔則不名譚

子是也章羽亦奔而獨書名

獻舞歸 譚奔 變歸 徐奔

歸重本傳

莊公

元

總叙起與二比作法略同傳因蔡譚論及變徐非引變徐以論蔡譚勿

滅譚奔 書奔 書歸

恕失守之君以義無可絕也

書奔不書出是事實書法重已無取滅之罪一句斷他義未絕惟其無

罪則苟能強于為善尚有興復之望收不名書法然則吳滅徐一段又

推出滅奔中變例以盡通經書奔之例玩為橫逆所加及坐此見滅可

斥即強扶弱等語則作文宜就齊檮中發出恕譚方合傳旨 現聞先

及于徐非以徐比譚不可因此又說譚之不服也

加小白入只作見滅事實

譚奔 弦奔 溫奔

歷恕失守之君皆以義未絕也

各就所以見滅事實辨出無可滅之罪譚弦不事齊楚蘇子不能于伏

譚奔 羽奔

紀小國被患別其義之絕不絕焉

分作體傳中然則口氣遙對而意相聯屬傳末抑強二句總發不必分

貼

加弦奔溫奔同只并入上邊 再加寔來亦貼上邊照不比于失地書

歸重本傳

莊公

早

法

獻舞傳引變後仍結到獻舞上此傳引徐後乃雙結不名與名且前傳

可說有罪無罪此不可說有望無望故前傳可倒此不可倒

、降鄆 羽奔

恃強屈弱者皆致其責焉

主傳雖在于抑強二句

敗鄆

內兵用詐覆敵去王事遠矣

主長句傳不書宋伐而以敗為主只詐戰一意詐在末陣而薄

○宋大水 志災

經志外災明王者之事也。

宋告魯弔只解宋災得書之故重聖人謹恤之心上有是心卽有是壽矣然須體貼志外災意蓋聖心視本國與列國俱一體故謹恤無分也

宋大水 四國災

兩志外災恤鄰之得失可攷也。

不重予魯罪許只就弔者是不弔者非上見得災之當量以明聖人志災爲謹恤之心

○宋大水 會救鄭

麟書定

莊公

恤病與救急待鄰之義然也。

主水火兵戎句不必以恤病救急分貼借題發義勿實講于他

北杏 平宋 亂 遂救許 傳有災 意字 同上

告羅 城邢 亦主恤病救急然與水火何涉

宋楚平 歸粟于蔡 子及念國愍 周忌矜無資 亦不切

△宋大水 六月雨 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 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宋大水 子會陳

兩志外災王事王德備矣。

敬天勤民王者之事與滅繼絕王者之德。

王姬歸 麟詩而不具

待王女以常詞訓婦道也。

重垂訓上連天理者所以訓後世也同辭不具只一歸字上見玩又豈所以爲治等語須說得關係大

加伯姬歸只照出同詞倒單作

從王伐 以伐鄭 會首止 會葵丘 書從書以 殊合不殊會

以春秋之義尊君抑臣遂以軍禮賓禮搭似未當

伯姬歸 王姬歸 會首止 會葵丘

以婦道待王女不以尊抑之例施焉

麟書定

莊公

以首止葵丘作尊君抑臣挑同詞不具意倒單作

○王姬歸 會葵丘 下易會首止同 同上

兩致常詞婦道臣禮昭矣

王姬歸 歸鄭 不以貴故廢婦道諒美周姬 不以亡故廢婦道諒美共姜

抑貴女以訓婦道錄賢女以旌婦節

伯姬歸 王姬歸 遂乞 錡乞 合錡乞傳

上下同詞以謹大倫內外同詞以明大義

上尊君抑臣書下嫁則同詞下重內輕外至乞師則同詞

會首止 會葵丘 升陘 戰泓 尊君抑臣 重內輕外 比錡乞師傳脫

叔姬歸鄆存而不歸

錄內女之全節以婦道勸天下也。

全重不以亡故虧婦道其歸之意全為宗廟為宗廟正所以從夫須把魯宗國來照惟不歸魯而歸鄆方謂全節守義重為後世勸意。

紀季入歸鄆

內女歸以奉祀經特詞以旌之焉。

主傳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倒單作有以存祀臣之忠奉祀婦之節合作者亦可

歸鄆及仇牧妹逆臣節

麟書年莊公

及仇牧書而弗納

紀大夫之殉難勵臣節也。

義利二字重看凡避死者多托言殺身無益聖人取牧全在不畏強禦明知無益而不敢愛死蓋牧既立朝執政且君弑不以其私義無不死之理書法是書而弗削太宰督只點出

孔父義形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食干色

取與難之臣勸天下以事君之義也。

孔父取糾召忽仇牧兼華荀息遂得臣如思伯

以義權與難之臣而獨有所取焉。

仇牧會夾儀加孔父荀息同

義宜死則生輕義宜不死則生重權字要透各兼已與君二層二題意俱不佳應刪

有出取糾會夾儀召忽傷義要娶能裁無謂又有出白入蔡丘澶淵夾谷管仲不死而顯君更無理刪之

宋萬奔特書萬出奔陳

經明天討深著黨惡之罪焉。

納之固不以為賊受賂而後執亦非以為賊體又字串講雖宋之殺萬實由于陳然叫不得天討便與未嘗討一般而死者之讎猶若未復矣

麟書定莊公

使婦人飲之酒亦是懼萬之力不可指此為黨惡

○會北杏四國稱人齊侯稱爵

紀伯事之始參權正以立法焉。

俱以王道為主上重誅始亂句自王道之變言下重上無天子句自王道之衰言要之扶王道之衰仍就匡世上論不必牽扯周誅始亂與自止杏始句相應有能字雖曰字宜玩全是不得意權正字要醒總發于後模寫聖人斟酌桓公功罪處會諸侯三句一串說誅諸侯二句正見不相矛盾之意桓非受命之伯不過說桓伯由四國推之講內只帶說

、會郢 會郢 盟幽 盟幽

創伯事會盟之政、私戴者之罪見矣、

會掌于行人、王者所以禁約諸侯、盟掌于司盟、王者所以聯屬諸侯、須重看一主字、便儼然天子矣、俱要根北杏來、而以其後云東之牧四國稱人、仲先曰、先要看得會盟之政、鄭重纔見非諸侯所宜主、

北杏 救邢 伐楚 曹南 城濮 伐晉 辰陵

子奪伯圖之始、酌其功罪也、

照單分須知北杏正為安攘、非北杏止是會諸侯、到救伐方是安攘也、去北杏大意同、仍暗以北杏為骨、總收二書法、

摩音文

莊公

左

兩郢 南幽 伐楚次 曹南 城濮 伐晉 辰陵

觀伯圖之利害、見聖人子奪之意矣、

將北杏照起隱隱點在中、要有斟酌、加北杏書法總收、

北杏 曹南 執則 城濮 辰陵 伐晉 辰陵

責戴伯者、以其啓造伯之迹也、

○曹南 踐土 伐晉 辰陵

歷觀伯圖、知諸侯始亂之罪矣、

都在以諸侯主政上、描寫狎主齊盟、而王室遂虛、不泥四此事、實北杏股不但首尾見之、通篇全要體貼、跡此而為之句、

△北杏 會郢 盟幽 伐楚

世道有賴于伯、故春秋權輿之也、

以會諸侯為主、以下二股渾然、勿分貼安攘、重今日時事上論、不肯贊其功、會諸侯即指北杏舊添盟幽、未是、

北杏城邢伐楚次 同上、執云、當以此為正 或出北杏救邢召陵或盟幽救邢召陵

以盟幽代 北杏 或會郢會檀會陽穀俱同上、又有出盟幽救邢首止葵丘者、謬然易混、記之、

會郢 盟幽 救邢 召陵

上二比代北杏作會諸侯、下二比警中國免民左衽、指月以主天下會

摩音文

莊公

左

盟之政建天下安攘之功、顯置一書作亦可、然終無味姑備之、

北杏 盟幽

子創伯而起平怨、其時也、

創伯無王、何以書爵、以表其尊、中國 云 禮無親、何以書爵、以易

世故安中國 云

△北杏 三國伐宋 野婦見桓之臣為下

北杏 單伯會伐 肥從伯

○北杏 前盟幽 上無天子、云四國

經子創伯從伯者、皆不得已之心也、

△北杏 後盟幽四國戴之伯圖攸成

伯圖創而伯業成皆所予也

○北杏 城邢

兩子伯事維世之權也

二傳俱有權正字俱以無命問起上倒上無天子有能云可也下倒

天子不能正有能云可也○伐沈傳亦有權正字然彼論用兵對不

遇此二傳論書法者不可作比故城邢伐沈俱難作題

△北杏 楚人伐鄭楚宋東云云迹此而為

誅始亂而志浸強為王道世道慮也

齊書定莊公

北杏 盟貫盟俱有免民左和句然子糾伯許定交意不整則難

○北杏 伐楚次

創伯主會專兵經酌詞于罪之外焉

盟會征伐俱以無命問起上倒有能會諸侯云與之可也下倒苟志

于善斯善之矣兩邊俱有子奪

北杏 盟首止安中國據夷狄

子糾伯美定儲皆為魯王計也

○北杏 盟齊

會盟由伯而及夷經皆謹其始也

以諸侯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王伯升降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夷夏盛衰各有流弊

北杏 辰陵

不得已而與伯進夷皆憂世之心也

兩邊有功于世全在上無天王及中國不能令上以四國二國問起

北杏 入陳則雖與之可也

子伯與夷皆不得已之心也

北杏 楚子圍鄭無王上無天子云云

子伯怨夷皆憂世之心也

齊書定莊公

○北杏 盟新城

子奪從伯者皆以扶王室也

桓非受命云君矣釋人以誅始亂荆楚僭王云滅矣書同以子從

晉

△北杏 邢丘書法皆指人

諸侯戴伯而委權經皆謹其始焉

○北杏 盟宋亂始王伯消長其後宋果云云

戴伯交夷經皆謹其始焉

滅遂書滅

殺小者不仁春秋專其責焉。

論見滅者之不幸正以形滅人者之罪非二意書滅而君不言不言以歸民不言潰是為上下同力而無取滅之罪所以為善詞以此意在中挑講形齊滅之惡書法收凡書滅者不再貶而惡已見稱人是事實齊桓創伯之始譚遂繼滅正是以力服人之術故傳引天下之民歸心句。

遷宿

滅遂 盤庚五遷  
武王典繼 書法俱不再貶

兩觀大國覆小其不仁甚矣

盟柯

公與齊侯皆書其爵

莊公

莊公

莊公

不貶釋怨者權其時也

玩傳意重今易世矣句桓公始合

云只帶說蓋桓公即不能合諸侯

以尊攘而易世則怨自可釋也襄公即能合諸侯以尊攘而當其身則

仇固無時可通也易世後不可以報怨則及身時獨可以釋怨乎傳首

喝曰世讎而平可乎隨應曰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全在虛虛酌量之

際見報仇者決不可後時時一失則枕戈無從雖有孝子亦撫膺欲絕

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現聞先生曰二國構兵本為納糾之故但以復

讎之義揆之修怨為不可故長之役專以責齊釋怨為可故柯之盟

公與齊侯俱書其爵不可不識識就戰與盟上看若以戰為復怨盟

為釋怨豈莊當日之意哉公穀載要盟可犯云似非其實

逆姬 狩禚 伐衛 圍郕 納糾 長勺 盟柯

詳譏望國釋怨不欲其報之易世焉

以戰盟問起即發敵怨不在後嗣融入當襄釋怨事實倒入易世如單

發收戰盟二書法

逆姬 狩禚 伐衛 圍郕 納糾 長勺 盟柯 盟幽 救鄭

伐楚 葵丘

聖人可平怨者以其時之過也大意同上

白入 北杏 盟柯 或去本此不成題

麟旨定

莊公

莊公

權內怨之可釋以其在伯主之時也

如單非杏北不止是合諸侯便該尊攘等在照傳側下始合諸侯緊承

今易世矣總見非報怨之時勿分時義字

長勺 盟柯

怨宜報于當世故于兵信致意焉

總叙問起即以易世意總斷戰盟可略分收二書法

加小白入北杏同只叙起

盟柯 盟幽 北杏同 救鄭同 伐楚 召陵同 首止 葵丘同

不貶平怨者以其在嗣君圖伯時也



仍在易世上論勿添功字義字問書法後即以下四比點入以見釋怨

爲可同單始字當玩去盟柯亦須歸本比上翻斷孝字要體貼

或出盟幽今城邪召陵據寧母同上首尾點盟柯

猶龍曰此傳惟搭小白入北杏爲確若盟幽則在後而救伐更遠在閑

倍之時如何接修怨怒鄰云乎

盟柯 行父如齊加刻引歸父如同

經酌怨惠之報肯不于易世也

雖主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句宜比作上是父讎當襲之世云已忘親

矣今桓始伯乃欲云乎故貶戰而怨盟下是私惠當惠之世云已

麟肯定莊公至

昧禮矣頃未踰年而亟往云乎故備書而不削須知此亦借題發意

盟柯 圍蔡

酌復讎之宜于平怨報怨者兩想焉

上重不在後嗣句下重不共戴天句總是以直報怨

年十四○三國伐宋勝人

予有制之兵以伯業所由基也

稱人是紀實書法只就稱人見將軍師少見以制用兵就以制用兵見

賦于民簿不可以財力分有制在前即作內政寄軍令事伐宋以後特

逾此制耳桓仲兼說傳通論二十年閒即單題亦不可泥着本股講

滅譚 三國伐宋

伯國自賢臣之用兵已有制矣

惟管仲得政作內政寄軍令故滅譚以後遂不復用大衆不可謂滅譚

時仲尚未得政倒傳如單

滅譚 伐宋 伐邾 伐鄭 伐徐 伐楚 戰韓去滅譚同

伯主以制用兵故能致勝于天下焉

昭傳一套做下加北杏只帶討背會

伐邾 伐徐 救鄭 救邢出伐宋 伐邾 伐鄭 伐邢

原伯伯國節制之兵知伯臣善用其民矣

麟肯定莊公至

如單作伐救略點眼即此數比以概二十餘年之事講意當法

○伐宋 召陵完盟戰韓加會葵丘同

伯兵有制兵之所以無敵也

同上南推西抑非僅服三強舉其最强者而餘可知故曰天下莫爭

或出伐鄭召陵會葵丘同伐鄭是影比須認

○遂伐楚 戰韓易展完來 會葵丘同

伯主威加天下節兵之效也

推是推挫抑是退抑事迹不重只重節兵之效總叙總作伐楚見楚人

震恐戰韓言秦晉自爲戰而不敢橫行中國仲先曰傳中故能莫能

兩字要挑發

召陵 楚服 會葵丘 晉來 戰韓 秦雖勝晉而不逞于中國 同上

以戰韓單屬秦已不安以會葵丘宰孔遇晉侯爲來會尤謬孔云不務德而勤遠略可無咎也豈可作節兵之效乎刪之

○三國伐宋 伐楚次 小以制行兵有律

三國伐宋 盟有止 息民 二傳俱有管仲然亦大整

伐宋 召陵 戰韓 圍宋 城濮 踐土 只伐宋城濮同於伐宋歸和主大棘傳

管仲用民有制于犯訓民有禮下借昌間傳

三國伐宋 戰郊 管仲用兵有制林父將用兵夫律

唐書定

△伐宋 作丘甲 節兵 賦于民薄益兵 重困農民

搭用田賦同意須見兵農相關切在賦上立論爲是

伐宋 伐鄭 伐楚 戰韓 稅畝 丘甲 取田 圍棘 比國韓傳

用兵有制有以服外強取民無制無以服內叛

伐宋 書救鄭 節兵 全民

○伐宋 盟戲 加如神戰韓伐鄭蕭魚同

二伯之兵以制與謀行之者也

管仲一匡知登三駕上制國爲十五卿下三分四軍說得詳明使強弱勝負如指掌

三國伐宋 楚子伐鄭 楚 管仲節兵 魏絳息民

○完盟 伐楚 戰韓 執霄 會申 制以用兵 管仲 比蕭魚傳脫謀以勝敵 登絳

三國伐宋 蕭魚 同上

三國伐宋 歸三田 管仲以其君伯 上加完盟戰韓下加夾谷同吳嬰以其君顯 下借行父如齊傳

伐楚 戰韓 管仲 夾谷 三田 吳嬰 同上勿誤認合孔子

若搭歸三田墮邱實則以管仲節兵南推西抑孔子秉禮變齊變魯合

○伐鄭 伐鄭 伐徐 圍許 伐黃 伐徐 比盟齊傳脫

春秋紀兵見伯臣之息內見伯主之制外

自管仲得政凡用兵皆稱人不遣大夫動大衆終桓公之世楚止書人

唐書定

不與中國會盟

外有滅譚伐鄭會鄭救那伐楚次以息天下匡天下脫比北杏傳

不通 又滅譚伐宋季子歸慶父奔以得政久而節兵之效見得政淺

而靖難之功遲比慶父奔傳亦少味俱刪之

單伯會伐宋 無脫

列國兵舉于從伯經平詞以紀焉

不叙三國三國都無貶不止單伯會伐者無貶在桓公之可會不在伐

宋上玩傳中齊桓公也二句口氣自明然傳只就黨盜賊反出從伯主

之無貶若說得太好便不像平詞

加伐宋同、再加北杏亦同、

伐鄭 聲會伐鄭 伐宋 單會伐宋

辨從兵之是非惟所從之人異也

如傳問起排股相形不必大開亦不重事實

荆入蔡 以州舉

外夷猾夏經舉號以黜焉

主荆聘傳說猾夏便離不得僭王不恭字可玩

會鄭

紀伯業初定見政之簡焉

靡言定 莊公

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政務簡便不煩諸侯也本吳氏註

作 會鄭

觀伯業始定見心之慎焉

三合諸侯而不輕于盟故一盟而衆信本許氏註

△會鄭 會鄭

兩觀伯好見其匡天下之志焉

以政簡心慎二意提過借北杏傳會諸侯 云作

○三國伐鄭 序宋下

經紀主兵之實伯業未成可知矣

傳首二項泛論紀兵常例以起桓師序宋下句蓋三會後業雖粗定而

熱未甚張志未過喻就今日即不服宋宋欲伐鄭齊以師從亦猶是諸

侯之師遞相爲用也宋既主兵齊自應序宋下此紀實書法桓未成伯

乃以二十七年後反照見他伯業未成非聖人以其業未成而序之于

下也

和鄭伐 兩鄭 伐鄭 盟幽 遂伐楚

不以專征之例先伯兵以業成猶有待也

依傳以伐宋伐楚二比論專征主兵之例問起書法如傳作然以兩鄭

作天下未與於屬添查

靡言定 莊公

和鄭伐宋 會救鄭 出三國伐鄭 例楚同

經之先諸侯或以主兵或以專征也

專征即是主兵但主兵指一事言人無定主專征指一人言事有專主

矣非專擅之專也玩伯者非伯者字則此題以未有伯既有伯立論亦

當只論例不斷罪

△伐鄭 盟幽

伯兵不得從專征之例以成伯有待也

傳本以盟幽股照今日之未成伯宜以伐鄭問起發傳而以盟幽作二

比于後須體貼然後字面要發得虛活緊挽到伐鄭上

△伐鄭 盟幽 伐楚 去伐鄭中作起繼用伐鄭

伯主不得從專征之序以成伯在後也

下二比一串說至盟幽以後始得專征也問處便將伐楚叫破

非本 會鄭 伐鄭 三國伐鄭 盟幽 伐楚 救鄭

經後先伯兵緣伯業而異也

重伐即伐楚作以非杏盟幽分貼未成已成然非杏比終屬杜撰易比難證故備之

邾鄭伐宋 伐鄭 盟幽 伐楚

以主兵專征如傳起倒倒作同上

麟旨定

莊公

壬

△伐鄭 伐楚

出三國伐鄭 會救鄭同

觀紀兵之先後伯業之未成已成可攷矣

主伯業未成已成兩邊俱重齊上主兵專征字還他明白便了

伐鄭 國成至 人心未與二十七年云云 當政未專越明年云云

伯業與聖化皆不能違時而成也

○鄭人侵宋

經紀用兵見法之奇焉

只就侵字活活辨論見是潛師掠境之謂非無名行師之謂不可入斷罪語亦不可實講奇字此只紀實非特書以著其奇

△伐鄭 侵宋

觀經所紀用兵之實奇正可考矣

以先儒之說辨起只就奇正上論不當說其孰得孰失

出侵宋三國伐鄭 共 同或伐宋侵宋同或易侵蔡潰伐沈潰同然何取

二潰不可出

○侵宋 伐鄭 次陘 江黃伐陳 比陽穀傳脫

兵有奇正于法與謀見焉

上伐正侵奇下聚正分奇通在用兵上論不涉于奪語

侵宋 伐山戎 侵蔡 伐楚

麟旨定

莊公

吳

辨奇正以紀兵得失存乎其事實

上侵伐皆非下侵伐皆是見伐不必盡得侵不必盡失顧其事何如耳

三國伐鄭

借伐宋伐鄭兩傳見用兵之有制知伯業之未成

荆伐鄭 主荆聘傳

經黜外夷以猾夏也

○盟幽 諱公 魯同

致意于從違伯信者以伯為世重也

二邊各提齊桓始伯作案見諸侯一從一叛煞有關係仗義以盟匡世

尊王總在內，失信是就後日詹逃見出，要講得法，不可于同欲內說詹之未同。二十七年盟幽，諸侯始授然，此時人心已與桓同欲矣。故曰天下與之。志欲同也，只見那人心樂從之意，不是贊諸侯語，勿與下貶莊對。兩邊只一信字，觀傳末總結一句可見。  
 從王伐王無明，惡曹無方，以伐鄭，侵宋列國，盟幽，執詹，詹逃首叛。  
 以盟幽作主，上下意分照。  
 北杏，盟幽，執詹，詹逃。主傳齊桓始伯數句。  
 紀始伯仗義之盟，深惡內之失信也。  
 盟柯，盟幽。  
 麟旨定。莊公  
 卽經之酌平怨，而惡失信可推矣。  
 順傳將盟柯作辨。  
 北杏，盟柯，盟幽，詹逃。  
 經于伯主仗義之始，而許釋怨惡失信焉。  
 總以齊桓始伯可同不可異起，中分總收，上書公下諱公，以時義立說。  
 盟幽，詹逃，會榘，敗偃，比敗偃傳。  
 經于望國，兩責其無輔伯之心焉。  
 上從同欲說來，重信字，下從志同說來，重誠字。  
 盟幽，會榘。

兩觀信好之同，知其不可背矣。  
 ○盟幽，盟幽。  
 兩紀伯信，皆樂人心之同焉。  
 上原齊桓始伯說來，下原齊桓強盛說來，天下與之與許也，授之諸侯，授歸也，有淺深，上雖一魯，下舉一鄭。  
 盟幽，盟新城。  
 以義決從違，兩幸人心之同焉。  
 上欲其從齊，本上無天王，說下不欲其從楚，本荆楚僭王。  
 齊蔡略點入。  
 麟旨定。莊公  
 盟幽，同圍齊。同欲  
 盟幽，清丘。諱失信  
 盟幽，詹逃，平丘，不與。伯信孚而不協可惡，伯信惡而不與可幸。比，不與盟傳。  
 年○執詹。齊齊人執詹  
 觀春秋不與伯討，待之之意見矣。  
 惟桓有匡天下之志，故聖人不以常情待之，而責以道與仁，全在宜執而見惡上，發聖人待之之意。齊鄭之侵宋不朝而不知反已，便是不盡道，以此尤鄭而執其用事臣，便是不盡仁，齊不責已，非謂其不能朝王，見小不可犯大，則大亦不可凌小耳。道仁兩字，勿分王道只是自反。

既審其責已之道自符乎愛人之仁矣

加侵宋同不朝齊虛補

○執盾 晉侯伐衛 朝溫 滅蕭 挾纘

伯主治小愧于盡道盡仁者矣

重本比作以下二比引斷于中 指月云滅蕭傳方罪楚不仁今以挾纘作愛人誤

○晉侯伐衛 吳伐鮮虞

能推其情于人已之間者不愧道盡仁矣

晉襄朝王荀吳却叛只借事論理 或出敗殺 秦穆 引罪 歸益 因齊怒而欠

通宜刪

莊公 空

△執盾 執濤塗

兩讓伯討始終以王事望之也

俱是稱人以執上自圖伯之始言下自功成之後言

△執盾 宋人圍曹 盡道盡仁 反仁反智

兩紀伯討皆失于自治焉

執盾 盾免侵

同上須在鄭固可執陳自當討處討機括

執盾 晉侯伐衛 失于自治 得于自反

經以自治望人故于伯討有予奪焉

執盾 侵曹伐衛 盡道盡仁 亦容有怨

經于賢伯待之厚責之備也

上以侵宋不朝起重春秋待齊之意收稱人下以背華即夷起重春秋

責備賢者收再稱晉侯 下易秦人伐晉以懲忿室慾比

執盾 衛侯奔楚 俱是責人已甚

○殲遂

經紀餘民之復讎勸戒昭矣

只重勸戒意發亡國餘民句極重然齊之可殲與遂之能殲俱根滅上

來惟非弔伐故雖強齊而不免殲于餘民惟效死同力故雖滅餘而尚

莊公 空

能殲平齊成春秋書此以見滅遂者此齊見殲者即此齊見滅者此遂

殲齊者即此遂強者庶幾知戒弱者庶幾能立乎

滅遂 殲遂

觀強弱交勝之迹勸戒昭矣

如單以齊遂分不以滅殲分齊非伐罪二段乃從今日看出

滅遂 殲遂 入郕 圍蔡 只殲遂 圍蔡同 或殲遂 入郕同

觀餘民與孤臣之能奮可為強弱勸戒成矣

全發勸戒不必于他遂民四族中肯一身

△入郕 圍蔡 入吳 比昭至晉傳脫

外君臣之奮于勦由其能自強也。

申胥一身可以存楚勾踐一旅可以沼吳秦人賦無衣國人賦飛鳥。

城楚丘 圍蔡

同上衛文公申包胥許賦載馳秦賦無衣遺民七百依牆七日。

廬歸

圍蔡 朝吳復蔡 加滅蔡入郢同

比朝吳奔傳脫

兩觀復國存國者可以為人臣風矣。

此外有搭忽奔傳出會號入郢者有搭橋李傳出入郢橋李者俱晦刪

之

詹逃

特書曰逃 書自奔逃來

詹定

莊公

室

即外臣避難于內兩俱有罪焉。

二邊以義字為主上不能以義立命下不能以義成信傳中說詹二段

皆義所當為者理即義也。

盟幽

執詹 詹逃

經于外臣托內兩原事而交罪之焉。

如單上二比只納兩邊

執詹

詹逃

外臣幸免難亦規于義矣。

盟幽

詹逃

望國淪信而受通所虧多矣。

執詹

詹逃

執舍

舍至

下易會執取主叔豹不以貨免。○此舍至傳

見討而失節昧義見辱而全節守禮。

△多虞

旅寄

經紀物異亦憂民之心也。

多則便為祿之害非二義重及人上說到放龍蛇遠犀象便是經邦大

訓。

○追濟西

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我

望國逐冠于境內經示豫防之慮焉。

詹定

莊公

室

重不覺二字由無武備故其來不覺至已去而後追詹我心而不知微

謂我心已啓尚不知微即是不覺其來不必添出啓患意濟西魯之境

內追至此則戎所侵軼又過此豈得不危作文在聖人意上發言內要

得垂戒意。

○追戎

告糴 天生五材兵何可去。農用八政食居其先。

經識望國之君臣知兵食之貴豫矣。

△追戎

伐山戎

忘武備 好武功

追戎

滅舒麥

俱重未然之防○題頗僻

追戎

夾谷 無備承戎 有備得患

有貳以有書 加多處混作

經紀物異內君有以感之也

惡氣所感莊公正身正家上說

札聘 狩麟

主蕭都作二句題面雖美然李札止贊其終屬牽強

有貳

狩麟答微隱由君德之失 休微隱由聖經之成

腰鄆遂盟

結書公子而曰腰陳人之婦 齊宋者齊而附遂

兩議內臣之失以不能酌禮之輕重也

失已失人碎講輕重字鑒透所重所輕就人言以公子對微者以大夫

腰鄆遂

莊公

室

對齊宋也禮之輕重兼人與禮言以微者之勝對齊宋之盟也遂字就帶失人內觀大夫輒與句可見此書遂之始故復詳論之非倒重語

腰鄆

為禮而失已惟不酌于輕重也

結自以庶女往勝原無君命與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不同

遂及盟

內臣輒盟乎大國經議其夫人焉

以抗為主串入專意而以利國家

云 辨一段千後

遂及盟

完盟 下易高子盟非安已之社稷也然係舊比存之

子奪大夫結信無非重君命也

主傳受命不受詞意捨完可盟全在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利國家

安社稷意只帶說

書救鄭 吳救陳

武子不戰李札退師俱主二臣權命于境外已自舛謬又有易國佐借

一之請士句聞喪而返有何異夢中說夢○外有北杏梁丘題主齊侯

伯主宋公王者之後有何味梁刪之

遂及盟 遂伐楚

經謹大權于專信專兵者識焉

腰鄆遂

莊公

矣

盟國之大事伐王之大權上從無命斷下從不請命斷以遂者專詞總論起

遂及盟 宋楚平

兩罪大夫之專命明人臣之義也

總以專之可也問起上謂本有此命

云 結無便宜之命下謂境外

云 反在君之側

遂及盟

庚良盟 盟國之大事 云云 盟非諸侯之禮 云云

經于內外之臣皆議其專以成抗焉

遂及盟

入鄆 專兵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詞 古者命將得專則闕外



伐西鄙 曰伐

即伯討有詞致寇之罪彰矣

專主失人以招寇說奉詞曰伐是事實非特書只將伐字明魯罪非子

齊也稱人只辨其非貶耳餘倣此 加勝鄆及盟同

夫人如哲 重莊公夫子道上也 公傳題同

國母越禮之甚罪在縱之者焉

齊大災 桓公勤于兵略故書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意

齊人伐戎

伯主節兵以攘外其勢振矣

齊定 莊公 卒

主後幽傳有攘夷狄之勢句戎在徐州最近齊魯桓始攘夷故先治之

突歸 忽奔 突奔 忽歸 入櫟 遇垂

詳辨逆君之實可爲居正者戒矣

如傳以遇垂問起以突忽所稱緊叙辨明遇垂之鄭伯突也非子儀也

講突君篡之實就中揀入居正之戒重發總收始終稱辭

突歸 忽奔 突奔 忽歸 入櫟

不沒嫡庶之實所以爲戒也

傳末居正而不能保句是正意中以突之能君忽之不能君分股

若單出突歸忽奔突奔忽歸似未完

突歸 突奔 入櫟 遇垂

經不沒嫡位者能君之實以示居正之戒也

皆係突事亦倒居正之戒作始終書辭非子之也傷忽之不能如突也

肆大書 肆皆而曰大書

望國縱惡之過經議其失刑也

書法全在大字與典易象呂刑周官只爭得一箇大字耳惡人者善人

之賊縱有罪必至虐無辜矣三宥原其情三赦赦其人

肆 救邢 誤失刑 刑期無刑 善救兵 兵期無兵

肆 城楚丘 誤失刑以明治 小惠妨大德 謹專封以正法 小惠妨大節

肆 戰泓 小惠 俱妨大德

縱惡失刑昧本朝師皆蔽于其小也

肆 邢丘 傳官三執三希 厥公立政如事 兩邊俱發姑息之弊

經明刑政皆無取于姑息焉

肆 大鹵 周官紀叔宥 勝諱美薄伐

兵刑有常法而開縱惡崇詐之端者非也

盟防納幣 不計公 不待貶 只一比大意同

內君忘讎以圖婚經深罪之焉

總是忘親一意議婚納幣分股斷之俱重齊字上有無人心又就娶上

挑動須發屈盟及親納二意只點明總收二書法一諱詞一直詞

盟防

定仇人之子  
娶仇人之女

此亦少致

○祭叔聘

不言使

不與王臣私交正人臣之義也

只重內臣句發正人臣之義不與使不假以使之名也傳末人君明此一段須重發于後仲先曰文定深懲黨錮之禍特發此段議論作文須磨之

祭伯來祭叔聘

經于王臣朝聘皆正以人臣之義焉

廉

非公

究

朝自無王命而來故不言朝聘必假王命而來故言聘不稱使總發大意不可兩開有加翟泉召陵侯是子虎劉卷事俱是略詞只總叙渾作

友如陳

季友會林父于戚  
私交焉下此

臣交私而君容私皆不明于義者也

觀社

內君會大國之祀經深識其不法也

天子祀上帝一段正解非故業句大抵禮之所在即法之所在以此承前便為故業以此示後便為後觀前後一串意齊集太公句只輕引起

非故業句不屬齊穀梁尸女之說不必入仲先曰傳文俱引曹劇語只說不法不足為後觀勿入下斷罪語無書法

會伐秦有事武宮

兩觀會祀之常可以系內君之不法矣

此不過借來實曹劇之語耳只須論其常分照看會莊會祀之非事實略點勿作春秋予之蓋成子受服是出軍事與天子事上帝無關

加觀社以二比辨斷倒重本服

觀社

刻柄  
非故業  
俱是遠來

公至自齊

信觀社斷罪

廉

莊公

字

紀內君返國深謹其不法也

○荆聘

稱人

進變夷者之慕義與善之心宏矣

玩傳世類意雖亦有之然結穴全在聖人樂與人為善上遂稱人而遂進焉及雖變夷等字面描寫聖人樂善之心真是活現亦欲後世入主之心其心也與椒聘傳不無稍別總之譴楚事緣及稍夏便離不得傳王纘及慕義便離不得世類但運筆或有輕重耳○此是荆聘之始故一則曰遂再則曰遂聖人之心只在遂之一字內此出

敗蔡

本入蔡高伐鄭  
年大荆聘  
平上三比應出一此司

以素所斥者而驟進之，聖人與善之心宏矣。

不必分順逆作，宜渾融發聖人與善之心，不念字，遂字，形容聖心最快。

入蔡 荆聘 州舉狄之，上易敗蔡同

敗蔡 入蔡 伐鄭 主敗蔡同

經于變夷者，因其稍夏而黜之焉。

少不得本僭王來，諱中要見聖人因循夏而狄之原，無成心意。

滕薛朝 年聘 荆聘 主滕薛朝同

遠人修中國之禮，經遂進之焉。

主朝聘者中國之事一段搭同單。

滕薛朝 年聘 鄭黎朝 荆聘

因朝聘字，添出鄭朝比于不念稍夏何當刪之。

荆聘 女叔聘 年聘同 白狄來

遠人能修中國之禮，經不以純夷之例絕之也。

以雖變夷而能修 云一段做在前，而以謹華夷之辨云辨論于後

伐鄭 救鄭 完盟 召陵 叛則懲只遂伐楚來則嘉

傳本說聖人待之心，如此擬出，殊為穿鑿，應刪。

△城邢 完盟

即邈安遠服，而待夷之道得矣。

卻狄而邢安，禮楚而楚服，俱就夷說，方得待夷之意。仲先曰：傳意俱屬後世之君，文中須挑醒借題論意，不重事實。

會潛 荆聘 上隨易盟唐等比同，下隨易取舒等比同。

絕純夷者，聖人謹辨之法，進變夷者，聖人樂善之心。

不但舉號稱人全在一，則惟恐其通中國，一則惟恐其不通中國。上充所以異待處，要知樂與之心，即謹辨之心，不使夏變于夷，則華夷之辨，即在此矣。

敗蔡 荆聘 取舒 伐莒 伐鄭 會戚 伐吳 入吳

經于變夷者，各因順逆而異待焉。

作文一操一縱，總欲化之于善，總是聖人天地之公心。末以後世之君

云東完邈安遠服之意，楚僭自熊通，徐僭自王偃，在東遷前，吳僭自

壽夢，在周簡王時，越僭自勾踐，在春秋後，須有斟酌。

荆聘 取舒 會戚 徐越伐吳

春秋恕待變夷者，可進斯進之矣。

輕點四段總發如單。

或加盟茂 會潛號 或石門 或號 戎伐 作謹華夷之辨，殊非傳意。

荆聘 季子歸

聖人進夷而旌賢，皆好善之心也。

上樂與人爲善以逆論起下樂道人之善以恥論起後世之君云此

義行云○舊載李歸傳作揚善隱惡者謬

、荆聘 次陘或連于師召陵出

聖人樂與人爲善于慕夏懷夷者均于焉

俱有樂與人爲善句上以逆起下以僭起

比栢舉傳亦有樂與爲善句稱人稱子俱是進之上不念其逆下不計

其僞

△荆聘 季子歸 次陘 栢舉四此俱有樂與人爲善句

、荆聘 完盟稱人通名氏

廉書定莊公

變夷之可進惟慕義與服義也

、荆聘 鄭逃

遠人而慕義可子諸侯而逃義可譏

以變夷修中國諸侯之事以諸侯行匹夫之事春秋謹華夷之辨春秋

道名分尊天王各問起

△荆聘 晉侯伐衛下易晉侯伐秦或楚人救衛同

爲善與改過皆聖人所樂與也

上在慕義上論下在衛請盟上論

、荆聘 及狄盟朝聘中西之東盟會中國之禮

加歷薛朝年聘踐土會溫同

、敗莘 伐鄭 荆聘 入陳 圍鄭 滅蕭 比滅蕭傳

經待變夷者不以惡掩善不以功掩過

樂與人爲善矣與人爲善之德宏矣

、荆聘 白狄來與其來不與其來

、荆聘 會奔

經原世類進修禮而賢守禮者焉

聖人與人爲善聖人爲善也長俱有後世云

、入蔡 荆聘 栢舉 入郢 比入郢傳

廉書本莊公

聖心恕而公不令善惡相掩也

上不以惡掩善進退之法聖人樂與人爲善治遠邇下不以善掩惡命

討之權聖人心無毀譽司賞罰

△荆聘 入邾莒來或歸邾同

經嘉慕義而彰改過皆不念其前非也

春秋謹辨春秋隱惡各問起不念其云遂進焉不念其云進之矣

聖人樂與人爲善聖人道大德宏後世云明此云

遇穀

內君期遇以圖婚兩戾于古矣

主遇清盟扈二傳分作若以遇提起倒失時邊則與盟扈無別矣

蕭叔朝

經議非所之朝可以知正禮之意矣

穀齊地正是非所之案故禮非其所君子不受正以明其失正而撥亂二字即論必及于正之意無非魯實語不當兼魯說撥亂亂字應上當其所當字加遇穀只作非所之案同

蕭朝 用幣

為禮而非所非物失其正矣

只就二事上論不重責蕭叔責莊公上撥亂之義下正始之道

蕭朝

莊公

主

蕭朝 夾谷

聖人議朝禮之非所即卻野享之心也

主傳故禮非其所

云搭以責蕭做起以孔子如傳發于後見享禮不可野合而朝禮獨可野合乎使孔子當此必以卻齊者節蕭矣

或脫出襲齊夾谷主杞梁之妻却齊侯之郊中以杞妻對孔子不通

蕭朝 王所

俱是非所

經于修朝受朝者示撥亂正本之意焉

盟扈

詳書加遇穀同照詳書書法

內君國婚喪時不孝甚矣

大義非指娶仇女蓋宗廟社稷為重則母言為輕收詳書玩國不可久

無儲貳

云正謂莊圖婚失時以致宗嗣不定之禍故曰不孝大舜不

告而娶正是孝子裁大義之案

同生

春王正月 去同

遇穀 盟扈

經原內君婚禮渝時知罪在不孝矣

盟扈

盟戲

公還及衛冠于衛成公之廟因晉侯之言也

主莊失婚禮裏合冠禮或主莊婚太遲裏冠太早下易楚鄭侵衛則許蔡二君弱皆強冠之同

刻

刻柄

詳書于策片言桓宮

蕭朝

莊公

美

內君鼎侈以諄仇女經誅其心焉

乃有亂心

云而不知正與非特有董心正後世人主心術三心字二

正字前後相應宜重看全在仇人之女四字上發

行父如齊 子如晉

上易盟扈同或行父如晉同

即事以論儉侈得失懸矣

城楚丘 會平丘

儉此有易邪丘主定朝聘之數不修

同上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儉晉成虎祁是侈

考實

刻柄 列祀崇妾母 亦仲子之官 崇修修仇女 斥言祖宮

逆女公至

志 亦字可玩

經志合常理者正忘讎之罪也。

大雩 狩禋 卽位 文 視朔 齊納幣 卽位 宣

特書違常禮者尤重大事之變焉。

以變之必書形常之失禮而後書作。

、大雩 成事 狩禋 時事 視朔 月事 齊納幣 合禮

常事而違禮經屢志以昭戒焉。

就常事中要說他非常重發將以爲戒意。

有出不視朔蒐比蒲止摘月時二比未受。

又卽位 文 有事武宮主重人道之始終雖合禮而必志然下此影卒大

莊公

場不出刑。

姜氏入 不致入 詳書

內君娶仇女經詳詞以著罪也。

只重娶仇則宗廟弗受而不可見意失正踰時二意融化在內傳求薦

舍 云 卒使宗嗣 云 原轉到娶仇上去總是一箇不幸書法不書至

而書入直說詳書帶收亦可。

覲用幣 詳書

經于見小君者兩明其不足爲禮也。

所見非人所將非物俱貴莊公左傳有公使字娶不當娶之人行不當

行之禮以明示百官潰亂男女此皆失于正始而亂所從生也男女同

誓正莊公誇示處娶女一事凡十四見故曰詳書。

姜氏入 覲用幣

國母不協于神人其讎大也。

玩傳意遞倒本股爲正重不可見宗廟臨羣臣上夫婦不同至男女同

贊只帶說不書至而書入不書見而書覲。

戎侵焉出赤歸 雖以國氏皆不書歸

小國廢置于外夷經示居正之戒也。

莊公

就羈出赤歸見羈之制在戎就制在戎想見羈之平日不能明而斷何

緣而起正責他不明不斷也歸者易詞作事實皆者亦自應不書爵而

羈亦然也。

赤歸

卽庶孽歸國之易居正者之不親見矣。

全借赤之易以形羈之不自立。

執祭仲 突歸 忽奔 戎侵焉出赤歸 只忽奔 羈奔同

兩貴嗣君不競爲居正之戒也。

郭公

重不能行其所知上。

觀魚 僖伯 棄師 高克

二君之愛惡咎在不能行其所知也。

借題發傳不必實諱魯隱鄭文。

城濮 朝吳奔 同上

楚成不能去子玉楚平不能用朝吳。下易公如晉 昭公不用子宋

舍舊能用惡惡能去。出滅譚六月雨 齊桓用管仲 魯信放鄭都 又季子歸公如晉同。

下主晉悼 還夷子五 又入曹界宋秦人伐晉 晉殺顓頊 秦用孟明 又公圍成 孔子誅 數股俱

反傳不通然題面頗佳人多食新姑存之。

麟旨定

莊公

堯

擊帥師 哀奔 出刺奔 華孫盟同 加鞭為棄師順傳作

小人用而君子退亡無日矣。

主傳小人肆行君子遠引二句題意有何好處。

女聘叔 稱字

經于命臣修禮循例以字之也。

立盟後傳列國命大夫例稱字是時齊晉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耳。

鼓用牲 齊

望國弭災非禮忽天甚矣。

非地僻也非物諂也皆是非禮而以不能恐懼修省作骨社陰神日食。

陰勝陽也鼓有聲舉陽聲以壓陰氣天子尊故伐鼓于社以責神諸侯

卑故伐鼓于朝以自責郊社有常期故用牲備物救災惟臨時將敬故

止用幣。

伯姬歸杞 不言送書歸

小國失親迎之禮即書歸以寓意焉。

只罪其不親迎非責其不使卿即使卿亦是失禮但非卿則例不書耳。

綸逆 伯姬歸杞 伯姬歸杞 莒慶逆 高固逆 只歸杞 歸同

詳略外臣之圖婚而謹禮辨分之意昭矣。

總叙以二歸為主順傳分作杞之不言逆固以非卿而略之矣而必書

麟旨定

莊公

今

歸者所以志其不親迎之失也紀之書履綸逆明乎其不親迎矣而猶

書歸者所以別于慶固之自逆也去本比倒辨分一邊。

友如陳

即貴戚修外好私交之罪見矣。

報女叔之聘此季友行私之漸也

伐戎至

久役孤征故書至危之也以伐徐傳反照指月主夷患作亦是。

單伯伐盟葵丘 垂隴 放甲父

經重命討之權于其公而抑其私也。

以命討之公轉下二比兩截作○葵丘只申其禁選作天討似牽強有以朔奔小邾朝易上二比者則是命諸侯討諸侯矣謬甚

單伯伐公命 茲如牟 蔡丘 公討 放獵 私討 同上

買戊衛 及箕鄭父 滅潞貴士伯以戰奪 魯錫三卿以先 瓜衍之縣 路三命之服

專討專命

單伯伐 盟葵丘

論春秋之命討其權必歸之王也

上命大夫下無專殺大夫只就聖人意上發須知單伯伐股傳中原無此意盟葵丘股亦是天子見王禁淫沒故取無專殺之條以備之耳終難

麟書定

莊公

全

作題○上易祭仲女叔同或滅甲氏王命 豹如京 王嘉其禮 士會 賜之大輅 竝同

垂隴 放甲父

諸侯命討之專無王甚矣

傳中論專殺甲父放而非殺且傳明曰比于專殺者薄乎云爾亦不成

題

△城濮 敗箕

以擅殺殺顛頤以好命殺邢肅以逃師殺舟之僞文專討也以三命命先且居以再命命胥臣以一命命卻缺襄專命也傳兩皆字宜玩末要舉晉以緊列國

盟葵丘 垂隴

子明禁而抑私命昭刑賞以尊王也

全在聖人意上發備天子之禁即葵丘傳蓋禁雖子桓亦以證古者曾有此禁也明書于策句有春秋字還在再書盟葵丘上看與下止錄名氏相對文須散行不可以明禁私命作對待語

盟葵丘 垂隴 侵陳 無妻 高厚伐莒齊晉各一比同 或出葵丘 敗箕亦同

經欲刑賞歸之王故備明禁而抑私命焉

叙起葵丘倒下私命討作大意同上兩意原非對待不成題

垂隴士殺 救陳 趙盾 無妻 高固 伐西鄙 國夏

麟書定

莊公

全

經抑二國執政之臣著擅命者之罪也

文中但以大國上卿意發抑之之意不宜于交政中華會盟征伐上生枝節聖人之大用句不可忽

出衛雍承筐缺伐蔡庸救陳同

敗箕罪專 子請 命 滅甲氏

再命命先茅之縣實胥臣晉侯請于王以敵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題面似整然本傳重殺邊此單出命不成題

垂隴敗箕 同 放甲父 桓舉 入郢 尊王 奉天 比入郢傳

明于經之命討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自說經者發聖人意。全在抑揚褒貶書法上論。勿實講兩傳皆有賞罰之權。句須知上二比已不合。下二比是聖人之心。至公無所毀譽。便是天命天討。非更有所歸于天也。但以題意正大存之。

△伐徐入致

不致內兵。以其不必致也。

按書云

至親行是事實。提起其不致以下。是正意。時勢聯講。齊宋同行。獨言齊者。以齊伯威可倚重耳。此只是無可至。非予之也。猶龍曰。

書至之例。或以久。或以危。今役不淹時。則非久。齊人同會。則非危。故不

必至。舊說時勢總是無危。看傳未明也。已未會墨俱混。

必至舊說時勢總是無危。看傳未明也。已未會墨俱混。

廢書宋

莊公

金

伐戎至 伐徐

不致內君弭患之兵。以其無可致也。

必戎與徐合兵為患。亦是料度之詞。勿泥說。就魯患上。悟得公獨親行

之故。問起不至書法。如單作。

三子

會洮

加會防如傳發在後

內君之出。以溺愛禮所禁也。

非事。非民事也。禮字在過愛上論。不指非事言。傳意重謹禮上。

○祭伯來 觀魚 河陽

論上下之出。皆不可以妄動也。

祭伯來 觀魚 非君命 非民事

○盟幽 特魯同

紀伯信之協。見得來之盛焉。

書同不止一鄭。當時唯鄭尚貳。鄭同其他可知矣。作文重講。鄭服而以

得衆贊之。講鄭服要本伯勢來。鄭畏勢故服。非鄭服乃有此勢也。授之

諸侯四字。倒得妙。書同而曰特。書者見鄭雖一人。是關係桓伯全局線

索。此同非小可也。有無限慶幸之意。

盟幽 會盟于邾 毫北 未易盟戲同

紀伯信之協。以其異于強而疑者也。

廢書宋

莊公

金

下二比。是勉強與疑叛。以盟幽為主。見視他盟為愈如單。

盟幽 毫北

盟之淪同著其協而譏其淪焉。

各就書同上。發俱主鄭說。據子展之謀。則毫北時已懷反覆。不可言同。

但聖人欲著其既同又叛之罪。故特書同耳。

盟幽 曹南

經紀小國從盟。而別其心之同異焉。

要知舉鄭曹以見列國。然同不同根由。全在齊宋身上。上書同。下不書

同。下易會盟于邾。或盟黃同。

曹南 毫北 上易會盟于和同。

即盟之勉與疑者知其非同欲矣。

惡反覆而書同勉強而不書同只說例如此勿實講反覆與迫脅者之罪。

兩鄆 從侵宋 叛盟幽 從執詹 不朝 伐西鄆 伯伐戎 盟幽

伯威服久貳之國得衆可知矣。

倒單作。去伐西鄆伐戎同。或加荆伐會救鄭證其安攘母乃添足。

○伐西鄆 伐戎 下易伐徐同

兩觀伯勢之盛知人心所由歸矣。

麟旨定

莊公

金

主伯攘二句要說得開敵嶄嶄方肯題面 仲先曰伯中國攘夷狄是

論當時大勢原不可搭題作文須勿黏事迹。

有出盟幽伐楚盟首止盟葵丘以下三比爲業成的宜刪。

盟幽 會救鄭 上是勢成而盟非盟而後勢成也 舊主安攘之勢成安攘之事見謬甚

○盟幽 盟賁

經紀伯信其得衆與結遠者可于也。

在鄭貳于齊江黃服于楚上生議論重衆字遠字勢盛慮周講在盟前

上視他盟爲愈下許是盟須說出二盟大關係處舊主安攘之勢成安

攘之義著未當

○盟幽 盟召陵

伯主服內帖外之盟皆盟中之勝事也。

上以鄭服勢說起倒齊得衆下以完服義說起倒齊柔楚二盟是內服外帖之終事故傳一曰視他盟爲愈一曰于斯爲盛。

、盟幽 盟葵丘 人心同毅梁謂校之諸侯人心喻孟子謂葵丘爲盛

△盟幽 盟新城 伯棄成敗 同欲周室隆替 同外楚

經樂人心從伯皆志其協焉。

、盟幽 盟幽 書救鄭 九國救鄭 比救鄭傳

講信協由伯勢之盛恤患勤由夷勢之張。

麟旨定

莊公

金

二傳俱有前此云上有幸之意下有憂之意。

友如陳 無幾

不貶內臣私交示正本之意也。

通季子之私行在直書葬原仲上當時季友如陳未必不請于公但葬

原仲是私事即有命亦私行耳緊擒着著效發見私交已成通例所謂

以舊坊爲無用而棄之也。

加祭伯來祭叔聘作表不正事實。

祭伯來 祭叔聘 友如陳 慶逆 固逆

順題講下季友等事乃祭伯諸人之末流。

友如陳 盟國

舊以不貶私交以示正本不諱外交以示正始比但下乃從同以見此

此以盟國為盟齊之流弊而專貶齊也似難比

杞伯姬來 來而必齊 加會洮同

經譏內女歸寧所以明禮也

男女往來句要重看

莒慶逆 稱子 齊 加輸送依傳只作辨分一意作外誤給伯姬歸也傳

經紀內女之歸大夫而以非禮責內君焉

稱字是大夫自逆常例正問起得書書法何以稱字是尊卑之別付以

書是失尊卑之紀相承說

伯姬來 莒慶逆 男女之際 尊卑之別 只重書上

杞伯朝 杞始稱伯

伯姬數歸杞侯不能制故來朝以致之出高氏註

會城濮

經紀伯好而知討罪之有自矣

以命齊侯討衛敘事成文隱隱見伐衛之師不可抗意宗鄭氏者專主

命討立說雖似冠冕而不肯題 指月云四傳俱無城濮之文為將討

衛乃杜氏小註揣摩之語不可作題

子 伐衛及戰 以衛及魯也

與國抗命亟戰經本其志以罪焉

說齊奉命不是子齊特起衛之當服罪耳重逆命上拒伯帶說伯不可

拒正以奉命也以衛及書日雖有二書法實無二層 現聞先生曰衛

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戰即上段不徵詞請罪而直與交戰之意但

于書日上描寫聖人深疾衛人之情非謂其亟戰之罪又浮于定日而

戰也當時即定日而戰罪何可減春秋大例受伐者為主今何以獨責

衛也此是胡氏自相矛盾處 加會城濮作奉命之案

齊人伐衛

齊人伐衛 莊公 父

伯主奉命討罪師不可拒矣

此是衛不與拒之案只描寫衛當服罪不是子齊當時取賂而還無可

干也無書法

戰耶 不言 伐徐 伐衛戰 戰筆 及者 為主

經異詞以紀與國抗伯深疾之也

客比只作變例引起同單以戰筆挑及者為主以戰耶挑言伐伐徐挑

言日 不言日易鄭人伐衛及者為主易乾時同

鄭人伐衛 紀及齊戰 伐衛及戰

以伐不言日及者為主作書法辨起大意同上

遷三邑

伐衛戰

迫小 邑言遷還言阿 抗伯 戰言伐伐言日 俱特詞

伐衛戰

彭衛

抗伯逆王命 俱是受伐者為主

伐衛戰

桓來

抗伯討 逆命 成伯功 達命

△伐鄭救鄭

以州舉 書按

經惡外暴而子伯主恤患之義焉

提楚罪起隨綴書法轉下桓公得救恤之義即在救恤之義中發安攘

之事見意

荆伐鄭

只主楚凌暴一意

外夷得夏經所以狄之也

莊公

莊公

公

△會救鄭

伯兵舉子恤患安攘之事見矣

節兵是事實以救恤為主就中發出安攘之事見桓主兵自此始故傳

曰桓公主兵然有深意見得操縱在手以此存恤無夏不庇以此鞭撻

無勝不摧也

會救鄭 伐楚 盟葵丘

據夷狄安中國即在本比如此搭出欠通又有脫出伐山戎會釋者尤

可惡

△會救鄭

盟葵丘

恤患 安攘之事 結連 安攘之意

、會救鄭

盟葵丘

安攘之事見 異義之義信

、荆伐鄭公會救

楚伐鄭遂會救

亮

兩抑外橫而子季內義之勤息焉

以子元范山起兩傳皆有無故字倒桓公趙盾上

、荆伐會救

盟齊伐九國救

桓公主兵 兩傳皆有據矣 晉景親往 狄安中國句

、築都

志

時紂而與不必為之役非人君之心也

就不視處寫他與民漠不相關輕用民力于不必為意串說周禮荒政

十二四曰弛禁謂息搖役則所當為且弛矣況不必為者乎前無水旱

靡言本

莊公

卒

之文而曰歲凶自大無勞糴料出也書築是事實其志是書法 都邑

也則其經營之勞當十倍于臺圓亦須切發玩傳曰創作邑也句可見

都又魯下邑故曰不必為

城郎

築館

築都

築臺

築郎園

經辨役之大小深責夫不必為者焉

倒單去城郎只在創始上論去築都當融會中丘傳作文而實以

大曰城二句搭不可脫却

築都

告糴 役民非時無人君之心 急病無膏失大臣之道

民勤于力則工不繁勤于財則貢賦少勤于食則百事廢國無九年之

蓄日不足無六年之蓄日急無三年之蓄日國非其國

大無麥禾歲秋而書曰大無

志國用之竭議內君之不敦本也

傳中然後知三字宛摹出奢侈人不計盈縮忽然告匱光景不敦其本即指肆侈說是一正一反語蓋崇飾無度之君斷不能務農重穀無兩層也此麥禾乃倉廩所藏者故傳中丟却歲凶只罪公之肆侈見君之享國即有凶荒不能爲害方是人主也

丹楹刻桷築都大無告糴去同

內君崇侈以竭用不知務矣

麟旨定

莊公

空

同單此全傳題則以告糴比作書法

大無告糴

國用竭而求于人經病君之不知務也

傳明有下書藏孫告糴句豈可以君不敦本臣不治實合作斷主倒單

大無麥禾大有年

經紀豐歉著人事之失天道之異焉

在大無大有四字取巧其豐其歉舉可怪也

人無告糴盟威蕭魚比盟威傳

內君忽養民之本可譏伯臣明制敵之法可予

莊公務未不務木下書告糴以病之知營勞心不勞力下書蕭魚以美之

大無告糴平丘平丘

乞糴忽養民之本示威失服祇之道

二邊俱有宮室臺榭

云故下書藏孫云如下文云

丹楹刻桷築都公如齊行父如歸父會宋

此宣十五年機傳脫

二傳俱有敦本字及戒後世意與三年耕等語上侈于宮室臺榭故夏秋已過冬乃大無下煩于朝聘賂遺故歲雖蟲蟻遽至于饑

○告糴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

內卿急紓患之名經責之以實焉

麟旨定

莊公

生

其情急即文仲請往告糴之情其曰賢者急病云此便是名魯人悅

之而以爲功者也蓋文仲但知急病云其所治者大臣任國事之名

耳却不知平時務農云使民不至于病方是大臣任國事之實春秋

循名責實故不以爲功而以爲罪大臣二字重看辰也備卿故責之若

是小臣亦不責備至此蔽字妙魯人悅之是蔽在通國也○蔽者原心

而論心蔽于名自然不暇治實國家事爲此一念不知潰壞多少春秋

此傳直是揆出大臣名根爲之痛加鍼砭大宜扼發

○告糴伐山戎

文件以急病爲名春秋之意在務農重穀節用愛人桓公以略遠爲功

春秋之意在強本治內，柔服遠人。

告糴 六月兩 減孫惠病爲名， 儲公勸民爲志。

以信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比出。

告糴 遂乞師 責辰不務農重穀，節用愛人， 責備不省德自反，深恩計安。

望國資兵食于人，各者其君臣之罪焉。

△新延廐

望國用民非時，經譏其盡民力焉。

勤怠也。此乃勤食之時，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修，體已悉兩字，方不像之常輕役話頭。

麟旨定 莊公

加築都大無告，糴同，主非時而悉民力，故詳書示譏。

○城中丘 力延廐 食稅畝 財 或城即 築即 州田賦同。

望國每忽民之所動，非君道也。

傳語原倒，勤食上雖三段作宜，如傳落重本股時視兩字可味是息。

圖迴意

城中丘 州田賦

望國不惜民之財力，非君道矣。

新延廐 作南門

春秋重勞民，而非時非制者均貶焉。

上重悉字下重輕字，宜曰舉羣之規，閑于改作之譏。

城諸及防

經志望國合時之役，示民力之當重也。

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作用，新延廐傳民勤于食亦可。

師次干成 借次而傳○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 校郭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郭也。

降郭 不郭降而曰降郭。

抑逞強者明道義也。

未嘗兵加其國，但逞以兵威脅服之，只發脅服而急功之心，自見。特書

降郭正描寫他一段心事，薄責郭所以專罪齊，急字最說得伯者心事。

麟旨定 莊公

出道義事功，正是王伯之辨，須重發。

郕降 降郭 總起分斷。

兩紀服小之事，罪各有歸焉。

突救衛 滅譚

主傳春秋之法，伯者之政，二股搭翼，胡載此題，又有出降郭廢郕費者。

拉刪之。

△降郭 伐山戎 明王道 抑強扶弱 正王法 治內柔遠。

伯主脅小而略遠，急功好功之心見矣。

遇魯濟

主遇清傳山戎病燕故齊謀于魯魯為齊謀謂之不期可乎

△伐山戎 稱人  
加刺濟同只作事實

漢伯主略遠垂戒深矣

全重因民上發其齊處只一遠字遠則便非王者制禦夷狄之常法矣故以王法正其罪全在垂戒上伐楚一段承上說來以足不可勤兵務遠之意非伐楚之役便能修文德略遠故功奇功奇故可好其端不可開也

伐宋 伐鄭 伐鄭 伐徐 山戎 獻捷 伐楚 召陵 加于  
同

許伯兵而獨譏略遠者示柔遠之道也

麟旨定 莊公  
奎

以節兵稱人辨起即以獻捷證倒略遠作伐楚股肱得妙仍照稱人

伐宋 伐鄭 伐鄭 伐徐 伐山戎 獻捷 去同

經驗伯主之略遠知其非節兵例矣

以伐宋四股稱人辨起山戎稱人倒本股發垂戒意

伐宋 伐山戎 獻捷 同上

援節兵之文以譏伯主戒略遠也

伐宋 伐山戎

子節兵而戒勤兵直治內也

宜比作轉處把將卑師少問一句方像傳題

○伐山戎 捷獻

始終抑伯主之功戒遠略也

據伐傳獻比只昭善法據獻傳伐比只作事實宜兼二傳總起束中略分總是抑伐戎之功但上就不當伐上發下就不足獻上發○或以傳有來獻戎捷稱齊侯句總叙即喝明書法如單作宋復于獻上發出略遠之非收稱人書法亦得

伐山戎 獻捷 伐楚 召陵 讓略遠  
美服遠

伐戎可譏以不務德而勤遠略也伐楚可美以責以大義不務交兵也

俱重全民命意獻捷只證辨稱人書法講中不得參用○或謂伐楚一

麟旨定 莊公  
葵

段是因此傳推論出來從單亦得

伐山戎 伐楚 召陵

子奪伯兵之據外柔遠之意見矣

宜分作轉處仍照然則 云 強本治內柔服遠人總承上說不可分貼

起束總用之下比只盟召陵亦可若單伐楚次則不可傳美伐楚全

在召陵退師故也

伐山戎 遂伐楚 讓遠  
美服

宜比作上以通燕實問起下以徵楚貢問起北伐南征

○伐宋 盟召陵 大醴同

伯主之節兵慎兵皆經所予也。

上治內下柔遠兩邊皆不可遺山戎加伐鄭伐鄭伐徐伐楚同。

、伐宋 山戎 獻捷 楚子伐鄭 舊 伐鄭缺救 比楚子伐鄭傳

治夷猾夏者皆以屬詞見罪焉。

伐宋稱人子節兵也伐山戎亦稱人安知非將畢師少乎以下稱齊侯知之四年稱爵豈討賊也九年亦稱爵豈與之乎以下書救鄭知之。

各去首伐比同。

、伐山戎 城楚丘 略述 專討 俱正玉法

上強本治內下明道正義上攘夷狄無文德而有武功以伐楚照下安

麟旨定

莊公

左

中國施小惠而踰大節以城邢照。

、夷儀 城邢 伐楚 召陵 比楚丘傳脫

經紀伯事獨取存小柔遠者焉。

城楚丘略矣城邢詞煩而不殺何也邢未滅也伐山戎貶矣伐楚美之何也退師自服也。

獻捷 江黃伐陳 比陽穀傳

譏略遠善定謀兩有以驗之焉。

上驗書法下驗事實

伐山戎 伐楚 召陵 伐鄭新城 伐宋圍緡 比國緡傳

用兵于夷夏者事皆不可例論也。

各照然則 云 問起然後比斷

○伐楚召陵 伐鄭圍新城 即上題脫母

柔遠攘夷之事春秋皆獨有取焉。

各用本股辨起 新城傳原有召陵比但無伐楚須辨之

、伐山戎 伐鮮虞 禦夷之略 柔遠之意

△伐山戎 滅陸渾 譏略遠 忽靖華

○伐山戎 侵蔡獲

兩譏貪功者服遠保國之道見矣。

麟旨定

莊公

左

上好武功而不修文德下無文德而有武功上強本治內所以服遠下

任賢明政所以保國。

三 築臺手郎 舊

望國遠役經識其屬民焉。

去國築臺故知不緣占候便是屬民自樂比年不登而土功無虛歲

衰自此始 加築薛築秦同。

築郎 六月雨 上加築薛築秦下加三不雨同

屬民自樂者可識與民同樂者可予。

築郎 築薛 築秦 苑紅 比蒲 昌間 重民力 如此題令 立軍政 之何味



○獻戎捷齊獻

抑伯主之矜功以其功不足矜也。

齊侯當時實是遺捷。非獻捷也。故為聖人抑之之詞。與上稱人之意同。躬來誇示。正是好武功。應抑之者。抑其生事戎狄。不是單譏獻帶失體。假饒獻于天子。而略遠之功。正不足貴耳。仲先曰。獻字全要將躬來誇示四字。對看描摹。方見是抑。

、獻戎捷 踐土 戰韋加邢丘同。只代本股入獻體內。

論獻功之有體。而矜略遠者尤悖焉。

先以獻捷之體。踐土得之。戰韋失之。倒略遠作。如單。

踐土 戰韋 邢丘莊公

歷觀諸侯獻功。而得失異焉。

先以齊桓誇魯。而聖人抑之。見獻為下。奉上之辭。以踐土既是夷侯。又

獻于王。作一頭重之捷。雖獻于王。其捷則齊。邢丘之獻。既為蔡捷。又獻

于晉。分二比。仍收本傳。此傳原不重獻捷之失。體斷罪。但此截傳前

段作題姑備之。

邢丘比易宜申獻楚獻朱 五國伐鄭皇皮獻晉 夏伐陳子產獻陳

滅甲氏 戰韋 公侵鄭吳

士會獻狄俘于周。鞏朔獻齊捷于周。季桓子獻鄭俘于晉。

○踐土輅服賜 滅甲氏敵足命

二伯獻夷俘于王。皆得體者也。

諸侯有四夷數句。本于傳為客。今以一句而搭二比。亦難作題。但題而有氣色存之。

出滅潞趙同獻潞 鄆陵御至獻楚 同。

伐山戎 獻捷 城濮 踐土只獻捷 踐土同。

二伯俘于夷。而所獻者異焉。

在獻體上論得失。總叙分作交互相應。題面不全不成題。

踐土 邢丘夷俘又獻之王 又滅潞趙同獻潞 夏伐陳子產獻陳

踐土 戰韋伊氏之命 軍襄之辭

俱少未股不完刪之。

踐土 戰韋伊氏之命 軍襄之辭

諸侯獻功于王。辨其夷夏可也。

雖去未股不完然題面頗整。

或戰韋中國 邢丘諸侯 又戰韋九國救鄭鄭因鍾 俱少却首句悉刪之。

、獻戎捷 宜申獻

經紀獻功。抑其不當遠略。諱其不能攘夷。

上在不必獻上論收書獻下在不當受上論收不書宋

○獻戎捷 黃父功不足後 後世宰臣云云

○獻我捷 用田賦

困民之力與財皆經所致意也。

後世宰臣

云得春秋云

之意近世達時政云

知春秋云

之意

春秋小穀

借中丘傳

遇梁丘

經以常禮序諸侯而尤惡其期遇焉。

以邾邾伐宋傳正名意提起主遇清傳作齊為荆伐邾故請會諸侯宋

請先見故遇謂之不期可乎收以尊及卑書法

伐餘丘 盟扈

傳

莊公

五

主大倫不明二句成王散處兵權大舜不告而奪可分證題面不佳則

慶父如齊

即如齊

即邇臣越境之安見內君縱權之失矣。

出入自如四字要描寫重垂戒意。

伐餘丘 慶父如齊

強臣操兵柄而肆志可為縱權者戒矣。

二書法總結

狄伐邢

紀外夷肆患知救恤之當亟矣。

主救邢傳邢周公之胤

莊公

辭旨定

陽溪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仙參 平陵史順雲爾長較

陽溪

元 卷王正月 不書即位

略國君嗣位正大倫也

當是時慶父夫人爲政故內無所承不告是書尊臣子閉止二歲不宜加貶且周禮童子侯不朝王不遣使是不告喪之驗

○齊人救邢 書救

經善伯救息天下之情見矣

辭旨定 閔公

聖人之情在仁民救以息兵善救是兵期於無兵正重兵之意作文只發聖人善救之情勿說不慢不怯此傳通一經之救論只首二句其意已盡下卽聖人罪不救與救不力者以發明耳

突救衛 救邢 狄救齊 救江 救邲至 救晉次 吳救陳

聖人欲息天下之兵屢於救兵致意焉

先以救邢提明便將客股遞過總發善救意勿如常倒單

突救衛 狄救齊 救江 救邲至 救晉次

書救而屢有所罪情切於救也

用救邢起綴總發聖人善救之情大意同上

突救衛 狄救齊 救江

屢因救而責棄義者仁天下之情也

三段緊承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來各就罪不救中發出善救意勿倒罪上

狄救齊 吳救陳

經以舉義望中國兩因外救寓譏焉

兩股一意總發非諸夏之意或載後傳作比亦可許之爲不稱人貴宋與諸侯也善是救則爲舉號傷中國也

救邲至 救晉次

辭旨定 閔公

聖人恤患之情急故怯與慢均罪焉

全發善救意勿實謙至者至於此而不復往次者欲往而姑次於此也加救邢仍倒歸本比重發聖人之情

△師還 救邢

聖人重用兵而獨善救情可知已

主傳兵者春秋甚重句搭不可兩開宜以重衆引起善救書法而融會二比意總發聖人之情

次邲 圍邲 師還 救邢 救邲至 救晉次

聖人重兵而善救合觀之而情見矣 大意同上

△救邪 季子歸

善救而獲賢聖人之情見矣。

俱有聖人之情見矣。句須知有桓之救可以安天下。有季之賢可以安

一國故聖人樂與之。

△救邪 聶北救

經於救兵。不識其用兵而識其緩師也。

兩邊俱有聖人之情見矣。兵固不可輕用。然非所論於救也。兵固有利。用次者。然非所用於救也。總于救上。生情節。兵盛兵略點。

救邪

城邪 雖民命當重。然非論於救之時。雖王命當重。然非論於邪之時。

嚴旨定

閔公

三

聖人仁天下。故於恤小存小均予焉。

救邪

盟貫 兵雖聖人所重。恤則則莫。盟雖聖人所惡。結遠則予。

救邪

暨齊平 兵者春秋所重。安內則可喜。平者春秋所貴。附外則可罪。

救邪 益來

聖人欲人恤患而遷善。其情見乎詞焉。

兩傳皆重聖人之情見矣。句上以重兵問起。下以諱惡問起。

四國伐鄭 救成至

救晉次 伐鄭取繹

比取繹傳

討罪恤患。都在書法上發。少味宜刪。

△落姑

觀內臣之見思賢可知矣。

於請復上見得國人之思於國人之思。而見其賢。非謂惟其賢。故思之也。生而有縣等語。不必用出奔宗親等語。在季歸股不可不入。

○季子歸 曰季子 曰來歸 不書奔 不稱公子

經於內臣歸國深致賢賢之意焉。

只重魯國方危 云 賢也一段。融會四書法意。成文。聖人因國人之思。

而賢之。因國人之喜而至之。不書奔。恐累其賢也。不稱公子。恐蔽其賢也。總是一意。安社稷三字。重喜字。要描寫子者。男子之美稱。季則其宗。

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不足異也。

嚴旨定

閔公

四

加落姑同。只作事實。再加慶父如齊亦同。

高子盟 河陽

樂道善。惡稱惡。都在書法上論。要味孔子也。三字。繳明本股。旌賢諱恥。

上稱高子。下全晉。

上易判聘次。隱 俱有樂與 遂救許 善之 會奔 善善 人爲善 九

歸益

遷善 下易宋公伐邾 傳兼善長惡 短二意不愛 傳未嘗實指 豈可強搭 應刪

易次隱結。比前同上。下此方美其遷善。似難說惡。

踐土

處父盟 親 納捷苗 賢

春秋諱賢之意。與尊尊親親同也。

雖三段。摘諱賢發。以尊親配入。總是欲人爲善之意。有以不出本比。范

作三段者亦可出從王伐不書盟幽公季子歸不書同

城賁 佗彊奔魯襄任季孫宿

主傳內責戚任事棄親用羈二句然太鑒不可用或易伐餘丘滅邢禮  
又易年聘鍼奔或易語盟歸奔並同總之穿鑿應刪

○季子歸 高子盟

特筆旌二臣以魯難所由靖也

魯之既危復安者內仗季友外仗高係其功一也故皆稱子

季子歸 納捷留諱也友賢在兄思上見

靖難徒義之臣皆因賢而諱之也

嚴旨定 閔公 五

季子歸 子哀奔歸國靖難

○季子歸 華元歸去慶父逃哀姜俱是國人所與

兩紀歸國之臣有著其賢者有著其正者

季子歸 札聘歸國靖難

季子歸 宋公伐邾樂道善惡稱惡

聖人賢賢之意隱顯其詞以見焉

季子歸 會奔

平歸國去國之臣皆賢賢意也

聖人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聖人善善長惡惡短稱子稱公孫皆特筆

△季子歸 益來

於望國君臣而有諱有不諱情可知矣

賢者而諱其恥明此可以蓄納汗之德親者而不諱其惡明此可以行賞罰之權二傳皆有聖人之情見矣句

外如比敗鄭則主賢之極責之備比躋僖公則主不以親妨賢不以親

害尊俱不見好處刪之

仲孫來 直書曰奔仲孫來

經於伯國省難君臣交責焉

君臣聯講俱重討賊上問魯可取在仲孫歸後然即此便見得起初省

難旨本 閔公 六

難主意故傳直斷為窺規云傳末使慶父稔惡一段意最重略字意

亦要諱見桓仲之不能為魯有無也

加慶父奔春王正月是慶父稔惡閔公再弑

季子歸 仲孫來

靖難之賢乘難之奸於其來見之矣有何味刪之

仲孫來 高子盟事君不以忠

仲孫來 札聘

主周禮周樂在魯足以感人以左傳舍難出或附納幣傳繆

仲孫來 起聘仲孫知魯未可動俱是周禮在魯亦繆

有搭季子歸主有靖難之望有乘難之心甚無謂又有搭棄師以省難非義去難非道比更無味俱刪

年二  
遷陽

主遷宿傳收凡書遷不再貶而罪自見

吉禘莊公言禘言吉于莊公

望國僭祀必因事以著其失也

只重禘禘上喪未三年于莊公寢廟斷二比總收三書法凡喪畢之明春將致新主於廟廟之遠主將祧因合祭以審昭穆夫喪畢猶侯來春況未畢乎行此于莊宮且不可況于寢乎此時莊尚未立宮屈羣廟之

禮皆定

閔公

七

主以就食也

吉禘 四卜郊享親之失不時非地享帝之失非時不敬

吉禘 蒐紅或祀 皆是三失禮

夫人孫邾稱孫 不去姒氏

紀國母之行內君忘親之效著矣

哀姜與弑由莊公忘親所致降其罪於哀姜所以歸其罪於莊公要發治未亂保未危意書法稱孫而不去姓氏猶龍曰降文姜也非降之以責莊謂文姜殺夫哀姜殺子罪不同耳書法全重屢書不諱上傳末故書法如此正應此句後傳云故書孫邾奔莒為後求鑒所謂攷其所

書而義自見者也。大抵春秋書或重下文或重上文不拘拘本股亦是一見存以備參

逆姬 符離 伐衛 孫邾大意阿畢

國君忘誓而貽禍經詳著其罪也

單伯逆 弓如晉 比會平丘傳脫

經惡忘親崇侈之事皆防其初也

二傳皆有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句孫邾書法在前屢書不諱平丘書法在下文所貶

慶父奔莒齊

禮皆定

閔公

八

經於望國失賊端本以示戒焉

慶父罪惡貫盈而尚不充討則以慶父主兵日久即季子亦不能遽奔之耳作文照傳又字口氣申重縱權上譏失賊起處點破

築館爾伐 伐餘丘 孫邾 奔莒

經紀內難而原罪於忘親縱權者焉

以孫邾奔莒問起忘親縱權二意流水斷不可分屬要發至此極意

逆姬 伐餘丘 季子歸 奔莒

惟內君有致亂之由故賢臣之善後難為功也

季子歸 慶父奔 高子盟 春王正月 加伐餘丘同

賢臣靖難之功邊委權之罪見矣

孫邾 奔莒

觀內難之極見忘親縱權之禍矣

季子歸

奔莒

夾谷

去同

墮郈費

只奔莒墮郈費同

加伐餘丘作三軍同

聖賢功化有遲速而分量見矣

主期月句搭夾谷比不重只見聖人相魯與季子執政對就分量說勿

說壞季子或重季子而孔子用味歎法在後挑之甚好墮郈費感化

強家與上股相映或只用夾谷歸田未是上比或用高子盟作成功

之遲亦晦

難言定

閔公

九

墮郈費

用田賦

并有不能行微法

此傳原就季友身上說墮郈費已是借出奈何又尋再有相對乎應刪

慶父奔

高子

圍成至

邊臣未討由賢臣執政未久強邑未服由聖人得政未專

△高子盟

特稱子

不曰齊侯使

外臣裁君命以靖鄰經特著其筆焉

不稱使是事實當時原無使來盟之命稱子乃特筆因不稱使料出桓

有二命來須說得活美高子只在明人臣之義二句此時明有義利兩

途在而高子獨出於義以成桓公之德故曰義曰宜也

加春王正月主定僖公句

△高子盟

盟首止

定僖公國人賴焉以為美談

經於伯國君臣皆于其裁命之合義焉

高子盟

鄭逃

裁君命而明義可子徇王命而棄義可議

高子盟

華孫盟

權以靖難稱高子

高子盟

士句侵

權命安郈

二伯之使將皆得於裁命者也

狄入衛

難言定

閔公

十

觀與國被患之由可以垂後戒矣

只重宣姜淫亂之禍發垂戒意

忽奔

狄入衛

失國由自弱可議

役重諸篇

鄭棄師

書曰鄭棄其師

與國以遠將而亡師君臣胥失矣

按而誅三段正退小人之道責臣協志云亦不過如此鄭原非有意

棄師只為遠充無策耳須說得師必不可棄意透然後見所以棄師之

失只講遠奸非道便無關係

仲孫來

棄師

鄭難

俱君臣同責

樂師 會孟統伐責諸臣坐視不能去惡責列國坐視不能制夷

麟指定  
麟指定

問公

上

麟肯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甫著 古吳蔣 燦發仲甫 張我城德仲甫參

僖公

元 年 春王正月 不替即位

經黜國君擅立正王法也

內承上稟即是王法王法即王度成風妾耳不可屬子季友臣耳不可

立君是內無所承無命邊只不告不朝二意周使不至入不告內不朝

事在後似不必用當時喪亂之餘論應立者不外僖公但不請於周分

明私立看來宜側重上稟邊他傳皆云正人倫此獨云王法須記

僖公

加孫邾奔莒同單

○恒暉 春王正月

知奉天尊王之義而位非虛受矣

就學者觀聖人立法上說只借事明理勿泥事迹傳中必字而後字須

體貼兩邊俱從位字論 上易凡伯聘南季聘同下有易立晉小白入

去疾入者終不若本比為當

凡伯聘 小邾朝 受之天

春王正月 城楚丘 受之王 王命為子是改命非即位也未安

△春王正月 圍彭城



經護王度致意於擅立討叛者焉

以爵位土田受之天子立論上請內承楚取魚石受

頃唄 荆伐鄭 白人 春王正月 或易 比去疾入傳脫

經爲天下國家計示保之定之之義焉

王受之天侯受之王所以保也土無二王國無二君所謂定也

△聶北救邢 三國稱師 聶北書次

伯主恤患而有遺方春秋譏焉

力有餘而救不速一串說聖人之情見矣句要發末四句玩故字是文

定從聖人之情推論他傳重義字此獨重禮字救患分災正諸侯睦鄰

禮書定

信公

之禮故曰於禮爲急急字有味正對次字看書次稱師兼用乃有情

、次聶北 次陘 加救邢伐楚同

予奪駐兵仁天下之情見矣

同一次也於救則不可於伐則可合救於伐論方見聖人之情不可大

開有主兩邊俱于兵力有餘上論斷者亦可

聶北救 伐楚次 遂救許 取出 本比易推丘同

觀聖人予奪駐兵之情功罪可推也

先以二次作二比用聖人之情見矣照故字過下仍挽到二次上舊有

伐戴取伐楚次遂救許次雅榆題現聞先生云傳中四句既由二次說

去今又取而冠于二次之上于傳意不合近又謂當以救患分災四句

爲主渾融發揮却于二次上又說不去宜刪從之

、遂救許 取雅丘 下易滅甲取出同

推聖人仁民之情救取之功罪可定也

現聞先生曰此題以傳意搭須照故字落下發于禮爲急于罪爲大意

不重實講亦不可添扭予奪書法傳意蓋謂由二次之褒貶觀之而聖

人仁天下之情見矣所以救患云

伐楚次 遂救許

伯主駐師免於罪移師合於禮

禮書定

信公

主救患四句俱要貼聶北次陘之次善矣未有救而可次者也救許之

救急矣未有次而後救者也○救患四句順搭已諫今以次陘反好攻

樂殺出尤謬宜刪

次聶北 遂救許

兩紀伯主恤患示予奪於緩急也

主救患分災於禮爲急句比出總起分作兩邊要相形

△次聶北 圍新城

兵有餘力者以攻恤爲予奪焉

俱從兵力有餘上發下從討罪上論不涉全民命亦無書法

次聶北

納捷留加本和餘而不急于禮可議

次聶北

宋師伐滕加本和餘不速而次

次聶北

厥愆加有餘而心不果

經待恤患者有嚴恕亦視其力而已

次聶北

召陵侵兵力有餘而不速

兩伯賂於安攘經本勢以罪之焉

夷儀城邢

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伯主存小國於既危春秋權以與之也

傳首緩不及事只證上傳耳提明轉志義上重發而以無命挑之志字

傳公

傳公

四

重謂志於存中國天子不能正句最要緊繞見聖人不得已而予桓處

故曰權邢以自遷為文見其國未滅乃救患而非專封串收為是

△遷夷儀

齊邢遷于夷儀

觀小國之避患見恤患者之緩矣

主齊邢遷三句須體認見字若實用責語又似譏訾北矣自遷為文是

逆下文法于此條不重只帶一句據左傳實是桓遷邢但以邢之所欲

故以自遷為文此傳只說緩不說急當時逐狄人具器用可謂勤矣只

略不上緊致其潛而出奔師耳

加聶北救大意同

○三師城邢

再書三師

經美伯主之存小亦救時之權也

不以王命一段要發有此一段使人駁不得

△次聶北

夷儀 城邢

伯義緩而卒成功春秋權以予之焉

照傳倒作卒有二字可味是英雄有志竟成聖人深切慶幸處

狄伐邢

救邢 城邢

夷儀夏而伯救與春秋權以予之焉

主傳夷狄猾夏一段

傳公

傳公

五

次聶北

城邢

經於伯主恤患始識其意而終美其功也

既去夷儀少中間縮脉須選對而不失傳意

齊人伐衛

城邢

經予伯主之討恤酌權正而予焉

正為尊周權為攘夷權正都在書法上說須有低昂緩急傳或主倒作

△突救衛 城邢

經參權正以立法故於王伯之師均予焉

突雖無功桓雖無命 大意同上

突救衛 齊人伐衛

以正律人臣兩取奉命之師焉

只主王命與師者正句偏股難出不如載突救衛以申命奉命比出

城邢

迷伐楚 救患而請命則緩不及事 然亦必在

經於伯主專兵予之以權而奪之以正也

諸侯有救恤無征伐故並專而予奪異

城邢

盟首止 加會首止同

經於恤患定倫之事皆權以予之焉

下用鄭逃傳權名分之中句兩傳權字俱就書法上論無王命非王志

書定

倍公

六

各挑起書法再序三師再言首止

城邢

會首止 變 同上

城邢

鄭逃 以予奪不係王命之有無比

○遷東儀 河陽

立自遷自待之文全二伯也

須于立文上生情方有趣若實講便似下題矣

城邢

河陽 加夷侯王所同

經於恤小者美其志於愛君者原其情

城邢

入陳

經重恤討之義不計其專與貪也

上重天子不能正下重中國不能討未滅復封畧點

城邢

楚子圍鄭 二傳皆有天王字

伯兵專經以志義而予其功夷兵暴經以正倫而滅其罪

城邢

厥愆

經紀恤患無命者權以美其志無功者恕以原其心

城邢

宋公伐邾

亦是不計其專與貪上重志字下重意字

△城邢

黃父 與之者權以無王命問起 再序三師 以正待人以王事也問起 無美詞

書定

倍公

七

經美恤小不美勤王而權正見矣

城邢

執仲幾 不以王命與師亦予乎 重天子不能正 以王事討有罪亦貶乎 重天子之側句

經于恤討之專而予奪異者以時與地論之也

城邢

柏舉 天子不能正 天玉不能達其命

伯主志義不計其專遠人從義不計其僞

城邢

圍蔡 夷侯志 不計其罪 怨後也 不計其罪

△楚人伐鄭

解人 鄭即齊故也

謹夷勢之浸強其慮遠矣

敗蔡時固已強矣至伐鄭之日遂與伯主爭鄭便非乘時竊發之比勢

不至登中華云不止也登中華四句亦有漸此正是浸強之實不可

認作流弊作文就楚勢講而經世意隱然自見為妙不必如舊另做一

段於後君不堵救而熊羆相不子元而子文仲先曰至是又伐鄭

句又字有味味蓋猶夏自不須說更有漸可虞耳

荆敗蔡 荆聘 伐鄭 楚人伐鄭 盟齊 會孟 公如楚

會就

變例以待外夷因其浸強而謹之也

倒本比作以前三比辨言法起而以後四比填入講內

敗蔡 荆聘 伐鄭 楚人伐鄭 此傳無十六年伐鄭

倒單作要自固已強矣遞到浸強方有原委

楚人伐鄭 盟齊 會孟 公如楚 會申

外夷浸強而莫制經所謹也

只以伐鄭問敘中實以四股說他浸強不必以伐鄭講一截然後作四

股

股

敗蔡 荆聘 伐鄭 盟齊 會孟 公如楚 會申

詳攷經之待外夷者知非暴義不進矣

傳意謂楚之僭王王法必黜苟非脩禮而來即係僭夏不可以人稱矣

總起下代國而人句順傳點明總發聖人未嘗輕以人假楚之意

敗蔡 荆伐鄭 下於十六年伐鄭則神聘傳矣

原主僭王得夏分用正大法對嚴大防但僭猶非可分屬總之抽去荆

聘便不成題

荆聘 荆伐鄭

經於外夷予其脩禮不予其用兵也

乃字復字要體貼上影非來聘不可稱人下影伐國不可稱人

荆人聘 楚人伐

外夷非暴義而人者謹其強也

以書人總起合作須不失傳意不可以先世對後忠

會就

盟齊 孟執伐 公如楚 會就 未比易會申或會宋阿

外夷之強所由來者漸矣

四股輕點總發其來有漸收本比齊桓既沒晉伯中衰點入

或抽出盟齊會就長兩比主與好主好說題面久完

△楚人伐鄭 盟齊

經於外夷之兵好而謹其漸謹其始焉

二邊皆謹字上是漸下是始觀固已強矣句則知漸非始也

楚人伐鄭 滅舒蓼 會中華云云由來漸

經於夷勢謹其浸強與益強焉

謹按強  
惡併夏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惡習復

經於敗敵報怨者皆責以王事焉。

上重戰而詐帶之下重忿而貪帶之舊主責備賢者誤。

敗莒 大國禮義辨論王者用師之道車車虎賁王者用師之法以爲秋味起

經於內外挫敵皆律以王者之師焉。

年二 ○城楚丘 不書桓公

經以王法正專封者而其詞畧焉。

周制一段是律令渡河一段是招案皆道義不貴功利是斷詞不與諸

侯專封言不與桓公以諸侯專封也全重衛已滅上功利道義要則得

明道義即王法也桓之功利甚大但律以君臣大節惠亦小耳春秋之

傳公

法法字正與王法相應傳中只說封國不及建侯曰畧而不書曰微之

若此正不可添加賤貴作文只以道義功利大節小惠斟酌較量桓雖

功高自當心折 加狄入衛同

城邢 城楚丘 加狄入衛邢還同只作已滅未滅事實

專封與恤患異經常異其文焉

重未滅已滅上辨論相形本股是主城邢是客不必大開

狄入衛 遷夷儀

紀二國存亡之實欲以別伯主之功罪也

只虛虛立案隱含下意爲妙

城楚丘 遂伐楚專封 以存衛之功揚起 木瓜之味

城楚丘 盟葵丘專征 以伐楚之善揚起 錫履之命

經抑禮權而予明禁皆尊王之意也

○城楚丘 戰泓行小惠失大節非道非義 飾小名妨大德假仁假義

經紀二伯之事正王法明王政也

△城楚丘 盟薄釋不言桓公 不與伯者專封建 不與外夷專操縱

城楚丘 城濮戰

經畧二伯安攘之功皆律以道義也

主傳無道桓文之事句二傳俱有明道正義語全重此發揮俱以宜有

傳公

美詞發揚間起總束貴王賤伯意

城楚丘 踐土分土惟三 木瓜之味 珍飾惟五 弘矢之錫

封國建侯之權雖伯主不可擅也

俱是衛事重衛國已滅衛侯未絕上

城楚丘 河陽功大惡其事專 遷義 禮隆原其情順 忘怨

城楚丘 敗叔木瓜之味 而此聖之 秦魯美穆而此秋之

畧存小者以其專惡謀小者以其貪

城楚丘 秦人伐晉專封正以王法 木瓜 貶過責以王事 秦晉

城楚丘 楚子圍鄭存大節畧小惠 取大節畧小過

經以大節律人而畧其惠與過焉。

城楚丘 宋楚平 桓公、子及、須記而傳無正對不諱孫句

經不與專封擅平者明道不計功也。

城楚丘 沙隨不見 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春秋仲道不仲邪榮義不榮勢、但恐違義

○楚丘 園宋彭城 水瓜美桓公而春秋不書、畧小惠存大節、皆史曰彭城而仲尼述而宋、正疆域固封守

經因專封而正王法因討叛而謹王度。

△城楚丘 城祀 水瓜戴馳、易嘉揚水

兩紀與役以導大權昧大本也。

雖齊桓無君之尊齊平無父之親然總是一尊王。

辭會定 傳公、西

城楚丘 大鹵 詩美木瓜、詩美六月

經於專封而律以王法於詐戰而律以王師。

城楚丘 子會陳 易陳災為是

斥封國示權不可專存亡國示制不可廢。

正義明道春秋法也載馳賦而衛亡矣桓城之而不書若非城自齊者

示天下有周與滅繼絕仲尼心也鵠火占而陳亡矣陳災而復書若未

滅于楚者示天下有陳。

城楚丘 緡陵、厥慙以正待人、通義畧而不書、仁智序而無恥

城楚丘 廬吳歸 上重儀、下重法

重建建之權兩因事而致意焉。

城楚丘 緡陵、黃父、戊甲士歸祭服、輸王果具夷人

以正待人故封國勳王無美詞焉。

上以正待用人用城緣陵傳。

△城楚丘 入郢 不以小惠廢大節、不以小善廢大惡

滅下陽 以虞作惡、齊滅

國君貪利以棄險經兩變文以責焉。

由貪利故失險雖一件事而不開作則兩書法不能割然觀聖人律令

與可以見法春秋此義至衰世之意等句正是借虞以垂戒勿死責虞

辭會定 傳公、十五

公上有法字下有意字兩截俱有義字須拈發棄險只說險之為重非

如唇齒之說。

加邾鄭伐宋 先邾、滅譚、滅國、上二比只用引起以明變例如單

翼胡有子同生莒潰入鄆題主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二句穿

鑒之極。

滅下陽 城中城 示棄險大戒、偏固門戶、明險大用、杜絕變態、出城中城城虎牢同

春秋明保國之道致意于棄險設險者焉。

滅下陽 城虎牢 俱是棄險

△滅下陽 執虞公 滅巢 入郢 宮之奇、沈尹成、比滅巢傳

二國所以危云皆一邑爲之始也

○盟貫 獨許遠國

伯主遠交以制外周於慮者也

義者即在慮周中從服江黃以孤楚勢見其慮周從慮周見其義者蓋江黃雖東方小國實是楚右臂慮不到者視爲閒著齊桓直算到不戰勝楚滿盤局陣止在此一著收功今日來定盟豈不可喜故一曰慮周再曰義者以寄深許之之意○此只服江黃至陽穀方與合謀不可溷又中不可用管仲仲先曰荆楚天下莫強江黃東方與國二句文中絕要喝醒慮周正在此打算

經書定

僖公

六

敗蔡 入蔡 楚人伐鄭 盟貫 伐楚 召陵

伯主當外強而結遠以制之經特詞許之也

照單一串作 加陽穀同

盟貫 陽穀 伐楚 召陵 去陽穀同

伯主慮周制外義因之著矣

慮周義著鄒辨其不當搭若出竟將三股納在盟貫中作楚人失右臂一串做可也

盟蔑 盟宿 盟貫 上只一比同

信講於慮外者不可以惡盟側也

昭盟雖春秋所惡句側作 有主公天下安天下合者未是

盟貫 陽穀

伯主之據外由定交定謀得也

一服江黃一用江黃故二會皆獨言江黃

盟貫 召陵 楚宋服 慮周義著 楚心服 以律以禮

兩紀好而伯主服外之慮與服外之績俱昭矣

舊上用制外字面不知傳中明明載服荆楚之慮周何

盟貫 侵陳 慮周義著 武王伐商管師入國 德義政教 成湯勝夏不罪萬友

伯主得於制勝而失於持勝也

經書定

僖公

七

○盟貫 盟葵丘 獨許遠國 平許葵丘

兩予伯信以定交明禁也

義著於慮周帶之信喻於明禁帶之

盟貫 入曹界

結遠以制外其慮周慮內以致外其謀諫

以後之戰不戰爲案

盟貫 侵崇 江黃楚東方與國慮周義亦著 崇西土秦所與謀迂逆已見

結所與以制外其慮周攻所與以求成其謀逆

盟貫 秦狄伐晉 二傳俱不武王事○有戰下傳作傳趣者非



經子結遠以制外者，讓齊矣，以殘夏者。

盟貫 楚子伐宋

結所與以制強，其慮周，攻所與以致寇，其策失。

盟貫

宋楚平 盟者春秋所惡，而結遠則予，夷夏平者春秋所予，而專命則惡，君臣

△盟貫

盟戲 伐文節兵

二伯之盟皆得制外之道焉。

只就兵法上發，不可以盟貫為善謀，只用桓悼亦勿以管仲知整對蓋

盟貫非仲意也。

盟貫

蕭魚 按野之贊幾近之，江黃城濮之績不越是矣，知魏

麟書定

僖公

次

經子二伯以慮外之周，駕外之善也。

近以既去伐鄭則單主服貳為是，上結遠服楚下推誠服鄭亦可從。

盟貫

召陵 盟戲 蕭魚

二伯善於制外，按其成而予之也。

楚人侵鄭

借次陘傳，憑陵上國，起重盟齊傳，桓伯能制其強，故止書人，指月主

滅洛傳，以有楚人侵鄭，明傳也，亦可。

三不雨 每時一書

詳紀恒陽表君心之勤也。

閔雨憂其不雨，勤雨欲其雨也。志字極重，傳從詩稱詞想，出倍公閔雨之情，須用得活，節過求已放，佞理究是何休語，僅可用作結文，內止據詩詞為是。

三不雨 二不雨

紀災有詳畧，二君之勤忘見矣。

有志無志都從平日行事想出。

作主

屋壞 不視朔 會危 加盟危盟危同，加不告月便是，不視朔節題

備紀內君之意，其無志於民審矣。

事神治民作月，總驗其無志於民，以不憂雨與倍公相形起來。

麟書定

僖公

九

有出四不視朔，會危作賦，故邦交者無味，又盟危 立晉盟盟危，討商人

會危 討宋鮑 單出三不會盟，更為可已，俱刪之。

城楚丘

三不雨 加中，大四

內外兩賢，有得與邦之道者，有得動民之道者。

徐人取舒

經進明伯之遠人論其世也。

金見荆聘徐，越伐吳，倭以與善為主，就世類中，發出聖人待變表意，觀

齊須荆舒是應，則舒當楚久矣，取之為桓通伐楚之徑。

○六月雨 雨云都

經示同樂之意君道明矣

喜雨自憂不雨推來。懼天恤民。不在與民同憂樂外。知災可懼。隱當恤。則憂樂自然之情。必不容已。傳只借僖同民之情。以發明懼天恤民。爲君國子民之道。不當專美僖公。須以聖人垂訓。意爲主。若憂樂太排。講便似傳題矣。現聞先生曰。兩傳各自爲意。上所引詩。只就閔雨上說。下因僖公喜雨而論。若國子民道當如此。于詩意無干。作文須先以書雨表閔雨之情。卽以憂樂同民。發君國子民之道。後以懼天恤民。融發一段。

三不雨 六月雨

僖公

紀內君同民之情。示君道也。

申發大意如單。全在虛境指寫。

三不雨 六月雨

陽穀 大雩

主因勅忽而表休咎之微比。

城楚丘 六月雨

衛文得與邦之道。

衛風。中魯頌。大田。

六月雨 歸三田

君勅感天。聖化動人。

六月雨 復麟

君道盡王道明。皆有得天之理也。

△會陽穀

大會而末訖。

伯主定奇兵之約。謀亦善矣。

謀伐楚是與江黃謀。奇正金說。而傳意側重奇兵上。伐楚二字重看。經

中唯伐楚一事。爲克敵制勝之善。而所以制楚命者。全在此謀。傳中三謀字。緊相呼應。自爲犄角。自字要玩。末言卽前傳所云。獨言江黃也。善是謀。善其奇正金用。爲克敵制勝之謀也。時講多混。若善作文者。亦據傳意。揣摩當日情事。方妙。蓋秘密之謂謀。實講則矣矣。仲先曰。作文須將前後事。緊括三四句中。間只透發謀字。若如傳鋪敘。便似全傳題文矣。須記此傳無侵陳。亦無盟貫。

、陽穀 侵蔡 伐楚 次陘 召陵 執陳 伐陳

伯主定謀以謀外驗之而知其善也。

僖公

陽穀善謀。全在侵伐次之與不與處。不可截斷。陽穀爲謀。下爲行其謀也。奇正總在侵伐次內。執伐比。只將來一證。勿認此爲奇兵。作文敘本

股過如傳問起。卽以侵伐次之與不與。實講奇正之謀。而歸重奇上。以後三比驗明奇兵。綴本股書法。

、陽穀 侵蔡 伐楚 次陘

觀伯主兵好之迹。制敵之謀善矣。

侵蔡次陘。而諸侯皆集。非觀舉也。卽陽穀之聚。而爲正者也。伐楚而江黃不與。非背約也。卽陽穀之分。而爲奇者也。經故末言以善之大意。同

上但少一驗耳。

、侵蔡 伐楚 次陘 召陵 執陳 伐陳

經詳伯主兵事奇正之謀驗矣、

仍以陽穀起繼奇正低昂重議中以召陵執伐一驗、

△召陵 執陳 伐陳 加侵陳即侵陳傳

即伯主所以用遠人者奇謀驗矣、

只重驗江黃之奇非以此兵為奇也

陽穀 次陘

伯主運奇於正制勝之善謀也、

主傳兵有聚而為正至之謀也一段、

陽穀定

傳公

五

侵蔡

次陘 主江黃不與用奇謀也

陽穀

召陵 加侵蔡伐楚同

經於伯主善其攘外之謀序其帖外之績

以未服既服立說上奇正重在奇上克敵制勝之謀下律禮重在禮上

用師待敵之道此等題要有交互意

陽穀

侵蔡 伐楚 次陘 召陵 執陳 伐陳 其陽穀侵陳同

經詳伯主行事能制勝不能持勝也

與盟貫侵陳同意去侵陳比即傳題

陽穀

侵蔡伐楚 定奇正之謀用奇正之法

○會檉 次陘

伯主之安攘兩見中國之威焉

上用侵陳傳致動於鄭振中夏之威下用陽穀傳厚集其陳震中國之

威振謂振起其積衰之勢震謂震耀其全盛之勢上補又敦信於遠國

念之深下補又分奇於守境謀之善

、陽穀

盟首止 至江黃伐陳而特角驗矣至葵丘初命而異戴信矣

定大謀明大倫俱春秋所善

△江黃伐陳

盟葵丘 自為特角之勢明矣加陽穀會首止同異戴棄王之事信矣

伯主攘夷尊王之美兩因事而可驗焉

陽穀定

傳公

五

陽穀

陽穀 加伐楚伐黃同

經兩紀好而凡伯謀之善伯業之怠焉

後伐楚而不戰本此後伐黃而不救本此桓之盛也江黃亦遠來聽謀

其衰也賢如傅亦相與為寵樂

江黃伐陳

盟新城 自為特角之勢明矣加陽穀城同果和背華即夷之實矣

經於謀外從外者兩有以驗之焉

江黃伐陳

壽納幣 伯謀用奇○此義倫侵傳脫內兵無名俱是驗無謂剛之

、陽穀

召陵 蕭魚 盟戲 只陽穀盟戲同加伐伐次三代鄭亦同 合盟戲傳

一伯善謀能成攘外駕外之績焉

主奇正勞逸分只用桓惲上例陽殺書法下倒蕭魚善法

單陽殺蕭魚主制外以謀服肅以誠

江黃伐陳 取郢 加陽殺會同 陽殺易次陰更好 比展與奔傳脫

春秋紀事而見資遠崇惡之驗焉

江黃伐陳 三卿伐莒 驗伯謀之善 驗內卿之善

伐楚 江黃伐陳 會平州 取濟西 比行父如齊傳脫

善謀濟惡皆即後事以驗更無謂刪

伐楚 江黃伐陳 入郢 執聘 比作三軍傳脫

伯謀用奇兵權屬私即事而可驗焉

麟書定 僖公 三

江黃伐陳 墮賈 比城賈傳脫

觀外兵與內役可爲善謀越禮之驗焉

友泣盟

內臣承命以脩好見輔伯之誠矣

以無尊命意起往會伐楚之謀與他盟異矣

楚人伐鄭 加元年伐鄭二年伐鄭亦可

夾丘橫加於上國其罪誠可討矣

主次陘傳闕章方旋而復送聃伯未釋而復兵楚暴橫甚矣然非奉命

敢擅討乎孔叔思齊作事實○有主侵陳傳思伯作者破易被兵思伯

見伯政之善矣

年 四 △侵蔡伐楚次陘 書次陘 去侵蔡同

經定伯主之功過皆以尊王也

奇正只於敘中點破師則有名與以義正名二名字原一樣蓋問楚無

王亦爲君臣之義與師故曰有名却不知身犯無王之罪以諸侯而與

師此爲何名志善謂志於尊周序續謂序其權楚以尊周之續正指楚

人服罪說楚責包茅不入至名矣數句便是序續之案只一伐楚專處

在此善處亦在此二意自相縮次陘只作書法與遂字對 有謂傳中

序續原總次陘來盟召陵說正見桓之志善在不勝勝楚退舍禮楚故

麟書定 僖公 三

足序也參看召陵傳自明若以攘楚爲序續以志于爲周爲志于善而

屏不戰意則只消伐楚一股便見專便見績矣何必總列三股乃爲序

績說亦有見存之備參

侵蔡遂伐楚

伯主用奇正之兵以攘外經特罪其專焉

以奇正提起倒專一意作

加伐鄭 元 侵鄭 二 伐鄭 三 同只以楚暴引起師則有名句

△侵蔡

遠兵不與於掠小伯謀奇矣

以侵字提過用陽穀傳江黃不與問起以用江黃之奇作

遂伐楚 書遂伐楚

伯主專兵以攘外經所譏也

點起正兵倒專上作以義正名意要翻醒

次陘 書次于陘

伯主之志善於駐兵見其憤焉

績字全在使楚服罪上見此只主慎戰一意但須于尊王中發之所云

伐而書次次為善也太講序績不得

侵蔡 伐楚 次陘 于師 召陵 去次陘即召陵傳

經於伯主攘外譏其專而序其績焉

總敘後依傳相縮分斷如單○甲午楚墨主召陵師強敵服殊憤憤

加楚人伐鄭侵鄭只以楚橫提起大意亦同

會首止 會奔 下易荆嘯杓舉同

觀春秋所致意者正名與善之心見矣

主以義正名一句此因事見得春秋大法如此勿粘定事迹然二句就

論本此不可擬題

○次陘 于師 召陵 去于師即侵陳傳

經序伯主柔遠之績善其志也

主序績重志于尊周上發不戰帶之楚服便是績書法總收

荆伐鄭 楚人伐鄭 侵鄭 伐鄭 遂伐鄭

外夷猾夏而專以攘之經譏其無王也 傳小雖字要玩

遂伐楚 于師 專王命以援夷 權君命以服伯

楚人伐鄭 遂伐楚 于師 召陵 只伐楚召陵同 加次陘侵鄭傳知

外橫而伯主專以攘之可譏外服而伯主禮以待之可示

上專王命孟子云春秋無義戰下近王事楊子曰春秋美召陵

遂伐楚 遂救許 有以此題作邢狄伐衛攘夷秋安中國者不如從 合安

兩紀遂事譏專討罪者善急恤患者

經書定 信公 王

遂伐楚 取須句 齊不請命擅合諸侯非義 魯不請命擅取人國非禮

攘外存小而皆不許其擅者重王命也

△伐楚次 于師 召陵 去 侵曹伐衛 救衛 只伐楚次陘 侵曹伐衛同

經惡專忿之兵死示與人為善改過之意焉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

侵蔡伐楚 入曹界

剽伯兵雖正而失之專繼伯功雖高而失之謫

俱有孟子語國雖可伐必待天吏之兵諸侯雖可誅必待王者之教

伐楚 次陘 于師 召陵 入曹界 城濮 踐土

兵專而績有可嘉功成而道不足尚 比入曹昇傳

重戰不戰立案踐土只帶入城濮內次陘三比序績正與下所書如此其畧相對

次陘 于師 召陵 城濮 善其志 尊其威 挑其意 比城濮傳

遂伐楚 城濮 加次陘比 主善其志而序績誅其志而畧功

經不滿二伯之援夾以王命王道律之也

各以楚橫重起下重志戰上此與救江傳題不同救江傳須出江黃及召陵股此只用遂伐楚三字

遂伐楚 河陽 識其事專 春秋以義正名 全其情願 春秋以誠變禮

麟書定

伐楚 次陘 河陽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重志字情字

經於二伯事專者取其志事逆者原其情

遂伐楚 遂圍許 征伐天子之大權 朝親臣子之大禮

經罪用兵與受兵者無非尊王意也

荆敗蔡 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椒聘 比椒聘傳

經於齊楚行事皆致予奪之意焉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遂伐楚 大鹵 管仲 宣王南征 魏舒 宣王北伐 各以宜援斥起

經譏伯兵攘外以其專王命非王師也

伐楚次 召陵侵 不贊專命之績 深陋有名之師

伐楚次 柏舉 上或出盟召陵次完

序伯績而錄外功皆與人為善也

以專與僞引起

伐楚次 召陵 柏舉 入郢 比入郢傳

春秋尊王而奉天功過善惡定矣

襄歸 遷帝丘 上易章羽奔豹歸同 下易衛三望同但與不知命無干耳

壁侯孺貨篋史得歸衛成國夢而欲祀相甯武子諫止

知命比易滅黃吳伐陳 楚昭祭同或偏陽 知從不從 桑林之禱 舍至 或四國災

麟書定

從碑處 子產不徐越伐吳 滅由不 從碑處 楚靈討 俱同但與傳意反不可出

△來盟召陵 此傳無次陘此

經嘉外臣服義序伯主近王之績焉

以屈完服義提起服義是服包茅不貢一句當時且諾且辭且承且對

雖介於順抗之間然觀其來意亦自慷慨非常正宜待之有道雖強已

服四字要味以律以禮就今日退師而盟上說

來盟于師 其曰屈完 不稱使 來盟于師

外臣奉使而服義經特進之焉

不稱使書來盟是紀實稱名氏是特筆權乃權柄惟權在而裁以義故

可嘉。

加荆伐鄭于元楚人侵國章作楚大夫未有各氏通者起例同單，佳。

鄭比易楚人伐鄭是于文。

○盟召陵盟于召陵

序伯主帖外之績以其近王事也。

重不戰上不遂者不遂與戰也不暴謂不暴其師不驕是不驕楚在處已則言律在處敵則言禮總是一不戰此文定贊歎語非桓本意欲如此亦勿直說是王事只庶幾之耳序績雖序績之成然以不暴不驕而成此績故序之全要發卒與之盟而不遂意透卒與之盟只重禮字而

信公

子

以律字作來歷為是○現聞先生曰前云則歸則對猶未全服繼曰楚

人已服者謂當服者已服若不當服而不服者桓終不以力服此桓之所以禮楚也

侵蔡 伐楚 于師 召陵加加陸即上傳

經序伯績以其得制敵之道也。

師強敵服不可分股實包茅四句非說敵服謂敵猶有驕悍之意而桓能以禮不之所以為美下楚人已服句正謂楚一服而桓便下之以禮慈自相承

伐楚次陸 于師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加侵蔡同 只召陵 侵陳同。

經於伯主讓外而序其績之美虛內而譏其德之衰。

近王事歎王德上下俱主驕暴各側重驕邊○去首股即侵陳傳

召陵 執陳濟

大意同上此以禮外臣虛外臣立說

召陵 遂救許美服外之善美州師之善

召陵 盟首止加伐楚會首止同

伯主讓外而定王一匡之功著矣

以非王命非王志起實征夾輔分點

○召陵 盟葵丘據美王勿認認而撤西抑

信公

臣

兩美伯信以其近王事明王禁也

上以王事論起不戰而禮服楊子以為美下以王禁論起不戰而信喻

孟子以為盛

召陵 戰泓不戰不暴近王事管仲不仁非義成王攻子魚

于師 召陵 城濮加伐楚次陸同

二伯讓夷序不戰而畧志戰焉

以屈完得臣起○鄭戰召陵城濮題然救江傳明有合九國之師于召陵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矣還加于師比以別之為是

召陵 彭衙

經貴王事故于服敵應敵者致于奪焉

以王事總起重戰不戰上

召陵 晉侯伐秦

經以王事取人以其柔遠與改過也

上律禮春秋樂與善下忿慾春秋大改過 二王事不同不可總起

召陵 滅蕭

經于二伯予柔強而惡覆小焉

下傳驗暴及三王之罪人等語正與上相反各以勢之強起

上加伐楚次于師下加入陳圍鄭以齊桓之專楚莊之功引起

傳定

信公

至

召陵

滅甲氏

晉景 專命獻俘可點人  
士食 ○或作甲氏傳避誤

予柔遠而惡殄夷以王事論也

召陵 盟戲

二伯之制敵皆得善勝之道焉

桓柔楚悼敵楚皆不戰屈人管仲知瑩一匡三駕

于師召陵

伐鄭蕭魚

符楚以禮  
駕楚以辭

序二伯制外之績皆不以戰也

以序績比下傳只就駕楚說須玩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又城濮之

績不越是矣

召陵

蕭魚 禮服外  
誠感武

全要以兵力之強與既盟復叛喝起

召陵

大鹵

邊王事  
非王師

執濬塗

稱人以執

伯主凌人失反已之道矣

從敦上論起重德衰作

江黃伐陳

春秋紀伯兵驗其謀之善識其德之衰也

用陽穀侵陳兩傳上不可再著與字 近以驗謀提過倒歸德衰亦可

傳定

信公

至

至伐楚

志內君返國大伯主攘夷之功也

春出秋還為時已久提起以我公從桓一侵蔡再伐陳而獨以伐楚重

為大齊桓伐楚之功

公至伐楚

公至伐齊

荆楚暴橫  
齊蒙淫虐

執陳伐陳侵陳

稱使陳

經於伯威之逞實以王者之量焉

傳於貴人與自反上斷至伯器量之大小以見春秋貴王賤伯意引起

思數正見不足服人而當自反其不自反全因驟勝而驕來量法感不



彭湯勝夏伯流戎舜

陽穀 念深 禮謹 召陵 行荒 伐黃 業忌 施比狄侵衛傳

狄伯業之始終與其勤而識其忌也

執陳 伐陳 侵陳 牡丘 次匡 救徐

伯德漸衰量與誠之不足也

桓德衰桓德益衰

執陳 伐陳 侵陳 伐衛 衛奔楚 衛歸京 比衛奔楚傳

二伯過於督小其驕與忿皆識也

量小而器不宏詩稱是王書稱隕淵鑒智而心不廣詩云不伎書云有容

侵陳 會平丘 桓公管仲昭公叔向

二伯失反已服人之道而德業皆廢矣

政教所致又不自反而尤人崇後所致又不務德而矜威

侵陳 宋人圍曹 上易伐陳同

繼貶二伯討貳以其德之衰心之失也

上成功之後重驕字量淺而器不宏下圍治之始重急字欲速而見小利俱

是不自反然不必用仁智字

會稽 陽穀 執滕 曹南

詳紀二伯威信而得失見矣

上念之深下心之急

執陳 伐陳 侵陳 入曹界

○會稽 咸 陽穀 信 次陘 詞 召陵 禮

詳伯主制外之迹始事之善見矣

以王者居功論起重楚未帖而齊以為憂意貼過四比總發念深禮謹

勿分貼念深直到楚服而待以禮方了故曰深禮謹就不輕用戰說深

謹字與一謀不協而執伐侵相反末重存此心 云 舍德不終意

○會稽 陽穀 上易會稽鄭同

觀伯主帖外之威信其念深矣

一以張我勢一以離楚勢描寫桓仲勤鄭結江黃一段精神周匝不敢

淺露不敢輕逞方是念深

麟書定

信公

三

○次陘 召陵

觀伯主脩詞脩禮知初政之謹矣

按兵退舍俱就不戰上描寫謹字須根念深來此尚是未帖之憂不當

涉序續語不用未服已服字亦勿濶入不驕不暴等語 桓公此舉甚

是有見蓋恐他負險恃強若輕與一戰勝負未分楚終不可帖故脩詞

脩禮直俟其心服

于師 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

或去于師或去執伐俱同 加次陘即此也

微伯量於帖外之後德衰見矣

主楚方受盟一段照傳例作收書法

侵陳 伐黃 用狄侵衛

春秋貴王道不滿於伯者之德業焉

上從政教來主量字成湯勝夏云下從行荒來主誠字伯益戒舜云

侵陳 狄侵衛

伯主不進於王量與誠不足也

執陳 伐陳 侵陳 壯丘 次匡 救徐只侵陳 救徐同 比救徐傳

伯德漸衰量與誠之不足也

桓德衰桓德益衰 驕則必怠病每相仍可以此意作結

侵陳 伐陳 宋人圍曹

廉書完 倍公

經貶二伯討貳以其德之衰心之失也

上成功之後重驕字量淺而器不宏下圖治之始重急字欲速而見小

利俱是不自反仁智字不必用

執陳 伐陳 侵陳 執滕 曹南 圍曹 比圍曹傳

經貶二伯討小以其量不弘志不遠也

只伐陳圍曹同 兩邊俱是反仁反智

△會糧 陽穀 執滕 曹南念之深能振威悼信 心之急不足示威示信 比圍曹傳脫

詳紀二伯威信得失見矣

桓得力只在憂衰受病只在急須要曉得伯者到底都是不好的若論

起初時則猶有彼善于此者

侵陳 會孟執伐俱有自反意

執陳 伐陳 侵陳 入曹界桓公 管仲 文公 先軫

以王律伯持勝制勝皆非矣

上以政教起倒德衰下以事暴起倒心譎其身見執云 遽入其國云

侵陳 城濮

二伯虐內挫外均之悖於王者也

桓公管仲才識有餘器量不足文公先軫功利則高道義則罪以濟塗

得臣引起兩傳結語皆有孟子仲尼云 宜總收

廉書完 倍公

伐陳 侵陳 侵曹 伐衛工于柔楚拙于撫陳然心體 比侵曹 足于奔墜臨于曹衛然心體 伐衛傳

執陳 伐陳 侵陳 伐衛 衛奔楚 衛歸京 比衛奔楚傳

二伯過於督小其驕與忿皆譏也

量小而器不宏詩稱是王書稱隕淵鑿智而心不廣詩云不忮書云有

容 只侵陳衛侯奔同

△侵陳 執陳 晉秦圍鄭反仁反智反敬 反仁反禮反忠

兵出於驕與忿者均失自反之道矣

侵陳 會扈伐陳

予奪伯兵無非欲人自反也

以陳之當討不討引起上厚責人不自反德表下幾於自反而有禮

、侵陳 滅蕭 加大陳召陵入陳圍鄭同

二伯假仁不終於虐小覆小徵焉

以王伯總論起上本念深禮謹來斷下本討賊退師來斷俱是不能久假而速歸俱有驕暴二意

侵陳 盟蒲

經譏伯國兵信示自反之道也

上不反政教之失桓公管仲器量不足以周公成湯證下不反二命之

失景公士燮信義不敦以子鮮率路證

麟書定

僖公

三

執陳

魴聘 不能持勝 加召陵蕭魚同

侵陳

大鹵 非王德 周公東征 非王師 宣王北伐

侵陳

執陳 會平丘 桓公管仲 昭公叔向

二伯失反已服人之道德業皆廢矣

政教所致又不自反而尤人崇侈所致又不務德而矜威

△執濤塗

夾谷 歸三田 伯政教于人 楊子法言齊桓欲徑陳云王道感于人 楊子法言仲尼用于魯云

陽穀

念深 召陵 禮謹 陽穀 行荒 伐黃 業怠

比狄侵衛傳脫

上繳不宜有侵陳之役下繳是宜有侵衛之師然上邊拆出二比終不

安○召陵比易伐楚即二陽穀比題載前

會種 念深 次陘 禮謹 陽穀 行荒 伐黃 業怠

成湯勝夏伯益戒舜

桓昭 陽生入 出川致夫人 子朝奔同

內寵益后三句即起下驪姬寵三句豈可擬題

茲如牟

因聘而娶主無承傳事有小而不計其本末大夫不書至有主益師傳作登名史策責戚之卿者

○會首止 特書及以會

經重儲君殊詞以示尊焉

麟書定

僖公

三

陵抗是當時事實雖不可加貶然堂堂王世子以無寵故不充定位至

借重於桓之一會如此君弱臣強之日自是亂世春秋抑而扶之所以

撥亂而反之正也此正字與後正分義正字相應撥亂亦要發透正分

義句是替後世臣子酌量謂分義必如是而正也使羣臣得伸其敬乃

胡氏自家主意非聖人書法欲使 云也示不可得而抗政是使羣臣

得伸其敬處 現聞先生曰天尊地卑是現成道理而敘典秩禮則聖

人之事所以明天地之定分也此題全在書法上發

武以抑強臣扶弱生擬出滅項公在楚甚謬刪之

、會首止 盟洮 會葵丘

春秋獨有所殊會上下辨矣。

三比如傳問起總發尊抑之旨須就抑臣內發出尊君意方於宰廟公與王人同敘意相協且得聖人殊會首祭

會首止 盟洮 傳而此作

春秋尊王故王儲王命無不尊也。

都是聖人尊君意王儲本尊不得以弱故抗王命本重不得以賤故輕向以會首止會葵丘題載此反覺傳意不完逕入會葵丘傳

盟洮 會葵丘

經伸抑王臣尊王命謹臣禮也。

傳音定

僖公

如傳總論起書法即以王入雖不殊會而序諸侯上作一股宰周公只比王人而不殊會作一股總束尊君抑臣意然從傳則不全從合則不整不成題

會首止 踐土 加義

各貴 二邊俱是君弱臣強之時都在書法上論

春秋殊詞以明嗣君之尊諱詞以全大君之尊

△會首止 河陽 扶弱抑強撥亂反正 尊周全晉以誠變禮

正儲君之分而全伯主之忠無非尊王意也。

上加會葵丘下加會溫同若加踐土則主辨尊卑權名實合戰鄭逃傳

會首止 黃池 及以會 天地 會以必 冠獲

經示尊王扶伯之意道其常也。

君弱臣強之時經抑臣以尊君使上有常尊而下不敢抗夏弱夷強之時經抑夷以扶伯使內有常治而外不敢橫

城邢 城楚丘 會首止 會葵丘 借比綠陵傳

春秋之法功惟以合義者為美分惟以常尊者為隆

楚丘功雖大不如城邢宰孔位雖尊不如世子貴王賤伯尊君抑臣俱在書法上發

上二比易會文會潛主尊君抑臣內夏外夷有何意味去之

△會首止 會葵丘 滅項 取郕 加盟洮郭鄆同 比滅項傳

傳音定

僖公

尊君抑臣之旨天下與國中均焉

上在班序之禮說下在隱諱之禮說

會首止 會葵丘 衡雅 盟暴 比盟暴傳

君臣表裏之際經極其辨焉

會首止 會葵丘 單伯至 意如至 與好而獨尊王儲 比單伯 歸國而獨貴王臣 至傳

○盟首止 再言如此

深美伯信以正倫之功大也。

此會世子畢復以翼戴之義督諸侯也玩世子踐祚句是惠王得以子

其子玩是為襄王句是諸侯得以君其君故曰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

俱得傳中提出中國字要。看夫子稱一匡之功。全在使中國不左衽。然

父子君臣之倫。不正則中國先自左衽。所以此舉爲美之大。復舉再言。有樂道不厭意。首止一會。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而王室以寧。天下不搖。所謂治之千未亂者。故春秋深大其功。

加會首止同單。會比只照再言。破用複詞。

會首止 盟首止 會宋 盟宋

兩複詞以記事。正倫謹防之意見矣。

主其中必有大美惡句搭。

下搭平丘平丘書法同。以美定倫。貶矜威作重二會上。

慶會定

僖公

聖

首止 首止 葵丘 葵丘

孔子稱一匡  
孟子歎五命

詳伯主會盟。大定倫明禁之功也。

◎只二盟。是盟平丘傳只二會。是會葵丘傳去會葵丘。是盟葵丘傳。

盟首止 遂救許

經於伯主。正倫而美之大。恤患而善之尤。

盟幽盟貫。非不美。而首止爲大。謂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也。救鄭救邢。非不善。而救許爲尤。謂一舉而討罪分災之義皆得也。

盟首止

齊母 正天下之大倫

正一國之大倫。以左合胡不成題。

首止

黃父 複詞

紀定儲勤王之事。不概以美詞加焉。

二事相類。但桓正之於未亂。晉徐謀之於已亂耳。大美惡見非常意。

鄭逃 特。鄭曰。鄭你逃歸。

經貶貳國之背伯權以大義而已。

或曰以下。恐人疑聖人貶從命之鄭。與作經尊王之旨相悖。故以大義字爲斷義。在則臣可行於君子。可行於父。湯武大舜所不拘也。聖人處變惟義而已。書法只一逃字。父子之變。以子鄭惠王言君臣之變。以齊桓對惠王言變之中等句。俱就聖人身上說。仲先曰。權各分之中而當其可。正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中也。

慶會定

僖公

聖

盟首止 鄭逃 盟平丘 不與

只鄭逃 不與同。

兩紀不與好者。以事之善惡爲權焉。

照傳問起敘事。以下二比在中形講。傳本以客形主。能不失賓主方爲作手。

會首止 盟首止 鄭逃

會盟隨去一比同。

經權義以處變。王命之從違不計也。

就聖人所以褒貶之旨發揮。不必大分盟首止比。只照春秋與之者句。

會首止 鄭逃

諸侯從違王命。權義以予奪之焉。

盟首止 鄭逃 乞盟

貳國背義而終屈其節所以貶也。

主傳首止之盟至貶之也一段作

春王正月 會首止 鄭逃

春秋尊王而尤權大義於從違焉。

主春秋道名分 變之中也作

會戚 執曹伯 夾谷 歸三田

只開戚 夾谷同 上易札聘同

親守常盡變之事見聖賢之量矣。

泗山先生云傳中二語原就父子君臣說今搭子臧孔子殊誤

禮肯定

陽公

陽公

會首止 札聘 賢守常聖盡變大務陽武 賢守節聖達節季歷武王 此傳而合也

聖人貴中道故予定儲而貶讓國焉。

以中立說上是天王之志下是父兄之志上重義字下重時字上以雖

衰世之事反起下有補於衰世反起兩傳未俱以聖人脩春秋結俱

就書法上論

鄭逃

以諸侯行匹夫之事 狗匹夫之節

徇君命違父命經兩譏其失中焉。

有以盟首止搭會蔡丘主桓義裁王命以左合胡捏禮對義鑿甚刪之

城邢

會首止 恤恩非王命 定歸非王志 借權字令意不整

會首止 鄭逃 踐土 河陽 比踐土傳

春秋重大倫有盡其變者有存其名者

上常變下名實俱有父子君臣俱就書法上作

會首止 鄭逃 會溫 河陽 只鄭逃 河陽同 比河陽傳

春秋兩於君臣之變酌之義與情焉。

上權於義而變之中下原其情而變以誠○較上題只差會溫比

、鄭逃 辰陵 大義所在從王亦從 大法所在從夷無貶 兩邊仰承先王君臣

事關大倫者不問其所從也。

鄭逃 陳逃 周公之召 二慶之告 都是逃義

禮肯定

陽公

陽公

兩責諸侯棄義為大倫大防計也。

滅弦奔

經怨小國失守以義之無可絕也。

主滅譚傳以不事楚不設備見其無取滅之罪

執虞公 言執 曰晉人執之 曰公 不言以歸

經於貪以覆國者重貶以垂戒焉。

重垂戒意發趨利棄義亡國敗家是緊論必然之事就以虞為明鑒以

書法在中點綴書法重不與滅上曰晉人執曰公不言以歸只一齊東

上去書滅下陽二句即傳首書法

滅下陽 執虞公

顯著貪利之禍垂後戒也。

于始於後擒住相連發重垂戒上意方透止收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于後。

六 年 伐鄭圍新城 圍許救 公至 去同

伯主得討恤之義經深善之焉。

二善俱在即解圍移師上見傳言只見力足取新城以起下即解圍救許所以兩得也書至帶收只辨非貶詞猶龍曰不曰得分災救急之義而曰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蓋圍而不舉有遺力其討罪已得

善言定 伯公 罪

體了及聞圍許而即解圍以救是討罪裏面更有一般善處而恤患之善不待言矣。

、伐鄭圍新城 無善

伯兵無克城之功知其有遺力矣。

體齊自召陵 云方見不用其力只虛舉有遺力者矣便了不必多入

贊詞召陵之後六國之師新造之邑總極形容桓之不盡銳也聲罪

致討原不在力故曰得討罪之義。

加召陵同以齊之強起驗明有遺力主比者非。

○圍許遂救許 去同許同。

伯主移討罪之師以恤患經深善之也。

二善俱在遂字上見自其即解鄭之圍而不迫鄭可謂得討罪之義自其移伐鄭之師以救許可謂得分災救急之義善之尤正謂一舉而兩善併非單指救然須畧有低昂方不類全題

、至伐鄭 致

經志內君之班師惟其久也。

久是去國踰時之久指魯君非以師言此正足上與桓之意鄭云如城築之類雖時且義而亦書也引喻極妙能傳傳中則何以致之神方為高手。

善言定 伯公 罪

召陵 伐鄭圍新城

伯兵不盡力按其勢而知之也。

有于師比則主合服外討貳皆不恃其力上根于師來下根召陵來。

、救鄭 救邢 遂救許

經紀恤患於善之中又有善焉。

主凡書救者四句善之尤在即解圍移師上此適有討罪之事故形容出移師之美來作文只說尤善不可說前二救為善小。

救邢 遂救許

春秋善恤患尤善其合義者焉。

雖分救與速救，要得低昂法，一股如一股。	侵蔡伐楚，于師召陵，伐鄭圍新城，圍許救許。 <small>去侵伐，圍新城同。</small>	伯主用兵，始得用師待敵之道，繼得討罪恤患之義。	上以師強敵服爲案，下以召陵爲案。	圍許遂救許，伐宋圍緡。 <small>善之尤，尤義之所不得爲。</small>	以義律用兵者，得其美惡之尤焉。	圍許遂救許，秋侵齊，晉秦圍鄭。 <small>上加圍新城，下加程泉同。</small>	經紀二伯安攘之事，動息分矣。	圍許以救鄭也，桓能移師救許，侵齊，間鄭虞也，文不能移師卻狄。 <small>得恤患之義，得討罪之義。</small>	遂救許，執曹歸京。	伯事之最優，於恤患討罪見焉。	各有二層意，凡書救者，云春秋執諸侯者衆矣，云。 <small>云，春秋執諸侯者衆矣，云。</small>	年七 △齊人伐鄭。 <small>日代。</small>	貳國致伯討，由其有從夾之罪也。	主罪鄭作，未合當自反意，未離復治字，當玩書伐是事實，桓人帶收。	加伐圍同，再加鄭逃同。	小邾朝。
---------------------	--	-------------------------	------------------	---	-----------------	---	----------------	--	-----------	----------------	--	---------------------------------	-----------------	---------------------------------	-------------	------

遠人得錫爵於王，由其進於禮者素也。	王鄆黎朝，傳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要看得活，齊桓請而惠王命非聖人特筆，勿倒書法。	盟首止，齊人伐鄭。 <small>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憐之，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small>	俱作孔叔謀國之善，亦無謂。	齊人伐鄭，衛救陳，鄭遂首止之盟，設申侯以說齊，衛首清丘之約，殺孔達以說衛。	取兩殺搭題有何好處。	△齊毋。	伯主講通貢之好，尊王之美見矣。	借盟柯傳會諸侯，尊天王句，以却子華點題，舊以忠存立說，亦自冠見。	年八 盟洮乞盟。	經紀伯信明大義而謹大節也。	非尊王人，尊其所以命之者耳，非貶其今日之乞，貶其所以致此者耳。	△盟于洮。 <small>以下士之義，所加伯公，侯公上。</small>	春秋之尊王，不以位而廢命焉。	全重聖人尊君之情，發此命是襄王告難之命，一班刻上毫不肯假借，故曰聖人之情見矣。
-------------------	--	---	---------------	---------------------------------------	------------	------	-----------------	----------------------------------	-------------	---------------	---------------------------------	--------------------------------------	----------------	---



乞盟乞

人君而自卑，惟其不慎於始也。

玩於以見舉動云，有垂戒意，乞是紀實書法，加鄭逃同。

祭伯來 祭叔聘 鄭逃 盟洮乞盟

經詳內外行事，尊王命而重君節也。

客股分貼兩邊同單。

祭伯來 祭叔聘 盟洮

經紀王臣而不計其位者，重王命也。

照傳以本比問起，即以祭伯祭叔王人抑揚點明，倒不係平內外，特係

傳

惟公

辛

平王命上總發聖人尊君之情，傳本以客形主，不可平。

祭伯來 祭叔聘 盟洮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比單伯至

春秋尊王故獨貴夫奉命受命之臣焉，只盟洮單伯至同。

兩傳引語不整，不可出脫比。

盟洮 會號 先王人不計其爵之尊卑，重命。先趙武不計其款之先後，重信。

有搭會蔡丘作仲以尊王命，抑以謹臣禮，未見整處。

禘廟用致 告夫人而不稱姓氏，用致。

經紀望國僭祀，尤著崇姜之非焉。

禘僭只提起，重私恩崇母作，故不稱姓氏，用致只作事實，致者致之於

廟也，成風尚存而曰致者，禮非夫人不與祭，成風姜也，今始與祭耳。

禘太廟 因事書稱

望國行王者之祀，非禮甚矣。

說誣僞不誠，而非所以祀先，正見亂名犯分處，夫子志之是案，夫子傷之是斷，二段不平。

敗莒 用致 加季子歸春王正月歸禘城費同。

內君於私勞私恩，皆以非禮報之焉。

事實相關，須總敘以私字為案，以越禮為斷，大夫不世官，諸侯無二嫡。

敗莒 賜汶及費 行父如齊 宿如齊 卿世

傳

惟公

辛

越禮以報私勞君之罪也。

主私勞一段，重世卿上勿以賜邑，賜氏分股下邊，行父如陳 始奉使

一股亦可，舊出友如陳與氏不切，加城費舍中軍主私門，強似不必。

敗莒 舍中軍 比意如卒傳

觀私勞之賞不當，君臣之得失見矣。

季友立申，賜汶陽田及費，豎牛立舍，叔孫姑不賞私勞，豎曰同復於父。

敬如君所，豎曰以說人入，卒以餒死。

九 △會蔡丘 不泮令

經以常詞待重臣，謹國體也。

會首止傳以宰孔形世子此傳則以世子形宰孔可進可退可出可入正是無常尊無常尊自不得殊會非故抑孔以尊世子也川則進不用則退以立身言故曰節出而效勞於外人而效勞於內以事君言故曰

禹周只見自古有冢宰兼三公事牽入正講者非

會首止 會葵丘

經不以待儲君者待重臣謹臣禮也

本傳意甚完全斷不該主首止傳

會葵丘 踐土

抑宰臣以謹禮下拜受○近改作納幣下勢以全名出入三號傳知禮實渾

△會葵丘 會黃父

傳會定

信公

至

經於貴臣功臣皆以常詞待焉

上以貴說起倒不殊會下以功說起倒無美詞後世位加世子非人臣之常後世不常濫賞非人臣之正

○盟葵丘

再言葵丘

伯主明禁而信喻其美大矣

以明禁為主而人心咸喻意亦重惟人心咸喻乃見明禁之入人心深也宜透發咸喻而明禁之美自見不欺正見咸喻處明禁便是桓公之志大率是匡世意不必指定尊周五禁是周盛時之禁以其出於天子故曰命五禁融點勿漏勿替其數事須驗入即此一事而知桓禁非空

言人心所以咸喻也此係桓生平伯業盛舉須要鋪張加會葵丘只照複詞

咀囁 觀魚 伐凡伯 仍叔聘 城楚丘 盟葵丘

仲子妾為妻隱棄伯伯不尊賢衛不救王臣忘賓族仍叔世官桓專封

衛○如此出則桓且身犯專封之禁矣欠通更有單抽落姑賢召陵

旅楚丘 封戰韓 越者尤可笑

取糾 伐宋 告羅 季子歸 召陵 首止 盟葵丘

伯主申五命皆已試之行者也

取管仲得士不過魯羅賢季子彰德禮楚無忘賓族定襄王無易樹子

傳會定

信公

至

○會首止 盟首止 盟葵丘

去盟首止同加盟楚亦同

伯主定倫之功觀盟之首禁而益信焉

美桓在首止比內只以翊戴事說起倒明禁以驗定備一漢作

葵丘 葵丘 平丘 平丘 只盟葵丘 盟平丘同

複詞紀信非大美即大惡也

主大美惡句搭宜總敘盡五禁備五惡正見得大處

寧母 盟葵丘

明子父不奸之禮驗無易樹子之謀

兩子伯信以通王貢明王禁也

盟葵丘 盟杜丘

即人心之萃渙而伯可知矣

以明禁恤患為綱而就諸侯咸論上見其美就諸侯不協上見其忌

盟葵丘 盟踐土 明專封之禁  
桓封國之權

盟葵丘 盟新城 驗從夷  
驗王

盟葵丘 三卿伐莒 驗翊主  
驗專兵

盟葵丘 隋賁 驗翊王  
驗越禮 加會首止城賁同

盟葵丘 弓如晉 明禁而致人心之喻  
崇後而致人心之真 無殊宜爾

會首止 會黃父 易子朝齊同  
上比易盟前此是地趣

即正室不能徇私以建儲見人心之公矣

麟會定 倍公 孟

發天理根於人心不可以私害公意子弗于二邊俱有不分屬○其為

子四句傳明指幽獻不宜搭題○易及荀息或陽生入則是王儲侯儲

公如齊

經謹朝伯之始愛王道也

滅溫奔 蘇子國于溫故曰溫子為王朝司冠而得封者

經恕小國失守以其義之未絕也

主滅譚傳狄前年伐晉今敢滅畿內之溫亦見伯圖有缺

突救衛 仇牧 易高子盟 舍至同

觀明義立節之臣而不知命者媿矣

須僭題發意不在實講子二臣義以事君言節以自處言

徐越伐吳 吳伐鮮虞 厥由不畏樂鼓  
荀吳不納叛臣

曹救鄭 取郕 武子不貪戰功  
穆子不以賂免

突救衛 宋楚平 倖取郕 意如至 倖免

以倖成倖免另擬二比大悖

突救衛 功不 高子盟 功 荀息 死 舍至 死 只突救 荀息同

經以臣道風天下特取夫明義立節者焉

傳中所明者義四句原只泛論不當求之經股今總出四比何所取義

伐凡伯 劇趙 宋楚平 倖免 倖成

麟會定 倍公 孟

明義比 荀侯齊 不伐 鄆陵 范文子不欲戰 俱可至如曹救鄭 不貪 吳

救陳 季札請退申務 與人臣之義何干

立節比 敗箕 先軫 孔父 義形 楚子圖宋歸父會宋 首解楊以 伐北園桃

風沙衛暗莊堅以 軼伐衛 張柳期死

刑人禮士快眼而死 軼伐衛 於拍人

及荀息 書及 書大夫

聖人取踐言者亦救時之意也

盟茂 盟宿 伐邾 伐宋 荀息

大夫守信於淪信之時故可取也

主雖至於刑牲云倒單作

及孔父 及荀息忠信

伐北戎

伯主畧遠失用兵之道矣

是時狄伐晉滅溫楚滅弦圍許患有甚於戎者舍而事此寔至楚益強狄浸橫非桓故之乎本薛氏註

大雨雪

觀天戒之預知君德不可肆矣

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蓋是時僖之肆志已萌而天預爲之戒也後

僖公定

僖公

至

云使遇災而懼不肆於寵樂豈其復有大雩哉

上  
會陽穀直書

經交譏肆樂者重爲伯業惜也

禮字提明作案微其怠忽與伯業怠怠字相應總在伯業上看要拙寫輔伯與爲伯者末路相率惰偷光景猶龍曰行荒業怠勿截看未有行荒而業不怠者伐黃是業怠之驗非陽穀尚未怠直至伐黃不救方爲怠也

大雨雪 陽穀 大雩 伐黃

內外肆樂而見戒於天人春秋直貶之也

如單總作以召天戒廢伯職證二股于後

大雩 伐黃

召天戒而廢伯職樂不可肆明矣

俱以寵樂爲骨傳中是以字故字宜貼

大雨雪 大雩

兩觀天戒見輔伯者之荒矣

主僖公賢君一段作

三不雨 六月雨 陽穀 大雩

傳只有僖公賢君句不應擬題且上傳無格天意即此亦未整

僖公定

僖公

至

五國伐衛 北杏 大雨雪 大雩

人事應天變  
天變應人事

比星隕傳脫

天人有五應之咎人當知所慎矣

大雩

載觀天戒知爲德荒之應也

主後平陽穀之會云作

伐黃亦伐

經志遠國被兵罪伯主之義義也

從更歷三時上見其以同盟之故來告從告命已至而不救上見其素同盟而非義既又二字重看結黃桓原不差但罪在不救管敬仲之言

只見楚必伐黃齊必當救蓋以勸桓救非阻桓盟也傳不徒以安攘  
大義責桓急節書棄親昵而直從前日相與交情今日求援迫切光景  
責他可悟文機書法在書伐見其以同盟故來告且距滅之日久也  
盟貫 陽穀 滅弦 滅溫 伐黃 滅黃  
經原伯主棄義而異詞以責之也  
弦溫只於書法問起以貫穀重譏倒單收書伐書法  
盟貫 伐黃 加陽穀滅黃同  
棄義於基義之國罪無辭矣  
滅弦 滅溫 伐黃 滅黃  
傳公 天  
紀被患而獨有所詳則知棄義者之罪矣  
弦溫不書滅以未與會盟故不來告非聖人削之也  
伐黃 滅黃  
小國久被兵而見覆由伯主之棄義也  
總是罪齊意有謂從傳無味以齊棄義黃守禮者亦可  
盟貫 伐黃 滅黃 狄侵衛 戰韓 會淮  
主棄義而失諸侯之心亦未確  
伐黃 侵衛 急忠 欲忠  
○伐黃 救救徐 急忠 黃遠齊而近楚 微仲之言 徐近齊而遠楚 伯公之戒

經以安攘望伯主兩責其怠焉  
△伐黃 入滑 管仲 加盟貫狄殺同  
觀棄義徇利知忽忠告之咎矣  
△盟貫 伐黃 吳伐鄆 會伐鄆 只伐黃 會伐鄆同  
資小而復棄之棄小而復治之皆非義也  
二傳皆有既又字宜重看敬仲之言季孫之懼  
盟貫 陽穀 伐黃 戍陳 會鄆 陳逃 加滅黃同 比陳逃傳  
棄義背勤義皆所罪也  
管敬仲有不能救之憂范宣子有我喪陳之患  
盟貫 伐黃 侵蔡獲變 貞伐鄭 比貞伐傳  
違管仲失字小之心違子產失事大之智  
盟貫 伐黃 盟戲 蕭魚 管仲 知璧 比蕭魚傳  
忽善言而棄義可罪從善言而成功可美  
年 滅黃 善滅  
觀守正者之不幸其時亦可慨矣  
只予黃得正便了傳中夾狄強諸夏弱方伯不修職俱是所遇之不幸  
須點入  
加滅江渾作同單

滅法奔 滅溫奔 滅黃 滅江 滅許歸 滅頓歸

經詳紀小國被患惟守正者為善焉

以滅國之罪則一捉過點以歸出奔二段倒江黃作

◎此數比在突來傳則諱茲溫以非罪言獻舞郊益曹陽以自取言在

敗蔡傳則潞服兒沈嘉許斯頓將吳豹曹陽州寔以服為臣虜言亦本

自取諱茲溫以有耻言在此傳則許斯頓將以不死位又無與復言茲

溫以有望言

茲奔 溫奔 許歸 頓歸

經紀小國被患必權其罪之輕重焉

康書定

信公

卒

以不死位為罪之總倒有望無望上斷其輕重起勢用江黃

年  
△狄侵衛 血書于策

夷之敢於內窺啟之者罪也

然後二字宜玩若無息無罪則四夷且來王矣何所間而狄得窺伺哉

傳俱責啟患不可涉息患語至誠無息句極重聖人責王賤伯全在此

傳末直書一段可味蓋直書侵衛則其所以召狄之使者可默識于言

表矣

陽穀 伐黃 狄侵衛 會鹹 狄侵鄭 同革

伯主怠荒以啟患春秋直書以譏之也

陽穀 伐黃

伯主行荒而業息其外窺有自矣

惟其行荒是以業息總作不可大分

狄侵衛 會鹹 狄侵鄭

中國之多事由伯德衰也

總敘總作大意同單三比一節深一節然後字近在與亦字須刻畫

狄侵衛 狄侵鄭

迭觀外患見伯德之不終焉

串作要見今年明年意

康書定

信公

卒

狄侵衛 狄侵齊 加陽穀伐黃翟泉圍鄭同

兩觀外侮二伯之晚節可知矣

主齊桓晉文若此類者云俱重啟患上下重狄間晉之有鄭虞句

狄侵衛 狄侵鄭 狄侵齊 狄圍衛 無息無虞是虜足怨

觀二伯啟患惟其德之不終也

止出狄侵衛狄圍衛亦主桓文分作大意同

狄侵衛 救救徐 加會鹹伐鄭出丘次同

春秋責敦誠故於啟患息患均貶焉

以至誠無息句總起

陽穀 行荒 伐黃 業息 執嬰齊 不威 曹南 不信 比國曹傳

伯政急而納侮有門伯政失而經畧無序

加侵衛戰泓見敵侮致辱同

陽穀 伐黃 狄侵衛 入曹界 踐土 比入曹界傳

怠荒敬惠恭誦成功一伯之事不足道矣

兩傳俱有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句

○狄侵衛 遂會救鄭

兩觀外患均罪夫啟之者焉

俱是為夷所親上責桓公下責趙盾

廉書定 僖公 空

狄侵衛 邢丘 伯益戒奔無怠無荒 則公戒成立政立事

啟惠讓伯業之衰委權讓伯政之失

會賦 直書

伯好舉於夷警所以召禍者可知矣

亦字與不忌字金宜體貼

城緣陵 直書諸侯而不序

經議伯主遷國之專論道義也

只當以城邢照斷不當以楚丘相紐玩傳則其事專矣句可見罪桓之

專只在故土立都蓋犯未及虧救而存之亦可而一旦遷之便是專輒

舊指不稟命是楚丘之專非此專矣傳曰專曰尤專在已滅未滅上辨

已滅故須稟命而封未滅則自不必也亦非謂奏報可及意 現聞先

生曰貴王賤伯全在楚丘功高而不錄上文輕輕映帶一二語為妙

加會賦同只作事實收前目後凡書法

○城邢 城楚丘 城緣陵 加狄入衛夷儀會賦同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傳原總三城而論非以上二股比斷緣陵作文照傳問綴次序不可倒

邢自遷杞待桓而遷衛已滅而封功之大小義之美惡皆見矣故城邢

則詳楚丘則畧緣陵則在詳畧之間功利道義便是王伯之辨春秋於

廉書定 僖公 空

三城僅取其一二便寓賤之意

城邢 城緣陵 加夷儀會賦同

經於伯主予其恤患而不予其遷國也

全重自遷遷杞上論城邢傳亦有專意此傳未及

城楚丘 城緣陵 加入衛會賦同

伯主封國遷國均失之專矣

已滅未滅作案其事專其事尤專須斟酌讀深沒凡舉亦要別

滕朝 杞朝 殺鄧朝 城邢 楚丘 緣陵 比杞朝傳

原志獨恕求援權時獨予合義無味刪

城邢 楚丘 綠陵 滅項 取郭 取郭 比滅項傳	存小明王伯之辨 <small>覆小正君臣之分</small> 上去綠陵下隨去二取同	綠陵 厥愍 <small>明義賊恤患之專</small> 以正待人 厥愍 <small>明義賊恤患之專</small> 以正待人	城邢 楚丘 綠陵 滅潞 滅甲氏 吳伐鮮虞 比鮮虞傳	論功惟取合義者論兵惟恕近正者	貴王賤伯之意用兵禦敵之畧	綠陵 黃父	以正待人 還國勤王無失焉	遇防邵朝 <small>辨及稱遇辨使</small>	傳公	紀嘉禮之變內外之失皆見矣	以稱字辨為文點起以偕失父道節失夫道分作書法照傳連收	單遇防只責節 單節朝只責節 各收書法	杞伯姬來 莒慶逆 遇防	經別內女之稱見國君以愛而違禮矣	已過末適只辨過季姬非婦倒魯偕失禮作	沙鹿崩 <small>加戰俾復同</small>	經錄大國之變欲人君有德也	戰韓獲 戰泓 下易會王執同	比隕石傳脫
------------------------	---	--	---------------------------	----------------	--------------	-------	--------------	----------------------------	----	--------------	---------------------------	--------------------	-------------	-----------------	-------------------	--------------------------	--------------	---------------	-------

兩觀國君被辱地變天變之應驗矣	狄侯鄭	見侵衛傳須形容近在王都之側句	公如齊 <small>主事伯勤而關朝王之禮作州大全張氏註</small>	伐徐杜丘次匡救徐 <small>去伐徐同</small>	經以敦誠望伯詳責其怠義焉	以楚罪起轉下三段就各段中模寫他怠處而以至誠無息大發於後	三書法是紀實而義自見宜總收三段一步緊一步總結在終怠二字	怠即就今日事迹說不可用前日行荒業怠等語封境形勢二段只是	傳公	故未有不當連者且論封境形勢惟封境形勢如此而且 <small>云</small> 所以見	怠之甚耳凡兵而書救一段即申明號令不嚴段非另一意亦非總結	語失用師之義義字就救兵當連說非指安攘所以失用師之義者則	由安攘之志怠耳味欲有國者 <small>云</small> 有以桓垂戒意不誠就怠上說非	謂原其心之偽也	楚人伐徐	外夷肆暴於遠國其罪著矣	為取舒通夏故暴橫惡陵全在遠字上形容有輕視中國意冠偏患近	則當急救形親勢便則又易救二意重發
----------------	-----	----------------	--------------------------------------	------------------------------	--------------	-----------------------------	-----------------------------	-----------------------------	----	---	-----------------------------	-----------------------------	---	---------	------	-------------	-----------------------------	------------------



進于王道意則逐比有之。猶龍曰：益衰從侵，陳桓德于是乎衰矣。向來、

伐鄭 會檀 陽穀 次陘 召陵 伐徐 牡丘 次匡 救徐

伯主始勤而終怠，惟其不敦誠也。

昭傳串作，以至誠無息提起，將念深禮謹就中點綴，反覆發明，始勤終怠之意。加戰戰主傳無以固其國，只末帶一句，去伐鄭伐徐同。

救鄭 救邢 救許 次匡 救徐

經屢善恤患，尤罪夫失義者焉。

主凡兵而書救一段，收救而書次。

摩書定

僖公

卒

遂救許 救徐 加圖許伐徐次匡同。

考伯救之始終勤怠懸矣。

速救不速救，相照合此二股，真如兩截人，蓋惟誠則不息，伯者不誠，則其始之勤亦假也。

會救鄭 救救徐

兩觀伯救安攘之勤怠異矣。

比作上安攘之事，見下安攘之志怠，亦要見終始兩截意。桓公主兵與遣大夫可以對照。

加荆伐鄭楚伐徐各以楚暴起上用無故字，下用遠字。

十七 伐英氏

經於變夷者因從兵而特進焉。

見荆聘徐越伐吳傳楚與國齊為徐伐之以報婁林之役。

滅項

經不諱強臣覆小而抑臣之旨明矣。

辨明季孫之惡，倒書法上作抑臣正，所以尊君全在擅權為惡上發，不為朋黨比周然重發聖人意，不專着季孫斷罪。

會淮 滅項 公至會

即君行以驗臣惡而深致抑之之意焉。

同單前後比只作事實。

摩書定 僖公

滅譚 滅項 取郕 取郕 取郕

內覆國而不諱者抑臣之旨也。

總以數比辨明魯滅即如傳以三取比例起倒單作。

滅項 取郕 取郕 取郕 去本比亦須於魯君內暗影抑臣意。

春秋以不諱君者諱臣而專抑之旨明矣。

以本比問起，依傳一串作不可以尊抑分比。

會首止 盟洮 會葵丘 滅項 取郕 取郕 取郕

春秋尊君抑臣之旨有見於天下者有見於一國者。

滅項 滅邢 滅夔 取郕 取郕 取郕 比滅邢傳去取郕取郕同。

春秋歷紀覆國而君臣夷夏不同辭也。

伐厲

伯兵攻與以恤患失策甚矣

厲楚與攻以救徐意在徐而伐厲同視純門之役何如不伐楚而伐厲  
同視陘亭之旅何如須慨歎其不能久假

震廟 不曰夷伯之廟而曰夷伯之廟

紀大夫見戒於天其必有所感矣

天應之也謂此乃天變必人事有以感之雖本展氏有隱惡句却要會  
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句開開說舊謂廟制一段是引救梁之語不必用  
不知德薄二字傳有深意文中正不可去却

仲孫來

戰麻 魯非周雖未可動也  
桓方在頃四都謀動

王伯之德有厚薄流因之矣

流光流華原自祖廟隆殺言不宜以周公齊桓出題 上易十三國伐

秦 士秋論帶  
武子之德 或蔡丘伐齊執曹伯會奔亦同下易伐齊同

起聘 弓會陳 武陳吳歸 會齊同

觀盛德於虞周知其流光矣

只主德厚者流光更謬

宋人伐曹 即此便是襄有圖伯之志

即大國虛小知其無輔伯之誠矣

以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故也往丘之盟宋與曹同今曹方伐厲救  
徐而襄乘虛伐之於此見桓之衰而襄不能繼伯圖也主張氏註不成  
題

敗斐林

即中國不能底小夷勢之強見矣

主城濮傳全在諸大夫不能救上見楚之橫以城濮問縱

戰韓獲 書及不書伐 書及不書歸 書獲晉侯不言師敗績

春秋紀兵有示定罪之法有示正名之意

上以罪晉為主免秦止以罪晉收書及而不書伐書獲而不書歸下以

重君為主

結公

午

重君為主輕師正以重君收書獲晉侯而不書師敗績曲直輕重作眼

戰韓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

經紀交兵專罪致寇者焉

玩想秦伯句則秦之來亦非無罪但以晉較則晉罪為甚而秦可免耳

夫伐人國執人君而猶恕之則其罪晉何如哉只重背施說幸災貪愛

怒鄰皆背施中事各處書及重志戰此獨重致兵上

伐宋戰宋 敗莘歸 戰韓獲 大棘敗獲 艾陵敗獲

春秋紀兵比事以定其罪比事以辨其分

照單分作前後比只辨書法

伐宋戰宋及馬主 敗蔡歸 歸為甚 戰十獲

經異詞以紀交兵致危之罪見矣

只倒定罪作伐宋書及齊鄭罪浮於宋敗幸書歸蔡罪輕於楚書及不  
書伐書獲不書歸罪等也 書伐書及書獲書歸論兩樣書法俱  
是有罪非以一比事有此兩書法且春秋未有歸獲並書有此等不宜  
搭題

戰韓獲 大棘敗獲 下易文陵敗獲或加俱同 加韓父獲即韓父傳

春秋紀兵明君重於師明將等於師

重在書師敗不書師敗上登不可泛○蔡林傳亦有此題但以本比為

慶肯定 韓公 主

辨彼重將不得有平師而此只重辨名分上

公伐邾 師還 師次大棘獲 出晉侯伐衛 蔡林 齊叔同

經重君以紀兵師將非所伴也

以首比重君為主下二比俱挽到君上必如久役之莊而後止稱師則  
師次於君而不得與君較矣即華元已獲而猶必言師敗則大夫僅與  
師敵而益不得與君較矣○師還比原說重師今搭作師次之何居○  
去大棘敗獲即師還傳去師還即蔡林傳加蔡林或會走即會走傳

◎辨各傳君師將混句

師還傳有君將不言帥師句只出君師不出將師缺收傳亦然○大棘

傳只有師將無君○蔡林傳有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句出公伐  
邾處父救等比無師還亦不出戰韓獲會走傳語亦然又有師還比但  
多蔡林或會走

戰韓獲 執鄭伯書伐

春秋重君師與臣均非敵也

上不書師敗下不書殺伯嚭呂鉞甥公孫申點入

戰韓獲 鄆陵敗 首楚子敗

兩重君以紀兵尤惡召寇幸勝者焉

各以不書師敗起各倒背音曲直之辨盛衰之機筮遇龜筮遇復

慶肯定 韓公 主

隕石鵠退飛 不削

紀圖伯者之召變以感應垂戒也

重垂戒後世上

隕石鵠退 會孟執 戰泓敗 加伐曹同

大國召變而不以德消宜禍之及也

同舉下國之餘句亦要看蓋伯必有大國下國之餘此不再與之兆也

而欲圖伯亦見其不量力矣收書而弗削

六月雨 和氣 致祥 隕石鵠退 致異 出桓元秋大水 六月雨同

觀祥異之所由致君德要矣

會孟執 職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會孟執 職泓敗 沙隨 茗丘 比兩木水傳脫

兩觀內外之見辱天變驗矣

傳 敗莒 遂如齊 下出遂入杞是兩雷傳

二君以私勞世官春秋之所戒也

重變法亂紀之端二句忠賢弒逆亦須點明稱季稱仲書法在卒上論

總收一句可也仲氏遭家造之禍未嘗竊命傳只泛論其禍始耳

出行父如歸父如文同○或出季歸世行父如世遂如世歸父如世仲

麟書定

信公

亦同 再加春王正月信即位亦同

入極 作三軍誌變法亂紀之端加行父如歸父如同貽權臣竊命之禍

會淮

觀內君與奸可定覆小之案矣

以却淮夷而不力城郕而不果提通用滅項傳信公在會立案成文

伐英氏王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伯業微矣

經於變夷者因從兵而特進焉

見荆聘徐越伐吳傳英氏楚與國齊為徐伐之以報齊林之役

○滅項不詳

經不諱強臣覆小抑臣之旨明矣

辨明季孫之惡創書法上作抑臣正所以尊君全在擅權為惡上發不

為朋黨比周須從聖人意成文不專著季孫斷罪仲先曰朋黨比周

全自不知君臣之辨起故聖人特立尊抑之法此意極嚴重

加會淮至會只作事實

滅譚 滅項 取郕 取郕 取郕

內覆國而不諱者抑臣之旨也

總以數比辨明會滅即如傳以三取比例起同單作

滅項 取郕 取郕 取郕 去本比主尊君作

麟書定

信公

不以諱君者諱臣尊抑之旨明矣

以本比問起依傳一串作不可以尊抑分比○此與滅項取郕題同但

郭傳重謹微上此只重不為朋黨比周之意

滅項 滅邢 滅變 取郕 取郕 取郕

比滅邢傳 去取郕取郕同

屢紀覆國而君臣夷夏不同辭也

滅項 公在楚

經示抑臣尊君之義所以一人臣之心也

上不為朋黨云下此義行豈有朋附云俱重書法上發

會中 止倍失刑會要藥證

經紀伯好失刑釋禮之罪昭矣。

伐齊師救戰敗狄救書師救 狄救不稱人 以宋為玉 書敗績

經詳大國潰倫之罪斷之以大義也。

伐喪全為奪長故傳意重奪長上總是罪宋中國諸侯即指宋蓋對狄言耳緊要在太義二字不然襄受桓囑未必不以此厚桓也責齊臣之不能抗宋亦是責宋抗宋非力戰乃馳詞理論之謂作文須融化四書法為妙以救許魯者若曰魯且救之宋顧伐之何也以救許狄而又不稱人者若曰此狄也狄且救之而中國顧伐之何也齊受伐而宋主之何也宋曲也書齊師敗績者若曰宋之曲如此而齊胡以見敗也責齊之以直見敗愈以彰宋之曲也 仲先曰書法雖多只是其責詳耳不必究纏

伐齊此伐無虧也無書法

大國素倫之兵昧大義矣。

戰驪敗以宋為玉 書齊師敗績 加伐齊同

經于大國昧義之兵兩有以責之焉。

齊受伐而主宋固責宋也直在齊而書敗責齊臣亦以責宋也。

戰驪只救及字書法

大國昧義之兵經獨甚其曲焉。

師救齊 狄救齊

經善內外之救大國之罪著矣。

魯救無虧狄救四公子之徒皆把救之善以甚伐之惡總作須發責宋意透不可涉遺義意。

師救齊書救

經紀內兵恤患而肆忠之矣。

狄救齊書救不稱人

經許外夷之救責中國之昧義也。

不稱人欲顯救者之為夷狄以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此即申明罪諸

夏句無二意。

伐衛及戰 伐齊戰驪

經於大國昧義愛又以責其曲焉。

主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以伐者為主云 上比只辨書法倒重

責宋

鄭逃 伐齊

即王命猶以義救而徇伯者之罪著矣。

猶字其可字當玩

首止 葵丘 伐齊加戰驪同

伯國始盛而終衰可爲功利之戒矣。

除道義而外餘功皆近。餘利皆小。故凡言功利。其人在人皆淺。非謂桓之  
功。利尚淺也。此卽責王賤伯意。

兩鄆 兩幽 會檉 盟貫 陽穀 首止 寧母 葵丘 伐齊

戰駘

伯主建蓋世之功。而貽沒世之患。見功利之淺矣。

葵丘 伐齊 踐土 敗穀 秦不哀晉喪

二伯功高而無以庇後君子所不貴也。

非功利之淺也。其入人淺也。然功利自淺。聖人不于其入人始知也。

僖公

此題于有貶無褒之意何當。

城邢 無過 楚丘 貶 緣陵 貶 城濮 貶 踐土 貶 河陽 無過

二伯功利之淺有所貶而無過褒焉。

遂伐楚 侵陳 入曹界 城濮 四此俱是貶。偏出未安。

突救衛 高子盟

主傳明道正義數句搭。麟旨載此二比。欠通。卽從舊加遂伐楚城濮四

比亦未妥。

△葵丘 伐齊 蕭魚 會申 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只伐齊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會申同。

觀叛服之久速。知威不如誠也。

葵丘 伐齊 夾谷 三田 伯功入人淺。下比于王道何謂。王道感人深。

卽感人有淺深。知王伯之辨矣。

△邢狄伐衛 狄。衛人。此傳無以德報德。

春秋進外兵。以背德者之罪甚也。

許狄處全要。給在救齊上。不然似善狄之伐衛矣。要之許狄。正以甚衛

之薄。非謂狄真能愛中國也。此聖人維伯賜於未墜。意須以大義裁衛。

方見背德。不然安知衛不以遵桓命爲報德乎。無及於齊。故曰功近。然

以夷狄憂中國。使天下萬世知桓賜不可泯。衛罪不可宥。便是德遠。此

與辰陵子楚討陳之意同。作文須有斟酌。

僖公

荆聘 邢狄伐衛

經援慕義之例。以進遠人。惟恤患之德遠也。

說荆勿涉世類。講德遠。要擒慕義的義字生發。有主慕義仗義合者。

但此傳無仗義字。

城楚丘 伐楚 召陵 伐齊 戰駘 狄救齊 邢狄伐

諸侯以怨報伯德。經兩托詞以見罪焉。

順傳講重發諸侯背德。而於衛爲尤意。前傳云許之曷爲不稱人。而此

則證之。觀今日稱人。知前之不稱。特以罪中國耳。意本倖連。宜總收勿

以狄救應諸侯。狄伐應衛。

城楚丘 伐齊 戰麇 狄救齊 邢狄伐衛

與國背伯德而報以怨經兩托詞以致意焉

此題畢竟不出狄救股方妥如出只以狄救見齊事當恤狄伐凡衛罪當討便是

城楚丘 伐齊 邢狄伐衛 加入衛同 加戰麇亦同

與國背伯德經托外兵以責焉

伐齊 晉侯侵曹 射姑奔 加城楚丘同

以公心論報背德者之罪彰矣

以直報怨非所望於衛矣然概觀當時之報重耳忿親賜而尋師猶病

辭音定 信公 充

其私衷駢指蒐夷之戮而致擊於境不失為寬仁而孰有以怨報德如

衛者尚謂有人理哉

伐齊 以怨報德 狄救齊 以德報怨 侵曹伐衛 以怨報德 圍蔡 以直報怨

列國施報之情異春秋隨事以立法焉

傳中語氣原達到以怨報德上如此平搭無謂尤謬在以未比作聖人

之公此等題斷宜盡刪

伐齊易戰韓遂入杞 前此杞朝 敗殺狄救易伐衛射姑奔超執伐衛侵曹伐

衛易邾鄭伐宋衛人伐邢秦晉圍鄭圍蔡易盟柯攜李於越入吳俱同

戰韓獲 射姑奔 秦穆 史駢

兩觀報怨者合於公與仁焉 宜刪

伐山戎 救邢 會檀 召陵 盟貞 同

歷觀伯主衛世之功皆諸侯所當念者也

攘夷狄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是一串語豈可分三比搭題

城楚丘 盟召陵

兩觀伯德之及諸侯知其當念矣

雖分股而總處要見衛之受惠尤深意總收狄救狄伐

狄救齊 邢狄伐衛

春秋兩致意於外兵背德者之罪彰矣

辭音定 信公 今

於衛為尤在受賜之深上說作文於罪諸侯中串重衛上點綴狄救與

伐在內不可分作玩再書二字可見總收二書法

伐齊 師救齊 戰麇 狄救齊 邢狄伐衛

詳構兵以罪大國之味義托外救以罪與國之忘恩

上四股作一邊下伐衛作一邊

邢狄伐 吳入郢 功逆而德遠 善小而惡大

執嬰齊 書各 善人

經紀討貳示事大尊王之義焉

二邊俱從執上體貼發揮責賸邊不事齊宋申說傳云不尊事大國只

論以小事大之常體不必以慢伯生議論實宋邊只不歸于京師一意

執嬰齊 執曹界 執曹歸京

經紀討貳參之伯事而兩定其案焉

同單下二比只辨明書法界宋曹不名歸京晉稱侯

盟幽 盟貫 執嬰齊

經於小國見討原其自取之罪焉

題只半截單主責滕○不事宋就在執滕上見舊添伐齊股末是去之

盟幽 盟貫 會淮 伐齊

主滕介齊宋之間句搭以見執問起以不事齊宋分作

滕肯定

信公

全

盟貫 宋人伐曹

同上

出盟幽 伐齊同然上比不搭江黃終迄

小國自外於二伯其見討有由矣

會三十七年及宋襄

云

口氣串作伐曹是宋襄始事然亦只見宋襄

繼起為小國者口當事大不必謂當從兵也

舊有會鄭盟曹

不事齊今去之

盟貫 伐齊 執滕

歸京 原事以見小國之慢比事以見大國之尊

盟幽 盟貫 陽說 伐齊

易伐曹同

小國更二伯而無上及矣

之見執問起然後以不事齊宋分作起繳過度處微重不事齊

意為妙義傳中責滕全惡其不與表裏之會也

執滕 執衛歸京

經於伯討專與濫皆譏焉

總以不當專與濫論起宋不濫而專晉不專而濫各收稱人

加執曹歸京一頭兩腳作

執滕 遂圍許

小國慢伯慢王其罪均可討也

滕介齊宋之間既不事齊又不事宋許距河陽踐土近矣既不踐土

又不會河陽加盟幽盟貫陽穀伐齊踐土王所河陽王所同

滕肯定

信公

全

盟貫 陽穀 王所 王所

即上題脫冊

舉江黃與魯正見諸侯皆與要發介字近字出北查伐曹踐土會溫同

盟曹南

大國急于要盟操心之失見矣

非同志在要盟上見要見急於合諸侯意

鄒子會盟

小國之從伯非出於誠者也

主彼為傳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須本宋襄稱心來

之見



經議虛小見其不仁之甚焉

主戰泓傳一會虛二國之君

△宋人圍曹無書法

大國急於討貳操心之失見矣

口血未乾二句要描寫傳中不能內自省德與下不知反求諸已句應而急於合諸侯與下欲速見小句應操心之失全在不省德上而所以不能省德者其病根又全在欲速見小上不自反是通論襄公圍伯時

事連執滕曹南在內故曰不越數端云非專論圍曹而欲其省示威

示信之失也只要摹寫襄公操心近小不能須臾待的景狀欲速即急

麟旨定

信公

金

也見小從欲速來加曹南同全在口血未乾上描寫

執滕 曹南 圍曹

歷紀大國圍伯之事操心之失見矣

總起中點三比各寫其不自省而急合諸侯總束不越數端云舊以

圍曹附入曹南及頂上二比者謬

執滕 曹南 圍曹 戰泓

大國急伯而見辱操心之失見矣

以三事連兵敗身傷敘過方發欲速見小意順傳行文

執滕 曹南

伯主威信之失由操心之急也

不內省德而急於執與盟便非伯討便非同志便不足示威信須知襄之示威信非但示之滕曹正欲以滕曹而示之天下也

圍曹

戰泓 反仁反智 欲速見小 兩邊皆有子魚文王 假仁假義 計本遺末 亦處傳而合

經於伯兵急而著操心之失於伯兵弼而著飾名之非

執滕 曹南 戰泓 入曹界 城濮 踐土 合曹界傳

威信不足而致辱固可譏暴謫有餘而成功亦可譏

圍曹 入曹界

二伯之治小皆失於太驟焉

麟旨定

信公

金

上不反仁智重急字欲速見小下不修辭令重速字事暴心謫

圍曹 衛奔楚 加曹南伐衛同

伯者之心不可急亦不可隘也

上重欲速下重心不廣均非圍伯之道上收推見至隱下收端本議刑

宋人圍曹 宋師圍曹 虛小 報怨 均不自反

宋人圍曹 盾免侵陳 加執滕曹南盾救宋林伐同

圍伯主盟之道皆不外於自反焉

俱是不反仁智而急於服人上示威示信下救陳連兵

曹南 圍曹 盾救陳 會扈伐陳 非同志 比會扈傳

伯主討貳之得失以自及定焉。

執滕 曹南 圍曹 取汶陽 言汶陽 盟蒲 比盟蒲傳

上失圖伯之道下失服人之本上愛人不親云不能反已遂以兵加

之下信在言前云不知反已又以盟要之

衛人伐邢

卽與國報怨知其失反已之道矣

主滅邢傳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何

○盟齊 汲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

外夷始與盟經重中國之罪焉

麟旨定

信公

金

楚得與盟自此始句最重乃夷夏盛衰所係著夷狄之強二句在會孟

楚書爵上論以其禍始於今遂接以故深諱云也一以外夷狄三句

只一意總見諸侯不可開與夷會盟之端宜融會成文重謹始上始字

對終桓公終字看要本中國無伯鄭伯首朝說來傳中無限感傷須寫

得出

加鹿上會孟執伐同要體貼故深諱此盟故字

敗蔡始人蔡 伐鄭皆以 楚人伐鄭改而 圍許 婁林終桓 盟齊

鹿上 會孟 執伐

統觀外夷之勢潰防者之罪見矣

流水如傳歸重本股謹始意

伐楚 召陵 滅弦 圍許 盟齊 鹿上 會孟執伐

主有桓而能制其強無桓而莫禦其強以盟齊起繳中分二支如單作

楚人伐鄭圍許 婁林 盟齊 鹿上 會孟執伐去執伐同

中國驟伯功而交夷禍之始也

齊修伯業非但指不與楚會盟然制強處全在楚不得與會盟上見作

法與全題同下二比重會盟上說不重執伐

楚人伐鄭 婁林 盟齊去楚人伐同然不可以制夷交夷對仍須

中國交夷之始驟伯功以啓禍矣

麟旨定

信公

金

敗蔡 入蔡 伐鄭皆舉 楚伐改稱 圍許 敗徐終桓世

齊修伯業即在稱人能制其強上見不必添伐楚召陵等股 或加會

裡盟貫見不得與中國會盟然二役難概終桓公之世

○楚人伐鄭 楚人伐徐 加會裡盟貫同 再加圍許伐黃同

外夷浸強惟伯主終制之也

上始稱人下止於稱人依傳串作 下易婁林同

侵鄭 伐鄭 伐徐 婁林

春秋之人外夷也深幸伯主之能制焉

主終桓公之世皆止稱人句全重不得與中國會盟上發

出圍許滅黃婁林同加伐楚召陵見齊修伯業亦同

有出會檉盟貫伐楚為外之以盟會攘之以征伐作桓能制其強未嘗

圍許 婁林 鹿上 會孟執伐 加伐徐伐黃同此脫毋傳題

觀外夷始終之勢諸侯潰防之罪見矣

總以盟齊說起盟齊之前 云 盟齊之後 云 倒歸盟齊上一邊須著

力在盟會上說上稱人下稱子

盟齊 翟泉 兩邊書法甚整

經兩紀信因非人而謹大防因非地而謹大分

麟肯定 信公

盟齊 會蜀 譏從夷罪辱君

盟齊 邢丘 齊桓之業又二年復盟云云文襄之業後此八年漢景云云

春秋謹始之意為大防大權計也

盟齊 鍾離 楚始盟吳始會供重中國無伯上

兩罪中國交夷有思伯之意焉

△盟齊 盟宋 義

兩謹交夷之始虞後患也

上與楚會盟之始故深諱之下晉楚之從交見之始故詞之複

鹿上 會孟 如楚 會申 即上題脫傳各附重下卷加兩本此同

兩按交夷之後禍所以謹於其始也

會孟 楚子伐鄭 竟

兩書夷辭所以傷內而罪外也

上書子對前書人看下書子對四年書子看上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

以傷強夷莫抗下至是稱爵豈與之乎見其重兵凌鄭

婁林 執良霄 比蕭魚傳脫

伯業之脩於制外駕外見之焉

上本不與會盟說下本不能爭鄭說

梁亡 沒秦取不書此書法提起不須收

麟肯定 信公

經於小國見魯魯詞以罪其自取焉

以秦暴起倒梁自取上自強二字最重明徹微字亦要挑

乘人之危四句即指秦說謂乘其民潰而取之耳有擬滅譚 滅江伐宋

圍緡者非或易滅蕭取鄭 乘苦或易入滑襲鄭滅沈並刪

新作南門 書新作南門

聖國勞民於不當為經深譏之也

天子諸侯皆南面聽政門皆南向故曰南門庫門制擬天子卑門雉門

制擬天子應門故曰不當為傳未論及革僭只責他不當勞民以改作全在不當為上見他輕用處使重視民力未有不審所為者 德仲曰

重輕是傳中眼目須點出

城向 城邢

作南門

上二比易城諸及防城成周同  
出作南門 城成周同

兩觀經之重民力輕用於不當爲者非矣

得時制者猶書只見勞民爲重事以起下

云不必於本比復添非時

○以城邢作得制終未妥

有以納太廟城楚丘

衛文  
勅學

作宗廟學校二句題穿鑿之極刪

作南門 橋李

兩稽經之所削君道子道見矣

各以所書說起倒所不書作脩泮宮復閣宮史克之頌而經不書蓋二

應書定

信公

侯

役之興乃爲國先務雖勞民不可廢也敗越師棲越君立庭之誓而經不書蓋三年之報特人子常職雖毒報要非私也

入滑

滑與鄭同辭同壤同與齊桓盟會

張國虐小不臣之罪著矣

主王爲滑請鄭不聽命責其不臣末須繳王不當出狄師意

盟邢

經進夷之謀夏致慨中國深矣

爲邢謀衛難也書人以進之

楚人伐隨

隨在漢東鄭楚楚不得志于漢東故伐之

見楚勢漸盛爲恐動中國之計

二年 狄侵衛

夷兵加於與國經著猾夏之罪焉

伐衛盟邢俱有救患之善侵衛則猾夏矣故舉號

盟鹿上

人宋公于鹿上之盟

繼伯昧義交夷經微詞以罪焉

攘夷狄以尊王室伯主合諸侯之義也須本繼桓說來欲速見小意亦

可用收人宋公書法盟齊是楚與盟之始且自列國言故只責不該交

夷此是宋襄求諸侯於楚自盟主言故直責不能攘却

應書定

信公

卒

會孟執伐

特列楚于子陳蔡之上而以同轡爲文 鄭書不勝

經紀外橫兩致責于昧義者焉

不必以楚作一頭蓋其罪自寓於分惡內也責諸侯全重宋直楚曲不

可以理力平看雖以匹夫三句只發明宋直楚曲意責宋公全重不能

讓楚以尊王不重取禍上是不勇於義下是不明於義俱在執上論勿

以伐金

會孟

主責宋無書法

繼伯而交夷昧於義矣

鹿上 會孟執伐

經於大國交夷之禍貴以尊王之義焉

只罪宋一意以諸侯提過盟會畧分執代之禍不須多辯稱人與不諱  
二書法總攷 加季子歸同只作為賢者諱問起

鹿上 會孟

與夷為盟會非伯者所以尊王也

總以攘夷尊王之義發重盟會上挑剔不可大分亦不必倒書法

伐楚 召陵 鹿上 會孟執伐

欲紹伯業而交夷宜其禍矣

盟賈 陽穀 鹿上 會孟 只盟賈 鹿上同

麟上書宋

信公

左

盟會而偕夷非所以紹伯業也

重盟主上發意上二比不可云不與楚會盟只見一邊盟會要去壤夷

一邊盟會反去交夷以此相形須體貼繼齊桓之烈句

非杏 伐楚 橫首止 尊 壤比易楚丘同

歷舉伯功知盟主之義矣

雖是三件却以尊王為歸宿

◎記非杏傳是會諸侯安中國免民左社出盟幽救邢召陵三比 盟

柯傳是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出盟幽救鄭召陵寧母四比

邢狄伐衛傳是攘夷狄安中國免民左社出伐戎城邢伐楚三比此傳

是合諸侯攘夷狄尊天王出此三比最易涵須辨之

召陵 完盟 鹿上

兩觀伯主盟夷見攘與交之異焉

就退舍盟楚與宋楚為盟上辨其攘夷交夷渾作見襄不足繼伯業意

會孟 伐宋圍緡 上加鹿上比同

經於交夷殘夏者皆責之以伯義焉

襄欲紹桓之烈孝承桓之餘業故皆以尊攘大義責之

會孟執伐 諸侯盟扈 塗

經於凌伯釋賊之事皆分惡於諸侯也

麟上書宋

信公

左

以楚晉之惡揚起倒不言楚子不言晉人作宋自取魯不會俱點入

、會孟執伐 圍宋 加盟宋同

外夷猶夏分責從之者均責從之者

會孟執伐 沙隨不見 譏甘義 者理直 皆直書不諱

季子歸 會孟執 黑壤 平丘 不與

經變諱賢諱親之例見主盟之義立身之道焉

宋與楚盟會則不得為賢所以不諱

季子歸 會孟執伐 取鄆 入邾益來 比益來傳

不諱以責昧義不隱以彰遷善

宜申獻捷 不曰宋捷

經諱大國之俘，爲不能伸義者媿也。

不但責不當受，五責不能申義以攘楚，尊中國當時楚橫已甚，拒使聲討，不患無詞，正天下一大機，而魯不能，所以爲貶。仲先曰：提著宋字，便有大義可申，不言宋是聖人無聊之法，須將大義說得慷慨崢嶸，猶眉倒豎，方顯得魯不能之媿。

加會孟執以諸侯從楚伐宋，而魯不與，敘過同單。

鹿上 會孟執 宜申獻捷

經原外夷肆橫，深責望國之昧義焉。

麟書定

信公

奎

照傳敘過倒作，收不書宋捷書法，加盟曹南是方脩盟會。

鹿上六申獻捷

攘夷狄以尊王室 齊桓造烈 攘夷狄以尊中國 周公家法

惟攘夷之義重，而宋魯均罪矣。

申獻捷

盟宋 信 不書宋捷 其地以宋

望國受外脅與外好，經隱顯其詞以見罪焉。

宜申獻 會楚于宋

春秋欲攘夷，責受俘以示義，責薦賄以示畧。

上其橫逆甚矣，下凌蔑中華甚矣，各以楚罪揚起，方見不可不攘意，宋

先代之後，魯周公之裔。

盟薄釋 書釋宋公 不言楚子

望國界大權於外夷，春秋深貶之也。

以天下大變引起，倒事俱作，操縱俱在釋上見，宋方主盟句不可忽，蓋主會便是中國之主，諸侯所聽命者，今以夷狄執中國之主，而諸侯聽之，是夷狄反爲中國主矣，豈非大變，出自天王與中國，須要請於天王，而同中國以討楚釋宋，二書法連倒，側重爲魯諱上，深貶魯亦以深貶天下之諸侯也。

會稷成

盟薄釋

澶淵故 加會中丘 盟幽以會盟不書所爲畧起

經詳會盟之實，以其關天下之大義也。

麟書宋

信公

奎

以二會特書所爲問起，以君臣父子夷夏立柱。

會孟執伐

申獻捷

盟薄釋

加鹿上同

望國當大變而委權於夷，春秋深貶之也。

操縱皆指盟薄時，勿分屬兩開。

有搭襄歸爲出自中國，曹伯歸京爲出自天王者，不逼之極的宜刪之。

會孟執伐

盟薄釋

望國界操縱之權於夷，春秋深貶之也。

以大義爲主，渾作操縱不分貼。

申獻捷

盟薄釋

兩諱望國以其受外脅外權也。

總起兩分。一邊俱是昧大義。上不言宋捷。下不言楚子。

盟薄釋

伐宋圍緡

齊侯既無云。

貶望國當外橫而委權罪大國當外張而助虐。

釋宋

納頓

不言楚子不與釋也。書納不與納也。

經於諸侯不與其釋且納於夷也。

盟薄釋

踐土

春秋重大權不欲操縱自夷廢置自臣也。

會孟執

盟薄釋

執意如

意如至

操縱由于夷。勸沮由于利。

比意如至傳。

滕旨定

借公

奎

二千

伐邾須句

書取

望國專以存小經責其非禮焉。

非所以爲禮只應上崇祀保小之禮不是斷詞勿以請命爲禮以亂易

亂句最重收取字

加取牢婁只見與收奪者無以異舊主合作未是

取須句

取濟西

俱有以亂易亂句。

春秋正亂之法見於復人國復已邑者焉。

一取須句

取汶陽

與收奪者無以異矣。與得非其有異異乎。

協命。命命。

經於復人國復已邑者而皆律以王命焉。

△取須句

城杞

齊侯不請王命而城杞是也。晉平不獎王室而毋族是也。

內外私所親經譏其擅權而昧本焉。

四國伐鄭

觀大國討貳之兵亦不知省已者矣。

鄭伯如楚故宋襄伐之身方見釋隨伐鄭以挑楚其致泓之敗也。

戰升陘

不言公而書及。

經於望國輕兵之害諱詞以貶焉。

輕用師徒原指取須句說。方與誅暴禁亂句有體認不設備即指用兵

時戰備言觀傳首以須句故出師句可見此師原因須句來使當日慎

滕旨定

借公

奎

重於始一以王命行之則誅暴禁亂邾自悔禍而不敢動矣惟擅與報

怨所以用其師徒者輕矣是以敗亡相循兩國皆害兵以誅暴禁亂而

反爲暴亂也。有以不脩詞而輕于一戰爲輕用者傳無此意至以不

設備爲輕用者則是聖人教魯以設備而勝邾也。尤非。

加取須句須重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句同單。

戰升陘

同圍齊

加往越伐吳同。

望國輕兵以貽害異於以害者矣。

主誅暴禁亂句搭倒單作下傳有抑強暴句。

下易圍彭城同。楚暴魚。

伐楚

召陵 升陘

觀伯兵除害，可以律輕兵之害矣。

倒單暴亂俱指楚，指月有此題，宜刪。

同圍齊暴圍彭城

誅暴禁亂已見戰郎傳，復擬出于此，非是。

取牟婁 取須句 戰升陘 同圍齊

經紀討小禦小之兵，兩舉例以見罪焉。

有單出取牟婁收奪 同圍齊誅禁 主兩傳脫比者，大謬。

戰泓敗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

經紀伯兵之，歸責以王政之本焉。

魯宋

僖公

在七

物有本末四句極重，此正仁義之實，後計末遺本云，正與此應，春秋

非責宋襄不能乘機勝楚，亦不是，追咎他前日只緣平日所行皆不仁

不義，今獨不貳云，則是計末遺本，飾小妨大，非王政之本矣，提出本

字最重，獨字亦有味，無責其假意，三罪總是不仁不義，不可分貼詞繁

不殺指言日言朔。

伐齊 戰廩 執蔣 曹南 執鄆 圍曹 戰泓

伯主違仁義而獨飾小名，經深貶之也。

倒本股作上數比，勿分貼仁義，去戰泓輕點三段，總斷他不仁不義。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荀息 伐齊 戰廩 執嬰齊 盟曹南

執鄆 圍曹 戰泓

經詳伯主之三罪，而著其恃仁義焉。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荀息 伐齊戰 執勝 執鄆罪一

伯主素倫虐小，經比事以著其非仁義焉。

素倫邊不容責奉少奪長，須發使齊人有殺無將之惡，二句方與晉獻事相照，薄德句，用子魚語，在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上論。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荀息

伯主虐小素倫之罪，參齊晉之事而可知也。

全在宋襄不仁，非義上運意，不重實講齊晉事。

魯宋

僖公

在八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執勝 曹南土同 執鄆罪二

經罪繼伯虐小，即存小者以甚之也。

以戰泓提起，倒虐二君上，就中將齊桓形譏。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觀存小之德猶薄，而虐小可知矣。

荀息 伐齊 戰廩罪一

主即寵邪者以律輔邪之罪，題面不佳去之。

執勝 曹南 執鄆

伯主一會而虐二君，春秋之所貶也。



執滕 曹南 執鄆 圍曹 罪三 主執鄆即圍曹題

經惡伯之妨大德治人暴責人急也

重兩德字桓公猶薄德則襄之德可知矣不自省德則德之闕可知矣以仁義之大德總起齊桓存三三以屬諸侯文王軍三旬而退脩敬

戰升陘 戰泓 輕兵貽害 文仲之請 飾名取辱 子魚之告

戰泓 城濮

兩不與伯兵律以王政王道也

上仁義下道義各先揚起倒入不予上

戰泓 衛奔楚

滕守定

僖公

充

經於飾小名報小怨者皆惡其妨大德也

下比主不名者罪晉侯以小怨妨大德俱本平昔能忍云來斷

戰泓 大國 敵外長王政 據外非王師

宋襄不用詐苟吳用詐正可比論文王宣王點起

戰泓 宋襄 野井 宋昭

政禮有本飾名習儀者無取焉

物有本末順事恕施政之本禮有本末正身率人禮之本亦本平昔來

斷

伐宋圍緡 書代國而言圍也

伯嗣乘約以肆暴非義之尤者也

伯國餘業重發據又字爲案而體尤字爲斷當時宋敗楚張無宋是無

中國最時事關係處齊伯國餘業比他國更不同故以尊攘之義責之

不但責其乘約伐人而已

加戰泓只把夷勢益張說起

伐楚 召陵 戰泓 伐宋圍緡

伯嗣驟先業而乘人之危不義甚矣

伯國餘業句出伐楚召陵猶可或擬尊攘等比而出伐戎伐山戎尊攘

救鄭救邢 恤畏 不知此即就存公論何得出桓公事

滕守定

僖公

一百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加鄭逃戰泓同

攘夷殘夏之事異故不嫌同詞焉

照傳問起彼此相形作全要說得事之美惡分明而不嫌於同之肯自

見不可兩開楚夷也鄭附之鄭亦夷矣故伐鄭即爲攘夷

取須句 伐宋圍緡 尊命恤小非禮 乘約凌大非義

伐宋圍緡 宋師伐滕 伯國餘業以宋敗作案 伯主餘業以陳逆作案

繼伯後者有失尊攘之義有失誅討之宜

戰泓 圍緡 伐鄭 會伐鄭 比會伐鄭傳

縱焉而復益其虐虐夏而復治其貳皆非義之甚者也

二傳皆重既又字皆以義字為主	戰泓 圍緡 滅陳蔡 晉伐鮮虞 比鮮虞傳	乘約以肆暴者罪之效夷以行詐者斥之俱有二層意上尊讓下信義	鹿上會孟 伐宋圍緡 <small>交夷 均味尊讓之義 少味鄙</small>	滕子朝 <small>義 杞子朝 禮 加滕薛朝杞侯朝同</small>	經兩黜侯爵存禮義於中國也	上下俱是謹辨定名實意要發杞朝是桓公成公用夷禮桓公因之	杞子朝 晉伐鮮虞 <small>兩傳俱有中國所以為中國句</small>	信公	兩以效夷黜中國存禮信之防也	千 狄伐鄭	王室用夷制夏其事俱矣	見居鄭傳制命未順在偏與滑上按本句要發透	加鄭入滑只作事實以鄭不王引起不可兩分	王出居鄭 <small>特書日出 出而曰居</small>	經於大君寓外示端本存防之意焉	出字重襄王用夷制夏之失上居字重聖人撥亂反正之旨上	狄伐鄭 出居鄭
---------------	---------------------	-----------------------------	--	-------------------------------------	--------------	----------------------------	--------------------------------------	----	---------------	-------	------------	---------------------	--------------------	-------------------------------	----------------	--------------------------	---------

大君以用夷致禍經示端本之戒焉	居字只點起重端本作	經嚴覆親之法立人道也	傳首一段以王法論斷滅親之罪為重中一段以人道論又就滅國之中發明滅親之罪所以尤重春秋之法字與王法字相應蓋法為人道而設也此段最緊要說透不可不差等意而衛罪自見末一段又就滅同姓之中說邢非有罪衛非夷狄以見衛罪無可解邢周公之胤	加石門只起生名書法 加邢狄伐衛只作事迹于中辨講	信公	元年 滅譚 滅邢	辨親疎於聖德之內人道立矣	以元年比論起聖人與天地合德 <small>云 而以譚邢發理一分殊意理一</small>	即寓分殊內 加春王正月便不通矣	元年 石門 滅譚 執虞公 滅邢 滅夔	經變例以紀覆小獨重覆親者之罪焉	以理一問起轉倒滅譚形滅邢作一頭執虞滅夔形作二脚	滅譚 滅邢	經殊詞以罪覆親者立人道也
----------------	-----------	------------	--	-------------------------	----	----------	--------------	---	-----------------	--------------------	-----------------	-------------------------	-------	--------------

只就理一分殊一段論

此二股或以仁義二字合午卒傳文質又或合滕士傳名實者俱無謂

滅譚 執虞公 滅邢 滅夔 去滅譚同

春秋迭紀覆國而獨其與國之罪焉

以滅譚辨燬之書名作正講後以虞夔辨二股收獨名書法

元年 滅譚 執虞公 邢狄伐衛 滅邢

經辨理分以罪覆親尤原情以甚之也

以同姓異姓問起承以理一分殊後講邢無罪非虞之比申作

滅譚 執虞公 滅邢 辨分原情

麟書定

滅譚 滅邢 滅夔 親疎夷夏二題俱失輕重未妥

執虞 滅夔

兩不名覆親者可定與國之罪矣

晉雖中國而虞則自取夔非自取而楚則夷狄以滅邢引起

執虞公 滅邢

與國覆無罪之親故其罪獨重焉

以滅親提明即以滅虞比問起重原情定罪作又逆禮至 云總見非

邢自取不重衛詐收輕重之權衛 加下陽邢狄伐同

或脫出滅下陽 有罪無罪者不成題

敗孝 滅夔

原外夷僭王之惡而滅親之罪細矣

滅項 滅邢 若臣親疎

兩邊俱以滅譚照起加同

滅邢 襄歸 由仁義而立法故辨親疎之等由性命而立言故嚴義利之辨

經名覆國復國之君其義精矣

滅邢 秦人伐晉 加伐齊敗殺同

經於遷怒貳過而均重責焉

蕩姬逆婦

麟書定

經議主婚之失因罪夫圖婚者焉

重公失禮作姑自逆如傳帶後舊以上者失君臣之分逆者失婦姑之

分兩開作欠是

圍陳納頓 書曰楚人圍陳納頓于千頓

經不與外夷仗義正本意也

此傳原自納上立論不與楚納正欲中國納之也以陳罪提起體傳又

字意倒責諸侯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不是與楚正是評其反常意正

本自治句極重就聖人立法上着蓋本原之地在中國故必先自治也

中國不能治則夷狄進矣

圍陳納 吳救陳

兩抑外夷之舉義責中國也

重中國不能納與救上二傳俱有脩方伯連帥之職陳楚點起

圍陳納

辰陵 不與外夷仗義 責中國 不與外夷謀義 傷中國

盟洮盟向

內君固非義之黨召兵有由矣

見遂乞師傳既又字要玩須本衛不義以斷黨衛之罪而以召兵意求之仍收到乞師上下有齊師亦非義句用語要斟酌

加伐齊滅邢只重敘衛罪仍倒魯作

齊書宋

倍公

夏

侵西追及

內外憤兵經交譏其非正焉

齊憤黨衛憤齊侵非正即在私憤上斷用詐深入皆憤心所為也弗及亦自深入內來非譏其怯書法總結此皆紀實非特筆也

侵西鄙

齊人書侵

大國舉私憤之兵經致其譏焉

潛師及見弱一意融入書法重侵字而人字帶之

追鄰弗及

齊師書追書至鄰弗及

內君以忿而躡敵非用兵之正矣

稱齊師為伏衆提過深入弗及是一串意逞忿全在深入上讓深入以逞忿言不主失律

追濟西 追鄰

兩譏望國之躡敵皆危道也

不預深入全在境內境外上體貼

伐戴取

侵西追弗及 多方以謀一舉而乘 見弱以誘伏衆以進

兩罪詐兵以其殘民與逞忿也

侵西鄙

追鄰弗及 伐北鄙

戰鞏

比北鄙傳

內外憤兵交譏其非正者均罪其非義者

齊書宋

倍公

夏

伐北鄙

觀望國之却敵知文告尚矣

主長勺傳文告之詞以齊師非義敘起倒展禽作重申王命上全要見

禦敵不必戰意不貴多作贊詞或主乞師傳又伐其北齊非義作亦

可仲先曰文告在長勺傳原不專指北鄙作文還重齊非義而文告

帶之若單主非義亦未安

伐北鄙

滅陸渾 展禽卻楚 孫滿卻齊

衛人伐齊

與伐北鄙同事同意 戊子 衛以此比伐上北鄙出 因展禽却齊事錄于此故也

觀大國受兵見文告之能卻敵焉

有主責齊非義所致者破敗見自取之罪

遂乞師 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

望國資夷以殘夏其非義自見矣

以義字為主重以夷殘夏自反意暑帶傳中深思遠慮計安社稷即代齊傳危字意義楚非吾類心不可知齊為大國且近於魯乞楚敵齊禍萌於此矣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遂乞師 加伐齊 取殺同

朕義敵患而資夷報之尤非義矣

如傳流水倒本股以義字為主數比總是致兵之由

傳言定

倍公

夏

侵西 伐北 遂乞師 加取殺同

大國非義而報之以夷亦非義矣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與國不義而內夢其致兵有由矣

從衛不義起倒魯作體傳故字口氣侵伐不必涉齊非義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與國不義之甚而望國黨之非矣

只伐齊滅邢要體傳又字甚字總發衛之不義須含不可黨意此題應刪指月又欲加楚丘邢秋伐衛未是

伐齊 滅邢 侵西 伐北

歷紀兵事有見與國之非義有見大國之非義

衛齊非義俱用又字發俱以魯繼上云魯其可黨乎下云魯其可不反乎然去洮向事不成題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兩按崇黨之信不義之兵有自矣

玩故字固字意原責魯相承作發魯當自反意有主動作者上原衛來責黨惡下原魯來責逞忿亦可

侵西 伐北

傳言定

倍公

夏

大國連舉憤兵非義見矣

以魯之挑齊提起全在既又字發揮方與侵西單比有別玩齊師固亦非義矣口氣不當實責齊含魯自反意為妙

伐北鄙 遂乞師 得待敵之道 失謀國之義

伐北 遂乞師 伐北 戰鞏

兩觀齊魯相報之事無一義者也

俱是不義須有分別齊之逞忿不已固非義矣魯用夷殘夏於義可乎

齊之不反無禮固非義矣魯小忿是逞於義可乎

遂乞師 晉狄伐秦 加侵西伐北侵崇秦師伐晉同

扶持人偷意非責天下專權自恣恨行私來即請命立武亦所不許也未絕其位起下立武之非廢置都在立武上見不可分屬

加衛奔河陽照單分歸河陽股項控點說

咥則 會葵丘 易凡伯聘歸服同

桓王室兩存空名而動聖人扶衰之念矣

號與葵皆名此非聖人存之聖人因他當時只存兩樣而實則衰微故削其下勞衰微之實以全名耳

踐土 河陽

春秋致意於君臣之名實所以存大倫也

只發明書法不必斷罪亦不可大開名實總一樣聖人因見實之非不得已

滕子朝 侯公

而兩存其名上因周實弱下勞則削去衰弱之實以全君父之名下因實實

強召王則書狩正臣子之名以統強大之實

衛侯奔 踐土

伯主擅廢置之權經所深罪也

鄭位未絕則豈可立武乎立武便是廢鄭了宜總敘混作總敘二書法報怨

行私只點入

會葵丘 踐土

春秋抑宰臣之貴以謹禮諱大君之屈以全名

滕薛朝 滕子朝 踐土 河陽 滕朝踐土二傳此

按實定名以立大法去實全名以正大倫

以者不以者也即指失正言取人邑為已有在疆理之制上說華夷人已四字當玩皆有危意以字提起倒書至作

伐齊取穀 特書曰以

望國用夷以取邑失正甚矣

不用危意倒以字書法若曰楚何人也而可以之也若曰穀誰之邑也而可以楚取之也以字舊有責其擅興者非如必欲以不以作擅興則救江傳亦曰以者不以者也無說矣

至伐齊 其致

經紀內君之危以用兵失正也

滕子定 侯公

遂乞師 伐齊取穀至

望國資夷以報怨經深志其危也

總敘照單作重資夷上

至伐齊 象 危其事 大其功

杞子朝 貶而稱子

經駢小國之用夷禮所以存諸夏也

借杞子卒傳此桓公也須本成公變禮來夷禮在居國冠服之制揖讓之儀上不止朝禮

遂入杞

經紀內臣專兵之迹，示委權之戒也。

見餘丘傳，傳論仲遂全在久擅此，纔第一事耳，宜發謹微意，重垂戒上。

圍宋盟宋

經貶外橫，因罪同兵信者焉。

以楚引起諸侯與魯小分，諸侯一楚也，魯一諸侯也，書法總收，貶楚處不可畧，全把楚罪說得痛快而下二項自明。

圍宋

點而書人，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外夷猾夏而諸侯從之，皆經所貶也。

楚與諸侯聯謀，不必開作，非有篡弑之惡句，以圍之爲重兵也，信夷狄。

麟旨定

信公

聖

信作申，猶云助也，書法總一書人，晉謀元帥子犯訓民知義，知信知。

禮俱在此下。

盟宋 其地以宋

內君交夷於被患之國，罪可知矣。

無嫌意，全在宋字上發。

加乞師伐齊取穀同，主公與楚結好句。

盟宋

翟泉 附夷 不臣，俱在地土見。

盟宋

盟危 而公之罪亦著矣，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侵曹伐衛

再稱晉侯

經於伯主隆怨，深致責備之意焉。

只再稱晉侯，譏復怨也，一意或曰以下，辨晉侯非爲背華舉兵，乃爲復怨耳，故書曰以下，又結在復怨上去，又見衛已請盟句，只再足上意，而弗許，亦是忿處，或把私與刻分者，非樂與人改過，只從再稱晉侯上帶來，不是與衛責備賢者，是聖人厚待晉之意要發，只伐衛一比同。

鄭人伐衛

取牟婁 鄭報衛延 苦利牟婁

禁觀貪忿之兵，未可爲賢者律也。

懷私復怨，利人土地，正與責備賢者意相關，須知借一以類其凡，勿泥定實講，味傳用兵者一段，正爲文公賢者，不當出此一着，舊以本比。

麟旨定

信公

聖

封客股出，非是。

邾鄭伐宋

邾鄭 取郕防 下比或易入計謬 同上

鄭人伐衛

秦人入滑 食 同上

舊主彭衙傳引咎辨論，然弦高語殊不切，斷宜主此，上比或易鄭人入滑，主鄭怨滑，欠顯。

圍宋

盟宋 侵曹伐衛 救衛 去同

卽二國無從夷之迹，知伯主之隆怨矣。

依傳問倒，大意同單，救衛股於後，帶發總收，二書法。

侵曹伐衛

救衛 去 侵曹同，亦不可專重，拒盟說。

經惡伯主隆怨托外救以甚之也

書救非善楚只托以甚晉耳大意同單仍照傳救二書法

秦人伐晉 歸益 下易歸譚同

兩觀春秋紀事其所備責樂與者可知也

主傳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然傳意即主晉文說不宜另搭客股○

出納捷簡札聘同但題面倒耳

晉侯伐衛 加伐 札聘 絕人已甚

經議復怨貶辭國責備賢者意也

侵曹伐衛 執曹界宋 私而刻 加楚救同

衛有定

倍公

重

圍宋 盟宋 侵曹伐衛 踐土 河陽 圍許 合逐圍許傳

無從夷之迹而治之可議有慢王之實而治之可予

晉侯伐衛 秦人伐晉

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

二傳俱有懲忿室慾宜總用於前俱要發責備上以能忍於奄豎云

來斷下以誓言來斷須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

晉侯伐衛 納捷簡 春秋樂與人改過書稱有忍

伯主絕人改過可議伯臣勇於改過可予

楚人救衛 衛侯奔楚 有加晉侯伐衛者今去之

經於伯主隆怨兩托詞以甚之也

總以拒盟提醒重救字奔字發揮兩傳俱有責備賢者句

晉侯伐衛 去同 楚人救衛 伐鄭缺救 書楚救則責晉益深

經罪逞忿肆暴者兩錄救以見焉

楚人救衛 衛人救陳 逞忿非德 討貳非義 俱托救見罪

伐衛 救衛 戰鞏 會蜀 比戰鞏傳

有容有忍不伐不求懲忿室慾二傳俱有上書救衛下不書侵魯

楚人救衛 書救鄭 議隆怨 下書楚人 惡犯義 下書武子

楚人救衛 書伐鄭 則于重之救 下易對齊伐苦未妥

麟旨定

倍公

重

經筆削外救報怨從夷者之罪見矣

救者善則伐者惡矣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矣

楚人救衛 貞救鄭 報怨 既險

楚人救衛 楚子伐鄭 軍 筆外 議隆怨 刑內救罪恃力

楚人救衛 楚人侵鄭 重

經惡復怨而予反正皆托外兵以見意焉

在救字侵字上生議論

楚人救衛 秦伐晉 譏隆怨 下書 許悔過 重貶秦伯

下易晉侯伐秦主予恤患以深責肆患畧報怨以深善釋怨



楚人救衛 楚下

下書楚救則諱晉深下書伐惠以著其罪

兩紀攻恤之兵報怨惠之罪見矣

俱是下書

如秦晉圍鄭蕭魚重丘平丘之類皆是

楚人救衛

韓厥伐鄭 錄楚人之救 削于辛之救

買成衛

特書其故

經於望國濫刑特貶其不君焉

既以成之罪歸買而矯晉又以不卒成之罪罪買而自解於楚總其晉之心為之也特書其故指不卒成三字

楚人救衛

韓宣定

信公

夏

假外夷以恤惠之名其實報怨者深矣

譏晉深字要體貼仍重念上不與刻平亦不可用遺義語 此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孤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

執曹界

無書法

經於伯主虐小深誅其待道焉

古者觀文四句言處曹之道當然晉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數句正是斷其非道詞令非只空言即觀匪脩序實事遽字正與序成不至於是乎有攻伐相及此二句極重既執其君以下又就遽入中摘出兩項之罪以甚之誦字亦就治曹上論言以此加曹則為暴以此致楚又得兩

見其所以治曹無一可者也從其遽入則暴從其所以暴則又誦連珠推出宜申發亂上下二句就執界說然亦當渾登蓋文公平日所為大率如此玩亦多矣可見

○執曹界 會危伐陳

與奪伯兵之討武律以招携之禮也

總起舉動不中於禮對幾於自友而有禮看未抑晉政對晉主夏盟又嘗救陳看遽字既字又字對待字然後字看○以古者觀文匿武總起後以靈能行之而文不能倒作更妥

伐楚次陘

條訓

會危伐陳

序成

上易伐北淵同

韓宣定

信公

夏

詞今即訓典也如此脫出大謬

禁林伐鄭 會危伐陳

伯主兩舉於序成之後皆合乎禮者也

序成

云

原自古者說會危伐陳已屬借意比出又復反傳搭股無當

或出會危伐陳伐鄭次鄭同然次而伐非序成也更不妥

執曹界 城濮

伯主誦以致外戰功不勝道矣

下比是欲致楚師軍重誦

○入曹界 城濮 踐土

伯主悖道故其功不足錄焉。

謂文之悖道如此雖有功不足尚非謂成功之不以道也。

○城濮 踐土

伯功不足尚惟素悖乎道也。

二比乃一申語不可兩開宜以功揚起跌入界宋事挽發不可參入城濮踐土事迹不中禮亦多是因治曹一節繁論生平不泥定治曹。

入曹界 取汶陽 若下易濟西便屬濟西傳

經惡治人而不由王道者取地而不由王制者。

二邊俱有孟子曰有王者作 云

勝者是

入曹界 唐免使陳 暴誦仁智

兩譏治小之非道以其皆失之遠也。

上不脩詞今述入其國下不內省德遠以兵加俱主道字。

入曹界 舍之侵宋

兩觀致人之策非道不信皆護焉。

晉文聽先轅之策欲致楚師與之戰鄭簡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

與之。

入曹界 執衛歸京 唐內致外悖道抑君助臣系分

戰城濮 楚稱人 及在晉侯 所書如此其繁

經于伯主挫外而明道義以抑之焉。

人楚是貶子玉就請戰上說以及字間起倒挫楚非道義上非道義全在必戰之意勿扯執曹傳譎字此傳原未及譎意也戰意只在許曹衛

拘宛春勿參入蒙馬等事誅其意便是畧其功兩書法連倒功何道義字須發透 仲先曰誅晉全在意上得臣無戰意而能使決意皆於其意也三意字呼應最緊

圍宋 晉侯伐衛 入曹界 城濮 加踐土同是遠土夏盟

原外夷無必戰之意伯主之意可誅矣。

主傳得臣雖從晉師至誅其意也一段以及字間繳

勝肯定

滅黃 裴林 孟執伐 取穀 圍宋 城濮

畧伯主攘外之功律以道義也。

就荆楚恃強一段間起只收無美詞一書法。

滅黃 裴林 會孟執 伐齊取穀 圍宋

歷觀夷勢之莫制伯功宜可美也。

以城濮起繳五比敘過主戰勝成動二句發後須全一意云使人無以

挫之 云 使人有以挫之 云 纔于本傳關合有情

只取穀圍宋在今又二字上發

滅黃 裴林 會孟執 只滅黃 裴林同

三觀外強之莫制則攘之者宜遠矣

全在不能字不敢字描寫楚強非黃伯主諸大夫及在會也禮傳問繳本股

城濮 河陽必戰白嫌

經於伯主尊攘之事有誅其意者有嘉其意者

俱在意字上發上以功起下以罪起上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下緣情爲制以誠變禮

城濮 彭衙

經紀攘夷應敵之兵皆不欲其戰焉

離音定 僖公

上以子玉請戰起下以孟明拜賜起各倒書及上罪在必戰下罪在遠戰王者明道正義王者息爭寡怨楚暴當攘敵加當應用入辨

城濮 鄢陵得天意字

經紀攘外有不貴於戰者有不貴於勝者

先軫云楚有三施晉有三怨卻至曰楚有五敗晉有五勝

城濮 蕭魚滿以挫外誠以服誠

城濮 厥憖諫意舉有功原心怨無功

城濮 伯舉舉功而誅意舉意而予功

圍宋 城濮 伐鄭三駕制楚以禮比蕭魚傳

上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下一駕牛首二駕非林三駕東門

城濮 踐土 盟戲 蕭魚原一戰知三駕 比蕭魚傳

必戰成功者畧之不戰成功者美之

伐齊取穀 圍宋 侵曹伐衛 入曹界 城濮

主楚能料敵而失馭將發他重師輕將意去入曹界或去曹二比同

圍宋 城濮代殺比

外夷不能馭將而徒棄之可貶也

只主子玉說能使之去宋而不能使之勿戰又少與之師而以一敗殺

之

離音定 僖公 耳

城濮 敗殺楚成棄子玉秦穆用孟明

城濮 戰郟楚成失將將之道林父失將將之道

衛侯奔楚不名

經於諸侯托外原罪伯主之刻焉

此傳罪晉全在拒盟塞其向善之心上鑒智自私而心不廣是病源當

時許衛結盟是收拾天下大機括文公爲小失大一生受弊智自私之

害所以至於殘人兄弟亂人君臣禍人國家而事業亦不光人非但責

其報怨而已舉動煩擾連前後言只處一衛國便紛紛生事何以統大

衆處大事故曰不勝任責備賢者是厚望文公意文之賢在欲主夏盟

取威定伯上見衛侯不名不謂無罪只本禍由於晉耳

加寔來同只出奔未有不名加晉侯伐衛是拒盟事實

伐衛 衛奔 鄭復 桓奔 執衛 桓歸 及瑕 鄭歸

歷觀伯主之所以降怨者其罪可知矣

只重拒盟上照傳流水行文必使二字極有味救不書名書法

○會尾伐陳 吳伐鮮虞

伯主招携見統衆之心伯臣却叛見處事之智

主心不外智不鑿二句此題雖新而實影響然題面佳

有易後幽得來審母却好者殊混

麟旨定

信公

夏

盟踐土

帥下勞 柳衛子

聖人紀伯信存大倫謹大權也

俱從書法上發聖人意削下勞是特筆稱子是紀實上只說無下勞之

理乃扶持人倫意非責天王下專權自恣根行私來即請命立武亦所

不許也未絕其位起下立武之非廢置都在立武上見不可分屬仲

先曰傳意只重名實廢置一段又抽出結尾板對格太疑不如照傳通

做爲安且廢置不兼衛終不全

加衛奔河陽照單分貼河陽股頤控點說

恒唱 會葵丘 辛孔陽昨 易公如京同是成子受服于社

觀王室兩存空名動聖人扶衰之念矣

號與祭皆名此非聖人存之聖人因他當時只存兩樣而實則衰微故

削其下勞衰微之實以全名耳出凡伯聘歸服同

○踐土 河陽

經故意君臣之名實所以存大倫也

只明書法不必斷罪亦不可大開上削下勞去衰弱之實以全君父

之名下書王狩正臣子之名以統強大之實須知聖人非只存空名有

因存以救其所亡意須體與其猶愈字統者遮蓋之意

衛侯奔 踐土

麟旨定

信公

夏

伯主擅廢置之權經所深罪也

鄭位未絕則晉可立武乎立武便是廢鄭了宜總敘混作總收不稱名

稱子二書法報怨行私是專權廢置的根苗可罪正在此

踐土

翟泉 君弱臣強 上凌下替

陳侯如會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

即與國之來同而伯事之振可知矣

朝王所

言所

經紀大君受朝非地示時巡之度也

正本就不以諸侯就朝爲非二句看出非責其受朝非所特貶其下勞

<p>耳傳意本重非所而所以非所由非時來若依巡狩常期而不爲下勞則自於方獄不於衛雍矣勞民傷財一段是發經所以正本之意當時晉作王宮不會有倉卒不辦之事然觀後世巡遊無度往往有此正見巡狩常所關係甚大文未重發</p>	<p>加踐土串作同單不可以非時地分股</p>	<p>王所 如京伐秦 <small>其公如京同 加踐土同</small></p>	<p>兩紀朝禮有示時巡之度有明述職之義</p>	<p>因下勞而受朝則非巡狩常期因會伐而往朝則非述職常禮重書法上</p>	<p>辭青定 <small>偏公 臺</small></p>	<p>王所 河陽 <small>加踐土會溫同</small></p>	<p>觀王非常所正其本致王非常禮原其情</p>	<p>王所 翟泉</p>	<p>經於受觀講信之非地均示正本之義焉</p>	<p>上本字天子對諸侯言下本字王臣對外臣言上重重天下倒重于虎</p>	<p>王所 執仲幾</p>	<p>受觀非地者正其本討罪非地者謹於初</p>	<p>鄭復桓弁 <small>各</small></p>
--	------------------------	--	-------------------------	-------------------------------------	--------------------------------	------------------------------------	-------------------------	--------------	-------------------------	------------------------------------	---------------	-------------------------	------------------------------

<p>經於諸侯返國而著薄倫之罪焉</p>	<p>書歸畧點起時寧于在外叔武在內而晉文許復故無難也只重書名上稱復一段是爲不稱復而發畧點于後 桓弁只作事實去同</p>	<p>桓弁</p>	<p>觀大夫去國之迹其不臣見矣</p>	<p>主殺桓傳若歸則已出無人臣之禮 仲先曰本傳有元桓由是走之晉句仍是衛侯致之即主本傳亦得</p>	<p>衛侯奔 衛鄭復歸 衛鄭歸 <small>去鄭歸以不名問起例單作</small></p>	<p>經於諸侯出入而責之漸深者惡薄倫也</p>	<p>辭青定 <small>偏公 臺</small></p>	<p>總敘以出奔不名起復國之名以初歸稱復起再歸不稱復分作前二以爭國爲心後云終以爭國爲心此正所以戕恩處</p>	<p>出伐衛 <small>有缺</small> 衛侯奔 踐土 <small>立</small> 鄭復歸及瑕鄭歸同</p>	<p>衛侯奔 踐土 鄭復歸桓弁</p>	<p>觀貴戚攝位之情見薄恩者之罪矣</p>	<p>主逐衛侯立叔武句搭 加伐衛同只見晉文有憾於衛侯</p>	<p>鄭復歸 叔聘 <small>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 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small></p>	<p>經聖改過而嘉慕義法不過嚴也</p>	<p>鄭復歸 鄭歸 入夷儀 衍歸 比夷儀傳</p>
----------------------	---	-----------	---------------------	--	--	-------------------------	--------------------------------	--	---	---------------------	-----------------------	--------------------------------	--	----------------------	---------------------------

經兩於復國之君皆始望而終絕焉

始殺叔武繼殺瑕稱復不稱復始蔑家卿繼失信無刑不稱名稱名皆著其改過遷善不恤絕人意

會溫無書法

伯主講觀王之好其情可原也

此會正是河陽召王事迹主有罪而情順句實講須像個罪中之情不必倒書法然亦必以河陽問起此題在晉文事實上做河陽則全自夫子書法發揮二題之辨虛實之間耳溫即河陽也

河陽特書犬王狩于河陽

韓宣定

信公

五五

尊大君以時巡之名全伯忠也

全重聖人意上發諱解總在自狩為文上見為王諱便是為晉解尊周處即其全晉處故結以忠恕勿作兩項時晉強大擁衆入京恐有震驚之嫌故請王至溫以諸侯見其志實在朝王故曰忠傳原其自嫌云忠字根心字意字來原情為制云情字誠字又根忠字來加會溫同只作事實

會溫 河陽 壬申王所

伯主忠於觀王經婉以全之焉

同盟王所只昭以諸侯見

踐土 會溫 河陽加壬申朝王同只昭朝王事實

原情以全伯主之致王不獨以諱尊之例紀焉

傳引踐土來見不書下勞止為王諱已耳若溫之會不書召王而以王自狩為文則不獨為王諱又所以為晉解於以見春秋忠恕倒全晉作須咏歎出夫子忠恕意

△河陽 逐伐秦

經重君臣之義而正巡狩述職之禮焉

二傳俱有王制上以自狩為文下以伐秦為逐事俱在書法上發意不用斷罪語觀魚傳亦有巡狩述職題但下比即用公如京耳勿涸

韓宣定

信公

五五

河陽

處父盟

婉詞全君臣之禮諱詞正君臣之分

河陽

納捷留

諱召君而全之諱置君而予之

河陽

康怒

于伯事而或原情或原心可以觀恕矣

河陽

從祀

聖禮事述而情順紀禮事順而情逆

經全伯主而誅陪臣惟其情而已

盟踐土

待河陽

壬申王所

取郛

比年卒傳

春秋辨名實全君臣之倫參文質兼帝王之道

壬申朝王

觀諸侯觀禮之條凡伯主之情順矣

主河陽傳以諸侯見句或主國許傳天子再至諸侯皆朝而許獨不會亦可舊主關疑從質作書士申而不繫月僖公名申而書士申未是

執衛歸京咺歸

伯主抑君而助臣經詳詞以責焉

辨衛獄曲直全在君臣無獄句不然衛侯殺無辜宜得為直抑君助臣申說總收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觀衛侯不名而曰歸之子見衛本無罪而晉抑之元咺稱復而曰自晉歸見咺本當絕而晉來之所以譏其非伯討者如此

麟旨定

僖公

夏

執衛歸京

稱人以執衛侯不名歸之子

伯主為臣討君經深致其貶焉

三書法以稱人為斷衛侯不名歸之子為案

咺歸

元咺稱復自晉歸

經絕大夫之逆歸罪伯主也

以咺逆倒責三書法以稱復為斷書自書歸為案

會溫

河陽執衛歸京咺復

以臣召君原其情為臣執君顯其罪

遂圍許

究小國被兵之故知罪在不臣也

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傳但曰繼事明不以專罪諸侯也蓋繼河陽踐土而舉兵則許之以不朝致討明矣玩傳而可以不會于句明是罪許桓桓板斷罪不合傳情宜從序諸侯圍許之故中玲瓏指點為妙今法是宋法不可用傳無字音意不可作與討罪

踐土 河陽 圍許

兩按地之近於王宜為不庭之討矣

主許距河陽踐土近矣句

踐土

王所

會溫

去同

河陽

王所

麟旨定

僖公

夏

送紀君臣之會小國不臣之罪著矣

以諸侯比再會三句影許之不臣加圍許照傳申作

王所 王所

兩觀諸侯之覲王小國不臣之罪見矣

再會再至當體貼

遂圍許

翟泉

黃諸侯

地近於王宜朝而不宜盟也

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不會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諸侯盟

遂圍許

遂伐秦

如王所公如京同

兩紀諸侯繼事之兵示尊王之意也。

罪許罪魯都在朝王上論。上遠字是紀實。下遠字是持筆。

襄歸國許

經罪以利復國者性命之理正矣。

賂免似出一時便宜。聖人却推到性命之理上。理一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是而行即為義理之所在。雖得生避患而不為。况以賂得國乎。充此一念則義不為榮。利不為辱。盡人皆顧利害而不顧是非。難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故曰其說行而天下定。國許只作事實去同。玩其歸之道非所以為句。則曹伯自可仗義以直詞。奈何假口于實。

麟肯定

卷八

夏

也時說竟撇却此句。故全傳精神不活。且義利性命等語都成腐惡矣。加寔來滅邢。照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善法。

許叔人 襄歸

二君復國不以義春秋均責之也。

兩君都有可歸之義而自失之者也。

襄歸 舍至

經正性命之理。貶其以利而予其以義也。

主義利二字比出。二邊皆有行貨事。下易取鄭同。

介葛盧來 書名 不言朝

經循例而名夷屬以謹辨也。

見那黎朝傳。穆魯乃待夷常法。所以別中國也。

出冬介葛盧來。同以左傳事實點別之。

盟翟泉 諱公不書 列國之卿貶稱人 王子亦與

上下講信於王。讎均有罪矣。

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句極重。兩於此都根此句來。無君之心著矣。只屬下段。蓋下陵自是無君。上替說不得無君。既說不得無君。却緣何亦在人之中。此是正其本之意。蓋上替則莫禁乎下之凌矣。本字對外臣言。當時此盟必是王命。非子虎私交。故不應以無君罪之。斷以正

麟肯定

傳公

耳

其本誅其心對。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為一句。古者巡狩有方岳之

盟。皆諸侯既朝見受政事。退而自盟。王官臨之。非與諸侯盟也。況時會發禁尚為壇下國門之外。豈有畿內會盟之禮。

翟泉 盟暴 翟泉王城之內 雒邑天地之中 供壺地上

兩於內地之盟。示正分謹防之意焉。

翟泉 子虎 執仲幾 正其本 謹其初 亦供壺池上

經重王畿而致意于講信討罪者焉。

大雨雹

經紀聖國天變著失政之萌也。

春王正月 收書 遂入杞 大雨雹



聖國有所感而致及氣之應經謹之焉

大雨雹 遂如晉 行父如晉

經志天變因著其應於後焉

敗莒 遂入杞 易逆得臣如 城費同 或李歸 友如陳 入杞 伐相同

聖國失政之萌於世官委權見焉

僖公即位日久有毫及意萌字重看有謹微意以天變起束

年 狄侵齊 亦書

直紀外夷之肆伯職當修見矣

此傳重據狄上不可以校齊料亦不重敗意責晉書法在上書狄侵齊

麟旨定

僖公

百五

下書圍鄭上合看此文定爲晉文虛設語只見此處用得一枝兵著舍

狄他無可用師意觀開晉遂侵可見伯主一念不在安撫夷狄進矣

狄開晉之有鄭犀也此句可玩爾時晉尚未圍鄭也狄人已潛窺之若

不移師擊他是爲其所窺也

狄侵齊 圍鄭

伯玉縱外患而修內怨失職甚矣

一串作須體貼若能移師口氣只罪其不攘夷非責其修怨收上書

加翟泉 謀伐 同雖作間鄭虞事實不必涉敗患

△取舒 伐楚 敗鹹 滅陸渾

觀磨懲之烈可以識伯業矣

主戎狄是鷹荆舒是懲二句只論方伯連帥之職應當如此

鄭復 桓奔 執衛 桓歸 及瑕 鄭歸

經詳大夫之逆深責與國失君道焉

以桓不臣起倒下二比重責衛侯失君道

衛歸 桓奔 執衛 桓歸 只桓奔 桓歸同

觀大夫之出入知其無臣禮矣

及公子瑕 以公子翬嬰而稱及

經明貴戚無罪忌弟者之惡彰矣

麟旨定

僖公

百五

只重忌而殺之句專字輕帶拒桓即是守節

衛鄭歸 即書其名

經於諸侯復國著其戕恩之罪焉

古者天下爲公 云 所以甚其猜疑骨肉之罪非以此責衛侯也玩况

字可見恩怨義利字要剔明傳引六朝 云 重垂戒上瑕本戚屬非若

叔武同氣勿用鞠子哀等語

衛侯奔 執衛侯 衛鄭歸

獨名諸侯之復國所以罪其薄倫也

上二比起書法即以晉文畧點倒衛作

衛侯奔 衛鄭復歸 <small>殺武</small> 執衛侯 衛鄭歸 <small>殺收</small>	經罪與國薄倫兩不名其出而兩名其復焉	倒本傳作收再書其名	衛鄭復歸 衛鄭歸	經於戕恩之君兩因復國而名之焉	體始歸再歸總斷勿大開收再書名舊主前傳稱復不稱復不如主此	○晉秦圍鄭 <small>貶稱人</small>	經於二國用兵深嚴忿怒之戒焉	晉主念字秦主利字向背即指今日向鄭背晉言經非欲秦戮力攻鄭	傳公 耳室	但以爲利而去則非義舉耳二國結盟運兵只屬秦邊	圍鄭 敗殺 彭衙 四國伐秦 <small>去同</small>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強國徇利以構怨經所以深貶之也	主責秦順德收秦伯稱人 加令狐河曲同然此時構兵皆秦康事且	禍起納雍與此無涉不應插入	舊有城濮踐土會溫 <small>何</small> 敗殺彭衙秦人伐晉 <small>背</small> 主以利爲向背本李氏	註殊不清楚斷宜刪	圍鄭 敗殺	經兩紀兵均惡強國之徇利焉
---	-------------------	-----------	-------------	----------------	-----------------------------	--------------------------	---------------	-----------------------------	----------	-----------------------	---	----------------	-----------------------------	--------------	---	----------	-------	--------------

以晉之逞忿忘親起俱倒秦作上聽燭之武收稱人下聽杞子收狄秦	伐黃 圍鄭 <small>管敬仲</small> 燭之武	忽善言而棄小可譏聽利言而背伯可貶	敗殺 彭衙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比貞伐鄭傳脫	二國之開爭則好利喜功之害也	上根圍鄭來二國結盟從此始矣下根獲變來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	矣燭之武子產須對得活不可以違忠言對聽利言以子產語在獲燭	後也 加圍鄭獲變同	宰周聘遂如京如晉 <small>不貶絕以見惡</small> 去宰周聘同	傳公 耳室	稽君臣報施之迹盟國不恭甚矣	以王室禮隆起倒魯不恭作中有不親不專二意宜申發方見其大不	恭傳中說到履霜堅冰之漸何等激切書遂只是事實故曰不貶絕	宰周聘	王室命重臣以寵內意良厚矣	不卑周亦不責魯只泛論其禮意之厚舍魯不可薄報意	祭公逆 結及盟 遂如京如晉	觀經紀遂事之側盟國不恭之罪見矣	以上二例提起一是天王輕使一是結抗尊倒下令之如京遂如晉乃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一事出而非專繼事者其不恭之罪可勝誅乎

只祭逆二事專繼出結脉事君輕使臣抗尊對

如京遂如晉如京遂伐秦

經兩紀事而示謹禮存禮之意焉

總以朝聘大禮而起上不欲以王事同伯事下不欲以伯事先王事上

此大不恭之罪下不敬莫大焉上直書遂下以伐秦為遂

年取濟西取

望國擅復故地經正以王法焉

此地原受於王故諸侯不得竊取無命而自晉復之猶然竊取矣以亂

麟旨定

信公

五

易亂忘要錄書法只取字以不係國問起春秋之法即王法也

執曹界取濟西

經原內君之復地特惡其專焉

如單上比只作事實加公子遂如晉同是拜曹田

取濟西齊取濟西

兩觀經書取田者王制與天討俱重矣

復故田而言取春秋不以亂易亂魯致田而言齊取春秋不以利為利

公子遂如晉襄仲拜曹田

望國謹於事伯經言其慢王也

四卜郊因禮之變而書

望國僭大禮經因事以志其失焉

只重僭上自成王伯禽賜受已然不責僭公不易之定理要透講不時

強下二意用况字插入天子有二郊冬至祭上帝孟春祈穀魯受特賜

止有孟春祈穀之郊周四月是夏二月祭卜以擇吉止上辛中辛下辛

三卜不吉則止四卜則潰矣

四卜郊時卜免牲牲猶三望望

經於望國僭祀因變而備書之也

發明譏僭郊意而以時卜牲望如傳用或字點明因變而書

麟旨定

信公

五

只四卜郊猶三望以祀天祀地合俱重僭上上用祀宋下用有虞氏

梁丘杞子朝或杞子朝華元聘同上易鹿上無謂下易減個陽主左宋梁林之享尤怪

三國得行享帝之禮惟其為王者後也

只泛論杞宋可行郊禮起繳歸在魯加本比只倒僭大禮作

禘太廟四卜郊

望國之享親享帝均失之僭者也

不從免牲

經譏望國之僭因其廢祀而志焉

此即上傳所謂或以牲也故本傳只解免牲事實宜主上傳僭祭作免

牲者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

猶三望猶

望國之僭祀可已而不已者也。

非所得爲正見可已全要體貼猶字發望因於類望因於柴類柴皆祭

上帝曰因者先祭天而後及地也望郊之細也不郊而望豈未有也秦

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

猶三望 猶朝廟讀禮 識其不已

猶三望 猶繹讀君 幸其不已

杞伯姬求婦特書于策 皆禮之當已者

麟肯定

僖公

夏

經志國母圖婚示亂政之戒也。

傳中猶曰字况於字要體貼重垂戒上亦是謹漸意

加蕩伯姬逆只引起敵而亦書倒單

杞伯姬求 合比奔

經著婦寺之戒昭君鑒也。

體傳引呂武恭顯等意發之。

狄圍衛遷帝丘

經紀夷夏盛衰之迹啟患縱患之罪咸見矣

衛爲狄滅桓封之而僅存今又避狄難而遷足見夷夏強弱衛成晉文

分責只就衛之迫於狄而推其不能自強不宜實講如何不自強就狄之迫衛使遷而見晉文不能卻夷安夏不宜實講如何不能安攘

狄入衛 城楚丘 圍衛帝丘

經詳夷夏盛衰之迹啟患縱患之罪見矣

以入衛楚丘帶本比敘起夷強夏弱之實而歸重衛成晉文作中畧以

衛文齊桓相形 加伐凡伯同

城楚丘 遷帝丘

即與國之安危二伯之勤怠見矣

以安攘之職總論起總敘重桓文勤怠相形不可大開

麟肯定

僖公

夏

伐邢 夷儀 城邢 圍衛帝丘

律二伯以安攘成功失職罪焉

觀本傳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則俱宜拈功字破中失職二字終

覺添入

侵狄及盟再書衛人而稱及 主伐狄同

與國即夷地以要盟春秋深責之也

全重非人而非地串入只收再書衛人而稱及不地只作事實

衛侵狄

與國乘亂以畧外春秋微詞以貶之也

盟展 會防 及狄盟 上易石門時來同

春秋不貴信好尤甚夫交夷者焉

昭盟會已非所貴句倒單言中國之人便該得中國之地

及狄盟 秦狄伐晉 上加盟展盟宿 下加秦伐晉伐同

經惡兵信交夷用夷者尤貶焉

盟會中國之禮已非所貴况於 云 中國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况於 云

年聘 荆聘 盟蔡丘 及狄盟 朝聘中國諸侯之事 會盟中國諸侯之禮 比荆聘傳

修中國之事於內者進之講中國之禮於外者罪之

年聘 杞朝 踐土 會渰 即上題脫母應刪

麟上定 信公 夏

入滑

遠人移師於小可為兵貪者戒矣

以襲鄭不克而入滑敘明重貪鄭斷罪末挽歸罪言發春秋責備之意

入滑 伐麋 志在襲鄭 茲高 志在惡宋 華御事

兩紀駕禍之兵而貪暴之罪昭矣

國歸父聘

外臣見重於內知禮之善見矣

主納幣傳自郊勞主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稱之

收殺 人晉子而狄秦

二國徇利交兵經均貶以垂戒焉

晉惠忘親背惠帶說秦重襲鄭不哀喪帶說總重利字宜先以先軫杞

子利謀說起倒二君過聽上傳論利之弊極痛切須發透人道天理亦

再說明總收書法秦惠正是有惠於先君忘先君之惠而於喪中敗秦

總是不存非有兩層意蓋喪中亦有不得不動干戈如所謂君行為顯

親者故又著背惠兩字言此乃有惠於先君之人初非門庭之寇何為

墨衰而即戎乎

加入滑只作事實須用書序總開起同單

國鄭 入滑 敗紂

麟首定 信公 夏

遠國背信貪利而致禍春秋狄之也

倒秦一邊國鄭股照叛盟失信

入滑 敗紂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秦穆遠塞叔駘杞子 鄭簡子展聽子駟

徇利棄信之禍由聽言不審也

伐邾取遂伐邾 曲會其事

經詳聖國虐小而非義自見矣

重不勝忿欲斷罪須合數後發方見不勝二字以義字為主念母意如

傳辨後以義折忿欲乃懲室大關鍵宜得托之念母平收直書書法報

怨乃報成風之怨非報升陘之怨即升陘之怨亦從母怨上來忿欲二

字不平，欲字從念，字生，加升陞倒作同單。

遂伐邾

望國復興兵以凌小而忿愈見矣。

只用忿字，復伐正見其忿不能勝，處有掩其無備意。

伐邾取須句 升陞 伐邾取伐邾 加取皆妻同 去升陞同

望國屢違義以報親怨，經所貶也。

同單，從念母論起，責備却重忿欲，上謂忿欲如此，雖念母亦不可也，再

伐再取要形容收直書書法，升陞於敘中見之。

禘廟用致 取皆妻 遂伐邾 加取須句同

麟肯定

傳公

墨

內君念母之過，禮與義皆失焉。

越禮以尊其身，一句原側下說，宜畧分點，而總發不可大開。

去遂伐邾同。

伐邾取須句 伐邾取皆妻 存小非禮。此傳而合也。若只虛小非義，出二取則主傳。

升陞 遂伐邾 輕兵以殘民 戰兵以報怨 以兩不設備合

敗箕

即伯國挫外尚力之習見矣。

主晉侯伐秦傳專尚威力 云 合諸役論之方見即一比概他生平，本

繼不待伐秦之目而已見恃力之罪。

◎搭比附攷 尹氏卒傳用郤缺為尊賢 隱總傳為更相汲引胥臣

薦郤缺 仍叔傳為不以父故缺 郤芮之子 納幣傳為志敵夫妻相

敬如賓 曹殺甲父二傳為專命 晉狄伐秦傳為攘夷狄乃其職也

札子傳為人臣使其君之命 曹叔傳為計功受賞與之冀○他如

仍叔傳以用先且居作世故 弑卓傳作立節 宣榭傳作祿有功

比蒲傳作君行為顯親 會奔傳作惡惡也短俱謬

李梅實

經紀天道之愆懲君威之不立也。

惟不殺其故李梅實不平，除惡於微二句要發得隱躍

麟肯定

傳公

墨

伐許

即伯主討貳尚力之習見矣。

主晉侯伐秦傳敗狄敗狄可點人更以秦伯比論之方于傳有情

麟旨定

陽羨陳子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平陵史順震爾長鈔

元  
即位

經酌國君嗣位之時惟其中而已

踰年即位是通例惟文公承命而立得書即位故傳者於此發之緣始  
終四句是正意改元於極前則太早改元於終喪則太遲惟踰年改元  
最得禮之中舜禹可證雖喪未終不得從吉然觀伊尹高宗之事則豕  
牢可以攝行亦無妨於告廟臨臣之禮也全在聖人垂法上說

麟旨定

文公

毛伯錫命

來錫命

王室寵內經特譏其失正焉

此是黻冕圭璧之命書法只一來字初見繼朝獻功皆往而受之非來  
錫也文公喪未畢不宜責他不朝只王室不當來耳

城濮 踐土 即位 毛伯錫命

只踐土

毛伯錫命同

兩觀錫臣之典屈與濫皆非也

彤弓旅矢所以錫敵愾然獻功於朝則錫下勞何為黻冕圭璧所以錫  
嗣侯然終喪入見則錫來錫何為上下俱是襄王

毛伯錫命

如京伐秦

諸侯終喪則有錫三句 不正 上下俱失  
諸侯服喪畢則朝三句 不敬 題不佳刪

：晉侯伐衛

嗣伯因討貳而觀王得尊獎之義矣

借城杞傳尊獎王室意欲伐衛而先朝王能修文之業矣

甯母

晉侯伐衛

忠 通王貢却子華  
奔 朝王於溫修文之業 宜刪

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聽且居能服人  
聽孔達失反已

得臣如京

聖國遣使以報王慢可知矣

主南季聘傳受王寵命即躬朝猶曰緩也況使卿拜命乎

衛人伐晉

麟旨定

文公

二

殺孔達傳于犯盟主句單指伐陳不可借或責衛成用人之失或責孔  
達失反已之道俱未當

救會戚

晉疆戚田故救會之

經紀內臣會伯示謹禮之意也

借會殺傳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二  
年  
彭衙

以晉侯為王

伯國應敵以兵非王事矣

處已二字極重大凡不能息爭者都只見得罪之在人而忘自處故以  
處已破之已有罪已無罪皆所以處已皆不戰也以桀攻桀正與秦忿

相應就遽然二字看出告天子方伯只屬無罪邊收以晉及須記此傳止有報殺之役句

侵曹伐衛分大國應上易皆要遂伐報武秦人伐晉同

觀忿兵應兵之具可以斷罪矣

或出戰矣應忿兵以四國及同但戰矣書晉及則書法不照

敗殺彭衙同單

原敵兵之忿歸罪於應之者焉

同單有主合者上以秦食起下以秦忿起俱責晉禦之不得其道然亦須不失傳意

麟旨定

文公

三

完盟服罪圍鄭詞命彭衙召陵侵告訴去未比大意同

責伯國之應敵以其非待敵之道也

全在本股上體貼以客股納入蓋傳中所論有罪無罪正是爲晉策秦非比事以形晉也

鄭人伐衛伐北鄙敗殺彭衙召陵侵未比易同圍齊同

春秋策所以應敵昧於處已者失之矣

須知王者之事全在常情之外故不論敵之是非而先論已之有罪無罪即使敵以忿來必在已以有以消融之至於告訴之行亦是欲其曉諭自然止戈終不遂爾交鋒真有敵未悔禍引爲已憂之意此纔是待敵

之道

鄭人伐衛伐北鄙彭衙北鄙比有易衛人伐齊者須認

伯國失於應兵參之待敵者而見焉

以本股起繳中雙提二支北鄙比魯非無罪宜以圍鄭替之

完盟服圍鄭論同圍齊告未比易宜十四圍宋或襄十六豹如晉同

歷觀應敵有道知亟戰非王事矣

以本股爲骨告訴屬無罪邊宜以有罪作一頭已則無罪猶不得免遞下二脚俱要說得與遞戰相反只論待敵當如此不許他是王事○須記戰紀傳多死守比

麟旨定

文公

四

服罪比易鄭人伐衛衛服儘確若晉侯伐秦秦悔過在不報上見與應敵引咎不切

詞命比易會危楚也晉不見鄭伯以武會鄭子貢却二比俱可若楚伐

陸渾王孫滿天不切應敵且王室豈論有罪無罪乎又伐北鄙展鄭齊詞命

雖不義晉可謂無罪乎亦謬

告訴比易圍宋行父如晉楚鄭侵宋石買伐曹取鄭人鄆詳戰紀傳

△完盟晉秦圍鄭

兩觀應敵之道皆不外處已也

重已有罪焉已則無罪兩已字要似替晉商量不重二比事實



戊子閏閏出鄭人伐衛衛人伐齊謬舊題下比出齊伐北鄙前已辨其謬矣

彭衙 晉侯伐秦

春秋紀兵有責以王事者有予以王事者

息爭寡怨王事也改過釋怨王事也兩起處須論明王事重聖人意發

△彭衙 晉宋伐鄭

經於應敵之兵而示以處已討罪之兵而示以反已

以祭攻祭何愈乎以燕伐燕庸愈乎上重處已以王事論下重反已以

王法論

麟旨定

文公

五

彭衙

四國伐鄭以祭攻祭何愈乎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不如前題之整

應敵以兵爭衆以力皆不能愈已

△彭衙

國書伐我必兵之道和靜之戒

作主 書

內君奉先之慢經謹其原焉

重謹微意積惡之原謂後此不視朔不盟皆一合所積也此練主非

虞王

作主 踏傷慢逆

及處父盟

諱不齊公適晉不書返國不致

經以外臣之抗爲內恥兩示意于諱焉

及處父盟者公也是引起諱不書公其不地於晉也是引起適晉不書

返國不致大意皆諱公爲處父所抗正君臣之分正以存臣子之禮一

意渾作書法總收禮是愛君上說

處父盟 公如晉 公至晉 齊

上適晉不書返國不至下適晉則書返國則至杜撰應刪 下易如晉

至晉 同

盟垂隴

經紀伯信示專命委權之戒焉

麟旨定

文公

六

借曹殺會殺二傳一見襄以士穀爲司空則專命聖人欲天下之政自

天子出一見大夫與諸侯會則縱權聖人欲一國之政自諸侯出 鄒

云此題俱就士穀一人身上論書士譏世官不書司空譏專命用無駭

曹殺兩傳較妥

古者置卿必求賢德古者大夫皆命于天子

不雨七月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不書

聖人於國君遇天變而推其無意於民也

傳即聖人書法上推出文公之意意字有味忌於政事又自無意上

想出憂樂碎讀一書法總收

不雨七月 不告月 不視朔 遂得臣如

卽無意於民以知政急國衰始之矣

大事躋僖公無書法

經譏逆祀所以正大禮也

只重兄弟不先君臣不可以父子對三傳俱引證不必用

大事太廟 有事太廟

望國之祫祭時祭皆有合於禮焉

祫祭合伯禽以下三年一行時祭止享五廟歲時一舉或云春秋凡宗

廟合禮不書此常禮而書者上有躋僖之逆下有仲遂之變故也破改

云兩志合禮之祀義各有所繫也亦好

躋僖定

文公

七

躋僖公

城杞兄弟不先君臣 害尊尊之美 母族不先父族 昧親親之本

△四國伐秦

特貶而稱大

伯國專恃力以結怨經微詞以貶之也

常情亦可已矣句當玩復與字全字專欲字無已字須躋得剴切啟患

意輕 仲先曰德力二字極重見晉前之再勝已不務德而力爭今又

興此役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也寧特王者不爲卽常情亦可已矣濟

河焚舟非晉有以激之乎此傳無入滑及晉侯伐秦

、敗殺 彭衙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伯國顯兵以召怨經所廢也

照傳一氣作首二股須一連說下方發得常情亦可已意 春秋待晉

襄以漸而下始而彭衙以王事責之中而伐秦以常情責之終而又伐

秦爲不足貴矣

去秦人伐晉同單但少諱召怨意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伯主力爭而啟釁經微詞以貶焉

主傳同上但不敘再勝事迹或主合

敵面告敗以來晉凡再勝矣 敵面作晉以來秦既知悔矣

敗殺

彭衙 四國伐秦

亦同上但不帶焚舟事

彭衙 四國伐秦

躋僖定

文公

八

兩貶伯兵以其款王事過常情也

以報彭衙之役敘起合作王者常情四字要發明或主倒傳

四國伐秦

伐沈潰

報怨者微詞 討罪者平詞

四國伐秦

晉侯伐秦

以常情貶構怨 以王事平改過

四國伐秦

四國伐鄭

特力報怨 特力爭貶

俱稱人俱有德力字上過於常情下何愈於楚

遂納幣

望國圖婚太速其志可識也

娶在三年之外句不可忽正所以翻起重志 志衰居約不平重在志

上居約謂自處窮約今日雖未娶志已存娶矣與猶許也

長檣 札聘 舍如晉罕

經三紀事各原志以予之焉

知武子相悼公辭魯君稽首知禮季札觀樂於魯知列國隆替歷代帝

王知樂葬平公大夫欲見新君叔向曰孤斬焉襄經以吉服見則喪未

畢以喪服見重受弔也無辭以見知喪以志字起分三段末繳本比

末比易歸父奔袒括髮即位哭或用祭季歸請諡與知喪不切

出約如晉辭拜夏文王弓如晉辭郊勞舍如晉叔向辭見新君同

○會蔡丘 札聘

麟旨定

文公

九

兩子識禮樂者謂其志也

全重志上發揮節其旨雅特敬和之發耳隕越恐羞敢貪耄老之王命

下拜登受不忘咫尺之天威聆鄭衛齊晉之歌而列國之隆替可徵觀

虞夏商周之舞而歷代之帝王如見○下比傳方說其禮未同于中夏

搭出未妥只借題發意可也

蕭魚 黃父

魏絳辭金石之樂殿邦國同福祿懷遠人以居安思危為樂子太叔辨

揖讓周旋之儀明天經地義之紀發五常百行之原趙簡子終身謹守

但解禮之意不可謂志敬節具此搭更欠妥

二邊俱有權正

伐沈潰 吳伐鮮虞

春秋平詞紀兵示用師之道示用師之略

上權而本於正下用兵禦敵之略

伐沈潰 盾救陳

經因討罪而示用師之道因恤患而示用兵之意

伐沈潰 滅陸渾

經於討貳靖華之兵而兩平其詞焉

上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有間矣下雖為略狄與關土國伯則異矣改皆

無褒貶沈在汝南平與縣北陸渾在王都之側

麟旨

文公

伐山戎 侵曹伐衛

北滅陸渾傳 下易四國伐秦同

視略達報怨之兵兩可以律伯兵矣

執嬰齊 伐沈潰

春秋兩紀伯兵因見慢伯從夷者焉

滕介齊宋之間不與永棠之會沈在汝南平與縣北南服於楚

秦人伐晉

賢君貳過經備責以王事焉

悔過在貪上貳過在忿上貪指入滑言自彭衙以後俱責其忿要本春秋諸

侯知德者鮮發責備意晉人畏秦云亦是責穆之忿無惜其改過之恥意

此傳重忿上不可以貪忿分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須向穆公悔過心奉上

同私怨故紀實稱人而不加褒貶權而本之以正一句讀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權也。尤必合義然後爲正。不然即如伐沈名爲討從表而猶在可否之間。况行私乎。

加北杏盟幽踐土會溫只作沈不與盟會事實大意同單

伐鄭新城 四國伐秦 伐沈潰

平詞紀討貳之兵以其無當於褒貶之例也

敘周後以上二股褒貶起例入本比依傳串作伐鄭新城重攘楚上。不重有遺力意。

義舉比易齊人伐鄭傳鄭未離楚 萊林伐鄭附楚以病中國 伐鄭次鄭鄭從楚納魚石俱可

滕定

用 若齊人伐衛突較伐楚次伐鄭蕭魚圍彭城則不可用

報怨比易侵曹伐衛晉侯伐鄭凡傳有譏報怨語者俱可搭

伐鄭新城 侵曹伐衛時據鄭人伐衛齊人伐衛下比甚誤且倒傳不可用

觀經之褒貶伯兵知用師之道矣

傳無明文而語參差復離本比宜刪

△伐沈潰 伐楚救江

春秋紀兵示用師有本亦有法也

權而出於正用師之本正而濟以奇用兵之法重聖人意上發

城邢 伐沈潰特詞以美恤患平詞以紀討貳 二處俱存權正

執單齊 伐沈潰

上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沈在汝南平輿縣北南服於楚。傳之責滕實而秦沈尚在兩可間。如此搭出不通刪之。

伐沈潰 肩收陳因討罪示用師之道因恤患示用兵之意

伐沈沈潰 伐莒莒潰示用兵之正示爲國之本

△伐沈潰 吳伐鮮虞權而本於正用兵無敵之累

春秋平詞紀兵示用師之道示用師之畧

○伐沈潰 滅陸渾

經於討貳靖華之兵兩平其詞焉

滕定

文公

士

上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有間矣下雖爲畧狄與關土圖伯則異矣

故皆無褒貶沈在汝南平輿縣北陸渾在王都之側

伐山戎 侵曹伐衛報怨下易四國伐秦同

卽上題脫出應刪

○秦人伐晉貶而稱人

賢君貶過經備實以王事焉

悔過在貪上貶過在忿上貪指入滑言自彭衙以後俱責其忿要本春

秋諸侯知德有鮮發責備意此傳只責其忿不可以貪忿立柱人之稱

斯師也何義哉須向穆公悔過心事上令自忖度比前兩番是同是別

是傳中。最有味語。仲先曰。作文勿死著斷罪語。觀春秋諸侯知德者。鮮。便見當時。只有穆公作誓。庶幾知德。奈何悔而復誓。徒托空言。哉。自是見伐不報。非稱他後日能踐。正見此時便當踐而不踐。所以備責之也。此傳無四國伐秦。

○入滑 貪 敗殺 晉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見伐不報

備責賢君。亦究其改過之吝也。

以本比稱人問起。流水下。以今又口氣落本股。愈上重發。而以不報。始踐。帶後收責備意。

敗殺 彭衙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去晉侯伐秦同。只不用始踐一段。

麟旨定 文公 主

經原遠人知過。而責其吝於改焉。

徑就作誓說起。順傳倒本股。重愈上。以末比入後辨之。

、入滑 敗殺 彭衙 伐晉 去敗殺同。

賢君貳過。必原事而備責之也。

、入滑 敗殺 彭衙

欲將室而忿繼之。非能修德者也。

散作。將入滑先講。次及敗殺能誓。然後倒歸彭衙。總駭能悔而不遽改。舍不當又為濟河之役意。只入滑敗殺以過而知悔申作。含宜踐意。

敗殺 彭衙 秦人伐晉

遠人悔過而吝於改。春秋備責之也。

從誓言「起只主念說復起。云今又云一申說全。庶幾能改將。

室其怨句。責備他不能懲忿。

、入滑 彭衙

迭舉貪忿之兵。非所望於賢伯也。

以損卦總斷。過對而相承。

彭衙 秦人伐晉

賢伯迭舉忿兵。其不能懲亦甚矣。

主傳忿而又忿。申作舊主令。上責晉。下責秦。俱重王事。

麟旨定 文公 主

秦人伐晉 秦伐晉 悔過而復貳。加敗殺令狐同。

、秦人伐晉 納捷箇 損之象 同人之九四。

悔過而吝於改者。責之備。聞過而勇於改者。善之深。

或作納捷箇傳題。非也。穆公只是貳過。不可說文過。

秦人伐晉 入陳 秦穆貳過。原其賢而責之。楚莊貪利。美其功而畧之。

、秦人伐晉 札聘

聖人備責賢者。欲其懲忿而達節也。

然與忿非王者之德。夫子刪書而錄秦晉。賢且智。過聖賢之道。夫子過。

吳而弔季子。

敗殺 彭衙 益來 歸益 悔過復可議 為惡能改可予 比益來傳

圍江

以強夷而虐小則救之者必有法矣

昭救江傳虛發見楚必不掃境而行救之者必大合諸侯而後可

公如晉及盟 加公至同

經詳內君盟伯以其無可諱也

照盟處父傳適晉不書返國不致反看或借公在楚傳亦可晉侯有改

盟之請則鄭好無虞莊叔有慎儀之對則臣節無損

○伐楚救江 舊以

麟定

文公

主

經譏伯兵恤患以其闕于法也

不救江而伐楚猶桓文不救鄭宋而伐楚伐楚不為非但獨遣一軍為

非耳今江國小四句最重正見其勢倍難非大合不為功也結江黃復

曹衛正大合諸侯與獨遣一軍相反不用奇正字命秦是極西之國命

齊是極東之國便該得諸侯武關陳蔡皆入楚道處父等兵方城之外

則兼將之也楚有覆載不容之罪只見可乘此機會大合諸侯非另一

意是役也晉請命于周王叔桓公在行則此師亦必鄭重其事但未

嘗大合諸侯不知何故 加圍江同

伐鄭 盟貫 召陵 圍宋 侵曹伐 城濮 圍江 伐楚救江

賢君悔過而復貳春秋備責之也

主穆公初敗 云 備責之也一段束束到今日改過之善上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賢君貳過而能改春秋深善之焉

稱人稱爵正相形照傳辨起書法隨以聖人所以待他異處提明倒善秦作

盟柯 納捷苗 下易歸益同或晉侯伐秦同

聖人以王事風天下嘉釋怨大改過也

不重莊釋怨盾改過講空就聖人嘉之大之上發王事意

楚人救衛 晉侯伐秦

經于恤患以深責肆患者略報怨以深善釋怨者

麟有

文公

上六

晉侯伐秦 楚人侵鄭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國以見之者有獨貶外兵以見之者

春秋大改過嘉釋怨春秋大改過許遷善

晉侯伐秦 秦伐晉 加秦人伐令俱同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國以見之者有重貶強國以見之者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益來 歸益 只伐秦歸益同

總於內外之改過而皆欲顯其善焉

不貶晉侯所以深善秦伯不諱入邪欲見後歸邪之掩惡

敗殺 秦人伐晉 益來 歸益

悔過復貳春秋責之為惡能改春秋予之

搭荀吳伐鮮虞以用兵之畧合

救江 盟蒲 恤患非法服貳非本

伐楚救江 王叔桓公臨之 召陵侵 劉文公二傳各有桓文

兩譏伯兵之無功律之以法正之以義也

△召陵 城濮 書救鄭 偏陽 出救江戰鄭亦主命比戰鄭傳脫

春秋有見二伯得用兵之法者有見二臣得主將之道者

以齊桓晉文形處父以樂書知營形林父

、召陵 城濮 宋楚平 袁婁 齊桓晉文華元國佑 比吳伐我傳脫

春秋特取用兵謀國之善者以昭鑒也

麟定 文公 十七

四 逆婦姜 往逆而稱婦人國不書至不稱夫人姜氏

經謹婚禮之始交識內外之失焉

俱就喪禮說俱發正始意責魯收稱婦不書至責魯收不稱夫人姜氏

逆婦姜 遂得臣如 夫人歸 下二比只作國亂子獄其女不允于魯

內外婚禮悖而無以善後經交識之也

滅江 書滅

經紀小國守正伯謀之疎見矣

主滅黃傳寓晉不能救意

○晉侯伐秦 稱爵

經以王事于晉君故不貶報兵以形之焉

現聞先生曰作文不宜空空說一箇善秦便了須體貼然晉襄見伐而報救語意發揮方妙深善秦伯意要發得透蓋改過悔愆之秦其與競力之襄相去萬矣若厚誅晉以不道則彼秦者僅免干貶而已何以寄其深嘉樂與之心故曰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 德仲曰以常情待晉襄便見他不足計較而見伐不報晉者直以常情待之也兩下相形最可玩味此傳有四國伐秦無入滑

、敗殺 彭衙 四國伐秦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經不檢以王事責伯國彰改過者之善也

麟定 文公 十六

昭傳首數句敘下倒單發晉以善秦意去四國伐比即秦人伐傳題去晉侯伐比即四國伐傳題

敗殺 敗箕 伐許 彭衙 處父盟 四國伐 秦人伐 晉侯

經詳二國之事深善晉君之改過焉

昭傳敘過三敗以秦僅一報而遽人之襄又報而反稱許問起點明晉

襄素行見襄不足罪而就中剔出善秦意收辭晉

去彭衙四國伐同但問處不敘三敗事

、敗殺 敗箕 伐許 處父盟 晉侯伐秦

經原素行以累伯國所以深美改過之君也

穆公悔過已在敗殺中今日正是踐言主以晉形秦作

敗殺 敗算 伐許 處父盟

始末重本股

歷觀伯國之尚力知其不足責矣

敗算 伐許

伯國之尚力於挫夷虐小見之也

○敗殺 秦人伐晉 晉侯伐

春秋備責於悔過之君而深善其終改焉

悔而貳貳而終改事原一串以備責意起倒本比收晉晉書注

○敗殺 晉侯伐秦

麟定

文公

九

賢君有悔過之言而終幸其能踐也

現聞先生曰此題俱以悔過改過分殊不知穆之悔過非旦夕能踐其

言者拜賜焚舟俱在作誓之後有何可取傳中宜若過而知悔口氣

亦非遽與之也穆之所以大異于襄者在今見伐不報即聖人所以錄

秦誓亦為有今之見伐不報不可分作兩善作文先以誓言引起一段

見其開闢謝過之志已萌于數年之前至今始克終其志耳不露彭衡

等事而中間自相矛盾之意見于言外又須描寫穆公始終是箇悔過

的人方為能手分作者未受

敗殺 秦人伐晉

賢君悔過而復貳春秋備責之也

主穆公初敗云備責之也一段末束到今日改過之善上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賢君貳過而能改春秋深善之焉

稱人稱爵正相形照傳辨起書法隨以聖人所以待他異處提明倒善

秦作

盟柯 納捷箇下易歸益同或易本此者誤

聖人以王事風天下嘉釋怨大改過也

不重莊釋怨盾改過講宜就聖人嘉之大之上發王事意仍要見秦穆

麟定

文公

三

為妙 春秋大改過二句即指秦穆說何得搭別股現傳中如此句屢

見安可盡搭惟此例不明故有搭有不搭耳一應宜刪

楚人救衛 晉侯伐秦予恤患以深責肆患

△晉侯伐秦 秦伐晉秦康 加秦人伐今孤同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國以見之者有重貶強國以見之者

△晉侯伐秦 楚人使鄭春秋大改過許遷善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兵以見之者有獨貶外兵以見之者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益來 歸益只伐秦歸益同

經於內外之改過皆欲顯其善焉



<p>不貶晉侯所以深善秦伯不諱入邾欲見後歸邾之掩惡。 上易敗殺秦人伐晉主悔過復貳爲惡能改無味剛之。</p>	<p>晉侯伐秦 夾谷歸田 <small>因改過見伯德之脩因謝過見王道之化。</small></p>	<p>晉侯伐秦 歸謹聞 <small>俱托詞以予改過。</small></p>	<p>晉侯伐秦 吳校陳 <small>暑報怨善改過抑恤患傷忘義。</small></p>	<p>甯俞聘</p>	<p>外臣之不敢干大禮其志敬足嘉矣。</p>	<p>知禮在明天子之制守陪臣之分上平日橐籥之忠點入。</p>	<p>咺咺 用致夫人 <small>以妾勝爲夫人云云惠失夫道以妾母爲夫人云云信失子道。</small></p>	<p>歸贈 <small>不稱天</small></p>	<p>王室饋禮以亂倫弗克若天矣。</p>	<p>全重成之爲夫人上非小失句要玩 加河陽只作繫王於天問起。</p>	<p>秦人入郛 <small>郛郛楚即秦秦賦於楚故秦人之見晉襄不如初年故秦楚橫行此主何傳返則主戰驕傳作凌夏之漸。</small></p>	<p>楚人滅六</p>	<p>行父如陳</p>	<p>文子相三君之始主用致夫人傳世卿</p>	<p>行父如晉 <small>季文子米遭喪之禮以行此等題毫無所主斷斷宜明。</small></p>	<p>射姑齊</p>
---	---	---	--	------------	------------------------	--------------------------------	---	------------------------------	----------------------	------------------------------------	--	-------------	-------------	------------------------	---	------------

<p>卽大夫去國可爲不密者戒矣。 重垂戒意說處父非侵官正見處父當言以責襄之不密也。</p>	<p>突奔蔡 <small>臣射姑奔若河曲事</small></p>	<p>三觀不密之害君子所以慎密也。</p>	<p>雍糾洩殺仲之謀於雍姬反以見殺晉襄洩擇將之言於射姑致殺處父與駢謀薄秦於河而胥甲趙穿知之卒使軍門呼而秦夜遁 末比易先蔑奔是趙盾召子雍襄夫人知之。</p>	<p>閏月不告猶朝 <small>不言朔言月 偷</small></p>	<p>經於內君廢禮深致愛禮之意焉。</p>	<p>就象數理上發明閏不可廢意而不告朔之失自見蓋文之不告正以閏爲附月之餘而可廢也幸其猶朝正以罪其不告須體貼愛禮存羊意發得悽惋書法只重猶字不言朔是紀實。</p>	<p>不告月</p>	<p>傳辨閏不可廢不告之罪自明不言朔言月提起 只猶朝發愛禮意</p>	<p>閏月不告猶朝 <small>初稅畝 唐典周制 變禮殷助周微 廢法。</small></p>	<p>伐邾須句</p>	<p>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實邾文公子也貪土地而惠通逃豈崇祀係小之義乎出汪氏註。</p>	<p>年七</p>	<p>年</p>
---	------------------------------------	-----------------------	---	--------------------------------------	-----------------------	---	------------	------------------------------------	--	-------------	--	-----------	----------

遂城部 備邪難也。

主中丘傳非義。中須見民既苦征伐矣。何忍更勞之工築乎。故書邇以見其為繼事也。

令狐蔑奔 稱人書及去則奔同。

經重貶伯兵示置君之當慎也。

稱人立提。即將書及問起。倒晉志戰。歸重廢立不慎。上廢立俱就靈公。說作文重垂戒上。現聞先生曰。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其中有許多意味。置君大事而已。不已之權操于敵人。決于一戰。可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完計乎。以事言之。則必戰之罪重。而謝秦為緩。以常例書法言。

麟書定

文公

三

之則書及為重。而稱人為輕。其貶之一其字專頂書及者而言。泗山先生以雙頂書人書及二書法。則未敢以為然也。朱南圖曰。須知聖人立君之意。在靈不在雍。

先蔑奔

即伯臣之去國。置君之不慎見矣。

此只令狐事實。以背先蔑句作案。而仍以置君為斷。無書法。

射姑奔

先蔑奔 漏言宜戒。置君宜慎。

有何意味。剛之。

盟危

大夫不名。諸侯不序。

經紀立伯之信。強臣忌主皆譏焉。

有強在強諸侯上。魯意在後。至上專廢置。多廢緩。正其根本。文中須映。

帶入講。不名與諸侯不序。分收不序諸侯。正是隱其不及。

加不告月事。多廢緩。加令狐內專廢置。各納兩邊。同單作。

令狐 盟危

伯臣威行於內外。強可知矣。

盟于危。為晉侯立也。總敘總作。畧分不大開。總收不名。

盟危 七 盟危 主

經譏專政而兼責怠政者。譏昧義而兼責怠義者。

俱以晉說起轉到魯作。

麟書定

文公

三

徐伐莒 主剽則傳懲其不恪。

遠人肆於猾夏。經所以狄之也。

徐伐莒教如涖盟

經於內臣盟小。而見其非所欲焉。

主斷道傳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

八 衡雍盟暴 再稱公子谷日其合正其名地。

春秋謹華夷之辨。特因信而致詳焉。

雖邑天地之中。句極重謹辨。不重與盟。只就內地不可維以夷狄上說。

書法再稱公子。各日其會。別趙盾與成之名。表衡雍于暴之地。見壬午。

之盟趙盾也中國也乙酉之盟維戎也夷狄也夷狄不可同於中國奈何使居維也玩東漢云重垂戒意加伐凡伯以紀約志詳問起同單

盟衡雍

經詳大夫之相盟將以別於亂華者也

欲詳暴之盟故先詳衡雍之盟此近日所尚歟後題也

衡雍盟暴

大棘敗獲謹華夷之辨明師將之等

皆以詞之贊問起

盟暴 伐陸渾

兩惡夷之亂華因兵信而致謹焉

上以紀約志詳發問下以夷狄相攻不志發問上重維邑天地之中句

麟旨定

文公

王左

從維邑說起下重陸渾在王都之側句從陸渾戎說起須知陸渾與維

戎各一種

赦如京奔

謹書其事

經以室懲戒後致謹於肆行者焉

重垂戒意傳中持志御氣字極細

司城奔

以官舉

外臣不能其官任之者非也

以意諸不能其官起倒昭公作守土二字極重緊與出奔相照

司城奔

子哀奔失職存近

司城奔 華孫盟

建官與世官總之貴於得人

守土掌兵二官俱緊要下非譏世官譏其世之非人也

司城奔

城費寵其私惟其世

皆不以賢任官宜剛

求金不稱使

經不與相臣之擅命以謹權也

以當喪未君提起重不可擅權作收不稱使王者利器全在命令人臣假令脇制禍最無極故謹之

得臣如京

麟旨定

文公

王左

遣使葬襄王夷周於列國

夫人如齊至

至而特書

經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防微也

明小君之重正見不可使之不安文公無正家之法敬嚴怙寵外比而

為奸庶子奪嫡將萌而不悟此出姜所以不安

加會禋享視丘如莒逆婦姜只照獨書至

逆婦姜 姜氏至

春秋詳畧小君之歸示誅意之法防微之意也

以至與不至總問起分作誅意防微俱責文公

及箕鄭父書又

經於伯國濫刑深惡權臣之私也

全在偏私上斷他事示後世意要發

加令狐盟危只照晉靈初立政在趙盾

△伐鄭會救鄭

外患肆而怠於救見啟戎者之罪矣

懲不恪槩責列卿就今日言晉主夏盟以下又就列卿中獨重趙盾之

罪就平日言故書救而稱人正應何以貶而稱人句傳意側重啟忠上

宜以懲不恪起倒責盾作楚暴只點起

麟旨定

文公

楚人伐鄭

楚子囊將師而稱人

外夷舉兵憑夏經之所貶也

只主憑夏勿分會暴重看無故字傳云楚子親將專責楚子勿兼范山

遂會救鄭

書救而稱人

經紀恤患之怠而重伯臣防禦之失焉

踐土

盟

盟危晉君伐鄭會救鄭

怠世業而啟患伯臣之罪也

范山所云不在諸侯即以晉君少言而胡氏則原其罪於當國者然玩

一窺字即就范山之言論之非指伐鄭窺在伐鄭之前

加城濮同去盟危同去城濮踐土亦同蓋盟危比便可該得主盟也

遂會救

戰鄭

責相以懷戎心誰之過乎

楚伐鄭

救鄭

侵衛

會蜀

范山狼淵

責趙盾

經兩著外暴遠致相臣之責焉

伐鄭會救鄭

伐鄭救馬陵

先事故忠後事防忠

經兩惡外暴責伯臣防禦之怠予伯主安攘之勤

狄侵齊

主會救鄭傳啟戎心作

即外夷猾夏伯臣之失職驗矣

○椒聘

其君書節其師書各而稱使

麟旨定

文公

原世以進脩禮者聖心之恕也

以類本善故固事而進之非其事可進乃原類而進之也此題與荆聘

傳異彼重聖人樂與人為善世類意差輕此見聖人重絕人世類意極

重彼黜其猾夏故曰叛則懲其不恪此之嚴於立法在僭王上其君稱

爵其臣書名而稱使故曰遂與諸侯比◎此傳無叛則懲其不恪一意

須辨之

敗蔡

荆聘

椒聘

經黜僭王之國因修禮而愈進之也

如傳遞歸本股以荆聘任議後將立法嚴而宅心恕渾融大發

加荆伐同。加盟茂會潛以中國夷狄問起。

、荆聘 椒聘

兩進選人修禮所以論其世也。

就聖人意發不可以漸進遂進分二聘無優劣但書法有淺深耳。

敗蔡 椒聘

經待變夷者誅其僭而嘉其禮焉。

主嚴於立法一段雖分作要側重恕邊楚原中國何黜之不與中國同。

能通云既黜於夷狄何進之不使與夷狄等祝融云

加狄伐邢華元聘同只照比諸夷狄遂與夷狄比兩書法。

齊定

文公

无

、敗蔡 椒聘 伐邾 札聘加荆聘會戚同

春秋不終絕變夷者宅心恕也。

重吳楚聖賢之後絕之只以僭王無猜夏意各以僭王引起歸二聘上。

、椒聘 會戚札聘同 總發如單

兩進變夷者之慕義見聖心之恕矣。

、荆聘 椒聘 會戚 札聘

兩於變夷者之慕義進之漸同於夏焉。

始皆稱人繼皆君書爵臣書名而稱使。札聘稱下見吳救陳傳。

越 元聘中國 白狄來 純夷

經於夏之變夷者必酌詞以待焉。

以謹華夷之辨問起如單作收處仍用華元聘照比於中國句。或搭

盟茂會潛或搭石門凡伯俱欠切。

荆聘 椒聘 入夷儀 衍歸 比夷儀傳

經本忠恕以待人進善絕惡皆以漸焉。

各重不輕絕人意發上聖人宅心忠恕下夫子之道忠恕。

椒聘 盟扈五

夷狄慕義進之同乎夏中國葉義黜之等於夷。

其君書爵其臣書名遂與中國比句正與下夷狄君臣同詞不分爵號。

齊定

文公

三

及畧之等於夷狄相反。

椒聘 鄭伐許外夷慕義進之于夏 中國狗利斥之于夷

△椒聘 晉伐鮮虞上加俞聘下加滅陳蔡同 或加元聘入郢亦同

以夷慕義者進之同於夏以夏效夷者黜之等於夷。

上春秋忠恕乃慎用刑重絕人之意本世類來說下春秋謹嚴乃制治

未亂按本塞源之意本楚事來說

秦歸秘故書倭公成風

經因事而正妾母之名亦于道也。書法是倭公二字

桓眉 歸秘惠公 倭公

上下加禮妾母固示天道子道之當明焉。

十  
秦伐晉 秋秦

重貶報怨者形悔過之善也。

細玩責秦邊全以晉悔之正為案。則晉善已在內。宜主此作文。而以或

者深許 云 大發一段於後傳。既曰闕文曰未可據。而斷處又曰義固

然矣。或者有以俱是活詞。作文須依他說得活。不遂非是不遂。立雍之

非觀傳悔過能改句。正應前既而悔之句可見。終不遂非終字與既字

同看。少梁事不可用。傳固曰不可據矣。仲先曰。惟吾悔過為正。故秦

之報怨為非。惟秦報怨為非。故晉悔過益可許。作文須綰得有情方妙。

麟定

文公

王

令狐 秦伐晉

伯國反正而遠人修怨其褒貶可推矣。

同舉令狐不但作事實。本傳褒貶之案全據此想度出來。

△秦伐晉 楚人侵鄭 重貶秦伯 許傳過 傷非楚人 予反正

春秋兩於反正者皆托貶以見予焉。

盟女栗 項王立故也

紀王臣與盟。潰分之失見矣。

主難澤傳王臣將命二段。魯侯蘇子立斷。須體貼不待書同自見。可罪

意。

狄侵宋

觀大國之被兵。知非志於從夷者矣。

次厥貉 次而伐 帥三國書蔡侯

經紀駐丘。著憑夏者之心。而顯從夷者之志也。

上重師無所指。誅其心。書次於伐麋之上。下重無四境之虞。誅其志。削

三國書蔡侯。楚本謀伐宋。宋覺之。先為聽命。楚怒無所洩。而移之逃歸

之麋耳。下書伐麋以著其罪。非罪其伐麋。即伐麋以顯其憑宋之罪也。

加伐麋同。只照下書伐麋書法。加狄侵宋亦同。或加新城。驗蔡從

夷恐傳中未及此。似不必。

麟定

文公

王

滅江 滅六 伐鄭 失三狄侵宋 厥貉 伐麋

憑夏附夷之罪。詳其勢而可知也。

原滅江六平陳鄭事。責楚原三國事。責蔡如畢。去滅江滅六加伐楚

次陘同。以齊桓形楚。以三國形蔡。

滅江 滅六 伐鄭 厥貉 伐麋

比上題只少狄侵宋比事主楚一邊。

滅江 滅六

兩觀外夷覆小憑夏之志有自矣。

傳只敘窺宋來。歷無罪其暴意。宜描寫楚之積威。見其志猶未厭滅江

以服齊故降服出次。秦伯懼之，滅六以即東夷，故庭堅不祀，滅文仲哀之。

、伐楚次 厥貉 伐麋

兩紀駐師著論敵之美與憑夏之罪焉。

全在伐而次次而伐上描寫其善惡次而伐雖指伐麋然罪在伐宋。

只次陞次厥貉或伐楚伐麋題情俱不完應刪。

伐鄭會救鄭獲獲平鄭事在九年于此下虛補 次厥貉

經獨惡小國之從夷論其志也。

原三國之不得已只倒祭邊。

慶定

文公

重

、入滑 伐麋 比敗般傳

兩觀會暴之兵於其邊怒者見之也。

秦本意襲鄭楚本意憑宋此以事實合。

、伐麋 盟新城

憑夏從夷者其罪均可驗焉。

此傳而合俱出驗比皆以厥貉爲案。

次厥貉

盾救陳

予奪從夷 削三國書蔡侯 予奪恤患 書救陳不書救宋

次厥貉

盟辰陵

下義有可從 俱怨陳鄭從楚

經立原情重義之法兩怨貳國從夷焉。

厥貉 伐麋 盟戲 蕭魚脫出伐麋 蕭魚同 比盟戲傳

憑夏駕外之美惡攷經之屬詞自見矣。

下書伐麋發其禡心以罪之下書蕭魚著其成功以美之。

楚子伐麋

外夷移兵虐小禍心驗矣。

重心於伐宋上使宋不覺則此師在宋矣書伐麋於厥貉之下。

會承筐

經紀大夫謀好示謹禮之意也。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主無雙傳發富有以正之意。

遂如宋

文公

重

觀內使相恤憑夏者之禍心驗矣。

言復蕩意誼因賀楚師之不害主驗楚志作亦有搭作通其憂虞者。

○敗鹹

春秋正狄之名諒有以辨其類矣。

此傳只辨其非長狄見春秋正名之書要分別種類使後人有所考信。

必不以長狄爲狄此是聖人經世深心斷不肯隨人附和處。此狄是

山後之種。猶龍曰左氏稱長狄即公穀所載身軀之長也而劉厥之

辨認長狄爲國名胡氏亦因之何與。

追戎徐州伐山戎孤敗般孤伐陸渾赤狄侵洛白狄伐晉西大鹵後

經正戎狄之名經世之慮遠矣

西曰戎北曰狄分敘二股以正名意總發聖人蓋欲天下後世因名攷地因地攷人使知其性之馴暴若何地之廣狹若何技擊之長短若何而後施我防禦也

○追戎 敗鹹易伐山戎自狄來並同上

兩正戎狄之名示人知所攷也

十二 衛聘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經畧遠人之使以其禮未同於夏也

麟旨定 文公 三

主札聘傳秦本中國又非僭王畧其使不書氏不同中國則知以介於夷而畧之矣禮不專以聘言

○戰河曲 稱人 不以晉為主

經貶二國交兵尤甚理曲者之罪焉

現聞先生曰鄒泗山說經之妙從來未有劉喜閣佐以圖融雖康侯復

起亦當字字點頭獨此傳以為令狐之役故也一句便以令狐直貫到

底而動大衆云亦挽到令狐上則竊未安暴兵連禍以上一段傳是

通說河曲來歷當時立雍一事晉人即時撥轉而秦人將錯就錯結紐

到底前年秦師來伐晉已服矣亦可已矣而又為此役自該以秦及晉

不該以晉及秦若晉人依舊按兵不出則春秋仍免之矣而雄心未盡

旗鼓相當則秦人十分不是晉人分了三四分去故與秦皆貶而稱人

而罪之輕重自在其中若傳首令狐一句不過事實謂為河曲之禍胎

則可若貶晉處推開今日之動大衆從秦師而追論前日之事胡氏未

必作此斷案也 猶龍曰傳中處已之道云則不奉詞今以止之明

指今日之戰蓋晉特非王事未至若秦曲甚也故貶而稱人正與前年

不言戰而免晉相反不言戰故知已服惟晉服其罪故只狄秦而晉免

于貶也只狄秦已是秦曲了今又為此役則秦益曲而益重晉之戰雖

難免罪然較輕矣故雖皆稱人而變主人及客之例輕重權衡要發透

麟旨定 文公 三

令狐 秦伐晉晉已河曲

權二國之兵爭兇理曲者之罪焉

同單原令狐之始禍則秦晉今日之師皆罪也稽北徵之是非則秦人

今日之曲尤甚也不可以令狐與秦伐晉對起

只秦伐晉河曲同總是實秦上秦已曲下曲尤甚兩開作收狄秦免晉

不以晉為主書法

令狐 河曲

兩紀交兵各權其罪之重者焉

合作一邊以各稱人提起倒書及不書及上斷罪令狐是罪其置君不



慎有主令狐之役云極也一段倒單者少味

彭衙河曲上易伐衛及戰同

紀兵之例有常變主客之罪昭矣

主凡戰皆以主人及客句出蓋處已之道云皆彭衙傳中語故也但

是晉受伐為主但上以晉及下不以晉及

伐邾師還彭衙河曲示尊卑之等明主客之辨

單師還河曲同都是輕重之權衡

秦伐晉河曲不言戰鞍哀婁以晉單河曲哀婁同

春秋紀事權其罪而辨其理焉

權衡定文公

主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合輕重又就兩曲中權之也

伐衛及戰執虞公滅邢河曲

春秋輕重之權衡有原情而定其罪有原曲而貶其甚

故將題而上下偵錯且題又無味可恨之極

城諸鄆書時也師師而城畏故也此爭卿之始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句一朝城三邑又用兵以城俱挑入

世室屋壞書

經紀內廟之毀覺不恭之甚也

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句要發透

加不雨七月同見其壞非係于雨係于不修也

大事太廟世室屋壞三武宮

內廟之異稱於春秋可考矣

只就廟號上發後舍子孫當謹事意不必入斷罪語

如晉會齊及盟還會集至晉行父能答子家之賦鄭衛共協平晉之謀

經詳內君出入志其安也借公在楚傳

會齊會集

內君紆二國之患春秋詳志之也

晉將謀討鄭衛至是文子相繼為請成春秋善解紛故志之安意要帶

權衡定文公

盟新城同

春秋致意於外楚之盟為王室計也

此傳只重聖人尊王意思發揮不是諸侯有攘楚之謀從晉即是外楚

亦不是晉能尊王但楚為晉王則晉自為尊王邊人聖人之心惟恐諸

侯從晉王之楚故與其從晉也若謂晉能尊王則傳何以有不相遠之

語耶傳未謹字要玩整不與盟只作事實帶入

伐鄭會救鄭狄侵宋次厥貉盟新城

驗從夷之罪因悟聖人予從伯之意焉

主宋公陳侯云不與盟一段以怨三國罪蔡證過倒外楚作

○次厥貉 盟新城 加荆敗蔡以僭王起

春秋平奪諸侯從違無非爲尊王計也。

蔡人果於從夷正在新城不與盟上見而傳中荆楚僭王一段原總承予奪而發宜總敘總問總發如單。

、楚伐鄭 厥貉 河曲 新城

經原夷夏不遠之行而予奪所從謹君臣之分也。

本夷考晉楚行事 云 發尊王爲予奪意師狼淵楚憑夏謀固曷晉敵

秦俱尚力不尚德 出晉侯伐秦楚人伐鄭厥貉新城于題而更順

出敗狄伐許滅江伐鄭厥貉新城亦同 猶龍曰以伐鄭河曲等比作

麟旨定

文公

无

行事不遠未富

或出伐鄭會救次厥貉盟新城作楚伐而晉救不及見行事不相遠不

通之甚 又圍宋 從楚 新城 從晉 會扈 從楚 盟宋 從楚 亦謬並則

、盟新城 盟辰陵 君臣

經予從伯以謹大義怒從夷以正大倫

惟楚不當從故晉當從惟中國不足從故楚亦可從

次厥貉 晉從 盟新城 子從 四國伐鄭 晉 楚子伐鄭 楚

春秋兩致意於夷夏之間爲王道伯道計也

以楚僭王對晉尚力上論晉楚終是不同下則無意於楚矣

厥貉 新城 會號 取鄭 比展與奔傳

經於從夷崇惡者皆卽事以驗之焉

盟新城 盟雞澤 同外楚

兩觀諸侯協盟謀外之得失見矣

盟新城 盟蜀 子外夷 貶宗夷 俱明大義

星孛北斗

經紀天象之變示感應之理也

梁丘 葵丘 踐土

主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此制中陶氏題甚無謂宜急刪

麟旨定

文公

甲

○捷菑弗克納 稱人 魯印弗克納

伯臣徒義經曲著其善焉

八百乘重看惟力能克而以義不克故爲美引易文證弗克之爲美詞

聖人以改過爲大一段正美盾之意須重發開義能徙卽指不奪長勿

與以臣置君平看收弗克而稱人帶之諱其置君之失正以全其不果

納幼之美也

△觀魚 歸益

經於內君譏文過美改過也

怙終之刑還善之美總發聖人大改過意

交過比惟觀魚爲當

遷善比或晉侯伐秦秦穆見伐不報秦伐晉傳云保許晉人悔過能

人侵鄭雲鄭從晉反正傳蟲年鄭能背華即夾夾谷歸田齊景謝數比

俱安餘不可用

近有晉侯伐秦夾谷歸田題主秦穆齊景改過單出一邊謬甚

前幽 納捷苗上隨易諱比同然徒亂人耳目不如定于一比

春秋之諱詞在內爲貶而在外爲善焉

內以諱爲貶非聖人以諱貶之從聖人之諱而見其貶也

納捷 哀奔秦誓列百篇之末易曰秉璫微子列三仁之首易曰見幾

麟旨定

春秋於外臣予其從義貴其存道也

納捷苗 四國侵鄭非力不能納義不充也同人

以力觀伯兵知從義棄義之得失矣

納捷苗 楚人侵鄭徒義反正

納捷苗 宋公伐邾邾弗克而不書趙盾

春秋隱惡揚善特施之置君討罪者焉

納捷苗 滅胡歸知過能改過知命不立命

納捷苗 益來諱外善改過易歸益是顯內以彰遷善

子哀奔書字

大夫去國存道春秋之所貴也

昭公無道子哀知之久矣待今日始出者封人猶可托於吏隱至爲卿

便有國家之責當時君孤立而內外比奸亂形已兆若一居高位挽回

既難而徒死又無益權之於道無如愛身子哀見到而去所以爲見幾

所以爲存道也偷生避禍云是禍已及而逃之正與幾字相反此傳

未論及異姓之卿據微子則去亦不必異姓塔履奔王偷生避禍句

執單伯不稱行人

大國辱內臣經畧詞以羅其私也

証之以罪証其與單伯淫也以已執之已字言單伯不失其官齊不過

麟旨定

以一已之私意執之耳 猶龍曰以已執者以單伯自己之故無與魯

事須原商人忌魯斷罪 加執叔姬同

執叔姬書齊人

經於大國辱君母嚴治黨之法焉

行父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魯不討而因晉請齊晉終於縱賊

華孫盟書曰宋司馬華孫不稱名不稱使

大國以逆嗣世政經所禁也

全在華督之孫上發意比他傳譏世官者不同蓋逆臣自無可世者不

必論及子孫之賢否而後見其失也傳首提司馬主兵之官句極重秉

政不在宋昭時自前相沿如此須本諸侯受賂云來不稱便是紀實

凡來盟皆無成命者也專行無君亦見逆賊之後宜平有此

孔父 會獲 郕鼎 華孫盟 蔑如京 戰鞍 書救 會奔

經原世臣專盟必比事以重官人之責也

華孫盟 戰鞍加書救會奔倒歸功臣賢者之後上

證外臣之為世官而世之者非矣

猶季孫云

之類證明書華孫乃世官之文也夫逆賊之後而可世乎

視季孫輩以父兄相及者又不同矣倒單作或華孫盟三卿伐莒同

告糴藏行父如齊季僑如圍棘叔蔑如宋孟

慶旨定

文公

聖

專自魯世官說借四孫影出華孫應剛

華孫盟 書救鄭 會奔

經著任官之非異夫以功以賢者焉

○書救鄭 會奔

堪委政者必其不愧世官者也

就世臣中之可委政者反照逆賊之無可世須體貼傳中其欲然後口

吻而借書會以實之不可謂音曹能如此 加城濮 樂枝 盟戚子藏同

賢類比易嬰齊如叔國佐如師國歸行父如季友金至叔豹子四取

郕鼎信伯子哀伯事告糴哀伯之後辰但戰鞍經文有嬰齊但尹子伐在左傳稍隱

鄭左傳有聲伯使逆季

功盟比易盾救陳盟新城令狐盟危俱棄之子危書侵蔡樂枝之子會宋盟宋會

號俱趙武又會號作祁奚敗箕或晉侯伐衛先且居先軫子經焚聘或

鄆陵士變士士句聘士變起聘韓厥子俱書入蔡商任盈奔楚書之後

以逆終尤不可搭

華孫盟戰鞍會奔

春秋有示戒於逆嗣者有奇美於賢嗣者

華孫公孫都在聖人意上發兩傳末俱有賢者功臣語

單伯至致而不各

慶旨定

文公

墨

字命卿返國尊主意也

無所書而不尊主命是就至自上說凡大夫執而至則名單伯命大夫

雖執而至亦不名故云然耳未可以皆書其字句當之也尊王命正所

以謹臣禮二句不平總在單伯上論非為意如婚發也

加逆王姬會伐宋如齊倒至而不名如單 再加意如至舍至亦同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經紀大夫返國獨字夫受命者焉

如單以意如婚相形

單伯至 舍至

兩紀內臣歸國而算賢之義明矣

合作俱以大夫執而至則名問起舍亦書名但兼書姓字

缺伐蔡人蔡

即與國被伯討附夷之罪者矣

從厥貉次新城盟說來

季孫行父如晉

諸侯盟

略諸侯而不序

蔡責諸侯棄義嚴討賊之法也

按左氏齊人賂晉侯則傳中受賂而還為晉侯發也不曰晉人會以下

麟定

文公

盟

為諸侯與魯發也玩傳以受賂責晉即接云不曰晉人云則分惡還

是分晉受賂之惡蓋獨晉受賂故為分之而魯初不與盟會亦不為無

罪矣但不當三段宜依傳抑揚渾斷為妙

敗蔡

文 荆伐鄭 子元 盟 戊戌 荆伐鄭 楚人伐鄭同

諸侯縱惡援特夷之例以貶焉

夷狄君臣同詞作例起倒諸侯作不必及魯等於夷狄全在不明君臣

之義上方與君臣同詞意貼 有單用盟唐一比作例于君臣未明

盟

下股格十七年會意同書法皆略而不序

經貶棄義之君臣而討賊之心切矣

討商人討宋鮑一比之夷狄一比於賤者總用孔子告哀公事

歸子叔姬 齊人

大國自絕夫君母黨惡之罪彰矣

傳前段為案後段為斷參看執叔姬傳

侵西伐曹入郛

會陽穀齊弗盟

晉與諸侯受賂不討是成商人為君故一歲再侵晉 侵西郛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朝我難作題 責行父要信無成見其縱惡本張氏註不成題

四不視朔

即內若廢禮心之怠甚矣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須敘明奉以告廟貼事神出視朝政貼治民心放

麟定

文公

哭

本平日厭政說來方切久字

四不視朔 如晉疾復

經紀國君廢政不假以托詞之例焉

依傳作以下股辨其非疾 或主略詞譏忌諱詞殺恥合不如從傳

作主 不告月 不雨 屋壞 會 四不視朔

經詳國君忌諱以見其心之久也

君者神之主而民之望也總作不必倒重本比三不雨傳只多不

告月

閏不告月 四不視朔

國君怠政於廢闕廢朔見之也

猶朝廟 四不視朔

經於內君怠政始幸僅存而終傷其廢也

猶字四字上見意味

四不視朔 萬人去籥 不求放心 不格邪心

毀泉臺 故書

聖國軍先人之制經原其心而謹之也

輕先君之心何重故毀臺雖小事直推到弑父與君上去雖勿居可也

是處置得先祖為之非矣何道理

麟旨定

文公

聖

築郎 毀泉臺

經紀內役與廢厲民忘親之失胥見矣

以仁人存于立說有主倒傳者以泉臺即郎臺也

○滅庸 外書三國楚不稱師

外夷覆叛以諸國春秋滅其罪也

惟庸有取滅之道而楚滅之以自全故原情而未滅其罪不可太著贊

語傳止曰滅亦未為無罪也作文要見楚此時危急存亡與庸真不兩

立而不徙版高為大夫猶為得著謀國之善意渾渾映發于內方妙列

書二國使若不專於楚楚不稱師使若未嘗以重兵臨之者

楚人伐鄭 滅庸 范山謀而師狼淵 為賈謀而師臨品

兩觀外夷之用謀而憑夏可誅圖存可恕也

滅庸 侵崇 為賈 趙穿

討叛圖存者謀之善攻小求成者謀之迂

滅庸 入陳 圖存 為賈 討賊 申叔時

經於外夷覆國取國皆有以滅其罪焉

滅庸 滅胡豹歸

兩紀小國被患均責其自取焉

滅庸 圍蔡 為賈 申包胥

麟旨定

文公

哭

經滅覆國報怨之罪原其情也

以庸蔡之罪重起倒楚作

滅庸 遷州來 為賈以徙版高為非莊聽之 以請遷吳為非昭建之

國之安危關於謀之得失也

晉 朔奔 天子 執曹歸京 方伯

主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須見非國人所可討意

孔父 仇牧 荀息 哀奔

經取忠智之臣而知處變之道矣

以蕩意諸起繼不能止不能正正與閑其君相反待其及而反之正與

四國伐宋皆貶而稱人

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正說職之所以可貴處與賤字相反職字重看一念及職則討賊非以爲人乃自爲也故曰不赦不告不如是則職廢矣欲行天討欲字有望之之意成其亂指立文公言

經惡列卿失職而變例以罪之也。

上二比只辨例起倒單作○愚謂只用伐沈沈潰一比爲是蓋叔孫得

麟也訂定

文公

四九

臣會伐業已稱名氏矣不然則宜搭別股不可專以此屬窮諸人邊敢以訂訛

伐楚救江

稱名 邾人伐南鄙 窮諸人

易敗莒齊人伐或缺入蔡齊人  
侵西同

大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一經通例豈可盡搭。

四國伐宋  
行父如齊

經重卿職、兩示戒於成惡者焉。

俱重卿上發上不討鮑而反爲成亂下不討宜而反爲請會

諸侯會扈

略而不序

春秋略討賊無功者存君臣之義也

四國伐宋會

經以縱惡罪列國君臣明大義也

雖責諸侯與大夫然却重明人道之大倫上觀傳中故字緊接而又曰

不然云可見二則字要玩正見人人有討賊之責意云當時只爲宋

昭無道。故憤憤于討賊之義耳。故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句。要擒發。

四國伐宋

四國伐鄭

取繹大夫諸侯  
方伯、隣國，

比取繹傳

春秋重討罪故凡縱惡者皆譏焉

遂得臣如

齊魯大夫送使

勝定

支公

五

內臣奉使以謀逆經變又以罪之也

遂得臣立書只是擬例起問耳罪則專在仲遂不係得臣也得臣不能爲有無略帶

加遂乞師只問起

遂乞師

敗賊文仲介  
侯叔夏副

紀使將有常體專其責也

專發所以獨舉上客稱元帥之意與題比全不相干

上客先蔑奔

逆雍士 執良霄 告絕太宰  
會介 石鼻介

會說  
伍舉介

和師叔弓如

滕聖葬滕成  
子服叔介

會宋叔向

或用執意如

子服湫從、但從君  
于會而執、非奉使

比不可用

元帥大棘樂呂戰邲先穀新築石稷伐鄭次鄭荀偃書救鄭同括良夫

侵宋寄相嬰齊伐吳墨鄧舍之入陳子產大鹵欒舒國夏伐西寒高張國

書伐我高無平副十三國伐秦樂廩韓厥伐鄭荀偃

遂乞師敗鹹遂得如齊戰鞍

春秋變文以紀使將而逆謀專兵之罪著矣

要貼欲以起問者意去二側同

會向三卿伐莒出戰案會向同

春秋變文以紀使將有著其失體者有驗其專兵者

麟旨定文公至

同上加遂乞師敗鹹只作兩常例引起

遂得如齊會向

經紀逆使之文有著其逆謀者有著其失體者

以使舉上客總問起下是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與上小異

會葵丘子卒即位上易會溫陳共耕子

春秋酌君嗣之極有重其恩者有節其情者

宋襄在喪稱子緣人子之心云魯文踰年稱公緣臣民之心云上

繼世之恩下情文之節詩咏劬勞書傷無主

孫邾奔莒遂得臣如齊夫人歸

上責夫人慶父下責公子遂主傳何以知其賊乎一段

夫人歸罪不勸而即見

即歸國者無欺知罪有所在矣

傳首三句乃辨證之詞以此提起倒敬嚴仲遂宣公身上斷罪收不待

貶

孫邾夫人歸

順傳倒單只照歸于齊一項從無罪上倒入正意

行父如齊

即大夫奉使而謀惡之罪彰矣

麟旨定文公至

出姜歸而即如齊議納賂而請平也



麟旨定

陽義陳子鼎爾新著 占吳旅我城德仲參 鄭之樂逸少彭

大義

年即位 書即位

經紀逆君嗣位如其意以誅之也

只如其意三字無限描寫其意在受之而不討賊上見

加文即位主美惡不嫌同詞

四國伐鄭

惡

鄭伐

惡

小救邢

美

大葵丘

葵丘

平丘

平

丘

美惡

舊去下四比加即位即似大意亦同

麟旨定

宣公

經異詞以別美惡之大小復有不嫌于同者焉

異詞恐人昧輕重之等不嫌同為人心自有是非之公

後幽

葵丘

楚丘

緣陵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同上

○後幽

美

小盟葵丘

美

大盟清丘

惡

小盟平丘

惡

經紀伯事之美惡固小大而異詞焉

全在書法上做 傳意美一也四句原引起一美一惡二句此題雖主

前四句出然幽清丘皆書同葵丘平丘皆再言仍要將不嫌意發于後

入城

城邢

齊人伐鄭

晉宋伐鄭

一節兵一書惡同稱人

經于美惡之異而詞則不嫌于同焉

△會表伐鄭 盟幽 葵林伐鄭 盟毫北

同地而後伐一為不義一討不義同書同一與其協一惡其疑

美一褒異

盟幽葵丘

再言歸三田歸謹聞

不書來

惡一貶異

滕薛朝滕子朝

不書而

城楚丘城緣陵

不書來

丘平丘

再言取部防取部

不詳取邑

九年如齊至十年如齊至

書月不

法雖異然惡

無大小難用

美惡同詞

四年楚子伐鄭

九年楚子伐鄭

同稱歸一為討

執祭仲單伯

伐宋

同命卿書字一

伐鄭圍新城伐鄭圍緡

同書伐書圍一

或只就美惡無嫌擬題

不知桓即位及執仲傳已有美惡不嫌同詞矣

麟旨定

不待貶而罪惡地

望國越禮圖婚經直書以罪之也

觀傳引勝事喪禮之廢固應重發然總由敬廢仲遂遂謀故不暇顧禮

文中須將此意駁擊而喪紀浸廢于後幅感慨為是

加途納幣主文宜莫之行句皆是喪未終一重志一重謀

婦姜至

不稱氏

因夫人至特稱婦姜

經貶夫人越禮尤顯姜母之罪焉

夫人與有罪提過重姜母用事斷罪敬廢變姜不得婦穆姜今即以所

逆穆姜婦之見廢已立為夫人亟欲自成其姑雖在喪不顧也垂鑒意

要發。朱南園曰：敬嬴之罪，不專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看下歸重當國用事，則越禮特其一端耳。

逆婦妾 婦妾至

兩觀望國圖嫁，國君妾母之罪者矣。

文公敬嬴分，俱重喪禮上，齊與夫人只帶入。

致夫人 去同 遂得臣如齊 夫人歸 即位 遂逆女 婦妾至

妾母用事之跡，隱春秋特顯之也。

主敬嬴嬖妾 云 顯之一段，如單，但不必責穆姜。

行父如齊 不徐賤絕

麟旨定 宣公

大夫奉使以濟惡，謀國之失見矣。

諸侯立卿數句最重，正見其有討賊之責，非謂有能討之力也。謀國如

此，雖指納賂請會，然意重不能討上，末謂惟其如此，故雖有晏嬰之勤

儉而無其名，非以其賢而備賞之。德仲曰：詳行父生平，不過念重身

家，故遇事苟且依違，不顧大義耳。自古勤儉者，每餘氣節，保身則有餘

謀國則不足，可不戒哉。

加會平州取濟西如傳倒單，收不待貶，須知納賂請會是一事。

如晉 齊 如齊 宣 平州 濟西 如晉 成 夾谷 三田 去兩如晉同，只不用相三君字

內卿名遜于顯君者，以濟惡也。

全傳題也。同單作照，傳用不然口氣足之，不可以駁字挑起。

如陳 齊 如齊 平州 濟西 如晉

內卿失職，雖賢不足取矣。

如單仍用不然口氣，虛說不能以君顯便了，勿露晏嬰。

行父如齊 會夾谷 歸同

論二卿之賢否，惟其大節也。

以勤勞恭儉配晏嬰，論起後以大節斷其賢否，勿涉于令。下易伐衛。

伐晉 華二 晏子不從崔杼之逆，或會澶淵，晏子私于叔向，請釋衛君，總不確。

季子歸 行父如齊

麟旨定 宣公

一靖難一濟惡，要見行父不能承先意，此本家氏註宜刪。

行父如齊 侵崇 季文子，趙宣子。

經于忠智之臣，皆罪其謀國之誤焉。

行父如齊 楚子伐鄭 季 加平州濟西同。

評經文之筆削，濟惡與爭貳者，罪俱著矣。

下書平州 云 所謂不待傳而著者也。傳稱士會救鄭而經削之，此類

兼以傳為案者也。

戰郎 惡曹 平州 取濟西 比桃丘傳脫

與國失信，內卿濟惡，皆即後事以顯之也。

放甲父 稱國以放

經于伯國擅刑因示上侵之戒焉

專政是通例提過倒盾庇穿上就此論出晉政之在私門專政便是上  
侵政在私門便成上侵之勢非有二層趙盾當國四字重看作文重垂  
戒上不實責晉君亦不死責盾 德仲曰以盾庇二字伏後來同志之  
案此文定絕妙獄詞

敗箕 河曲 放甲父 或欲加侵崇昭上侵者大謬

原伯討之非正伯臣之行私可戒矣

以既又二字辨起非正即將河曲立案例上侵例○傳中大夫當官一

麟書定

宣公

五

段即指甲父今出敗箕權主胥臣說或補以命胥臣之故併命甲父

單搭河曲主原獲罪之異以譏用刑之私申作

敗箕 放甲父

伯國命討皆專其遠于正可知已

胥甲父胥臣子也既又二字意本串宜如傳問辨不可分 上比或易

垂靡不知胥臣亦勉強用之又易各比愈無謂矣

放甲父 侵崇

伯臣上侵之志于用刑用兵兩見焉

其志固形于此其端又見于此二句正相應重趙盾上

及箕鄭父 放甲父 皆責趙盾

兩紀伯國擅刑濫與偏者胥責也

敗箕 放甲父 會向 伐秦 比漢梁傳

專大權而委大政伯國兩失之矣

命將討罪專之諸侯禮樂征伐委之大夫

△放甲父 鞅歸

伯國之操縱皆出于私者也

討不用命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皆貶可也獨放 云云 桃園之志綠衛

貢故鞅為重均始觸之刑皆逐可也獨歸 云云 靖公之廢

麟書定

宣公

六

會平州 宜稱夾齊而印會

經于內君定位之好變文以治黨焉

傳首至春秋所以作也雖通論時弊然所以惡其與會者正為此蓋會

所恃者會耳今先誅會之者則會不足以定位矣發明黨之無益而惡

黨始孤若泛說黨惡之罪未透收會字 加即位遂如齊行父如齊只

照舉國臣子既從之句總叙倒單

會平州 盟戚 執曹伯 曹伯歸

如傳證明時弊倒聖人意混作

遂如齊 又再書于案

著強臣逆謀之終示專權之戒也

不重責遂只者其始終成就逆謀之實以戒後世人主當杜其漸意內  
交外結正遂所以能成逆謀仲遂竊逆之謀至今日已完胡氏至此  
乃發防微杜漸之論欲人有反覆警省意不可不知

遂得臣如齊 遂如齊

觀內臣逆謀之始終其罪著矣

竝叙一始一終混作加遂逆女同 再行父如立行父如請亦同

尹子伐鄭六適歷上易沙隨鄆陵同或若丘同

觀內臣之交結人主當以為戒矣

麟旨定

宣公

七

宜伯內交穆姜意如外結晉國儘確而題面不佳且傳明指後世

遂得如齊 遂如齊 取濟西 歸濟西仲遂威就弒立之謀齊人輔成弒逆之罪則

取濟西齊齊人取田

經者為利棄義之罪以弭亂也

春秋討賊尤嚴云句重利其為惡又不止縱惡矣惡非當不成當非

利不動利之心此為惡者更復為惡者尚不能無懼而利惡者惟恐

人之不為惡也其禍乃自不知以義云和字最可玩平州是會故重

當惡濟西是賂故重貪利而論貪利之害又重弭亂上觀傳末亂少弭

矣正應務寧齊亂句鄰國盟主不可道

會平州 取濟西此題或誤行父如齊傳不如此傳意完

誅惡之法經兩變文以治黨焉

首與會正是利其惡而助之宜以會為案以貪利為斷混作收二書法

高子盟 取濟西加信正月平州同

大國貪利黨惡盟主之餘業替矣

以桓形惠倒作而以然後人知保利棄義云束之

歸衛俘 取濟西

兩紀納賂皆正其黨惡之罪也

俱是為利黨惡上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下其禍乃自不知以義云

麟旨定

宣公

八

伐宋圍緡 取濟西二傳俱有餘業句

伯嗣陳先業于乘約貪利者見之也

取濟西 宋師伐滕不討微舒

貪利而黨惡棄義而虐小兩陳其先業矣

上鄰國盟主餘業下大國伯主餘業

取濟西 高張二傳皆有鄰國盟主句

大國兩陳定鄰之義經皆貴以伯職焉

公侵陳宋楚書而人鄭書侵陳遂侵宋此傳多宋宋

貳國附夷凌長經正之以義焉

重不能討宋上亟病中國指侵陳又侵宋言要體何義乎口氣與棄晉  
初心較量一番不肯黏定斷罪潛師三句正亟病中國意書法稱人是  
貶詞書侵亦須昭傳就中點綴朱南圖曰既不討賊便是凌夏當時  
晉不足與何必附蠻夷附蠻夷已自外于中國了而亟病中國又與背  
晉初心大相刺繆無以矯中國之短而抵成侵暴之衍甚矣其可鄙也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加扈救陳即救陳傳

原貳國附夷之由而凌夏非義矣  
如單既背晉則宜討宋既不討宋則何為棄晉只將此意詰辨自見不  
義

宣公 九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盾救陳 柴林伐鄭 或去救陳此欠完

正貳國非義之罪伯兵有名矣

首比爲主下二比俱根上來傳中既正然後字須挑剔明白

○盾救陳 柴林伐

兩觀伯兵之可舉自致兵者論之也

傳意謂必辨明鄭罪然後見中國之救陳義所得救伐鄭義所得伐不

然鄭將藉口于棄晉從楚之故而中國之師反疑爲不當舉矣蓋救陳

伐鄭俱主于晉故于此傳先立一案 匡解以傳無明文主恤忠討罪

合似太拘

侵陳宋 辰陵 上義字以夷夏言  
下義字以君臣言

經于從夷而有貶有不貶者皆爲大義計也

侵陳宋 柴林伐鄭 楚鄭侵衛 五國伐鄭 比五國伐傳

貳國兩附夷以凌夏討之皆有名矣

既正此師 云可舉矣附蠻夷云  
于伐耳都在鄭上論

盾救陳 柴林伐鄭 圍彭城 次郕 比次郕傳

律伯兵以義始子之以明大防繼子之以正大分

○盾救陳 特舉而書救 不書宋

竝救而筆削異者其所救之人異也

宣公 十

以先代之陳有罪之宋原起自有斷案善救邊須體貼聖人用兵之意

不書救邊典刑自宜如此典刑常法也諫亂討賊乃聖人常法就書法

講不可責盾二邊俱從聖人意上發 朱南圖曰鄭不得以宋故陵陳

晉不得以救陳故及宋宋又不得以陳之故見陵于蠻夷鄭之暴晉之

非宋之惡竝行而不相掩者也況鄭非能討宋罪而宋非無可討之罪

晉安得救之而經安得書之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盾救陳

經于伯臣恤患原其事而施筆削焉

同單上三比只兩邊分案○加柴林伐即侵陳宋傳

侵陳宋 盾救陳 去途侵宋同

伯兵恤困夷之國其善見矣

只善救一邊聖人用兵之意要發

伐宋 稱人 會扈 不序 盾救陳

經深貶縱惡則削救之意可推矣

只削救宋一邊晉失在前日之不能討非在今日之救也只聖人誅討常刑不可自為矛盾耳

盾救陳 宋師圍曹 削救宋 見不當僅于人

○裴林伐鄭 其日會晉師 此其地

經紀伯兵討貳謹其微而著其笑焉

二意俱在書法上發臣疑于君疑于君將不稱帥師之例微字就稱謂

上論非取民有衆之說謹禮于微亦即就一名氏不輕上看出謂謹君

臣之禮于書法細微之際也立義精矣只作文義字看美盾處根鄭之

附夷來美其討罪非美其功當時解揚被囚固無功矣愚謂此傳只

有責會晉師一書法耳此其地原不可竹書法傳恐疑此役之為敗故

偶及之宜通篇暢發謹禮于微意而以著其笑略帶數言于後試反覆

全傳意義并參之通經當知予之非臆說也近見房稿亦單重謹禮地

而後伐只帶綴為之一快

聲帥師 公伐邾 會義伐鄭 盾救陳 去同 裴林伐鄭

經于伯臣討貳謹詞以辨其分同詞以著其笑

倒單分作容此只辨兩邊書法

會義伐鄭 盾救陳 裴林伐鄭

裴林之師即盾救陳之師而諸侯往會之以伐鄭也上辨云均一盾耳

下辨云均一地耳作法同上但題面倒轉

△晉侯伐衛 伐楚救江 裴林伐鄭 加盾救陳同

不以君將之例紀伯兵所以謹禮于微也

照傳倒作須知裴林非變例權輕重而稱師仍是大夫將則稱師例內

之意也蓋此于文義上着不得師將竝紀故權其重而紀師作文切不

可以裴林另作一意

晉侯伐衛 伐楚救江 下易缺伐蔡同

經別君臣用師之稱謹禮之意也

全在稱謂上講君大夫之體不重君得主乎師臣不得主乎師意君將

不言師見君為重非大夫比也大夫將稱師見大夫僅與師敵不敢比

君也此正是謹禮處

出公伐邾友敗莒同 武鄆陵 書楚 主書 亦同○記戰韓傳是師

次之大夫敵

會彘伐鄭 裴林伐鄭

經紀昧義仗義之兵不嫌于同詞也

體傳前字此字以上比黏發下比上穀梁曰非其疑也下穀梁曰著其美也疑與美只在伐上見不必于會上求意義

次郎 剛卿 師還 裴林 因君將而示師重于君之戒

晉侯伐衛 裴林伐鄭 明君重于師

△裴林伐鄭 獨稱 大棘敗獲 兼稱 師敗

春秋紀兵立臣疑于君之防明將等于師之義

、侵崇 書使

宣公

十一

麟書定

伯國求成非道逆臣之心可推矣

此傳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亦未說到上侵只從謀之迂以推其心之逆然亦料想之詞玩傳意者不然字可見當國者亦不裁正句是驗上語不可以穿盾分股由穿遞歸方得其端又見意書侵只見與求成

之道相反勿涉伐晉傳私意無名句

伐楚救江 侵崇 加國江伐晉同

伯臣以攻與之策求成心之逆可推矣

伐楚攻所必救理之所有若侵與求成必無是理故曰諼已甚所以然者則欲得兵權也遞過倒單

侵崇 平莒取向 求成非道者心之逆

侵崇 赤棘 崇在四土 赤棘晉地

求成要盟非道經皆誅當國者之心焉

上重趙盾下重季孫俱重當國字面各用非道推出所以然之故

侵崇 書伐鄭 題併出救江方完然救江須納兩比中挑難勿另講

春秋筆削兵事者上侵外附者之罪焉

上比之伐楚以救江異矣下與處父救江何異二邊皆以救江比斷上

諼相似而事不同下事相似而所救之人不同

救江 入陳 此諸伐楚以救江異矣 與莊之欲討微舒而入陳異矣 此嬰齊伐鄭 傳脫

宣公

十四

麟書定

晉宋伐鄭 書人 以貶書使

伯主借有罪以討貶戾王法矣

全以聖人之王法說透便見宋罪不赦而晉瑕自明蓋鄭原當討只晉不當同宋討責鄭之附夷而我亦黨惡庸愈乎鄭且鄭本以我黨宋故

棄我從楚也母乃轉授之以詞哉已有瑕即指伐時言非原其釋宋為

取收稱人而伐字帶之伐云者所謂因其所托而假之名也如隱之伐

邾而書伐 朱南圖曰觀晉此舉還是受賂釋賊之後庇宋情深昔日

救陳伐鄭之師不過以憤兵為應兵初非大義于胸中者利之沒人

甚矣哉蓋鄭之義只該伐宋不該虐陳晉之義只該救陳不該護宋兩

邊都倒行逆施。要見晉一日不討。即一日無以報鄭君臣之分。等于夷夏既已不成其爲夏。何以責人之爲夷乎。

伐宋 會扈列會 晉宋伐鄭

依傳倒單。加看救陳同。只照已免諸侯之討。只會扈晉宋伐亦同。

救陳 晉宋伐鄭典刑 別救 王法 稱人

經紀伯兵于恤患而責其庇惡于討罪而責其偕惡。

齊次伐鄭 晉宋伐鄭

以稱人稱伐照出同。稱人上將卑師少下貶而人同稱伐上聲罪致討。

下無以伐人上以鄭南與楚合而未離起下以宋雖刻會而罪不赦起。

麟旨定

傳下 晉宋伐鄭

附夷以殘夏當惡以討貳皆非義也。

晉宋伐鄭 宋師圍曹不得伐人 無容報人

二 ○大棘敗獲書獲 又書師敗績

春秋等師于將權王道也。

此傳爲師之當重而發首云大夫雖貴與師等。又以元帥發問而云自

行師而言云蓋衆爲邦本不可不重而元帥之所重正以其爲三

軍司令而非徒以其分之尊則重將亦爲師也示人君不可輕役云

蓋不重其選則將不知兵而未免如今日興師之禍故選將亦爲師也云

王道權衡要發透 仲先曰侵鄭傳既有宋華元主大棘之戰句則上

截書法亦未可遺作文當以楚有詞于宋提起主宋書法爲是。

△戰大棘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之

經獨罪受兵者以兵加之有詞也。

寄四國侵傳不書楚伐而以宋華元主此戰楚之命鄭伐宋猶夫侵陳

宋之病中國也。但今只就宋與鄭戰自然宋有罪而伐之者不忠于無

詞矣有詞是就宋論非就楚說其實楚未嘗馳詞傳中說楚有詞正以

起晉之曲文中須含蓄帶晉方妙。

衛師入郕 單伯伐宋 棄師 城濮 大棘敗獲未易肩輿陳同

麟旨定

紀師將而必權其詞示兼重之義也。

照傳以大棘書獲又書敗問起即發大夫雖貴與師等意以入郕伐宋

遞歸大棘師將並書發人君不可輕役又重選將意以棄師城濮繳之

單伯伐宋將城邢 師 大棘敗獲或出滅下陽 敗績 肩輿陳同 未比易伐郕取釋同

權師將之紀示兼重之義也。

總叙總發合三項方見王道權衡不可獨倒本比

大棘敗獲 晉宋齊殖侵鄭出晉宋齊殖侵鄭 戰鐵同

題既倒出則以本比兼重爲主而以下二例齊上發明之晉宋稱師不

稱將齊殖稱將不稱師華元師將並書。



單伯伐宋 城邢 出遷三邑 敗賊同

經酌師將之等兼重之義益明矣

須于偏重中發出兼重意

○三國伐宋 桓息 圍宋 文謀 出圍宋 盟戲同 武城楚丘 樂書教同

師將當兼重千二伯可知也

體傳發不可偏重意不徒笑桓文亦不可說桓專重師文專重將上連有良人鄉有師下悅詩書敦禮樂重師重將不當分二事出然題面却好

次郎 圍郕 師還 河曲 戰郕 伐秦

麟旨定 宣公 主

重師而示輕役之戒重將而示輕選之戒輕役輕選二句原不可擬題應刪

圍宋 晉文謀 盟戲 晉悼不 上有易戰郕者欠并 同上 元帥 戰分軍

衛師入郕 單伯伐宋 棄師 城濮

經紀師將立兼重之法示偏重之戒

棄師 城濮 大棘敗獲

經立師將兼重之文知不可偏輕也

主或曰元帥三軍 云一段以本股書法問起重議後點偏重之失照

傳以罪鄭責楚二句繳明本股之意

棄師 城濮

師將不可偏輕即二國可鑒已

因將輕師因師輕將總是不知兼重雖責鄭楚須發明本傳

大棘 戰郕 上北用侵鄭傳鄭歸生云云

春秋兩紀主兵無非重討賊之意也

鄭伐宋不言伐而以宋華元主晉救鄭不言救而以晉林父主二書法相對蓋兵弑逆之宋不患無詞敵討弑逆之楚則非觀象也

△秦師伐晉 書伐不書圍焦

經顯伯臣之召兵誅上侵之意也

麟旨定 宣公 大

與侵崇同但彼因求成而發其情此因秦報而益驗其情耳其實即求成而侵與其情便見非侵崇時尚隱必待今日始見也穿盾低昂渾意須就情見上發上侵之意意字即二情字與上傳逆心字志同志字相照由來漸從弑君時看書伐無以正秦之名書圍又似以暴男秦故筆削之如此

加侵崇同收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

新城 裴林 侵崇 伐晉

伯臣等算去而從求成之謀途可知矣

只主盾作以求成非道問起以善算難之重斷上侵之意

出新城柴林只主算或令狐盾救陳同全出四北亦同

元年釋元春王正月次王次春伐陸渾志夷攻楚人侵鄭不審平晉

因草筆削語甚泛指出殊謬

秦師伐晉 四國侵鄭因敵加于已不詳意之法

秦師伐晉 圍宋

兩紀致師有以求成非道者有以待敵非首

晉攻秦之與書伐而不書圍宋攻楚之與有于伐而得書爵

侵崇 楚子伐宋攻秦之與求成非謀加秦師伐晉伐陳同

新城 柴林 夏伐陳 會號 北四國災傳

麟定 宣公 九

宣子當國算無遺策于應當國方有令政以下二比爲令政欠確應

刪

○四國侵鄭卿不氏而稱人 師書侵而不言伐

即伯兵之不競可爲不正本者戒矣

師之老壯在曲直初單就晉論非兼楚說惟晉之理曲而不直故楚雖

不足畏陶叔雖不足避而其師自老而不壯耳非云楚直而壯也避字

宜玩與敗字不同理曲即本不正但自前日釋宋言則本不正自今日

報鄭言則理曲須本大棘來惟取賂釋宋則加兵于宋者爲有詞而晉

之爲宋而報鄭爲無詞今日安能不避楚蓋本之不正末流必至此也

有替他追悔意春秋行事必正其本云又推開說垂戒意要發朱

南圖曰理曲只根大棘翻斷後取賂一段是晉楚前後總論切不可認

客作主

大棘 四國侵鄭

伯兵不競于外夷由理歎也

一串下大意如單不能服鄭不競一楚二句俱在侵鄭上楚非能討

宋罪只加兵于有罪之國便是有辭故曰直

伐宋去同會恩 侵陳宋 柴林伐 晉宋伐 大棘 侵鄭

伯兵棄義而不振經端本以責焉

麟定 宣公 三

以伐宋會恩提起作案歸重大棘侵鄭流水做總見不能服鄭不競于

楚原本不正耳收本傳書法

伐宋去同會恩 大棘 侵鄭只會恩 侵鄭大意亦同

觀伯國之棄義其不振有由矣

侵陳宋 柴林不能 服鄭 于楚 出柴林伐 晉宋伐 大棘 侵

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傳意俱在侵鄭上二題俱謬

踐土 新城 盾救陳 柴林只踐土 盟恩同

論主盟當國之勢宜其無所畏矣

主盟則勢尊而可以號召當國則權重而任其指揮且合諸侯之師而

畏一翻椒以理曲也。

秦伐晉 河曲 大棘 四國侵鄭 比河曲傳

經權輕重而原曲直故于強國伯國皆貶焉。

秦伐晉不言戰晉已服矣今又報之曲不甚乎故不言晉及大棘不書

鄭伐而言宋及楚有詞矣今遂去之以理曲也故書侵不言伐。

四國侵鄭 宋師圍曹 千反正 責反已 以夷夏君臣立桂書法各有筆削

四國侵鄭 平莒取向

經于討貳平怨之無成皆責之以本焉。

本失于始無以今終春秋行事必正其本本失于已無以正人春秋戒

麟書定

宣公

主

後世不知治本

、四國侵鄭 圍宋

一國兵弱而國危皆始謀失也。

晉靈黨宋宋文伐陳皆始謀不臧皆有訟卦上正本下端本

會扈 大棘 四國侵鄭 清丘 伐陳 伐宋 圍宋 比國宋傳 俱存訟卦

經重謀始有正本以責伯國有端本以責大國

大棘 侵鄭 盟蒲 秦狄伐晉 比伐晉傳

晉惟受宋賂而不討賊故不能服鄭不競于楚晉惟歸晉田而殺世臣

故諸侯皆貳秦狄交伐。

、四國侵鄭 國書伐我

春秋兩紀兵可為理曲者戒矣。

俱有師之老壯在曲直句全在晉魯上論易曰謀始書曰省躬。

季子歸 哀奔

觀人臣出入之迹伯臣之迹可按矣。

主討賊越境兩然後字要有力季不與平慶父哀不與平宋鮑。

出哀奔元歸同又有易立晉衍奔者誤蓋研討吁非反而討也遂伯王

從近關出後亦未嘗不復。

三 乃不郊 乃

麟書定

宣公

主

即望國意在舉祀廢王禮矣。

書法在乃字要發不然郊矣。

猶三望 猶

望國舉不當為之祀越禮甚矣。

只重非主斷罪此傳無密得用重禮意。

乃不郊 猶三望 侵王

○伐陸渾 特書于策 題面大好

經志外夷相攻兩為中夏慮焉。

謹華夷之辨貼戎禁猾夏之階貼楚觀兵問鼎皆竊周也戎是膚荆是

懲自聖人作經書發勿增出經世者如何攘却吳狄相攻不志以其無

與中國今戎既獲處王都而楚又云關係何如體傳混云不分允

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後秦晉遷之伊川仍從舊地爲號傳所云

陸渾在王都之側即指戎言非謂陸渾之地在王都之側而戎乃居之

也陸渾與淮是二種

○伐陸渾 滅陸渾

經謹華夷之辨因用兵兩致意焉

俱重王畿上陸渾戎獲處王畿可憂中國宜廓清王畿

○伐陸渾 滅舒蓼

麟定

宣公

三

兩志外夷相攻爲王道世道慮焉

總以相攻不志問起上自魏周上看下目將爲中國憂上看

△楚人侵鄭 書楚人侵鄭

經予反正罪猶累者以見之焉

晉成初立句重看此正鄭人遷善改過之由向者背晉之心此番足以

自白改轍最得其時而楚顧侵之哉直說子鄭不妙須從責楚上描出

獨著楚罪獨字有味書楚侵自不必書及晉平 德仲曰只重子反正

罪楚處正是子鄭處然罪楚是聖人書法子鄭是聖人心事不可割然

兩分

會扈 晉不侵陳宋 從楚 楚人侵鄭

經原二國反正特罪外兵以予之焉

只搭侵陳宋同侵比只說從楚不及病中國

晉侯伐秦 納捷爾 納捷爾 歸邾益同

大改過許遷善兩句原只一意如何分出

楚人侵鄭 宋師圍曹 書楚人侵鄭不書鄭及晉平 不書曹師伐宋書宋師圍曹

春秋筆削于貳國能反正責大國不能反已

楚人侵鄭 盾免侵陳 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

亦以予能反正罪不能反已合

麟定

宣公

三

楚人侵 盟齊伐 書楚人侵鄭 不書鄭及晉平 不書曹師伐宋書宋師圍曹

俱是鄭能背夷即華故楚不當侵而伐之

△楚人侵鄭 會吳伐齊 反之正 齊鄭事迹須錄分曉倒楚吳上

赤狄侵齊 洛州 主貳獻傳

宋師圍曹 書

紀大國報怨示端本之責也

不責二族不能討罪只照起下意見二族雖非以討罪舉兵然宋有不

赦之罪亦當自反故總結宋惟有不赦 云要知聖人倦倦討賊意使

人知一爲亂賊人得而加我我不得而加人終身不敢與天下較曲直

然後逆節少弭非但欲宋息兵已也莫之治是人治之指討賊言

傳末三語須體貼聖人意見有逆如宋只當因人伐而自反不可恃強

衆以救人苟人復藉吾之力以興兵兵革何時而息故不書伐宋而書

圍曹全在書法上發意

伐宋 會危 盾救陳 晉宋伐鄭 宋師圍曹

大國負罪莫治故端本以責報怨焉

主傳宋惟有不赦云如單作

晉宋伐鄭 圍曹不得討賊 欠通刪

宋師圍曹 平莒取向

辟定 宣公 三

經于報怨平怨者均責其不自反焉

二傳俱有本字治字強字

比盾免侵亦主自反上不書曹伐宋而書宋圍曹下不書林父伐而書

盾免侵

四 ○平莒鄭伐莒取向書取

觀私心不能平小可爲不治本者戒矣

罪只在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上齊鄭有婚姻之好且挾齊爲重莒

所以不肯也以利心圖成卽利其婚姻之好所謂私係也非指取向只

書取一書法餘俱釋文 朱南圖曰書取正是不獲成証佐切不可干

取上又生枝節者其罪正著其私係之罪絕與強取無干

平莒取向 及齊平去此此 夾谷 歸三田

論平怨之本不以勢而以理也

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于弱小照看 此只統論事勢如此不必

泥宣公孔子事

平莒取向 盟蒲

已不平而強人平已不信而強人信皆不知本者也

會危子家執訊 大棘上易會樂子家相鄭伯賦鴻雁蒙施

經斷大惡自得政得兵論之也

辟定 宣公 三

只發兩可以不從意不重事迹

秋如齊臣致

望國侍利交經所以危之也

纂就謀齊三句串說惟以纂就謀之故賂以土地以不足又以卑屈事

之也義之與比爲可安是形容利交之必危以爲後武高固事倘公不

卽從殆矣此是在齊亦不可保而况天子方伯乎傳中二姜字相應

如齊至四 如齊至五 加國逆同

利交必不可安經爲之危焉

主比年皆至句總叙總收如單不當以義禮分

遂得如齊 卽位 平州 取濟西 如齊至 如齊至 固遼去

望國利交乎大而不免于辱經所以危之也

照傳倒單高固只引以見其危收比年皆至書法

如齊至四 如齊至五 如齊至九 如齊至十 如齊至亥

望國屢以利交而求安經備書以危之也

指月主義如京傳每行必至以此傳比年只指五年如也

如齊集 如齊五 如齊至四 如齊至五 一二比易兩節同

經于望國事大必著其義之安而利之危也

以上二比將來比講發義利安危上義字根從伯來傳無明文不成題

麟旨定

宣公

主

△楚子伐鄭書餘

外兵適加有罪之國經所以爵之也

主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有聲罪致討句極重聖人全意責中國姑借以

寓討賊之法其實楚非爲討賊亦無望其舉義意

年五 如齊至固遼詳書

經詳逾君見辱著其昧禮之罪也

止公請昏便是辱自爲之主特辱內事耳昧禮卽前傳以寡弒云前

對利交言故曰義此對取辱言故曰禮看欲人謹禮以定位可見書法

是詳書 德仲曰宣之誤總誤在纂弒謀齊而取國上後來紛紛屈辱

總是不容不受故極云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

如齊至書至

逾君事大取辱經惡其昧禮也

書法收書如齊于高固遼之上

高固遼只就強婚上斷

逾君之辱昧禮所致也

高固遼會說

內君不能如自強之臣者歉于禮也

將子產形宣公在所以取辱上斷他昧禮非謂不能執禮以辭

麟旨定

宣公

主

高固叔姬來書及書來

春秋紀違禮之行罪各有所歸焉

女叔聘君命 高子盟公事 下易友治盟阿

大夫適國奉君命受公事者也

舊以高子盟爲奉君命其命高子乃傳料想之詞耳指月改作公事極

是 會言出高子盟主其命 簪道告會勘謬 作公事

楚人伐鄭書人 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外夷非討罪之兵經所以貶之也

主九年伐鄭傳要發聖人汲汲討賊意玩與師動衆云 卽合四年伐

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也

六 盾免侵陳 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

筆削伯國討貳之兵正其失主盟之道也

此傳責晉全在一遽字蓋據左氏陳及楚平之下荀林父便伐陳而今

又侵之略不踰時故曰遽母乃于已有關亦傳者揣度之詞不會實說

何闕就德言則曰仁智就兵言則曰義就主盟言則曰道要之省德而

反仁反智則必以義用兵正是主盟之道仁智泛論林父原是伐盾免

原是侵但伐者有詞侵者無詞故削伐而獨書侵耳不書陳及楚平只

入叙事中

麟旨定 宣公 元

楚人伐鄭 盾免侵陳

同單伐與侵並用上比只見陳及楚平林父伐陳事實

盾救陳 上將 裴林伐鄭 四國侵鄭 再連 楚人伐鄭 即楚 盾免侵陳

經原伯德不能固小責其失反已之道焉

同單不叙事流水講或去本比只用不書伐陳然欠完

盾救陳 裴林伐鄭 四國侵鄭 去四即侵即侵陳宋傳

稽恤患連兵之事而與國之背德必有故矣

命上將對下再字看只開明說晉要懷陳合陳必不輕叛晉意若大諱

晉德則是陳有負晉之罪而非晉德之闕矣天下惟素所愛憐者一

且捨我而去則倍當自反不可遽加師武

盾免侵陳 非義 會扈伐陳 合禮 加盾救陳同

伯兵討貳之得失視其反已者而已

加楚人伐鄭 陳及楚平 楚師伐陳 取成而還 同

盾免侵陳 宋人伐陳 下加衛救陳只照書法

兩干責人之遽者皆責其非義焉

上不內省德 云 則非義矣下不能內自省德 云 非義舉矣

盾免侵陳 叔弓圍費 不反仁智 俱有筆削

經于討貳討叛之兵皆責之以自反焉

麟旨定 宣公 三

比盟蒲是不反信義上失主盟之道下失固結之本

八月 比十五年 鄭人伐鄭

經紀望國物變欲人君慎所感也

玩宣公不知 云 全要今日成心天變而修德意致災意輕

伐莒取向 八月 去同 伐萊 伐邾取釋 伐莒 初稅畝

望國屢勤兵而卒變法昧于承天者也

照傳申作前止一伐莒餘皆在後故曰善惡之感萌于心 云 言天人

感應其幾甚微也由兵煩故賦重不可以兵賦分

伐莒取向 伐萊 初稅畝

望國數兵而卒至于困民忽天甚矣

一串下入天災在內惟感動天變致年饑用乏而改助云也

伐莒 伐萊 黑壤 會楚于宋 合秋金至傳

望國兵好之煩數忽天甚矣

此傳云軍旅數起賦斂既繁後金傳云煩于朝會賂遺之未俱求

敵俱入矣氣應之句上伐莒在前伐萊在後下黑壤賂晉會宋賂楚

年七 良夫盟

觀與國前定之盟盟不足貴見矣

此傳盟不足貴全在前定上論謂如此而盟宜足恃矣而卒有黑壤之

麟旨定

宣公

至

事尚有何盟足恃乎其實黑壤非衛叛魯只比事以見盟之不足貴耳

加黑壤串作如單再加四年公如齊五年公如齊只作來盟緣故

有以前定向搭諸盟者無味剛之

良夫盟 黑壤去同 盟毫北 楚鄭伐宋

要盟之效兩于極不可背者而驗之焉

伐萊公至大旱

內外同虛小之師春秋詳示其譏焉

猶龍曰書會雖是事實書法然即齊志便可斷罪繼以伐致即師行之

危亦可知矣亦字承罪齊來則知罪齊處原不輕而以公與齊

總結書會書至兩項則齊魯之罪自當年重軍旅之後一段是獨說宋

早宜以齊魯混作于前而以大旱依傳繼于後舊說專責齊破示

內君黨惡而召災春秋深致譏焉

伐萊 至伐萊

內外連兵虛小不德甚矣

危字就恃強凌弱上看蓋天下惟義則安而恃強凌弱能無虞萊之致

死于我乎 觀傳公與齊侯云則傳意原不專魯立講者固非獨重

魯亦未是聯絡說方得之

會伐萊 書至

麟旨定

宣公

至

會字提過齊魯混作

至伐萊早 書至

內兵不務德而致天變經所以危之也

只主魯作以不務德及危字重講而以大旱發于後不可以師危天變

分股危字本恃強凌弱上發征伐煩興怨咨並起 只公至單主危字

大旱 書

內君召變而不能弭經所譏也

重感動天變上或不寧或雖寧而不雨皆不可知活用于後

平莒取向 伐萊至 加時來入諸各以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起



經原志以紀事內君兩有罪焉。

公所欲故書及齊志故書會俱解事實繼以取向繼以伐致俱斷罪在魯然須從魯欲齊志生情會用齊與魯為齊用俱要發。

會黑壤 書會不書盟

經諱內君不直之辱存臣禮也。

行有不慊即是不直指不事盟主說不必扯纂弑文以略免是驗其不直作文就書法上看要發得婉曲收書會不書盟書會已是不諱矣不書黃父之盟猶疑有隱乎爾蓋書盟當書公不與盟矣。

如齊 如齊 黑壤 加伐萊同

麟旨定 宣公 重

原事而知內君不直所以諱其辱也。

同單。加楚人侵鄭是晉成初立。加沙隨平丘不與只比論書法。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儵如之譖 邪言之詆

國君兩見辱而無歉經直詞以紀焉。

年 公至自會

以略而免危可知矣故書至借盟唐傳會盟之危作。

遂如齊黃復 乃者 其日後

大夫奉使之不終非臣節矣。

乃復二書法總是聖君命一意。

遂如齊黃復 句侵齊殺還 奉使而聖君命可護 為將而權君命可予

使將分作以至復字還字比復事未畢還已畢事。

有事太廟 時祭者合高會禘而享之太廟

望國舉時祭合乎禮之常矣。

。若非仲遂之卒有猶繹事則此為常事不書矣。

遂得如齊 即位 有事太廟 歸父如齊 主因私勞而世官作 題意不佳應刪

猶繹萬人去魯 猶

望國祀事之變經譏其失遇臣之禮焉。

春秋非欲宣公全始終之恩于仲遂只因此以存君臣之義耳故知不

麟旨定 宣公 重

可故字最重。

加會首止會蔡丘只引起倒本股作。

躋僖公 猶繹 兄弟不先君臣 隆君猶必寵臣

春秋兩于內祀示尊君遇臣之禮焉。

有事太廟 猶繹 有事武宮 去樂卒事 以禮之得失比頗整 但題面欠佳刪之

晉狄伐秦 血書于策

伯國資夷以報怨經罪其失職焉。

晉主夏盟五句是見狄當據秦當安以責會狄伐秦之非後與師動眾三句正與此應侵崇起怨只在中翻斷不另作一意作文以傷類合入。

失職內發而以自反挑之攘夷正以安夏不分

加城濮踐土只引起伯職

踐土城濮同敗箕有救秦師伐晉晉狄伐照單股

伯國資夷報怨經本其失職而罪之也

○踐土 敗箕 有救陳易晉侯伐衛殺江同

即伯國世修其職失職者魏矣

以踐土文公首主夏盟身任安攘之職作一頭裏之敗狄攘夷也而諸夏賴以安靈之救陳安夏也而夷狄因以攘皆能修主盟之職分二脚

只敗箕有救講能世其職虛粘主盟來

麟旨定 宣公 星

侵崇 秦師伐晉 晉狄伐秦

伯主啓蒙而資夷報之失職甚矣

照出起釁仍重資夷上作 去秦師伐晉邪照傳串作

有單出城濮晉狄伐秦一攘夷一資夷題意不全刪

晉狄伐秦 盟蒲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乃復云云既不知反求悼信明義以補前愆又欲云云

啓怨而資夷以報之啓戴而恃信以要之皆所譏也

晉狄伐秦 晉伐鮮虞既不知自反云云已可答矣乃復云云視其殘虐云云則亦已矣而效云云

春秋嚴大防于伯國資夷效夷兩示奪焉

晉狄伐秦 執成轡黃夷俱根晉主夏盟來斷

○滅舒蓼書而不辭

經志外患可憂示內治不可忽也

將爲中國憂句重與中國何與句相應正見不可無攘卻之謀不必講

如何以攘大要是防之未然不可坐待其及是時楚莊竊伯叔敖已相

伐山戎 滅舒蓼伯兵遠舉聖人示治內之意強夷近逼聖人示攘外之意

滅舒蓼 會楚于宋

經紀外強內屈經世之謀略重矣

城平陽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

楚師伐陳

麟旨定 宣公 吳

取成而還主會虐伐陳傳晉主夏盟又嘗救陳云

九年 如齊至度如京書若如齊臣如周而特書王正月

經于望國行禮之失特表其無王之罪也

現聞先生曰舊說固渾鄒安成以先後疎數君臣三段分斷亦未融當

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則先後君臣意已括盡矣一聘

再朝亦是統就宜公論起觀每行必致書法自不專屬此題故傳首以

淺言之正與傳末書君如齊臣如周之句相應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

以惡顯而易見非意義之所在也只點破君臣春夏四字而見比事可

考意遞到宣公章國九年只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明其慢王之苦此而

後以聘觀四句一滾重發蓋至于君臣義失倍畔侵陵則有不止于一時之顛倒錯亂者聖人于此不勝無窮之憂故特書王正月以彰其無王之罪而警天下之為人臣子者意至遠矣豈比事之教所能盡哉單收王正月一書法書至不必用魯宣凡行皆致而春王正月則為聖人之特筆

春王正月如齊至秋王正月玆

經于內君事大特表慢王之罪也

以重于事齊形出慢周之罪全在王正月上發揮不涉大夫聘

茂如京無書法

麟旨定 宣公 五

望國徐遣使以聘王罪自見矣

主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繞一往聘二句須把事齊相形不君而臣不朝而聘不春而夏有三段王來徵聘則雖大夫之聘亦非公意也可作結

公如齊 茂如京

內君慢王之惡比事可見焉

既無每行必至不用疎數意只以君臣先後相形收比事見惡

如齊至四 如齊至五 春王正月如齊至 茂如京士同

望國事王不如事大其疎數可考也

主宣公享國云 深罪之也一段只重一聘三朝相形而春夏君臣于

中帶見收每行必至若曰何其數至自齊不聞至自周也不可牽前傳危意

如齊至四 如齊至五 如齊至

只就事齊數上形出慢王收每行必致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王正月公在楚二處都在春王正月上發揮

經兩表月以紀事而尊君存君之義明矣

茂如京 國佐聘

經紀內外修禮見忠孝之胥失焉

上享國九年下未踰年上臣如背叛侵凌下君命喪師失地

麟旨定 宣公 五

會扈伐陳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

經紀好兵即近禮者而益徵昧義焉

只就會扈待陳而陳侯不會事迹看出子晉罪陳之意眾輯見公憤要之兩意貫一串不得截然兩開禮義字要發傳意總在一待字縮結觀

其云經所書者子晉罪陳之詞也可見只一書法曰林父帥師特驗兼

將之實耳

會于扈

即伯國招携之好其禮足觀矣

待而不遠加兵有責已厚責人薄意幾于自反而有禮句要玩無書法

林父伐陳

伯臣兼將以討貳與國昧義之罪者矣

兼將是事實非書法可起不可收從衆輯內發出陳罪

盟新城戰土 盾救陳 楚師伐陳去同 會扈伐陳去林父伐陳但不

經原伯義之不可背與國之背義可討矣

只用晉主夏盟一段重不會上斷罪不必牽子晉 加楚伐鄭盾免侵  
總是惟楚之即

盟踐土主盟 盾救陳又嘗 楚師伐陳惟楚

觀主盟恤患之迹而外與者背義矣

麟旨定

宣公

吳

辛酉南闡出此三比或擬楚師伐陳會扈伐陳題意不完刪之

盟新城 盾救陳上易踐土垂範並同

觀伯國主盟恤患之事知義不可背矣

傳中二句原側下體又字串發

楚人伐鄭五 楚師伐陳

兩觀與國之從夷昧義之罪見矣

主惟楚之即句上陳及楚平下取成而還

執鄭詹 會扈失自治之道

執濤塗 伐陳德衰 皆有自反意

晉侯伐衛 會扈伐陳先朝伐伐服叛以義

盾救陳 會扈伐陳恤患合義

有主責陳者破云 與國背恤患之德昧義昭矣

盟召陵 會扈伐陳

經于二伯兵信懷遠招携之道明矣

伐鄭圍新城 會扈伐陳

二伯用兵得討罪之義招携之禮也

盾救陳 林父伐陳 入陳 宋師伐陳 比伐陳救傳

背伯而討之有禮可予德夷而討之非義可罪

麟旨定

宣公

早

、林父伐陳書林父 韓厥伐鄭不書子 加會扈次鄭以有禮放義起

春秋筆削討恤之兵昧義者之罪著矣

上晉主盟救陳之德不可背下楚蠻夷集矢之德不足念

盾救陳 鄢陵

即上題脫母借德有輕重句立論太鑿應刪

盟新城 盾救陳 戍陳 會鄒 脫比陳逃傳

與國兩背伯皆未知伯義之不可背也

宋人圍滕稱人

大國乘變虐小不仁甚矣

滕既小國，又方有喪，一申說下，於哀弔恤皆指伐喪言。重伐喪，上虐小只帶之動大衆，將大夫起處點破。書人是貶詞，是從書法上推出來的。

伐鄭缺救鄭

經舉重以惡外暴，錄伯救可推也。

只就重兵凌夏斷罪，不必說無罪可討。三年之侵，五年之伐，亦點入以甚其罪。書法以書爵為主，而以書救作證。證處須發一段，此傳通是辨書法宜在書法上發見一字為褒貶意。

楚子伐鄭書爵

經于外夷凌夏特舉重以著罪焉。

麟旨定

宣公

里

只在重兵上發，不用錄救意。

缺救鄭下書爵卻缺救鄭

觀經紀恤患之師，則知爵外者之非與也。

以稱野罪楚問起，將錄救證明書法，婉轉翻斷，勿涉于音意。

楚人侵鄭 楚子伐鄭 楚人伐鄭 伐鄭缺救鄭此傳無十年

經詳外夷之兵，舉重以著其暴焉。

上三比照傳遞過重，本故作書法，只稱子，書救將來一驗。

楚人侵鄭三 楚子伐鄭四 楚人伐鄭五 楚子伐鄭九

春秋于尊外兵，正分存防之意見矣。

上存國同序序不序，異下尊君外夷與殊會同。

出糾聘家父聘盟蔡丘盟平丘上二比詞異下武執虞公城郭楚子伐

楚子伐鄭九 武彘帥師會伐鄭單伯會伐宋後幽盟雞澤同

詞異比滅鄭書名 滅鄭書爵 詞同比猶朝廟幸其不猶三望已讀其不

求賄 楚子伐鄭九 崔氏奔 楚子伐鄭十

春秋之同詞有事異者有意異者

崔氏奔伐鄭十 二傳比事異而詞同詞同而意異事與意有別事即事實意

或同事而不同意事就本人言意就聖人書法言

如齊五月至

經詳望國事大甚慢王之罪也

麟旨

宣公

四十二

回今日奔齊舉而追論前日不奔匡王舉一套做下相形諱

伐凡伯 春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春秋紀約而獨詳者所以罪慢王也

上比只問起如單收皆致書法

春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兩紀望國修禮而均著其慢王焉

常變混作勿大開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舉而奔齊喪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經紀望國君臣事大而皆罪其慢王焉

奔喪會葬總斷慢王收詞繁而不殺 加乃不郊納入本比

楚人伐鄭五 楚子伐鄭九

兩惡外兵正倫謹防之意皆見矣

同是猾夏但上自不能討鄭論故貼治黑下自重兵凌鄭論故貼謹辨

、楚人侵鄭 伐鄭缺救鄭傳而合

貳國反正著外暴以予之外夷凌夏錄內救以罪之

晉侯伐衛 楚子伐鄭上易公伐衛同照若將不稱師句

外夷凌貳經援舉重之例以著惡焉

江黃伐陳 卻缺救鄭托外兵以顯伯主之善謀

伐鄭缺救鄭 伐鄭書救鄭托伯救以顯外夷之凌夏

麟定 宣公

兩惡外夷虐貳皆錄伯救以顯其罪焉

楚人救衛 缺救鄭加伐衛伐鄭同

春秋兩托恤患實復怨猾夏者也

題雖出二救講意却重二伐上

伐鄭缺救鄭 戌鄭良救鄭只二救同

經貶猾夏罪逼貳皆錄救以見焉

伐鄭缺救鄭 韓厥伐鄭 壬夫侵宋

患有當救不當救者聖人之筆削異焉

缺救鄭 書伐鄭筆伯救罪凌夏

觀魚傳伯 滅下陽百里美 及荀息仇牧同 會夷儀吳嬰

歷觀大夫處亂嘿與生未必非也

四人俱當可者側重當嘿當生

未比易哀奔欠通或衛侯奔孫寧逐君伯 入夷儀齊嘉穀

滅下陽 敗穀 敗箕 彭衙

同上 當可就一人說奚不諫虞公貪璧馬而諫秦千里襲人狼膽不

死于敗箕立續簡伯之日而死于彭衙馳秦師之時奚與蹇叔同諫同

哭師事見公羊勿誤認蹇叔為矣

取糾小白 滅下陽

麟定 宣公

觀大夫處亂見死生語嘿之宜焉

一比兩人一是一非召忽死不若管仲生之奇諫不若百奚嘿

哀奔 宣即位叔盼 與齊如晉同 加入陳代殺洩治

兩節善處亂之臣效忠者可惜矣

須體傳意從洩治上看出若異姓者如子哀云 甚實戚耶如叔盼云

云不可板對公子甲意諸仲遂行父可引入須知二人之高全在不

任官不受祿時若居官食祿而又求遠害則不忠之尤者矣治之盡言

而死與二人亦自無愧但看數爭一先後耳

舊格遂如蔑如行父如歸父如影叔盼以傳題當本比不通之極

衰奔 卽位宣 宋楚平 華元 衰襲四佐 比吳伐我傳

智以處難 忠以紓難 皆人臣所貴也

○子衰奔 若易盟成或執曹主比歸傳子臧叔盼

如齊至不齊月

經略詞以紀事大益知謹分意矣

春秋中有發傳在此而寓意在彼者此類是也玩傳中比于君臣名分

之際一際字則知慢王貪利罪原無大小但其際有不同耳

行必至便知慢王是通責如齊的律今蓋九年如齊之後卽有如齊

兩事相形顯然事齊不事周此正君臣名分相關之際故必書王正月

以表之今年如齊不過繳歸曰私惠此特關於義利之際比關於名分

之際者不同雖不書月可也

加歸濟西只作事實

春王正月如齊至九 春如齊至十

觀異詞以紀事大得春秋謹分之意焉

總叙開起以下比形斷上比發聖人謹名分意○加茂如京歸濟西只

在書法上翻論如單

如齊至 歸濟西 取汶陽 如晉至去濟西汶陽同

望國兩因利事伯春秋均貶其慢王焉

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王季子聘

辭觀望國慢王見王寵之濫矣

四國伐鄭 王季子聘兩傳自是句比

經紀兵好罪伯德之衰王靈之替也

伐邾取繹

經罪虐小之兵欲其用之於討賊也

盜字對奉天討罪說重看將貴卿舉大眾二句方見舉事之慎

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經於內外之兵皆罪其棄義焉

以陳罪總起中畧分天子不能則方伯方伯不能則四隣鄭居大國之間

在邦域之中可點入上比勿褻入德力字

行父如齊歸父如齊

望國亟於事大由昧爲國之禮也

初聘邾故是一提頭齊侯祠立至免於討都承此二句一欲免弑君之討一

欲免伐邾之討也貪於取繹一段是抽出言之非另一意備書著罪則總結

之也不知爲國以禮雖指篡弑取繹然勿執定不篡不取爲禮須照爲國以

禮者無憚於強活看亟行繼往須體發作文篡取不對以篡爲主串入取來

行父如齊

望國昧禮事大經著君臣之罪焉

體亟行二字發

○滕子朝 穀鄧朝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詳聖人屬詞之意，豈不泥于事者也。

重詞之同異，上見聖筆之妙，要發不可泥其詞而一視意。此自看經者說，朝桓同，貶爵書名異，攘夷殘夏異，書伐國而圍邑同。

荆伐鄭 楚人伐鄭元 楚子伐鄭四 楚子伐鄭九  
俱楚成 俱楚莊

上舉號書人異，下書爵同。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會表伐鄭 柴林伐鄭

上首宋首邾下地而後伐。

○召陵 葵丘 袁婁 平丘  
宣公

上書來書及下再言。

如齊至 如齊至 崔氏奔 立朝

上事齊同，書月不書月異，下宗強世卿異，稱氏同。

城邢 城楚丘 會育止 會鍾離

上存國同，再序不序異，下尊君外夷異，殊會同。

出糾聘家父，聘盟葵丘，盟平丘。  
上二比詞異，武執虞公，書人滅邢，書名。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 或聲帥師會伐鄭 單伯會宋伐 不序

後幽盟難澤 稱同 同或滅邢 書名 滅變 齊魯 衡朝廟 幸其 猶三望 不巳

書猶 股數雖多，總之俱不重，事跡只發傳意，為是。

○求購 楚子伐鄭 崔氏奔 楚子伐鄭 比楚子伐 車傳  
春秋之同詞，有事異者，有意異者。

事異而詞同，詞同而意異，事與意有別，事即事實，意或同事而不同意。事就本人言，意就聖人書法言。上易圍新城圍緡同，緡傳自有其事，異矣，句當以十年伐與緡傳比。

如齊五月至 如齊止此此多一五月字

經詳望國事太甚慢王之罪也。

因今日奔齊喪而追論前日不奔匡王喪，一套做下，相形謙。

伐凡伯 春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春秋紀約而獨詳者，所以罪慢王也。

上比只問起，如單收皆致書法。

春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兩紀望國修禮均者，其慢王焉。

常變混作，勿大開，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加歸父如齊。

中略點三段。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經紀望國君臣事大皆罪其慢王焉。

以奔喪會葬，小分總斷，慢王收詞繁而不敘，加乃不郊，納入本比。



◎歸父如傳亦有此三比但首比微別此傳論不朝周故出九年如後傳有不辭屈辱句故出五年如須認

平國  
得  
寧母  
開納  
賊殺  
包容  
諫評  
狂直

管仲諫受子華先軫怒釋三帥不顧而唾未繳陳靈不能遠色修身殺諫臣以取弑爲後世永戒意○使有國者納諫容直就理人意思諫豈可擬題

宋師伐滕

經重討賊故致意于大國之虐小焉

重不能討陳上虐小帶說且滕不事已

宣公

云明滕無罪正兄當矜恤非

滕肯定

二意已德有關虛說用大眾正應力非不足言不用之彼而用之此也

加鹿上或曹南照仿主餘業提起同單

圍新城

伐滕子不盡用于討罪  
譏不移用于討賊

宋人圍滕

宋師伐滕  
不恤喪  
不討賊

兩觀大國虐小仁義胥失矣

宋師伐滕 伐邾取繹

經于內外虐小之兵皆責以大義焉

以陳亂立案上從上公伯業論起下從貴卿大眾論起

圍滕

伐滕 鄭伐許 鄭伯伐許

比鄭伯伐許傳

迭紀兩國之虐小殊詞而貶各見焉

前圍滕稱人此伐滕稱師前襄公伐許既狄之公悼公又伐許復稱師歸父如齊

即貴卿事大內君慢王之罪見矣

貴而有寵句重看正與如齊五月至傳使微者對照收比事

平州

如齊 如齊 歸濟西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經許望國徇私以事大直罪其慢王焉

照單混作 加乃不郊蔑如京同

如齊至

五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滕肯定

宣公

辛

同單生謹事沒親弔又貴卿會葬 加如齊至 同

△四國伐鄭

稱人 前年鄭敗楚師恐楚深怒故與之平

伯國恃力爭貳經深責之也

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德對力看鎮撫對爭看鎮者鎮服其心使

有所恃以無恐撫者撫綏其國使有所感而悅服貴胥力爭全要本楚

來方透無愈意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辰陵 去 同 圍鄭 戰鄭 晉侯伐鄭

經詳內外力爭獨重伯國之罪焉

以本比恃力爲主責楚益輕正所以深罪晉也混說勿分貼亦勿逐股

魯齊恕書法○舊加入陳作恕楚今去之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同上申作如單

楚子伐鄭九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十

經原伯主力爭之非故因用兵而獨責之也

一串作伐鄭之後鄭及楚平本非得已晉不以德鎮撫而力爭之晉伯

且然楚之來特夷狄常態耳故輕楚而獨罪晉九年伐鄭只影居大國

之間比時卻缺救鄭鄭未嘗從楚從楚在今日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晉侯伐鄭加鄭鄭同

內外爭威春秋獨以競力罪伯焉

麟旨定

宣公

至

重本股通主青晉 去首比恕楚責晉小分要體自是二字前後總發

楚子伐鄭十 辰陵去 國鄭 戰鄭 晉侯伐鄭晉搭入陳作恕楚無干去之

經屢怨外而責伯惡力爭也

即前題脫母輕楚責晉正為罪在晉混作首尾用本股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宋師伐陳 楚子圍宋 比伐宋傳

紀兵而兩專其責見德義之為重矣

上責楚益輕罪在晉矣下責宋為深若變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王季子聘

紀王室典禮重傷王不振也

縱未舉法句宜重發

如齊至 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齊 王季子聘

詳觀望國慢王見王寵之濫矣

四國伐鄭 王季子聘伯德之衰王靈之替兩傳自是句比

伐鄭取繹特書取繹

經罪虛小之兵欲其用之于討賊也

盜字對奉天討罪說重看將貴卿舉大衆二句方見舉事之傾大而小

用之故曰為盜

四國伐鄭 伐鄭取繹

麟旨定

宣公

至

經于內外之兵皆罪其棄義焉

以陳罪總起中略分天子不能則方伯方伯不能則四鄰鄭居大國之

間都在邦域之中可點入上比勿襍入德力字

行父如齊歸父如齊備書不辭

望國亟于事大由味為國之禮也

篡弒懼討是妄說根由貪于取繹又是新開之釁故抽出言之不可立

重不知為國以禮雖指篡弒取繹然勿執定不篡不取為禮須照為國

以禮者無憚于強活看亟行繼往須體發

行父如齊

體亟行二字發君臣同責

冬歸父如齊是年兩歸父如此有冬字

望國有畏而端大昧禮甚矣

貪于取繹正是不知為國以禮禮即天理故曰避曲則氣必餒非二意畏齊畏其間和之故然亦須略根篡立

加取繹根貪利講同單

父如齊 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 冬歸父如齊

照傳例本比須體未晚亟行繼往字發收備書不削書法

國佐聘

麟肯定 宣公 重

大國忘親而修禮守身之本失矣

速葬是已前事重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上仁親即守身之本

加戰筆取汶陽只照喪師失地一直做下再加斷通補策密並同

加歸父如是速葬事寔

△楚子伐鄭稱爵 晉士會救鄭逐楚于頓北而繼餽之

不貶外夷爭貶責伯之意可想矣

從書法上發書法以稱爵直詞為主以不書救證之意字知字須體意

不以楚為罪者意在責晉也全在無愈于楚上論不重斥楚亦不可以

今日士會之救為競力若曰于晉尚然楚何怪矣若晉能以大義鎮撫

爭鄭夫何敢

救鄭 楚子伐鄭

經兩爵外而致責不同于筆削伯救可推矣

以兩稱子總問起分疏責楚責晉以書救不書救證之全要相形發得此事以觀意

除缺救只收稱子要見詞同意異二救總證一句在尾不可分

缺救鄭 楚子伐鄭

直從二救上推起大意同上

楚子伐鄭 辰陵

麟肯定 宣公 焉

不貶猾夏從夷者皆以中國律之也

上用四國伐鄭比斷下用伐莒攢函比斷

晉侯伐秦 楚子伐鄭

春秋兩爵內外有顯改過之善有顯恃力之非

楚人侵鄭 楚子伐鄭著反正之善 顯爭貶之非

楚子伐鄭 樂書伐鄭削士會頓非之救以責晉 削子重侵陳之救以責鄭

兩削救兵為競力趨利者戒也

楚子伐鄭 伐鄭次鄭士會 下易王夫侵同 子辛

經削內外救兵爭貶從夷之罪著矣

楚子伐鄭 <small>十貞救鄭責競力罪過重</small>	辰陵 <small>得善于經而無貶</small>	經重討賊姑寬從夷之禁焉	楚人能謀之指入陳時言此盟未見謀討陳只因楚後來能討故不貶從之者非予陳鄭也陳鄭無貶就書爵言中國不能令句重看經之大法至不可一朝居一段極重蓋中國夷狄其防易知中國變為夷狄其防之潰有更甚者聖人所以汲汲于正倫也但沉拈傷中國尚未提要盾免侵陳楚師伐陳四國伐鄭楚子伐鄭辰陵伐莒攢函入陳	麟旨定 <small>宣公</small>	經諍爭貳而恕從夷者以中國之遺義也	先提本股以爭陳爭鄭遞過問書法以中國不討陳而楚能討直做下發棄晉從楚所以無貶意	楚師伐陳會扈伐陳四國伐鄭楚子伐鄭辰陵 <small>加入陳</small>	經嚴討賊之法雖欲爭之國而不貶其從夷也	去辰陵單主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旬無味	辰陵伐莒攢函入陳 <small>只辰陵入陳亦同</small>	經恕二國從夷以大義獨舉于外也	以下三比從中為案如單作去入陳則單說中國昧義所以不貶從
--------------------------------	---------------------------	-------------	--	-----------------------	------------------	---------------------------------------	---------------------------------------	--------------------	-------------------	---------------------------------	----------------	----------------------------

夷	伐莒攢函入陳	外夷獨能舉義則從夷者可恕矣	楚子伐鄭 <small>四辰陵歸生微舒俱本諸夏不能討來</small>	經重討賊有爵得夷者有爵從夷者	辰陵國鄭	經恕夫從夷得見者為大義也	一以其後之能討一以其前之能討	辰陵伐莒攢函入陳國鄭戰邲 <small>只辰陵戰邲同</small> 比戰邲傳	麟旨定 <small>宣公</small>	經予外夷之舉義恕其從之者惡其敵之者	辰陵曹歸自京	經恕從夷而譏失刑者不欲天下之有亂賊也	二傳皆有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句上重誅討論下重賞罰論	辰陵會申	經于從夷者而或恕或貶重太倫也	以中國人類意總起討篡弑之夷則可從主篡弑之夷則不可從	伐莒攢函 <small>重其事</small>	經譏兵好之真以其非討逆也
---	--------	---------------	-------------------------------------	----------------	------	--------------	----------------	---	-----------------------	-------------------	--------	--------------------	--------------------------	------	----------------	---------------------------	-------------------------	--------------

春秋正法至故略是即舉號之旨以明中國為內故當詳夷狄為外故當略詳如稱公稱侯細分爵秩略如戎狄吳一舉舉號也此上只了肯外詞一段意今中國有亂至僨平雖相承說而插入伐莒一比則失肩背云須說得有分曉蓋求成于狄則頂舍中國之亂說來若伐莒則以區區小事非討賊之大義比也書法只是直書其事勿牽上會狄作文總叙總起中略分總束扭住方伯四鄰重發

伐莒

縱惡而虐小望國之合兵傾矣

主魯會齊作莒恃晉不事齊齊平莒不肯故會伐之

麟肯定

宣公

聖

攢函

伯主縱內亂而結外成不知類矣

不討弑君之賊而會所當外之狄重不討賊上春秋詳內略外意須起處發明收直書書法詳略就書法說玩傳首數語自明有謂晉不當詳所略略所詳為素內外之防者支離不通之甚是鄭刻誤于前而今復誤于後也

會潛

攢函

鍾離

加伐莒則單作

經展致外夷之詞嚴大防也

不與夷狄會同即會潛傳正朔不加奚會同之意自春秋正法上論別

石門 攢函

知三會皆事之變而非非法之正矣總叙混作只重外夷狄上有純夷變夷二樣要說治以不治方得略他本旨責中國意帶之收舉號書法經紀會盟而詳略其詞示內夏外夷之法也

總叙問起分作詳略在稱爵舉號上見鄭議刪以詳略不係書法也出會鄭會溫攢函鍾離同上二比亦有易首止葵丘者

攢函

澶淵故 內亂而結外成

宣公

楚子入陳

不稱取陳而書入

聖人重傷中國之義曲于未有功者焉

麟肯定

宣公

聖

子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一章大旨繼以討其罪為義云明說書殺為子書入為貶矣或曰以下連書入亦說到子楚上雖曰子之正排

猶書入陳以貶之句言書入不可謂非貶然以取陳而書入則雖曰子之可矣重傷中國與傳首諸夏之罪自見句相應傳首責楚亦不輕須重發楚罪而跌入未滅方妙義利字要剔明仲先曰此傳分上下截看上截全是子楚故曰後書入下截深美其功故曰未滅書入總是曲致其子德仲曰須知聖人子楚不是子其意念子其功績楚之所以見子亦不是寬假夷狄無非重傷中國也作文切不可認真果講

久陳 傳首諸夏

外夷貪而獎亂經以其功恕焉

傳意謂楚莊意本貪陳後雖復封若能改過然鄉取一人甚且納其亂臣存亡興滅者不如是矣獨討舒之功出于中國所不能故不得已而

予之主或曰以下一段

城濮

入陳 誅伯主之志而略其功  
子外夷之功而滅其罪

入陳

宋公伐邾 正倫  
扶弱 皆不責其貪

上重功字下重意字上不稱取陳而書入下書伐邾不書取蟲

入陳

圍蔡 討罪 不計其貪  
復仇 不計其暴

入陳

柏舉 楚莊意在滅陳  
闔閭懷謀楚之心 俱在傷中國上發

麟旨定

宣公

堯

有正倫恤患之功者皆不必計其心也

入陳

入郢 不以過掩功  
不以善掩惡

入陳

吳救陳

聖人兩傷中國以討罪恤患之自夷也

納寧行父

特書印納

外夷獎致亂之臣經所不與也

主

楚子圍鄭

止書圍

滅外夷虐貳之罪念其正倫之功也

不可實講討賊如入陳股只在聖人取大即追念楚功上空空峰旋發

上無天王一段圍鄭亦非小過須形容馮陵之罪極大倒入末滅方發

得重大倫意出玩傳雖如猶從字可見退師意不用全在書法上理會方與入陳有別蓋入陳猶云討罪圍鄭則猶夏矣或云若當時不封

陳不退師則寔滅之矣寔入之矣春秋亦未必從未滅如是也然聖人

爲大楚子正倫之功故因其復封也未滅而書入因其退師也未滅而

書圍只于書法內帶出若入講中似兩層意滅而書入固是輕典戰不

言伐四句初不是從重典乃舉其重者也如言戰則伐不待言矣之例

加伐莒攢函要見諸夏不能討而彼能討意有去戰即圍縉出者

戰奚

圍曹 入滑 滅江

麟旨定

宣公

梓

經紀用兵而各舉重者蓋其例也

典是書法倒是紀實言重者既書餘不足紀也雖泛說例亦見無節可

取故不滅重從輕

入陳

圍鄭 加伐莒攢函同隨意加滅入二比只照書法

兩滅外夷之罪以正倫之功大也

予楚縛討陳一事宜總發起處須以二罪揚起復封退師略點

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入陳

圍鄭

罪縱惡而兩嚴其法  
大正倫而兩滅其罪

入陳

圍鄭

吳伐邾

黃池

比伐鄭傳

都重君臣上論

經于外夷因正倫而終恕之因偕分而終黜之

雖如楚子云後雖強大云都重君臣上論

、入陳 圍鄭 同圍齊 至伐齊 比同圍傳

經兩變文以紀兵子正倫恕抑暴也

變書重之例而從末滅春秋取大節略小過變不書同之例而書同春

秋阻橫逆抑強暴

△圍鄭 入郢退不掩功 功不掩過 加人陳柳舉同

經紀外兵功過各不相掩也

○戰郢敗書及特以林父主之 總一書法

經紀伯兵之劍專責夫主兵者焉

麟旨定 宣公 空

總非觀釁一意按郢之役以下又明非觀釁之非獨在林父其曰知難

冒進即非觀釁也大意云晉不討賊而楚能討義既不敵而況楚又已

退師則晉自不得以救鄭為名而與楚戰即有先殺欲進接法行辟誰

敢不從乃知難冒進非自取敗哉故釋楚而以晉主之又分責六卿

而以林父主之總一書法

○辨六傳混題○戰郢傳止有人陳圍鄭○滅蕭傳止有人陳圍鄭戰

郢無清丘等股○清丘傳有人陳圍鄭戰郢滅蕭伐陳救陳無圍宋○

伐陳救陳傳有人陳清丘伐宋圍宋無圍鄭戰郢滅蕭○伐宋傳止有

滅蕭清丘伐陳無人陳等比亦無救陳圍宋○圍宋傳止有清丘伐陳

救陳伐宋

入陳 圍鄭 戰郢 書救鄭 偏陽

經于伯臣冒進之師責之以將道焉

以入陳圍鄭辨起失觀釁之道而以書鑒照斷同單

加戰泓城濮見兩皆楚救一以宋主一以晉主此獨晉救而及在晉為

與常詞異 此等辨書法股數極無味應去之

入陳 圍鄭 書救鄭 偏陽

即外釁無可乘富為二將之專制矣

以敵勢將權分各暗形林父 此抽腰題也主客不倫近頗好之

麟旨定 宣公 空

、入陳 圍鄭 戰郢

原外夷用兵之迹責伯國失觀釁之道也

戰郢本以救鄭上二比雖對起宜軒輊倒圍鄭退師意入手不必泥林

父主將意

、戰郢 書救鄭 偏陽

經嚴主將之責論其權也

諸帥又皆信然句見獨一先殺欲濟正與八人二帥反照曰遂還曰遂

下描寫將權如此其重林父乃有權而不能制其屬安得分罪乎

△書救鄭 偏陽

觀二臣制兵之進退可以知將權矣

戰鄭

滅蕭失觀釁之道  
無久假之仁

俱以入陳圍鄭點起

入陳

圍鄭

戰鄭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比伐宋傳

春秋責伯國失觀釁之道責大國失禦敵之策

止出戰鄭伐宋同加救陳即清丘傳

入陳

圍鄭

戰鄭

清丘

伐陳

圍宋

加救陳  
伐宋同

比圍宋傳

春秋責失于觀釁而喪師責失于謀始而危國

林父宋文以滅蕭清丘對入陳國鄭以伐陳對戰鄭以伐宋對師敗

數傳題易淵只宜明出兩股相比更加多比徒亂讀經者之耳目單出

麟旨定

宣公

空

兩比為是

戰鄭 新蔡

兩責主將示觀釁息爭之道也

晉師故鄭而以晉主此戰何也林父從韓獻子齊師侯虛而以衛主此

戰何也良夫違石稷上入陳圍鄭下斷道伐齊

戰鄭

盟蕭

樂書荷策 失主將之道  
于鮮季路 失主盟之道

盟蕭傳蕭魚衍歸影出誠信原非明股不可脫出

戰鄭

鄆陵

非觀釁之師 隨武子  
非特勝之道 范文子

戰鄭

書救鄭

齊侯 桓侯 分

經于二將責其失于馭下予其得于還師

戰鄭

敗大鹵

春秋所書見益兵崇卒之非制也

楚莊徇蕩敖而令典作右轅左追麋前案中權後勁一陣用百五十人

車戰五陣荀吳用魏舒而車戰毀兩前五後專右角參左角偏前拒五

陣分為三伍步戰五陣上邊勿貶楚莊

戰鄭

吳伐我

責將 照出書壁  
責相 照出元侯

河曲

書救鄭

偏陽

伐秦

比殺先穀傳脫

經屢紀兵任將為將之道皆見矣

麟旨定

宣公

空

總以戰鄭起上以穿蕭之誤責晉景公用穀下以書壁之權責林父縱殺

滅楚丘

書救鄭

滅偏陽

越入吳

比戰鄭傳脫

春秋有見君之能操者有見將之能制者

○宋楚平

華元 衰婁

國佐 齊救

樂書 偏陽

荀瑩

比吳伐我傳脫

慶觀得相將之道者而不能者愧矣

滅蕭

傳稱蕭潰絕以滅晉

外夷驕以覆小經罪其不仁焉

總是其志已盈故肆為強暴不仁傳意只一不仁書法只一書滅

以禮制心字即其志已盈志字蕭既滅亡一段只辨滅蕭所以得書



之由王伯之辨。要發傳心。乃傳楚子之心。卽不能以禮制心。心字未滅。而書滅正是妙于傳心處。

入陳 圍鄭 滅蕭

經不盡滅外夷之罪。以假仁不終也。

陳鄭平看。假于討賊。惡其貳已。都是不好。只因其義重。其情恕。故爾從。未滅到滅蕭時。不覺全然敗露矣。

一城楚丘 踐土 廬吳歸

知封建與繼之義。不仁者之罪可定矣。

借事發意。勿泥題面。

麟書定

宣公

宣

入陳 圍鄭 戰鄭 滅蕭 ①加清邱即清丘傳

外夷假仁不終。春秋因其矜威而罪之也。

如單作先。以數比總論起。得書于冊之由。轉入不仁。斷罪仍以入陳圍鄭比。照收滅蕭書法。

入陳 滅蕭 主合作

紀外夷覆國之兵。恕其假義者。罪其不仁者。

用傳首假於討賊。而滅陳句。以同一滅國總問起。上改過下驕溢點入。

滅蕭 圖宋 賁外夷不能令終。賁大國不能謀始。

舊題上加入陳圍鄭戰鄭。下加清丘伐陳救陳伐宋。易混則之。②比清

丘傳多圍宋

△滅蕭 會蜀

經欲人以禮制心。故於外暴內辱。兩致意焉。

二傳俱有以禮制心。及史外傳心之要典。上重驕字。下重公字。

入陳 圍鄭 滅蕭 柏舉 入郢 ①只滅蕭 比入郢傳

兩紀外夷皆不以善掩其惡也。

上討賊退師。下達王命。成伯討。

△盟清丘 ①國卿股而稱心 ②此傳無鄭宋有救陳

列卿協懼外之信。失謀甚矣。

麟書定

宣公

宣

書同盟是事實。惡及覆一段。只辨論非惡及覆。而書同盟意不重。只稱人

一書法。須重發楚勢。乃能破其謀之無益。強敵在前。而爲此連難之機。

有同兒戲。故曰不滅孰大罪。歸諸侯。觀爲諸侯計者。云可見人列卿

所以人諸侯也。任賢修政。虛說先穀主盟。不過任人一驗耳。

蔑宿 伐邾 伐宋 入陳 圍鄭 戰鄭 滅蕭 清丘 伐

陳救 伐宋 去蔑宿伐邾伐宋同末二比不信。仍先提過。去伐陳救伐宋亦同。但不月及覆一段。

經於列卿渝信之盟。深罪其失謀焉。

書同盟起。照傳直說。春秋惡盟。自蔑宿不信。所從來矣。况清丘之約。有

曰恤病討貳。宋伐陳而衛救討貳。兩何楚伐宋而晉不救。恤病。兩何及

覆何待貶而後見夫亦惡失謀耳入楚軍同單作收稱人

蒺宿 伐邾 伐宋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照單作

經非惡盟之不信在義其失謀也

猶龍曰玩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正與救陳傳背盟失信相應伐宋傳無罪晉不救語故此傳只搭救陳為是添伐宋者謬也

清丘 救陳 伐宋

經於列卿渝信之盟特譏其失謀焉

下二比依傳提過在前重失謀斷罪如單①加入陳即伐陳傳題去救陳即清丘伐宋比題 加伐陳及圍宋即圍宋傳題

臆旨定

宣公

空

入陳 圍鄭 戰邾 滅蕭 清丘 創本比作同單

諸侯當外橫而斯以盟禦之失謀甚矣

戰邾 清丘

即伯國任人之非謀國之誤舉見矣

主傳末原殺違命數句創作即任人一節以舉其餘勿粘講

戰邾 違命 清丘 衛救陳 敗其

列國禦敵之失兩有以驗之焉

倒清丘比先以衛敗好驗失信後以先殺主約驗失謀勿以兩驗平公

城濮 清丘 挫其非道

禦其失謀

二邊俱有外橫 加伐齊取穀圍宋戰邾滅蕭同 可明

清丘 盟蕭 失禦敵之謀

○清丘 盟蜀 非固結之本

講權外交外之信經皆歸罪於諸侯焉

兩傳俱有諸侯任賢明政 云 皆是稱人

清丘 雞澤 以惡其反覆起 雞澤傳無貶詞難比出

清丘 會平丘 任仁賢修政事 原穀 德修政禮格心 叔何 各以楚勢揚起

懼外而要內皆失自治之策也

伐陳救陳 此傳有入陳無圍鄭滅蕭

臆旨定

宣公

交

大國謀出於非義經托詞以罪之也

以衛勢盟問起倒宋非義作而以失謀依傳且字做一段於後非義以

道理言失謀以時勢言說透陳未有罪繼見得宋是妄費便滋亂矣

宋南圖曰只重宋非義不重陳可也失圖滅亂正根非義來切不可作

兩截看圍宋傳可參

只伐陳同全單但無書法

衛救陳 衛救 加伐陳即圍宋傳

經假渝信者以恤患罪大國之意見矣

衛之救陳自踐先君之約未必有激於宋之不義但聖人則欲借此以

彭宋之不義重書法作文傳末若衛叛盟云原不曾恕衛

加清丘同單但說叛盟較詳耳

入陳德衛叛伐陳救陳 伐宋亂圍宋亂益

大國與非義之師以啓息經托詞以罪之也

以清丘問起衛之叛盟何以得書救便入討賊封陳一段書宋非義滋

亂仍照傳帶發一段于後

去清丘同再去圍宋亦同去入陳即圍宋傳

入陳 伐陳 伐宋 圍宋同單無書法

大國與師非義適以滋其亂矣

麟書定宣公 充

入陳 伐陳救陳去救陳同無書法

經原從夷之情責大國討之非義焉

只重宋不能討而楚能討意縣陳復封意輕不自省德省其不能討陳

也 加宋師伐滕只見宋不能討意

入陳 清丘去同 伐陳救陳

原大國用兵非義故假淪信者以恤患之名焉

主陳有弒君云恤也一段以清丘照書法起 失謀意止可映帶一

二語多不得

伐陳救陳 伐宋 圍宋加清丘即圍宋傳

大國妄用兵以滋亂失謀甚矣

只主謀國失圖云一段然傳有且字亦須根非義一句 去救陳同

伐陳 伐宋 圍宋無書

大國用兵以貽患疎於謀者也

伐陳救陳 伐宋傳而合

兩托詞以罪大國之兵以其非義而大策也

題比二傳互有此二傳比題宜細敘開作衛叛盟而書救楚得夏而稱

爵分收若一頭兩脚便似傳題 現開先生曰下截若收書救則與單

無異若收楚得書爵則本傳有以救書句竟無著落必去伐陳方成題

麟書定宣公 中

○救陳 伐宋

兩托內外之兵所以顯大國之罪也

此即前題藏頭也本伐陳斷罪而以非義失謀分貼全要得借客形主

之意蓋救之是則伐之非不然衛之叛盟而何以書救伐者是則見伐

者非不然楚之伐夏而何以書爵

入陳 滅蕭 伐陳救陳 伐宋非義 加清丘同 比伐宋傳

以入陳貼伐陳救作一邊以滅蕭清丘貼伐宋作一邊題股兩傳相繼

最易涵

伐鄭缺救鄭 伐陳衛救陳

經罪凌夷與討訖，是救兵以見焉。

△伐陳 會伐鄭 加入陳吳伐鄭同

二國討貳於事定之後皆失所以爲義矣。

俱有兩層意上孔達下李孫。

伐陳救陳 厥伐鄭 壬夫侵宋

春秋筆削救兵知討貳之義不義矣。

衛人救陳 韓厥伐鄭 陳威復封 鄭威集矢 皆德不貳

經于討罪從夷者筆削救兵以著罪焉。

伐陳 侵蔡獲燹 加楚子伐宋貞伐鄭同 脫出楚子伐宋貞伐鄭亦同

宣公

兩觀啓慶之兵皆吳謀也。

俱是攻與以怨楚上云則亂益滋矣下云自茲弗得寧矣。

◎各傳題自圍鄭起至清丘遞添一比如圍鄭傳只有入陳從此遞加

也至伐陳禿自入陳起伐宋禿自滅蕭起圍宋禿自清丘起

十三 楚子伐宋 此傳無圍宋有滅蕭

外討有詞有授之詞者也。

書辭非子楚只借以形宋罪耳急於伐陳參看圍宋傳輕舉大眾勦民

妄動方與上恤民固本云 相關須玩可以待敵一待字當時宋即不

伐陳楚亦必至明知其至而待之此豈宜輕動時耶恤民固本正是待

之之策但不伐陳以微幸無事亦未爲得策也故楚人有詞故字須體

朱南圖曰要知書辭不是字楚正是罪楚 加伐陳只作失策事實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去滅蕭即令題

大國待敵非策經爵外夷以見罪也。

同單全要發待字意懼而同盟只形容楚不可犯

滅蕭 清丘 伐陳

大國當外橫而妄動失待敵之策矣。

將伐宋問起繳處仍透楚有詞意但不繳書法。

滅蕭 清丘

宣公

截出待敵一段題意欠完應刪。

○清丘 伐宋 加伐陳同 再加入陳圍鄭戰殲滅蕭同

經紀兵信責列國失謀咎大國失策焉。

入陳以來楚勢大矣爲諸侯計者信任仁賢云 滅蕭晉宋楚橫甚矣

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云 上書人下書辭◎下易伐陳即伐陳傳合

題若加伐陳救陳即圍宋傳題

宋師伐陳 楚子伐宋 侵蔡獲燹 貞伐鄭 比貞伐傳

俱攻楚與國亦以固本恤民云 信任仁賢云 比未見整處刪之

河曲 戰鄭 十三國伐秦

伯國屢隳制敵之功由任將之失也。

以戰邲為主前後二比相形見穀之親信雖異於案而剛愎不殊樂廢

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書法三役皆將得其人河曲與駢伐秦荀偃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非責其任林父乃責其不當以穀參之當時林父欲

還便知兵矣。愚謂河曲之戰趙盾將中軍史駢佐上軍則駢非將也

觀傳中不用二字可見敢以訂從前因仍之誤。

去戰邲加城濮使主將非其人三段作

、河曲 伐秦 悼

伯兵兩無功失任將之道也。

麟旨定

宣公

宣

有寵而弱士會已知穿之難任汰侈已甚士鞅已知厲之不仁。

戰邲

伐秦

先穀 樂廢 俱是剛愎

衛人伐晉 成公 衛人救陳 穆公

傳中干犯盟主只指救陳增出伐晉何謂。○或出垂隴清丘尤謬。

戰邲

衛人救陳

先穀 孔達 晉景公 衛穆公

經重將相之選兩因事而責君焉。

○晉侯伐鄭

直書

直紀伯兵報怨之失自見矣。

全根戰邲來須在比事直書上模擬勿板講晉罪當斯時晉豈有義足

以加鄭鄭豈有罪足以致討依此虛幹為邲故卽是報怨復讐以戰邲

師非觀釁將非其人翻出斷之。加戰邲只照事實倒作如單。

晉侯伐鄭 五國伐鄭

皆邲故皆罪晉總發意分點事實。

△楚子圍宋

此傳題無入陳滅蔣

經紀大國被兵咎其始謀之失焉。

始字要痛聲側重伐陳勿與清丘並看觀傳已字又字及明見伐之由

句可見非恤患之兵謂除恤患皆不可用兵對勦民說待書救陳以著

其罪是將前事之貶以證今之為責宋無書法此傳自取全在始謀不

麟旨定

宣公

宣

藏幾亡之慘須描寫方足動千古謀國者度始之處楚罪如傳點在後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有加宋楚平作幾亡其國者不必

大國失謀啓禍經端本以深責焉。

此本傳全題只倒救陳一書法傳中明見伐之由卽端本意。○或加入

陳或去清丘俱伐陳傳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大國失謀而妄動致寇有由矣。

舊載清丘傳以下二比驗失信但本傳宋人嬰結至明見伐之由也一

段題比顯然斷宜從此

清丘 伐陳救

觀大國之兵信知召禍之端矣

總重始謀不滅依已字又字串重伐陳上發啟患意此傳書救是明見伐之由與伐陳傳不同不可如倒書法體

清丘 伐陳

同上只不倒書救書法

伐宋 圍宋

外兵迭加於大國自取之也

伐圍只一項事不必另提宜以見伐說起遞重圍上說方與幾亡其國

應定

宣公

主

相應伐因華椒救蕭圍因殺申舟俱不可用只依傳獨根伐陳

伐陳救 圍宋

存伐宋地便係從傳配益顯應辨

大國失謀而貽患春秋端本以責之也

傳中只書救一書法而楚子未嘗見許宜以伐陳書救喚醒在前重發傳末一段意方是

救陳 圍宋

經於大國托詞以罪非義端本以罪失謀

主比都根伐陳來若衛叛盟若蠻夷圍中國須重振起方有情

圍宋 會殺

訟日謀始坤口極需

皆欲歸禮於天子然不專責天子只虛論理凡攬權之王其順之侯皆可正

也又無以正即一失再失意十分看不得力後雖欲正云指齊晉分集時

言作文以私會作事實極論源委擒後將不能句發汲汲常有以正之句

會防 會殺 無喪 三軍 鞅歸 陽生入 一直微下

禮漸失而權遂移經所以謹其始也

會防 會殺 無喪 去會殺以專於諸侯專於大夫對講

統觀禮之所以漸移知辨當早矣

以禮自天子出起將諸侯相會為始失而以下二股緊接見愈移愈下要貼

兩無以正之及然後字末發必反之天子而後可

會殺 無喪

應定 宣公

兩觀禮之下移其失在始也

根始失來發兩無以正之不可以防引殺殺引無喪求不可易作三頭

會鄆 會承筐 上易文元會咸同

兩觀禮之始失宜有以正之矣

大夫會諸侯自鄆始大夫會大夫自承筐始

作三軍 三家 鞅歸 六卿 陽生入 田氏 易中軍制歌高張奔同 未易樂施奔同

三國之後禍惟其失於始也

會防 諸侯 伐宋 魯 會殺 諸侯 會無喪 大夫 三卿 伐莒 大國 鄆 臣

禮樂征伐之柄皆以漸而移焉

無喪圍鄆二傳比皆自天子而下移必反之天子而後可

以王事相會聚為自天子出者大謬

會防 會戰 漢梁 從祀

本夫子說來一直做下無書法但君若贅旒二句亦是極論難以擬題

會穀 會宋 君替曰陵之漸  
夷盛夏衰之由

春秋紀好示謹禮之意示經世之畧

五 會楚于宋

知媚矣之可鄙則知經世之畧矣

不假道數句正見楚橫當據非謂其勢之盛也要就自屈可鄙處發夷

由此益盛夏由此益義意縱不猶可乃以至於等字面俱要體貼經世

麟旨定

宣公

注

之畧直就長簡書三句上看固圍聲援亦是下策此傳是傷其自屈與

盟宋等傳稍別 加圍宋照楚橫事實

近有脫出畏簡書據英伙題如會救鄭遂伐楚甚無謂救鄭或易救刑

盟宋 會楚于宋

兩即大國之地以交夷內君味義甚矣

加兩圍宋大意同上兼責諸侯

會宋 宋楚平

獻子主謀歸父為卿  
子反急于平華元輕見情實

經於交夷而示經世之畧于擅平而明人臣之義

○宋楚平

貶而稱人

經於二卿擅平正以人臣之義焉

當時二君未必不與知况元又無取必於君事實但就自以情實私相

告語時君實不與知便是取必於君傳中功亦大矣成平國之功不計

其功三功字相應惟如此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為罪然則臣而有一

段點出一急字或曰一段點出一輕字總以一專字斷罪而以急輕二

字反覆推敲令二人無後言千載有定案 德仲曰功素於一時而倫

係於萬世人臣一有要功之心便知有己不知有君其流弊有不可言

者故文定反覆辨之須識此意

敗莒 侵曹伐衛 宋楚平 戰鞏 雞澤

麟旨定

宣公

夫

經惡兵而猶不取於平者以非作忠之道也

將首二股說起以華元不事欺詐子反不事侵伐問過隨重發人臣之

義必善稱君過歸己而以卻克魏絳實之倒本比作

長勺 侵曹伐衛 宋楚平

經以王事聖人猶貶二卿之擅平焉

△敗莒 侵西鄙 伐北鄙

經惡逞詐驥兵者則平宜在所褒矣

要發聖人所以賤所以惡處便舍得貴平之意末繳元反

上易伐戴取以多方敗官敗乘丘敗郕同下易伐陳侵陳同

宋楚平 戰鞏 難澤

經貶二卿平國因有取於作忠者焉

重單作以下二股照上發作忠意

○戰鞏 難澤

卽二臣之知義可以教忠矣

卻克因勞而曰君之制也臣何力焉魏絳因怒而曰不能致訓臣之罪也善稱君民知有君過歸己民無有已事迹輕須發人臣義當如此首尾用元反

、衛人救陳 會蕭魚 下易戰鞏同

麟書定

宣公

左

同上孔達曰元討我之由也我則爲政將以誰任悼賜魏絳金石之樂絳曰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君之靈也

善稱君比滅偃陽 晉以封向戌戊曰若以偃陽光啓 九國救鄭 晉侯問寡君何脫如之此謙色非讓善 楚君於

鍾儀對以其爲太子云貞伐鄭 子囊謀王蓋曰君知其過可云與歸功于君不切 不謂共與伐鄭無與難借用

過歸己比垂隴 孔達曰請以我 若丘 沙隨之會晉將執魯君行 華元奔

歸 元曰我同君臣之訓 而不能正罪大夫

○戰鞏 蕭魚 御克 魏絳 俱善則稱君

二臣歸善於君忠之屬也

元奔歸 鄧陵 但過則歸已就是元反一句搭二比畢竟該明

甯母 子華父 河陽 召王君 會申 從楚麋中 國聽夷狄 大聽婦 伐奔

首比易南里叛 華費遂從讓 末比易使鄆朝或祀姬求婦同

斷道 會申

上取必於君下聽順其所爲 上易晉衛伐齊同題面不佳俱刪之

先盟 不在 伐北鄙 以大義責之 宋楚平

經於二卿擅平兩比事以責其非義也

以屈完照子反以展禽照華元倒木比同單

高子盟 宋楚平

經子辱人臣專功視君之遠近而已

麟書定

宣公

左

主然則臣而有安國家一段不用華元須知子反亦在境外但在君側耳宜以遠君近君斷 上易士句侵齊同

城濮 宋楚平 請 俱有明其道不計其功句

敗殺 宋楚平 御利交兵 先軫杞子 專命平國 華元子反

宋楚平 子反 滅潞歸

然則安國家利社稷專之不可乎子反無奏報之難然則懷夷狄安諸

夏非耶亦狄非門庭之寇各用牛傳上借屈完高子對下伯禽宣王

○宋楚平 元反 斷道 下易晉衛伐齊同

於釋怨報怨者皆惡其取必於君焉



上取必於君以成功爲專，責元及下取必於君以行私爲忿，責四卿。

宋楚平 十反 救白人 子反在君之側，台在邦域之中，俱有安國家云云。

兩紀人臣之專，以其異境外也。

宋楚平 元反黃父，後世羊陸云云，後世有以濫賞云云。

平國者，正以人臣之大義勸王者，待以人臣之常職。

宋楚平 召陵侵 專命成功，請命難功。

突救衛 盟柯 敗鄭 侵曹伐衛 比新築傳脫

上即解紛違怨以著戰者之罪，下即用詐尚力以立平者之案，宜剛。

滅潞歸 稱師 舉師 舉師及氏 齊師

宣公 全

經譏伯國覆夷以其非仁義之師也。

總提審法以責晉，暑狄作冒就中看出不仁非義二項，辨斷所以責晉。

暑狄意勿大分上生事且殄滅有兩層，重滅上下不討罪人而但利土。

地是一串意，時鄭舒奔衛衛歸而殺之，未嘗不討，但討罪者宜報諸市。

云今利其土地便是不討矣，書曰稱師責晉舉號及氏，責晉暑狄然。

總是責晉。

楚侵鄭 伐楚次 于師召陵 衛伐晉 垂隴 滅潞歸

伯國治夷兩比事以見其非仁義焉。

以晉晉提過倒單分作 伐晉垂隴二比易入陳衛救陳同。

或侵鄭伐楚入陳滅潞或召陵垂隴滅潞俱同。

○伐楚次 入陳 易召陵 垂隴同，或侵鄭 伐楚次 衛伐晉 垂隴同。

兩即兵之近仁義可律覆夷者之罪矣。

次陘雖重不極兵力亦須本門庭之寇來入陳執徵舒轅諸栗門封陳。

而還正可反照此等題全在本股管攝加本比倒單分貼。

侵鄭 去同 伐楚次 召陵 去同 滅潞歸 加于師同，只召陵 滅潞同。

殄夷者不仁，非可例於安撫之兵也。

上爲患又不極兵力，下未嘗爲患，又殄滅無遺，依傳問倒。

入陳 滅潞歸

宣公 全

以討罪之義律伯國而伯失見矣。

只主不義一意倒單作 出衛伐晉垂隴滅潞同。

滅潞歸 書救鄭 殄滅又不討賊，伯禽宣王齊桓，恆喪又不遷葬，大齊文王晉悼。

經以仁義律伯兵得失異焉。

秦人伐晉

魏顆用治命嫁秦輔氏之役，老人結草九杜回復之，回秦之力人也，平。

卒傅搭此作裁命之卒。

城楚丘 邢丘

經重君命，示臣不可侵君，不可假焉。

以君所司者命也。總起作案。臣而上侵是奸君之司。何名爲臣。君而下假是自棄其司。何名爲君。出會防中丘伐宋。會向伐秦。會戚委同。或伐餘丘委宋楚平專同。或伐楚。漢梁同。下比有用垂靡者。久確傳說假命。非假權也。諸搭比多不穩。

秋螽

經紀物變。欲人君慎所感也。

重不務本。感召天變。上與前螽不同。

加六年螽。七年旱。十一年大水。十三年螽。稅畝大約同單。只多言利。刻民之事。歸重不務本作。壬子中州添出伐萊比。場中諸卷多錯。

麟旨定

宣公

宣公

公如齊

歸父如齊

會穀

會宋

秋螽

稅畝

同單

經紀物變。皆君不務本所致也。

如齊

如齊

君朝

黑壤至

賂晉

行父如

歸父如

臣聘

會宋

賂楚

卽內君朝聘賂遺之煩。務本之道昧矣。

△無婁

卽會禮專於大夫知辨之貴早矣。

此傳以後人論春秋時。自始至終。理所必然。故當早辨。在始失上看。兩正之。皆欲歸禮於天子。然不專責天子。只虛虛論理。凡攬權之王。共順之。侯皆可正也。又無以正。卽一失再失意。十分著不得力。後雖欲正其

將能平。指齊晉分集時言。若謂會防以後。便不能正。則又無以正之。句不通矣。作文以私會作事實。極論源委。擒後將不能句發。汲汲當有以正之句。

會防

會設

無婁

三軍

鞅歸

陽生入

禮漸失而權遂移。經所以謹其始也。

一直做要發得辨之。于早意出。

△會防

會穀

無婁

士會穀以專於諸侯。專於大夫對講。

統觀禮之所以漸移。知辨當早矣。

以禮自天子出。說諸侯相會爲始失。而以下二股緊接。見愈移愈下。要

麟旨定

宣公

宣公

貼兩無以正之。及然後字。未發必及之。天子而後可。

、會穀

無婁

兩觀禮之下移。其失在始也。

根始失來。發兩無以正之。不可以防引穀穀引無婁。亦不可另作一頭

易會鄆

單伯

會承筐

得臣

卻缺

同蓋

大夫會

諸侯

自鄆始

筐始

作三軍

三鞅歸

陽生入

田氏

易中軍

朝歌

高張奔同

纂齊分晉事。在春秋後。此題應刪。

△會防

諸侯

伐宋

晉會穀

諸侯

無婁

大

三卿伐

大園邱

臣

比園邱傳

禮樂征伐之柄皆以漸而移焉

皆自天子而下移必反之天子而後可

○初稅畝 書初稅畝

經識始變田制欲人君務本也

此傳固重變法然由傳末有國家者 云 一段觀之則知傳之歸宿全

在務本不徒空談其變法也當時變法實是無可奈何然公惟不務

本故公田之入薄而不足以給用遂變法而稅民向使公能節省不在

朝聘賂遺做工夫則公田自足供費奚用變法為矣稅畝非是既取公

田又稅其私只是取公田盡付之民而履畝稅之助法自此廢耳此時

麟旨定

宣公

金

尚未十分取二故傳中不及困民○傳因宣公變法而寫出古者上下

相愛晚近君民交惡光景示天下萬世修端不可少啓成法不可少變

作文須淋漓慷慨援古鑒今勿粘定宣公死責方肯傳情

△稅畝 丘甲 田賦

譏內君變法以啓弊見本當務也

後二股須緊點在中見成法變新法開此稅畝關係不小務本乃能守

法是尋源要論文中重發

△丘甲 田賦

賦之益

變法者焉

全重宣公啓之句不責成哀困民

舊有稅畝田賦題載此傳不知田賦傳明有二猶不足重困農民之文

矣

初稅畝 作三軍 奇頌

田制兵制之變皆經所識也

以初作二字立論其後作丘甲用田賦其後昭公逐定無正

稅畝 大鹵 曰法二丘甲亥田賦

變稅法載注者皆所以開路端也

稅畝 陳蔡歸 宣公 周王歸周意

麟旨定

宣公

金

聖人公天下致意井田封建之法焉

專就聖人意思作文井田萬世良法封建天子大權

初稅畝 舍中軍 田制 務本

△蠲生 詳志

詳志內災以王事聖人君也

從秋蠲未息看出重災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實責宣公傳每日敬

天勤民而此獨下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事四語只因災重

及民故較他傳語尤懇惻

饑獨兩書

紀國用之歎知君之不教本矣

無以振業貧乏正應遂至於饑遽字重平日不能教本上

年  
○滅甲氏及留吁仲人

經於伯國殄夷深貶其不仁焉

仁心以無不覆載言王事以不治夷狄言然有心即有事不可分須本

滅路說來形容遺種殘邑之不能留重遺種上觀傳盡殘滅之無遺種

句可見傳中四止字最有味收稱人

滅潞 滅甲氏十室庸林父  
故元命上會

覆夷而盡殄之不仁甚矣

宣公  
上比串入本股內議見其暴虐之甚書法只收稱人

伐潞次 召陵 滅潞 滅甲氏倒單

觀伯主攘夷近王事則知盡殄之不仁矣

甲氏 大國非王事  
非王師

宣榭火書

經思王室之中興於天戒致慨焉

宣王是中興之主而火其廟故曰王室不復能中興擅殺事只舉一以

該百春秋有望王室因天戒而思其所以戒以復中興之業意

○季子歸 敗箕

內外之官人皆知所重者也

爵有德祿有功傳原說古者須借事虛發重必於太廟不敢專意

邾伯姬歸詳書

經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

或魯失訓女之道而致婦行之有虧或邾失齊家之道而致伉儷之輕

棄此人倫大變不可不謹故書

大有年大有年

以上瑞為異者自其致瑞者論也

要看水旱饑饉相繼而作亦見天理不誣意

宣公  
即位 大旱 大水 秋螽 螽生 饑 大有年

逆君迭見災而適獲其祥經所以異之也

盟斷道同

謀有出於衆怒者同可知矣

傳只著其同欲無斷罪語然非有不得已句可玩四卿皆忿不獨卻克

忿起大夫而主諸侯君為臣所取必也 加盟曹南敖泣盟辨起同字

倒單

盟曹南 徐伐曹敖泣盟

盟有同欲之例兩即弗同者而可形矣

不必斷果只據事說非同欲故不書同上宋欲而非曹欲故盟未幾而

以不服見圖下言欲而非魯欲故以二事出而逆女

蔡季歸稱字稱弟 歸奔

稱弟稱字即指叔肸又搭客股無當

年聘 語盟 友如 遂得臣如 蔑如 行父如 歸父如加遂同

詳觀內外與政之迹經之賢貴戚明矣

所引諸人不重總借來辨肸之不見經不與使爲未嘗與政耳不與政

可見他非以私親之故世卿而經之書字乃賢賢之意也非但以不與

政爲賢在終身不食宜祿上見况宣公之時云依傳轉辨

宣公 宣公

年聘 語盟 敗管 遂入杞下易友如陳邈如宋同

即內外與政之臣而非與政者可知已

一段只在稱字上論蓋以私親之故世官是一串意不可分

遂如 蔑如 行父如 歸父如

貴戚當政煩之時而不與則非世官可知矣

只主况宣公之時以下一段說賢處須貼明親親屬不軌

即位 歸奔

春秋兩賢貴戚以其明義而守信也

上繼履而食終身不仕穀梁以爲通恩下繼履邯鄲終身不向衛國而

坐穀梁以爲合年春秋

遂如 蔑如 行父如 歸父如 入吳 橫李 貴池 入吳應

上本無可見以不與政爲賢弟道下則聖人削之以復父讐爲常子職

晉衛伐齊書

經紀兵交著昧禮違公之罪焉

頃公不謹禮列卿不懲忿傳是通前後事論之君世子伐而責列卿正

見其取必於君也此句重看收書法不用詳字

斷道 伐齊 戰筆

詳紀兵信主客之罪咸見矣

宣公 宣公

總敘照單分作只以伐爲主同盟則謀伐也戰筆則伐而必逞其志也

收詳書

戕節子曰子節

即小國被患見臣子不忠甚矣

重不能保衛君父至此極意兼前目不能復仇說

加執節同單體傳中既字又字

椒聘書于公在楚不書葬康王

經於僭王之夷筆削始終以示義焉

總是爲僭僭王故始終不欲以王字加之兩邊俱就書法上發

滕子朝 杞子朝 椒聘 札聘 徐羽奔

犀黜諸侯之爵所以定名實也

以禮進退諸侯總問起分三段明立法謹大防正大分俱是以狄道待之總束述天理正人倫名實所由定意下三比隨出一比同

椒聘 札聘 執徐子

三黜僇號者之爵正大分也

要發定名實意特江漢之民和吳忘端委之禮訓徐誇弓矢之頑祥

○歸父如晉

背所與以圖柄臣謀國者誤也

廉宣定

宣公

左

將宣公惟利是從意提過重歸父看傳中背齊是為事晉事晉是為謀去三桓故傳末倒重三桓說輕於背與國二句串下不知本只頂謀大家殊能成無悔意可見引君當道一段最重此正是知本

即位 如齊 歸父如齊 斷道 伐齊 歸父如晉

經於盟國邦交實其以利為向背焉

照傳順作向背都在齊上見傳非謂齊必當事但因齊權晉強便是以利為向背要知無忠信誠怒之心當事齊時已然

如齊至 行父如齊 斷道 歸父如晉

盟國之邦交一徇乎利而已

只主傳首段宜責宣公向背俱主齊言要識得無忠信誠怒之心即事晉亦然背齊須就齊弱說方切利字不可云怒齊之故

考宮 禮 獻羽 樂 大青 刑丘 攻

主禮樂刑政句然與自己出意無當難出

歸父如晉 笙齊 伐北鄙 只笙齊伐北鄙無歸父謀上

盟國失謀而貽悔經所識也

黑壤 從晉 歸父如齊 事齊 辰陵 從楚 歸父如晉 事晉 比伐許傳脫

二國之事大皆以利為向背也

公如齊 朝恩 四國伐鄭 鄭及晉 行父如齊 聘項 辰陵 從楚 歸父如晉

廉宣定

宣公

左

事晉 楚鄭侵衛 一意從楚 同上

晉專事齊見晉強而改從晉鄭兩事齊楚見晉敗而專事楚不誠不義

歸父如齊 歸父如晉 執意如 意如至 向背以利 邪交不誠 勸沮以利 主盟失道

△歸父如晉 墮服費

資伯力以討強內臣之失行王道以革僭聖人之化

上下俱是三家俱是張公室

歸父還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 至笙遂齊齊

經表使臣之善因誅逐使者之心焉

以歸父志仁提起倒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作總收一書法成公幼弱政

在三家故傳結在富國者有無君之心。上君臣勿平諱。

加歸父如晉只作事實同單。

歸父還自晉。還自晉

內臣不失復命之禮。經與其志仁焉。

句聘。年速伐邾。加本比相形倒作。

父臣有改有不改者其存一也。

上晉悼公逐嬖臣夷羊五等七人。下孟莊子使董父仍為車右。豐點仍

為御。騶夏體傳意必如夷羊五等方可逐。苟無大故不可改也。

出公如晉。速盟向。同。

麟旨定

出歸父奔公如晉。王逐臣失正作。

出歸父還速伐邾。主忠臣存子作都不成題。

歸父奔。歸父守體。子歸守信。

兩觀去國之迹。為子為兄胥失矣。

麟旨定

麟旨定

陽侯陳于鼎爾新著。古吳張我城德仲參。海陵陳九昌明伯鈔。

成公

元。無冰。年。

經紀常燠之變。謹微意也。

王事即變調之事。觀成公幼弱一段。是人事在天變前。故當涸陰。

故字應字。俱根其象已見來。重天人一理一段。發人君當慎微意。微指

雨雹冰雪與人微事小對看。每慎於微以無不悉。晝言晝陰陽寒暑偶

忒若微。苟察其消息盈虛。則關於治亂不小也。

麟旨定

加即位戰鞍主成公幼弱三句。

盟宿。

友如陳。不致。不雨。無冰。再加大雨雪大雨雹同。

依傳倒作。須玩一察字。蓋天象者人君之鏡。陰陽寒暑。一一與政事相

應。而或變其常。此必有何氣消。何氣息。何氣盈。何氣虛。察其氣之所召。

而修其理之所虧。斯變調事備。亂無自生也。

盟宿。反如陳。

兩略人事之微。以其非經邦之訓也。

以經邦大訓為主。推其所以不登不記。意方妙。末繳雨雹冰雪上微者。

聖會不志下大夫出不致 上加元年作經邦之訓

人微比易伯姬歸 逆者非卿 苦人微 則不書 浮來 微者 則郊之也

事小比易茲如年 大夫慶逆固逆 內女嫁大 夫不書歸

六月雨 無冰

春秋備王事並紀天道之順逆以見焉

肅時雨若豫恒燠若于傳責成只體悉書以謹微備王事發

上易三不雨意同是僭恒陽若

三不雨 雨雪 無冰 雨雹

經於天變詳志之以謹微焉

成公

只重謹微四股輕點

△秋七月 焚咸丘 天人一理 萬物一氣

下比作萬物一氣與消息盈虛無干以題面正大存之

加無冰倒本比作

無冰 會平丘 傳皆有制治于未亂句

聖人頌天變固結人心皆制治于未亂也

○作丘甲 作

經譏望國益兵以困民也

四丘爲甸甸出長較一乘周之賦法也二十五人爲一甲三甲爲一采

周之兵制也今丘出一甲非復十有八人向取足於四丘今取足於三

丘總一乘而計之增一甲矣甸出百人非復七十五人向止出三甲今

乃具四甲積三甸而計之增一乘矣雖增乘增甲不可知其實皆益兵

其數皆增三之一損農以益兵便是困農不必說到賦重民貧農民困

本也故曰非爲國之道

斷道 歸父如晉 去同 作丘甲

望國備敵益兵不知爲民計者也

上二比爲齊難倒作同單 加蒐紅只一驗

△戰邲 蒐紅

成公

欲知望國益兵參甲乘之多者而可推矣

以本股增甲增乘未可知爲主而以二事分參其中只虛虛凌駕不用

斷罪 楚人于邲之戰左右分爲二廣層有一卒蓋百人也卒偏之兩

蓋二十五人也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是一乘有百五十人矣魯蒐于

紅自根牟至於商衡車千乘 上易城濮同楚廣之法非起於戰邲

時城濮傳西廣東官典若教之六卒即此但莊王時爲教復修之耳

加本比如單作兩事只借來參比不是驗

作丘甲 蒐紅

望國益兵之實即後事可接也



倒作同單 或生益兵困乎民間兵專於臣合 少戰鄰比便不全

△作丘甲 立武宮

益兵困民建祀越禮均議其不宜焉

作者不宜作也兵制重道字立者不宜立也廟制重禮字司馬之兵四

丘而出三甲三甲而出一乘諸侯之廟尊太祖而為一合昭穆而為五

○作丘甲 作三軍

兩紀聖國之變制保民馭臣之道見矣

上變而民困失一乘一成之制以戰鄰蒐紅證下變而臣專失公車公

徒之制以入鄆軼聘證二邊俱有作者不宜作也

易

卜易舍中軍亦是變制專兵但專責歸孫耳

丘甲 大兩

春秋有譏變兵制者有譏廢戰法者

上益兵變一成之制重困農上下崇卑變軍職之法重威詐上

盟赤棘 稱及

即要盟非道內臣慰君之心者矣

赤棘晉地只起下遠與晉齊盟句不領勞民傷財而汲汲遠盟正見忿

懟君父之極全在誅心上立論備齊情實不平懼晉而結之正欲求逞

於齊也恨齊人便宜公處雖說三桓然傳言云公季孫當國還其兵

書法只及字

平州立歸父如三桓筌奔父即位大丘甲備赤棘戰鞍將有事

依傳倒作同單 去平州同去戰鞍亦同

盟折 武父 惡屨 歸父如晉 筌奔 即位 丘甲 赤棘

原春秋所以惡盟尤誅對君者之心焉

如單但固本保邦一段須多發 上二比易盟蔑盟宿同

、作丘甲 赤棘

內臣繼益兵而結好於遠其心逆甚矣

既入二字側下見困民之甚倒對君作收書及盟於作丘甲後

易

加公即位同以成新立發意起惟懟君故困民而不恤也

作丘甲 赤棘 戰鞍

內臣亟違忿而不顧其逆心當誅也

即位 丘甲 赤棘 公如晉

內君嗣位而困民即新伯之政以見焉

主成即位之初云以悼即位命百官施舍已責遠錄寒振廢滯匡乏

困救災患禁淫厲薄賦斂省罪異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以復霸形

講 武父 赤棘 長亂 勞民 或以非惟長亂提起倒本股作亦得

赤棘 會曷

經紀信好，對君辱君之罪昭矣。

二邊俱有君民俱側重君上上忿懣君父下辱遠君父。

敗績茅戎 不書戰 奮敗績

經紀王威之衰端本以責之焉。

以存防引起重端本作責劉康公只在邀之一字上不敦信持國是背

瑕嘉平戎之約

從王伐鄭 王師敗戎

兩紀王威之衰皆上失其道也。

成公

六

以不書敗不書戰為存防提明重王道之失上作

加春王正月會潛是尊君外夷。

河陽 橫函

聖人欲天下尊君外夷而兩示義焉。

以聖經垂法大意發傳不可實議事迹末帶尊服有道意 上比成易

會首止傳雖有尊君抑臣句然是世于終未確

出春王正月會潛同上天一統以尊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

召陵 河陽

二伯之所以服夷尊君者皆得其道也。

上齊桓不戰服楚正與輕於邀我相反下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

忠亦至焉。如此則運作于桓文說矣欠通 辛酉南闔出陽穀會城

濮作得尊服之道下比亦欠確。

或出鄭逃城濮以徇命志戰為失尊服之道又伐山戎鄭逃以累遠徇

命為失尊服之道傳明指桓王康公復出替股俱謬。

齊人伐衛 會陽穀 上比舊塔會城濮謬

經明王道有取於君天下禦四夷者焉。

惠王討立頹命齊伐衛與桓王伐鄭反齊桓惇信制楚與康公邀戎反

河陽 王所 盟新城 盟辰陵

成公

七

經示尊君外夷之義尤必顯諸道焉。

河陽尊君王所則失所以自尊新城外夷辰陵則失所以外夷 出自

止鄭逃新城鄭陵同或凡伯聘錫桓命荆伐納頹亦同三題俱朱安

年 伐非鄭 和徐既而罪自見

經於大國憤兵道罪其非義焉。

坑同曰憤兵一段明是兩責則此處只主責齊為是但須本魯說來後

仍歸到魯上收不待貶齊法或隱憂於齊憤中寓責魯之意蓋因初魯

事齊句及兩而後字俱說敬象自魯也然終屬幹空似不必 加斷道

赤棘只作事實

公如齊謹事行父如齊斷道赤棘再盟伐北鄙戰鞍

經原內外離合交著逞忿之罪焉

上數比流水講下倒本比戰畫作只是直著其憤而不義自見故曰不待貶去戰鞍同單

公如齊 歸父如晉 斷道 赤棘

攷內外離合之迹用兵之非義可斷矣

其合之情齊當念魯亦不宜遽背其離之故齊當反魯亦不宜浮逞

斷道 赤棘 伐北鄙 戰鞍

經原二國之兵端而交罪其非義焉

成公

伐北鄙 戰鞍取龍邑侵萊丘焚雍門侵東海

直紀內外憤兵之迹非義見矣

照傳申下總發彼此無善意

新築敗以御去戰

經惡與國之志戰示息爭之道也

說衛之加齊已甚正見良夫不當戰也。全要描良夫一片欲戰心腸透。齊師健虐指伐北鄙言與齊師遇過其伐魯之歸師也。

斷道 晉衛伐齊 戰新築

經原與國構怨之迹深惡其亟戰焉

兩又使字宜體發同單

突救衛 盟柯 戰新築

經欲息天下之兵深惡夫構兵者焉

三比皆從聖人意思發方聯絡得傳中故書法如此意間繳俱用本比有以伐衛及戰敗鄭等替本比者深可痛恨

△突救衛 盟柯

觀經取解紛遠怨者惡戰可知矣

就所善所貴中含惡以兵刃相接意勿粘講 上易鄭人伐衛以衛服

為解紛欠當 或齊人救邢齊解紛 晉侯伐秦 秦遠同

成公

戰新築 戰鞏石稷欲還良夫不可三卿欲還武子從之

常例以重主兵之責變例以重專兵之戒不如以衛主以四國主相比為當

戰新築 書救鄭

春秋子奪二將一重戰之心也

戰新築 夏圍戚孔子惜繁縷孔子先正名 桓桓剛之

戰新築 吳救陳善解紛費遠怨思首亂善解紛

春秋欲息天下於攻伐之兵兩示意焉

戰鞍敗四卿皆齊 以四國主之

經於兵之過遲者兩變文以垂戒焉

傳中形容專愎愷暢作文須極力發揮上獨責季孫下竝責四國一怒

正與一笑對一戒字極重以此垂戒不特著罪而已上邊非說專兵只

重人粟其怒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意傳曰勿後政自季氏出又曰堅

冰之戒則此正是季孫乘機竊政一大機會不獨逞其忿欲已也殘民

毒衆正與哀哉傳殺人盈野相發不可略

加伐衛及戰受伐者戰郊將稱先帥同只照起變例

伐衛及戰戰郊斷道戰鞍作三軍舍三軍大意同單

經兩變例紀兵以後事驗其專以前事著其憤

成公

十

伐衛及戰受伐者戰郊將稱先帥同只照起變例

主兵之例責將之體只說個例字體字殊無意味

上易戰紀主紀彭衙主大棘紀彭衙主紀彭衙主大棘元便與將邊相混

斷道 卽位 戰鞍

兩變文紀兵原事而爲專念之戒也

同單上二比只貼入兩邊

卽位 戰鞍 三軍 中軍

權臣不顧君而逞兵則政所由專也

只主成公初立一段政出季氏卽指行文今搭季宿軍兵太遠

伐衛及戰 戰鞍

只主四國憤兵一邊上比只辨書法

戰郊 戰鞍常例獨罪林父變例竝責四卿

春秋紀將有詳略一將權尤謹兵權也

總問而比作一怒故竝出仍獨罪季孫

戰鞍 澳梁盟禮樂齊母笑客不謹征伐 高厚歌詩不類 季孫一怒

觀二臣之專兵奸知魯晉之不振矣

戰鞍 作三軍

經重兵權故於逞忿變制均示戒焉

成公

十一

兩傳俱以舊制起俱有主幼句上然後政自季氏出下季氏益張

△戰鞍 三卿伐莒

兩紀列卿之竝將無非重兵權也

魯無四軍曷爲四卿竝將前已舍中軍曷爲猶以三卿竝將上然後政

自季氏出矣下借舍中軍傳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對

戰鞍 伐邾盟句釋四卿竝將云云政自季氏出矣列書三卿云云適越之辱兆矣

戰鞍 戰鐵

經紀兵功而爭讓別矣

卽克曰君之訓三子之力范叔樂伯皆曰何功之有簡子曰伏殺嘔

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廟請師良皆曰右之上御之上二左其整

如師哀婁反以晉人服之

伯國要盟於未服之敵以理曲也

非有擊強扶弱之心是非義源頭而今日東敵質母之言尤非仗義者口吻傳末制敵莫如句通結上文天下莫大二句又伸說上句義即理也引齊桓只重仗義晉以東敵質母命齊者全參不破國佐來意猶自謂戰勝力強足以脅齊使從而不服國子揖而去也乃使晉衛之使偽以國佐之詞為讀而追及哀婁以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非晉乎

國佐如師

成公

成公

三

伯國不能致敵之服由伯義失也

傳直云非服之也不可敵服未說請從戰較上翻出齊勢弱晉勢強何僅以賂免就賂免便是不服而所以不服由列卿求逞私忿與齊桓擊強扶弱之心異也末發待之不可無其道意

盟哀婁

要盟在伯國知制敵貴以義矣

以及字間起重不以德命上傳只重質母者以此命尤悖於理也

△于師召陵 如師哀婁

觀要敵之異於服敵知仗義要矣

齊桓退而完來自應書來國佐去而晉追與之盟自應書及非聖人特

異其詞也然須借此比擬體貼出所以異處來方有景况作文雖倒本股全要相形制敵莫如仗義三句要大發於後

加伐楚次戰較同再加楚人伐鄭伐北鄙新築亦同

○完盟 佐如師

敵之服不服由所以制敵異也

全在心服賂免內寫出得失來若重齊晉上發便似前題亦勿例書法以此傳中未嘗以書來作書法也

△召陵 哀婁

成公

成公

三

二伯結信之異由制敵有得失也

齊桓退三十里而禮盟屈完卻克進五十里而要盟國佐上根仗義來下重不以德命上由是國子不可頂又不以德命說

戰鞏 如師哀婁

詳伯國戰盟之迹知制敵之貴義矣

加伐北鄙新築同以齊雖侵虐說起以晉之伐不以義佐之服不以心流水講下倒不以德命上

戰鞏 哀婁

伯國挫外而要以盟經兩責其失制敵之義焉

既去如師，宜比作上以齊虐夫甚起，責諸大夫逞忿，此齊所以不服，下

以齊心未服起，責諸大夫又不以德命此終所以汲汲欲盟，各收書及

○如師哀妻 夾谷 歸三田

即盟盟化強之事，知理為大矣。

天下莫大於理，云二傳俱有前後總用中間只從學者口氣論個道理

不必強以御克孔子作對。

○遂伐楚 夾谷

主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二句，加越人吳作強有力不與焉

出交谷歸田黃池入吳同。

齊定

威公

高

戰鞍 哀妻 取汶陽 圍棘 比圍棘傳

敵未服而不以德命可譏，叛已啟而不以德綏可貶。

戰鞍 如師哀妻 取汶陽 言汶陽 盟蒲 只哀妻盟蒲同

信義不足以服人，而要盟者均可譏也。

各有二層意，國子背城借一，文子德則不競。

取汶陽 不日從而謂之取

經於故地之擅復，正以王制焉。

請於王以正疆里只一事，不可以王命王制分。

加戰鞍如師哀妻同，隨加一比亦同，只作復地事實。

取牟婁 取汶陽 加戰鞍同

望國擅復故地，與得非其有者無異矣。

取汶陽 廬其歸 正疆域 公天下之義 存封建 公天下之心 兩邊各有興滅繼絕

觀經致意於復地復國者，得與繼之義矣。

外有滅項取汶陽題，以尊君尊王比，絕無關合之趣，刪之。

侵衛會蜀

經獨舉重以罪辱君者，戒逞忿也。

稱師著衆，無罪楚意，言衆正見被侵者之危，書其重者，只明不書侵我

之非議，就此便見得李孫辱君，非聖人特書重以見罪也。爲國上卿句

齊定

威公

注

重者危在使上，屬民辱在盟上，屬君雖如此說，卻分不得傳意重辱速

君父上，此傳從心上論，故結以史外傳心要典，須發。朱南圖曰：反求

諸已是反求，所以致辱之由，戒字即上懲字意，知忿憤之貽辱，便知懲

戒便知以禮制心。

楚鄭侵衛 二國稱師

經著外暴而內臣危國之罪可按矣。

侵衛，蓋自是侵魯，特不書耳，侵魯衛總此師，須從稱師著其衆上，指

寫楚勢張皇以見魯之可危，而李孫之罪以冷語挑發。

會蜀 侵我師于野，致賂納費，及而不書，當與重者

經紀內有見辱，雖罪於管國者焉。

以夏之君會夫之臣，總說方見得重。

斷道赤棘 晉衛伐齊去 戰鞍去 使衛去 會蜀同

內臣違念以辱君，經舉重以見罪也。

倒單作侵衛只帶下，或赤棘戰鞍侵衛會蜀同。

斷道 晉衛伐齊 戰鞍 侵衛

按外家所以起而內危有故矣。

魯衛受盟云 楊橋之役故字與特起於忿侵及反求諸已何相應只以

着楚師之衆立季孫危國之案。

成公 去

戰鞍 會蜀制作或主身兵辱君合

會蜀 盟蜀

經紀會盟貶內卿之辱君貶列卿之宗夷。

上重禮字下重義字齊楚同我燕宣叔猶先有知難之見無功受名祿

宣叔猶恥為往賂之行。

會蜀 夾谷季孫不以禮制心 楚兵 孔子能以理化強 陳兵

相臣有得失君之榮辱因之矣。

盟蜀不謂公而人謂公之大夫以見意

列國宗夷經貶其不善擇焉。

傳首便將主盟辨起正引下西向服從意主盟服從須重看楚僭稱王

晉猶主盟此意極重即新城傳君臣之義滅一段意擇義者擇此耳當

時諸侯俱擇強而事不知晉與楚不當論強弱也况諸侯苟能任賢

又有不必畏楚者乎夫不必畏而服從大可恥矣恥字憂透盟雖大夫

罪實歸諸侯。

盟而魯與如齊主幽之盟而魯與則書公會齊侯云舊出盟楚非杏題

夫公與祁盟不可言魯與而北杏之盟魯未嘗與此題股之最不適者

刪之。

荆敗蔡 伐楚次陘去 同于師召陵服清丘 盟蜀 服于

列國昧夷伯之分律之服夷者媿矣。

以敗蔡清丘辨個夷狄主盟之分即倒本比而以伐楚召陵配講

出荆伐鄭召陵清丘盟蜀同。

荆敗蔡 盟清丘 盟蜀

列國昧夷夏之分而宗夷亦可恥矣。

倒作同單重不當宗楚上。

荆敗蔡 清丘下易新城大遠不如清丘頗切晉雖不競猶主夏盟

試觀夷伯之分而列國宜知所擇矣。

宜深發楚不如晉意。

伐楚次陘去同于師召陵盟蜀只召陵盟蜀同

即伯主服夷而責服於夷者焉

如傳倒作要得比斷意狂仁賢云即當時列國服夷之策也

盟幽 盟齊 盟翟泉 盟蜀

經不以內諱之例加宗夷見貶自有在也

傳謂不諱公者從同之義固然而貶宗夷之旨即在人大夫以見意作文如傳以三比辨問起從同之意倒作如單

加荆敗蔡盟新城以前三段問起將此二支辨晉楚夷夏之實倒本股收書法

成公

成公

六

只上三比內以諱為貶昭大信謹大防嚴大分

、盟齊 盟蜀

經紀從夷而不皆諱者從同之例也

兩邊罪一般方說得從同不可分交夷宗夷者蓋盟齊交楚之始不諱不足以見貶今盟蜀之事同則貶亦同不必諱公而可知矣故於此不諱而人諸大夫以見意須將正始意發透則從同自不費力

盟蜀 會鍾離

經殿中國之防故服夷親夷者皆諱焉

俱以僭王為案上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下俯首東向而親吳

有塔會北杏主貶戴伯以正分貶從夷以謹防何味剛之

三 會四國伐鄭晉而不紀稱辭而以伐書

經略交兵獨寓責從夷者焉

提過彼此無善意便從晉無善而稱晉善伐上推出鄭罪來附夷援及指從楚使魯衛晉玩初字必以字是料想之詞勿作子晉說亦不可板着罪鄭語宋衛宋蔡稱辭以著其忘親只帶後現聞先生曰初為最役必以鄭之從楚也句可味盡追原鄭之所以獲罪于晉晉之不能息兵于鄭者祇以其從楚則致兵之由失在始矣雖有伯主釋怨之私豈能沒其聲討之實鄭人縱不當以鄭之故見討而其初附夷援夏之罪

成公

成公

九

能免于晉誅故傳首既曰非觀象而又曰盟主有詞千伐其旨自不相背觀者得之

侵衛 會曷盟蜀五國伐鄭

貳國附夷致討經託詞以罪焉

同單上二比只作援中國事實加戰鄭只照非觀象句亦同

戰鄭 五國伐鄭

以報然之師而有詞者附夷之罪重也

新宮公宴

經於盟國遇災原其不恭而罪其非禮也



不恭意輕只重非禮

去疾伐許許恃楚而不事晉鄭子良伐許

主鄭伐許傳此初伐也後用不可再意

如晉至晉至

當觀王之時而事伯其事悖矣

嗣守社稷與拜汶陽相形正斷其不朝周而朝晉之悖不與喪畢至看春秋所為作句重以其關君臣大倫故不作等閒看

加取汶陽只作事定同單再加即位同

遂如晉如晉至

麻有定

成公

于

兩按事伯之因知其溺於小惠矣

晉執曹分其地濟西晉勝齊使歸我汶陽皆是復所侵

△圍棘

望國以兵服故邑失係民之道矣

從故地上推出所以不顧之故方見得宜修德政薄稅斂反稅斂輕力役反丘甲二者正修德政之大目亦必失之指民心說非指來言汶陽也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須描寫無書法

加取汶陽作故地事實

初稅畝 作丘甲 取汶陽 圍棘

望國啟叛而服之非道經所以譏之也

倒本股作 舊加言汶陽甚誤歸因晉有二命與棘何干

、初稅畝 作丘甲

稅役日重民心所以攜也

上壞田制盡民財下壞兵制盡民力要體稅役日益重有混發以圍棘起來舊作合題贖甚

、圍棘 盟蒲加稅畝丘甲取汶陽言汶陽分貼兩邊

以威信服貳皆不知服貳之道也

各以啟貳原起上倒成不知薄稅役下倒景不知惇信明義

麻有定

成公

主

圍棘 會平丘上加稅畝丘甲下加弓如晉同

春秋重結人心責無以服叛協貳者焉

重賦致叛又攻之以兵崇侈啟貳又脇之以威

圍棘 圍費

兩於內兵討叛責其失服人反己之道焉

上有命上將用大眾語稅役下有命正卿用大眾語忠禮

圍棘 言汶陽 夾谷 歸三田失故地方以歸人比夾谷傳得故地理以服人

以亦必失之搭言汶陽比認已辨前應刪

伐唐咎如

討赤狄之餘也。潞甲驅吁餘黨散入唐谷。借潞甲傳作文終不成題。

二聘二盟 不熟路 不訂公

二卿因聘而盟。經釋其辱。國而抗尊焉。

於本國則辱。於外國則抗。一意碎作。後總發惡中有惡意。總收不繫國。不言公。一書法。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故盟非禮也。聘未足効信。釋疑。又相歃血。是不信也。于先王之典。是有聘無盟之典。遂事之辱。辱字重看。遂事應生事。專命辱字。應非禮不信。貽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非辱國乎。遂字只作事實。看主專與抗分。是重遂字。反去卻不繫國書法了。

成公 至

加俞聘術聘。只作有聘無盟之例。同單。有聘無盟。是論先王之典。以

俞術當之。未是。

高子盟 完盟 庚盟 良夫盟

或以權命合義。專命悖禮比。或以高屈作引。其君當道。俱不見好處。

鄭伐許 稱陳以伐

甚貶國虐小。斥之等干夷也。

稱國何以爲狄之。蓋夷狄舉號也。夷狄之行。是通論鄭襄之爲人。而斷其無異於夷。亦不是。以從楚便爲計利。是通論其所以從晉與楚者。見其但知有利。不知有義也。義利字極重。夷夏之分。在此。憑弱犯強。亦

是逐利之見。昭傳况又口氣串說。不可倒入虐小。然再動于史意。亦不可遺。

加去疾伐許。同。照一歲再伐。

四月伐鄭 楚子伐 辰陵 去同 戰鄭 晉侯伐 五國伐 去疾

伐許 鄭伐許

同單只敘事略詳耳。只戰鄭晉侯伐五國伐兩伐許同。

晉侯伐鄭 五國伐鄭 去疾伐許 鄭伐許

貶國計利爲從違。因其虐小而狄之焉。

昭傳流水作不可以從夷虐小對。

成公 至

四國伐鄭 楚子伐 辰陵 去同 戰鄭 晉侯伐 侵衛 去同 五國伐

貶國惟計利爲從違。狄道也。

事逐流水點盡。將利在中國。數句總斷。東歸本肢。

出楚人伐 五黑壤戰鄭晉侯伐同 或黑壤 從辰陵從戰鄭晉侯伐同 侵衛 事楚

同 侵衛易鄭亦同。此傳與四國伐鄭傳題相似。須辨此傳不出

國鄭前傳無五國伐鄭

鄭伐許 徐越伐吳

經原素行而黜虐小者。原世類而進從兵者。

各有二意。當在書法上體貼。止以爲告詞。一字聚聚義安在也。下或

者以詞為主云一字褒貶義安在平

鄭伐許晉伐鮮虞

附夷效夷皆中國而夷狄也

楚子伐鄭晉侯伐鄭執意如意如至比意如至傳脫

以利從違者非中國以利操縱者非伯主

年四 華元聘

即大道之通嗣君知邦交之無間矣

主侵宋傳前此同伐鄭之師後此共蟲罕之敵可入講收侵宋

冬城郕主城中丘傳公欲叛晉城此為偏出杜氏註

鄭伯伐許稱許 武公

貳國忘親即貳其惡者矣

諸侯在喪稱子故知稱爵為貶詞稱爵有汝安則為之意知鄭伐許

只辨稱爵書法同單

鄭伯伐許遺親不許 從君不忠 甚多變

年五 杞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重人倫之本也

只在書法上講重戒父母上發儆家與室

加杞伯朝同單上比只作事是加歸杞主其歸其出句

蔑如宋報華元也主使宋傳

即內臣之報禮見和好之情矣

僑如會穀借無妻傳不成題

梁山崩書而不繫國

特紀天下之異欲人君修實德也

盟蟲罕特書同盟 時定王崩

經紀服貳之信均著其不臣之罪焉

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字

盟蔑 盟宿 庚盟 良夫盟 蟲罕二傳雖俱有惡之中又有惡句然無甚意味刪之

年六 立武宮特書立 武公

望國崇祀非禮經所譏也

重廟制上祭法從廟制說來武公名敖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論廟

制祧於祖之時論祭法絕於僖之世

立武宮 有事武宮建祀違常可譏 當祀過變可十 有何好處刪之

立武宮 立煬宮行父許戰戰之功 意如刪不入之誠

兩於望國崇祀皆譏其不宜立焉

△取郭誠而奪取

經諱內君覆小示尊君之義也

以滅國之惡敘起。倒書法作謹微微字。指書法言。蓋同一滅國。或君或臣。其間若甚微。然處世有不嫌攻主過。而甘助權臣者。故立為尊抑之旨。示臣子不可一毫有不憚人主。而畏權臣之意。所謂謹微也。傳雖以滅項比。斷單比。只虛說個抑臣。項傳說。諱君者不可移。而諱臣。此傳說君不可不諱。臣不可諱。宜辨。玩傳後殺生在手一段。則知權臣威焰。委實可畏。人臣于此須打定念頭。處處向君父照顧。分毫不肯假借。纔是漢子行文。須有伉浪之概。方妙。

滅項 取郭

隱顯君臣之履。小辨分嚴矣。

成公

尊君抑臣。相照不分。全重書法。上總挑剔。謹微。意聖人此義。是為後世尊抑者。立個規則。玩每謹於微。云可見。

歸父奔 趙鞅歸 犯 加歸父如晉。晉陽叛同。

觀忤臣干主之異。致知微之當謹矣。

犯上比易公。國成適歷。俱意。林父歸。公。頃歸。公。成。

忤貴比易剋奔。如。朝吳奔。無。

犯上四句。是虛說。况已引實事証矣。搭出終贅。

滅項 歸父奔 取郭 朝吳奔 去。取郭同。單就抑臣論。

經尊君而抑臣。謹權臣之禍也。

如單。單發謹微意。將歸父朝吳事。織入議論中。見得此義不行。是以與衆多。若魯若楚。知有權臣。不知有君父也。

△歸父奔 朝吳奔

兩觀權臣之勢。重知聖人抑臣之旨矣。

只形容乖忤貴臣之禍。見聖人諱取郭。不諱滅項。正有見於此也。

○歸父奔 朝吳奔 會扈 召陵侵 易相舉同 比朝歌傳。

觀權臣貪臣之害。有國者可戒矣。

歸父家遺 云。引犯上干主四句。公弗納 云。引國家之政四句。

良夫侵宋 書侵。

成公

經於與國凌大而深陋。其無名焉。

此書法乃在蔑倫如書侵照出。須倒得得體。責魯者。即所以責衛。要體亦然。字勿單說無名。而遺卻不立。

嬰齊如晉

此晉命伐宋事實。不成題。若出則借兵戎邦交等語。發權在華孫門。作賢者之後。在比歸傳。則影叔貽。

蔑倫侵宋 孫貽。

望國徇伯以用兵。可隨甚矣。

師出無名。是春秋罪之處。兵戎一段。是春秋所以罪之處。重事人。

師出無名。是春秋罪之處。兵戎一段。是春秋所以罪之處。重事人。

須玩不得已焉料能立乎正形容可陋之意。冀發命上卿用大眾不可遺傳中上三年一段是原素好以見此伐之無名。後二年宋來納幣一段乃驗其聽命於晉之實與和好無干。加良夫侵魯衛並斷。加晏齊如晉口作晉命事實。

五國伐鄭 元聘 蔑如宋 蟲牢 蔑僑侵 納幣

望國凌大無名即交好之始終可驗矣。

倒本股作納幣比如傳另驗不可以始終平點。去元聘蔑如更直截。

五國伐鄭 元聘 蔑如宋 蟲牢 良夫侵 蔑僑侵宋

經原二國交隣之素深陋其兵之無名焉。

成公 美

以事實證過魯衛並責。出五國伐鄭蟲牢良夫侵宋蔑僑侵宋為當。

五國伐鄭 盟蟲牢

觀三國兵信之同用兵之無名見矣。

即上題脫出勿誤以忠尋作合。

△元聘 蔑如宋 加五國伐鄭蟲牢辟作大意同。

即二國交好之密內兵無名可知矣。

通嗣君報華元總作見邦交之厚。

出華元聘善納幣以宋侵既侵分下此非傳旨。

蔑僑侵宋 汶陽歸 狗命夫交。

、蔑僑侵宋 倉伐鄭

內兵兩制於伯其不立可知矣。

俱有不能立句前同兵好後結婚姻臣憂其恤君請緩師。

元聘 盟祿祥 通嗣君 魯都通好 下無明文難出 比執意如傳。

墨齊伐鄭善救鄭

經惡外暴不義而深于伯臣之不戰也。

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證明隨照傳轉下善晉大發宋收云不得以無

功而謂其救之非善也救善而伐者之罪不益明乎凡善救者未有不

善亦何善之有此春秋所以善樂善三善字緊相應救鄭之善全重不

遷戮上不可以救與不遷戮作兩層不遷戮只在不貪一縣之功上論

書法云書墨齊帥師而無貶詞者以是為不待貶也如其不以楚為罪

則何為而錄晉之救也善樂善帥師伐鄭蓋善善也以書之不計功而

全民乃所以為善也

墨齊伐鄭 下善救鄭 比七年伐少秘字

外夷加兵反正之國非義甚矣。

楚僭王既入於夷則鄭之背楚即晉正是改過遷善墨齊為是伐之何

義乎春秋惡楚全在此伐喪幣說

△善救鄭 凡善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經於伯臣恤患，善其得不戰之道焉。

起處喚明惡楚意，即以無功問起，重不遷戮作收處，仍帶楚罪一句。繞角之過，已自勝楚楚師，還管師遂侵蔡，遇楚救蔡之師而不戰，遂還則不遷戮事在救鄭之後，須敘明白無功，謂無折敵執俘之功，非救鄭無功也，與計功受賞一功字相應。春秋所以善之之意正在此。

敗蔡 次陘 蟲牢 伐鄭書救鄭 伐鄭蕭魚 加于師同

經原事以罪外暴，于伯臣之幾於二伯也。

以楚暴發在前，歸不遷戮上作各比只照傳點入如單。

敗蔡 伐鄭書救鄭 去樹鄭同

勝負是

成公

子

偕夷虐反正之國，經托伯救以罪焉。

救鄭只作書法，無善晉意，加蟲牢鄭反正，再加春王正大一統同。

△敗苦 敗箕 滅潞 滅甲氏 只敗苦 滅甲同

諸臣殘民以邀功，皆非仁也。

季友齊邑，卻缺一命，林父狄臣士會敵是，皆計功受賞。

伐楚次陘 于師 書救鄭 會蕭魚 加召陵會申同

伯兵不遷戮，幾於不戰者矣。

以桓惇相對提講在前，而以書救翻上庶幾哉，口氣要體言不計功而全民庶幾乎二伯之心也，須知此傳原不在功上比擬。

出次陘書救鄭會蕭魚同。

○次陘 于師 召陵 蕭魚 會申 執節 同

二伯不計戰勝之功，近王事矣。

只重不戰幾於仁上，桓以義惇以誠，點作眼目，完心服鄭久服甚輕，若誇他不戰之功，便與樂書不合矣。以舜文起以樂書繳。

出次陘蕭魚同，或只出完盟會申，題意不全。◎記此傳無盟戲。

滅甲氏 書救鄭

經于奪用兵者，不欲人之貪戰功也。

主邀功無功，分珍滅與不遷戮，正相反，須要相形。

勝負是

成公

臣

滅潞 滅甲 同上 伯禽宣王齊桓齊文晉悼分點

敗鄭 次陘 敗箕 留吁

諸兵殘民，不戰全師，分作友獲罪，受汝陽之賞，缺獲狄受再命之榮，會獻俘承敵是之命，皆非仁心王事，與齊桓晉悼樂書正相反。

敗鄭 甲氏 總發折敵執俘，計功受賞，不得分。

有合戰鄭傳出召陵書救鄭，偏陽會蕭魚主主將之權，行師之仁合，二

書救又作主又作客，不成題。

書救鄭 書伐鄭 加伐鄭執節同，○加蟲牢作鄭書華從夷之案。

經筆削內外之救兵，虐夏從夷之罪俱見矣。

一過以鄭作案惟鄭反正故楚不當伐惟鄭從夷故楚不得救

伐鄭 書救鄭 次鄭 壬夫侵宋 只書救鄭救同

春秋筆削救兵罪在猶其從夷者矣

書救鄭 伐鄭盟戲 武子從韓范 悼公從知瑩 俱從善

書救鄭 句侵還 書不還戮以無功辨起 句不伐喪以專制辨起

二臣還師幾於仁矣

七年 食牛又食免牛

察於物變當以強臣為戒矣

一次傷或備災之道未盡今改卜又傷則與人無干乃是變異必有以

成公 聖

致之者矣傳云理或然也原說得活宜體之

歸父如晉 戰戰 主宣公有虞三桓二句一申作

吳伐鄭 稱晉以伐

經黜僭號之國所以尊王也

觀春秋之法仲尼之制句要得聖人扶持各號故不嫌進退諸侯意族屬命主可入講吳偕王自壽夢始此即位之二年也時巫臣通吳吳兵始及上國鄭已姓太皞之後

吳伐鄭 會黃池

春秋始終黜僭號者示尊王之義也

夷狄原該舉號到強大時亦只該稱于號吳狄之子吳亦狄之也總敘

串發體貼後雖與不過字只重書法不必粘壽夢夫差

或加鄭黎來小邾朝主進受命黜僭號合不見關切處

吳伐鄭 猶三望

經惡僭號僭祭者皆以維王室也

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句立意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命主

有命曰吳伯不曰吳王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封內有望曰泰山不

曰河海

不郊三望 書

成公 聖

經於盟國舉祀特志其禮之僭焉

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猶字與僖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

△伐鄭救馬陵

經惡外暴而詳伯義以甚其罪焉

傳先以楚罪說起而下文一則楚罪益明一則楚人暴橫馬陵諸夏之

勢益張步步繳轉楚暴上宜以楚為主中間於子音中形容出楚之盛

橫而以故盟于馬陵 云 結局不必以大合及同病平對鄭善只點還三

書法通繳須知同盟不是特書

秋吳齊伐鄭 不特貶而罪自見

外夷顯兵於從正之國罪自見矣

經莊之欲討微舒句最重蓋春秋謹華夷之辨苟非誅討則楚兵不可一日及中國也况頻逞而屢討乎

九國救鄭特書救以美之

伯主動恤患之兵春秋特美之也

予晉安撫以大合親往發之楚罪鄭善只用繳出全自楚勢益張內發  
出善晉意

盟馬陵義同

即諸侯謀外之同外橫可知矣

成公

傳中故盟于馬陵故字緊承上來宜就諸侯同病上形出楚橫

伐鄭九國救鄭

經惡外暴特善伯救以見焉

主罪楚作晉之安撫亦與翻到罪楚上鄭善點在中

九國救鄭馬陵

經詳伯議之勤見美勢益張矣

玩傳當從其君自行以下意主楚暴作以會合親救大講於前隨以同  
病附楚意作二比于後蓋以晉救為骨津融楚鄭在中而重發楚橫

入陳 蟲牢 伐鄭書救鄭 伐鄭救馬陵去入陳蟲牢大意同

外夷顯兵反正之國以動中夏經所深罪也

背夷即華鄭之善也楚為是頻伐異於莊之討賊矣觀晉遣將而親往  
親往而又盟則楚勢之張楚橫之甚當何如哉救不待貶

入陳 伐鄭 伐鄭九國救鄭

犯順異於義兵經託詞以罪焉

入陳 嬰齊伐鄭 嬰齊伐鄭

外夷屢與犯順之師非討罪可例也

以其背己而從諸夏句重正是異於楚莊處○加蟲牢只見鄭反正意  
加九國救作書法去入陳不用楚莊相比

成公

蟲牢 伐鄭書救鄭 嬰齊伐鄭

楚非義晉仗義討作

蟲牢 正 嬰齊伐 嬰齊伐 九國救 楚罪盜明 鄭善亦若

外夷屢虐反正之國經託伯義以著罪焉

○書救鄭 九國救鄭馬陵

詳伯國之兵信夷勢之益張見矣

主前此晉遣 一段以二救中做而馬陵照故字拖發於後  
去馬陵同只不用故盟于馬陵一段加二伐同但以楚頻年肆暴重

論起



九國救鄭 齊伐鄭

筆削救兵知威國之善不善矣

以鄭之可救不可救為主以晉楚為客

出魯齊伐鄭齊伐鄭同 加伐晉比諒且難認

江黃伐陳 九國救鄭

兩紀伯兵有驗伯謀之善者有驗夷勢之橫者

盟新城 盟馬陵 盟柯陵

迭紀諸侯同好夷之勢可攷矣

一外楚一病楚一懼楚但講當日局面無貶中國意

齊伐鄭

成公

三

盟齊伐鄭 齊伐鄭 十 有用要齊伐者已辨其誤矣

經於憑夏從夷兩者其罪焉

上以入陳比下以救江比 加救江入陳同

吳入州來

經紀強夷用兵志凌外之漸也

主滅巢傳猶龍謂四隣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楚邑不可謂隣亦

不可謂制也于制字其解得去獨不思傳曰四隣封境之守乎家氏曰

州來楚之附庸要室之邑則隣字還指州來為確末須帶封境震意

此處楚始傳故特志之舊欲兼長岸傳失人對作無明文或于起綴點

綴則不妨

八 言汶陽 來言歸之干

經寓責於內地之失以輕於失之也

只本魯田也一句便是各人罪案齊晉穿三罪為責魯不能任張本作

文以三句提起倒管作全夏發晉制命不順而魯罪益彰禮字泛看即

忽奔傳馳詞執禮之禮緩詞易詞最可描玩

取汶陽 汶陽歸

內地之取與歸皆不以道也

主傳首二段上責魯下責晉

齊伐鄭

成公

三

加盟齊兩邊俱用再加公如晉三便是盟蒲傳公既親往拜其賜題

言汶陽 歸三田 加夾谷同

即內地之得失知為國貴以禮矣

主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搭以下比形斷上比

言汶陽 會說 下易夏代陳獻捷盟平丘爭貢俱同

昧禮而徇強者可譏執禮而當強者可予

歸訪 入訪 汶陽歸 惡委地而責受者 惡取地而責授者

言汶陽 變聘伐鄭 土境 甲兵

望國兩從伯命其自弱甚矣

以晉命非道非義為案以魯不能存不能立為斷俱有季孫語

書侵蔡

外夷之失人即伯兵可賄矣

主長岸傳楚葉析公一意

書納幣

伯姬宣公女穆姜所出

經於大國圖婚之厚議其越禮焉

重華戒意過於厚反非所以重大婚之禮此意須玩勿誤作所重臨平禮之輕看

加履綸逆以略與過分作加如宋致女俱不當使卿魯宋並責

成公

書納幣 衛人滕

兩於婚禮之過均議其非制焉

上越禮踰制悉書為後法下敗禮逾制備書為後戒

同括 國宋 表佐

文 盟新城 盾佐 會宋 立趙 宋比易會就同

即伯國追錄忠勳之後失刑可推矣

立武不可云從諫及報功正驗其聽讒之非耳以殺同括為主而以韓

厥語點綴其申總以失政刑斷之

國宋

新城 戰鄭 同括 書救鄭 同括 欲戰 俱代殺比 會宋

即伯國追錄忠勳之後見伯臣之無罪矣

立武出會宋會就已是借用然經文尚有趙武字如會澶淵

澶淵宋故

武人 則已隱矣若蕭魚

趙武 同國齊

趙武以上

尤為隱僻

不可搭

△城濮 表

令狐 盾

易新城同

伯臣忠勳相繼則知賞之當延矣

合發當延賞意以褒夷定伯言故曰勳以置君定難言故曰忠

勳比易彭衡

宋處 孟明 國宋

進用民之三謀

春王正月

趙武相文答六

月之賦左事儘確但

經文空

至如侵曹伐衛會溫園許敗殺俱無趙衰事不可搭

忠比易盟危

立 盟衡雅

計魯不與危盟

河曲 將中軍

盟新城 合諸侯

以輔靈盾

成公

救陳 輔靈

肅 肅免侵陳

輔成公

始事 俱可用他如遂會救鄭四

國侵鄭不可說忠黑壤會危伐皆無趙盾事不可搭

城濮 文

彭衡 肅救陳

肅免侵陳

成

伯臣再世忠勳君當念之矣

各就輔佐二君上描寫忠勳

沙隨 會宋

通薄

肅救陳 肅免侵

行父如齊

行父如晉

比刺優傳

內外相臣之忠有符於公論者焉

趙盾擁立靈成韓厥稱其忠晉不當聽莊姬行父歷相宣成范衰稱其

忠誓不當聽僑如上一二比易新城會尾同 出令狐四國侵鄭此比行

父如齊盟尾同

盟尾

會宋

晉君聽范文子釋行父晉君聽韓厥立趙武

伯國獎忠良而褒功德能從諫也

盾救陳

盾免侵 宋楚平

瑣澤

比彼多大動句謬剛

比元奔歸傳脫

出圍宋城濮新城書救同

城濮

趙河曲 盾免侵陳趙書救鄭

比沙隨傳

兩觀伯之賴於世臣報功宜厚矣

或出圍宋

趙令狐 河曲趙書救鄭

不如上題

城濮

河曲 商任 沙隨 會宋 會號

比沙隨傳

兩原伯臣世勳而待之者有得失焉

城濮趙衰樂枝河曲趙盾樂盾提起倒錮樂存趙作

有出入州來會宋

會號

一不錮其身一不絕其後者徒亂耳目剛之

天子賜命

經於王禮加內而譏其僭賞焉

以君天下提起罪邦君二句側下說魯罪正見僭賞僭賞于來字上見

○毛伯錫命 召伯賜命

上易河陽同不重字跡

兩紀尊號君臨之義備矣

要得法天意代天為王極其尊對臣看繼天為子極其親對民看發

天主天子而王法主恩隱然可見勿開口便說恩法

召伯賜命

曹伯自京

曹作曹伯歸傳題不賒當作合後載此

王室寵盟國而僭賞縱小國而失刑

踐土

賜命

主王禮之加內外有得有失宜刪加城濮即位同

變聘伐鄭

前書來聘下書會伐

詳徵兵討貳之事而制命從命之失見矣

總起分作以伐鄭非義為案晉魯交比責之

變聘

伯國

徵兵由義不足以服人也

盟主重看蓋據夷以安夏正盟主之義既不救其患又討其成此是何

義成何盟主收書聘於伐之上伐而先之以聘亦見晉之不義無以服

人也晉不可從亦莫見

會伐鄭

內外合兵以討小罪咸見矣

主晉魯分作專就伐與會伐上論無書法

吳伐鄭

變聘伐鄭

並晉作魯以帶救

伯國葉小而復虐之不義甚矣

會扈伐陳

變聘伐鄭

會而後伐 有禮 聘而後伐 非義

變聘伐鄭

盟蒲

加吳伐鄭言汝陽同

經紀伯主討戴要戴之事而責以信義焉

義為主盟之道信為固結之本吳初伐鄭季孫已憂中國之莫恤晉有

二命季孫已議伯德之二三

變聘伐鄭 適歷

觀虐小寵惡之事而為盟主者可知矣

二傳皆有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上不能救而又伐下不之罪而反與為會上晉之不立亦可知矣下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

禮書定

成八

聖

會伐鄭

胡豹歸

既知其不可云云 既以為有命云云

知義不從義知命不受命皆所議也

衛人賡

加晉勝齊勝同只作備書

大國逾婚禮之制經書以示戒焉

欲敗禮指宋一娶十二女擬於天子言此初勝須說得活

九△盟蒲

特書同盟

伯國講信以要貳昧其本矣

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是言未貳之先悼信明義以補前愆是言既貳之後諸侯之叛口為晉無誠信今不反求信義而又以口血御之是從事

於末而不知本也本末字要發透誠信便是本對盟字看此時只有反求一著非欲其仍以汝陽予晉書同盟者若曰諸侯之心既異晉特強之同耳

加馬陵同照尋盟事實加言汝陽亦同

表裏

取汝陽

如晉

馬陵

言汝陽

盟蒲

蕭魚

衍歸

伯主啟貳而要盟昧於感人之本矣

照傳如單

戰鞍

同取汝陽

如晉

言汝陽

盟蒲

同單

加馬陵同

伯國啟貳而要盟失服人之本矣

盟蒲

會蕭魚

諫

衍歸

信

易八儀夷亦于鮮事同

成公

聖

伯主之要貳未知服人在誠信也

以下二股論起盟非固結之本倒作如單

○會蕭魚 衍歸

即服貳復國之事誠信之感深矣

主信在言前四句借題發意不重事迹下易八夷儀或轉奔同有以

盟句釋主季路者不知此事在獲麟後毫不相蒙斷不可搭近有用墮

費仲由尤可笑舊出盟葵丘會蕭魚大謬移載盟平丘傳尚可

盟蒲 甚潰

悼信明義固結之本不在盟 效死弗去為國之本不在城

經兩紀事而知服人保國皆有本也

盟蒲 城中城 昧服人之本

△盟蒲 鄆陵 季文子 范文子

經紀兵信知盟非固結之本，倖非持勝之道也。

△盟蒲 會蕭魚 信不可知 于鮮 季孫 誠能動物 知豎純終

經紀伯事惡其強人以信，予其威人以誠也。

上比或加執鄭伐如晉，或加取汶陽言汶陽下比加執良宵會申同。

△言汶陽 盟蒲 弓如晉 會平丘 只盟蒲 平丘同

啟戒而信以要之，威以示之，皆非也。

二邊啟戒意重，二傳皆有固結字，末字上范文子下叔向○平丘傳原

成公

車崇修與此傳不同，但如此命題權處可也。

：言汶陽 弓如晉 即上題脫所缺處，點出而末字

一予一奪，季孫有信不可知之說是，豈是飾于野有慈驥並作之料。

取汶陽 言汶陽 執意如 意如至 比意如至傳

予奪操縱之非義，皆啟戒之端也。

上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下皆以利發，自是諸侯不合二十餘

年，或加盟蒲 又以召陵侵 賄敗 終不整，若下換召陵侵有又以賄

敗句，對上又以盟盟較勝。

此傳有搭吳伐我出宋楚平，莫要蕭魚衍歸為得謀國之道，得服人之

本者，扭捏可厭。

伯姬歸宋

經紀嘉禮，而著內女之賢焉。

宋公自逆不書常事也，而書歸者，以伯姬之賢也。

致女晉 滕 加御滕齊滕同

志婚禮之失，因見內女之賢焉。

以致女來滕二意雙提，起倒伯姬作，單致女只就著于家說。

：獻六羽 致女晉 滕

經紀禮樂衰貶之義互見焉。

成公

兩之類是說經中此類不一，須會此意。

獻六羽 晉來滕 天子八諸侯六 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

執鄭書伐鄭

經謹伯討，尤惡貳國之昧義焉。

以稱人以執提過重，削救上罪鄭從楚殺觸不書，自是事體如此，不必

照黃鄭從楚當從其利止，發非泛責從夷，鄭無可救三句當連說。

德仲曰：晉之此舉甚善，要得惜之之意，不可十分貶壞，碍下罪鄭

執鄭伯 執而稱人

經惡伯討之專謹臣度也。

討鄭從楚未嘗不是但無王命又不歸京師收稱人殺獨不用

書伐鄭鄭救

貳國以從夷致討外救不足錄矣

殺獨只提過齊鄭處緊就義利上發不可泛

加蟲牢作背夷即華倒削救同單

伐楚救江 書伐鄭加國江執鄭伯同 再加盟賈同

經不以恤患之例紀外夷以被患者之有罪也

傳只引伐楚以救江與侵陳以救鄭事迹相類不必說江有可救之善

書伐鄭鄭子 鄭救 厥伐鄭 鄭子 辛救

鄭子

成公

吳

經兩制恤貳之兵以其無可恤也

蟲牢以來貪重賂而會鄭鄢陵而後懷集矢而從彭城 有出嬰齊伐

莒王夫侵宋者不知伐莒侵宋俱兩役後事非以莒宋援鄭也今議剛

楚入救衛 嬰齊伐莒等外救議伯主之報楚 削外救罪貳國之讓利

盾救陳 書伐鄭宋弒君 典刑 鄭從楚 義利

兩制救兵重討罪惡從夷也

嬰齊伐莒

子重自陳伐莒與不書侵陳以救鄭何干而主制救乎不可作題

伐莒潰入鄆特書

特謹小國被患示邦本也

此傳議論因城惡之說生來昧為國之本即從晉潰看出效死勿去非

臨時可使其不能使民放死毋去可知他平日無固本安民之政須虛

虛說重垂訓不重罪莒

城郎梁 城 梁 滅 遂 滅 黃 放

為國之所重不在備而在本焉

全在事字政字見箇輕重宜輕敘串作借題發揮 舊出滅黃入滑但

滑比於築城鑿池不切今易之以城中城

沒洙 莒潰

莒潰

成公

吳

昧傷邦之本者春秋皆譏之也

固國以保民為本長江巨川限帶封域守國之末務為國以安民為本

城郭溝池重門擊柝守邦之末務

○莒潰入鄆 長岸

為國之本有二在民與臣加意而已

上以安民為本下以得賢為本雖陸渚之城何益乎雖廣土兼民不足

恃矣

宋狄伐晉特書

經紀兵而聚川夷以謹辨也

軍主責秦作以晉人致寇意如傳帶於後蓋貶秦有稱人書法近欲捏  
此事以觀句作貶晉書法者誤矣已為不義與以義驅之句相應謂兵  
以義動雖驅狄亦可據他自相侵伐已非除殘之義又與狄共之不亦  
甚乎要之只重謹華夷之辨上不義云又因武王事而辨此之所以謹  
耳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加御雍盟舉作謹辨引起同單

二國用夷以相殘非義之甚者也

自相侵伐四句是二比總斷不可涉上傳不知自反已可咎意已字又  
字須體貼

成公

吳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上易使齊西鄙伐我北鄙同

經惡二國修怨尤甚其資夷之罪焉

自相侵伐即就晉狄伐秦秦狄伐晉二比言又添別股未達傳意

盟貫 陽穀 去同易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或以迫乞師取穀代本比謀

此事以甚用夷之罪謹大防也

以齊桓比照倒晉秦作收稱人 鄭云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即說

武王事不得又搭齊桓體傳最精但此等題俱不可廢

盟貫 取舒 遂伐楚 主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大謬

言汶陽 盟蒲 秦狄伐晉

伯國失信刑以召內外之侮可為戒矣

或加書敘 同括 或會宋會就 立超 代殺同括俱謬不如暗補若只信刑

二比尤不可出

盟蒲 秦狄伐晉

伯國內擣而外侮由信刑失也

皆貶交伐要發

盟蒲 秦狄伐晉 盟鹹 盟沙 朝歌 比朝歌傳

伯國失政召內外之侮伯國貪利致內外之貳

盟蒲 秦狄伐晉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比貞伐傳

成公

吳

兩觀召內外之侮有以其失政者有以其失謀者

○城中城 書

經紀盟國設險明體險之大用也

只重謹禮意發體險之大用大字對微字看體字用字便自緊關將一

險字說入禮中將一體字把作險用真堂簾森嚴氣象須體貼一險字

發揮中城在那之內宮之外故曰益微城亦設險大端不可說謹禮即

不用城玩獨字可見經世安民之道所包甚廣而傳獨言謹禮者為成

公幼弱政在三家發耳作文勿涉斷焉

加城中丘只作城非春秋所貴如單

△莒潰入郛 城中城

小國被患在失政聖國之設險非矣

傳據高氏說魯之城德苦禍也故借其事論之論莒曰政論魯曰禮各就其所急言也莒小國方遭外患故貴得民心魯成幼弱將有內憂故先定民志倒單作

○城中城 墮邱費

觀內城之興革見體險之有得失也

以杜絕陵僭云照出須緊貼體險大用相形勿以魯成夫子置衰貶

下比易良霄奔是歲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云殊僻

廢書

成公

至

浚洙 城中城 夫固國之本

昧體險之用

△城中城 城虎牢

春秋惡設險示經世之道責棄險待衰世之意

有國家者內修政治外固藩籬不臨事恃警守之末不無事棄已成之

藉兩邊須不矛盾

△城中城 會平丘 不以城郭為固須平日辨別各分

不以兵甲為威須平日固結人心

春秋所譏欲人君以禮為險以德為威也

○城中城 蒐昌間

經於設險訓民者皆醒之以禮焉

禮辨尊卑分貴賤別等列異物采禮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非

城郭海池非馳射擊刺苦陋不備云觀於有莘云

城中城 城成周 護其守之微

年 黑背侵鄭 特書年

經因與國徇伯之兵示私親之戒焉

晉命只作事實寵愛就平日說而侵鄭亦在內傳因後日事料其今日之如此作文先驗明方斷罪重垂戒上不重罪衛侯

加衍奔會成作貽患事實同單

年聘 黑背侵鄭

成公

至

二君寵擢酌恩義之中以為戒焉

照此與夷仲年無異句比斷發揮勿分

六國伐鄭

樂武子曰鄭豈死頑為君我執一人無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

焉見晉失信信說非伯討不足以服人

齊人滕 主衛滕攻女二傳非宋公賢伯姬

經紀嘉禮示謹制旌賢之意焉

公如晉

內君越禮以事伯經諱詞以貶焉



諸侯會諸侯是天子事晉矣故曰諱其辱而不差有謹禮意

公至晉 春出秋還借盟唐傳去國臨時之久

雙聘雙盟 借二聘二盟傳然不可作題

周公奔 書曰出

經惡王臣自絕傷王道之微焉

周公提過倒出字作號令不行就在遁逃上見盟鄧事在前勿用

會瑱澤 華元奔傳搭作彼多大動執式發傳搭作晉楚有盟

經略內外之成嚴大防也

晉楚已盟于宋西門此會晉衛如晉聽成主家氏註罪晉交夷

經

成公

至

成氏主晉自置成君晉聞而臣情偷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停累以通意也交聘為成晉固安抑快楚楚也其強大無忌晉意後三年渝盟伐鄭又其後宋向成懷持彈兵之說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非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置其禍端實兆於此故瑱澤之會書法如此不此會也

敗狄交剛 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故敗

經譏伯國挫敵示禦夷之道也

照瑱澤成楚事斷見晉不制楚橫而爭地於羣狄猶龍曰殺梁以中

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其論敗狄之例理甚長胡氏何以不取

錡乞師 特書曰乞

經抑伯國之徵兵以兵不可私用也

當在書法上發他應違聽命於人之狀以見其自及不縮不然晉豈自

知其卑伏屈損哉惟報怨貪得故義不得請於天王而必至卑伏屈損

直是論其理如此故乞字為特書加遂伐秦主徵兵報怨事實

或擬會危伐陳 陳即楚 作徵會計取句非也傳中徵會句是泛語非以討

或為美詞又或擬盟威執曹作誅亂討賊句亦謬蓋負勢是執而後

歸王非請於王以合諸侯而執也或出遂圍許亦非王命

升陞 戰泓 遂乞師 錡乞師

春秋重內輕外同詞以罪徵兵者焉

倒作上二比照起重內輕外易滅譚取郭同

經

成公

至

遂乞師 錡乞師

內外徵兵報怨經同辭以抑之焉

並敘內外交服作俱發乞字意同詞亦要發加厲乞 戰楚瑩乞鄭鮒乞

宋同

錡乞師 國彭城 重王命

經紀甲兵土地之事皆斷之以王焉

主土地甲兵受之天子句

下易虎牢以魯兵非晉所得專鄭地非列國所得專對

取牟婁 遂乞師 取汶陽 錡乞師 只下二比同

經重王命同詞以罪復地同詞以罪徵兵

同止皆重王命不正疆里於王故皆書取不以王命與師故皆書乞

○如京自京伐秦

經於因事修觀者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會伐而行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事實書法重在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其慢此假空名以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須發得痛快全就書法上發意不宜漫為斷罪語君臣人道之大倫句是綱與傳末大倫必正句相應敬字最緊要蓋君臣主敬朝觀之禮以將敬也大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欲之分故

成公

孟

一則曰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大焉而後曰臣必敬

云

加侵伐等比只入敘中

公如京書曰如京師

經著觀王者之慢存臣禮也

要知舉魯以見列國至此極意要說得剴切

自京伐秦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師逆事

春秋酌詞以重觀典維臣禮也

南季聘 榮叔錫命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如京伐秦侵伐比隨換

詳按諸侯觀王之慢聖人存禮之意深矣

照傳序下如單每歲侵伐二句不是責他皆不朝只明今日獨朝徒以

道自王都之故耳勿以不因兵修觀不因聘述職分股

南季聘 榮叔錫命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詳觀修禮用兵之迹甚慢王之罪也

以王朝聘問屢施諸侯侵伐四出分作皆責他不朝然非傳意矣

凡伯聘 糾聘 宰周聘 王季聘 如京伐秦

經詳王禮之施而酌詞以存臣禮焉

去伐秦照傳天王遣使至於此極一段

朝王所 晉侯伐衛方岳 借以見古者王制如此不成禮

成公

孟

○祭伯來和 盟洮和 次厥貉和 盟新城和

經重君臣之義無所書而不明之也

無命者抑之奉命者縱之從僭王者奪之外僭王者予之全在書法上

發起處以君臣人道大倫說起即以如京伐秦點明為此懼作春秋意

其美得行一段未要發 出踐土和 河陽和 新城和 蔑如京和 又首

止敘和 許和 翟泉和 蔑如京和 同 或伐衛和 突和 救和 楚丘和

河陽和 亦同

錫乞師 如京伐秦敵兵出於私 觀王出於慢○無如京即諱公作題

如京伐秦 廬吳歸

經重朝覲封建之典兩有以存之也

二邊聖人懼作春秋云上臣散君千敬父下與滅國繼絕世

至伐秦

不以京師至明伐秦為重也在聖人誅心上發

林父歸因衛侯之如晉既強見之逆衛侯歸國從逆卻擊逐之

書自晉歸者晉有奉而歸之易也主高氏許氏註亦難作題

僑如婦至

望國失親迎之禮經譏其非正焉

論春秋封壤爵次道途皆當迎之於其國加僑如逆女同

成公

聖千戚

賢戚年節可以風天下之讓矣

主遇垂傳千戚辭國事在執曹後須敘明晉列君易子會作結

執曹歸京獨言其辭

討有罪而不專可謂伯討矣

敘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極重又不敢自治二句又是討罪中好

處不可以不濫不專不看觀傳末獨云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句可見

發伯討須本非伯討者形之方見空谷足音

加會伐秦盟威同單只作事實止加一比同

執衛侯 執鄭伯 執曹歸京中比易執魯齊同

春秋迭紀伯討獨與夫得正者焉

上二比一濫一專形講如單

執鄭伯 執曹歸京不以王命又不歸京稱人執得其罪又歸于京稱侯

兩紀討罪而失正得正異焉

楚子伐鄭侵鄭及桑隧遂侵衛及首止

甫三載而即叛盟見西門之歎全不足恃

○華元奔歸不都文

經詳外臣之出入著其正也

成公

司君臣之訓句極重正其志於討罪處元不賴龍而出奔非是不能治

官姑從越境乃免之說直將借援於晉期在必討故身止河上宋晉之

界示以許討則入不許則出是以國人與晉皆許而後入耳不賴龍二

句是一時事而緊關尤在不賴龍一句上人臣之義正該如此故曰正

收不省文 加魚石奔同

華元奔

賢臣以討賊去國得臣之正矣

只就懷討賊之心而奔上論

華元歸

卽外臣之復知其重於討賊也。

全要講他不輕復

魚石奔

強臣去國而外臣靖難之心遂矣。

宋楚平 瑣澤 元奔歸

賢臣素以勤若國難所由靖矣。

倒單若單出上二比二事俱不美只就魚石口氣論可也但彼多大動

原是魚石之言不當搭股

△華元奔

鮑奔

魚石曰元反必討

鮑奔

鮑奔曰必于鮮在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鮑奔

大夫之去國或成其忠或成其信也

元奔歸

履奔

出入得正

進退失宜

俱就計亂言

會鍾離

特殊會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會鍾離

中國親僭王之夷春秋特詞以傷之也

舉號是常例殊會是特書然玩傳中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

抗句宜融發吳楚皆僭楚未嘗殊會而吳獨殊會故傳指出成襄之闇

中國無伯之故以見聖人感傷時事意鍾離相向正所謂往與之會而

主吳不但責其會之而已 德仲曰此只說僭王不可說到貽患且亦

只往會未是往國齊晉是大夫未是國君須辨

會鍾離

始

干桓

與吳謀

干向

為吳

謀楚

總攸如單

中國屢親僭王之夷經皆特詞以傷之也

會首止

會鍾離

加于桓于向同

兩觀殊會之文意在正分謹防也

傳中兩意在字妙各就書法上說以尊字賤字起重不敢抗不能敵上

△會鍾離

盟宋

中國與夷會盟皆時事之可傷者也

通吳之始交見之始兩傳俱有傷字東向親吳南向朝楚

會鍾離

會申

殊詞以傷之

同詞以罪之

成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會鍾離

黃池

春秋紀會示抑外傷內之意示治內禦外之道

殊會意在外夾狄而傷中國不能與之抗書及意在尊中國而見外夷

不可與之抗皆特筆所以扶伯業也

雨木水

觀內禍預徵知天人不誣矣

胡氏因王安石盡廢五行傳而發議于此只重不可誣含不可廢意

沙隨 若丘

觀君臣之見辱天變徵矣

厲乞師 將伐鄭也主御乞師傳

戰鄆陵敗 不奮師敗績

紀兵而重分尤示倖勝之戒焉

重君提過只發幸非持勝之道未有勝負之形正見幸處凡勝之可持者必先有可勝之具故其餘烈猶能善後其規模料理自是不在目前曰幸則不待更生驕溢就館設時其可勝者安在內憂是晉當日病根亦傳吃緊處

鄆陵 伐鄭至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夾谷 歸田 墮郕費

伯國幸勝而啟憂昧於無患之戒也

禮記

成公

左

欲明本股便將范文子語提出入孔子事說明倒幸勝上而以後伐鄭驗之須補出三卻方見內憂若以不競于楚為憂非內憂也兩邊只論道理不在分量上較去三至墮郕同

鄆陵 伐鄭 夏伐鄭 冬伐鄭

兵勝而適以張外勢者惟其以幸而息也

須就楚張形晉急仍歸到內亂上或于楚張擬出滅舒庸者不切乎衡事又或加楚鄭侵宋壬夫侵在厲公弑後俱謬現聞先生曰時說以鄆陵以後事一槩作內憂四山關之是已但傳中明說楚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則三伐鄭等題原自可出倖勝而驕兵家所忌外寧內

憂是范文子推一層說的而會有三卻之事遂符其料即使無三卻之事而賴上首止之役中國屢出而無功豈不足為倖勝之戒乎作文者只主楚師雖敗三句有何相妨但不可涉內憂耳

伐鄭至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歷觀伯討無成知倖不足恃矣

中點三比前後渾作就三伐鄭止發出倖勝不足恃

鄆陵 侵蔡獲變 倖勝不足恃 武功不足載

鄆陵 夏伐鄭 冬伐鄭 獲變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兩觀勝兵之啟患早見者知之矣

禮記

成公

左

十變外寧內憂之戒子產文德武功之語皆驗

鄆陵 伐鄭盟戲

春秋紀兵戒幸勝美善勝焉

達士變聽卻至外寧內憂卒符軍門之戒達荀偃聽知榮外仙內順卒

成郭門之集

伐鄭 類 伐鄭 曲 伐鄭 汝 伐鄭 牛 伐鄭 北 伐鄭 東 比蕭魚傳

經述紀伯兵見倖勝之應制敵之績焉

有出鄆陵蕭魚者善則稱君二句亦可搭則之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入吳 入吳 比入吳傳

經詳紀兵示幸勝力勝之戒焉

沙隨不見直書而不諱

不諱內辱示守身之道也

晉之辭魯不過以後期而魯後期實由內難正所當恤晉乃聽說不見

則曲在晉不在魯自反無款直書何妨雖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以

正己而無恤乎人一句作骨守身應物伸道榮義太勇浩然俱要點發

加鄆陵同只作後期事實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鄆 沙隨不見 孫齊

春秋述諱國惡而猶有不諱者示守身之道也

成公

空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鄆

春秋存臣禮於諱詞亦視其不得不諱者而已

反沙隨看則此皆有款於心不得不諱重存臣子之禮上

假許 歸益

經諱內惡而揚其美臣禮然也

主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作出取鄆歸諱聞同有合四比

出者須記近改三不兩三取甚妙

○祭季歸通朔人 邪高子盟義平莒鄭 勢

春秋之所出所榮重道義也

出突救道鄭逃 邪次鄭入其黃池 同或會首止道鄭逃 邪椒聘義會

號勢亦同然不如出突救會號兩比好蓋道邪義勢原就一事中見而

聖人重此而不重彼故曰正己云以示天下來世也又有擬出甯母

弗克納主桓不伸邪盾不任勢者便不佳

公至會

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伯主故危而致之寄盟唐傳

會尹伐鄭穎上

要見勝楚而驕意始師制田而陳蔡之偏惟施威于武子之遠畧繼邇

穎上而宋衛之軍遂相失於子罕之宵攻督揚之次祗動叔豹逆師之

成公

空

情鄭郊之戒徒動聲伯待食之懼

曹伯自京不名自京師

經紀逆君之歸譏王朝之失刑也

不絕其位所以累平天王見其位已絕特王不絕之耳不名自京師雖

有兩書法而只是失刑一意當時周之衰全是刑賞不行於天下因晉

之執乃整頓一大機括奈何縱之除却刑賞何以號令天下故曰無以

為天下之共主要知曹人請于晉晉侯許之則此歸亦晉意也春秋却

歸責天王只為晉會執之歸于京耳所為罪累上也

加執曹歸同舉只照因晉之執

有春王正月文不賞 適歷定不刑 介推 題主善不蒙賞一句太鑒剛之

△曹伯自京 趙鞅歸

兩譏縱罪知明刑之重也。

因曹人之請因韓魏之請上云無以為天下之世生下云其能國乎要見刑典極重國與天下全仗此為維持意

○曹伯自京 會黃池

明於天下之計者宜討有罪而抑強夷矣。

二傳皆有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句上自刑賞說下自體統說君臣夷

夏王道伯業

成公

執荅丘 以下諸題俱主刺個傳

室

即內臣見辱伯主信譏之失見矣。

主晉厲公過聽作觀訴公于晉侯及晉人執季孫句可見 加鄂陵沙

隨伐鄭同。

僑如奔

即護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主予范文子要本赦季孫來

盟扈

內臣之見釋由忠足以感人也。

主季文子忠足以動人一意范文子聲伯只點入

荅丘 僑如奔

辱賢臣見信譏者之失遂譏臣見納忠者之善。

以卻鞏范文子為主僑如聲伯帶之。

荅丘 盟扈 如僑如奔同

即伯國操縱內臣而聽言之得失見矣。

俱主晉君始聽卻鞏繼從范文子。

僑如奔 盟扈 主予范文子

去譏而宥見見伯國之能納言矣。

成公

鄂陵 沙隨 伐鄭 荅丘 僑如奔 盟扈

室

伯國始信譏以辱內而猶幸伯臣之納忠也。

以晉侯聽譏辭君執臣敘起倒赦季孫出僑如作歸美范文子

行父如齊 宜 成 盟扈 此傳不搭文公行父如

伯臣信內臣之賢而釋之善可知矣。

主范文子行父之忠點起 此傳只言相二君至城費方說三君

△行父如齊 宜 成 盟扈 此傳不搭文公行父如

相臣忠著兩朝宜其足以動人也。

三行父如齊 宜 成 盟扈 此傳不搭文公行父如

以內臣例伯臣大夫之肆讓巧矣

只就僑如語論肆讓之巧含不可聽意

盟危士適歷

伯國獎忠而仔奸聽言之得失見矣

○盟危 取鄭加荀丘會就同

聖國之相臣使臣忠皆足以動人也

范文子稱於樂書趙文子言於子木俱是忠分忠節者非

沙隨 荅丘 不與盟 執意如 比執意如傳

伯國兩辱內之君臣則讓與貪之爲害也

一因僑如之語一因祁吉之訴俱辭君而執臣晉厲卻鞅晉昭叔向

盟危 意如至

伯國兩辱內臣從善貪利異焉

聲伯告范文子釋行父惠伯告中行穆子釋意如

夏伐鄭首止主雞澤傳問繳俱用柯陵

伯岳不競於夷修盟之故可稽矣

盟柯陵

春秋紀信而著懼外之同焉

主雞澤傳尹單與盟只辨過重同懼楚作後將兩伐鄭驗之不必斷罪

辛丑用鄭特日舉

經紀盟國京師議其非時之甚焉

九月夏之七月鄭當以正月上辛故曰不時之甚憚意不必用

冬伐鄭次上此在盟柯陵之後

與夏伐鄭同

公至伐鄭

稽諸侯之旋師知懼夷之同矣

楚子申師于汝上諸侯還主柯陵前二伐皆以會致此獨以伐致

楚滅舒庸主鄭陵傳楚張甚無謂

公如晉朝嗣君也陳述傳搭作晉君方明無當

伐宋入彭城不日納言復入

春秋紀兵而助逆爲逆者劫罪焉

托於諸侯一句是足諸侯世大夫不世意還屬上段不當納邊惟其非

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其已絕故魚石復入爲甚逆

楚鄭伐宋取朝鄭侵城郭取曲丘

楚鄭並責俱在納魚石上論

魚石入彭城加魚石刺主石已絕提起

經於邊臣復國而甚其惡焉



石復入 叠復入

經兩紀逆臣復國而皆甚其罪焉

楚納叛晉致亂各點入

圍陳納頓 伐宋入彭城

主傳諸侯納之云一段中國不能納頓楚不當納石分作

士句聘至筮奔傳格作逐夷羊五

公朝始致而聘使繼來悼之下諸侯肅矣出許氏註

杞伯朝主陳述傳晉君方明公語晉君于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諸

楚鄭侵宋主次訓傳救彭城也宋華元如晉告急

成公

亥

春秋紀兵而助逆從夷均罪焉

盟虛打

以襄公在喪不會點起主救宋作

麟旨定

麟旨定

陽陳千鼎爾新著 古吳馮士驊仲先參 張我城德仲鈔

麟旨定

圍宋彭城擊之宋

經於伯主討叛邑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疆域封守正是王度只發明一宋字不得取不得受串看不得叛者不

成其為叛也若彭城不係之宋則成其叛矣就聖人書法上說不可認

作罪楚追字有味

加伐宋入彭城以上比辨非宋地如單

麟旨定

△取汝陽 吳滅巢正疆域固封守下易城虎牢同

經致意於疆域封守示王度不可紊也

正疆域固封守即指本傳似難擬題以題面頗有開切存之

△圍彭城 城虎牢

經於分地有追書以示度有特削以示守

以聖人大意立論不須斷罪係宋者明為宋之當有謹王度之意不係

鄭者責鄭之不能有待衰世之意

○圍宋彭城 伐鄭虎牢地會遷繁

經不與夫崇亂逼承者兩係地於國焉

楚已封魚石而戍之矣。晉已遣魏絳而戍之矣。上王度心王制。

圍彭城

弓會陳存邑以謹王度存國以合天德

上楚不得取石不得受下國不可滅世不可絕楚已封魚石而戍之楚

滅陳使穿封戌爲公

△圍彭城

吳伐鮮虞謹分地

怨正兵皆不登叛人

伐鄭次鄆

帥楚救

惟伯兵放義而昧義者無可貸矣

猶龍曰傳自楚釋君助臣事已悖矣已立鄭不當從楚之案後云不以大義裁之正與放義義字相應二義字總屬君臣義之大義而當即棄

麟旨定

公

夏從夷有時不貳如辰陵之盟是也削救是削楚以罪鄭非削楚以形晉也作文以晉放義傲起就義字轉下發明鄭無可救意救不書救書法次鄆是韓厥以偏師伐而諸侯次以待之與伐而次不同只作事實現聞先生曰魚石事俱在圍彭城項下與伐鄭事迹絕不相蒙玩左傳自見胡氏承上傳來偶然以此帶起耳舊說以君臣夷夏作對近多主一意者猶補出鄭人黨楚以助魚石皆蛇足也作文于敘事處將魚石事畧點一二句而以伐鄭聯絡上去見晉人此番舉動無一不合于義者贊歎數語便引到削救上重發鄭人棄中國從蠻夷之罪如此不獨傳意清楚亦使作法遒淨

加壬夫侵宋同單只照削救○只韓厥伐鄭單主晉亦可

圍彭城

貼晉

伐鄭次鄆

壬夫侵宋

貼楚

加鄆陵伐宋入彭城門

觀伯兵放義見昧義者無足恤矣

同單上二比抑揚申譏壓伐鄭上則削救以罪鄭方見聯絡

圍彭城

伐鄭次鄆

經謹君臣之分兩予伯主放義焉

只主上半傳正叛君之誅而復聲附夷之罪散碎講去見他從容次序

有紀有律夷夏君臣一時皆正所爲放于義也傳首只云楚人釋君而

臣是助不會說鄭何必添紐

麟旨定

公

三

加伐宋入彭城只照起楚鄭當惡亦單主予晉

鄆陵

伐鄭

伐鄭

伐鄭

伐鄭次鄆

去同

壬夫侵宋

經原二國從夷之非特削外救以著罪焉

只主削救邊伐鄭次鄆比只見鄭之見計就轉到楚救上只鄆陵伐

宋人彭城壬夫侵三比同然入彭城比微混釋君助臣意不若以三伐

鄭易之○此傳題無圍彭城則單罪鄭無壬夫侵則單予晉

麟旨有鄆陵伐鄭伐鄭伐宋入彭城題不通刪

△壬夫侵宋

貞救鄭

不以大義裁之可謂以義服之乎

加伐鄭次鄆成虎牢同

筆削外救見從夷逼貳之罪焉

壬夫侵宋 侵呂而取大丘

經不假外夷恤患之名顯武國之昧義也

子辛是救鄭同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宜辨

鄭躬行晉聘 時簡王崩

經於列國交鄰深罪其廢王禮焉

禮卒為王聘聘分

二 鄭師代宋

貳國因於夷今宜善為從伯計矣

楚令也王貞伐傳聞強楚之令 云下三國侵鄭而諸大夫欲從晉正

麟旨定

是欲息肩於晉也信任仁賢等語可入講

晉宋衛齊殲侵鄭

權師將之稱兼重之義見矣

主大棘傳晉宋稱師師眾將早也衛書齊殲將尊師少也鄭曰楚令伐

晉討而不能去就此意提過 鄭成卒晉伐我亦可作結

秋會戚 謀鄭故也

舊主無定傳大夫專會既無明文有捨八卿和睦者亦不切不成也

○冬會戚城虎牢

不繫于鄭 厲公納惠王王與之虎牢以東

經以失險罪貳國示守國之道也

守土繼世最重春秋責鄭意全在此有是險而不能守責鄭不能有一

有字可味須本從楚說來將鄭傷方立諸大夫微從晉子駟不可故孟

獻子請之知武子善之逐城以偏鄭也待衰世意要發 朱南園曰不

能守不止弛備背華即夷是其失守之大處

加貞伐鄭十二國伐鄭主將至於遷潰滅下句

滅下陽 城虎牢

春秋兩惡失險者待衰世意也

照虞之下陽句出此論勿大分乃妙將聖人待衰世意作主

取岳妻 取郕防 滅下陽 城虎牢

麟旨定

經惡敵疆而尤罪失險者待衰世意也

照傳以固字亦字口氣斜串成文

只取卒喪城虎牢畧分亦可詩著疆里之辨易垂設險之文

未 城虎牢 譏失險 係民之道 責失險 係國之道

凡牢 得玉弓 虞之下陽云 允之戈云

守於分地分器致微焉

娶齊伐吳 取傷在伐吳時勿以獲鄭廖對

盟長檮

伯臣辭大禮於魯國可語知禮矣

知武子辭公稽首主納幣傳志敬節具作

盟雞澤

紀列國潰分之信而著其懼外之同焉

傳只因王臣一句反覆辨論見雞澤齊同為此不為彼也絕無斷罪語

作文只就當時時勢辨出懼楚之同單說諸侯不必扯王臣在內楚師

在繁陽是後事傳只引一時之事以驗其有戒心非為因此而戒也

加袁僑如會只作懼楚之驗如單

加盟幽同盟毫北反只千起處一辨倒單

解旨定

盟幽

盟毫北志人心之協同欲

盟洮

翟泉女果柯陵雞澤平丘

迭紀王臣與盟異詞以著懼外之同焉

以下三比為主上三比只如傳辨過在前

盟洮

謀王盟翟泉謀伐盟女果頃王

歷觀王臣無奪同之文可得懼外之說矣

以本股問起全發三盟不書同以為書同之辨不重斷罪

柯陵雞澤平丘

迭紀懼外之信而著其同欲焉

總敘畧點三段混發各驗比雖未出須入一點潰分只繳一句

伐鄭柯陵公至伐鄭至雞澤袁僑如平丘廬吳歸

諸侯有戒心而修盟經所以志其同也

△夏伐鄭至冬伐鄭至袁僑如廬吳歸

歷觀夷勢之橫而諸侯之同懼足徵矣

夏伐鄭公至會子重冬伐鄭公至伐子申

伯兵兩不競於夷修盟之故可稽也

起繳用柯陵須知柯陵之懼非為二不競而懼乃即二不競而斷柯陵

之為同懼觀傳會早柯陵之歲句可見不競根幸勝來

解旨定

加柯陵倒同盟作如單

伐鄭至伐鄭至廬吳歸

兩稽內弱外張之實知諸侯同懼之由矣

上驗柯陵下驗平丘繳云雞澤亦此例

出盟柯陵盟平丘同意

袁僑如會廬吳歸即雞澤平丘脫母

觀中國之恐懼知其所以修盟矣

突救衛王臣盟蔡丘齊桓不敵○下比易晉侯伐衛執書歸京於王

王臣明義諸侯奉法二段即下文斷罪之案豈可擬題

袁僑會及盟

經紀大夫之盟，見權之猶統於公焉。

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自此始懼楚是事實，諸侯猶未失政是正意，主  
渙梁傳不是，亦不是幸。

只袁僑如會主雞澤傳。

營伐許

陳偶服而即問罪于許，宜并陳不能休也，出張氏註難作題。

盟幽 壬申王所 取郭 孫齊 只取郭 午伐鄭同 取郭 執宋仲幾亦同

春秋有諱有不諱，參文質之中也。

解官定

入

文質皆從諱，名上廢蓋古不諱名，質也，帝道也，周以諱易名，文也，王道

也，夫子兼帝王而參文質，放其諱之文以諱國惡，而從其不諱之質以

紀君名，文質有本末，故畧放其文，盡從其質，放文以全忠，存從質以存

實錄，要會法萬世意。

盟幽 同 隕石 戊申 執小邾子 宋 從賢邊

盟蔑 滅偃陽 陸君號以從文 錄君名以從質

五國伐鄭 陽生入 宋共厚葬父文公 陳乞從景立茶

傳中諱禮獻伎二句，原自忌諱上說，況以為存以為忠，是自以為忠存  
也，如伐鄭比直是不存耳，何嘗自以為存哉，擬出無當，且題面不佳，應

刪

出射姑朝 不鄭逃 不同 下易仲孫來又戰鄭 潘黨請葬 京觀不通

石門 邾鄭伐宋 盟幽 取郭 因常變以立法 比伐宋傳 參文質以示義

豹如晉

內臣能辨樂之等，可謂深於禮矣。

主納幣傳，志敬節具，穆叔不拜肆夏，文王歌鹿鳴之三，三拜 愚意兼  
禮樂發為是。

公如晉春至 襄公時七歲

主在楚傳，冬如晉春至而歲首不書公在晉者，以內外無危也，獻子相

解官定

入

九

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從屬鄭之願。

陳人圍頓 頓楚與也，圍頓以怒楚與侵蔡，復變和類不可作題。

年五 鄭發聘

通嗣君也，魯與鄭自輸平語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

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出李氏註。

豹鄭如晉

鄭不能守國，屬魯以卑其宗廟，魯非有天子命，私屬鄭以為附庸，皆非  
正也，出劉氏註。凡無傳而從大全者，斷宜刪。

善道

即伯國布命於遠人知遠人之慕義矣

此會戚事實作文以會戚稱人問起中只據壽越聽好營衛告期隱隱寫出不為主光景未把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云然一句猶龍曰據

下傳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書法則此會分明失體質疑欲主此亦有見

△會吳于戚進而耕人

經進遠人之從但其情見矣

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為主諸侯往會便是主吳無兩層主是賓主之主聖人之情見矣句極重聖人之情只是尊中國欲使夷狄時時效順與

解旨定

荆聘傳與人為善之情不同

加善道同單只作事實

會戚 會祖或鍾離 會戚同 下易會同

觀春秋進退遠人無非為中國計也

只就往會來會上見其主與不主往與之會而主吳謂其坐致諸侯非

主會之主也傳兩則字有味是聖情關切處戚是悼公制楚服陳祖

是悼公通吳制楚

戰郎 戰宋 會戚 會祖 比戰宋傳

經紀兵好因其往來而異意焉

來戰罪在彼往戰罪在內來會進稱人往會貶稱國

會戚人會祖號 柏舉人入郢號

經於遠人因其順逆善惡而待之異焉

各體貼兩則字各就聖人意上發上壽夢下閭閻

冬戌陳

伯國勤防患之役而與國不可甘矣

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貞伐陳救陳

伯主之勤與國於恤患見之矣

麟旨定

戌陳 貞伐陳一救陳

未伐則憂其疾討而戌之既伐則會于城棣以救之借陳逃傳晉勤義

作然勿明指出蓋見于陳逃傳者只是上二年諸侯戌陳一句以下但

指會鄰時事但借此發意而實不可混起繳要見陳不可背

古人滅節

小國陰謀以取國經誅其意焉

今在解書法作文宮女為節夫人無男有女還于宮有外孫節下云

為後

加梁下休傳倒作文中入辨

七年○城費 據事直書

觀世臣越禮之役可為後戒矣。

作文以越禮不度作事實。以履霜之戒二句作實證。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三句用咏歎語發之。傳意方滴水不漏。專重越禮。與側重世官皆邊見也。羣小媚之等句。要就中洗發。見世卿權重便有一種小人先事逢迎。羽翼為非。況其子孫未必盡賢。能不為彼變動。頓忘先世之忠貞而遷私以弱公哉。

加作三軍舍中軍只作強私弱公事實。加隋費如傳驗作大意同。單傳中禮字只家不藏甲之禮。

麟旨定

公

士

行父如晉 行父如齊 行父如晉 城費 隋費 去同。

內臣忘先德而固私邑。經譏其越禮焉。

同單隋費只驗其越禮。加作三軍舍中軍同。或只出盟尾城費題

意欠完。

行父如晉 又 行父如齊 宜 行父如晉 成 未易若丘同。

歷相而無私先大夫之賢也。

三比只是相君事迹作文輕敘過總發其忠於公室而不顧私邑隱隱

見世臣不必皆文子意。出會陽穀 又 行父如齊 盟尾 同。

◎宣元如齊傳先有相三君句。但不中語。又無勤儉事實。故載此刺假

傳有相三君指宣成不出。此文事須辨。

行父如晉 行父如齊 行父如晉 隋費 只若丘 同。

事君以忠。大夫之賢為國以禮。聖人之化。兩邊各挽歸城費。此種類極無謂刪。

季子歸 三卿伐莒 易作三軍同。

複論用人當惟其賢。不當惟其世也。

主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上比易葵丘。仲伐非鄙。便泛。

季子歸 春王正月 宿如晉 城費 正月比易高子盟。慶父亦同。

盟有止 盟葵丘 會說 會平丘 管仲 子產

麟旨定

公

士

此幸卯南闕題也。不知何所本。竟使闕中艱于射覆。遂致訛者亦收。

△若丘 城費 邢丘 渙梁盟 去若丘渙梁同。 比邢丘傳

紀越禮委權之事。可為用入行政者戒矣。

上有漸字。萌字下有微字。兆字宿無先大夫之忠。平無先君之明。

城費 城杞 宿忘先德。 平發先德。

城費 作三軍 越禮不度可知矣。 民不屬公可知矣。

內臣之固邑。專兵皆足以垂後戒焉。

士執聘 兵 隨費 驗越 即上題脫母

城費 叔弓圍費。

經紀兵役見強臣之不忠不恕焉

盟危 城費 執曹歸 會奔 宿特行父 會繼子城

盟危 城費 會號 同 執舍 行父效忠宿特之 叔豹立節舍纒之 二題比諫宜

經重先列罪囑之者乎繼之者

會郤

伯主動恤患之好則知其不可背矣

主陳逃傳諸侯又救之句重陳不可背意 加貞國陳同

髡頑如會 變文而書如會

貳國志於從伯經毀其志以嘉之也

麟旨定

只主未見諸侯三句禮義二字要發志字最重 加會郤入敘事中

頑如會 陳逃

春秋扶中國而亨奪夫從違者焉

主卒鄭伯逃歸陳侯一段 加會郤只入敘事作案

陳逃

與國葉伯以從夷經平詞以罪之也

禮義字要醒中國者禮義所出輕葉中國便是棄禮義輕字要玩晉君

方明數句不重晉勢盛乃為陳畫策謂從晉可庇國耳勿以德與勢分

公如晉 會戚 雞澤 成陳 圍陳 會郤 陳逃 如單作

經原伯之不可背深誅背者之自棄焉

成陳 圍陳 會郤 陳逃

經原伯國之勤而深罪與國自棄焉

或出伐陳救陳圍陳會郤俱主恤患之勤尤無謂

此題舊多搭成陳伐陳救觀傳中今令尹來伐今字明指郤之救也必

搭圍陳會郤方是會郤即所以救陳也

成陳 圍陳 會郤 加拘陳同只照又字

觀伯兵勤於與國知背伯之非矣

傳引成救不重背陳肯德蓋言晉如此致勤而陳可恃以無恐玩亦既

麟旨定

勤矣下即承以為陳侯計者 云 可見

公如晉 會戚 雞澤 陳逃 同本此作

原伯國之足庇而背伯者之計左矣

公如晉 會戚 雞澤

歷觀伯勢見違伯者之失策矣

主晉君方明三句殊未切當但可借題發意緊敘總斷

出杞伯朝 八朝于晉 韓厥伐鄭 入鄭 會戚 襄五 吳同 亦來會

杞伯朝 十二國伐鄭

觀伯國之君臣知其足以恃矣



下秦乞師伐晉。平襄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其卿讓善。三比已不切實。又摘出二比。益不成題矣。

述獲變。大伸微備。信任仁賢。

背伯虐鄰。為二國計者皆過也。

公如晉

如晉朝聘。聘之數。主邢丘。傳魯公在晉旬。虛發。不宜會。東歸。失正。侵蔡。獲變。非其侵蔡以罪之。

紀貳國之武功。非善保國者也。

主貞伐鄭。傳貴國耳。重無故二字。若有故。則情猶可諒。故書侵。

辭旨定

會邢丘

經紀伯好。以其為委權之始也。

改命朝聘之數是也。而使大夫聽命。則非一傳機括。全以愛字翻撥。要發得愛中之帶。出利器字緊要。正魚不可脫於淵意。謹始始字。對後此浪梁之會言。失正謂失君臣之正。不重只舉。係以驗諸侯耳。貶而稱人抑之以見不當代君也。

加浪梁。一直做下。如單傳中夫豈朝夕之故哉。正與下傳積于至微同意。正是謹始處。或脫出公如晉。浪梁未安。全傳重後。解挑出始字。豈可以驗始驗終平對。

遂如晉。傳。公如晉。去同。邢丘。浪梁。

伯主修先業而貽委權之後。禍經所謹也。

同單以浪梁作流弊。舊出踐土伐衛。邢丘浪梁同。

△遂如晉。傳。主。公如晉。請改盟。公如晉。本平。

遵前令以定邦交。政則有節矣。

文襄之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上二役皆有為。未必恰當二年五年之期。文中仍寬說。指月去未比。

踐土。晉侯伐衛。

伯主欲修兩君之康。知政不可委矣。

辭旨定

同上。○業雖泛說。亦尋見文襄時。竝無使大夫聽命之事。加邢丘倒

本股作

出遂如晉。公如晉同。或遂圍許。三國伐許。或會溫垂隴。亦同題股傷牽強。但以意頗正大。姑存之。只宜定于一。豈宜更出格比。

公如晉。邢丘

伯好委權之失。即望國之失。正可見矣。

主單作。公如晉。原聽朝聘之數。因悼使大夫聽命。故宿代之。

○會邢丘。作三軍。文公。襄公。加浪梁。朝聘同。然不可出脫。

惟政與兵。其權皆君所當操也。

政權不可委人兵權不可去公室須說得利害分明

刑丘 盟宋 加漢梁會申同

春秋諸始之意為大權大防計也

漢梁 荀偃申 楚皮 主會 即上題脫却

刑丘 城杞 修先業而委政 棄先業而崇私

貞伐鄭 平而不書

魯貳國之平外咎失謀也

通自侵蔡失謀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斷之屈服不信只挑剔不

書單之意總是侵蔡不是其能國乎正與保其國相應要重發待盟不

麟旨定

公

文

信即是不能保國此事實非斷罪語失於事大乃失於事實蓋不啟楚

蒙而後可堅事晉非欲其歎於楚也知信二字要說得有結結惟知乃

可以全其信也故通傳只是責他侵蔡此傳有侵蔡無蕭魚

加侵蔡獲愛同單

侵蔡獲愛 貞伐鄭 戰艾陵 入吳

事大以智一國之得失分矣

主句踐事吳句上國人皆喜平產獨不願下吳將伐齊越子卑其眾以朝焉國人皆喜于各徇權可組織文中但須勿逆題情

侵蔡獲愛 貞伐鄭 伐鄭盟戲 楚子伐鄭 中分

春秋詳紀兵信深咎貳國之失謀也

同單末二比只作待盟境上之實晉來則盟戲楚來則盟中分

侵蔡獲愛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九 再加楚伐晉伐同

一舉而召內外之兵貳國之失謀也

同上 侵蔡則楚師必至而鄭也力不能敵楚則不得不從楚從楚則

晉師必至而鄭也力不能敵晉又不得不從晉今日從楚明日從晉乃

子駟待強請盟之策正所謂不信而不能國也而其失謀國之道總由

侵蔡之役玩傳自明書侵削平兩書法聯綴

加鄭師伐宋 楚 宋衛侵鄭 諸大夫欲從晉 主困楚今而欲息肩剛

麟旨定

公

九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鄭門 楚子伐鄭 中分 十二國伐鄭 牛首去同

貳國被兵不息皆失謀致之也

主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句總敘過原到侵蔡失謀重發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年 仍主晉楚爭鄭 云大意同上

貳國召內外之卒由失謀也

貞伐鄭 根侵 貞救鄭 根成

紀外夷攻恤之兵而原罪不智不義者焉

侵蔡獲愛 貞伐鄭 夾谷 歸田

主不修文德而有武功比出然夾谷傳無文德字宜刪

伐宋 伐楚 戰 侵蔡獲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比伐宋

上節兵抑內外之橫下輕兵放內外之患

侵蔡獲 貞伐鄭 鄭前聽 盟戲 會蕭魚 晉悼公 比盟戲傳

貳國失謀而貽患可識伯主用謀而成功可予

下只伐鄭盟戲同 下二股如連伐鄭出則當在九年伐鄭截斷

侵蔡獲變 無故怒楚 舍之侵宋 有意致晉 加貞伐鄭三駕伐同 子耳子國 于展 比盟戲傳

貳國兩用兵挑禍失謀之甚者也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會號 會平丘

棄十產被內外之兵用子產免內外之患殊覺牽強刪之

辭旨定 與合 三

△侵蔡獲變 貞伐鄭 吳滅巢 入郢 比滅巢傳

失謀與失守皆危國之自也

子產憂禍之莫大沈尹戌料郢之必亡兩傳皆引孟子語

齊人救邢 入吳 齊恤小伯天下 麟旨裁此向何處覓此最不通 越事吳係其國 題可恨

◎辨三駕混題 此傳有侵蔡獲無蕭魚搭蕭魚則主比矣○盟戲傳

無侵蔡獲亦無執會申只多貞救鄭乃楚輒救之各傳無此股兼有

貞伐鄭○貞救傳只有伐鄭盟戲及一駕伐鄭無蕭魚等比○毫非傳

獨有舍之侵宋○蕭魚有執會申及楚子伐鄭無貞伐鄭

十句聘

經紀內臣修好而知禮是嘉矣

主納幣傳知禮衛雍之受不忘先君之功形片之藏克承守官之命

九 伐鄭盟戲

伯國得善勝之謀經所美也

三分四軍是以四軍分作三軍楚以全師出此以一軍當楚出三次而

我出只一次故可不戰敵楚與諸侯之銳句不開惟有外兵相合此我

軍所以可分而楚不得以單弱應也分軍之謀到三駕方是實行其事

不戰則自今日始只重善於敵楚上不可以服鄭混下書蕭魚非書法

只舉成功以見謀之善耳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失謀然只

辭旨定 與合 三

原今日伐鄭之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

加貞伐鄭如單再加伐鄭蕭魚只照下書句但于成功多發幾語舊主

不戰不信分者非

冬十二國伐鄭

貳國以不信被兵失策甚矣

只主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失策在不信上遂字于是字下面俱可玩

晉人修器械盛饗糧等事可挑譏

盟戲

與全題同只重敵楚上不必入鄭事 加會蕭魚大意亦同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主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

伐鄭盟戲 伐鄭一伐鄭二伐鄭蕭魚三

伯主用善陣之法以敵外經所深美也

重盟戲定謀作三伐鄭實行不戰之謀蕭魚只照下書句加貞伐鄭以鄭失信致兵輕提起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伐鄭同上但少下蕭魚句下只二伐亦同

或去首比或加執良霄或加會申或加城濮皆屬蕭魚傳

貞伐鄭去同 伐鄭盟戲 楚子伐鄭 伐鄭 伐鄭貞救鄭 伐鄭

楚鄭伐宋 伐鄭蕭魚主楚輕救之而不與之戰句

麟旨定 真公 至

伯主用謀制外其續著矣

貞伐鄭 伐鄭盟戲鄭簡子產而子駟何以禁鄭門之兵晉悼却荀偃而用智營卒用底蕭魚之統

貳國運善謀以從外可識伯國從善謀以敵外可示

傳有兩段不必倒本股鄭晉對作甚整上邊貞伐作鄭及楚平

盟戲 貞救鄭

經紀兵信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伐鄭而即許之平楚救而不與之戰皆敵楚之謀也

貞救鄭 公至 伐鄭再公至 楚鄭伐宋不待楚至與戰去此比同

伯主兩不交兵於外行善謀也

一至正見不與之戰于臺方受鄭蟠之成而陽陵之架已侵非鄙而歸矣于臺方乞秦唐之旅而向瑣之師已據南門而還矣

○楚子伐鄭 九貞救鄭 上加伐鄭下加伐鄭成虎牢同

伯國兩行不戰之謀所以善於敵外也

同上○楚伐而我已歸矣楚救而我又歸矣

或出一駕伐鄭貞救或貞救公至大意俱同 又盟戲楚子伐鄭不伐

鄭毫北即盟同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大意如單成功亦須發但不可截然二段

麟旨定 真公 至

△盟戲 蕭魚

猶龍曰鄭主謀以敵外誠以服貳與伐鄭蕭魚獨股何別且傳明曰下

書蕭魚以美之不若同上從傳為確

伐鄭盟戲 盟毫北伐宋智營有加伐鄭蕭魚者易圖去之

用善謀以敵外用和謀以致伯其得失異也

侵蔡獲變 貞伐鄭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忽子產武功之戒用智營善陣之法

失謀而貽患可識用謀而成功可美 比蕭魚傳

比題與上貞伐鄭盟戲相似但上題之失謀失信也主傳此題之失謀

不智也主令

盟戲 蕭魚 會夷儀 盟晉丘 比之儀傳

經紀駕外釋罪之事務屬詞而樂思見矣

下書蕭魚之會如下文所脫兩處皆請成而許之

盟戲 蕭魚 盟宋 會申 智樂 比之樂傳

駕外交外之得失其功與禍可觀也

盟戲 會夷谷 以謀制外 以禮化強 加蕭魚歸四國

楚子伐鄭 子驪及楚平盟于中分

外兵加貳見伯主不戰之謀焉

晉師不待楚至而即還正其不戰之謀晉師歸子驪終以息民在此役

麟旨定 麟旨定 麟旨定

年十 會祖

主會戚傳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晉悼才德蓋諸國須有斟

酌蓋憤欲資吳以速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興也

滅偃陽

伯臣以斷成功可以知將權矣

主戰鄭傳偃陽楚與國通吳要地末須將林父一形

貞觀伐宋

借成虎牢傳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傳所云從楚原指城虎牢以前事難以作題○師于虎牢門于桐門

十二國伐鄭 一僂牛首

伯主加兵於貳所以致外而敵之也

生盟戲傳齊光先勝只點起 有搭貞輒伐宋作附表駕外者杜撰

○伐北鄙 魯大 會夷谷 魯司 下易案臯或會則會鄭俱于貢

聖賢從容以卻敵其折衝素也

談笑卻敵非可卒辦要玩本強則精神折衝句就事發意見得卿職如

此不重事迹須先把握勢張皇方見勝千里之難

上加侵蔡獲變貞伐鄭輒伐宋作列卿失職取禍

伐北鄙 展禽 夏伐陳 子產 下易會說即長分傳

修詞執禮以卻敵皆所予也 同上

麟旨定 麟旨定 麟旨定

現聞先生云傳意就當國秉政者言雖皆有談笑卻敵之功而非執政之臣不宜混搭可搭者惟孔子與子產耳

會說 夾谷

兩觀卻敵勝之於其本也 同上

子產執政孔子攝相俱發本強意

晉秦圍鄭 取鄭 此題不通鄭初未用燭武豹第以死衛國無卻敵事

晉秦圍鄭 夏伐陳 取鄭 俱是卿大夫

亦主御兵勝難此題搭股都屬影響近出圍鄭夏臯夾谷案臯四比若

更可怪

○戊虎牢貞救鄭 既以虎牢過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逼鄭以致外救不義甚矣

玩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意但至此因復繫鄭而始發耳作文就駐師拒險以逼意緊發揮而後墜入猶前志意方有味前云非能斷楚之路為鄭蔽後云不能保鄭正相應志字極重見他始終止有逼人一念全無保恤他意思故曰不以義服鄭係鄭書救兩書法遞倒現聞先生曰鄭國分地云只當發于書法內文中不必入講蓋聖人惡諸侯之逼鄭故以此意折之耳春秋中常有責之之意在此而所以責之意在彼者此類是也○此傳無蕭魚

麟旨定

公

壬

戊虎牢

諸侯據險以逼鄭經進書以罪之也

貞救鄭

經錄外夷恤戚所以形逼鄭者之罪也

以救形戊虎牢發會荆楚之不若意只罪晉非予楚亦非遺義

△城虎牢 戊虎牢

筆削鄭地棄險拒險之罪均見矣

主傳首一段以虎牢總敘起雖分作須抑揚重本股 加貞救只於書

法後轉帶

城虎牢 貞伐鄭 十二國伐鄭 九 戊虎牢 貞救鄭 同上

貞伐會伐只作待盟事實與貞救鄭相對 下加楚伐鄭 十二國伐鄭同

楚鄭伐宋 鄭師伐宋 從楚不義 城虎牢 傷 會伐鄭 一 戊虎牢 貞救 猶前

諸侯拒險以逼從夷之國非服人之義也

主鄭人從楚一段照傳一串作不可以城戊分股收城不繫鄭而戊繫

鄭書救帶收 去貞救鄭同

十二國伐鄭 戊虎牢 主伐而復戊申作大意同單

諸侯討而復戊險經責其非義焉

麟旨定

公

壬

至伐鄭

主盟戲傳楚輒救之而不專戰 加貞救意更完 再加伐鄭 牛亦同

作二軍 書作

紀大夫變兵制示失權之戒也

三軍魯之舊也至是以謂之作是訓箇作字其明年遂可知矣是兵權

去公室之驗昭定又其遺禍也兵權不可去二句極重乃聖人書其作

舍之正意曰益張曰盡征見季氏之罪尤甚曰文宣以來見失政非一

日勿專咎襄公 魯本有三軍向屬公今始屬私故曰作季氏分國民

為三三家各有其一又各以父兄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故曰盡

征孫取其子弟之半以三分歸公叔孫悉取其子弟以父兄二分歸

公

友敗莒 茲侵陳 救救徐 作三軍 救台入 鞅聘

兵制變而民不屬公經所謹也

同單 加垂隴 無喪 照文宣以來句 再加戰章 政在城費 衆幼

張亦同

○友敗莒 茲侵陳 救救徐

觀內卿更將見兵權猶屬於公矣

以傳公說起將三段緊連總斷權在公室繳作三軍

麟旨定

漢公

天

武加宿人鄆豹救晉鵠侵齊及上三比者

垂隴 無喪 戰鞍 在城費 益作三軍 入鄆 鞅聘

經於內臣專兵原其漸而致戒焉

主文宣以來 可知矣 去戰鞍城費同

作三軍 救台入鄆 鞅聘

兵制變而民不屬公春秋所以謹之也

如單下二股於中辨驗不可分兩脚十後

救台入鄆 鞅聘

兵權之屬於私兩即事而可驗焉

俱根季氏盡征來總起總斷事實畧分點

作三軍 救台入鄆 鞅聘 舍中軍 孫齊 春王 去入鄆鞅聘 舍中軍同

經謹大夫之變兵制鑒失權之禍也

以書其作舍叫起總證不可強爲分頂

茲侵陳 救救徐 入鄆 鞅聘

觀兵制之始終而失權之戒昭矣

三軍未作之前屬公三軍既作之後屬私未甚貼切

入鄆 鞅聘 孫齊 春王

經驗民不屬公而因微公室之禍以示戒焉

麟旨定

漢公

民

民屬于臣則君必受制于臣只重權在公室勿分頂作舍

△作三軍 史克 用田賦 有若 上易舍中軍未賞舍傳重斷非此重謹 之頌 之對 權

兵制變而示謹權之意田制變而示重本之意

舍之侵宋 舍之即子展

貳國行致伯之謀不信所自來矣

後傳欲致晉師而後與之雖指楚鄭伐宋然從子展之謀實始於此

乃後日既同又叛張本從晉自是大義何必惡宋以致晉故曰失謀

十二國伐鄭 二駕北林

此與三駕年號字數俱同如出主三駕作

金之侵宋 十二國伐鄭

兩觀致人之兵而得失異焉

鄭欲致晉而與之晉欲致楚而敵之千展知營連題相比有何意味更有十二國伐鄭至伐鄭主伐而即至見不戰之謀者搜括至此其屬可已

盟毫北公至伐宋

加伐鄭蕭魚是欲致晉師而後與之大意同

觀貳國渝信見盟不足恃矣

此傳就鄭之既同又叛而見盟不足恃隱隱起下蕭魚不盟所以為美意論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蓋毫北之載書可謂極重之誓

齊晉宋

鄭公

子

而鄭人直借以行致晉之策尚有何載書可恃乎此題單責鄭失謀固不可單責鄭失信亦不可即單主盟不足恃而不渾融致晉之策在內亦屬冷淡

盟毫北

齊同

紀伯信之同將以顯貳國之異也

只做鄭服而同盟一句含不可叛意失民時國壓命亡氏須要張皇其說收惡其反覆而書同無斷罪語

△楚鄭伐宋

即貳國復渝盟盟不足恃見矣

嬰玩尋復字不用書同書法

金之侵宋 伐鄭 毫北 伐宋 伐鄭蕭魚

此比只作致晉與之去同

貳國故為失信之謀以從伯見盟不足恃矣

千展之謀直算到蕭魚時方固與晉所謂欲致晉師正指三駕伐鄭之師則盟正借以行其詐也通敘過重盟不足恃發

盟毫北 伐宋 伐鄭蕭魚

會申

只毫北

蕭魚同

稽貳國之叛服盟與誠之效觀矣

只就盟不足恃誠能感人立論而鄭罪晉善自為不必著衰貶

楚鄭伐宋 會申

即心懸胎卵

齊晉宋

鄭公

子

觀貳國叛服之久速知盟與誠之異矣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微功啟景 棄信致兵

比伐鄭傳 則

○伐鄭蕭魚

觀伯事克成知服叛制敵有道也

駕外就服貳上見鄭服而楚不能爭屈可知矣盟戲傳亦止云楚師逐

屈不可用服字究竟楚爭鄭之心未已只鄭願從晉而力又不加直付之無可奈何耳二意總在會蕭魚內總敘中分先後依傳鄭不可信非

責鄭正起下俾公信鄭不疑須玩兩而字惟不可信而信之故知悼之

為誠惟不可信者而竟不叛故誠之感人為至服鄭為楚傳雖無序



續語而一日至哉。再曰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可謂極其贊歎作文須于開闢鋪敘中寫出爲妙。二邊無實法。不可杜撰出來。朱南園曰。爲楚原即在服鄭上見。故上下輕重不倫。以信待人。只因後目不復背。見其推誠之效。只須輕輕抽出言之。而晉之所以能服鄭而楚不敢爭者。則悼公聽諫之效也。○傳以城濮結歸重。在序緒上。○此傳有執會。會申無負。伐比。

十二國伐鄭

伯主成爲外之功。由制勝得也。

此與前二篇不同。彼尚用謀。此已成功矣。魏絳息民就施舍輪積等語。與武子分銳逆來是二策。不得概指不戰。

○蕭魚

卽伯主服貳之好。見推誠之效矣。

將鄭不可信重。跌下。方有力。至哉誠之能感人。要咏歎得出。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會申

伯主謀與誠合。所以服內而駕外也。

偷龍曰。中國所以不靖者。以鄭多反覆也。鄭所以不信者。以楚敢爭衡也。悼則彼以疑我。我以信彼。以力我。我以謀當鄭之未貼而楚爭。則謀于絳。及楚之道敵而鄭服。則爲之推誠。由是楚疲于德。而鄭久于從矣。

加執良霄只納入三伐鄭內。○大率此處題有執良霄。則以三伐鄭爲不戰。而以執良霄爲成功。無執良霄。則卽以盟戲爲不戰。而以三伐爲成功。

伐鄭蕭魚 執良霄 會申

伯主得駕服之道。其成功可稽焉。

執良霄會申。不是驗。乃駕外服內實事。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同畢 加會申同。

伯主謀以敵外而誠以服貳。經所予也。

十二國伐鄭 九伐鄭 伐鄭 伐鄭 伐鄭 伐鄭

伯主得民休兵之樂。其制勝必矣。

出伐鄭盟戲 楚子伐鄭 或楚子伐 貞叔 楚子伐鄭 三伐

鄭 俱同。然俱不如前題。

盟戲 貞叔鄭 貞叔宋 取鄭 或畢出貞叔鄭 貞叔宋

上二比是不戰。下二比主大全許氏云。晉謀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鄭而不討。侵宋取郕俱蕭魚後事。安可以之作題急刪之。

成陳 貞叔鄭 貞叔宋 或成陳 成鄭虎牢同。

成陳之後。魏絳陳和戎之策。修民事。田以時。成鄭楚救不與戰。

執良霄 會申

稽外屈內從之實知伯主駕服之善矣

雖是楚屈鄭服要請所以屈服處

自使宋 午伐鄭 報晉取鄭作楚屈

蕭魚 會申 主前半傳

伯好有以堅內之從誠之感人深矣

午伐鄭 純門 四國伐鄭 棘澤 三國伐鄭 池上

主傳二十四年不背晉見推誠之效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蕭魚 執良霄

伯主兩用善謀以制外經之所嘉也

解旨定

知武子之謀在盟戲時而盟戲歸即謀於魏終搭盟戲即兼二子○加

楚子伐鄭同宋比易自使宋同○不出會蕭魚爲是 出城濮三伐鄭

蕭魚同○題與盟戲傳易混只認執良霄爲辨

伐鄭 伐鄭 伐鄭 執良霄 加蕭魚同

同上○去執良霄即全傳題矣

伐鄭 伐鄭 伐鄭

伯主成爲外之功由制勝之謀得也

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楚到第三駕方屈敘事須倒本股

伐鄭 伐鄭員殺鄭 伐鄭 毫北伐宋 伐鄭蕭魚 加盟戲即鄭

同上 一駕師牛首楚猶遲夾賴之軍再駕會北林楚猶爲伐宋之旅

三駕觀兵東門楚徒視子展之出盟而不能出一旅爭鄭矣

執良霄 自使宋

一徒虐其使臣二徒虐其與國皆見其無能爲然傳無明文似難獨出

二比

戰城濮 伐鄭蕭魚 加伐鄭伐鄭同

復伯駕外之績視前烈而益光也

先以城濮揚起倒蕭魚作方見不越足之妙全在功績上講若說謀恐

城濮詐謀不足取也

解旨定

城濮 蕭魚 舉挫外之戰 美服內之誠

既無伐鄭則與駕楚何涉故宜以誠誦二字比

入曹界 城濮 盟戲 蕭魚 先軫一戰 惡誦謀 知帶三駕 子善謀 比城濮傳

伐鄭 伐鄭 伐鄭 會向 伐秦 會戚 得於用人 失於行政 比漢梁傳

伐鄭 伐鄭 伐鄭 戰長岸 知帶魏絳 無極義瓦

觀敵勢之強弱用人之效見矣

出盟戲蕭魚長岸柏舉同

蕭魚 會申 意如至 會平 召陵侵 比意如至傳

經者推誠詞利之效而得失昭矣

會申以前鄭不叛者二十四年召陵以前諸侯不令二十餘年

易午伐鄭四國伐鄭齊侯伐徐宋公伐邾同

會申 召陵侵易鄭陵同

即人心從違之故其故可思矣

即上題脫母全重久上上云至哉誠之能感人有贊歎意下云利之能

敗人國家乃如此有疎戒意

蕭魚 會申 夾谷 歸田至哉誠能感人 只蕭魚 夾谷同 天下莫大乎理

以誠感貳服之久以理格強化之神

會蕭魚 會申 會黃池 人吳以誠感貳服之久 比人吳傳 吳

麟旨定

孰昆霄

外夷僅辱使臣於誅屈之也

僅執告絕之使以洩其忿可見無能為矣

士 救台入鄆遂人

大夫因事而專兵經誅其心焉

以大夫無逆事句斷獄以邦域之中駁定之致字裏發已之權能行於

三軍君之權不能行於我故曰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書法重遂字而

入字帶之○加孫齊春王只說後禍同軍

高子盟 救台入鄆上易句侵還同若完盟欠切

辨專制之義非可論於境內也

倒作以境外形斷境內

遂及盟 遂入鄆

內臣兩因事而專好專兵皆所譏也

出境可專為受命不受辭結未受命將得專制為境外言言在境內

士魴聘拜伐鄭之師

伯主修禮於內持勝之善見矣

悼當服鄭抑楚之後不忘聘魯善持勝者也出許氏註

貞侵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麟旨定

即外夷兵大見伯主駕外之功已

主蕭魚傳徒伐其與國見楚無能為與孰良霄同

公如晉 公至晉十三

經夏內君寓外惟其安也

主公在楚傳外拜士魴之辱禮內有獻子之書勞

士 取鄆主取鄆傳

冬城防

主城中丘傳雖時亦鄆城以備齊于是將早城戚武仰請侯畢農事較

諸比為確

十四 會吳于向 宿老會書

經於內卿並使交讓其失禮焉

全在國體上論以卿為介 云

是責宿與老非聖人特書二卿以譏失

體玩以內卿行不得不書句可見 搭逐乞師滅文仲介等比只舉例

十三國伐秦

經紀伯丘見用人委政之失焉

主先穀渙梁二傳 用人之失指變歷

衛侯奔 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各

外君見逐於臣經端本以示鑒也

麟旨定

三

作文全在辨難書法方得警君意醒不重實請經浮虛以棄天地之性

須自為家卿上畧畧推開說

貞伐吳

主汪註欲渙忿于吳同貞伐宋作似未切即主長序傳葉賢亦泛庸

浦之役無功宜穀之獲已及泉冊之臨突擊于臺之應莫支

七國會戚

大夫專定君之會罪在委之者矣

主渙梁傳謀定衛剽乃君臣大故而可委大夫平以晉抑君助臣點起

○假羽毛事乃後日政以賄成之漸可作結

十五 向戌聘盟劉

以向戌專抗提起重貶公降尊而與之盟于外作出汪氏註不成題

只向戌聘盟淵淵傳搭向戌之賢指尤獻于美至

劉夏逆 不稱使

經於王室圖婚志其失禮者以示戒焉

劉夏即官師重夏非卿作靖公合禮故不書不必入文中纏擾

圍郕救至 書至

主救邢傳書所至以罪其性以齊暴點起衛侯在齊而公與會于戚以

立剽故齊來伐 去伐北單王怯邊要發聖人仁天下之情

麟旨定

无

城成郭

主隱費傳三卿越禮各固其城此孟孫邑季叔帥師以城之蓋三家相

當備備齊為名而與此役郭者外城

渙梁大夫盟 卿書大夫

經於大夫專盟深示謹禮之意焉

此傳從大夫既張之後追咎往事須描寫事勢已成情勢迫切不可虛

論禮之當謹大夫不臣由諸侯失政諸侯失政由三會委之大夫只歸

咎三會未說到邢丘蓋邢丘與三會皆使大夫專之在那丘傳則以邢

丘對渙梁為始在渙梁傳則以三會對渙梁為始况悼公 云 是說必

然之勢上曰使大夫專之則三會猶尊人所使今日苟假怒大夫盟則不待平公之命矣謹於禮而不敢忽與常情忽於未兆忽字相應玩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句重垂戒上

單會渙梁只把諸侯皆在作案此歇後題也

壯丘次匡 救徐 雞澤 如會及盟 會同 伐秦 會成 渙

梁盟 去會同三比同然亦要原入

經變例以紀大夫之專謹禮意也

依傳倒作壯丘雞澤二段只照起獨書大夫書法

救徐徐 袁修盟 加壯丘次匡雞澤如會同

麟旨定

麟公

單

經紀大夫兵信見權之猶有統也

以渙梁照出想此常是諸侯未失政而大夫無不臣其救其盟猶出於君命也蓋就聖人書法而料其事之如此勿太說好諸侯既次既盟兩既字是則書兩則字根由聖人謹禮于微著眼全在此文須拈出

會同 伐秦 會成

即伯主三委權於大夫而知無以善後矣

以渙梁說起而歸本於三會須重看國之大事句三皆字要發此蓋就一歲之事觀之也會同謀敗吳之楚伐秦報助楚之秦會成定其衛之則皆關君臣夷夏之故故曰大事三會俱罪悼公勿泛責諸侯

加渙梁如單從三比推源

會同 會成 會伐秦 禮樂征伐分 單抽而會終未安

經紀大夫專政皆各委之者焉

壯丘 次匡 救徐 渙梁盟 下加會同伐秦會成各三段似整

經於伯業息而不致誠於伯政失而不謹禮

伯益戒舜曰無怠無荒周公戒成王曰立政立事

垂隴 放甲父 會同 伐秦 比曹殺大夫傳

專命討之權于王者不臣委兵好之權于臣者不君

麟旨定

麟公

單

會伐許

經紀討許之兵而示正分之意焉

荀偃主兵而序鄭為首不以大夫主諸侯正君臣之分

舊有盟齊伐許趙上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下不以大夫主諸侯

則書會鄭破云 經酌詞以紀兵信而謹辨正倫之意獨矣

伐北園邱 主同國制傳齊虎

豹如晉

主戰紀傳下告方伯 九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之文章

伐北園桃 伐北園 切

于同國齊傳齊虐君各分點

大  
早  
△白狄來 不與抑朝

經不與外夷之朝謹大防也

不與其朝只是不與其通中國耳德澤恩一內外總一意勿分况列國之君 云辨諸侯無受其朝之理正見其不可朝魯非罪魯語

○同圍齊至伐齊 獨齊同 以伐致

觀經紀討罪之文見抑強之意焉

凡侵伐圍入 云國之也是解同字事實其以伐致何也以下方說出

聖人主意二書法不平重以伐至上伐者聲罪致討之名故曰大諸侯

麟旨定 襄公 聖

之伐勿說得太好此伐非請命誅討傳只云免其圍齊之罪詞須重發

聖人沮抑微意所以警及不後世之為橫逆強暴者方不死于句下民

神之主也故曰陵虐神主

同圍齊

觀諸侯致討之協而大國之暴見矣

背盟棄好四句一意貫下重數伐鄰國上

加侵伐圍入等比照起書同

入許 圍新城 會伐秦 召陵侵楚

春秋紀兵之例無紀其同心者焉

全以不書同形出書同之意 猶龍曰各股須搭大令諸侯者為事

出侵曹伐衛圍入鄆者左矣

虛打 崔杼 雞澤 光 圍郕 圍防 同圍齊 至伐齊

上四比作背盟之案下是數伐之迹倒單渾作

圍彭城 齊不 秋會戚 齊不 圍郕 圍防

背盟棄好數伐鄰國各分後仍申發○傳四語隱隱數伐用兵暴橫是

乃其背盟罪案也上二比搭得欠通還只出漢梁 高厚 逃歸 一比為是

圍郕救 伐北鄙 圍郕 圍桃 圍防 伐北鄙

就第一國上描寫他數伐之暴橫

麟旨定 襄公 聖

沙隨不見 齊會貫池 吳 強

觀聖經之紀內辱外強者而沮抑之意可思也

阻橫逆抑強暴即指本比書法言豈可更出他比

戰郕 同圍齊 未有書來戰者 未有書同圍者

兩變例以紀兵罪在加兵致兵者焉

同圍齊 圍蔡

經兩無責於兵者以罪宜討譬宜復也

上齊且得聲援而圍齊之罪可免下蔡宜得報而復舉之事可恕重兩

宜字上背盟棄好 云 下壞宗廟 云 上入心下天理

同圍齊 胡豹歸自使人伐

兩紀被兵皆罪其自取也

午伐鄭 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至純門而返

大夫導敵以危國則知禍所自來矣

主殺嘉傳暗合嘉正以王法意此等借比題目最不宜杜撰書法

盟祝柯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至伐齊

正諸侯討罪之兵以罪所宜討也

諸侯原自伐齊非聖人特加之但舉重之例國不言伐而此以伐致所

辭旨定

康公

圖

謂其圍齊之罪詞也只就伐上發不必混入同心意

取邾田自鄒水

出高氏註邾之病危信有罪矣魯挾伯威執君取田不已甚乎愚意主

見其事為已畢深嘉之也更與圍齊傳合

句侵齊還

伯臣行師而有仁心春秋深善之也

穀齊地乃境外之案只重不伐喪上專制一段但辨明上志

宋人圍滕 昭平 聖齊伐鄭 傳 句侵齊還

當利難之時而有憫難之仁題而不佳嗣

上二比易楚鄭侵衛 穆卒 晉宋齊侵鄭 成卒 同

或出入滑 不哀 戰 鄭 林父失 晉喪 戰 鄭 專制 句侵還為比事以善士句盡仁義更無謂

○觀魚 宋楚平 出盟浮來 城楚丘同

經定君臣之職而下侵與上擅皆非也

只借以見君臣之道不必拘拘貼着二比講

公納幣 會無妻 納幣使卿非禮况君乎 專會政在大夫

尸小比易杞子來盟 米盟皆大夫 衛侯奔 皮冠 射鴻 俱牽強

專大比易遂伐楚 專 漢梁盟 專 俱可 又執濟塗 清 動申侯 城其賜 便 邑曰美城之大名也

欠切更有易遂入鄆 入國 尤謬 非名

辭旨定

康公

聖

歸父還奔 句侵齊還

大夫斷以行仁不得執歸命而議之也

主墮帷而歸命平介句搭有以兩還字合者上得奉使之禮下得主將

之道上志仁下惻隱上君薨家道下世衰道微亦可

貞伐鄭 午伐鄭 縱奸 西宮之難 上易獲安自卿伐宋同 傳 導敵 純門之師

速盟向 連伐邪同

歸父奔傳搭此作孟莊子不改父臣然像形比不成題

盟洧淵 齊成故也

即大國與伯好見德之足以感人矣

齊不服於國而服於士句之還師修德來遠豈誣哉長句傳搭作善師者不陣

履奔楚

貴戚避難於夷昧義甚矣

此傳因變欲背楚履乃奔楚故生一段議論履其母弟要玩見力有可為使能聲變之罪成兄事晉之謀則大義所在不惟可以正國人國人不得而害我乃反避禍於兄所不欲從之國進退兩失之矣進退二字勿太泥

盟踐土 履奔

驛旨定

襄公

聖

貴戚建先志以從夷昧義甚矣

合義重在晉不可棄上不可與利蔡平看舊以獲變代殺比殊不必或欲脫出踐土獲變主文侯欲從先君踐土之盟字變欲成先君從晉之志者尤不妥

履奔

黃奔 蔡履不能正國遠害陳侯不能保身庇弟

兩紀貴戚去國貴各有歸焉

黃奔

不稱公子而稱弟

貴戚因讒去國經歸於君焉

主二慶傳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即謂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謂不能辨

其與司馬同謀之誣也收稱弟須知與黃海恩不同

千 庶其奔 書名書地 書來奔

經於叛臣托內明義以交著其罪焉

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即前段接我不以義也書法是書名書地舊作特書姓氏為書法者誤蓋鄭庶其原繫國語未嘗書姓氏也况傳亦是通論一經下面明明有書地書名書法乎不言及不言叛是辨書法不用時公在晉而宿受之須有斟酌棄夷狄從諸夏數語乃引唐叶恭綽降事為傳設辨斷不可入文中辨論 德仲曰責庶其之叛全在以地上責魯之受叛亦在納地上正所謂接我以利而魯入其利也

驛旨定

襄公

聖

官慶 庶其奔

兩護大夫接內以其事關禮義也

只貶慶庶其無責意官慶就私行說須發聖人所以謹之之意權收書其姓氏書法有加入向會裡證明小國大夫不書姓氏者不必

①觀魚 滅下陽 下易 蔡書伐鄭同

春秋重禮義故於縱欲貪利者貶焉

隱公以欲收禮身危於羣虞公以利棄義國亂於京伯官之奇可點入宮慶庶其末收一句須知借題發意勿涉於令

或楚子入陳 陳蒙執鄭伯 鄭成令 或款奔莒 從已 晉陽叛 衛貢五 百家 逗同



庶其奔 荀吳伐鮮虞

即明義以却敵者見納叛之非義矣

據城求援在兩敵相持之際與竊地來奔又不同玩而況

吳入州來 荀吳伐鮮虞 行臣之想 却叛之正 比沙隨傳脫

兩傳語本參差且入州來比于本傳尚隔况脫今早應刪

樂盈奔

以世臣而去國其待之者薄矣

主沙隨傳須人遠盈已非宜有去後之思意盈雖出奔猶係於晉是

人曲沃時言不得借用

麟旨定

要公

兗

商任沙隨

伯主兩鋼世臣其報功者薄矣

只不當鋼一意巫臣一段是舉楚子以魏晉非晉楚也

加盈奔在既逐又鋼上見他薄如單

會沙隨

伯主迭申鋼臣之約薄倫甚矣

城濮 河曲 書救鄭 圍彭城 盈奔 商任 沙隨 倒作同單

歷稽伯佐之助而薄其後者甚也

城濮 枝曳柴 伐文 河曲 將下 軍佐並 書救鄭 書全師 伐崇 鄢陵 鐵撤車出 淖佐屬

伯臣世濟其助則報之宜厚矣

四比輕點過總發世助起綴用本股

救鄭比易會伐秦 書將中軍無 功難作世動 宋比易盟戲 驚佐悼繁汰 虐不宜搭

楚鄭侵衛 商任 沙隨

伯國待臣之薄律之外事而有魏矣

楚逐策士以自禍最非好事只不鋼一著猶見其明耳其王將為楊楸

之役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遂以夏姬奔晉巫臣比惟侵衛為

要 上有易楚子圍宋者子重怨巫臣阻其申呂之請故後殺族分室

與逐巫臣父切易入州來巫臣通吳稍可

麟旨定

襄公

兗

會沙隨 城杞 鋼臣而忘世助 念母而忘世業 楚其平王分登

△城濮 枝 踐土 晉侯伐衛 河曲 鄢陵 毫北 比城杞傳脫

伯國之君臣其世助世業可念也

枝盾書助在晉室君可薄待乎文襄悼業在王室嗣可不修乎

外有敗官商任沙隨作厚于賞私勞薄于待世臣不見好處刪

三年 黃奔 黃歸

觀權臣因想而後克君之失道可知矣

去親不係因夷後克一滾下 加履奔照與蔡司馬同謀句

黃歸

卽權臣之不易克見君夫道矣

主二慶傳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齊歸只照克慶事實不必混入薄恩等語只主譏陳侯作無書法

盈入晉曲沃

經惡世臣之逆原罪於致之者焉

以盈逆起倒晉君上晉殆意可描寫世臣自合係晉不是特筆

加商任沙隨如單只見錮之亟而致亂甚意再加盈奔亦同只照既

絕復入

齊伐衛遂伐晉

麟旨定

襄公

平

大國果於陵伯見致討之由矣

主夷儀傳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取朝歌爲一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

軍于焚庭成郕郕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救晉次雍榆

書次

主救郕傳救而不逮故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

經譏恤患之怯仁天下之情見矣

滅紇奔

雖有孔子要君語可據然不可作題

齊侯襲晉

大國之凌小掩取之術也

主鄭人伐衛傳只自兵法上說不必斷罪以苦同圍緣故

豹如晉

譏淵傳搭此作穆叔之賢以其有論不朽語也

會夷儀 楚伐鄭

兩觀夷夏之行事而勢之盛衰見矣

主晉止謀伐齊而楚已伐鄭作杜撰不成題剛之

楚蔡陳許伐鄭

卽外兵無以服貳見伯主推誠之效矣

門東門次棘澤主蕭魚傳楚兵再至鄭而無功

豹如京

麟旨定

襄公

至

主商參傳○沈淵傳搭此作穆叔之賢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

大饑 如大水同

聖國遇災無備經書以示戒也

此傳是就臨時救災說前後兩備字皆指救災之備至也

黃黃

下易取鄭好是叔豹

再易舉元嗣更好元不懷祿固寵較切于口實

論君臣之責惟不忘社稷而已

主君民者豈以陵民四句出上國君死社稷下傳有社稷之衛句

衛師人郕

宣公毒來

主君陵民臣負國以晏子語作題已屬牽強反出二比益晦矣

出展告羅治民不衛侯奔析注同或出行父如齊鄭潰更不娶

會夷儀如下文所聚

伯主以利廢義討失職甚矣

以伯主而至於見伐而報業已衰矣既聞崔杼之弑便是極好一機會修方伯連帥之職正在此時却爲區區之路與之同情深爲可恨與之同情正挑剔下同字意收如下文所聚 加盟重丘串作如單

伐衛遂伐晉 會夷儀 盟重丘

伯主不能因事謀義經所聚也

同單上比作舉兵之山下比作書法 加行伐非鄙同

辭旨定

聚公

奎

○會夷儀 會重丘

經於緹惡脇貳之會皆有所以寓其貶焉

皆有如下文所聚云句上用義字利字下用道字力字上不能修職下不能復業本爲報朝歌來討本爲成厥所而叛 加兩同盟更元二事俱始乎會終于盟故均致其貶于盟

舍之入陳

賢臣不屈於強伯由其能自立也

主忽奔傳實驍詞事雖載伐陳而所獻則入陳之捷也 有主高氏

註子展子產入國有禮故春秋無貶詞作者舍明傳而用小註何也

盟重丘 特書口同

伯主因利成惡經加以同情之罪焉

入夷儀 止書其辭而不名

經於國君之有歸道者不輕絕之焉

鄭伯奪正以立本無歸道而國人君諸侯助正坐不知其義之已絕若不書名則義益晦矣故特名以絕之衛侯蔑卿失國若可絕矣然有

云 玩然有字則其義則字緊接下來見他失國出奔原非屬王法所不赦則撫內營外自是得力與國人君諸侯助硬把氣力相助者不同

日 無 當便是賢臣來輔當困衡時有賢臣推挽正遷善改過大機括此

辭旨定 讓公 奎

義猶未絕全重有遷改之機上不但罪不比突已也玩及寘焉云然

後書名可見不遷不改聖人便絕之矣或以恕其義之未絕聖其過之

能改分看大謬蓋聖人聖他全因義之未絕也

加衛侯奔以蔑象卿之罪問起不名倒單

入櫟 入夷儀

經異待入邑之君斷之以義而已

全要以義之絕未絕相形

入櫟 入夷儀 衍歸

經異詞以紀復國之君視義之絕與未絕也

未比只照不輕絕書法○加突奔衛奔即薨乾侯傳

入夷儀 衍歸

紀諸侯復國而異其詞示不輕於絕也

及甯喜弒剽云正申明聖人不輕絕衍之意須體然後字

夏伐陳

賢臣以禮當伯能自立也

主忽奔傳重不藉援上見得自立馳詞執禮只作事實獻捷是獻入陳之捷此伐陳在獻捷後入陳未得成故復伐之

△舍之入陳 夏伐陳處弱有禮 處強有禮 俱歸美于產

麟旨定

裏公

孟

過伐趙門巢

經記用兵而微禍肆禍之非威見矣

古者入境云責吳古者大國云責巢或單主自輕一意作者亦得

得

衛侯奔 會成立刻入戚立刻衍歸

經詳與國之輕於廢立示天下知所慎也

雖就喜上看全重示天下後世慎於廢立上收正其弒罪

入戚叛書曰入于戚以叛

大夫專祿以背君不臣甚矣

衛衍歸書公

經責外君之自棄以後事為案也

背政由甯氏之約失信也還者出納者死無刑也二者皆歸國後事失信無刑總在殺書上見衍之不能改過蓋向日之過正在茂冢卿今纔歸又殺執政仍是茂冢卿手段雖十二年淹恤在外曾有纖毫善狀可以自暴白于天下哉故曰自棄要發欲人自強為善意

加入戚以書叛罪林父提過倒單

衛侯奔 入夷儀 衍歸只喚起不名例作同單 加轉奔同

外君始爵而終名以無自強之志也

麟旨定

裏公

孟

衛侯奔 衍歸申作

稽外君之出入責其不能改過焉

△戰城濮 衍歸

諸侯處困而自強與自棄者異焉

以人之有德慧句比出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毋內據外衛侯在外十二年而失信無刑 上比如城楚丘衛文越入吳勾踐二十年生聚教訓 俱可搭

衍歸 公如晉上書卷下不書止公

二君處困而自棄經皆貶之也

上國之久下困之甚上失信無刑下安於危辱

會淵淵為孫氏討衛淵戚田取衛西鄙孫氏六十以與孫氏 總纂

晉執冀喜討其伐孫氏而殺晉成也

楚蔡陳伐鄭主衛鄭傳楚兵三至而無功 涉泥 比二十四年少許勢

三  
慶封聘

通嗣君也以此作齊景之賢謬甚 自齊滕伯姬僑如逆婦妻而後二  
國不通好三十年矣

會宋先趙武

舊主盟宋傳交見作第會盟同地須合盟比方成誓法單出終屬偏股  
且主交見則與盟宋何別泗山改主會號當矣 猶龍曰書法則不如

麟旨定

守信之明事實則不如素防之確并用之可也

入戚 鱗奔代殺 下易執冀喜代殺比益無干

即外臣之出入其君之失信刑可知矣

弟鱗奔稱弟

貴戚守信而去國經原罪於君焉

以鱗之去公乎春秋提明倒歸罪衛侯上鱗重信誰令其失信只擒此

意做則予鱗罪衍不作兩項矣 現聞先生曰傳來引殺梁只是為前

邊敘出木門云故足此句泗山謂敘事中已有與鱗之意不知形容

得鱗好見其為守正不移之君子則衛侯不顧其弟之罪益見矣必欲

兩開作前半罪衛侯不免將鱗之守正撤起後半與子鱗又把衛侯海  
弟撤起有何對證有何意趣

鱗奔 札聘

去國全信者可予辭國過中者可識

合春秋處全在守信上蓋春秋惡無信也上托於木門終身不仕人乎  
春秋下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過乎中庸

盟宋再言宋

經貶夷夏之結成誅始禍也

盟兵是盟的緣由其禍專在交見蓋當時楚不得大逞者惟是中國諸

麟旨定

侯未屬字下今既交見業與其之彼何施而不可自是中國諸侯以下

皆交見之禍而以其事自宋之盟始總束之此句極重表人倫承纂試

句來傷中國承纂試句來集貶諸大夫不專趙武 胡文定最不喜言

兵而于此獨痛言交見之禍想亦有見于兵之不可弭也乃傳中終隱

其旨而不發終是宋儒耳

加會宋同

會宋 盟宋 如楚 會申 代吳 滅賴

中國交夷啟禍經謹其始焉

同單下重會申而伐吳滅賴乃會申一時事宜一申說下 去上二比

亦與歸重盟宋重聖人意發

盟宋 會申

中國交表而成推戴之禍經所以謹之也

同上 全以會申之禍見盟宋的不好不可以原始要終相承

加盟召陵同只入會申內點夷之用伯禮

如楚 會申

即諸侯屈體於夷而知交見非策矣

下比只重大合上非朝楚戴楚有淺深也文勢昭傳趨下束在盟宋上

盟召陵

盟宋 管仲終盟賈之積  
趙武謀會申之禍

麟旨定

襄公

无

攘夷之禍終春秋序之交夷之禍始春秋貶之

會瑣澤

楚子伐鄭 卒

盟宋 會申

春秋兩傷中國合成與弭兵皆禍也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云

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

云

云題意儘可垂鑒

惜上無明傳耳

溴梁

會申

委權之害  
交夷之害

三

慶封奔

主衛越伐吳傳吳以宋方處之

即外臣去國知外夷崇惡之非矣

公如楚

主盟宋傳須知舉魯以見列國公原及宋陳鄭許如楚不獨魯

三  
公在楚 特書所在

存君於首月示人臣不可忘君也

全在書法上作歲首朝正正臨臣告廟之時送葬取十二事俱在正月

後蓋計後之危困而存之耳存之者欲臣子思君父所在而與其危困

也要發透不忘二字顧其身句貼外難朋附句貼內難

加公如楚至楚同

公如晉

至晉五

公如楚

公在楚

經詳畧內君之寓外亦因其安危而已

麟旨定

襄公

无

總以歲之首月書在不書在問起分作君安與安君危與危俱自人臣

之心上說

上二比易冬如晉

冬

春至晉

同

或如晉

至晉四

同

或如晉

至晉四

同

春至晉

春至晉

春至晉

春至晉

迭紀內君返國役雖久而安也

文四年晉侯有改盟之請莊叔有慎儀之對文十四年穆子答子家之

賦鄭衛共協平晉之謀襄五年獻子相行申借助晉侯設享從屬鄭襄

十三年報士魴之聘獻子書勞

會蔡丘

公在楚

以天威不遠頗咫尺。此傳偶拈語。奈何以之作題。

殲遂 四國伐齊 退伐楚 曹陽奔

歷觀連禮以致禍者皆君之所禁也。

齊成飲餘民之酒。邇怨齊桓公用豎刁。近刑人晏子自輕御敵。鄙人公

孫疆獻鴈因為政使無恥。

戰升陞 大棘敗獲 合比奔

三親禮之所禁皆足以禍國者也。

公卑邾不備御敵華元使羊斟御戎邇怨宋公信寺人柳近刑人。

御敵秦人代晉秦師而不前貞伐吳為不能而弗敵宋人代陳秦七伐

麟旨定

也。俱可。但稍僻

邇怨戰韓邇怨戰邾魏鉤求為公族趙穿求為卿更保

近刑人戰甌桓公近同圍齊風沙衛塞道高厚圍防使以沙衛俱可用

或出札聘代餘祭不必。

城杞不待貶絕而可見

經於伯主與役議其忘大本焉。

輕棄諸姬。即在不恤宗周內蓋諸姬乃晉之父族而周則父族之最尊

者尊獎王室乃糾合諸姬首事也不可以王室諸姬介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句可味正見輕棄諸姬處。

盟踐土 晉侯伐衛 盟毫北 城杞一作作

伯主不修先業而私其母罪可見矣。

○盟踐土 晉侯伐衛 盟毫北

伯國世修尊王之業可謂知本矣。

文公朝王于衡雍襄公朝王于溫悼公毫北載書曰同獎王室文創業

襄修文之業悼又修文襄之業○末比易邢丘即邢丘傳

△城杞 澶淵宋故十一國 文襄悼

伯國兩合大夫非知本與知務者也。

、城杞 高張平襄文襄悼公之業 揚水

麟旨定

兩紀伯國行事皆貴隆先業也。

士鞅聘 謝城杞且令我歸杞田也。

即公不足於享而君之失民驗矣。

主作三軍傳執幣之禮僅行於莊叔三耦之射取足於家臣。

杞子盟

主杞子卒傳用夷禮故稱子自平日言不指今日。

札聘不稱公子

輕貶辭國之賢望之以中道也。

春秋論札之可以達節者在壽夢諸樊讓國公心上所以貶札之生亂

者在夷昧既卒一辭上蓋前後之辭理當如是惟此時一辭然後王僚越分而立而尤必至於爭故曰生亂季歷武王一段最重季歷不辭武王不讓乃聖王中庸之道惟以此聖王之深故責之備也世之君子一段又以賢于臧之法比論以明聖深責備之意聖人貶札把吳國與亡直窮到底故見得札斷斷不可辭故曰爭紂禍與是指光弑儉言也覆師喪國是指光立以後而夫差亡滅言也貶字對美詞看以札之賢而待之如常人便是貶非去其公子以貶也畢竟讓國是好事但在札還該幹上一等事耳須有抑揚方見責望不可直貶倒現聞先生曰要觀傳意須咬定夷昧卒宜受命承志一句通傳局勢發議無非以札為人

麟旨定

襄公

五

所共賢而此獨畧之故其詞煩而意密作文須把雖貶到極處只是以大聖人期望他不可竟貶倒一衰道微一段而引子貢語亦是胡氏極用心處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子孤竹舍長為私意諸樊兄弟不及季札而卷卷立札為公心言及于此則不肯體諒父兄之情若非拘繫之極乎由是益見季歷武王之為至德而與夷齊各得其是者也加會戚執曹伯阿主附子臧之節突救衛 季子歸 完盟 椒聘 術聘 札聘 士椒術同春秋待人有常變而備責行之過中者焉

昭傳以秦楚常例問起隨入旌賢特筆以辨明貶札之意 加盟戚戚會奔只入講一辨見札不當如子臧之守節

椒聘 術聘 札聘 照傳總問起例札做

經以凡例待賢者責備之意深矣

椒聘 術聘

春秋兩畧使臣以其禮異於中夏也

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要見事無足賢者故無特筆

突救 子季子歸 完盟 族

歷觀春秋特筆而責備讓國者可知矣

麟旨定

襄公

叔於會卒在卒上故不可出或以嬰齊如晉叔

突救衛 札聘 春秋行法以侯命春秋違節而不守

申王命者特詞以予其仗義違父命者常詞以貶其過中

搭季子歸以歸國靖亂辭國生亂比俱是公子

搭嬰齊如晉 易宣即 以辭祿讓國比但上比代出

完盟 札聘 服義違權 特詞 守節過中 常詞

以吳楚蠻夷之國句為主生讓讓

札聘 會奔

經以達節聖賢臣故不以讓國者例為



如傳敘問簪實望季札意不但札人品勝子臧卽所值時勢亦各不同  
曹宣卒未有成命而召芻已篡位則子臧自不當徇諸侯之請以爲利  
若壽夢之命出於公心而諸樊兄弟之約以次相及受則息爭辭則啟  
亂故札之時非臧之時不宜相倣也行文須擒時字做時措時中季子  
學問還未到此故聖人責望他 現聞先生曰子臧季札分明是一流  
人作此題若說春秋厚望札而臧只合如此是薄臧矣若說臧之讓爲  
得而札之讓爲非則札且不得列于臧而負讓國之美名尤非之非者  
必如泗山分割明白說季札不能無貶而子臧但見  
勢胡氏因于臧賢及其後而季札貶及其身故

解旨定

襄公

觀春秋之待臧則讓國之賢原是極厚待的只

故雖賢如季札而猶有貶處纔是傳意以上許多詳

不必扯來重新說起以致自相齟齬此觀傳勢而成文者也劉喜聞數

語已得之矣

△札聘 會申 比于椒術 春秋達節而不守 比于淮夷 春秋以天自處

春秋責備賢者不達節合天之義焉

或加執曹夾谷主季札不宜附臧三卿當如孔子然下傳無孔子明文

札聘 夏曼國戚

春秋酌國之讓受而辭與爭者均貶焉

德仲曰玩則與則合口氣不是責他不宜謀宋災直是重責他不能討  
蔡亂卽此形彼以深惡其不知類也

單會澶淵只不收特書所爲書法

豹如晉 四 豹如京 會澶淵 六 會宋 只如京 會宋同

稽二臣執政而謀國不容諉矣

猶龍曰傳原說叔豹趙武而下非單說趙武不可搭題卽出首尾亦要  
該括上卿執政不是說他力能討蔡是說誅亂賊正三綱正是他責任

不得推諉豹如晉與宣子論不朽會澶淵謀討衛

向戌聘 五 豹如晉 六 盟宋 七 良霄入 八 子澶淵 九

解旨定

襄公

以衆賢臣而謀不及義則世道可懼矣

主傳或曰以下一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全發傷世

△向戌聘 豹如京 盟宋 良霄入

稽列卿素行之良則謀國不可誤矣

四段輕點前後發意向戌尤獻于室美穆叔有禮王賜以大輅趙武弭

干木之禍子皮止驪氏之甲

澶淵宋故 會申

縱惡與崇惡皆非良臣之所宜有也

穆叔趙孟向戌子皮 五 以利害謀而不知本於仁義向戌子產叔向

聽天所命而不能以義立命

向戌聘 豹如京 夏伐陳 會宋

兩精良大夫之行則不宐有誤矣

澶淵楚檠二傳比皆有諸侯之良句上叔豹趙武下向戌子產

向戌聘 盈奔 豹如京 夏伐陳 盟宋 良霄入

兩精諸侯之良則宐其善謀矣

澶淵會中二傳比上穆叔趙孟向戌子產下叔向子產向戌

襄公

云 聽天所命而不能以義立命

向戌聘 盈奔 豹如京 夏伐陳 盟宋 良霄入

比會中 傳脫

上穆叔趙孟向戌子產下叔向子產向戌 二傳人數不整如此脫出 不妄刪之

向戌聘 豹如京 夏伐陳 會宋 比麋卒傳脫

二傳皆有諸侯之良句上叔豹趙武下向戌子產刪

歸旨定

襄公

麟旨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海陵陳九昌明伯鈔

大經公

元  
△會說 先趙武

紀好而先伯臣先之以信也。

傳忽拈公子招一段爲公羊有貶招之說耳。只點一句便是。不書盟者。

楚懼晉先。故請讀舊書。加性上。原不會盟也。非書法只引起先趙武意。

取武守信是守弭兵之約。所謂武有仁人之心。今武猶是心也。然須重。

春秋不貴修盟說。不然弭兵之約。亦非美事。中國自應居先。而無奈楚。

勢然所以異於夷狄。止有此信。信在則無論敵之先後。中國之尊自在。

矣。

會說 鍼奔 有以公子鍼等比代會說者誤。

曰公子

云。尊尊之義。曰弟。

云。親親之義。上雖諸父猶臣之下。雖愛。

妾猶敬之。鍼奔比。易齊年鄭語同。但彼以過薄。此以過厚耳。

盟茂

盟宿

會宋

盟宋

會說

同單 上二比易石門凡屋同。

經不貴要盟。而屢重守信者焉。

盟茂

盟宿

年聘

語盟

會宋

會說

隨去盟茂。年聘一比同。

春秋正名紀好。尤示所以重信者焉。

盟宋 會說

經紀夷夏尋盟之好。必重信以先伯臣焉。

傳在宋之盟。至少儒矣。正把盟宋先歎。以證今日讀舊書之爲先楚。辨。

起先趙武書法。從傳如單。勿以謹防重信合。

會宋 盟宋 去同 會說

經每先守信之臣所貴可知矣。

總敘總作。子木束甲。武聽叔向而守弭兵之約。子圍尋盟。武卻祁午而。

終守弭兵之約。所謂以信爲本。收每書必先。

會說 黃池

勢然

昭公

二

春秋兩先夏於夷。有示重信之意。有示存伯之意。

各以楚吳之先振起。招不稱弟。吳稱子。只於序事後畧點一二句。以足。

傳意。

◎會說一題。在尹氏傳。則爲報功。在無駭傳。則爲衛齊惡之書證。

在仍叔傳。則爲不疑祁午之世故。在忽奔傳。則爲卻逆女之公子。

高固逆傳亦同。在長勺傳。主鄭有備。在同括傳。則爲立武反田。

在華孫傳。則爲趙氏功臣之冒。在遂得臣如傳。則爲使舉上客。不書。

伍舉。在穀三卿傳。則爲子產諒笑却敵。在楚麇傳。則爲楚圍之無。

君。在偃師傳。則招以公子爲司徒。

取郛 不悉書

望國乘亂取邑經諱詞以貶之也

不悉書不書伐莒也重乘亂上取邑帶之據執意如傳郛鄭之故非昭

公意則此舉出季宿特以昭公在國故從內諱之例傳中述敘豹事見非豹之忠足以動趙孟之請魯幾不免矣

加救台入郛 魯會就清齊 只入敘中

○取郛 穆叔舍至昭子

二臣世以節顯皆社稷之衛也

裂裳帛以塞樂王鮒之請帶取冠法以正范獻子之請冠上趙孟請之

經書本

昭公

三

楚公子圍下士彌平請之韓宣子

取郛 伐郛取絳 不悉書以詳乘亂悉書以罪縱惡

弟鍼奔 魯

經著偏愛之禍尤著罪於薄倫者焉

均愛非特別兄實以全弟也能友非特愛弟實以敬父母也玩傳還歸

責秦伯意居多不宜平對宜以父禍講起倒秦景作

及荀息 及瑕 晉獻公不均愛衛成公不能友

均愛二句即指秦父兄不當擬題 出立子朝 景王景公同 辰奔

父母有愛妻二句是辨論語或搭考宮 過鍼奔過厚鍼奔過尤無當

○敗狄大鹵 春秋

伯臣變兵制以攘外與王師異矣

以攘斥之宜重振起有惜其勝不以正意用詐在崇卒上崇卒只是變

制如何說得用詐惟崇卒乃便於用詐也此崇卒之始重發啟後世變

詐意蓋王者步伐止齊之法無非戒輕進戒貪殺今毀車崇卒則法愈

簡便而殺人愈多矣所以為罪

盟戲 敗大鹵 子善謀用知營郛荀偃後世制用魏舒斬嬖人 不見整處宜刪

敗大鹵 棄疾圍蔡 後世車戰法亡云云後世謀詐相高云云

○敗大鹵 晉伐鮮虞 後世變詐相高云云未世變詐金與云云

經書本

昭公

四

敗大鹵 荀吳伐鮮虞 獲夷宜矣而崇卒則非伐鮮虞非矣而卻叛則正

經於伯兵惡崇詐怒近正也

△敗大鹵 滅陸渾

春秋兩紀攘夷之兵而深明王伯之辨焉

上異於王師下異於伯圖太原在禹服之內陸渾在王都之側

去疾入莒 以國氏不稱公子

春秋黜責戚擅立而猶與其討罪之正焉

天下國家定於一總引起去疾以國氏句重予其正作不稱公子是通

例俟傳辨一段於後此只拈上無所不稟邊人者難詞解他不是逆詞

展與立已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故自外入爲難

突歸 忽奔 糾白人 過伐楚 公在楚 去疾人莒

春秋變例紀復國以得討罪之義也

如單客服只辨書法

加展與奔同只證討罪兼照展與乃莒子句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人 荆伐鄭 吳伐鄭

辨各正分而天下國家之統定矣

以天下國家分全在書法上發荆吳比仍用不書葬勿涉舉號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人

康定

昭公

五

春秋正國統故辨爭立者之分焉

只從書法發國無二君意嫡庶長幼作目 加本比倒舉

白人 去疾人 傳而合

兩紀貴戚復國之正律之分義而已

上分以長幼言下義以討罪言皆以專字意入辨二難詞畧起

去疾人 展與奔

經子奔貴戚之出入重討罪也

主傳無味宜比作俱主上截傳意上云展與乃莒子下云展與莒子也

宜將此總問起無所與與其立各用雖字點入上得討罪之義故以國

氏下失討罪之義故不稱爵

展與奔吳 不稱爵 亦以國氏

經於外君見逐謀其逆而治其黨焉

以展與縱賊諸侯崇亂渾融申講總收二書法

會號 取郕 展與奔

驗諸侯崇亂之實而其罪見矣

以曷爲國氏問起倒治黨作

會號 取郕

觀諸侯行外君之訴而崇亂見矣

康定

昭公

六

猶龍曰此題舊載取郕傳主尋盟未退句則傳並不責背盟即以趙武

守信叔豹守節合亦非傳意主此稍通蓋比題中皆出二比作驗故耳

盟葵丘 取郕 驗正論 加前首止會同 比盟葵丘傳

會平州 取濟西 會號 取郕 驗濟西 比行父如齊傳脫

疆郕田 春取郕今特理之

強臣擅兼鄰地不臣之罪可討矣

見執意如傳重非昭公句此季宿非意如收晉討不以罪意

會號 會申

列卿知夷惡而復示之經深傷之也

以會說知無君之心問者卒書法起倒會申上發聖人憫懼意

盟召陵 會申

以逆夷而用伯禮中國之可傷甚矣

主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或加踐土以有六王二公句也

侵蔡獲變 滅偃陽 會申 上二此易向戌聘夏伐陳同

以良大夫而宗夷時事之甚可傷者也

子產不順向戌辭封皆諸侯之良倒皆有獻焉

單出向戌聘夏伐陳只主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句 此會申傳少缺所

比奔晉

昭公

昭公

七

觀貴戚去國而君臣之分猶存焉

主比歸傳以子鮮樂盈入昭晉人待以羈旅而致祿從本國之班齒於

后子而列位本公子之素

韓起聘

主納幣傳知禮自易象春秋上看出知禮勿泛泛拾志敬浮語此時易

象春秋但未經夫子之筆故曰周禮

弓如晉 比八年多夏字

主納幣傳就辭郊勞致館之言推他志敬

如晉復宿如晉 備書

經詳聖國事伯之迹深譏其不謹於禮也

論理還不該如晉故傳首舉動人君至以自辱皆是罪妄動語但已至

河而見卻則又不宜輕復故或曰以下發明從權適變意作文以經權

兩失申講而以宿晉繼後俱要挽昭公身上 傳末三句勿草草去過

季氏逐君應奸邪句晉人下比應四鄰句昭公失國應守身保國句謹

于禮而後動是一傳大旨

如晉復

國君昧禮取辱備書以貶焉

宿如晉

昭公

昭公

八

內臣見比於伯國昧禮之主致之也

或將賢哲行藏三句擬出落姑 季子 甯母 子華 如晉至 又觀魚

子 斷道 夷儀 晏子 又甯母乞盟 四 衛侯奔 近關出 者俱無當

如晉復 孫陽州 在乾侯 會適歷

同單下三比主昭公失國之因三句帶在後 去適歷只除晉人下比

元奔歸 如晉復 出入以正 進退失宜

如晉河復 比歸 既不能據經守正云云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云云

經於內外君臣皆著其失經權之道也

如晉復 執意如 意如至 進退非禮 操縱以利

如晉復舍中軍意如至進退不明禮

三 鼎款奔以自齊為文 見垂成意

經以失國罪君正本之意也

入極公白入 秦人伐晉 陸離澤直

歷觀待臣知馭下有道矣

無駭不以公族而私管仲不以射鉤而疑孟明不以三敗而輕魏絳不

以戮僕而辱或三國伐宋李子歸公 戰彭衙 禮必直 更久 同

出鄆陵伐鄭伐鄭伐衛侯奔入夷儀是以晉厲衛獻搭題而不佳剛

衛侯奔款奔或出鄆陵代殺三卻比以晉衛事提于前例本此作然終不妥

慶定

兩端本以責君而知大臣羣臣均重也

葵丘款奔尊仲父而成伯 忽陪成而失國

款奔合比奔寵愛人而失身 寵寺人而失臣

四 大雨雹

知天變之由而弭變者當收政權矣

禦災必攬權圖政此便是禮振其陽以勝陰也加舍中軍同是致變

之由

敗莒行父如晉城費最位 世卿大雨雹舍中軍專執 兵權

原天變所以感而君當禦之以禮矣

有搭六月雨作天道休咎皆人所感者不見好處則之

會于申不殊海夷

春秋斥宗惡責以人事也

全重天人字當時楚勢橫其中國咸委於天無如之何不知楚虔弑逆

拒其求而討其罪正人事當為人可令天義可立命處直待其稔惡而

天自討之又安用彼君相為耶然則今日變中國為夷狄皆當時君相

棄人事妄言天道之失耳何數字之良而謀國至此國事之失君與執

政同罪勿以前半為責君後半為責大夫以恕待人常人也此句

只引到責備句現開先生曰此傳全重天人字看當時楚橫已極其

慶定

求諸侯于晉也晉亦不得不許中國亦不得不從故諸侯之大夫一則

曰惟天所相一則曰天道也一則曰天將棄蔡以理楚而聖人嚴責中

國若不少恕者乃以天自處之意以人合天正以天自處如任賢修政

是也此傳極論楚虔之顛末而中國無一專之能自立然斷盡在在

會之諸侯皆然也無所復用其貶矣猶龍曰胡氏把聖人的事聖叔

向輩不應如此之腐通傳只重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句或曰以下是

餘意在垂訓上說蓋聖人造命若賢者見識不透往往聽命天下事都

從此誤故春秋示責備之意於列卿以訓後之賢者宜盡人事也

會申執徐伐吳滅賴四比一 滅陳 滅蔡 加此歸是天討之時事

列國縱惡而委於天，經以人事責之也。

以責命於天，句為主。會申四比一段，滅陳一段，滅蔡一段，惟天所相，司侯語，滅陳，禪寶語，滅蔡，子產語，以乾谿天自討束之，總收不殊淮夷。

會申 滅陳 滅蔡 同上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

列國宗大惡而順其所為，廢人事矣。

下三比是會申一時事，正所謂相與朝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憚也。加執慶封同。

執徐 伐吳 滅賴 大意同上

麟旨定

駁公

十一

歷觀外夷肆惡而中國縱惡之罪著矣。

滅陳 滅蔡 此二股鮮虞傳亦有屬此為當

兩以覆國委諸天，中國之縱惡甚矣。

兩不能救，正不盡人事。兩則曰正責命於天，歲在鶉火，史趙知陳之卒。

滅歲在禾，草長弘知蔡之必亡，可點用，其引禪寶子產語，亦不重二人。

大槩說當時諸國委命其說如此。

會扈 會平州 會申

論罪於黨惡之上，而知崇惡為大變也。

然至此極矣，句要體貼玩，則未有二字，便見是千古大變。

立晉 甲戌巳丑 會扈 會平州 照傳流水連作，可刪

舊有立晉盟折題，主臣子四都能盡人事，併議剛。

向戌聘 樂盈奔 夏伐陳 會申

經於賢臣謀國之誤而責以立命之義也。

向戌尤獻子美室叔向不見祁奚子產執禮當晉倒作同畢。

向戌聘 易剛 樂盈奔 夏伐陳 次比易蕭魚是遣叔勝告於諸侯

即三臣素行之良而崇惡之謀可罪矣。

叔向以君無所命應之子產以敢不為守應之，向戌以敢不為開應之。

會申 會夾谷 歸三田 加滅陳滅蔡同

麟旨定

駁公

十二

觀崇惡化強之事見聖賢合天聽天異也。

聽天是唯天所相 云，以天自處彼傳指序續此就作用上說。以天

自處二句只是論簡道理不宜搭題。

○突救衛 立命 六月雨 合天

經重人事不聽於命與天焉。

只可借題發意。上易舍至或滅黃，下易秋七月四國災獲麟者俱議。

刪蓋以人合天四句原是論春秋之法不可作題，只因題意濶大故相

洽存之，奈何復換比也。

舊有會宋會魏夾谷歸田題 趙武以義立命，更誤，豈剛孔子以人合天



會申 徐越代吳

黜之同於夷  
進之同於夏

△會申 盟平丘

崇惡競力之事皆會盟中之大變也

上下各有四樣則未有不以爲賊

則未聞主盟中國云

會申

胡豹師聖命  
國君進命  
上易滅陳蔡同

崇惡而失節者皆在委命也

△會申 會盟池

春秋兩紀夷夏之會示合天勝天之道焉

上以合天

云下存亡者天也

云舊作會盟伐傳意勢題不如此確

麟定

昭公

三

執徐子

主帥中傳以其武于吳也

經著外夷虐小罪中國之棄義也

伐吳

逆夷舉討罪之師而中國之罪昭矣

主會申傳即闕朱方之役有欲合徐越代吳傳主外夷仗義中國委命

對作者夫既曰仗義討賊又何以責諸侯之聽順所爲乎矛盾不可從

執慶封

觀外夷討罪之兵則知非遠人所宜報矣

主徐越代吳傳重吳崇惡上論師有各不可予楚

加伐吳則以中國縱惡提過一句見就此役論之未嘗非討罪也加

慶封奔只昭吳崇惡起

遂滅賴

要形容無敢違意

外夷覆小之暴罪在委命者矣

取郕

若此公立而不撫郕郕叛而來郕甚邑

與取郕同意以君雖有不撫之失民雖有叛君之心挑譁

五 舍中軍

書曰舍中軍  
毀于施氏成于滅氏

大夫變制以專兵春秋微詞以著罪也

此傳總是言季氏作三軍猶三家得七公得五至是公室正有真而無

麟定

昭公

丙

復有民矣故曰益卑曰悉歸微詞是不明著四分擇二之謀而但渾渾

書曰舍中軍孫齊

云正是下臣之實非流弊流弊屬在季氏上初作

宋各毀其乘是成三軍今此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  
二軍季氏擇取其一二家共分其一故曰舍中軍

△作三軍 舍中軍

大夫屢變制以專兵不臣甚矣

玩初及與益卑悉歸當申請如軍收書其作舍

作三軍 舍中軍 闕費 孫齊 春王 從祀

強臣專兵貽禍其罪著矣

將後事以斷禍之必及季氏上孫齊無正只見不臣公孫于齊

云

應兵權句已則不臣云應三綱句

舍中軍

蒐紅

因發制罪專兵  
因講武罪縱權

公如晉

內君習禮之儀春秋譏其不知本焉

主子叔齊語兼看野井傳正身治人禮之本云

公如晉

公至晉

收諱不書止公書法

即內君返國知其失自強之道矣

主十六年至晉傳須切習儀上論蓋守身之禮即自強之道也收諱不

書止公書法 苦想晉欲止公因范獻子之言而止

麟書定

昭公

十五

牟夷奔

必書地以名其人 晉來奔

外臣以利接內經交禮其非義焉

重垂戒上宜以書來奔兩譏重重斷過倒書名書法上發意來奔不過

事實書法書名方是特書要之特書其名句即所謂必書地以名其人

只反名姓不登於史策看非以書名爲貶詞也言及意只點明此季孫

宿受之非昭公

取郛鼎 乾奔邾

爲國爲己者皆當以利爲戒焉

上有賄賂敗人國家句下武仲請後要君正患得患失云爲國爲

已二段即本股斷罪語原不可搭題以題比稍切存之

意如至

朝吳奔

晉昭利敗人圖  
朝吳名利累心 同上

又輸平

滅下 齊人伐鄭 申侯

同利 亦同但以伐比代殺申侯出不妥

庶其奔 牟夷奔 黑肱奔

經詳用地者之名所以懲不義也

只主春秋於三叛人云

戒也一段收雖賤必書其名

加浮來

苦大 盟趙 邦大

只起書名 或搭盟浮來以不名示禮必各示

義比無謂剛之

敗莒蚡泉

苦以牟夷故來討不設備敗之

麟書定

昭公

十六

方以苦想止公而又敗之不顧伯討君辱比事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

出張氏小註不成題

△徐越伐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

經於變夷之國因其從兵有名而進之也

傳中進而稱人以前一段明說從兵可進但玩師亦有名語氣則此役

莫說太好只緣討慶封上看出非予其從楚也說世類下一凡字則走

更端言之宜以吳以朱方云

重譏而以世類發一段於後越始見經

句亦可一拈蓋越始見便能討罪與徐取舒同非若荆始見以敗蔡吳

始見以伐鄭越稱王自句踐始允常尚未王措詞宜斟酌

加伐吳倒作世類意帶見再加執慶封慶封奔亦同。

取舒 徐越伐吳

遠人從兵有名故與已進之國同其稱也。

主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句申作不必分輔伯從善。

年聘 伐凡伯 荆聘 取舒 會戚 徐越伐吳 上二比隨易同。

此題已見荆聘傳止以人書不得如齊之稱爵者不使與中國等也必  
以人書不如戎之舉號者不使夷狄均也是通自此一比稱人說了何  
得言推之引之且如今徐越從師無名聖人未必不從荆敗之舉號而  
黜矣何以曰不使與夷狄均也宜刪。

辭旨定

昭公

荆敗蔡 徐伐莒 吳伐鄒 越入吳

歷稽諸國之僭所以斥之於夷也。

只主徐始稱王至比諸夷狄一段。

會戚 徐越伐吳

經於變夷者因其聽好從兵而進之也。

人壽夢不追既往人允常不逆將來吳使壽越會善道越使壽過會瑱  
抽出吳越二比亦欠安。

徐越伐吳 越入吳 櫛率同

經於變夷之國因事而推引之焉。

主引之可來推之可遠二句聖賢之後不使與夷狄均苟有善焉雖始  
見於經引之即可進僭主之國不使與中國等有惡焉雖已進之後  
推之亦可遠。

△徐越伐吳 會齊

經於聖賢之後各因其善而進之也。

從兵有名去國有禮俱重世類上劉子觀河洛而思功季子逃延陵而  
效節須知此二件都不是絕好事。

六 宿如晉

拜舊田晉茅之加筵武子曰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辭旨定

昭公

晉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以宿之不臣而可為知禮卒不可搭

合比奔 直書

經于大臣見逐而示刑人之戒焉。

只主寵信閹寺一句要就刑人可畏上發垂戒意。

○合比奔 朝吳奔

兩紀逐臣見刑人讒人之可畏矣。

上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下讒人為亂可不畏夫

弓如楚

主暨平傳外附荆楚遠罷伐吳敗于房鍾叔弓如楚聘且弔收。

年七  
暨齊平

盟國以附夷得成，經所罪也。

不得已曰暨，是解事實書法，只描寫此一句推原當日情狀，便見此一

平也。齊實求之，不可貴，反可惡矣。慶封來聘，魯不報禮，已而魯受慶

封，齊人來讓，二國所以未平，加蓬龍伐吳，弓如楚，是附夷事實，同單

暨齊平 及齊平 上加弓如楚，下加兩侯齊同。

經兩於盟國之平，大皆原其意而誅之也。

以平字起，重附夷犯大上，斷罪得平得字，急於平急字，俱要體貼。

弓如楚 公如楚 侵齊 侵齊

釐定

昭公

九

稽附夷犯大之迹，可以案結成者之罪矣。

一平房鍾之敗，繼落章華之成，一門陽州，再攻康丘。

輪平 宋楚平 暨齊平 及齊平

平非其道，皆經所不貴也。

以貴平問起四股作，不必倒書法。

△輪平 宋楚平

春秋兩惡結成，示謀利專功之戒也。

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兩傳的對。

輪平 暨齊平

經兩惡結成，以放利而挾勢也。

宋楚平 暨齊平 君臣 正大分 夷夏 嚴大防

會垂 盟越 暨齊平 及齊平

內外結成平怨，各原志而罪有歸焉。

二志雖在鄭在魯而皆，鄭罪也。二志雖在齊在魯而皆，魯罪也。

盟首止 定論 盟葵丘 明禁 暨齊平 附夷 犯大 止盟平丘

事有美惡，不必惡盟而貴平也。

以惡盟貴平，挑起各昭然字轉下。

加輪平，齊命宋楚平，蕭魚同。外如搭盟柯，則酌以時，正以義，比搭盟

釐定

昭公

十

貫則以盟之善者，不概惡平之非者，不概予比，俱無謂刪之。

公如楚

借暨齊平傳附夷作楚，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遂啟疆來召。

公如楚，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搭叔弓如晉，主楚修章華，晉亦侈麗，視出高氏註不成題。

公至楚 春出秋返

內君自夷返國，經因其久而危之也。

孟僖子不能相禮，不能答郊勞，遂啟疆索大屈之實，而懼以三鄰。

會號 滅陳

昔戚侍寵以致禍文著君臣之責焉

以招恃寵裕恩說起重陳侯失親親之道作

季子歸 春王正月

易高子

會說

滅陳

以每賢親親之本句比

觀親親有得失而國之安危係焉

◎若單出季歸會說便是尹氏傳題

弓如晉 比二年少夏字

伯主以修勳諸侯召戴之端也

賀旋祁主會平丘傳本當時楚勢來發得懇切

蒐子紅

直書其事

鄭公

主

經紀國譚武深示縱權之戒焉

違天時易地利忤人理正非禮以動民也作文緊寫三事倒凡亂臣以

下意發昧履霜之戒救直書書法蒐皆三家之事由民皆三家之兵故

曰民食於他不恤其所謂不憂其底止也 朱南園曰非禮動民單頂

三家專行說為當

楚師滅陳

卽外夷兼內見中國委命之失矣

主會申傳重不能救作而以委命發一段於後楚用詐畧點起連出義

招致越則主偃師傳君臣同責 加執微師語奔同只作事實

九 叔弓會陳

經因會而存亡國公天下之心也

問起陳災得書之由倒聖人存陳意發須在使畢歸語上探討 現聞

先生曰聖人存陳只是公天下之意傳中私一人自奉句最重聖人之

心欲以天下之土地人民與天下共之故國不與其滅世不欲其絕今

楚之滅絕陳者乃是私一人心腸故聖人于陳已滅而必存之即使他

國滅陳聖人亦必存之若如時說封建之國非楚所得而滅似說夷狄

不得滅中國封建之陳矣歸民心者欲民知有所屬而各歸其君卽是

論語興滅之修意人天德者封建與天下同利不欲私一人以自奉乃

鄭公

主

天理合當如此 存陳之意只見陳不可以不與也非謂陳方滅而不

可忘也

陳災 存而弗革

經存亡國之災公天下之心見矣

弓會陳

鞅如京

錫火及而楚靈橫詩存抑鄭  
錫尾斷而實孟謀詩救賜焉

春秋兩因言紀事而公天下家天下之心見矣

如傳叫醒書法各發所以必書於策意以封建之意嫡庶之分立說

築郎圃

主會到傳

賢臣不順於強臣忠可知矣

季平子欲速成舍曰指用速成此正不順季氏是其忠處非指愛民爲忠

十  
年 樂施奔

考大夫去國之事見權臣移國之端也

主會瓦傳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

三卿伐莒 三卿金將取鄭

觀列卿金將強臣專兵之實驗矣

前已舍中軍 謂以舍中軍爲復古則宜諸卿更師以出焉爲三卿

金將非謂已舍中軍只宜有一軍焉爲又有三軍也襄公以來 云蓋

麟定

昭公

三

原三家各有其民故各將其屬則今之各將可知未及於公而中軍之舍果季氏中分之計矣季氏之罪不在伐莒時傳第于此役點破公羊復古之說爲妄耳作文只發驗之意明而季氏之罪自見不必另作一段斷罪三卿金將是紀實非是特書但其罪自金將而驗以三軍初作各統所屬中軍舍後二家已受季氏鈐轄雖欲不爲之副不可得矣身爲主將季氏擇二之驗也各帥一軍二子各一之驗也

舍中軍 三卿伐莒 中作同單

列卿金將於變制之後而強臣專兵之罪驗矣

、作三軍 舍中軍 三卿伐莒

知列卿金將如故則知權臣專兵之實矣

如傳前已舍中軍 云 問起作三軍就喚明在前方與三軍同在句相應

應

作三軍 宿救台 速伐邾 弓驪邾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同上點每一軍出各將所屬意舊主作舍分作三分故各將責三家

擇一故兼將責季氏謬甚

作三軍 三卿伐莒

觀列卿金將知其爲專兵之遺法也

現聞先生曰此題當主後半傳蓋今日列卿所將之三軍正昔日所作

麟定

昭公

三

之三軍惟其數十年來各擁恃其衆而不肯歸之于公故今日空國出師則軍各有將將各有軍而三軍之額宛然如昔耳如此則不必說破舍中軍許多緣故而復古之說不辨自明矣此二比本一事之首尾況有傳中可據而時說俱合作豈必欲別于三比題耶似非精于觀傳者救台入邾 速伐邾 豹救晉 三卿伐莒

舍金將於各將之初而專兵驗矣

舍如晉 非平公叔向辭諸大夫見新君搭志哀而居約比

棄疾圍蔡

經不予外夷討罪以大義未明也

傳全論楚虔般般事固然是借出貪詐勿分須串重詐上傳初發問便

云雖誘殺之疑若無罪云中間用又何惡乎反起接以今虔本心二

句即轉下而又挾欺毀信云收云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深

矣慮其開欺詐傾危之端即傳未垂戒意以詐濟貪無討賊之功而祇

啟傾危之禍故可罪

加會說會申同單只作諸侯縱惡事入發問中

會說 會申 伐吳 徐越伐吳 棄疾圍蔡

不出本比係汪註題傳言與通會則奈何出二代議刪

入陳 棄疾圍蔡

昭公 五

外夷假義濟欲斯有泰於正倫者矣

傳明說古之征暴亂者宜可以楚莊當之

有出宋萬奔會申主政畏其強或幸其弱者傳明說如代宗等矣豈可

擬題 上比或易華臣奔

棄疾圍蔡 盟平丘快詐不義流毒於後云

春秋深惡詐力之事防禍端也

蒐比蒲

盟國越禮簡兵經識其忘本焉

越禮指脩只點起重無本作時政在季氏宜責之非有門庭之寇要挑

見

敗箕文公 敗交剛 景公 加蒐比蒲制軍形作

卻缺愛君厲公顯親狄伐晉及箕狄問宋之盟以侵晉俱是門庭之寇

舊出敗般敗箕一股然般傳已明責忘親今反指為顯親何矛盾也

盟祫祥

即內臣會小國而得其通好之實焉

主執意如傳今魯與邾邾通好句見邾訴之不可信

會厥慝諸國猶序大夫無此

經恕謀患之無功亦原其心而已

昭公 五

諸國猶序反盟危大夫無貶反會澶淵 猶龍曰常要把首之不能帶

慨歎意此力不加非真不足于力蓋自弭兵之約以後諸國安於偷惰

而又脅于楚威意氣一時振作不起但其心猶知不能救陳又不救蔡

之非只此一念還是做盟主的心腸有此點心或可望于力足之日故

春秋恕此一役不但扶持伯業正所以激發之也

加滅陳圍蔡照荀吳之言起 再加滅蔡照請而弗許

盟危會澶淵 會厥慝

經不以縱惡之誅待歎於力者論其心也

倒作全重心力二字發揮須本比與上二比相照映

濮照

○會厭慙

戰柏舉 聖人以恕待人苟失孤父  
聖人與人為善子胥宰解

經於救患者或畧其功而取其心或畧其心而取其功

滅蔡執有歸

經書滅蔡執有歸 稱世

經紀儲君被患深處得子道焉

無降服狀正是不忘親讐得子道處非二意滅執只作事實收稱世子

加圍蔡固辨稱世子亦就被圍八月上見敘死以守

加以益來以陽歸反照書執同單

以益來 以陽歸

昭公

天

經兩以易詞紀被患之君惡失節也

主內入國

外滅國云

以字與執字相反要形容服之則書以與

之抗而不能敵則書執

主

如晉河復

主十六年公至晉傳因言恕取鄭故辭公

即內君見原不自強可知矣

然奔齊

即謀臣見逐而強臣之專見矣

主孫齊傳要發一動字及羣臣無敢獻謀意末見昭公宜自強以修德

任賢圖貨傳季氏無禮只作事實

楚子伐徐

外夷設險貽患經謹禮以示戒焉

主人櫟傳楚有陳蔡不藥而叛棄疾有參用會申傳委命意者破云

經于外夷罹患原委命之失著設險之非

晉伐鮮虞

書晉伐鮮虞 只晉字是舉號

經斥伯國效夷望亂源也

晉用詐在伐鮮虞不在入昔陽而伐鮮虞之詐在假道不在偽會齊師

偽會齊師乃滅肥之計因肥之役而還中之所謂詐也信義二字不必

強析只詐設便不是信義下楚奉孫吳數句最重全要從其能救上翻

經書定

昭公

无

出效其所為之可惡傳末制治未亂意要發得痛快聖人慮信義淪亡

變詐百出夷狄禽獸之禍將有不可挽回者故特謹嚴於此

滅下陽

師執虞公稱人滅陳

滅蔡

晉伐鮮虞

秋 加會厭慙同 去滅陳蔡同

異詞以紀詐兵重效夷之罪也

只辨本比事不必替晉獻分解其實罪只一般但此適當滅陳蔡云

耳

滅陳 滅蔡

晉伐鮮虞

加厭慙只照其敘句

伯國縱夷而復效其詐經所以狄之也

○晉伐鮮虞 會平丘



春秋於外臣出入正其義以誅其逆也

即位宣 執曹伯 商任 歸奔 比奔 比歸

實威大義未絕而不善處變罪難辭矣

既非如樂盈子鱣即君臣之分未絕如子臧叔躬可也而乃云

沙隨 鱣奔 加向任同

兩即大義之已絕者而可定外臣之罪矣

不重責晉子鱣全嬰影響楚比見其分之猶存

要齊如晉 盟戚 加比歸例畢 易宣即位執曹歸同

兩觀明義之臣可為處變者準矣

引二子正為比設處變之法須自比論到二千上去傳國有所歸句重看

歸

昭公

國歸於宜而於其繼屢以為吾一日食其祿是與乎子赤之弑也曹國歸於負芻而臧耳奔宋以為吾一日立其位是與太子之弑也

即位 執曹伯 商任 歸奔

觀人臣辭國去國之例而知昧義者之罪矣

上善處國家之變下已絕君臣之義

比奔 去同 比歸 盧與歸 下其易奔疾圍蔡同

觀取國難易之勢益見外臣之悖矣

難易不過論勢仍重君臣之義上斷他遭變事而不知權蓋君子論義不論

勢即以勢言亦有難易之辨比何不明而歸耶無人無主無民無謀無德五

難獲神有民令德寵貴居常五利

費舍中軍是季宿非意如勿混搭

執唐 圍費盡道盡仁 不忠無禮 俱重自治

築郎圍 三卿伐官 懸奔 舍至意如不忠其君不禮其臣 叔舍以忠事主以禮立身

忠禮之道強臣失之而賢臣得焉

圍費 滅沈歸

經於治叛治小者皆責其不自反焉

皆有出爾反爾句上宜南廟之及此下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越人吳傳亦有出爾反爾句亦可比出

比歸

歸

歸

昭公

春秋破罪於外臣明君臣之義也

只以上半傳為主下段傳抽論當時特勢為他設箇處置見比不能然

而徒希於勢云 總是不明君臣之義

比奔 比歸 加沙隨鱣奔只照起倒作同畢

春秋於外臣出入正其義以誅其逆也

即位宣 執曹伯 商任 歸奔 比奔 去同 比歸

實威大義未絕而不善處變罪難辭矣

既非如樂盈子鱣即君臣之分未絕如子臧叔躬可也而乃云

即位 執曹伯 商任 歸奔

觀人臣辭國去國之例而知昧義者之罪矣

上善處國家之變下已絕君臣之義

沙隨 鱗奔加商任同

兩即大義之已絕者可定外臣之罪矣

不重責晉子鯀全要影照楚比見其分之猶存

嬰齊如晉 盟戚加比歸劉單 易宜即位執曹歸同

兩觀明義之臣可為處變者準矣

引二子正為比設處變之法須自比論到二子上去傳國有所歸句重

看魯國歸於宣而於甘織屨以為吾一日食其祿是與乎子赤之弑也

麟旨定

昭公

至

曹國歸於有以而臧甘奔宋以為吾一日立其位是與乎太子之弑也

比奔去同 比歸 廬吳歸下比易棄疾國蔡同

觀取國難易之勢益見外臣之悖矣

難易不過論勢仍重君臣之義上斷他遭變事而不知權蓋君子論義

不論勢即以勢言亦有難易之辨比何不明于此耶無人無主無民無

謀無德五難復神有民令德寵貴居常五利

札聘 比歸

主守經事而不知其宜二句搭欠通

即位宣 宋楚平 盟袁婁 盟戚未易執曹伯同 比吳伐我傳脫

二賢善處變一相能謀國可以風矣

會平丘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

經紀伯國成貳之好而示未然之防焉

成虎祁是平公會平丘是昭公傳通論晉事雖君臣全責勿泥定昭公

叔向全重崇修上顧欲示威儆會謂前日乃如彼以貳諸侯及既貳而

欲如此挽之何及乎故下即曰制治於未亂云而末又結以臺門之

築一段成字指盟會苟字從不亦未乎末字生來蓋示威迫諸侯亦

畏而從之然却是一時苟且之計不是正道孰若平日君臣交情

自不我貳之為預乎下文所貶純重於威而此傳書法乃云如下文所

麟旨定

昭公

至

貳可見此傳苟成句即該得下傳競力不道意但崇修是苟成不道謂

根故重發於此而下傳純責於威耳

盟宋 會號 會申 滅賴 弓如晉賀虎 會陳諸侯 會平丘

伯主忽外強以啟貳其示威之策左矣

如傳申作 加盟戲主悼公之業句 加滅陳蔡同但二滅俱在成虎

祁後而滅蔡又晉昭時事斷章取義可也 加盟平丘只照下所貶晉

法 去弓會陳同虛補聚貳

盟宋 會號 會申 滅賴 滅陳 滅蔡

觀外橫之極而伯國所以自治者不容緩矣

二滅在成、虜、祁之後，只宜渾收云以楚橫如此，而考當時之為晉謀者，但聞有虜、祁之役，不聞有安、懷之謀。云

弓如晉 會平丘 一句作 加叔弓會陳同

伯國啟貳而欲威之，其謀亦不預矣。

弓如晉 會陳

伯國崇侈以啟貳，無固結之慮者也。

會陳內有宋、鄭、衛，不獨魯，故以此作諸侯皆貳，如單作。

○秦人伐晉 會夾谷 出戰彭衙 歸三田同

經欲君臣交儆，而取修政格心者焉。

麟旨定

昭公

書

穆公任孟明，修政，晏子論謝過格心，其君其臣二段，原自楚勢說來，如此擬出，仍須從晉君臣說下去，不可多作贊詞。

○公如晉 李會蕭魚

稽伯國君臣而得修政格心之明鑒焉。

悼公選六官於民譽，魏絳進居安思危之規，仍照復悼公之業，句。

○盟雞澤 救陳

伯之先業華夷共仰者也。

主內結夏盟外攘夷狄二句，全要本悼公君臣來。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弓如晉 會平丘 去兩代鄭同

伯國舉先業而啟貳，經惡其失道也。

倒作，重崇侈上悼公之業，兼內結外攘，須本悼與知魏輩君臣交儆，來。

、盟戲 會平丘 主安懷得失相形

伯業之盛衰由君臣之勤怠也。

會蕭魚 會平丘

伯業有盛衰，山安懷之道有得失也。

同上兩邊兼其君其臣上仍在，據楚上論，下書蕭魚美之，如下文所

貶云。

盟戲 會蕭魚 會平丘 盟平丘

昭公

三

稽後先之伯業，則君臣勤怠之驗也。

同上，仍要像傳不可各收書法。

會蕭魚 盟平丘

稽伯業之始終而其美惡可按也。

△築臺 作南門 立武宮 築郎囿 弓如晉 會平丘

觀伯國崇侈之效，而繼之重民力有以也。

傳末一段，只是合看一經之旨，以結崇侈之非，無罪尊意，至云結一國

之人心，結天下之人心，大屬蛇足，作文當以平丘引起見晉國君臣不

知固結人心，以致諸侯之貳，而後知聖人作經必謹于土木者，正弭亂

持危之深意。純在聖人意思上發揮。纔是決不可斷。然兩段。然後知三字要玩。

築臺 築郎圃 立煬宮 作門觀

經爲固結人心。慮故無役無不紀焉。

一臺固一宮室門觀兩一字。當味此正常人之所忽。而聖人之所慮也。以惡平丘說起。落下四股。輕點過總發。遠慮意。

弓如晉 築郎圃

經爲固結人心。慮故於內外無役皆謹焉。

可弔又賀史趙致戒於相家。經始勿亟叔舍致戒於勛民。如此出題不

處下天

昭公

手

妨兩開然不可太開

弓如晉 會平丘 執意如 召陵侵 比意如至傳

伯國之失諸侯。侈心利心爲之也。

成一虎。而諸侯戒心。不獨舉壺矢者。有滎陵之視已也。雖示威何益。利一邪。而諸侯不合。不獨病易楚者。有美錦之饋已也。雖大舉何成。

出弓如晉。會陳意如至鄢陵同。

會平丘 如晉疾復 此乃惡深。復云之時。此乃憂患。疾云之時。

觀服貳事。伯之君皆不能自強于時也。

○盟平丘 稱平丘

詳紀伯信深惡其競力也。

懼楚書同。是實事。只點起。終止。威力二句。應前叔向一段。是正意。不專指齊言。信。變夷四句。應前辭魯一段。又就恐迫中抽其甚者言之。總是不道不必牽扯五惡。道字。反威力看。春秋禮義之大宗。禮義卽道也。須從盟雖衰。世以下。一步深一步。發得剴切。主盟中國四字。重深惡。皆全在此。流及戰國。云。文後不可遺。

加會平丘。只照複詞書法。如單勿以會盟分股。

整齊 守仲 昭費 南朔 盟平丘

伯信之競力。就其竹內者可見矣。

昭公

昭公

手

盟首止 盟蔡丘 會蕭魚 會執 盟平丘

歷觀盟有足取者。而競力之非著矣。

則未聞 元。是怪之之詞。極要體貼上數盟。不要說是十分難得事。只

就盟中論箇好友。見未有如平丘之盟。盟雖衰。世句是總提。下面諸

股。不可如舊。又加蔑宿石門等比。

晉命 盟首止 盟蔡丘 蕭魚 去首比妥

就私盟之時。猶有善者。競力之罪著矣。

傳中東牲不敵一條。亦本蔡丘之盟說來。乃搭晉命。大謬。鄭旨卽以蔡

丘兼之。良是。

△盟首止 盟葵丘 蕭魚 會號

信講而有其善者，聖人猶有取焉。

會號比要貼其次意，另做上雖是二比，仍要如傳作四樣。若嫌事實難分，則虛做起四段，而總點題比，便自無痕。此題要見盟雖棄世之事，不可泛作裏說。

盟首止 盟葵丘 上易會首止即盟葵丘傳題

盟有定倫，明禁者亦棄世之可取也。

盟葵丘 會蕭魚

舊載盟滿傳，今移此作束牲不重一召，甚確。舊有齊命說，皆題誤甚。

麟旨定 昭公

會蕭魚 執良霄 盟宋 會號

經於推誠守信者，而不以惡盟之例待焉。

玩傳雖棄世之事一句，則蕭魚一比亦當就子展出盟上說。若說不盟便是極好事，說不得棄世之事，須體貼其次一轉，勿板開。

盟宋 會號 會平丘 盟平丘

論盟者取及於踐約而益見其威之惡也。

昭其次口氣一直做下。

平丘 平丘 不與盟 執意如 只盟平丘 執意如向

經于伯主罪其以威脅諸侯，罪其以利辱盟國。

上以盟為主，會帶說收再言下以執為主，不與帶說收稱人。

公不與盟 面書抑事

經不諱內君之辱，惟理直也。

以晉之不韙揚起，倒魯之不與為幸。上重發聖人意，立身行己之道，只是自反不與五不韙，即是自反而縮，要從書法上作，不可說魯奸於兵甲之威，指懼齊肆脅持之術，指懼魯要天子之老，則實分惴惴立之夷，則卑弱無忠信，恐誠而恃微會之謀，則虛偽所謂五不韙而德則不競，何其總也。此傳不必涉邪苦事。

加盟平丘，先以五筮叙過，同畢，再加會平丘同，再加處父盟黑壤。

麟旨定 昭公 三九

主諱耻，問起書法。

會沙隨 不見公 盟平丘 不與盟

兩不諱內君之見拒，以自反直也。

上因僞如之譖，下因邪苦之想，總問小分，總發純用本傳，勿參沙隨。

加處父盟黑壤，照起諱例，倒作。去處父盟，即黑壤傳題。

取部防 小 會黑壤 曲 取郭 大 不與盟 直 比部防傳

春秋隱顯內事，有因惡之小大者，有因辱之曲直者。

盟平丘 不與盟 入郭益來 昭其直 彰其美

△公不與盟 國書伐我

春秋明自反之義兩以內事垂訓焉。

上推明其故自反而縮下省致師之由自反而不縮傳末俱有垂訓句。  
執意如稱人以執

伯國討罪不以義經原其意而陋之也。

重意字與義字謂之伯討必其關於方伯之職者也。意如負此大罪執而討之此正方伯之職今却把大義都不問起單爲邾莒之供視君臣之義反輕於貨財其意何偷乎。稱人即賤之反方伯看朝歌傳賤而稱人指此。德仲曰詳此一案晉之執專爲邾莒之愆而怒魯君因反意如可見絕不在意如身上尋罪狀了。故雖執而不當其罪此晉之所以

麟旨定

昭公

聖

可鄙

疆鄆宿舍軍三卿伐莒意如取鄆祿祥通好怒奔子仲弓圍費南蒯盟平丘不與盟執意如去平丘不與盟只不用辭魯君

內臣有當討之罪而伯國所以討者非也。

辭魯君帶說不與執意如對須重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上伐邾是無的。故在通好上按伐莒是有的。故在非昭公之意上按按其狀須是按出季氏的罪來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全是要究出季氏來蓋二人之作亂欲歸室於公耳。

加行父如季叔洩盟敗季主自文以來三家專魯句。

疆鄆 三卿伐莒 祿祥 平丘 不與盟 執意如專在邾莒之愆上說

疆鄆章舍軍中一卿伐莒上執意如

內臣之罪有在而伯主討之失宜也。

取鄆 三卿伐莒上易邾鄆同

內臣世濟其不臣之惡於兼地見之也。

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却要本鄆鄭之故非昭公意上說他不臣不可大分須自宿申到意如上方與執意如相關。

疆鄆宿舍軍三卿伐莒意如上易取鄆同

麟旨定

昭公

聖

觀虐鄰擅國之事而內臣之無君甚矣。

渾作稍側重意如上三卿伐莒內亦該得擅魯蓋傳以此比爲舍軍之驗也。出疆鄆舍中軍二比皆是宿事單拈此與意如無干應剛。

疆鄆 三卿伐莒 盟祿祥 鄆只一比同

稽兵好之實而小國之訴妄矣。

主今魯與邾通好至非昭公意也見三國之訴俱妄。

三卿伐莒 盟祿祥 怒奔 圍費

內臣當討之罪詳稽魯事而明矣。

主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二句。

不與盟 執意如

伯主辱聖國之君臣，徇利之罪著矣。

既辨明昭公無罪，便知罪都在意。如若討意如之罪，正當扶君而廢臣。今辭君而執臣，可見其意全在貨財，不念及其君臣之義也。一串作

執意如 執樂祁

伯國兩不得為伯討者，誅其意也。

有罪有名辨起上意，在貨財使祁咎能共則弗執矣。如君臣之義何？下出於列卿私意，使楊楮皆獻則弗執矣。如威福之柄何？

○廬吳歸 不稱復歸 稱歸于 不言自楚 稱侯

辭旨定

昭公

聖

經紀諸侯復國，示公天下之意焉。

前半傳乃書法，後半傳方是正意。公天下是題意結穴處，然不能救，不能與是聖人愴然與懷，不使夷狄制諸夏，故立此書法，須從此透出。公天下遠神來，方為合傳，不與楚滅，不與楚封，相開紐蓋，必有滅而後有封。若楚得而封，則亦得而滅，而封建法壞矣。聖人不與楚，所以存陳蔡也。存陳蔡，所以存封建法也。順詞正國，其所宜歸，不稱復而稱歸于，不言自楚而稱侯。現聞先生曰：王皆公天下之大法，無過于封建。有封建，則列聖之後王室之親自然有國，有國，有佞楚虔棄疾，何得矯而置之？傳中所謂諸侯救之，諸侯與之，即上邊不與楚子之得滅與楚之得封意。

只是要把中國諸侯敵住楚子的意思，不能救，不能與，而中國之大權

盡入于蠻夷矣。今觀春秋書法，却似文武在位之日，一般侯陳者自歸于陳，侯蔡者自歸于蔡，與楚人却無干涉者，蓋陳蔡之爵位土地皆從王者公。天一念中得來，有天下者既不欲自私其身而與人公之，廬吳何患無國？何患無位？不必楚虔之速死棄疾之悔禍，而王室懿親先朝苗裔未有不與周室相為終始者。此仲尼所為代天子而伸其意，矯楚人而奪其權也。劉喜聞曰：作此題先以書法提明，然後收書法有力，觀故書法如此，故字可知。

滅陳 滅蔡 廬吳歸

辭旨定

昭公

聖

經不與外夷擅廢置之權，示公天下之義也。

廢置不可分股總叙，如單須發聖人懼字意透。

辭旨有朔奔小邾，朝廬吳歸，題主得滅得封，大要皆夫子之事，不通之極。

廬吳歸

鞅如京

存天下之大分 示天下之大公 不見好惡則

陳蔡歸

用田賦

聖人公天下而存封建井田之法焉。

如晉河復

內君事伯而見拒困辱甚矣。

為請季孫也。晉使士景伯辭公。主十六年至晉傳。

滅州來。或主長州傳棄屈巫。或主滅州來傳棄屈巫。總屬杜撰。

意如至

伯國以利釋內臣。經深惡其違道也。

此傳須根執來見他到底只是為利。違道道字對利字看甚矣。字從兩

皆字生來。悔字不可畧。蓋始執之。云固不以義而以利已違道矣。然

使悔其不能救蔡。云而以義釋之。尚可救前之非。乃復以土地具命

之故。則是既以利而怒沮。復以利而喜勸。違道不甘乎。其顛末總在平

丘。故傳總束在會平丘上。單比無書法。

麟定

執意如 意如至

伯國以利為操縱。無以宗諸侯矣。

玩傳非有擊強扶弱之義。為夷執親也。悔皆當時事迹。而晉之執之釋

之却為乏供具命之故。非有邪箇意思。然則晉之喜怒一皆以利行之。

違道其矣。此便無以宗諸侯。作文宜畧分點。而總罪其違道之甚。

加疆鄆舍軍三卿伐莒。擊強扶弱。不能救。同。圍蔡厥慙。不能救。同。加平丘只作書

法。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春秋深貶伯好。以操縱徇乎利也。

會平丘。不可涉矜威只引起。同上執至二比作。未復明貶斥之故。然不可作書法。

會平丘 盟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破同上。舊以傳無盟平丘比。欲主徇利。不知盟平丘。正傳所云深加

貶斥書法也。主傳為當。

會平丘 晉 執意如 意如至 召陵侵 晉

伯主兩合諸侯。而以利奸之。經所深戒也。

至於字。又字須體貼發。總結利能敗國家。春秋深戒意。

會平丘 召陵侵

兩惡伯國之兵。奸徇利之戒嚴矣。

同上。玩傳至於召陵。云不復振矣。是一直說不宜截然分作。當如傳

淺深。倣下。而以利能敗人。云重發於後。二書法亦可不收。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盟鄆陵 不召陵侵 盟鹹 盟沙外

晉陽叛 朝歌叛 內叛

即伯主徇利而棄衰因之矣。

流水作。執至只當會平丘。徇利事實。

齊侯伐徐 宋公伐邾 盟鹹 晉陽叛

詳觀人心背伯而貪利之效見矣。



齊侯伐徐 宋公伐邾

兩國因事主盟而伯統散矣

去疾 平餅

莧比蒲男 三卿伐莧男 意如至快 加彊同 加執意如同

內臣之勇怯皆不能裁以禮也

君喪不忌，正傲很敢施。昭公處修怨于莒，主訴其疆鄆取鄭之罪，原到

麟旨定

公

六聖

怒營不會葬上。叙明事實。申發不中節意。而以苟不遠之。其能國乎。束上二比舊出取鄆舍中軍。此是季孫宿事。不可搭。

疆鄆  
蒐紅

三卿伐莒鄭莒比蒲只莒紅伐莒同  
易伐莒比蒲亦同

强臣之無禮君與鄰咸受之矣

傲很施君修怨施鄰分股未仍歸到不會葬上以伐莒代不葬莒子不遁

戰紀  
蔡季歸  
取郛

歷觀內外之事皆不以私害公也

葬衛宣公。怒不廢禮。蔡季奔喪。惡不忘親。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不棄

去樂卒事

經紀祀禮之合者志禮之變也

禮之變卽指禮未之有而以義起。非指死生人道之大變也。記此以存禮所未備。無予魯意。兩其可也。是設審之詞。須會。

朝吳奔志朝吳出奔特書其出奔

經於外臣去國旣見讒人之可畏尤見讒謀之當杜也

無極註諧朝吳只諧于蔡人之居其上者非諧之平王也速飛云  
云則朝

吳去後語作文上邊只是因吳出奔論出讒人爲害賢者不能安其位

麟香定

昭公

47

非謂楚平聽無極之讒以去朝吳爲失任賢之道也。勿死作斷罪語。就責楚亦當責他用無極便是。入郢之兆要看得徹。朝吳祭之忠臣至可謂知所信矣。一段總是見朝吳之忠。楚平既知之而信之。其至于出奔則無極害其寵耳。舊謂不明一意與前知所信句相應。不智一意與前忠于舊君意相應。未徹。傳有然字過下。散做亦可。但勿趨重下半傳。使居舊國與身居舊國是兩邊要緊語。須著眼。

滅蔡 廬歸 吳奔 入郢

忠臣去而國危。讒人之可畏明矣。

只論讒人爲亂可畏如此不可不戒勿黏楚平單主上截傳去入

郢便主下截傳

只朝吳奔入郢同 加朱奔一申作

朝吳奔 蔡朱奔

即小國君臣見逐讓人之亂可知矣

盧歸比歸 朝吳奔

大夫有復國之忠而不能以智自全也

上比不但見他忠就見他處危疑之地云

○季子歸 僑如奔 上易闕落姑同又易三國伐宋主晉仲

欲知爲國勸賢之道即內臣之宜尊宜去者是已

廉旨定

昭公

哭

九經尊賢爲上四事去讒爲首 二段原倒上去讒上平出二股未合

傳意季歸亦與尊賢無富然題面却自正大

○朝吳奔 吳滅巢

讒臣用而要地失楚有亡形二矣

以兩傳入郢句比上重無極非責其奔朝吳也勸賢有四事去讒爲首

諸侯之資三土地爲首無極楚之讒人巢楚之邑

歸父奔 愁奔意如 朝吳奔 朱奔無極 比孫齊傳

觀權臣讒臣之害有國者可以鑒矣

季子歸 高子盟 朝吳奔 入郢尊賢之效 信讒之禍

季子作尊賢已自影響復以比出益支離矣斷斷宜刪

朝吳奔 叔茂奔意

觀二臣見逐知遠讓賢爲要矣

能以忠信自任云 豈爲讓人之所害哉使戊積而能散云 豈爲貪

人之所然哉

○朝吳奔 曹陽歸意

兩觀國君之所惑聽言者可以鑒矣

○荀吳伐鮮虞傳其名氏 故鮮虞屬國

春秋不貶伯國畧遠以兵之近正也

廉旨定

昭公

哭

不納叛臣正是正兵加敵左傳又載鼓人請以城降而荀吳不以復邑

賈忽事不宜混入此亦窮兵於遠但用兵則正而非不仁不義者比故

不曰免于貶而曰纔免于貶用兵禦狄之畧承非貶之也纔免于貶來

以吳正兵加敵而免于貶用兵之畧見矣以正兵如吳而僅免于貶禦

狄之畧亦見矣兩意勿綺重

滅潞氏士同 滅甲氏 晉伐鮮虞 吳伐鮮虞

歷紀伯兵畧遠惟近正者無貶焉

以皆用大夫爲主將總問起倒本股作數役皆非善事但以正不正有

異耳正兵勿便說是仁義只非不仁不義後大發用兵禦狄之畧滅潞

稱師傳無稱師句只作甲氏來歷用稱人書法

滅甲氏 晉伐鮮虞土會稱人徐戎之征據狄之伐荀吳稱國孫吳之奉蔡姬之享

聚大夫畧遠之兵以仁義貴之也上加滅潞氏同

滅甲氏 荀吳伐鮮虞不仁可譏近正可免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夷夏君臣傳而合

不盡貶畧遠之兵以詐兵與正兵異也

兩邊皆荀吳總問分作上同於滅陳滅蔡下異於不仁不義

伐山戎 荀吳伐鮮虞貶黷武怒却叛俱是遠畧

荀吳伐鮮虞 滅陸渾

解公 序

近正近義之兵經其不肯責焉

君臣夷夏援充於貶纔得無貶

齊侯伐徐

即大國虐小伯主貪利之效見矣

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意此齊景公有志於代興也徐人行成賂以甲

父之鼎鄭召協志相從蒲隧之盟

誘戎蠻楚子不各

外夷相陵兩輕其罪焉

如傳辨論成文 蠻子罪輕且題既不出殺之豈可平用只提起加

誘般入中辨講同單

公至晉諱而不書加公如晉同

內君處困而不自強經諱詞以貶之也

志字重看自強之道不過收政令用賢才要貼困亨意發收諱止公書

法使公能自強則見止適足資策勵何足為辱聖人亦不必諱之矣

會平丘 如晉至

外內值衰困之時其志皆不振焉

主平丘之會故也句從傳無味主合其整上云此正恐懼宵戒之時其

君云其臣云乃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下云此正憤懼自強

解公 至

之時困於心云徵於云乃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

如晉復二少姜如晉至五如晉復三執取鄭如晉復平丘

經紀內君見辱之甚而責其志之不振也

其字從兩得見又欲止上生出須倒見止上收不書止公

狄入衛 城楚丘衛文如晉至吳伐越 越入吳勾踐

經惡內君自棄兩平自強者以見之也

以衛越入內辨講重本股作

○城楚丘 越入吳加狄入衛吳伐越同

二君困困而亨其志立也

要發他志之激昂勉勵不安危辱處不肯填塞事實元年三十乘季年

三百乘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下易會號脫比忽奔傳以衛文子產對

至晉 孫齊 易之困

△如晉至 吳伐我 衛文勾踐 華元國佐 魯臣印棄

△城楚丘 宋楚平 盟秦婁 越入吳 比吳伐我傳脫

處危困而能自強君臣之稱賢有矣

上衛文公越勾踐繼出昭公下宋華元齊國佐繼出季孫

鄭子朝 上 官制魯作

麟皆定

昭公

五

小國修禮於內因得官制之遺焉

○滅陸渾 舉其各氏

伯臣兵舉於靖華義可無貶矣

晉此役本為貶楚非為靖華聖人不論晉之舉兵謂何但論陸渾在王

都之側戎夏雜處義當懷斥與闢土服遠不同故雖無莫而不貶夫以

靖華之兵纔得無貶則窮兵云可勝道哉 德仲曰傳中王室二字

最宜着眼又與諸夏不同作文只極力形容密邇王室之害而苟矣不

貶之神自躍然矣

滅潞氏 滅甲氏 滅陸渾

迭紀殄夷之兵獨於靖華者無貶焉

重本股作上二比相照三事俱殄夷均似可貶但加於外地則為強伯

之圖加於內地即是虜戎之義書法總問收

滅甲氏 滅陸渾 上易滅潞氏同

經貶畧遠恕靖華從其遠近論也

伐山戎 滅陸渾

雖合實傳全重遠近發 加伐楚次滅甲氏各起本比問入

○滅陸渾 會黃父

經平詞以紀伯國之兵好皆以王室論之也

麟皆定

昭公

五

皆在靖王室上論上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下亦何美之有免於貶足

矣上畧重不貶邊方見手眼之妙

星孛大辰

經紀星變寓王室之憂也

加星孛東方以亂徵亡徵分 或脫出鞅如京越人吳謬甚人吳在東

方前非滅吳 加王猛入立朝如單 出居皇立朝黃池入吳是兩邊

脫母

戰長岸

強夷無克敵之功由用人失也

言戰不言敗，是事實，非書法。今處再卜而紛馳，楚先勝吳，長氣三呼而光奮，吳亦勝楚，故曰勝負敵用舍不平，所舍且虛說如前析公、賁皇、雍子皆是，不止一巫臣。此時只有無極用事，而囊瓦猶未用。伍員猶未去，傳通論楚事故併言之。作文單就無極說，傳中本末作先後字，看由字指用舍得失，言廣土眾民不足恃，意要發。

戰泓 戰邲 盟宋 會申 長岸 雞父 柏舉 入郢 此比是楚亡滅  
強夷而漸弱，由失用人之道也。

上四比以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國敵，問起侵削之由，隨照傳點明，諱貨二項，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所以始而敵繼而敗，收而幾于亡。

麟旨定 昭公 蓋

也。一總混發，勿干中強分析先後，蓋巫臣之去由于反，不由無極。伍員之去由無極，不由囊瓦。況去巫臣是其王用無極，去伍員是平王而囊瓦貨行又在昭王時，參差甚遠，難分配也。

只戰泓戰邲敗雞父戰柏舉同，加朝吳奔召陵侵同。

戰泓 厥貉 戰邲 會宋 宰 入州來 書侵蔡 鄢陵 入彭城

以上子文范山叔敖子反對下析公子靈賁皇雍子然上四比無據，以上戰勝威服，倒下渾作稍可。

楚人伐鄭 去子元 用子文 長岸 去巫臣 用無極

夷勢有盛衰，由用人異也。

成出會申 用伍 戰柏舉 用囊 會申比不佳，應刪。

戰泓 戰邲 盟宋 會申 首比易倍元，楚人伐鄭同。

歷稽強夷最勝之事，見其無與敵矣。

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散敘全以本非吳敵，句作骨起，綴用本股，成去子元用子文，莊殺越椒，用孫叔敖，康用屈建，靈用椒舉，或文厥貉穆用范山，以某事配某人，以某人用配某人，舍作此文中生，意何等穿鑿，不得已而仍之。

入州來 去巫 臣 朝吳奔 邲 無

外夷棄賢而用諛，削微見矣。

麟旨定 昭公 蓋

州來人知巫臣為吳用，楚材既棄，豈特析公雍子苗賁皇已哉？朝吳奔知無極以諛勝，諛人為亂，寧止出蔡侯喪太子殺連尹已哉？

朝吳奔 無極 諛勝 召陵侵 囊瓦貨行 影求瑣事

諛貨之臣用，知夷之不競矣。

吳奔蔡請，只借見極瓦用事，不必多講事迹，以吳強楚削總綴。

入州來 去巫 臣 吳奔 用無 長岸 雞父 召陵 去伍員 用囊瓦 柏舉 入郢

外夷之日削，由用人之失也。

先以信諛狗貨，而賢才如巫臣伍員輩先後去楚，總提起以長岸四比流水總斷於後，不必瑣瑣分貼，去入州來以仍點巫臣不妨勿誤指。

朝吳爲策士奇才

長岸 雜父 柏舉 入郢 去入郢同

同上叙起楚削後講說貨 云云 叙事如傳側下

敗難父 戰柏舉 說貨分配 上易長岸未當

兩觀強夷之削見讓貨之害已

入州來 戰柏舉 伍員

兩觀強夷之失其強由棄賢也

書救鄭 入州來 戰郢陵 入彭城 首比易使蔡同

析公以子儀亂繞角之役多鼓鈞聲巫臣以是姬奔致吳乘車射御驅

靡定 昭公 至

侵苗黃皇避若敖楚晨歷晉軍而陳晉塞并夷難雍子父兄之譜靡角

之谷簡兵蒐乘師陳焚穴行歸者而逸楚囚 此本左傳蔡聲子語是

後楚尙伐吳可云侵削乎且敵晉事又與本傳無干不成題

加長岸難父柏舉入郢照傳流水行文

長岸 吳滅巢

強夷兩見凌失人失守之戒昭矣

與朝吳奔滅巢題同但彼純重信讓此則重失賢耳

戰泓 戰郢 長岸 柏舉 此比 屬下 命黃池 越入吳 比入吳傳

以長岸入吳爲主兩邊皆是由強而弱但棄賢尚力兩對欠整從刪

難父 敗柏舉 破召陵侵 攜晉陽叛 比朝歌傳

楚晉之自強而弱則棄賢用貪之故也

俱以威服天下振起 外攜比舊用祁犁未當

完盟 戰韓 雜父 柏舉 比三國伐宋傳脫

一賢用而伯業成二良去而夷禍烈

上制人之強下失已之強上管仲下屈坐伍員

○四國災

經紀列國遇災因見大夫弭災之驗焉

說神龜之言非妄纔顯得以德消變處變之道只提過傳只借子產勸

人盡人事 昭公 至

邾人入郢

小國肆暴以凌人其罪可聲矣

自邾罪當討上發邾子以民事出點起見邾人不當最他至悉俘與舍

女則暴而且淫矣

△宋公伐邾 魯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

經於大國討罪之兵而全其善焉

意字要發蓋宋所以聲罪執言其初意原只欲歸邾俘也至圍與取都

是臨岐做將出來的故經善之善之自不得不釋其罪釋罪只在取邑

上不可分圖暴取貪。加入鄰只作事實。

○宋公伐邾 會奔

春秋善善之長有論其意者有論其世者。

都要發善善長意大舜隱惡揚善大舜賞延於世。

宋公伐邾 圍蔡

經於聲罪復讐之兵恕其貪與暴焉。

須以邾蔡之暴揚起聖人善善長惡惡短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

下易柏舉是恤忠不計其德。

十 ○曹會奔 曰公孫

麟書定

昭公

天

聖人深善賢者故於守禮之嗣示樂與焉。

善善長善善字指能以國讓言苟可善焉善善字指待放言經所以賢會全。

在子臧之後上玩苟可善焉句勿說得會太好苟非臧後則此亦常禮。

耳是因先而念其後非因後而原其先也公孫是書法言自鄭是事實。

隨加盟戚執曹伯一比同全在子臧身上發。

遂如齊 歸父如晉 執曹伯 會奔

觀春秋刑賞之法見忠厚之至焉。

重聖人意發揮及子孫止其身都在書法上論舜典二句分貼。

易敗箕會宋同 歸父奔會號同 此題疑于父故世故須看所出之。

先後又有易盟柯會奔者以盟爲惡惡何居臣剛。

或出執曹會奔益來歸益下比雖是惡惡短然本傳在止其身上看出如何說得去。

書叔鄭 舉齊如晉 會宋 會奔

樂枝趙盾之世出會號會叔勝子臧之類奔同

此以賢者類功臣之世擬出與華孫盟傳何別亟議剛。

華向奔陳

即大夫去國之由而不臣之罪大矣。

以宋元公無信多私起倒三大夫劫公取質作。

年 入南里叛 以內馬繫之宋

麟書定

昭公

堯

大夫據國以逼君經深惡之也。

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何事見得分國而居與他叛異。

加奔陳以作事實再加參楚盟其入其出書法。

入戚 入南里 入蕭 入朝歌

春秋詳紀外叛獨甚逼君者之罪端。

三零股只辨書法起倒作如單。

蔡侯朱奔

即諸侯見逐而饒人之禍大矣。

主朝吳奔傳無極先以計出朱而復以巧言止楚楚之討敘事須明就。

楚平既無極而出朱上只誤人可畏

如晉河復

主有疾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千 華向自南里奔楚諸侯之戌畧而不齊 自宋南里 出奔楚

經於逆臣去國詳罪天縱之者焉

宋人諸侯楚子依傳及覆發明總收三書法畧而不書不書其救宋也

蒐昌間

經於盟國講武而以昧本云焉

麟旨定

昭公

空

非地輕權臣專行亦輕重三綱軍政之本以下意而所主者主字正與本字相應馳射擊刺之末末字正與本字相反要者何以蒐爲句將蒐之本意講得極明自然見得魯國毫無干涉平日君臣與宰如此臨時專行特其常耳要知此傳大旨總註三蒐非獨昌間也

蒐紅 比蒲 昌間

盟國昧軍政之本即屬毫無益矣

將非時非地二意提過畧微權臣專行倒平日失軍政之本作同單

作南門 蒐紅 三卿伐莒合單 比蒲 圍費 昌間

其君云其臣云其宰云 渾作同單

城濮

蒐紅 比蒲 昌間

上比易圖宋同止出一蒐

卽伯事以律內蒐知其昧軍政之本矣

城濮有禮以兵言魯之無禮以君臣言傳援晉事以明三綱爲軍政之本而責魯之君臣身遭三綱何取於治軍爲也以晉文起倒三蒐作上比只說大蒐以示禮不必添納王伐原事

狩郎

昌間 謹王德之微立軍政之本

伐宋

城濮 用民有制而振伯威訓民有禮而成伯績 加于師戰韓圍宋既土同

蒐紅

比蒲 昌間 大雩又雩

經於講武禦災皆識其務末焉

麟旨定

昭公

空

叔鞅如京

鞅叔弓子

經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之意也

定儲自是有天下者第一事必其可公然後以達辭爲權不然無易樹子而已

○伐山戎 戰鄆陵

治有所宜先畧遠勝外者皆失矣

主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二句上傳云舍近政而貴遠畧下傳云外寧必有內寧傳中內外遠近原以京師對天下言而本正本亂俱就太子說搭此亦屬牽強



同生 即書突歸不氏 札聘 稱名 陽生入 繫齊

經明禪繼之義深致意於家天下者焉

傳原以達節堅下居正將札聘論過倒入同生居正為大意而以突與

陽生足之總發正本以及天下之義總在書法上論意

札聘 神 陽生入 繼

因前有同生札聘題故以陽生代之諫矣

同生 突歸 陽生入

屢示居正之義家天下之義明矣

總以可家意起以同生股另說下二股串說總發正本意始生即書貼

陽生

昭公

室

王猛看突歸不氏賂子朝看陽生係齊貼景王看

突歸 陽生入

經兩致意於嗣國者正本之義也

一奪嫡一奪長皆非正本之義就聖人書法上說不用斷罪語

同生 鞅如京

經重國本既正始以不法復因變以示威

玩于前于後二語其提明總發

王猛居皇 神書曰以居皇

概置君之權在臣而忽本者之罪見矣

猛制在劉單乃其主忽本所致故以字居皇意文未繳之

加立朝主猛雖正而無寵至著矣一段總敘混作

以四國伐以半妻奔以豹歸 證易以字比同

歷觀專制之事皆義之所禁也

能左右能取與能死生為案以者不以者也為斷

以楚伐齊以濫奔

經重甲兵土地之權兩惡夫專制者焉

狂入王城 稱王稱帝 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

經表王儲之正深致戒於臣之專焉

陽生

昭公

室

王不當稱非王無以定尊位名不當稱非名無以明嗣君只提過上下

外逆不可實實劉單須就時當其變上用慨歎語發垂戒意再書以王

所謂繁詞非專指以字也德仲曰狂朝爭立正人心旋斂之秋不嚴

辨邪正嫡庶之名無以表王猛為當立之嗣君還重稱王稱名二書法

作文為是

加居皇照再書書法

及孔父入王城

經權常禮以名君際乎變而已

變君前臣各之例正見上下外逆臣制乎君即從此透再書以王書法

皆作變例以各其分之正者諫甚

盟首止 入王城

使義定王儲者可嘉特威置王儲者可罪

主詞繁而不殺必有美惡焉句上齊桓公下劉子單子

干、執叔舍

內臣不伯於強其以禮立身可知矣

上舍至傳宣周制却邪夷之坐去兵象消韓宣子之謀是不為威惕也

安國旅止申豐之貨取冠法絕范獻子之求是不為利疚也

晉人圍郊

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

昭公

齊

春秋微伯事以失動主之義也

只重不親往徐道帶說晉方伯何重正見義無

△盟首止 圍郊

詳魯伯國之行事律以尊主之義也

主動主尊主之義何昭出總起分作齊桓公襄主晉頃公主上書重

詞複與下不書大夫不稱師相反

庚與奔

入同不書而書其出奔 郊公出入皆不書

獨存外君之出為不仁者戒也

庚與入國郊公嘗齊至是庚與奔魯而郊公復歸魯須敘得明作文

重庚與不仁一意而郊公依傳帶後郊公逐於蒲餘藉寵齊人不自立故微之而不書其出入

盟宿

詳來同

圍郊 庚與奔

詳春秋之微詞可以達王事矣

皆是微者名姓不登於史策三或字須活說達王事句要發王事即微之之義也言其位其事其人有關於王事則書之不則否列貴賤者存乎位彰得失者存乎事辨賢否者存乎人

圍郊

庚與奔

失臣道失君道

人 摘出二比無謂

從王伐鄭

盟幽

季子歸

盟洮

圍郊

庚與奔

比季歸傳

難父滅獲

昭公

室

上為尊為親為賢下以位以事以人不見好處從刪

難父滅獲

經詳著交兵者之失尤寓謹分之意焉

不書楚楚原未交兵也非書法只序明事實中吳詐勝胡沈自取俱不重只點明倒書其敗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以君臣為別二意發要發顯沛必於是意大率國家顯沛時便把君臣名分作緩圖不知顯沛者一時之變君臣者萬世之常顯沛且不易况平時乎此正所以熄平時之亂萌也

賁難父

書其賁不以國為而以君大夫為序

經紀外夷詐勝而謹分之意焉。

傳中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原為引起下句，不重責吳只倒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詐勝作事實敘過。

胡沈滅獲 書其死不以事師而以君臣為別

經紀小國被患既著其罪，尤別其分焉。

書爵書名書滅，誠自取也。然其自取却在不書滅某，而書某滅上，所謂以自滅為文也。重書滅書獲，別君臣作顛沛句要發。

殲遂 棄師 梁亡 去同 雞父滅

經例二君之自取以棄也。

麟旨定

昭公

案

倒胡沈作役屬於楚，有不自立意悉師以出，有妄動意皆不能守禮處。

戰韓獲 大棘獲 雞父滅獲

春秋重大分特於君臣被禍而致意焉。

只主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作上二比配入流水疊講滅者。

一國之詞獲者一人之詞。

戰韓獲

雞父滅

君重于師，不言師敗，君重于臣，君死曰滅。

大棘敗獲

雞父滅獲

明師將之等，別君臣之分，二題俱不佳。

居狄泉

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

經於能立之嗣王而別其分之正焉。

不言立是正意，直稱居于狄泉，只著其能立之實耳。

尹氏立朝 特稱而目尹氏

世臣援立非人，經著擅權之戒焉。

以朝之書立為不當立提起，倒尹氏擅權作，加居皇狄泉只辨起處。

居狄泉 立朝

經於嗣君予得正而能立者，罪不正而擅立者。

立者不宜立也，一句是案最重，所以辨二人之邪正者，只在書立與不書立耳。

居皇 居狄泉

麟旨定

昭公

案

經著嗣王之強弱而均予其分之正焉。

此二比只重不言立見其當立，至未能立與又能立是事實能立，在不

恃大臣之援上，直稱居與稱以相反。

歸昭

名突救衛字盟洮人，會葵丘，爵尹單伐鄭，分立朝，非。

經裁禮義以定稱，非有所徇也。

先以禮義總論，以王人周公尹子為正名分禮之常，宰恒于突尹氏為

定是非義之變，全重或字見斷自聖心不徒徇時所稱，突救于洮二

比，如易南李翟泉則又字為常而人為變矣。

或尹子伐鄭尹氏立朝同。

、糾聘名突救字盟洮人會聚丘爵

經定王臣之稱而禮義由之矣。

同上。上二比是非下二比名分。將尹氏不稱子而稱氏。末綴一語。

此題與抑縱子奪題相似須認。

南李聘字突救衛字盟洮人盟翟泉人○兩題易辨

只就稱字稱人二例中具見名分是非。

立子朝人王城以其正而罪夫扶之者傳而合

如晉疾復以其逆而罪夫援之者

殺內君事伯之恥譏其不自恥也。

昭公昭公突

殺恥是殺於前無疾之却之恥公之至河不得入者四矣。聖人欲諱之

不可得。因此番有疾而返。不是見却逐書之。以免此番之恥。以為可恥

而殺之。便是貶詞。受制權臣意輕。不可與見陵方伯並傳。是通論時事

耳。不自強雖泛就平日說。全要根恥字來形容。安於危辱。周公之專于

乘之君正形容可恥處。只說因其可恥而責其不自強。不可說因其不

自強故特殺其恥以罪之。

如晉復二如晉至五如晉復三如晉復三如晉至十六如

晉復一如晉疾復三例作重不得入上

內君屢見辱而自甘經殺其恥以示貶焉。

視強臣兼賦導兵之久而圖之宜以漸矣

不重歸罪只明季之不可輕去。繼責昭公。專則可貧富人而卒奪移兵專

則可生殺人而威福殺

救台入鄆公在楚

見委小取邑而軍政在強臣矣

而遂入取邑而不問微有淺深且隣境木邑亦日分別要見在宿之時

然而況於意如云

歸父奔楚楚奔

即忠謀者之易去而見強臣之可畏矣

皆謀去季氏而一匹其族一匹其身要發無敢獻謀意片言一動要發上自

行文時已然況意如下自十年前已然況今日

歸父奔救台入鄆公在楚楚奔

強臣久橫有見威肆於下者有見權侵於上者

公至晉十六孫齊

內君失處困處屯之道經皆譏之焉

唁野井

經於大國省內難而交議其昧禮焉

魯以正身治人為禮齊以扶君抑臣為禮上邊有本字下邊明其無納公之

實實字可借用

舍中軍公如晉暨齊平蒐比蒲野井

、如晉至十六如晉疾復三

內君無自強之志。經諱其辱而殺其恥焉。

十六年如晉至。是見止之終。胡氏總五如晉而一發傳。故五如晉重見止。此年至河復。是不得入之終。胡氏總七如晉而再發傳。故七如晉重不納。此題宜兼看兩傳。總是不自強上根。辱字下根。恥字上雖困於心。

云。然說困辱可以有人。從時上立論起。下雖有保生免死云。然說憤恥可以奮人。從心上立論起。

舍中軍 蒐紅 如晉疾復 孫齊 在乾侯

去蒐紅乾侯同

內君處困而鮮克有終。經所以傷其自取也。

麟旨定

昭公

主

舍中軍 三卿伐莒 盟平丘 不與盟

只伐莒 不與盟同 或舍中軍 如晉至亦同

內君當內制外凌之時。其自棄可知矣。

○舍至晉 特以姓氏書

經於大夫復國。特詞以表其賢也。

此是總論叔舍一生事。重以禮立身。講而以平日事君之忠。挑剔講內。

舍乃甥之名。但兼叔孫為書。姓氏耳。文中須重發社稷之衛魯之良大。

夫而歎息。公不能用于後。加執舍同。

意如至 舍至

經於大夫歸國。因賢否而待之異焉。

大夫執而至則名。是通例。非特名意。如以貶之。例叔舍作然。須相形。

○築郎圃 執舍 舍至

特表大夫之賢。為其能當內外之強也。

以本比書法。問起辟作。要發社稷之衛意。

上易。故奔連三卿伐莒。同伐莒之後。昭子以三命為卿。季孫抑之。朝而

命吏將與之訟。云又易舍中軍不可用。蓋杜洩雖謂穆子不欲。而未

聞舍之沮之。易甲戌日食。聖昭子歎意。如有異志。非面斥語。或舍如

晉。聖昭子舉高疆以戒諸大夫。不獨季氏。二比不確。責逐君併祈

死事。左傳俱在舍卒下。或因逐君事而出。孫齊代責意。如又或因舍卒

麟旨定

昭公

主

在哈井下。而出野井代祈死事。尤謬。

築郎圃 懲奔 單主不順于強臣邊不成題

△築郎圃 舍至 夾谷 墮賈 叔舍 孔子

國有賢聖之臣。內外胥賴之矣。

吳滅巢 書

經志外夷失守。所以明君道也。

實邑之也。何枉重四境國都之守。句本此來。邑之而乃失之。是不能有

其土地人民也。要見境與都相表裏。方發得入郢之漸意。透春秋內失

地。以下垂戒意。須吼歎發之。加入郢同。

入州來 滅巢 入郢

兩觀外夷失守之患而係國之道見矣。

四鄰指吳言故曰制。州來與巢俱屬封境。故滅巢則云係。蓋州來不守而巢滅則封境震矣。巢既見滅而郢破則國都危矣。若云凌楚之漸則州來為吳所入。猶謂非凌楚乎。故此題止三比為是。若加難父或長岸者謬。

○入州來 吳滅巢

強夷兩失守而知其禍之漸矣。

在書法上發重不能係上。要體二漸字意。四鄰四境一段是申。

難父

駁公

主

說漸字作文總發勿大開。

難父 入郢 上易長岸同。

外夷之兩被患皆失守之漸也。

難父比欠通切不可認作封境震姑說凌楚便了。二比講完東到入州

來滅巢上去。

取濟西

吳滅巢 內失地不書 外取滅皆書。

經重失地之罪故諱於內而詳於外焉。

而

不書取齊取上見說明書法總發 加取汶陽同出 滅下嗎 汶陽州來三同。若上易取汶陽即園彭城傳。

取牟婁 取長葛 滅萊 滅徐 只見外之取滅皆書。

吳滅巢 齊侯取郕

兩示意於邑之得失知能守土之謂君也。

一見滅於他人一藉他人以取皆是不能係土地人民而不君也。巢楚邑郕魯邑要重看。

戰鄆陵 三伐鄭 滅巢 入郢

范文子 沈尹戌 無味剛之 比鄆陵傳

舍如宋

如宋聘且為意如逆曹氏也。昭子此舉甚無當即宋元告樂祁一節亦

明知魯君必出復為公故如晉不過為兒女調停耳不可作煩。

難父

駁公

主

○會黃父 無美詞

以正待勳王者明臣職也。

以人心之公起倒以正待人作異賞報臣子二句重臣子不可邀賞以正待人之體體字須拈近多忘却。

居皇 去同 入王城 居狄泉 立朝 會黃父

諸侯不計勢而勳王春秋待以正焉。

只以邪不勝正引起如單。

滅甲氏 豹如京 敵竟命士會將中軍為太傅 王嘉其有禮賜大路。

易敗苦 田土 踐土 弓矢 同 蘧賞二句傳明說後世擬出。

△會黃父 會尾

經重王事而不輕有所褒貶焉。

俱以王事爲骨。使以有功於王而褒之。則臣子之職。謂何。使以無功於魯而貶之。則成周之令。謂何。

會黃父 敗攜李 加二入吳同。

春秋以義律臣子。而畧其所當爲之事焉。

通在聖人書法上論。不美動王。示臣道。不錄復讐。示子道。

鸛鶴巢 魯有巢者。

經紀聖國物變。欲人君以德消之也。

麟旨定

昭公

去

加孫齊陽州主臣逐君象也。句如單。

大雪又雪 書

聖國事禦災之文。其不自省甚矣。

以人勝天是宜王事。應二雪。以德消變是高宗事。應來巢。修政任賢。所謂禦災之本也。以天時眷顧之心發起。而以列位有人。用况字點入。昭公至是猶不自省。至是猶不四字極割切。

來巢 二雪

兩紀災異。責內君不能弭之也。

禽鳥得氣之先。雨暘爲氣之感。物異天災。總天心仁愛處。而昭不悟也。

○公如晉 舍至 來巢 二雪

內君有可爲之機。而格天之無道可罪矣。

人存天眷。碎講。倒在昭公不能修德上。出舍至二雪同。傳中考之列位。則國有人焉。指子家羈。權搭叔舍猶可。若易取鄭則叔豹卒已久矣。

公如晉 舍至

兩觀內臣之賢。而猶然有其人矣。

上叔齊謂公有子家羈。而不能用。有易野井者。斷斷不可。上無明

股如此。脫出終屬牽強。

麟旨定

昭公

去

孫齊次陽州 書

內君去國。由昧於處屯之理也。

次陽州是事實。孫齊是書法。不忍一朝之忿。求逞私欲。應正身率德。句以羣小謀之。應擇任忠賢。句消息盈虛之理。要講透大約。屯之道。唯有修德用賢。待時馴致。以漸正之。不忍一朝之忿。見他平日全不爲計。却慕然躁動。謀及羣小。真同兒戲。故雖以君伐臣。反不勝而見逐。

遂得如齊 始失 歸父奔 片作三軍 宿取 救台入 命 公在楚 宿取

舍中軍 意如 政 意如 動 孫齊次陽州 此全傳題也。依傳倒單作。

經於內君原事而責其失。卒屯之道也。

作三軍 救白入鄆 公在楚 舍中軍

觀強臣兼賦專兵之久而圖之宜以漸矣

不重斷罪只明季之不可輕去繳責昭公賦專則可貧富人而子奪之柄移兵專則可生殺人而威福之柄移

救白入鄆 公在楚

觀凌小取邑而軍政在強臣矣

受命而遂入取邑而不聞微有淺深且鄰境本邑亦自分別要見在宿之時已然而况於意如云

歸父奔 愁奔

麟旨定

昭公

美

兩即忠謀者之易去見強臣之可畏矣

皆謀去季氏而一二其族一二其身須知歸父公子愁非曾忠子公室但即其得罪權臣之禍而人莫敢獻謀也片言一動要發上云自行父時已然其意如下云自十年前已然况今日

唁野井 書唁公

經於大國省內難交識其昧禮焉

喪人之稱稽顙之拜魯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從者之享不腆之稱齊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恤患救災禮之實也加舍中軍公如晉倒昭公半邊主政今在家二句

舍中軍 政令 公如晉 五 子家 暨齊平 娶吳 蒐比蒲 喪歸 野井

以辭禮足觀難起失國意後以四比融入本比 去本比大意同

舍中軍 公如晉

內君昧禮之本於委政棄賢見之也

齊侯取鄆 而書齊侯取之

直紀大國取邑內君之失道見矣

加居鄆照齊不自取而為公取之句如單

次陽州 取鄆

兩即去國取邑之事君臣之失職各見焉

麟旨定

昭公

主

已絕未絕意要挑剔職字重看各渝其職要發變常意

居鄆 櫛居于鄆

特紀內君之所寓存一國之防也

存防處全要發非大夫所得專意土地人民挑議

居鄆 櫛居 居鄆

春秋訓尊君而存天下一國之防焉

居鄆 待河陽 居鄆 晉陽叛 加居狄泉同

如傳轉下做二股仍挽到存防上

待河陽 晉陽叛 易朝王所 大心自曹入同



觀避舍車邑之事見聖人存防之意矣。

諸侯避舍云云上應存天下之防下應存一國之防借題發意

或出逐圍許不朝紂奔防久安

公圍成不書齊師書公圍成

經紀內君討叛而廢義者之罪重焉。

以季氏昭公提起例景公作仍以季昭翻入總收不書齊師而書公圍成。朱南園曰歸重齊侯不能修職與上為義不終是一意。

△盟鄆陵

即大國謀內之好見伯王貪利之效焉。

麟旨定

昭公

夫

主意如至傳要見諸侯不合二十餘年意。李氏曰齊景公假納公之義以為糾合之謀于鹹于沙之漸也。

入成周不曰入于京師而曰成周

經紀王道之微有貽其禍者矣。

王道之微自天王為臣所納上見歸齊景王。文武都豐鎬是為西京。周公營東都於郊廓是為王城別於洛北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東京故王畏之故定成周。

子朝奔

即庶孽之無成可為徇私之戒矣。

是非之公只提起曰兩棄之也曰危亦甚矣都是剖明利害以戒後世不必呆罪景王。

入王城 朝奔

王室以私為愛惡不能易是非之公焉。

以公是公非聯講要見兩棄意。加居皇立朝同。

陳茲歸 朝奔

上比主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句如單加比歸同。金應剛。

及荀息 朝奔

即愛惡兩棄知人心不可私矣。

麟旨定

昭公

夫

主伯服申生二段。本比易歸聞是平王不能復宗周之盛。主伯服申生二段。本比易歸聞是平王不能復宗周之盛。

經重大臣之責兩示置君之義焉。

主君存國本定君終嗣子立要點大臣善于謀國意然不切。出首止。

定子 于洮 襄王 立 同不發喪而告難不可謂社稷嘉靖人無聞言均謬。

會 列序而不舉

經不累謀義之會而見所取之情焉。

不以一人廢眾人不以此事廢彼事所重在王事在眾人所經在魯事在二人聯講中有分合為妙取舍即於輕重見之。

加盟同單傳原引上比來辨此會書法也

如齊至居鄆

卽大國之卑內君失職之罪見矣

主高張唁傳使宰獻享大夫之禮也請自安齊侯不在坐也

高張唁亦書于經

經紀大國省難深譏其失職焉

以齊方伯連帥之職提明倒置其不討意如以納公徒遣使來唁爲失職禮字重看稱主君比公於大夫也亦書亦字要根唁爲淺事生情

孫齊見逐居鄆淹恤如齊居鄆二十七高張唁

昭公宰獻全

卽大國所以兩微內君者失職甚矣

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既不當微其故諸侯失國托於諸侯禮也又

不當微其躬

如齊居鄆宰高張唁

單主微躬以辭與禮作目

會北杏桓主伐楚太公受命高張唁倒傳同單

高張唁桓能昭太公祥職

兩紀伯國省難于盡職譏失職也

耶濱故齊

觀內君之失民自棄甚矣

此傳因耶濱而求其故因斷昭公自棄之甚甚序要發

孫齊取鄆倍鄆鄆潰

上三股只照處鄆四年句倒單

在乾侯歲首必書公之所在

經因內君寓外深致存君之意焉

不與季氏專國正存君意罪臣子譏諸侯帶發俱責不討意如加鄆清同只照非其所句

孫齊居鄆鄆潰在乾侯加取鄆同

昭公全

經畧內君之寓而獨示存君之意焉

倒作上三比只辨等法起加乾侯二乾侯二只照母歲必書公所在

居鄆在乾侯舉詞存防

滅徐羽奔以釋獲餘故也

經深絕彼患之小國以其志不立也

主滅譚傳要緊實弱者不自強於爲善意

會通歷齊季孫意如會魯諸卿于通歷

經於伯國寬延直罪其昧義焉

晉侯不察士執之邪謀而命荀躒以會意如荀躒不正士執之詭計而

與意如會晉罪也。君臣聯謀敘事內，要見士鞅貪利。仲先曰：指以陸渾一段，只借來作證，還當傳罪晉君，是看傳精細處。但書法無出還主前說。

公圍成 齊會危 齊會 立場宮 蔣 加戊辰即位士絕兆城或從祀 先公同

大夫拒君於人與神，罪可知矣。

公圍成 會危 高張唁 會適歷

兩原大夫不臣而深責一國之縱惡也。

公圍成 會危

大夫之拒君兩於行，實見之矣。

昭公

全

公圍成 會適歷

二國徇利而黨惡，皆忤君臣之義也。

以行貨齊晉總敘起分作齊景公感梁丘據之言，齊定公感范鞅之言，後以從自及辭之。會危亦可說晉不能誅暴惡，無大異于適歷也。

前題可刪。

有加晉陽叛高張奔爲從自凡者，傳原指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與二丘。

何涉。

黑肱以濫奔 與年美同

縹邑以內附，經交譏之也。

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

入吳傳，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搭此主尚力之始事作。

城成周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

經於列國勤王之役，深傷王道之微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京師何有於城？城之則不可言京師矣。黍離

降爲國風，自降也，稱成周亦然。

突奔 人櫟 衛侯奔 入夷儀 孫齊 在乾侯

內君失國，異于人以權與人俱失也。

以鄭衛提起，倒昭公作。○凡虜薨卒葬傳，題面闕出君喪國等項者，大

昭公

全

場不出，一概宜刪。

突奔 入櫟 衛侯奔 入夷儀

二君之復國，以臣無世權而君有多助也。

上昭季四世專柄，下昭昭不用子家，或擬執祭仲、酈奔，雖新無當。○

去二奔，即夾儀傳。

敗宮 行父如陳 行父 城費 宿 三卿伐莒 意如 孫齊 野井 俱不用

強臣而以庸主御之，必無幸矣。

臣專國，君拒善，皆不能復國之故，依傳散作，不必分。

敗宮 行父如陳 城費 三卿伐莒

主魯自季友受費云之獲也一段見他世卿權重

取鄆 公圍成 鄆潰絕昭在乾侯 在乾侯 在乾侯誅意如

春秋詳紀內事所以警君臣者至矣

◎首二比若易孫齊居鄆即在乾侯傳

麟旨定

昭公

舍

麟旨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馮士驊仲先參 張我城德仲軫

定公

元 春王 不書正月

經略謹始之文以始之不正也

正月政令之始元年之正月又一君之始故謹之昭公薨至不可也是魯國無君季氏廢太子衍至意如者也是定公無正無君無正分不得人謂定公讀謂經傳謂訓詁定哀多微詞使定公習其讀而問其解亦不自知其罪也

麟旨定

定公

加春王正月隱元文元俱可如傳問起同單

春王 戊辰即位略正始之意為正本之意

執仲幾書齊人執仲幾于京師

伯國擅刑於王都經深謹其無君也

不告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一句下列國君大夫有罪伯者固得執之但在京師則必當告司寇作文全在雖以王事討有罪句翻出謹初意初字對暴弑之萌履霜之漸說萌漸在不忌天子一念上書法只重

于京師三字

加城成周只見以王事討有罪如單

執嬰齊 執仲幾 稱人稱地

二伯討君臣之罪經皆罪其專為

邦典邦法分貼上伯事討有罪不歸京師下伯事討有罪不告司寇

執曹歸京 執仲幾 勿大聞

經按伯討于其正於王朝而謹其專於王都也

執仲幾 執樂祁

春秋兩於伯討讓其專與私也

仲幾固有罪然不告司寇執於天子之側上侵之漸不可長執樂祁雖有各然不由晉君出於列卿之意下移之禍不可忽

釐首定 定公

執仲幾 召陵侵 王事王命

戊辰即位 不見整處從則

經紀國君定位踰時見國本當豫也

重癸亥戊辰說喪不至原不可立喪至猶俟六月故云遲早定國本在即位上論非說定儲重垂鑒不可斷罪以意如專制起

同生 戊辰即位 示法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示戒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

立煬官 日必

望國崇遠祀經讓其非禮焉

煬公伯禽子考公弟以弟繼兄者也歷二十餘世矣立之不但嗣祚亦

以掩舍子立弟之非也專者季氏以廟祠祭法挑議

隕霜殺菽

即天遏過嚴見國政之失於猛也

周十月夏八月微陽用事未可殺菽此季氏專權刑罰過當之家

不殺菽 舉輕舉重俱失刑之應

楚人伐吳

借長岸傳成文柏舉傳搭此作皆懷謀楚之心此時吳用子胥之謀以

肆楚

新作門觀 特書觀作

釐首定 定公

望國習僭以興役經示正本之意焉

身正者物必正句最重定公初立在屯難之時理所當為止宜如此須從他適宜革之時營不能革意通經與役皆重勞民此獨重駭臣須

辨德仲曰新君嗣立正震悍奸雄一大機會故傳以正本責之定之所以不能鋤強振弱終受制於季氏者一失於賞私勞再失於仍舊

也天子五門庫庫應路魯三門庫庫應路庫門僭天子庫門

然天子庫門雉門外為兩觀中闕然為道上懸法象亦天子制也

侯見一觀

加門池災見不能因災以革僭同單

作南門 作門觀

兩議望國俗制而休民馭臣之道焉焉

傳因本有而改作定因既災而復為俱是僭制以勞民馭臣對上史克

以作泮宮為美證下子宋駒以設兩觀為僭證仲先曰還該主傳見

南門不當作此便不應習舊南門即庫雉路也

或搭墮廊費以內僭因革一失一得比亦無謂

年三 如晉河復

內君見拒於伯由嗣立之非正也

見臯鼫傳左傳雖無事其以昭公如晉例之則此舉必為晉所辭程氏

解言定

定公

四

之言信矣

盟于拔 修和好也

孟懿子以大夫盟諸侯邾隱公居喪九月而出會出汪氏註不成題

年四 召陵侵楚 書侵

伯國奉天討而沮於利春秋深陋之也

一舉一馬二君三年等字是形容楚罪不容不討元老十八國不平重

王命上王者之師對桓文看蓋伯功不得齒於王者只少王命耳有荀

寅者四字宜味正與下遂辭蔡人遂字相應如此盛舉只一個荀寅便

壞了事何等可陋作文要寫得陋字出不可徒講利義義收傳書伐

而經書侵德仲曰惟是舉為請命之師則無功而還便是墮天之討

與泛泛之失義者不同况當時諸侯既不合一旦以大義驅之是一大機

會惜乎其坐失之自是搗叛紛紛不復振矣

加沙鹹曲濶等比是晉由是失諸侯一順作

遂伐楚 戰城濮 召陵侵

伯討可以軼二伯而沮於利陋亦甚矣

比斷中要發可惜意

召陵 召陵侵 太公 上加遂伐楚同以專命奉命勳起

經於伯主攘外美其近王事陋其驕王命也

傳言定

定公

五

傳而合上重師強敵服起下重請王命合諸侯起

戰城濮 召陵侵 晉文公先軫 晉定公荀寅 傳而合

經於攘夷之兵略其諱陋其貪也

遂伐楚 召陵侵 貪利

城邢 召陵侵 權命成功 奉命勳功 二題俱不整均宜從刪

召陵侵 吳伐我 桓文 元反

陳命棄國之失揆於勢而益見矣

命不可隱況兵勢可為國不可棄况國勢足守遂辭蔡人與遂有城下

之盟兩字亦可生發

外如搭次滑則以數於爲義比搭盟戲則以用謀成功比搭宋楚平則以專命成功比俱不見整處剛之

滅沈歸 書滅 書以歸

經於外臣覆小兩者不仁之罪焉

仁者以大字小罪姓仁者殺身成仁罪嘉單滅沈只主罪姓一意

召陵侵 滅沈歸

主蔡侯視楚至及哉一段作只重蔡侯不重姓

滅沈歸 入曹陽歸 沈無罪而書殺罪在蔡也 曹自取故不書殺罪在曹也 趙不出殺剛之

滅沈歸 國郕

定公

六

虐小討叛者皆昧反已之道焉

蔡昭公以所惡於前者先後能無公孫翩之及哉三家以所惡於下者

事上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

盟畢馳 書及

春秋紀盟而著內君求援之志焉

言及是事迹只發他受國有款而求盟便了傳原無斷罪語凡舉只帶

一句非義所係言非意義所係非禮義之義蓋召陵必序見得許多

諸侯而竟以利隨方顯得義係於序也單馳之盟第書公及足以顯

魯志矣義不係於序也

加卽位如善復只入敘事再加召陵侵只照凡舉書法勿粘帶

○召陵侵 盟畢馳

經紀兵信而詳略其詞亦因其事而已

只主序不序不可以魯私對晉陋宜總問起從書法上渾發

麟旨載勝薛朝 先勝 盟畢馳 先衛 題皆畔經已斷宜削以示戒

楚人圍蔡 爲沈故

外夷肆暴凌夏法所不貸也

主相舉傳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發其長惡不悛之罪

晉衛伐鮮虞

解言定

定公

七

主許氏註楚憤不討蔡圍不救責棄義辭蔡時所謂中山不服者此也

柏舉敗奔

經嘉遠人從義之美卽顯伯主棄義之罪也

首段稱子是子吳次段書以是罪晉何以不言救一段辨明子吳乃聖

人樂與人爲善處卽以足首段之意非另一書法達天子之命句重應

前王法所當討而不赦句以者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也卽前段自早

聽蔡意就其聽蔡抑楚見吳善就其易於聽蔡抑楚見晉罪相承分作

記襄瓦之出奔而稱人未帶之瓦之貪指裴馬言德仲曰吳之善不

特在與師而已在能成功與召陵對照便見子吳罪晉絕無兩層意所

謂救在夷狄則罪在諸夏是也

柏舉 進而書辭 特書曰以

同上但不用囊瓦耳。現聞先生曰泗山云傳意本以吳之易照罪晉人之難非以晉之難照子吳人之易此語以釋召陵柏舉二比題則精以傳中收吳師書以而結罪在晉也單題還該重非諸侯所得以也句此句與傳首一段意相應且書以書法亦是此句引起來的若晉主夏盟以下純是罪晉而不及吳則可把罪晉別為一意今傳中本自比擬說而作文者竟以子吳引起渾倒罪晉可乎泗山又云即吳人救蔡而見吳之舉義即吳之易于救蔡而見晉之棄義二意並重細思之還重

廉定公

定公

八

子吳到底而以晉事點綴在中為不失旨特書曰以單題直可不用即點出只當得如此其易一句倒稱子一書法為是如彼其難難字從嘉穀之望句看出來如此其易易字從非諸侯能以句看出來雖若相照其實俱自蔡人請救身上體出來的作文要黏住蔡人纔非空說不可泛泛說個難易聖人與吳之意亦全是為蔡細味自見

囊瓦奔 記其出奔 貶而極大在上句不必繼

春秋深惡晉臣因失節而賤之也

會是平時失節是今日一意卑下

楚人圍蔡 柏舉 無瓦奔

遠人當外橫而從義以恤患春秋深善之也

將楚橫重揚起只倒子吳一意罪晉亦略見 加召陵侵同 再加楚人伐吳只見常懷謀楚之心仍止于吳

盟新城 同 會鍾離 召陵侵 柏舉 上二比易難渾長岸同

經原內伯外強而獨著棄義者之罪焉

以上二比引起講晉難吳易仍相形渾斷

召陵侵 柏舉

較內外恤患之難易而棄義者之罪著矣

全以吳易形晉難非謂晉遺義於吳也入手處勿失傳中故字口氣比

廉定公

定公

九

斷混發收書侵書以

△踐土 新城 長岸 雞父 新城 黑壤 州來 滅巢同

即內伯外強之迹而恤患之難易可量矣

要暗合恤患之義宜在晉而不在吳意後綴明

吳滅徐 楚人伐吳 圍蔡 戰柏舉 上隨去一比同

經善遠人恤患故不計其心而進之焉

以闔廬子胥宰嚭皆懷懼楚之心句搭 楚封掩餘燭庸而吳怒于是

滅徐惟時闔廬以敗謀伍員以父故謀宰嚭以族故謀因蔡請而解楚

圍若會逢其適者



只楚人伐吳柏舉同但直就謀楚之心辨起、

召陵侵 柏舉 入郢

傳中無入郢比主奉王命而繼以貪達王命而繼以暴比、

盟召陵 戰柏舉 加趙伐楚楚人伐吳同

聖人與人爲善片伯績而取外功焉、

伐齊取穀 戰柏舉 資夷復怨從夏恤患俱以弱服強

柏舉 入郢益來 聖人道大德必樂與人爲善故略其侮聖人道隆德大不念舊惡故彰其美

特取恤患而不諱國惡見聖人之道德矣、

楚人圍蔡 戰柏舉 伐陳吳救陳 只柏舉 吳救陳同

經

經於遠人恤患有進以罪伯主之忠有抑以傷中國之義

書子書故引起重吳以舉號上、

○吳入郢 而舉號

經黜遠人之肆暴奉天討也、

狄道重亂男女之配上一傳議論俱承柏舉來作文常要連上功罪比

斷方見善小惡大方見以書爵之人一旦黜而舉號乃爲聖人之公心

乃爲奉天討大抵聖人於吳只許他救蔡蔡既救則不可肆淫故狄之

○柏舉 入郢

一事而忽爲褒貶聖人亦因之而已、

無毀無譽合二比發揮方見須體兩則字二天字只就無心上說勿誤認五服五刑

柏舉 入郢 益來 歸益 比入郢傳

春秋公賞罰之權善與惡不相掩也、

上善不掩惡下惡不掩善俱有賞罰之權句上曰司下曰行聖人心無

毀譽聖人道大德宏俱只一意就窮經者發、

柏舉 入郢 夾谷 歸田 比歸田傳

聖人黜外夷而敘已績總之一天而已、

、戰柏舉 吳救陳 進遠人罪伯主之忠抑遠人傷中國之義

經

年 歸果于蔡

經略諸侯之行小惠以其忘大義也、

蔡爲楚圍則環視其救吳既破楚解圍乃相率歸之粟非救災恤隣之

、趙也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出胡氏註

越入吳 初書人吳在柏舉之後

初紀強夷之被患戒力勝也、

主哀十三人吳傳要貼初書入吳在柏舉之後意只說力不足恃不可

云恃力之報

傳 意如 舍中軍 戊辰即位 叔豹誅豎牛不實私勢定公厚意如念私勞

私勞不可以廢其內君之失見矣

晉圍鮮虞

代不能服又圍之兵益怒義益不振矣亦難作題

六

滅許斯歸

主滅許歸

小國被患而甘自屈經所以絕之也

公侵鄭至

是役雖出晉令實陽虎之暴勇晉禍以逞其欲微露於隣國而不假道

斯忌如晉

季孫斯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又強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執祁犁

佛人沙輪

薛定

定公

士

伯臣以私討罪而君權移矣

私意二字極重范趙方睦三句正見其私不可開看可以私威人則亦可以私福人故總束之曰威福之柄移矣此與樂祁見執獻楊楮也意不同彼重貪利此重失權全要發感慨意不貴斷罪

召陵侵

執祁犁

懷夷沮於其罪

盟鹹 盟沙

即與國叛伯之迹貪利之效見矣

沙之盟由盟鹹微會於衛而來是于鹹一時事見朝歌傳盟于沙鹹而鄭叛作文主鄭而衛帶之須本召陵求貨晉於是乎失諸侯方着實

八

侵齊至 侵齊至

望國兩犯大以結怨其求成有自矣

主暨平傳此及齊平之張本也陽州門而戰士坐列顏高有子鉏之射

虞丘攻而主人焚衝陽虎有再猛之議

○會凡 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經立重衆之文戒臣不可專兵也

春秋大法一段所以引起大衆之當重衆當重故兵不可專傳意重謹權與葉林傳重謹禮微別現聞先生曰不足譏角鞅之專兵權但明角鞅之不得專兵權也蓋亦借角鞅以示意耳不可取民有衆與不得

薛定

定公

士

取民有衆意別宜細辨曰重曰不敢輕皆自春秋之法言非謂君與大夫重之也然此亦是論其理不必于春秋書法中求之次郎等比又當自爲例不切此傳之意

△公伐邾

師次聲帥師

師與大夫救

師還

師重子君

會凡

師重子大夫

春秋重衆兩變例以倣君臣焉

以上二比作例起倒下二比總發重衆在君則重民命在臣則重兵權

公伐邾

師還

大棘

處父救

裴林

同上但兩開耳亦須以重衆總起

大郎

師還

去同

會裴林

會凡

經重大衆故不以君大夫輕之也。

事迹不重只各發重衆意傳中至用大衆四字極重。

○師還 會瓦 同上 師還 會萊林亦同。

舊有圍邱 莊 乾時 莊 下陽 里 滅潞 林 父題用汪註甚謬。

、萊林 會瓦 加餘丘等比只作例起

兩於伯臣用衆而示謹權之意焉。

總發意只點盾鞬在中不可兩分亦不可過入二子之罪然盾上侵鞬

分晉亦當略見

大棘 會瓦 出伐餘丘 敗莒 萊林 會瓦同

辭旨定

定公

古

經紀師將之例有常變總見大衆當重也。

傳而合稱將獲而又書師敗者兼重之常例也見元帥固三軍之司命

而大衆亦不可輕役也言晉師而不書士鞅者重衆之變例也見兵衆

實一國之大權而人臣不可輕取也。

會萊林 去同 舍中軍 樂施奔 會瓦

明於春秋重衆之義而人臣之取民者禁矣。

傳謂春秋之義行則人臣奉法自不得爲陳季之事非聖人鑒陳季之

禍而示謹權之意也重正意譏陳季如傳味歎於後

○舍中軍 樂施奔

二臣取衆以侵公非春秋之法也。

厚施盡征正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處要貼王法所禁意不貴板責陳

季也以春秋之義行二句束之

執侵鄭衛

經陋伯國討貳嚴貪利之戒也。

主朝歌傳或書侵以陋之鄭以羽毛之假而叛晉衛以衛貢之故而叛

晉俱以大夫專政賄賂公行也。

盟曲濮 即固叛伯之謀知伯國失道不可作題

從祀先公 特曰從祀先公于盜竊費玉大弓之上

辭旨定

定公

主

陪臣假禮以行私經誅其情之逆也。

孫齊 在乾侯 卽位 從祀 竊玉弓 此比照書法

陪臣矯大夫之惡以濟私春秋誅其情也。

竊玉弓 失之書

經紀分器之失昭不恭之罪也。

九 得玉弓 傳之書

以分器而至於復則失守者之罪矣。

此卽今日之得而斷前日之失爲不恭不恭宗與肅敬之心相應管生

其政是病根陪臣擅權由失政來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守字極重看

雖字猶字，卽此可見魯事之非矣。故總之曰其能國乎，此義行三句不可忽。加竊玉弓同。

### 次五氏

卽與國從背伯之謀，伯業之衰見矣。

主朝歌傳，前此衛侯欲叛晉，諸大夫猶不可，故托之執結以掩飾耳。且至是則顯叛矣。五氏，晉地，齊伐晉，至五氏衛往助之。

十  
年  
及齊平

卽望國求好之情，而犯大之罪見矣。

主暨平傳罪其不當犯大，非罪其畏也。加兩侵齊只作事實。

廉書定

定公

六

○會夾谷至 會至各單出一比同

觀聖人所以化強而知理爲大矣。

作文只就後人論孔子說此傳理字，勿混用下傳禮字，須重發天下莫

大於理而強衆不與意，勿徒贊孔子無書法。

、于洮乞盟 夾谷歸田 只乞盟 歸田同

觀謝遇有文質之異得失見矣。

孔叔鄭文，晏嬰齊景，須以晏子語總起，略分證仍申重質上，繳歸聖化。

及齊平 會夾谷 上比作事實例作 加歸田同

、夾谷 歸田 黃池 入矣

卽化強被兵之事，凡理力之異效也。

以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比，以理責人者，人亦以禮服之，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要把齊魯吳越強弱較論得痛快。

○會夾谷

隋書 上主理字 化行于外 變齊 下主禮字 非行于內 變魯

聖人之化見於外服內順焉。

夾谷至 圍成至。

聖化行於外，見順理之效，聖化沮於內，由得政之淺。

都在學者窮經上看，要少正卯各點入。

加歸田同上，繳云使非孔子之相，則定公之返無期矣。安望其歸邑哉。

廉書定

定公

七

下繳云使孔子行政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隨矣。何患于不克哉。

夾谷至

吳伐我 犁彌曰：孔丘知禮而無勇，切之必得志焉。叔輒曰：魯有各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

聖人相君而能化強內臣爲國而不能自強。

會夾谷

會葵皐 孔子子貢

內外講好，具見聖賢卻敵之功焉。

下易案皐

辭解衛 會郎 解衛 難 俱同。

舊有夾谷國書伐 孔子修 六經 題主孔子用舍有益謬甚，刪之。

○歸三田

據書曰來

以禮化強之績，聖人不嫌於序焉。

以禮齊齊即御夷三事續全在心服上見。主此作文而以不嫌自序意大發一段於後。不嫌是後人推看出來。非夫子有意如此。須講得圓融。蓋聖人以天自處。見當時齊人心服歸田。則書曰來而已。安知其為續而故序之。安計其為已之續而故不嫌耶。若講不融化。反似聖人有意自序其績。而以不嫌示法。卻是不能忘人已者矣。三田陽虎所竊以奔齊者。

○夾谷 歸田

此題二傳俱有。主此為當。以夾谷為歸田之由。重本比作。

、伐楚 于師召陵 歸濟西 夾谷 歸田 歸謹聞

齊書

定公

九

獨采大國歸地之誠。不嫌於序績焉。

以前後兩歸問起來。字倒單。而以桓公服楚比斷。去乃陵同。

△歸濟西 歸三田 歸謹聞

詳紀內地之復。特表化強之誠焉。

全在心服上辨。齊請而得之。非以言請。只是我有以致之。非若彼自心服而來。出於望外耳。綴獨書來歸。

△歸三田 歸謹聞

兩紀大國歸地。其機係於君相焉。

傳而比。曰來歸。心服之詞。魯無求齊。無強所以為誠。曰歸。順詞。齊無罪。

魯無辱所以為順。

如搭歸濟西以私與誠合。題面便不佳。

○伐楚 于師召陵 夾谷 歸田 去召陵同

經者內外服敵之誠。而不嫌於同序焉。

以來字說起。略分俱要張大其事。方見序績隨喚出不嫌人已意。大發。

△來盟 歸田

聖人序人已之績。天而已。大意同上。

伐楚 夾谷 如上下次。即乘丘傳

單出以義書楚。以禮責齊。意便不完。且上只微真。下有三段。亦不成對。

齊書

定公

九

、元年 法古 春王正月 朔 于師 序人 歸三田 序已

聖人以經法天。而古今人已不論也。

此等題原牽強。須會大意看。勿粘著題面實講。古今天之一息。人已天之一體。聖人以天自處。其作春秋。原不視為一時之史。苟可垂法。何論古今。原不視為孔氏之書。苟可彰教。何知人已。

去元年則以行夏時。尊周朔為古今。

又有出盟 稱 瓦屋 惡 以從周文。變周制為通古今者。太僻。

○歸三田 墮費 變費 加夾谷 墮順同

外服內順。聖化彰矣。

伐邦 伐宋 戰 三卿伐莒 圍費 圍郕	政一下移而漸其亦理之必然也	以天子說起流水遞去反復說明其理不可分三段作末以忠恕束之天子	失道在不能征伐上說諸侯失道即指專征伐說	伐郕 伐宋 戰 三卿伐莒	諸侯大夫之專政而各有其漸焉	作軍 舍軍 圍費 圍郕	大夫尤而陪臣效理不誣也	主三家專魯四句一直作以二三子知傾公室二句味歎於後	城費 城成郕 圍郕 圍郕	二城正是傾公室以自強處	圍費 圍郕	兩紀內卿討叛皆責以及已之道焉	南嗣侯犯總敘渾講勿大分皆重不忠於君不必牽扯不禮爭叛爭字要味	入吳 圍郕 圍郕 入吳	觀僭虐者之自及而強力不足恃矣	全在強力相乘之理上發揮	圍郕 圍郕 圍成至	兩觀私邑之固有以內臣專政久有以聖人得政淺	上以叛與強起下以強與危起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夫尤而陪臣效理不誣也	主三家專魯四句一直作以二三子知傾公室二句味歎於後 上二	比易城費 城成郕 同 二城正是傾公室以自強也	圍費 圍郕 圍郕	兩紀內卿討叛皆責以及已之道焉	總敘渾講勿大分皆重不忠於君不必牽扯不禮爭叛爭字要味	△入吳 圍郕 圍郕 入吳	觀僭虐者之自及而強力不足恃矣	全在強力相乘之理上發揮	圍郕 圍郕 圍成至 叛 內臣專政久	圍費 圍郕 晉陽叛 朝歌叛 不忠之效 貪利之效	地奔陳	貴戚去國君之薄恩可知矣	主辰奔傳無書法宋公以嬖嬖故失二弟二弟地與辰也	會安甫 以趙鞅圍衛故齊與鄭謀衛也主朝歌傳	辰暨奔陳 其弟云奔 晉者 晉者	經惡大國之薄恩兼罪昧義失節者焉	下二項書法總在暨字宜一頭兩脚意要相承書法總結
-------------	-----------------------------	------------------------	----------	----------------	---------------------------	--------------	----------------	-------------	-------------------	-------------------------	-----	-------------	------------------------	----------------------	-----------------	-----------------	------------------------

年<sup>十一</sup> 辰自陳入大心自曹入不稱賢而稱及 不書叛而曰入于蕭 青  
經誅列卿肆叛兼罪黨之者焉

通傳俱發叛意而後曰陳與曹之罪亦若矣語意有輕重宜將四卿大  
心重發而以陳曹如傳帶二小股於後 只出一比同

辰暨弁 自陳入 自曹入

將非不得已及逆詞渾斷陳曹如單帶後不言叛者謂既言入則不必  
言叛非謂入與叛有異也

辰暨弁 辰及叛

春秋重罪叛君而待之具于去國焉

摩言

定公

至

只用稱暨稱及一段倒非作強

及鄭平還游盟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見朝歌傳范于鄭而魯叛

年<sup>十一</sup> ○墮郈墮費

聖人兩革強都見禮之可為國矣

不重感應只重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上墮二邑正是以禮為國傳言

此雖一節之事乃可以大行之兆推而行之魯國以下正是大行之事

要重發不可說墮費乃以禮為國之兆要知此傳與夾谷稍異須知孔

子之革二都皆是其機為之仲由為季氏宰三家不能制陪臣問於

仲尼皆機也 只墮郈同

墮費

大意同上敘事只用季氏雖有仲尼命須顧下伐事然亦是從仲尼之  
言而自墮不可說孔于墮之

○丘甲千 城費 百 舍中軍 百 乘

主制國不過千乘三句反搭欠通

城費

城成郭各因其城 城郭虛補

圍費 圍郈 墮郈 墮費

大夫越禮以貽患聖人因正之以禮焉

融傳意直作須發聖人因機而導使人信而安之不溫不疑意

摩言

定公

至

去二圍同先固而後墮事作 去二城亦同固城意處引起

城費 城成郭 圍郈 圍費

觀強都之興之據知越禮無以為國矣

截公室欲張而不得三家亦不能制搭

圍費

墮費兩傳皆有所惡于下等句

私邑強見大夫越禮之弊私邑毀見聖人謹禮之制

○墮郈 墮費 圍成

聖人以禮服三強亦論其兆而已

主傳墮三都句蓋成雖未毀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即是謹禮之效無

與爲比正指邱費已墮

、墮邱 墮費 圍成至

革僭有從違禮足以化之權不足以一之也

都自學者論聖人看李孫問正卯沮最關切處上補推而行之云下

補使其得志云 指月主同上

墮邱 墮費 用田賦孔子 仲由爲宰 冉未爲宰

兩觀革僭變制見聖賢感人有難易矣

墮邱 墮費 獲麟

聖道行而化乎人聖經成而格乎天

麟書定 定公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垂世立教莫善於經

他如搭書伐我命案畢作孔子幸我子竟有功臣國不通之極

盟黃

見朝歌傳盟于黃而魯叛

圍成至 魯公圍成 其致

內君危於討叛由聖人得政未專也

以強與危間起而推其由 云 主後人看聖人說有深爲聖人惜之之

意全是憑明年攝相一段證得圍成時得政未專不可虛說必肆疑沮

於其間亦因後有誅少正卯事而億度之如此其實圍成不克因公斂

處父成雖未墮以下明說功雖不就而未嘗無功末二句言成功亦特

易耳是餘意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是說成所以終不墮之故不聞

歸田 墮邱 墮費 圍成至

聖人化行內外而猶沮於強都者以得政未專也

、圍成至 曹陽歸 少正卯 皆歸 亂政 公孫龍

辯言之不可聽於沮聖亡國鑒焉

于師 戰韓 圍成至 管仲得政久 孔子得政淺 刪

垂設 使師伐晉川祁意茲之謀也 與次五凡同

晉陽叛 莊書山叛

麟書定 定公

經深貶大夫據邑明人臣之義也

殃入晉陽本拒范中行非叛晉但專土與兵以拒人而不知投鼠忌器

之嫌故正以人臣之義而加以叛君之罪與他處書法不同 入字不

可與叛字並重

晉陽叛 專上 陽生入 爭國

上云人臣無以有已下云人子無以有已以悖于忠孝之意不佳刪

朝歌叛 莊書山叛

經紀大夫背君可爲貪利者戒矣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此時政權在君而賄賂未行及大夫專政遂主賄



賈平丘	齊族 會夾谷	齊族 魯族	二國先後叛伯貪利之效見矣
勿以外橋內叛板對			
加邢丘梁主大夫專政句	加黃池主不復主盟句	去首二比同	
詳伯國之賈先業而貪利之害大矣			
要縱橫頓挫說得痛快			
陽朝歌			
踐土	主盟 蕭魚成服	平丘 召陵侵 鹹沙 五氏 夾谷 晉	
伯主以徇利賈先業經備責之也			
盟夾谷	盟黃 晉陽叛 朝歌叛 會黃池	依傳說水作	
踐土 溴梁盟	會平丘 召陵侵 盟鹹 盟沙 次五氏 汧		
加晉陽叛同			
丘之役叔向明告衛曰鮒也賄	這纔是個公行故叛亦自平丘始		
畢竟爾時大夫專賄賂畢竟未敢公行大夫之專自溴梁以後始平			
發貪之為禍不可直賈晉君	或問商人宋鮑諸役非取賂而還乎曰		
以利重看是垂戒意此通論晉事勿泥定衛貢一節全在著效二字痛			
賈公行此二句側看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又提威服天下而晉室			
自是不復能主盟直打轉晉主夏盟正所謂國家之敗故為國以義不			

執祁犁	晉陽叛		
安內攘外正是盟主之義上以梁丘據比下以襄瓦比			
伯國安攘之無成貪利故也			
：會扈	昭陵侵 蔡 加適歷 柏舉 同	單出適歷 柏舉亦同	
哀伯引起	加會黃池見晉不復能主盟一順做下		
出適歷	范縣 柏舉 執祁犁 楊楮 鞅歸 衛貢 同	加取郕鼎只以滅	
惡都根大夫專政來總收不復主盟句			
以滅哀伯四句總起中點四段上二比因利而棄義下二比因利而肆			
詳伯使貪利而伯喪所自衰矣			
會扈	昭陵侵 執祁犁 晉陽		
出會扈	執祁犁執侵鄭衛同		
夫之專由諸侯縱之還責晉君末繳晉前業歟後叛意			
以義利總起略點三段就三或字總發備責意雖有大夫專政句然大			
春秋備責伯事無非戒徇利也			
會扈	晉靈不序 執意如 晉昭 召陵侵 晉定 晉侵		
盟扈	執意如 晉昭 召陵侵 晉陽 朝歌 一直做下		
伯國貪利致叛經所深戒也			
諸國惟齊最大故為叛始惟魯最睦故為叛終二國可該其餘			

經曰：「罪君之惡，皆貴臣之所為也。」

趙盾歸下晉

經易叛臣歸國，見伯王政刑之失也。

以易詞起就易詞上斷縱釋有罪之非，重發無政刑其能國乎二句。

加晉陽朝歌只作同罪異罰事實。

加會季會洮齊衛伐晉三比同，列國救荀范不克見無助終叛無助是

無內助只重鞅之獨歸為失政刑，不可以有援無援對。

年 叔戊奔

經於大夫去國，著君臣之罪焉。

定公

靈不能隨也，靈公之道，不能賤貨失保身之道，無善法。

加趙陽，非官結奔只主上，半傳靈公一邊，只陽奔結奔亦然。

叔戊奔 劇賁奔

大臣畏國本危，皆由君失正家之道，題意不好可刪。

滅頓詳歸

經罪肆患之不仁，而尤罪被患者失節也。

主孫黃傳以楚肆虐陳附夷點起。

：敗楊李 會以

紀遠人兵交，而無其詳焉。

書敗者詐戰也，只是紀實，原無貶辭，只本事實，得創切，吳報怨一段

不用。

、入吳 橋李 黃池 去同 入吳 本比易柏舉即入吳傳

詳遠人兵交，獨創復讐之常焉。

上傳後截作以夫椒之戰為主，越三加吳只辨書法，吳復讐既已得實，

不可涉一贅語，亦借以明父仇之當復耳。

入吳 橋李 入吳 圍蔡 加黃池同

經重復仇之義，故有所創，有所恕也。

吳夫差楚昭王位員三年，即行其謀，申包胥十年方行其志。

定公

、入郢 橋李 包胥依牆七日，無差立庭三年。

兩觀臣子之情，可以為忠孝矣。

橋李 入吳 詐勝

會季 會洮

齊及魯衛宋謀救范中行也，借朝歌傳。

石尚歸服

王室行禮，非正以受禮者觀之也。

主南季傳須切歸服，上生議論組實之腥曰脈，熟曰脈。

劇賁奔

若忽國本者之罪尤惡破禍者焉

傳首世子國本也一句極重下以寵南子云以欲殺南子云雖谷

著其輕付托而恣行之實然南南于字分明說出禍根以為下靈公不

能正家之案危其國本正與世子國本也相應父子相殘云是賸輒

所為而用致使字由字皆歸在靈公側重靈公為是

蒯賸奔 納戚 圍戚 主靈公危國本而貽禍

阜馳 蒯賸奔 二比是視作之伎宋朝之美近于戲矣剛之

宋辰自奔 主年聘傳

經紀賸戚避禍深著薄倫者之罪焉

麟首定 定公 年

主 邾子朝 主句釋傳

即小國事內之勤知其昧為國之禮矣

滅胡豹歸 書以歸 楚子書辭 胡子豹各

小國啟患而又失節經所以獨重其罪也

上半傳滅楚下半傳罪胡楚子書辭而胡子豹名分應書以歸只作故

豹邊事實命字重看再玩非滅之者獨有罪句可見楚罪原在但與胡

分之則其罪為薄耳故滅楚自從滅國大罪上生議論罪胡自從存亡

有命上生議論截然兩項不宜串作 朱南圖曰小之事大義也以義

立命謂之造命不知命該著小不事大今日貪生昔日棄約總一局也

知過能改遇知命不立命所以獲貶異也

竿達伐宋

貳國黨惡經深惡之也

宋公子地奔鄭鄭伐宋敗宋師于老丘取地以處地也

大藥除 謀故宋

經惡二國駐師以其無恤患之心也

冬城漆

望圖非時勢民經所以譏之也

主新延廐傳城莒父及霄堇定公堇定廐民已勤於力矣

麟首定 定公

三十一

邶伐衛聞蔡二傳比衛背齊楚報蔡

食牛改卜四月郊

望國僭祀經因失而志焉

只重僭禮而以不時不敬祭之收因事而書此傳說僭只責成王過賜而不

及周公四卜非禮云專也泛論經例

四月郊重僭禮以不時祭之

望國行僭禮於非時經因志失焉

吉禘四月郊魯之郊禘非禮也

望國祀先事天之僭皆因失而志之也

齊衛伐晉上朝祭仲以齊衛室灰起

邶文公

即伯國受兵傷其業之衰也

何忌伐邾

內卿舉兵虐小非睦隣之義也

從傳諸卿相繼伐之此第一伐須有斟酌

二年伐邾取田盟勾釋加何忌伐邾同

經詳望國虐小而責各有所歸焉

列書三卿管哀公一段作一頭詳書管邾子三卿二段分二卿二人盟意或

起武東處見之聖人謹權意只是為君人者著教時哀方五歲不可責之責

邾子不以禮為國泛說不必指定奔喪

伐邾取田

原缺第一葉

內兵虐小責各有所歸焉

三比中但勿說及盟

三卿伐邾

列卿繼虐小非所以睦隣也

以伐國不與邾不免於見伐起重諸卿相繼伐之作

盟勾釋

經紀內卿固得之信而君臣皆有失焉

三人伐二人盟一段作事實提過君臣分作盟其君而已不與斷不足以御

下強與人若盟義不足以睦隣都根伐邾說來

何忌伐邾三卿伐邾上諸卿相繼伐之

邾文公

內卿迭虐小昧於睦隣矣

取漕沂田盟勾釋

強奪而復要信甚非所以睦隣也

主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責三卿哀公只提過

邾子朝何忌伐邾伐邾取田盟勾釋

經詳內外兵好而昧禮棄義之罪均見矣

責邾責三卿分作加邾來會同

邾子朝何忌伐邾以主邾子昧禮作

事大而受兵昧於禮也

舍中軍孫齊從祀伐邾取田盟勾釋

禍臣兩德千人而報之以利焉

只論酬私不必斷罪

孫齊 得寶弓 或從說同

即強臣兩精力於人而酬私之情可知已

形容季氏感激二家意以勾釋問敵

納廟贖于戚 加戰於同只照本齊廢之意

經於逆儲爭國而拒之者之罪重詩

重世子二字詩中以書納罪執持逆尊以廟順無道作客而以輓不當拒

父為斷末以盡公大臣不能早正國本歸綏要見不當拒亦在公未嘗有

命廢之上見

忽歸 順 赤歸 易 去疾入 北歸 納戚 首北易季子歸同

經變例以紀儲君復國壽之以大義也

以上四北間起就世子上發論

突歸 易 白人 季子歸 北歸 去季子歸同

側觀公子復國之紀則知絕儲君之法矣

順且易曰歸有奉曰自離難亦曰入從未有書納以絕之者公子且然況世

子乎

戰千鐵

伯臣挂黨叛之師經惡其特力焉

鄭黨叛固有罪然執不反其政亂之罪而特力構怨故主此戰

遷州來 加國蔡同背楚雖吳亦作

小國失謀以故患經變文以罪之也

只重不該請遷於吳中悔亦由不能謹始所致故傳引盤庚之事以明之不

可以背楚誑吳對須貼傳復字又字聖人非欲其守信於吳楚益謂遷國大

事而輕於反覆如此非謀國之道耳

國蔡 遷州來 放獵 加滅州來只如傳懸起

小國失謀而委罪於臣經所以罪之也

申作重失謀上子嗣補出坑傳誰敢有復盡忠 云則委罪亦是不善謀處

遷州來 放獵 直作同單

與國失謀而歸咎於臣其罪者矣

滅州來 遷州來 家公

原與國所以啟禍其失謀可罪也

州來吳所滅也正見為吳所遷之實起處證明同單作

入州來 兼遷州來 達子

棄策士而遷謀臣自述其禍者也

遷州來 曹陽歸

經於遷國亡國之禍皆責其自取焉

背楚誑吳與盤庚背晉好宋與吳公同公子駟公孫疆上自遷下不言滅

三年 夏受國成

大國黨宋倫春秋特嚴其誅也

書法首齊雖是罪齊然一傳意都從齊上誅輒觀孫從祖一段及討亂臣  
賜予之法可見把輒不當拒父提明下方有斷案

納威 圍威

經誅慶倫而復治其黨所以訓天理也

惟贖未絕故輒不當拒惟輒不當拒政齊不當黨一串下總以罪輒為主總  
收稱世子首國夏二書法

四國伐鄭 圍威

兩嚴黨惡之誅見討罪之法矣

全重討吁輒上首宋首齊止所以孤吁輒之勢此討亂臣賊子之法也文仲  
受姑只用作過文

哀公

桓僖官災

經紀先廟之災因見廟存之非也

世專因政一段是二宮所以不毀事實然即此便可斷罪孔子聞火而知為  
桓僖亦為其廟存非禮安為天所災也何以不稱及祖無尊卑自不得言及  
是看經者辨說不重

有事太廟 立武宮

兩紀祀典見祀先之仁與禮也

放象

與國委罪於謀臣失政可知矣

與與獵其以云是料想之辭作文以已則失謀而委罪執政為主獵以還

吳為非一段如傳活用國亂無政眾人擅殺非責眾人正以深責君也  
四年 蔡展奔 展與公孫朝之故

經恕大夫與逆以其君之自取也

執戎歸楚

經於伯國媚夷而深惡其不競焉

外夷狄是通例只點過詐執作事管重意夏盟四句作無罪意亦要見惟  
無罪而執故知出於畏楚也京師其發後書法帶過稱人重歸于上

會項澤 齊衛伐晉 執戎歸楚

伯主徇內外之請而媚夷不競其矣

同盟上二比作晉楚有盟晉國本寧事實 首比易盟宋同

哀公

執曹歸宋 執衛歸京 執戎歸楚

經於伯事不競而變文以傷之也

主本股作見其畏楚而歸之若京師然非若文之界之也界宋即可作晉主

夏盟之案

執曹歸京 執戎歸楚 中作

伯主屈體媚夷經傷其不競焉

執曹歸宋 執戎歸楚

春秋殊詞以絕伯主之虐吏所以傷其不競也

皆體卑宋以致楚形容畏楚方有情

城濮 救江 九國救鄭 十二國伐鄭 加執歸宋此例作

致伯國世業之久而不競者可愧矣	文敗楚襄伐楚景懷楚悼為楚不可用贊詞只說世業之久與不競相反晉	之所以獨主夏盟而累世不替者使以力能制楚足為列國倚仗耳	踐土 垂隄 新城 馬陵 盟戲 <small>未易盟亮北門</small>	俱主盟事仍要在懷楚上發 出踐土救江馬陵肅魚同	五年 趙鞅伐衛	經於伯臣用兵而深罪其昧義焉	衛助范氏故主責晉不討衛輒	六年 吳伐陳	達人顯兵以修怨經所以狄之也	麟下 哀公	夫差修怨顯兵以取滅亡	夏張奔	外臣之去奸謀兆矣	陳乞偽事高國復設謀於諸大夫共去之欲弑君而移齊也	還會祖 <small>始結吳好也</small>	望國達交而啟患經深責之也	陽生入	經惡爭國 <small>不於啟亂者焉</small>	觀陽生之不 <small>使之然也及父不父則子不子語宜以陽生不稱公子提</small>	起倒重景公收特繫之齊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年 趙鞅伐衛	圍栢人張柳朔死之或主不討衛輒而討助范氏責晉	六年 夏張奔	外臣之去奸謀兆矣	陳乞偽事高國復設謀於諸大夫共去之欲弑君而移齊也	陽生入 <small>不稱公子 以陽生繫之齊</small>	經惡爭國而原罪於啟亂者焉	觀陽生之不子誰使之然也及父不父則子不子語宜以陽生不稱公	子提起倒重景公收特繫之齊	麟下 哀公	及荀息 陽生入 <small>代就</small>	明人臣之義中立獻諛者均譏焉	克罪在稱疾不出乞罪在詭辭以對乞蓋居陽生為奇貨矣	向巢伐曹 <small>主曹聽公孫疆奸宋</small>	觀小國受兵知辯言之害矣	七年 魏曼侵衛 <small>不討衛輒而以范中行故意與趙鞅伐衛同 劉雲嶠上</small>	經陋伯兵惡昧義也	會吳于郕	賢臣當強馳詞之功也
---------	-----------------------	--------	----------	-------------------------	--------------------------------	--------------	-----------------------------	--------------	-------	---------------------------	---------------	-------------------------	------------------------------	-------------	---	----------	------	-----------

以微百年提起。主于責執禮抗強。泛說賢者有益人國不用殺三卿傳。

○入邾益來 不諱

聖人不諱君惡。欲彰君之能去惡也。

只在欲見後書四字上發。苟不書此。則後日歸邾之美不明。是諱其惡者。反為沒其善矣。不諱惡。正是道隆德大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處。現聞先生曰。只緣他能改。故特書他惡來。惡字裏鋪張得大。蓋不書以益來。則雖有後日之歸。不知為能去其惡矣。欲以諱其惡而適以掩其善。可乎。

取邾 入邾益來 ○下易歸益即沙隨傳題

哀公

主諱君惡。而尤不欲掩君之善。

△入邾益來 吳伐我 取譖聞 歸邾益 ○加歸譖聞即譖聞傳題

經不諱望國取辱之實。正以彰遷善之美也。

依傳序問如單。全從書法意發。

取邾 取邾 取邾 入邾益來 吳伐我 取譖聞 歸邾益

變例以紀君惡。彰其去惡之美也。

：吳伐我 取譖聞

兩不諱內辱。欲彰遷善之美也。

都根入邾來說。所以辱處玩傳中兩為是字可見。

○入邾益來 歸邾益 混作同單

內君為惡。而能去經不諱以彰其善焉。

盟幽 詹逃 入邾益來 歸邾益 諱棄信之惡。彰去惡之善。

納捷留 入邾益來 歸邾益 諱改過。不諱去惡。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入邾益來 歸邾益 見辱無歉。皆不諱。

宋國曹鄭救曹 主曹鄭歸傳

與國被患。而伯國莫恤。自取之也。

以宋伐晉。不救為案。以背晉好宋為斷。鄭救股借以見晉不救也。

八年 入曹陽歸 則其見滅之實

哀公

略覆國之實。我自取也。

宜重發不得善滅意。上下無同力。要描寫辯言指伯。說背晉好宋。即風

舊政矣。輕重權衡。言自取罪重。可憫情輕也。

加國曹鄭救曹。只作事實同單。加滅黃昭不背滅或滅遂亦得。

滅黃 執虞公 國曹 鄭救曹 入曹陽歸 如傳創作

略小國見覆。以其自取也。

：執虞公 入曹陽歸 協火之議。社宮之慶。

聽辯言之禍。與貪以自覆者同也。

只主本股。要描寫虞之善。執意虞罪重。貪上分以遠忠言。對聽辯言。



吳伐我 深諱

謹望國下敵謀國者之罪見矣

季氏棄國全在魯未及虧上發之傳末禮義自強句重看意在垂戒後世偷生云而不知恥此意要透胡氏蓋刺南渡事也不言四鄙非諱正是著其兵加國都之實不言吳盟方是諱故曰欲見其實而深諱之此句分應二項不言四鄙作不得書法書法在諱字

加入邾益來主莫為邾故倒作只作事實

戰郎 吳伐我 上易伐非師亦以變加兵之側問起

變例紀內辱示謀國之戒也

謹望定 哀公

以來戰之若可諱而不諱問起諱盟書法倒單中間仍用辨論

戰郎 伐邾 圍宋 宋楚平 戰鞏 哀婁 吳伐我

經變例以諱下敵以謀國無良臣也

依傳倒作 加入邾益來同

戰郎 宋楚平 盟婁婁 吳伐我 加邾來只入敘中

獨諱盟國之屈盟以其無自強之臣也

以戰郎起書法而以元佐比斷微虎即背城之策魯伯亦國繁之意

、圍宋 宋楚平 戰鞏 盟婁婁 吳伐我 去國宋戰鞏同

經惡盟國下敵兩即抗敵者以罪之也

要在國虧未及虧上極力發揮 加入邾同

圍宋 宋楚平 戰鞏 盟婁婁

二臣得謀國之道自棄者可愧矣

都就定盟上說與城下相及全重在退五十里三十里形容呼吸存亡之時不肯甘心下敵皆禮義自強者也炊骸食子是國已虧也以勢之緩急言焚焚東侵是國幾虧也以力之強弱言

只宋楚平盟婁婁同仍在力屈上發

盟越 會榘 宋楚平 哀婁 昧討賊之宜繳戰郎 比戰郎傳脫

、取謹聞歸益 車歸益作

謹望定 哀公

即聖國失地復小之迹美惡不相掩矣

取謹聞

大國取地之罪內君有以致之也

從四隣謀取國家其能保上形容造惡之不可就發當改意勿斷魯罪

○歸益于邾

即內君復小而去惡之美見矣

只說魯去惡未可便說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蓋合歸謹聞看方見優與大也歸順詞對取逆詞言是註歸謹聞者莫作本股書法倒宜收不諱

入邾 云

○歸謹聞

即大國歸地之順而遷善之美見矣。

順詞是事實齊歸地之順固由魯歸益之順然遷善之優改過之大全在感齊上見由此齊無罪齊無辱我一遷而人與俱遷我一改而人與俱改其優且大何如只要見得改過遷善是箇好事不貴板板齊魯書法照傳末收朱南園曰傳意側到去惡上正是形容改過之益即作傳題不宜平對。

入邪益來 取謹聞 歸益 歸謹聞

觀內君所以召逆順者去惡之美見矣。

麟旨定

哀公

古

傳首二段乃勸戒之意以二項輕敘起即從齊去逆效順上發魯遷善之優改過之大逆詞順詞俱事實宜倒不諱入邪云不必搭吳伐我。以非如吳請師事也。

○歸邪益 歸謹聞

內君以去惡而復地美可知矣。

一申作全重齊上。

取謹聞 歸謹聞

志大國取與而內君遷善之美彰矣。

主齊看順逆俱在齊上見宜雙提後歸重本比作大略同單。

歸益 歸謹聞 黃池入吳 遷善人應以善競力人勝以力

外有衛鄭復衛鄭歸益來歸益題主絕造惡不悛美去惡不積不知此

二句俱從齊看出豈可借客陪主乎剛。

九 取師雍丘

大國覆敵經著殘民之甚焉。

主鄭人伐衛傳許瑕恃子膳之嬖欲外取以自封皇瑗乘子姚之政而

悉俘以快志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鄭羅歸則殺人多矣

搭取此失郊張鄭羅彼失成謹部延所謂爭地殺人當服上同者

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主吳教陳傳責其虐僕有之因

麟旨定

哀公

五

十 邪益奔

段小國托內答自取也。

主楚來傳自底滅亡不足待以爲公之禮故書名。

會吳伐齊

遠人虐禮義之國有狄道矣。

齊之所以爲禮義者專主歸謹及聞辭師于吳說不可以取所當取

所當歸立言變之正者非反正之謂也前取地而今歸前請師而今

是變也歸所當歸辭所當辭則變而克正也無書法。

入邪益來 取謹聞 歸益 歸謹聞 會吳伐齊

大國變之正而遂非者有狄道矣

一串作會事帶在齊內說

歸謹圖 會吳伐齊

遠人虐變正之國經所以狄之也

要見中國異於夷狄意

旣頑如 會伐齊 義義

俱是反正 試題不出刷之

伐陳吳救陳 義以義舉

經抑外夷之恤患重傷中國也

傳深若楚罪乃啟傷中國之衰句謂楚有如此之罪諸侯顧縱之而待

麟旨定

哀公

去

救於夷也觀傳首救在夷狄則罪中國及未引夷狄之有君云可見須

痛發傷中國意與泛泛棄義不同陳者有虞之後便見中國有同休戚

意

伐陳只作事實去同

滅陳 吳歸 伐陳吳救陳 本服只此用伐陳

經原外暴之恣深傷大縱患者焉

原陳禍弔起今又二字如單

邾鄭伐宋 救邾 盾救陳 宋鮑叔君

惡亂解紛之心獨不為有罪之庇而已

以上二比發善救意而以末比翻上決之束歸本股

邾鄭伐宋 救邾

惡首亂而善解紛所以責中國者可知矣

二句虛說聖人之意本不可擬題即出亦只發意勿講事實要含中國

諸侯不宜首亂宜解紛意收到善救意或出邾鄭伐宋會救鄭則主

伐鄭傳

首亂比惟伐宋為確或易四國也今呼首謀而經責宋說不得惡首

亂或新築傳無首亂字而反 俱不切

解紛比如會齊會莒 文士公平

五柯親仇難說解紛或宋楚

麟旨定

鄭衛于晉

去

平則傳方以為貶難說善俱不可搭

盾救陳 楚人伐鄭 貞救鄭 吳救陳 不如去貞救為直捷

論救于有罪之外而待救者可傷也

盾救影不書救宋伐鄭影不書林父救鄭倒作重發傷中國意須本陳

無罪講與上反照 或只出盾救陳楚伐鄭二比作題大謬

盾救陳 吳救陳

春秋筆削救兵而討罪之法忠義之戒均見矣

傳而合作晉救所不當救中國不能救所當救

邾鄭伐宋 輸平 空救衛 狄救齊 救江 盾救陳 會戚

貞救鄭 札聘 伐陳吳救陳

經殊詞以抑遠人恤患重傷中國也。

順傳倒本股作 加滅陳陳吳歸同。

突救衛 狄救齊 救江 會戚 貞救鄭 札聘 伐陳吳救

經殊詞以抑外救傷中國意也。

傳中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句意不在丁吳只以起下救在王室

之意救在王室一段亦不是論書救書法只是泛說聖人大意以起下

獨以號舉之意其書吳救陳之意乎正與傳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

之也救在夷狄則罪夷狄語氣相應此題當以會戚札聘昭傳問起而

麟字定

哀公

六

以突救處父倒單比斷加滅陳陳歸同 再加盾救陳影不書救宋同

○突救衛 狄救齊 救江 貞救鄭 吳救陳

屢寓罪於善救尤曲示傷中國之意焉。

若以上下遠近內外分三段則與救祁傳無異宜如傳敘起三項即轉

云既欲若中國之罪則宜不難褒異夷狄之救而反以號舉何耶倒傷

中國作○去救鄭即救祁傳題

加會戚札聘同只於倒處云况吳已一進再進胡反以號舉

○狄救齊 貞救鄭 吳救陳 加會戚札聘倒本此作

三善外夷之恤患皆以罪中國也。

書法俱主善救總起綴混發語意巧重救陳方妙

、狄救齊 吳救陳

兩善外救而猶抑之著中國之罪也。

傳而合許之曷不稱人罪宋而責諸侯也救果蓋曷以號舉而不進之

罪楚而傷中國也桓公之德有虞之後

會戚 札聘 滅陳 陳吳歸 吳救陳 倒單作

不循例以進遠人恤患重中國之罪也。

、會戚 札聘 吳救陳

抑已進之夷重傷中國也。

麟字定

哀公

五

○會戚 札聘

觀經兩進遠人而得舉號之故矣。

稱人稱子則進則又進要體口氣見聖人素肯進是意一聽好一修禮

聖人且不難特進而况救陳之善乎收舉號

士 國書伐我 特曰伐我

經於聖國被兵特示省躬之戒焉。

魯曲只在會吳伐齊不必又扯入祁曲直二段正引起魯人何名何耳

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正解我字之意我字極重分明欲魯省躬服罪

仲先曰伐我者由我致伐也由字要拈出

加會吳伐齊只作致師之由總敘直作 加伐西鄙只作例問起

入邾益來 取謹闡 歸益 歸謹闡 會吳伐齊 國書伐

倒作同星齊事帶在魯內說

吳伐我 國書伐我 加四鄰股同

望國致師有自經從諱例以動其省焉

主非有城下之盟可諱倒單作

○國書伐我

越入吳 傳說曰甲冑起於吳

皆以自取昭戒

轅頗奔鄭

初為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魯國人逐之故出 記其出奔為人臣托公替私之戒

會伐齊艾陵敗獲

無書法

齊公

哀公

年

齊兵挫平大國其用力已悉矣

主入吳傳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

云要吸既勝齊師句

艾陵敗獲

內外交兵權其罪等其分焉

主戰韓大棘二傳克博至贏吳固罪矣令玉聞金齊果正平主客罪均

也書伐書及五帥見辱太史歸元將固重矣革車八百甲首三千師獨

輕平師將分等也書敗書獲

戰艾陵

書及 只主戰韓傳

紀夷夏交兵深責志戰者焉

公孫與虞碩之歎子行出舍玉之命東郭無見復之志陳書懷聞鼓之

憂

加伐齊畧別伐者之罪 只伐齊亦主有驕齊之志惡其親力

士 年 ○用田賦 用

望國變制困農則本甚矣

田以足食取辦於農賦以足軍取辦於商用田賦是計田之多少而斂

民財以充軍賦使農民兼出商賈之稅也田稅其二民已困矣二猶不

足而用田賦是重困也先王 云乃分別田與里之所出宅不毛數條

正見周家之法欲驅末業以事農不可對看農為天下之本故曰削其

齊公

哀公

年

本何以爲國曰末業只以形農之官重非謂不當取之農而富取之商

也

初稅畝 用田賦

望國再變制以取民其困民甚矣

依傳倒作只重困農以削國本不宜變制

舍中軍 用田賦

兵賦之變下取乎上上取乎下皆義也

齊公

子貢辭尋盟

紀內外講好見賢者修詞之功焉

會子郎子貢解衛藩舍

賢者建卻敵之功修詞之效也

○會葵卓 會郎

賢者兩卻敵知詞之不可已矣

拒尋盟之請功在魯解藩舍之辱功在衛 有加會郎出者

、國書伐我 會葵卓

二賢功施社稷得於用武修文焉

冉有用示於齊師子貢拒吳尋盟

外又有隨我國書伐我 會葵卓主仲由冉求子貢皆可使從政支離可

哀公

三

惡刪

取師于品

取國悉力覆人殘民甚矣

與雍丘同意桓魋走而全軍沒誰延獲而六邑虛

○會黃池 特書口及

嚴兩伯之會示治禦之道也

以先晉子吳挺起總發聖人不使吳加晉之尊全就體統上說謂中國

必不可屈於夷唯自自治以禦之而已作文又當就吳晉上發中國不

可屈於夷意就中國不可屈於夷上發自治以禦之意無實晉意

召陵侵 艾陵 會黃池 加卑聽吳伐我同

原內弱外強之實示治禦之道焉

以晉弱吳強敘起即以書法接問重發治禦之道

召陵侵 子鍼 干涉 會吳伐齊 艾陵

觀內弱外強之勢治禦之道當講矣

晉失伯業二句貼治中國夫差暴橫二句貼禦四夷然治禦是一事須

發明一段在前下方分作失伯暴橫便含得今日爭盟先後意

○越入吳 繼書于黃池之後

觀強夷被兵知力不足恃矣

哀公

傳中發明強力相乘之機宛轉有情須描寫不粘不泛不可徒薄一報

復要借此見力不足恃重垂戒慮力對德言即兵力也 仲先見書法

連黃池方可收最是

會黃池 入吳

強夷競力而致患春秋屬詞以示戒也

戰相舉 吳伐陳 吳伐我 會吳伐齊 會黃池 入吳

夷勢迭橫而見乘於人春秋屬詞以示戒也

相舉四比是相舉以來懲陵中國

、吳伐越 入郢 艾陵 黃池 入吳

夾谷 獲麟

聖德之感天人文應之也

元年 符麟

上易卷王正月同

聖經之作始於王道而終於天道焉

何以如平隱公王道微矣孟子曰詩以然後春秋作何以絕筆於獲麟天道

應矣文中子曰聖人以天道終

賈賈 符麟

聖經行有以化乎人聖經成有以格乎天

上約平魯史一段格出已非獨出九經況係聖經不

明主舍魯何適句尤無謂

夾谷 獲麟

聖德之感天人文應之也

○元年 符麟

聖經之作始於王道而終於天道焉

上易卷王正月同加比同或易歸禮亦同以天主昭禮

見三綱論九法數矣然則

麟旨定

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陳于鼎撰于鼎字爾新宜興人是書成於崇禎

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標擬題各

以一破題爲式而畧爲詮釋於下卽在舉業之中

亦爲下乘矣